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三二冊目次

日知録三十二卷（清）顧炎武撰　清康熙三十四年潘耒遂初堂刻後印本　〇〇一

東原録一卷（宋）龔鼎臣撰　明穴硯齋鈔本　五一六

文昌雜録六卷補遺一卷（宋）龐元英撰　清乾隆盧見曾刻雅雨堂叢書本　五三一

塵史不分卷（宋）王得臣撰　明王氏鬱岡齋鈔本　五七七

東坡先生仇池筆記二卷　題（宋）蘇軾撰　明萬曆二十九年至三十年趙開美刻東坡雜著五種本　六一四

日知錄三十二卷

（清）顧炎武撰

清康熙三十四年潘耒遂初堂刻後印本

日知錄三十二卷 內府藏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是書前有自記、稱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蓋其一生精力所注也。書中不分門目。而編次先後則略以類從。大抵前七卷皆論經義。八卷至十二卷皆論政事。十三卷論世風。十四卷十五卷論禮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論科舉。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論藝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雜論名義。二十五卷論古事眞妄。二十六卷論史法。二十七卷論注書。二十八卷論雜事。二十九卷論兵及外國事。三十卷論天象術數。三十一卷論地理。三十二卷爲雜考證。炎武學有本原、博贍而能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楊愼、焦竑諸人偶然涉獵、得一義之異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閻若璩作潛邱劄記、嘗補正此書五十餘條。若璩之壻沈儼特著其事於序中。趙執信作若璩墓誌、亦特書其事。若璩博極羣書、睥睨一代、雖王士禎諸人尚謂不足當抨擊、獨於詰難此書沾沾自喜、則其引炎武爲重可概見矣。然所駁或當或否、亦互見短長、要不足爲炎武病也。惟炎武生於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於時事、慨然以復古爲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觀所作音學五書後序、至謂聖人復起、必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是豈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書序、乃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爲末務、殆非篤論矣。

日知録序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勦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為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踈無本之學哉

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自其少時鼓篋讀書規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長雖欲學而無及間有豪儁之士不安於固陋而思嶄焉自見者又或採其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其大若唐荊川楊用脩王弇州鄭端簡號稱博通者可屈指數然其去古人有間矣崑山顧寧人先生生長世族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畧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抄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

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閔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絶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出必載書數簏自隨旅店少休披尋搜討曾無倦色有一疑義反覆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証今必暢其說而後止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

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為通儒也先生著書不一種此日知録則其稽古有得隨時劄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至於歎禮教之衰遲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為深切著明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元名儒能為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耒少從先生游嘗手授

是書先生沒復從其家求得手藁較勘再三繕寫成帙與先生之甥刑部尚書徐公健菴大學士徐公立齋謀刻之而未果二公繼沒来念是書不可以無傳攜至閩中年友汪悔齋贈以買山之資舉畀建陽丞葛受箕鳩

工刻之以行世嗚呼先生非一世之人然書非一世之書也魏司馬朗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後行元虞集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立言不爲一時録中國已言之矣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

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据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

康熙乙亥仲秋門人潘耒拜述

日知錄

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錄以正後之君子東吳顧炎武

卷之一　經義

三易　重卦不始文王
朱子周易本義　卦爻外無別象
卦變　互體
六爻言位　九二君德
師出以律　既雨既處
武人爲于大君　自邑告命

成有渝无咎　童觀
不遠復　不耕穫不菑畬
天在山中　罔孚裕无咎
有孚于小人　損其疾使遄有喜
上九弗損益之　利用爲依遷國
姤　包無魚
以杞包瓜　已日
改命吉　艮
艮其限　鴻漸于陸
君子以永終知敝　鳥焚其巢
巽在牀下　翰音登于天

山下有雷小過　妣
東鄰　游魂爲變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形而下者謂之器　垂衣裳而天下治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困德之辨也
凡易之情　易逆數也
說卦雜卦互文　兌爲口舌
序卦雜卦　晉晝也明夷誅也
孔子論易　七八九六
卜筮

卷之二

帝王名號　九族
舜典　惠迪吉從逆凶
懋遷有無化居　三江
錫土姓　厥弟五人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胤征
惟元祀十有二月　西伯戡黎
少師　殷紂之所以亡
武王伐紂　泰誓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王朝步自周
大王王季　彝倫
龜從筮逆　周公居東

微子之命　酒誥
召誥　元子
其稽我古人之德　節性
汝其敬識百辟享　惟爾王家我適
王來自奄　建官惟百
司空　顧命
矯虔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文侯之命　秦誓
古文尚書　書序
豐熙僞尚書

卷之三

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　四詩
孔子刪詩　何彼襛矣
邶𨟚衛　黎許二國
諸姑伯姊　王事
朝隮于西　王
日之夕矣　大車
鄭　楚吳諸國無詩
豳　言私其豵
承筐是將　罄無不宜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小人所腓
變雅　大原

莠言自口　皇父
握粟出卜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不醉反恥　上天之載
王欲玉汝　孝貺
流言以對　申伯
德輶如毛　韓城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不弔不祥
駉　實始翦商
玄鳥　敷奏其勇
魯頌商頌　詩序

卷之四

魯之春秋　春秋闕疑之書
三正　閏月
王正月　春秋時月並書
謂一爲元　改月
天王　邾儀父
仲子　成風敬嬴
君氏卒　滕子薛伯杞伯
闕文　夫人孫于齊
公及齊人狩于禚　楚吳書君書大夫
亡國書葬　許男新臣卒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及其大夫荀息

子032-007

邢人狄人伐衛	王入于王城不書
星孛	子卒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三國來媵
殺或不稱大夫	邾子來會公
葬用柔日	諸侯在喪稱子
未踰年書爵	姒氏卒
卿不書族	大夫稱子
有謚則不稱字	人君稱大夫字
王貳于虢	星隕如雨
築郿	城小穀
齊人殺哀姜	微子啟
襄仲如齊納幣	子叔姬卒
齊昭公	趙盾弒其君
臨于周廟	欒懷子
子太叔之廟	城成周
五伯	占法之多
以日同爲占	天道遠
一事兩占	春秋言天之學
左氏不必盡信	列國官名
地名	昌歜
文字不同	所見異辭
紀履緰來逆女	母弟稱弟

子沈子	穀伯鄧侯書名
鄭忽書名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爭門	仲嬰齊卒
隱十年無正	戎菽
隕石于宋五	王子虎
穀梁日誤作曰	

卷之五

閽人寺人	正月之吉
木鐸	稽其功緒
六牲	邦饗耆老孤子
醫師	造言之刑
國子	死政之老
凶禮	不入兆域
樂章	斗與辰合
凶聲	八音
用火	莅戮于社
邦朋	王公六職之一
奠摯見于君	主人
辭無不腆無辱	某子受酬
辯	須臾
飧不致	三年之喪
繼母如母	

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女子子在室為父

慈母如母

出妻之子為母

父卒繼母嫁

有適子者無適孫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

繼父同居者

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也

君之母妻

齊衰三月不言曾祖已上

兄弟之妻無服

先君餘尊之所厭

貴臣貴妾

外親之服皆緦

唐人增改服制

報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

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

考降

窻款

卷之六

母不敬

女子子

取妻不取同姓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檀弓

太公五世反葬于周

扶君

二夫人相為服

同母異父之昆弟

子卯不樂

君有饋焉曰獻

邾婁考公

因國

文王世子

武王帥而行之

用日干支 注日用甲

不齒之服

為父母妻長子禫

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庶子不以杖即位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

庶姓別於上

愛百姓故刑罰中

庶民安故財用足

術有序

師也者所以學為君

肅肅敬也

以其綏復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十五月而禫

妻之黨雖親弗主

吉祭而復寢

如欲色然

先古

博愛

以養父母日嚴

致知

顧諟天之明命

桀紂帥天下以暴

財者末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君子而時中

子路問強

素夷狄行乎夷狄

鬼神

期之喪達乎大夫

二年之喪達乎天子

達孝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誠者天之道也

肫肫其仁

卷之七

孝弟為仁之本

察其所安

子張問十世

媚奧

武未盡善　朝聞道夕死可矣
忠恕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變齊變魯　博學於文
三以天下讓 同也　有婦人焉
季路問事鬼神　不踐迹
異乎三子者之撰　去兵去食
孫器用　管仲不死子糾
予一以貫之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性相近也　旋仲
聽其言也厲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梁惠王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不動心　市朝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文王以百里
廛無夫里之布　孟子自齊葬於魯
其實皆什一也　龍斷
古者不為臣不見　公行子有子之喪
為不順於父母　象封有庳
周室班爵祿　費惠公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以紂為兄之子
才　求其放心
所去三　自視欿然
士何事　飯糗茹草
孟子外篇　孟子引論語
孟子字樣　孟子弟子
莽　劇
九經　考次經文
卷之八 政事
州縣賦稅　屬縣
州縣品秩　府
鄉亭之職　里甲
掾屬　都令史
吏胥　法制
省官　選補
停年格　銓選之害

員缺
卷之九
人材　保舉
關防　持驗
部刺史　六條之外不察
隋以後刺史　知縣
知州　知府
守令　刺史守相得召見
漢令長　京官必用守令
宗室　藩鎮

輔郡　邊縣
宦官　禁自宮
卷之十
治地　斗斛丈尺
地畝大小　州縣界域
後魏田制　開墾荒地
蘇松二府田賦之重　豫借
紡織之利　馬政
驛傳　漕程
行鹽
卷之十一
權量　大斗大兩
漢禄言石　以錢代銖
十分爲錢　黄金
銀　以錢爲賦
五銖錢　開元錢
錢法之變　銅
錢面　短陌
鈔　僞銀
卷之十二
財用　言利之臣
俸禄　助餉

館舍　街道
官樹　橋梁
人聚　訪惡
盜賊課　禁兵器
水利　雨澤
河渠
卷之十三　世風
周末風俗　秦紀會稽山刻石
兩漢風俗　正始
宋世風俗　清議
名教　廉恥
流品　重厚
耿介　鄉原
儉約　大臣
除貪　貴廉
禁錮姦臣子孫　家事　奴僕
閹人　田宅
三反　召殺
南北風化之失　南北學者之病
范文正公　辛幼安
士大夫晚年之學　士大夫家容僧尼
貴者事人　分居

父子異部　生日
陳思王植　降臣
本朝　書前代官
卷之十四　禮制
兄弟不相爲後　立叔父
繼兄子爲君　太上皇
皇伯考　除去祖宗廟謚
漢人追尊之禮　謚法
追尊子弟　內禪
御容　封國
乳母　聖節

君喪　喪禮主人不得升堂
居喪不弔人　像設
從祀　十哲
嘉靖更定從祀　祭禘
女巫
卷之十五
陵　墓祭
厚葬　前代陵墓
停喪　假葬
改殯　火葬
期功喪去官　緦喪不得赴舉

喪娶　衫帽入見
奔喪守制　丁憂交代
武官丁憂　居喪宴飲
匿喪　國恤宴飲
宋朝家法
卷之十六　科舉
明經　秀才
舉人　進士
科目　制科
甲科　十八房
經義論策　三場

擬題　題切時事
試文格式　程文
判　經文字體
史學
卷之十七
生員額數　中式額數
通經下第　御試黜落
殿舉　進士得人
大臣子弟　北卷
糊名　搜索
座主門生　舉主制服

同年　先輩
出身授官　恩科
年齒　教官
武學　雜流
通經爲吏
卷之十八　藝文
秘書國史　十三經注疏
監本二十一史　張參五經文字
別字　三朝要典
密疏　貼黃
記誦　四書五經大全

書傳會選　內典
心學　舉業
破題用莊子　科場禁約
朱子晚年定論　竊書
勘書　改書
易林
卷之十九
文須有益於天下　文不貴多
著書之難　直言
立言不爲一時　文人之多
巧言　文辭欺人
修辭　文人摹倣之病
文章繁簡　文人求古之病
古人集中無冗複　書不當兩序
古人不爲人立傳　誌狀不可妄作
作文潤筆　文非其人
假設之辭　古文未正之隱
卷之二十
非三公不得稱公　古人不以甲子名歲
史家追紀月日之法　史家月日不必順序
重書日　古人必以日月繫年
古無一日分爲十二時　年月朔甲子

年號當從實書　史書一年兩號
年號古今相同　割併年號
孫氏西齋錄　通鑑書改元
後元年　李茂貞用天祐年號
通鑑書葬　通鑑書閏月
史書人君未即位　史書一人先後歷官
史書郡縣同名　郡國改名
史書人同姓名　述古
引古必用元文　引書用意
文章推服古人　史書下兩曰字
書家凡例　分題

卷之二十一
作詩之旨　詩不必人人皆作
詩題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
詩有無韻之句　五經中多有用韻
易韻　古詩用韻之法
古人不忌重韻　七言之始
一言　古人未有之格
古人不用長句成篇　詩用疊字
次韻　柏梁臺詩
詩體代降　詩人改古事
庾子山賦誤　于仲文詩誤
李太白詩誤　郭璞賦誤
陸機文誤　書法詩格
字　古文
說文　說文長箋
五經古文　急就篇
千字文　草書
金石錄　鑄印作減筆字
畫　古器
卷之二十二　雜論名義
四海　九州
六國獨燕無後　郡縣
秦始皇未滅二國　漢王子侯
漢侯國　都
鄉里　都鄉
都鄉侯　封君
閭　亭
亭侯　社
歷代帝王陵寢　堯冢靈臺
生祠　生碑
張公素　王亘
卷之二十三
姓　氏族
氏族相傳之訛　孔顏孟三氏
仲氏　以國為氏
姓氏書　通譜
二字姓改一字　北方門族
冒姓　兩姓
古人二名止用一字　古人謚止稱一字
稱人或字或官　子孫稱祖父字
已祧不諱　皇太子名不諱
二名不偏諱　嫌名
以諱改年號　前代諱
名父名君名祖　弟子名師

同輩稱名 以字爲諱
自稱字 人主呼人臣字
兩名 假名甲子
以姓取名 以父名子
以夫名妻 兼舉名字
排行 二人同名
字同其名 變姓名
生而曰諱 生稱謚
稱王公爲君
卷之二十四
祖孫 高祖
藝祖 沖帝
考 伯父叔父
族兄弟 親戚
哥 妻子
稱某 互辭
諱名 重言
后 于
君 主
陛下 足下
閣下 相
將軍 相公

司業 翰林
洗馬 比部
員外 主事
主簿 郎中待詔
外郎 門子
快手 火長
傔兒 白衣
郎 門生
府君 官人
對人稱臣 先輩
兄妻 稱臣下爲父母
人臣稱人君 上下通稱
人臣稱萬歲
卷之二十五 古事真妄
重黎 巫咸
河伯 湘君
共和 介子推
杞梁妻 池魚
莊安 李廣射石
大小山 丁外人
毛延壽 名以同事而晦
名以同事而章 人以相類而誤

傳記不考世代

卷之二十六 史法

史記通鑑兵事　史記于序事中寓論斷

史記　漢書

漢書二志小字　漢書不如史記

荀悅漢紀　後漢書

三國志　作史不立表志

史文重出　史文衍字

史家誤承舊文　晉書

宋書　魏書

梁書　後周書

隋書　北史一事兩見

宋齊梁書南史一事互異

舊唐書　新唐書

宋史　阿魯圖進宋史表

遼史　金史

元史　通鑑

通鑑不載文人

卷之二十七 注書

漢人注經　註疏中引書之誤

姓氏之誤　左傳註

考工記註　爾雅註

國語註　楚辭註

荀子註　淮南子註

史記註　漢書註

後漢書註　文選註

通鑑註

卷之二十八 雜事

拜稽首　稽首頓首

百拜　九頓首三拜

東向坐　坐

土炕　官服

衩衣　對襟衣

左省　行廊

樂府　寺

省　職官受杖

押字　邸報

酒禁　賭博

京債　居官負債

納女　王女棄歸

罷官不許到京師

卷之二十九 兵 外國事

騎　驛

驢贏　軍行遲速

木罌渡軍　海師
海運　燒荒
家兵　少林僧兵
毛葫蘆兵　方音
國語　外國風俗
徙戎　樓煩
吐蕃回紇　西域天文
三韓　大秦
干陀利
卷之三十　天象術數
天文　月食
月食　歲星
五星聚　海中五星二十八宿
星名　人事感天
黃河清　妖人闌入宮禁
詐稱太子　外國傳天象
星事多凶　圖讖
孔子閉房記　百刻
雨水　五行
建除　艮與坤乾
太一　正五九月
古今神祠　佛寺

泰山治鬼　蕃俗信鬼
卷之三十一　地理
河東山西　陝西
山東河內　吳會
江西廣東廣西　四川
史記菑川國薛縣之誤　曾子南武城人
漢書二燕王傳　徐樂傳
水經注大梁靈丘之誤　三輔黃圖
大明一統志　交阯
薊　夏謙澤
石門　無終
柳城　昌黎
石城　木刀溝
江乘　郭璞墓
蟂磯　青門
潮信　晉國
緜上　箕
唐　晉都
瑕　九原
晉陽　大原
代　闕里
杏壇　徐州

向　小穀
泰山立石　泰山都尉
濟南都尉　鄒平臺二縣
夾谷　潍水
勞山　楚丘
東昏　長城

卷之三十二　雜考證

也
雨　奈何
語急　而
月半　巳
畢　仞

不淑　不弔
亡　乾沒
辱　姦
訛　誰何
信　出
驢騾　丁中
阿　幺
亢　哥
行李　耗
最殿　樂息
場屋　豆
壓　豸
關　雷
石炭　粋葵
魁　桑梓
胡髗　刳
草馬　草驢女猫
雌雄牝牡

余於此書已一再并責復為友人跋之今此書有體有用臺頭不可無此因復題諸抑並識所謂通儒之學也閱者慎毋忽

諸丙申中秋前一日　宋壽

日知錄目次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是書前有自記稱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蓋其一生精力所注也書中不分門目而編次先後則略以類從大抵前七卷皆論經義八卷至十二卷皆論政事十三卷論世風十四卷十五卷論禮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論科舉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論藝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雜論名義二十五卷論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論史法二十七卷論注書二十八卷論雜事二十九卷論兵及外國事三十卷論天象術數三十一卷論地理三十二卷為雜考證炎武學有本原博贍而能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楊慎焦竑諸人偶然涉獵得一義之異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illegible]作潛邱劄記嘗補正此書五十餘條若璩之[illegible]若璩[illegible]其事若璩博[illegible]一代[illegible]嘗[illegible]此書[illegible]自喜則其[illegible]為[illegible]可據是矣然所駁或當或否至見短長要不足為炎武病也惟炎武生於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於時事慨然以復古為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觀所作音學五書後序至謂聖人復起必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是豈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書序乃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為末務殆非篤論矣

日知錄卷之一

三易

夫子言包羲氏始畫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文王所作之辭始名為易而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歸藏非易也而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猶之墨子書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周燕齊宋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以名之也

左傳僖十五年戰於韓卜徒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成十六年戰於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皆不用周易而別有引據之辭即所謂三易之法也卜徒父以卜人而掌易猶周官之大卜而傳不言易

重卦不始文王

大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攷之左傳襄公九年穆姜遷於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獨言是於周易則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為六十四者不始於文王矣

朱子周易本義

周易自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謂之經經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謂之傳傳分十篇彖傳上下二篇象傳上下二篇繫辭傳上下二篇文言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各一篇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孔氏正義曰十翼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陸德明釋文曰太史公論六家要旨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班固謂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傳即十翼也前漢六經與傳各別行後漢諸儒始各合經傳為一自漢以來為費直鄭玄王弼所亂取孔子之言逐條附於卦爻之下程正叔傳因之及朱元晦本義始依古文故於周易上經條下云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為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易經大全凡例曰程傳本義既已並行而諸家定本又各不同故今定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殺亂象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放此此乃彖上傳條下義今乃削彖上傳三字而附於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象上傳三字而附於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條下義今乃削文言二字而附於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彖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無復依程傳添入後來士子厭程傳之多棄去不讀專用本義弘治三年會試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題陳輔文同考官楊守阯批序卦朱子無一言以釋其義蓋以程子於諸卦之名義析其義已明且盡故也今合併者專責本義易

案蹤入所研知有傳者不數人此能知之而又而大全之
善作是用錄之以放膺經生之不讀程傳者
本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遂即監版傳義之本刊去程傳
而以程之次序爲朱之次序虛齋蔡清易經蒙引謂之今所飜刊行易經本義今四書版本每張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而注皆小字書經體留亦同惟易每張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本義皆作大字與各經不同明爲後來所刻是依監版傳義本而刊去程傳而本義中言程傳備矣者又添一傳曰而引其文皆今代人所爲也坊刻竄改古書宜令驗禁是學臣之責朱子詩集傳序蔡仲默書集傳序今南京刊大全本皆曰詩經大全序書經大全序此即竄刻大全之一驗幸監本尚存其序亦易見爾相傳且二百年矣

惜乎朱子定正之書竟不得見於世豈非此經之不幸也
夫

朱子記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說謂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此據孔氏正義曰夫子所作彖辭元在六爻

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王輔嗣之意以爲彖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彖辭各附其當爻下如杜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故謂連合經傳始於輔嗣不知其實本於康成也魏志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是則康成之書已先合之不自輔嗣始矣乃漢書儒林傳云費直治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則以傳附經又不自康成始朱子記晁氏說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之乾卦蓋自坤以下皆依此後人又散之各爻之下而獨存乾一卦以見舊本相傳之樣式耳愚嘗以其說推之今乾卦彖曰爲一條象曰爲一條疑此猶費直所附之元本也坤卦以小象散於各爻之下其稱象曰者八餘卦則爲象曰者七此鄭玄所連高貴鄉公所見之本也

程傳雖用輔嗣本亦言其非古易咸九三咸其股亦不處也傳曰云亦者蓋象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辭也小畜九二牽復在中亦不

自失也本義曰亦者承上文義

秦以焚書而五經亡今以取士而五經亡今之爲科舉之學者大率皆帖括熟爛之言不能通知大義者也而易春秋尤爲繆盩以彖傳合大象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二必臣五必君陰卦必云小人陽卦必云君子於是此一經者爲拾瀋之書而易亡矣取胡氏傳一句兩句爲旨而以經事之相類者合以爲題傳爲主經爲客有以彼經證此經之題有用彼經而隱此經之題於是此一經者爲射覆之書而春秋亡矣天順三年九月甲辰浙江湖州府歸安縣儒學教諭雅愚言比者浙江鄉試春秋摘一十六段配作一處頭緒太多及所鏤程文乃太簡略而不統貫且春秋爲經關詞比事變例無考官出題往往棄經任傳甚至參以己意名雖宜題實斷射覆之教禁止上從之復程朱之書以存

易備三傳啖趙諸家之說以存春秋必有待於後之興文教者

卦爻外無別象

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辭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傳傳中更無別象其所言卦之本象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外惟頤中有物本之卦名有飛鳥之象本之卦辭而夫子未嘗增設一象也荀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相應爲震巽同氣相求爲艮兌水流濕火就燥爲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爲龍風從虎則曰坤爲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豈知聖人立言取譬固與後之文人同其體例何嘗屑屑於象哉王弼之注雖涉於

玄虛然已一掃易學之榛蕪而開之大路矣王輔嗣略例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不有程子大義何由而明乎易之互體卦變詩之叶韻春秋之例月日經說之繚繞破碎於俗儒者多矣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

卦變

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於乾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當從程傳蘇軾王炎皆同此說

互體

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其說已見於左氏莊公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有艮象四爻變故艮爲山是也然夫子未嘗及之後人以雜物撰德之語當之非也其所論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特就兩爻相較言之初何嘗有互體之說

晉書荀顗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其文不傳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張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爾

朱子本義不取互體之說惟大壯五六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兩爻爲一爻則似之也又請頤初九靈龜是伏得離卦然此又刱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大壯自

三至五成兌兌爲羊故爻辭並言羊

六爻言位

易傳中言位者有二義列貴賤者存乎位五爲君位二三四爲臣位故皆曰同功而異位而初上爲無位之爻譬之於人初爲未仕之人上則隱淪之人上皆不爲臣也明夷上六爲失位之君乃其變例其因取四終之義皆小不盡拘故乾之上曰貴而无位需之上曰不當位王弼注需上六處無位之地不當位者程子傳亦云此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若以一卦之體言之則皆謂之位故曰六位時成曰易六位而成章是則卦爻之位非取象於人之位矣此意已見於王弼略例但必強彼合此而謂初上無陰陽定位則不可通矣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九二君德

爲人臣者必先具有人君之德而後可以堯舜其君故伊尹之言曰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武王之誓亦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師出以律

以湯武之仁義爲心以桓文之節制爲用斯之謂律律即卦辭之所謂貞也論語言子之所愼者戰長勺以詐而敗齊泓以不禽二毛而敗於楚春秋皆不予之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雖三王之兵未有易此者也

旣雨旣處

陰陽之義莫著於夫婦故爻辭以此言之小畜之時求如任姒之賢二南之化不可得矣陰畜陽婦制夫其畜而不和猶可言也三之反目隋文帝之於獨孤后也旣和而惟其所爲不可言也上之旣雨旣處唐高宗之於武后也

武人爲於大君

武人爲於大君非武人爲大君也如書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之爲六三才弱志剛雖欲有爲而不克濟以之履虎有咥人之凶也惟武人之效力於其君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是當勉爲之而不可避耳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

戰國策 過涉之凶其何咎哉

自邑告命

人主所居謂之邑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書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曰惟臣附于大邑周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曰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武王之妃謂之邑姜白虎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是也周官始以四井爲邑泰之上六政教陵夷之後一人僅亦守府而號令不出於國門於是焉而用師則不可君子處此當守正以俟時而已桓王不知此也故一用師而祝聃之矢遂中王肩唐昭宗不知此也故一用師而邠岐之兵直犯闕下然則保泰者可不豫爲之計哉

易之言邑者皆內治之事夫曰告自邑如康王之命畢公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者也晉之上九曰維用伐邑如王國之大夫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國人畏之而不敢奔者也其爲自治則同皆聖人之所取也比之九五邑人不誡是亦內治餘而喜人服之意

成有渝无咎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是以獲沒於祇宮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聖人慮人之有過不能改之於初且將遂其非而不反也教之以成有渝无咎雖其漸染之深放肆之久而惕然自省猶可以不至於敗亡以視夫迷復之凶不可同年而論矣故曰惟狂克念作聖

童觀

其在政教則不能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籩

豆之事其在學術則不能知類通達以幾大學之道而所習者佔畢之文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小人則无咎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故君子為之則吝也

不遠復

復之初九動之初也自此以前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至一陽之生而動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顏子體此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慎獨之學也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夫亦擇之於斯而已是以不遷怒不貳過其在凡人則復之初九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苟其知之則擴而充之矣故曰復小而辨於物

不耕穫不菑畬

楊氏曰誠齋易傳初九動之始六二動之繼是故初耕之二穫之初菑之二畬之天下無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者其曰不耕不菑則耕且菑者前人之所已為也昔者周公毖殷頑民遷於洛邑密邇王室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康王作畢命之書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是故有周之治垂拱仰成而無所事矣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而孔子之聖但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是故六經之業集群聖之大成而無所創矣雖然使有始之作之者而無終之述之者是耕而弗穫菑而弗畬也其功為弗竟矣六二之柔順中正是能穫能畬者也故利有攸往也未富者因前人之為而不自多也猶不富以其鄰之意

天在山中

張湛注列子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故曰天在山中

罔孚裕无咎

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而況初之居下位未命於朝者乎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此所謂裕无咎也若受君之命而任其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矣

有孚於小人

君子之於小人也有知人則哲之明有去邪勿疑之斷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使憸壬之類皆知上志之不可移豈有不革面而從君者乎所謂有孚於小人者如此

損其疾使遄有喜

損不善而從善者莫尚乎剛莫貴乎速初九曰已事遄往六四曰使遄有喜四之所以能遄者賴初之剛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道也至矣文王之勤日昃大禹之惜寸陰皆是道也君子進德修

業欲及時也故爲政者玩歲而愒日則治不成爲學者日邁而月征則身將老矣召公之戒成王曰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疾之爲言遄之謂也故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

○上九弗損益之

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豈必自損以益人哉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所謂弗損益之者也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詩曰奏格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所謂弗損益之者也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其道在是矣

利用爲依遷國

在無事之國而遷晉從韓獻子之言而遷於新田是也在有事之國而遷楚從子西之言而遷於鄀是也皆中行告公之益也

姤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盛治之極而亂萌焉此一陰遇五陽之卦也孔子之門四科十哲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於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盛矣而老莊之書即出於其時後漢立辟雍養三老臨白虎論五經太學諸生至三萬人而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爲之稱首馬鄭服何之注經術爲之大明而佛道之教即與於其世胡三省曰

[illegible]始有張道陵于吉等是爲與佛教皆起於東漢之時是知邪說之作與世升降聖人之所不能除也故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嗚呼豈獨君子小人之辨而已乎

○包无魚

國猶水也民猶魚也幽王之詩曰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五行志以爲魚陰類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民不從君爲逆行也自人君有求多於物之心於是魚亂於下鳥亂於上而人情之所嚮必有起而收之者矣

以杞包瓜

劉昭五行志曰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一陰

在下如瓜之始生勢必延蔓而及於上五以陽剛居尊如樹杞然詩南山有杞陸璣曰杞山材也其樹如樗[illegible]傳[illegible]謂杞梓皮也使之無所緣而上故曰以杞包瓜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夫有明恩澤有節器使有分而防之大早不可以踰何有外戚宦官之禍乎

己日

革己日乃孚六二己日乃革之朱子發讀爲戊己之己天地之化過中則變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故易之所貴者中十干則戊己爲中至於己則過中而將變之時矣故受之以庚庚者更也天下之事當過中而將變之時然後革而人信之矣古人有以己爲變改之義者儀禮少牢饋食禮

日用丁己泮內事用柔日必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為謹敬而漢書律歷志亦謂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是也納甲之法革下離納己王弼謂即日不孚己日乃孚以己為巳事遄往之巳恐未然

改命吉

革之九四猶乾之九四諸侯而進乎天子湯武革命之爻也故曰改命吉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是有悔也天下信之其悔亡矣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故曰信志也

艮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艮其背不獲其身也富貴不能淫貧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艮其限

學者之患莫甚乎執一而不化及其施之於事有扞格而不通則忿懥生而五情瞀亂與衆人之滑性而焚和者相去蓋無幾也孔子惡果敢而窒者非獨處事也為學亦然告子不動心之學至於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以為其弊必將如蹶趨者之反動其心此艮其限列其夤之說也君子之學不然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而無熏心之厲矣慈谿黃氏震日鈔曰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於事惟隨事謹省則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後齊一也孔子之教人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不待言心而自貫通於動靜之間者也孟子不幸當人欲橫流之時始單出而為求放心之說然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則心有所主非虛空以治之也至於齋心服形之老莊一變而為坐忘立志之禪學乃始瞑目靜坐日夜仇視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亂則曰易伏猛獸難降寸心嗚呼人之有心猶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為其不能無擾者勢也而患心之難降歟省齋記又曰夫心之說有二古人之所謂存心者存此心於當用之地也後世之所謂存心者攝此心於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

無一息不運人得之以為心亦不容一息不運心豈空寂無用之物哉世乃有遊手浮食之徒株坐攝念亦曰存心而士大夫溺於其言亦將遺落世事以獨求其所謂心迫其心迹冰炭物我參商所謂老子之弊流為申韓者一人之身已兼備之而欲尤人之不我應得乎山彥醫主蒲處記此皆足以發明厲熏心之義又見第二十一卷心學條下乃周公已先繫之於易矣

鴻漸于陸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安定胡氏改陸為逵程氏以其說出於晁說從事范諤昌宋史藝文志諤昌有證墜簡一卷按朱子從之謂合韻非也詩儀字凡十見柏舟相鼠東山湛露菁菁者莪斯干[illegible]賓之初筵[illegible]各一見抑二見皆音牛

何爲不得與逵爲叶而雲路亦非可翔之地仍當作陸爲是漸至於陵而止矣不可以更進故反而之陸古之高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而未嘗不踐其土食其毛也其行高於人君而其身則與一國之士偕焉而已此所以居九五之上而與九三同爲陸象也朱子發曰上所往進也所反亦進也漸至九五極矣是以上反而之三楊廷秀曰九三下卦之極上九上卦之極故皆曰陸自木自陵而復至於陸以退爲進也巽爲進退其說並得之

君子以永終知敝

讀新臺桑中鶉奔之詩而知衛有狄滅之禍讀宛丘東門月出之詩而察陳有徵舒之亂書齊侯送姜氏於讙而下

桓公之所以薨書夫人姜氏入書大夫宗婦覿用幣而兆子般閔公之所以弒昏姻之效男女之節君子可不慮其所終哉

鳥焚其巢

人主之德莫大乎下人楚莊王之圍鄭也而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故以禹之征苗而伯益贊之猶以滿招損謙受益爲戒班師者謙也用師者滿也上九處卦之上離之極所謂有鳥高飛亦傅於天者矣居心以矜而不聞諫爭之論菑必逮夫身者也昔昭公之伐季孫意如也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於是叔孫氏之甲興而陽州次乾侯唁矣鸜鵒鸜鵒往歌來哭其此爻之占乎小過有飛鳥之象

巽在牀下

九二之巽在牀下恭而無禮則勞也初六之進退愼而無禮則葸也

翰音登于天

羽翰之音雖登于天而非實際其如莊周齊物之言騶衍怪迂之談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者乎以觀車服傳於弟子弦歌徧於郡中若鶴鳴而子和者孰乎孰信夫人而識之矣永嘉之亡太淸之亂豈非談空空覈玄玄者有以致之哉翰音登于天中孚之反也

山上有雷小過

山之高峻雲雨時在其中間而不能至其巔也故詩曰殷其靁在南山之側或高或下在山之側而不必至其巔所以爲小過也然則大壯言雷在天上何也曰自地以上皆天也

妣

爾雅父曰考母曰妣愚攷古人自祖母以上通謂之妣經文多以妣對祖而竝言之若詩之云似續妣祖烝畀祖妣易之云過其祖遇其妣是也左傳昭十年邑姜晉之妣也平公之去邑姜蓋二十世矣[illegible]過其祖遇其妣據文義妣當在祖之上不及其君遇其臣臣則在君之下也昔人未論此義周人以姜嫄爲妣周禮大司

案此周人以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周語謂之皇妣太姜是以妣先乎祖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而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或乃謂變文以協韻是不然矣朱子本義以晉六二為享先妣之吉占或曰易爻何得及此夫帝乙歸妹箕子之明夷王用享于岐山爻辭屢言之矣

易本周易故多以周之事言之小畜卦辭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本義我者文王自我也

東鄰

取得其道則天下皆為之臣取失其道則獨而擅命者謂之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漢書郊祀志引此師古注東鄰謂商紂也西鄰謂周文王也

游魂為變

精氣為物自無而之有也游魂為變自有而之無也夫子之答宰我曰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朱子曰昭明是光景也鄭氏曰焄謂香臭也蒿謂氣烝出貌也孔氏曰悽愴使人慘慄感傷之意徐氏曰陽氣為魂附於體是以骨肉斃於下其氣無所附麗則發揚於上或為昭明之氣或為焄蒿之氣或為悽愴之氣蓋陽氣輕清故升而上浮以從陽也所謂游魂為變者情狀具於是矣延陵季子之葬其子也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張子正蒙有云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其精矣乎鬼者歸也張子曰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此之謂歸

陳無已師道以游魂為變為輪廻之說理宗呂仲木柟辨之曰長生而不化則人多世何以容長死而不化則鬼亦多矣夫燈熄而然非前燈也雲霓而雨非前雨也死復有生豈前生邪

邵氏寶簡端錄曰聚而有體謂之物散而無形謂之變唯物也故散必於其所聚唯變也故聚不必於其所散是故聚以氣聚散以氣散昧於散者其說也佛荒於聚者其說也僊

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氣之盛者為神神者天地之氣而人之心也故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聖人所以知鬼神之情狀者如此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非有所託而生也文王在上於昭于天非有所乘而去也此鬼神之實而誠之不可揜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日往月來月往日來一日之晝夜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一歲之晝夜也小往大來大往小來一世之晝夜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終

曰乾乾與時偕行而有以盡乎易之用矣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繼之者善也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成之者性也是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善之爲言猶醇也曰何以謂之善也曰誠者天之道也豈非善乎

形而下者謂之器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器則道無所寓說在乎孔子之學琴於師襄也已習其數然後可以得其志已習其志然後可以得其爲人是雖孔子之天縱未嘗不

求之象數也故其自言曰下學而上達

垂衣裳而天下治

垂衣裳而天下治變質而之文也自黃帝堯舜始也故於此有通變宜民之論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人之爲學亦有病於憧憧往來者故夫子之不助苗長者察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困德之辨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其文王之困而亨者乎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其孔子之困而亨者乎故在陳之厄絃歌之志顏淵知之而子路子貢之徒未足以達此也故曰困德之辨也

凡易之情

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僞相感人心之至變也於何知之以其辭知之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是以聖人設卦以盡情僞夫誠於中必形於外君子之所以知人也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先王之所以鑄鼎也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周身之防御物之智其全於是矣

易逆數也

數往者順造化人事之迹有常而可驗順以攷之於前也知來者逆變化云爲之動日新而無窮逆以推之於後也聖人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作爲易書以前民用所設者未然之占所期者未至之事是以謂之逆數雖然若不本於八卦已成之迹亦安所觀其會通而繫之爻象乎是以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劉汝佳曰天地間一理也聖人因其理而畫爲卦以象之因其象而著爲變以占之象者體也象其已然者也占者用也占其未然者也已然者爲往往則有順之之義焉未然者爲來來則有逆之之義焉如象天而畫爲乾象地而畫爲坤象雷風而畫爲震巽象水火而畫爲坎離象山澤

而畫爲艮兌此皆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也不謂之數往者順乎如筮得乾而知乾元亨利貞筮得坤而知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筮得震而知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筮得巽而知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筮得坎而知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筮得離而知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筮得艮而知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筮得兌而知兌亨利貞此皆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也不謂之知來者逆乎夫其順數已往正所以逆推將來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數往者順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知來者逆也故曰易逆數也若知邵子之說則是羲文

之易已判而爲二而又以震離兌乾爲數已生之卦巽坎艮坤爲推未生之卦殆不免強孔子之書以就己之說矣

說卦雜卦互文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上四舉象下四舉卦各以其切於用者言之也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崔憬曰艮不言山獨舉卦名者以動撓燥潤功是風雷水火至於終始萬物於山義則不然故舍象而言卦各取便而論也得之矣

古人之文有廣譬而求之者有舉隅而反之者今夫山一卷石之多今夫水一勺之多天地之外復言山水者意有所不盡也坤也者地也不言西南之卦兌正秋也不言西方之卦舉六方之卦而見之也意盡於言矣虞仲翔以爲坤道廣布不主一方及兌象不見西者妄也

豐多故親寡旅也先言親寡後言旅以協韻也猶楚辭之吉日兮辰良也虞仲翔以爲别有義非也

兌爲口舌

兌爲口舌其於人也但可以爲巫爲妾而已以言說人豈非妾婦之道乎

凡人於交友之間口惠而實不至則其出而事君也必至於靜言庸違故舜之禦臣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孔子之於門人亦聽其言而觀其行

唐書言韋貫之自布衣爲相與人交終歲無款曲未嘗僞辭以悅人其賢於今之人遠矣

序卦雜卦

序卦雜卦皆旁通之說先儒疑以爲非夫子之言然否之大往小來泰之小往大來也解之利西南蹇之利西南不利東北也是文王已有相受之義也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也其辭皆曰十朋之龜姤之九四即夬之九三也其辭皆曰臀无膚未濟之九四即既濟之九三也其辭皆曰伐鬼方是則公已有反對之義也必謂六十四卦皆然則非易書之本意或者夫子嘗言之而門人廣之如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以後續經之作耳

晉晝也明夷誅也

蘇氏曰晝曰三接故曰晝得其大首故曰誅晉當文明之世羣后四朝而車服以庸揖讓之事也明夷逢昏亂之時取彼凶殘而殺伐用張征誅之事也一晝一言誅取其音協爾焦氏易林及張衡西京賦並同 朱子以誅傷也本義用之與晝義相對不切

孔子論易

孔子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則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間而不在乎圖書象數也今之穿鑿圖象以自爲能者畔也

記者於夫子學易之言而即繼之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詩書執禮者皆言易也人苟循乎詩書執禮之常而不越焉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故其作繫辭傳於悔吝无咎之旨特諄諄焉而大象所言凡其體之於身施之於政者無非用易之事然辭本乎象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觀之者淺玩之者深矣其所以與民同患者必於辭爲著之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極二章皆言數之所起亦贊易之所不可遺而未嘗專以象數教人爲學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圖康節之書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學興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舉竄迹於其中以爲易而其易爲方術之書於聖人寡過反身之學去之遠矣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夫子所以思得見夫有恆也有恆然後可以無大過

七八九六

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繫九六者舉陽之義也故發其例於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變也亦有用其不變者春秋傳穆姜遇艮之八晉語董因得泰之八是也杜元凱注謂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晉語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沙隨程氏曰初與四五凡三爻變其不變者二與上在屯爲八在豫亦八今即以艮言之二爻獨變

則名之六餘爻皆變而二爻得不變則名之八是知乾坤亦有用七用八時也乾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堅冰至可也占變者其常也占不變者其反也故聖人繫之九六歐陽永叔曰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得之矣

趙汝楳易輯聞曰揲蓍之數凡得二十八雖爲乾亦稱七凡得三十二雖爲坤亦稱八

楊彥齡筆錄曰楊損之蜀人博學善稱說余嘗疑易用九六而無七八損之云卦畫七八爻稱九六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亦是舉九六

以詃七八也朱子謂七八之合亦三百有六十也乾選七則一百
六十八坤選八則一百九十二
卜筮
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
龜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子
之贊易也亦曰人謀鬼謀祖伊告紂言格人元龜亦先人後龜夫庶人至賤
也而猶在蓍龜之前故盡人之明而不能決然後謀之鬼
焉故古人之於人事也信而有功於鬼也嚴而不瀆
子之必孝臣之必忠此不待卜而可知也其所當爲雖凶
而不可避也故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又
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善哉屈子之

言其聖人之徒歟
卜居屈原自作設爲問荅以見此心非鬼神吉凶之所得
而移耶王逸序乃曰心迷意惑不知所爲往至太卜之家
決之蓍龜冀聞異策以定嫌疑則與屈子之旨大相背戾
矣洪興祖補注曰此篇上句皆原所從下句皆原所去時
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原所謂凶也
可謂得屈子之心者矣
禮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子孝臣
忠義也違害就利志也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懷仁
義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
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
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
也南蒯將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曰
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
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
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
易不可以占險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南蒯果敗是以嚴
君平之卜筮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
臣言依於忠而高允亦有筮者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之
論其知卜筮之旨矣
中說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從凶而

攷之謂德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告
其爲也告其行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是則無可爲也
無可行也不當問問亦不告也易以前民用也非以爲人
前知也求前知非聖人之道也是以少儀之訓曰毋測未
至
郭璞嘗過顏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
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文中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
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金史方伎傳序曰古之爲術以吉凶導人而爲善後世術

者或以休咎導人而爲不善

日知錄卷之一

日知錄卷之二

帝王名號

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劭文定條春秋劄子：臣聞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避也。攷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胤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啓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而始有以十干爲號者，桀之癸，商之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號，以代其名。白虎通曰：殷以生日名子。自天乙至辛皆號也。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皆以爲書篇之名，惟其號也。商之王者號不著名，而名之見於經者二：天乙之名履，受之名受是也。武庚亦是號，祿父乃名也。曰湯曰紂，亦號也。孔氏西伯戡黎序疏。受紂也，皆稱號。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須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也。微子之命言乃祖成湯，多士言自[illegible]曰文祖，曰藝祖，曰神宗，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廟號起矣。曰玄王，曰武王，而謚立矣。曰大舜，曰禹，曰大禹，曰成湯，曰單王，而稱號繁矣。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而無號。自商以下，寖乎文，故有名有號，而德之盛者，有謚以美之。於是周公因而制謚，自天子達於卿大夫，美惡皆有謚，而十干之號不立。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子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猶用商人之稱。[illegible]世不廢，以稱諸侯，存謚者少，其後乃皆有謚。然王季以上不追謚，猶用商人之禮焉。此文質之中，而臣子之

義也。嗚呼，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歟。

九族

宗盟之列，先同姓而後異姓；喪服之紀，重本屬而輕外親。此必有所受之，不自周人始矣。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孔傳以為自高祖至玄孫之親，蓋本之喪服小記「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之說，而百世不可易者也。牧誓數商之罪，但言「昏棄厥遺王父母弟」，而不及外親。呂刑申命有邦，歷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而不言甥舅。古人所為先後之序從可知矣。故爾雅謂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喪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為父子孫。（儀禮喪服傳：三族之不虞。注：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禮記仲尼燕居注：三族，父子孫也。）杜元凱乃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左氏桓公六年傳注）然則史官之稱帝堯，與其[illegible]乃[illegible]之族乎？且九族之為同姓，經傳之中有可證者。春秋成公十五年，宋共公卒，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共公距戴公九世。（凡十三公，同世者四人。）而唐六典宗正卿掌皇九族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紀親疏之別。九廟之子孫，其族五十有九：光皇帝一族，景皇帝之族六，元皇帝之族三，高祖之族二十有一，太宗之族十有三，高宗之族六，中宗之族四，睿宗之族五。此在玄宗之時，已有七族。（中宗、睿宗同為一。）若其歷世滋多，則有不止於九者，而五世親盡，故經文之言族者，自九而止也。（[illegible]高祖以下，則前說之非，不待辨而明矣。）

又孔氏正義謂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不知高祖之兄弟與玄孫之兄弟固可以相及。如後魏國子博士李琰之所謂族有長短，世有延促，不可得而齊同者。如宋洪邁容齋隨筆言嗣濮王士歆在隆興為從叔祖，在紹熙為曾叔祖，在慶元為高叔祖，其明證矣。（余丁未歲在大同，遇代府中尉[illegible]年近一百八十歲，其於世宗為兄，[illegible]見在者多其六七世孫。）亦何必帝堯之世，高祖玄孫之族無一二人同在者乎？疑其不相及，而以外戚當之，其亦昧於齊家治國之理矣。

路史曰：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也。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父者子之祖，因而上推之以及於己之祖；子者父之孫，因而下推之以及於己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為五也。己之祖，自己子視之則為曾祖；王父自己孫視之則為曾孫；自己父視之則為高祖；王父己之孫，自己祖視之則為玄孫。故又上推以及己之曾、高，下推以及己之曾、玄，是所謂以五為九也。陳氏禮書曰：己之所親以一為三，祖孫所親以五為七。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高、玄之與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親之服加乎至尊也。故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此所

謂上殺服適子三年，庶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者也。自曾孫以下，皆爲庶孫，則曾孫宜五月，而與玄孫皆緦麻三月者，曾孫服曾祖三月，曾祖報之亦三月，曾祖尊也，故加齊衰；曾孫卑也，故服緦麻。此所謂下殺。服祖期，則世叔宜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以期（周道親親，至重者莫如兄弟之子……），於祖父之兄弟，進而爲期（……）。從世叔則疏矣，加所不加，故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緦麻。此殺父而旁殺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曾祖兄弟緦麻，高祖兄弟無服，此殺祖而旁殺者也。同父至親期，同祖爲從大功，同曾祖爲再從小功，同高祖爲三從緦麻，此殺兄弟而旁殺者也。父爲子期，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期者，以其猶子而進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緦麻，此殺子而旁殺者也。祖爲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弟之孫緦麻，此殺孫而旁殺者也。蓋服有加也，有報也，有降也。齊衰之服，世叔、從子之期，皆加也。曾孫之三月，與兄弟之孫五月，皆報也。若夫降有四品，則非五服之正也。觀於九族之訓，如喪服記之文，而知宗族之名、服紀之數，蓋前乎二帝而有之矣。後魏孝文太和中，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此由古聖人睦族之意而推之者也。

舜典

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爲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後，

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答之辭已明，則無嫌也。

惠迪吉從逆凶

善惡報應之說，聖人嘗言之矣。大禹言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湯言天道福善禍淫；伊尹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孔子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豈真有上帝司其禍福，如道家所謂天神察其善惡，釋氏所謂地獄果報者哉？善與不善，一氣之相感，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不期然而然，無不感也，無不應也。此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而詩所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者也。其有不齊，則如夏之寒、冬之燠，得於一日之偶逢，而非四時之正氣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若曰有鬼神司之，屑屑焉如人間官長之爲，則報應之至近者，反推而之遠矣。

懋遷有無化居

懋遷有無化居，化者貨也（古化貨二字多通用。史記仲尼弟子傳與時轉貨貲，索隱曰家語貨作化）。遷而不積，則謂之化；留而不散，則謂之貨。唐虞之世曰化而已，至殷人始以貨名。仲虺有不殖貨利之言，三風有殉於貨色之儆，而盤庚之誥則曰不肩好貨，於是移化之字爲化生、化成之化，而厚斂之君、發財之主，多不化之物矣。

舜作南風之歌所謂勸之以九歌者也（故備之八伯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讀之然後知解吾民之慍者必在乎阜吾民之財而自阜其財乃以來天下之慍

三江

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東逕北會為匯蓋指圍墳石臼）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本郭璞說）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他日合諸侯計功之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於導水爾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為文而其說始紛紜矣（覽之一語為起下文則弱水未西其能越秦隴而歷涓水乎可謂解頤之論）

錫土姓

今日之天下人人無土人人有姓蓋自錫土之法廢而唐宋以下帝王之裔儕於庶人無世守之所錫姓之法廢而魏齊以下夷狄之姓雜於諸夏矣氏族之原（春秋傳言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蓋古者分後之部何議為姓有不知其義者多矣）

厥弟五人

夏尚之世天子之子其封國而為公侯者不見於經以太康之尸位而有厥弟五人使其並建茅土為國屏翰羿何至篡夏哉富辰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杜氏注曰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而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以奉守禹祀二十餘世至於越之句踐卒翦諸侯有禹之遺烈夫亦監於太康孤立之禍而然與若乃孔子所謂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者亦從此而可知之矣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堯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至太康始失河北而五子御其母以從之於是僑國河南再傳至相卒為浞所滅古之天下失其故都未有能國者也周失豐鎬而平王以東晉失雒陽宋失開封而元帝高宗遷於江左遂以不振惟殷之五遷地於河而非敵人之窺伺則勢不同爾唐自玄宗以後天子屢嘗出狩乃未幾而復國者以不棄長安也故子儀回鑾之表代宗垂泣宗澤還京之奏忠義歸心嗚呼幸而京之繼欲不為民心所附少康乃得以一旅之衆而來之禹後之人主不幸失其都邑而為興復之計者其念之哉

夏之都本在安邑太康畋於洛表而羿距於河則冀方之地入於羿矣惟河之東與南為夏所有至后相失國依於二斟於是使澆用師殺斟灌（在今壽光縣）以伐斟鄩（在今濰縣）而相遂滅（左傳哀元年）乃處澆於過（今掖縣）以制東方處豷於戈（杜氏注在宋鄭之間）以控南國其時靡奔有鬲（今在德平縣）在河之東少康奔有虞（今虞城縣）在河之南而自河以內無不安於亂賊者矣合魏絳伍員二人之言可以觀當日之形勢而少康之所以布德兆謀亦難乎其為力矣（竹書紀年謂太康元年都斟鄩非也）

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之遂以冀州為中國之號楚辭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淮南子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曰（桓五年）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正義曰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夏殷皆都焉以鄭近王畿故舉冀州以為說）

胤征

羲和尸官慢天也葛伯不祀亡祖也至於勤六師之誅興鄭國之伐古之聖人其敬天尊祖也至矣故王制天子巡守其削絀諸侯必先於不敬不孝

惟元祀十有二月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者太甲之元年十有二月者建子之月蓋湯之崩必以前年之十二月也殷練而祔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祔湯於廟也（祔者新死者祔於先祖廟祭而定日）若祔而後嗣子即位故成之為君而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王也若自桐歸亳以三祀之十二月者則適當其時而非有所取爾

即位者即先君之位也未祔則事死如生位猶先君之位也故祔廟而後嗣子即位殷練而祔即位必在期年之後周卒哭而祔故踰年斯即位矣（如昔成公以八月薨十二月葬公以明年正月即位）有不待葬而即位如魯之文公成公者其禮之未失乎三年喪畢而後踐天子位舜也禹也練而祔祔而即位殷也踰年正月即位周也世變愈下而柩前即位為後代之通禮矣

西伯戡黎

以關中并天下者必先於得河東秦取三晉而後滅燕齊苻氏取晉陽而後滅燕宇文氏取晉陽而後滅齊故西伯戡黎而殷人恐矣

少師

古之官有職異而名同者太師少師是也比干之為少師周官所謂三孤也論語之少師陽則樂官之佐而周禮謂之小師者也故史記言紂之將亡其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而後儒之傳誤以為微子也（周本紀漢書古今人表亦有大師疵少師彊）

殷紂之所以亡

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弛而上之令不能行於下未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紂之為君沈湎於酒而逞一時之威至於刳孕斮脛蓋齊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為盤庚之書則卿大夫不從君令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於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史記燕王喜遺樂間書曰紂之時民志不入獄囚自出）即以中主守之猶不能保而況以紂之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文宣之惡未必減於紂而齊以強高緯之惡未必甚於文宣而齊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餘紀綱粗立而又有楊愔輩為之佐主昏於上而政清於下也至高緯而國法蕩然矣

敎守文得而取之然則論紂之亡武之興而謂以至仁伐至不仁者偏辭也未得爲窮源之論也

武王伐紂

武王伐商殺紂而立其子武庚宗廟不毁社稷不遷時殷未嘗亡也所以異乎曩日者不朝諸侯不有天下而已故書序言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言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荀子言周公殺管叔虛殷國上虛讀爲墟謂殺武庚遷殷頑民於雒邑並郭叢爲墟也）是則殷之亡其天下也在紂之自燔而亡其國也在武庚之見殺蓋武庚之存殷者猶十有餘年使武庚不叛則殷其不黜矣

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國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封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蔡仲之命曰乃致辟管叔於商武庚未誅猶謂之商）武王無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孫所以異乎後世之篡弒其君者於此可見矣及武庚旣畔乃命微子啓代殷而必於宋焉謂大火之祀商人是因非遷其地也是以知古聖王之征誅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國誅其君弔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高誘淮南子曰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武王豈不知商之臣民其不願爲周者皆故都之人公族世家之所萃流風善政之所存一有不靖易爲搖動而必以封其遺胤蓋不以畔逆疑其子孫而明告萬世以取天下者無滅國之義也故宋公朝周則曰臣也周人待之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侯服於

周也自其國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於其初也平王以下去微子之世遠矣而曰孝惠娶於商（左氏哀二十四年傳）曰天之棄商久矣（僖二十二年傳）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哀九年傳）吾是以知宋之得爲商也（國語吳王夫差闕爲深溝通於商魯之閒莊子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韓非子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商太宰使少庶子之也逸周書王會篇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鄭氏注曰商宋詩也）蓋自武庚誅而宋復封於是商人曉然知武王周公之心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無復有怨懟不平之意與後世之人主一戰取人之國而毁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異矣（樂記曰投殷之後於宋此本之呂氏春秋乃秦時人之妄言以武王下車即封微子更誤）

或曰遷殷頑民於雒邑何與曰以頑民爲商俗靡靡之民者先儒解誤也蓋古先王之用兵也不殺而待人也仁東征之役其誅者事主一人武庚而已謀主一人管叔而已下此而囚下此而降下此而遷而所謂頑民者皆畔逆之徒也無連坐並誅之法而又不可以復置之殷都是不得不遷而又原其心不忍棄之四裔故於雒邑又不忍斥言其畔故止曰殷頑民其與乎畔而遷者大抵皆商之世臣大族而其不與乎畔而留於殷者如祝佗所謂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是也非盡一國而遷之也或曰何以知其爲畔黨也曰以召公之言讎民知之不畔何以言讎非敵百姓也古聖王無與一國爲讎者也

遠國書之言固未可盡信然紂之自焚亦未見明文存

上古以來無殺君之事湯之於桀也放之而已使紂不自焚武王未必不以湯之所以待桀者待紂紂而自焚也此武王之不幸也當時八百諸侯雖並有除殘之志然一聞其君之見殺則天下之人亦且恫疑震駭而不能無歸過於武王此伯夷所以斥言其暴也及其反商之政封殷之後人而無利於其土地天下於是知武王之兵非得已也然後乃安於紂之亡而不以爲周師之過故箕子之歌怨狡童而已無餘恨焉非伯夷親而箕子疏也非武王始暴而終仁也其時異也

多士之書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亡國之民而號之商王士新朝之士而自稱我小國以天下爲公而不沒其舊日之名分殷人以此中心悅而誠服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其始基之矣

泰誓

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讎之豈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晉閒人之僞撰者邪蔡氏曰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一人之口又引吳氏言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者也見及此而特以世家之譽不敢直言其僞耶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伐君大事而託之乎夢其誣甚矣殆即呂氏春秋載夷齊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衆者也左傳昭七年萇弘之言曰紂有此武王所用也是當時已有此語

孟子引書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後儒雖曲爲之說而不可通矣

泰誓曰下文有嚴今之旨爲莫得存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凡百姓之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皆我一人之責今我當順民心以誅無道也蔡氏謂民皆有責於我似爲紂曲

王朝步自周

武成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畢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不敢乘車而步出國門敬之至也孔氏曰豐文王廟所在周氏以爲出廟入廟皆行也今按書言步自周不言步自廟也疑以爲步行不乘車輦又太妄

後之人君驕恣惰佚於是有輦而行國中坐而見羣臣非先王之制矣皇帝輦出房見於漢書故論者謂乃秦制也呂氏春秋出則以輿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枚乘七發本此作蹷痿之機宋呂大防言前代人主在宮禁之中亦乘輿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前殿此勤身之法也周煇清波雜志

太祖實錄吳元年上以諸子年長宜習勤勞使不驕惰命內侍製麻屨行縢每出城稍遠則馬行其二步趨其一至崇禎帝亦嘗步禱南郊嗚呼皇祖之訓遠矣

大王王季

小戴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大傳言武王於牧之野既事而退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二說不同今按武成言丁未祀于周廟而其告庶邦冢君稱大王王季金縢之冊祝曰若爾三王是武王之時已追王大王王季而中庸之言未爲得也緜之詩上稱古公亶父下稱文王是古公未上尊號之先文已稱王而大傳之言未爲得也仁山金氏曰武王舉兵之日已稱王矣故類於上帝行天子之禮而稱有道曾孫周王發必非史臣追書之辭後之儒者乃嫌聖人之事而文之非也然文王之王與大王王季之王自不同時而追王大王王季必不在周公踐阼之後既武王未克商先已追尊文王史記伯夷傳亦作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

彝倫

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謂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倫而已能盡其性以至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彝倫敘矣

龜從筮從

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卜筮並用而終以龜爲主周禮簭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注當用卜者先簭之即事有漸也於簭之凶則止不卜然而洪範有龜從簭逆者則知古人固不拘乎此也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故傳曰筮短龜長左傳晉獻公將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注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曲禮正義曰凡物初生則有象去初既近且包羅萬形故爲長數是終末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以爲短也自漢以下文帝代來猶有大橫之兆藝文志有龜書五十二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而後則無聞唐之李華遂有廢龜之論矣唐書

周公居東

主少國疑周公又出居於外而上下安寧無腹心之患者二公之力也武王之誓衆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於此見之矣荀子曰二公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

福祿與周公齊

微子之命

微子之於周蓋受國而不受爵受國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爲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孔氏書傳曰微畿內國名子爵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衍之稱其兄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何猶微子之心也至於衍之子稽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嗚呼吾於洪範之書言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舊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奪人之所守也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迹於天下矣

酒誥

酒爲天之降命亦爲天之降威紂以酗酒而亡文王以不

腆於酒而與興亡之幾其原皆在於游則所以保天命而畏天威者後人不可不謹矣

召誥

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營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於洛凡十有四日師行日三十里故武王伐紂癸巳自周戊午師渡孟津凡二十有五日漢書以爲三十一日誤

元子

微子之命以微子爲殷王元子召誥則又以紂爲元子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又曰有王雖小元子哉人君謂之天子故仁人之事天如事親

其稽我古人之德

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武王之誥康叔既祇遹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耇成人又別求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戒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後進之以稽謀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學古入官曰不學牆面予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學古而欲稽天豈非不耕而求穫乎

節性

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此性善之說所自出也節性惟日其邁此性相近之說所自出也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

人主坐明堂而臨九牧不但察羣心之向背亦當知四國之忠姦故嘉禾同穎美侯服之宣風底貢厥獒戒明王之慎德所謂敬識百辟享也昔者唐明皇之致理也受張相千秋之鏡聽元生于蔦之歌亦能以謇諤爲珠璣以仁賢爲器幣及乎王心一蕩佞諛日崇開廣運之潭致江南之錢廣陵銅器京口綾衫錦纜牙檣彌亘數里靚妝鮮服和者百人乃未幾而薊門之亂作矣然則韋堅王鉷之徒剝民以奉其君者皆不役志于享者也易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若明皇者豈非享多儀而民曰不享者哉

惟爾王家我適

朝覲者不之殷而之周訟獄者不之殷而之周於是周爲天子而殷爲侯服矣此之謂惟爾王家我適

王來自奄

多方之誥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云云多士曰昔朕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錯其篇第耳元儒王柏論亦同此但更詳太多未敢信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誅而懼逐與淮夷徐戎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伐奄成王時事上言相武王因誅紂而連言之耳既克而成王踐奄益行巡狩之事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是也多方篇云周公曰王若曰是周公尚未還政而王已踐奄矣孔傳以爲奄再叛者拘於篇之先後而強爲之說[illegible]

建官惟百

成王作周官之書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者時代不遠其多寡何若此之懸絕哉且天下之事一職之微至於委吏乘田亦不可闕而謂二帝之世遂能以百官該內外之務吾不敢信也孔之傳注亦第以為因時制宜而莫詳其實吾以為唐虞之官不止於百而其在所命之者二十有二人其餘九官之佐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之倫暨侍御僕從以至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以名達於天子者不滿百人而已其他則羣王之命所謂僕簡乃僚而天子不親其職者也故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夏商之世法日詳而人主之職日侵於下其命於天子者多故倍也說於

立政之書內至於亞旅外至於表臣百司而夷微盧烝三亳阪尹之官又虞夏之所未有周可知矣杜氏通典言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惟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補歷代因而不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倖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寖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擇而北齊以後劉炫對牛弘以為大小之官悉由吏部

此政之所以日繁而況既濟之議欲令六品以下及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唐書百官志貞觀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後之人見周禮一書設官之多職事之密以為周之所以致太平者如此而不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之外文王罔攸兼也然則周之制雖詳而意猶不異於唐虞矣求治之君其可以天子而預銓曹之事哉

司空

司空孔傳謂主國空土以居民未必然顏師古曰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為穴以居人也(見漢書百官公卿表此語必有所本)易傳云上古穴居而野處詩云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今河東之人尚多有穴居者(今人謂窯即古陶字老子言遊虛空盧室卿令人所)

洪水之後莫急於奠民居故伯禹作司空為九宮之首(謂禹也)

顧命

顧命之篇見成王初喪之際康王與其羣臣皆吉服而無哀痛之辭以召公畢公之賢反不及子產叔向誠為可疑此四讀之知其中有脫簡而狄設黼扆綴衣以下即當屬之康王之誥(伏生本以合為一篇)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諸侯之事也古之人君於即位之禮重矣故即位於廟受命於先王祭畢而朝羣臣而禮成見然後成之為君春秋之於魯公即位

此論尤明足

觀喪之十○如知當十二月奏
竟書當據情是謂文如何就是天下可以無書予
此三字為重論甚爲

則書不即位則不書蓋有遭時之變而不行此禮如莊閔僖三公者矣康王當太平之時為繼體之主而史錄其遺命訓告以為一代之大法此書之所以傳也記曰未沒喪不稱君而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祔而今曰諸侯出廟門俟是已祔之後也記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因其中有脫簡而後之說書者並以繫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生後儒之論天下不思從崩七日之間諸侯何由而畢至乎蔡氏亦知其不通以為疑之諸侯問或曰易吉可乎曰此周公所制之禮也以宗廟為重而不敢凶服以接乎神釋三年之喪以盡斯須之敬此義之所在而天子之守與士庶不同者也而書有之矣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豈以喪服而入廟哉漢書孝文紀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於高廟蓋從此禮傳賢之世天下可以無君故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傳子之世天下不可無君故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自狄設黼扆綴衣以下皆陳之朝者也設四席者則羣臣聽政事養國老燕親屬皆新天子之所有事而非事亡之說也自王麻冕黼裳以下皆廟中之事也自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則康王臨朝之事也

周之末世固有不待葬而先見廟者矣左傳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王崩于榮錡氏五月庚辰見王六月丁巳葬景王其曰見王者見王子猛於先王之廟也不待期而見王猛不待期而葬景王則以子朝之爭國也然不言即位但曰見王而已孰謂成康無事之時而行此變禮哉

書之脫簡多矣知武成之簡蔡氏以為尚有闕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則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並詳其日月而王不書金氏以為其間必有闕文蓋伏生老而忘之耳然則顧命之脫簡又何疑哉孔子有言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余於顧命敢引之以斷千載之疑

矯虔

說文矯從矢揉箭也故有用力之義漢書孝武紀注引韋昭曰詐稱為矯強取為虔周禮注以詐用法曰矯

罔中于行以覆詛盟

國亂無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見理於是不得不愬之於神而詛盟之事起矣蘇公遇暴公之讒則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屈原遭子蘭之讒則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聽直至於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來於人間者亦或著其靈爽於是賞罰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鈇常不如其畏鬼責矣乃世之君子猶有所取焉以輔王政之窮今日所傳地獄之說感應之書皆苗民詛盟之餘習也明明棐常鰥寡無蓋則王政行於上而人自不復有求於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謂

絕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

文侯之命

竹書紀年：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盤（古服字與盤字相似而誤）為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十年，王師伐申。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周，弒王及王子伯盤。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平王元年，王東徙雒邑。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之辭曰：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杜氏以攜王為伯服，蓋失之不攷。）然則文侯之命，報其立己之功，而望之以殺攜王之效也。鄭公子蘭之從晉文公而東也，請無與圍鄭，晉人許之。今平王既立於申，自申遷於雒邑，而復使周人為之戍申，（竹書紀年：平王二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戍申。）則申侯之伐，幽王之弒，不可謂非出於平王之志者矣。當日諸侯但知其冢嗣為當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弒為可誅。虢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見乎此也。自文侯用師，替攜王以除其偪，而平王之位定矣。後之人徒以成敗論，而不察其故，遂謂平王能繼文武之緒，而惜其棄岐豐七百里之地，豈謂能得當日之情者哉！心乎生於二百年之後，蓋有所不忍言，而錄文侯之命於書，錄揚之水之篇於詩，其旨微矣。（葛藟詩序謂平王棄其九族，似亦未可盡非。[illegible]平王申侯與幽王[illegible]下[illegible]古今）傳言平王東遷，蓋周之臣子美其名爾，綜其實不然。凡言遷者，自彼而之此之辭，盤庚遷于殷是也。幽王之亡，宗廟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蕩然皆盡，鎬京之地已為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東保於雒，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而又有攜王與之頡頏，並為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興哉！（如東晉元帝，不可謂之遷於建康。）

秦誓

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詩，故錄秦詩。述而不作也。謂夫子逆知天下之將并於秦而存之者，（說子）小之乎知聖人矣。秦穆公之賢，僅霸西戎，未嘗為中國盟主，無論齊桓晉文，即亦不敢望楚之靈王、吳之夫差合諸侯而制天下之柄。春秋以後，秦益中衰，[illegible]曰秦之興始於孝公之用商鞅，成於惠王之取巴蜀，蠶食六國并吞，[illegible]厥戰國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其去夫子之卒也久矣。（自穆公之卒以至始皇并六國[illegible]）夫子惡知周之必并於秦？設若所云後世男子自稱秦始皇，入我房，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者，近於圖讖[illegible]志之流，非所以言孔子矣。甘誓，天子之事也；胤征，諸侯之事也；而並存之，見諸侯之事可以繼天子也。費誓、秦誓之存，猶是也。

古文尚書

漢時尚書今文與古文為二，而古文又自有二。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

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序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又曰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歐陽生字和伯史失其名夏侯勝從兄子建皆傳伏生尚書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內泰誓非伏生所傳師古并言之詳見下此今文與古文爲二也又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師古曰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更得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

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志自云此所述者本之劉歆七略不知中古文即安國所獻不及王莽末遭赤眉之亂焚燒無餘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言此爲最多者明張霸加之以百二篇爲僞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傳末又言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而後漢書十四博士無之蓋光武時廢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言劉歆者哀帝時歆移書太常博士欲立此諸家之學故也又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或分析之或合之又采左氏傳書序

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此又孔氏古文與張霸之書爲二也後漢書儒林傳曰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賈逵傳肅宗好古文尚書詔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又曰建初中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然則孔僖所受之安國者竟無其傳而杜林賈逵馬融鄭玄則不見安國之傳而爲之作訓作傳作注解此則孔鄭之學又當爲二而無所攷矣劉陶傳曰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

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言今文參古用文之中漢末之亂無傳若馬融注古文尚書十一卷鄭玄注古文尚書九卷則見於舊唐書藝文志又有王肅范甯李顒姜道成注古文尚書新唐書作姜道盛開元之時尚有其書而未嘗亡也按陸氏釋文言馬鄭所注二十九篇則亦不過伏生所傳之二十八篇一堯典并舜典以爲一篇二皐陶謨并益稷爲一篇三禹貢四甘誓五湯誓六盤庚七高宗肜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康王之誥爲一篇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費誓二十八秦誓而泰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爲二十九後漢儒林傳云伏生所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伏生所得後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云[illegible]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illegible]

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者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且非今之泰誓有白魚入於王舟等語董仲舒對策引之其所謂得多十六篇者不與其間也隋書經籍志曰馬融鄭玄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子舊書自餘絕無所說正義曰鄭氏書於伏生所傳之外增益二十四篇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一篇為一卷九共九篇合為一卷通十六卷以合於漢藝文志得多十六篇之數此即張霸之徒所作僞書也與舊唐書所載卷數不同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上之正義引晉書云太保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遂上其書又云其書亡失舜典一篇此書東京以下諸儒皆不曾見鄭玄注禮記孝經論國語杜

預注左氏趙岐注孟子引此書者皆云逸書乃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以合於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僞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誥各自為篇則為今之五十八篇矣其舜典亡闕取王肅本慎徽以下之傳續之陸氏釋文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齊明帝建武四年有姚方興者於大航頭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獻之朝議咸以為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異之劉炫遂以列諸本第然則今之尚書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於

梅賾舜典二十八字之出於姚方興又合而一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今日而益驗之矣

竊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而堯典亦夏書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而謂之堯典則序之別為舜典者非矣左氏傳莊公八年引皋陶邁種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兩引念茲在茲二十六年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公六年引允出茲在茲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國語周內史過引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而皆謂之夏書則後之目為虞書者贅矣正義言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何

則記此書者必出於夏之史臣雖傳之自唐而潤色成文不無待於後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為言明非當日之記也世史三聖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記二帝之事不謂之夏書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記二帝之事則言堯可以見舜不若後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紀而後為全書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承上文皋陶所陳一時之言也王出在應門之內承上文諸侯出廟門俟一時之事也序分為兩篇者妄也

書序

益都孫寶侗仲愚謂書序為後人偽作逸書之名亦多不

典王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弘其言魯也曰命以伯
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
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之命康誥
唐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書
亡為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
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序命以
伯禽為書名伯禽之命尤為切當今錄其說

正義曰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大常蓼
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
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今攷
傳記引書並無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則此篇名亦未可
盡信也

豐熙僞尚書

五經得於秦火之餘其中固不能無錯誤學者不幸而生
乎二千餘載之後信古而闕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說經者
莫病乎好異以其說之異於人而不足以取信於是舍本
經之訓詁而求之諸子百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代之
文而求之遠古又不足則舍中國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
如豐熙之古書世本尤可怪焉（鄞人言出其子坊僞撰又有子貢詩傳後儒多往惑）
之曰箕子朝鮮本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至
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曰徐市倭國本者徐市為秦博士
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僊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
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慶
之以藏於家按宋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
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蓋昔時已有是說而葉少蘊固已
疑之夫詩人寄興之辭豈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於
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
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宋咸平中日本僧奝然以鄭康成注孝經來獻不言有尚書）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
微子止則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亦盡同於伏生孔安國
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洪範
皆謂之商書（文公五年引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成公六年引三人占從二人襄公三年引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正義曰箕子商人所說故謂之商書）而不知王者原人之稱十有三祀
周史之記不得為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山道水移於九
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經後緯之義也（孔安國傳導岍及岐[illegible]治山川首尾所在是自漢以來相傳其文史記夏本紀亦先九州而後導山導水）五子之歌為人
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鴻
都不經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
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攷而妄言之也（五子之歌乃孔氏古文東晉書[illegible]左傳成公十六年引怨豈在明不見是圖[illegible]哀公六年引惟彼陶唐有此冀方[illegible]國語單襄公引關石和鈞王府則有[illegible]亦以為逸書）夫天子
失官學在四裔使果有殘編斷簡可以裨經文而助聖道
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無益於經而徒
為異以惑人則其於學也亦謂之異端而已愚因歎夫昔

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間，猶不敢輒改。故元行沖奉明皇之旨，用魏徵所注類禮，撰為疏義，成書上進，而為張說所駁，謂章句隔絕，有乖舊本，竟不得立於學官。夫禮記二戴所錄，非夫子所刪，況其篇目之次，元無深義，而魏徵所注，則又本之孫炎。（炎字叔然，漢末人。）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詔旨，而不能奪經生之所守。蓋唐人之於經傳，其嚴也如此。故啖助之於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而史氏猶譏其一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辭為助，所階乃近代之人。其於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無先儒為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游所致慨於宋人。（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illegible]至謂洪範非箕子之作[illegible]）今且彌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嗚呼！此學者所宜深戒，而豐熙之徒又不足論也。（近有謂得朝鮮本尚書於洪範八政之末多五十二字者。按元王惲中堂事記：中統二年，高麗世子植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答曰：與中國不殊。是知此五十二字者亦偽撰也。）

漢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二篇，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詔存其書。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而偽逸書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之語，莽遂依之以稱居攝。是知惑世誣民，乃犯上作亂之漸。大學之教，禁於未發，其必先之矣。

卷之二

日知錄卷之三

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

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詩譜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豳，而亦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正義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今按以變雅而被之於樂，如齊景公使大師歌不音之奏豈是也。）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但據程大昌之辨，則二南自謂之南，而別立正風之目者非。（大昌字泰之，孝宗時人，著詩論一十七篇，亦仔當日或未見。）

四詩

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豳謂之豳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說見周禮籥章）而非風也。南豳雅頌為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此

詩之本序也[illegible]言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即謂自邶至曹十二國為風無害

孔子刪詩

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季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正以二者之並陳故可以觀可以聽世非二帝時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化被於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詩尚存而入夫子之刪必將存南音以繫文王之風存北音以繫紂之風而不容於沒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刪志淫風也叔于田為譽段之辭揚之水椒聊為從

沃之語夫子不刪著亂本也淫奔之詩錄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亟錄之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雞鳴相警以勤生也出其東門不慕乎色也衡門不願外也選其辭比其音去其煩且濫者此夫子之所謂刪也後之拘儒不達此旨乃謂淫奔之作不當錄於聖人之經是何異唐太子弘謂商臣弒君不當載於春秋之策乎舊唐書高宗諸子傳　黃氏日鈔云國風之用於燕享者惟二南而列國之風未嘗被之樂也夫子之所言正者雅頌而未及乎風也桑中之明言淫奔東萊呂氏乃為之諱而指為雅音失之矣真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選詩一掃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為宗不得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

詩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何以異乎唐詩山有樞之篇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蓋亦邶詩雄雉于飛之義牽牛織女意仿大東兔絲女蘿情同車舝十九作中無甚優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為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芟落使徐庾不得為人陳隋不得為代無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

何彼穠矣

山堂考索載林氏曰二南之詩雖大概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據何彼穠矣之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攷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

何洪氏容齋隨筆以春秋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王姬歸于齊莊公十一年當莊王之十[illegible]二者必居一於此矣此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乃以平為平正之王齊為齊一之侯與書言寧王同義此妄也[illegible]據詩人欲言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美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

之耶胡不肅雝乎是譏之也按此說姬王女平王孫則是其曰刺詩於義未允蓋詩自邶鄘以訖於檜曹皆太師之所陳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詩則用之為燕樂用之為鄉樂用之為射樂用之為房中樂而鼓鍾之卒章所謂以雅以南春秋傳所謂象箾南籥文王世子所謂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南之遺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且自平王之東周德日以衰矣黍禾之取繡葛之職幾無以令於兄弟之國且莊王之世齊衛晉鄭日以多故於是王姬下嫁以樹援於強大之齊尋盟府之墜言繼昏姻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時猶能循周之舊典而容色之盛禮節之備有可取焉聖人安得不錄

之以示興周道於東方之意焉（春秋襄十五年書劉夏逆王后于齊亦此意）東周以後之詩得附二南者此一篇而已後之儒者乃疑之而為是紛紛之說是烏知聖人之意哉或曰詩之所言但稱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婦有四德而容其一也言其容則德可知矣（說苑引書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婦人之所以姣好也）故碩人之詩美其君夫人者至無所不極其形容而野麕之貞亦云有女如玉即唐人為妃主碑文亦多有譽其姿色者（氏共漢蔡邕郭輔碑稱有四男三女咸高賢姣姝漢魏人作已如此）豈若宋代以下之人以此為諱而不道乎夫婦人倫之本昏姻王道之大下嫁於齊甥舅之國太公之後先王以周禮治諸侯之本也詩之得附於南者以此舍是則東周以後事無可稱而民間之為刺皆屬之王風矣況二南之與民風其必自別豈王之世未嘗無雅則平王以下豈遂無南或者此詩之舊附於南而夫子不刪要亦不異乎稱者之說也

何彼穠矣以莊王之事而附於召南其與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於書一也

邶鄘衛

邶鄘衛本三監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統於衛矣采詩者猶存其舊名謂之邶鄘衛（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於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鄘衛者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為邶某篇為鄘某篇為衛分

而為三者漢儒之誤以此詩之簡帙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舊也（[illegible]今詩之次序多出於漢[illegible]）考之左氏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之言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為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衛是知累言之則曰邶鄘衛專言之則曰衛一也猶之言殷商言荊楚云爾意者西周之時故有邶鄘之詩及幽王之亡而軼之而大師之職猶不敢廢其名乎然名雖舊而辭則今矣（若漢書言譔邶鄘之民於雒邑則成王之世已無邶鄘）

邶鄘之亡久矣，故大師但有其名，而三國同風，無非衛人之作。檜(左傳作鄶)之亡未久，而詩尚存，故別於鄭而各自為風。匪風之篇，其西周未亡之日乎。(曰誰將西歸，是鄶未亡作，故鄭氏譜以為當夷王厲王之時。蘇氏以檜詩皆為鄭作，非也。)

邶鄘衛三國也，非三監也。殷之時，邦畿千里，周則分之為三國。今其相距不過百餘里，如地理志所言，於百里之間而立此三監，又并武庚而為一監，皆非也。宋陳傅良(止齋集)、黃文叔(書)以為自荊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其終地廣，不得為邶鄘衛也。

黎許二國

許無風，而載馳之詩錄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錄於邶。聖人闡幽之旨，興滅之心也。

諸姑伯姊

泉水之詩，其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言之來嫁而為姪娣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長幼序之昭穆，則不可知也。故有諸姑伯姊之稱，猶禮之言伯父伯兄也。貴為小君而能謙以下其眾妾，此所謂其君之袂不如其娣者矣。

王事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子展曰：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

東西列國之詩未亡也，而春秋所錄則東西列國之事……

事。其國之事謂之政事。

朝隮于西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朱子引周禮十煇注，以隮為虹，是也。詩人以其不終朝而雨止，則未然。諺曰：東虹晴，西虹雨。(其雨者蓋雨也)虹蜺雜亂之交，無論雨晴，而皆非天地之正氣。楚襄王登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所謂朝雲者也。

王

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而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王非列國，大師之本名。馬永卿述元城劉先生之言，亦謂邶鄘衛本商之畿內，故序王之上。)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

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大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儕於列國，而為之說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皆范甯春秋穀梁傳序)誤矣。

自幽王以上，大師所陳之詩亡矣。春秋時，君卿大夫之賦詩，無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見也。是故詩無正風。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何彼襛矣為平王以後之詩)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

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頌則固未嘗亡也

日之夕矣

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當歸之時也至是而不歸如之何勿思也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來則其婦思之矣朝出而晚歸則其母望之矣(列女傳)夜居於外則其友弔之矣(禮記)於文日夕為退(說文)是以樽罍無卜夜之賓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曾子問)至於酒德衰而酣身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矣

大車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民免而無恥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有恥且格也

鄭

自邶至曹皆周初大師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為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也

楚吳諸國無詩

吳楚之無詩以其僭王而刪之與非也太師之本無也楚之先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而周無分器(左氏昭公十二年傳)岐陽之盟楚為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而不與盟(晉語)是亦無詩之可采矣況於吳自壽夢以前未通中國者乎滕薛之無詩微也若乃虢鄶皆為鄭滅而虢獨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爾

豳

自周南至豳統謂之國風此先儒之誤程泰之辨之詳矣豳詩不屬於國風周世之國無豳此非大師所采周公追王業之始作為七月之詩兼雅頌之聲而用之祈報之事周禮籥章逆暑迎寒則龡豳詩祈年於田祖則龡豳雅祭蜡則龡豳頌雪山王氏曰此一詩而三用也([illegible])鴟鴞以下或周公之作或為周公而作則皆附於豳焉雖不以合樂然與二南同為有周盛時之詩非東周以後列國之風也故他無可附

言私其豵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先私而後公也自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為之禁非惟弗禁且

役而恤之建國親侯胙之以氏畫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為王政也至於當官之訓則曰以公滅私然而祿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無將母之嗟室人之謫又所以恤其私也此義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無私此後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訓矣

○承筐是將

君子不親貨賄束帛戔戔實諸筐篚非惟盡飾之道亦所以遠財而養恥也萬曆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猶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閽人之手今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話無非此物衣冠而為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遺金而對管寧倚被囊而酬溫嶠曾無媿色了不關情固其宜也然則先王制為筐篚之文者豈非禁於未然之前而示人以遠財之義者乎以此坊民民猶輕禮而重貨

○罄無不宜

罄無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孫宜民人也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偽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膚之族則高后崇降弗祥有壽張為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龎商樸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矣然則祈天永命之實必在於觀民而斲雕為樸其道何由則必以厚生為本

羣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質矣兼百官與庶人而言猶曰人之生也直也

○小人所腓

小人所腓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見司馬法輕車而動如足之腓也傳曰腓辟也箋曰腓當作芘[illegible]步乘相資短長相衛行止相扶此所以為節制之師也繻葛之戰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卒不隨車遇闕卽補斯已異矣[illegible]

[illegible]請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illegible]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專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地而後可用也步不當騎於是趙武靈王為變服騎射之令而後世因之所以取勝於敵者益在於騎而一敗塗地亦無以自保然後知車戰之為謀遠矣

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車戰之時未有斬首至於累萬者車戰廢而首功興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於多殺也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不亦宜乎

米沈括對神宗言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

變雅

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宣王中興之作何以為變雅乎采芑傳曰言周室之强車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劣矣（正義曰名生於不足）觀夫鹿鳴以下諸篇其於君臣兄弟朋友之閒無不曲當而未嘗有夸大之辭大雅之稱文武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過曰會朝清明而止然則宣王之詩不有侈於前人者乎（如韓奕之篇亦侈）一傳而周遂亡嗚呼此太子晉所以謂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固不待沔水之憂祈父之刺而後見之也

大原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為今太原陽曲縣者始於朱子（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並云）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大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爾（唐書原州平涼郡廣德元年沒吐蕃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臺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元和三年又徙治臨涇大中三年收復隴歸治平高）詩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大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大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為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又按漢書賈捐之言秦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大原而天下潰畔亦是平涼而非晉陽也（漢武帝始開朔方故秦但有隴西北地上郡而止若晉陽之太原則其北有雁門雲中太原不得言不過也）若書禹貢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則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大原為周之大原乎（司馬相如上林賦布濩閎澤延曼太原既着東平賦長風振厲進條太原高平曰原蓋古人之通稱）也

吾讀竹書紀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禍也蓋始於穆王之征犬戎六師西指無不率服於是遷戎於太原（十七年）以黷武之兵而為徙戎之事懿孝之世戎患屢征至厲王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則是昔日所內徙者今為寇而征之也宣王之世雖號中興三十三年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三十九年伐姜戎戰於千畝王師敗逋四十年料民於太原其與後漢西羌之叛大略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後漢書西羌傳亦用此以為周衰中葉蓋不攻之言）嚴允於是關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間而陝東之申侯至與之結盟而入寇（自遷戎至此一百七十八年則孝懿晉而夷方熾至今）蓋宣王之世其患

如漢之光武也幽王之亡其患如晉之懷帝也戎之所由來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褒姒之譖皆適會其時者也然則宣王之功計亦不過唐之宣宗而周人之美宣亦猶魯人之頌僖也事劣而文侈矣書不盡言是以論其世也如毛公者豈非獨見其情於意言之表者哉竹書紀年自其初以後多內伐外侵亦必有所懲其亂則有所資者爲之助

○莠言自口

莠言穢言也若鄭享趙孟而伯有賦鶉奔之詩是也君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御侮之態不及於小人謔浪之辭不加於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媟慢宋玉登墻之見存于誠燭之歡遂乃告之君王傳之文字忘其穢論叙爲美談以至執女手之言發自臨喪之際原壤登木之歌宣於侍宴之餘於是搖頭而舞八風連臂而歌萬歲去人倫無君子而國命隨之矣臧孫紇見衛侯于郲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以糞土喻其言猶詩之莠言也

○皇父

王室方騷人心危懼皇父以柄國之大臣而營邑于向向方傳隱十一年解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在今濟源縣界於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隨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車馬者隨之而去矣蓋亦知西戎之已偪而王室之將傾也以鄭桓公之賢且寄孥於虢鄶則其時

之國勢可知然不顧君臣之義而先去以爲民望則皇父實爲之首昔晉之王衍見中原已亂乃說東海王越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謂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鄙夫之心亦千載而符合者乎

○握粟出卜

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皆無貨泉之文而問卜者亦用粟漢初猶然史記日者傳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孔氏曰私人皂隸之屬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故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左氏襄公十年傳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進而服官而周公之法盡矣候人而赤芾者是以亡不狩而縣貆是以僕賤妨賢小人加大古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譏其年穉尹氏之嫌刺其材瑣而已自古國家吏道雜而多端未有不趨於危亂者舉賢材慎名器豈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

○不醉反恥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所謂一國皆狂反以不狂者爲狂也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對紂之失日箕子非況中材以下有不尤而效之者乎卿士師師非度此商之所以亡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此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爲讎人役

也是以聖王重特立之人而遠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自此始

上天之載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者如之何亦曰儀刑文王而已其儀刑文王也如之何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而已

王欲玉女

民勞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爲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轉予于恤而呼祈父從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

也豈亦監謗之時疾威之下不敢指斥而爲是言乎然而亂君之國無治臣焉至於彼既爾謀讒我罹罪則又不獨王之愎諫矣

夸毗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釋訓曰夸毗體柔也後漢書崔駰傳注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天下惟體柔之人常足以遂民愛而召天禍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爲静以寡交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晉書夏侯湛傳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爲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爲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爲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爲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寖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且使鬱積於中則聰明塞於外彊毅果斷之心屈己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居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陟之典雖備而不行長慶集策羅點有云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己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己獨清則曰立異宋史本傳觀三子之言其於末俗之敝可謂懇切而詳盡矣至於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無變其俗必將使一國之人皆化爲巧言令色孔壬而後已然則喪亂之所從生豈不階於夸毗之輩乎樂天作胡旋女詩曰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圜轉是以屈原疾楚國之士謂之如脂如韋而孔子亦云吾未見剛者

流言以對

彊禦多懟即上章所云彊禦之臣也其心多所懟疾而獨窺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間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裴度之元勳而有坦腹小兒之誦所謂流言以對者也如此則寇賊生乎內而怨詛興乎下矣郤宛之難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所謂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宋本曰譌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也可不愼哉

申伯

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於周而吉甫作崧高之誦其孫

據水經則固有兩韓
國志方水韓百篇

女爲幽王后無罪見黜申侯乃與犬戎攻殺幽王（竹書紀年宣王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則宣王之末申侯已叛）乃未幾而爲楚所滅戍申之詩作焉當宣王之世周興而申以強當平王之世周衰而申以弱至莊王之世而申爲楚縣矣（左傳哀公十七年言楚文王縣申）二舅之於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師之告華亥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與女何有讀二詩者豈徒論二王之得失哉

德輶如毛

德輶如毛（鄭輶車箋之輕）言易舉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韓城

水經注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韓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晉書地形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按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爲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亦云濕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襄公封於北燕實爲司空王命以燕衆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即令召公爲司空掌邦土量地遠近興事任力亦當發民於近甸而已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爲築城者哉召伯營申亦曰因是謝人齊桓城邢不過宋曹二國而召誥庶殷攻位蔡氏以爲此遷洛之民無役紂都之理此皆經中明證（大全載朱子之言亦以此爲不可聽）況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又攷王符潛夫論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今以水經注爲定

按毛傳梁山韓城皆不言其地鄭氏箋乃云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左傳富辰言邘晉應韓武之穆也竹書紀年平王十四年晉人滅韓按左傳僖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卜右言及韓又曰寇深矣是韓在河東亦非今之韓城也故杜氏解但云韓晉地文公

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始得今韓城之地谷即韓非此也）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則鄭已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爲安而曰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今王肅以梁山爲涿郡方城縣之山而以燕爲燕國今於梁山則用鄭說於燕則用王說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並召公爲司空之說可謂甚難而實非矣又其追其貊鄭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貊（周禮）鄭志荅趙商云九貊即九夷也又秋官貉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而漢時所謂濊貊者皆在東北（史記貨殖傳燕東綰穢貊朝鮮真番之利漢書武帝紀注服虔曰穢貊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之南東窮於大海）因於箋末添二語云其後追也貊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此又可見康成之不自安而遷就其說也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陳法也古之善用師者能爲營而後能爲陳故曰師出以律又曰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管子霸國之謀且猶作內政以寄軍令使之耳目素習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動搖然後出而用之若決水於千仞之谿矣

不弔不祥

威儀之不類賢人之喪亡婦寺之專橫皆國之不祥而日月之眚山川之變鳥獸草木之妖其小者也傳曰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對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爲俗之不祥家語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勝殷得二俘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俘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一俘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呂氏春秋乃周畏畏嘆其壽長嘆有傳人書數箕子之言亦曰自念所遇見五六十年國俗民情舉如此矣不教不學之徒滿於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鄧析之流是豈待三川竭而悲岐山崩而憂漢哉書曰習與性成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誠時之士所以引領於哲王繫心於耇德也

駉

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而有駉牧之盛衛

簡狄吞卵非獨子長之說其來舊矣虞光公之說不可易[illegible]府

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而有騋牝三千之多然則古之馬政皆本於田功也吾未見廄有肥馬野有餓莩而能國者也

實始翦商

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從有翦商之事僖公之世距太王已六百餘年作詩之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爾猶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也猶康誥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後人追言之也張子曰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是君臣

玄鳥

讀經傳之文終商之世無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之雊雉惕於天之見妖而脩德者有二焉則知監於夏王之矯誣上天而慄慄危懼蓋湯之家法也簡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矯誣之甚乎毛氏傳曰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可以破史遷之謬矣

敷奏其勇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非大受之人驟而當天下之重任鮮不恐懼而失其守者此公孫丑所以有動心之問也升陑伐夏創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謂天錫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之謂乎

古四時未定宗廟樂之常頌之書也而孔子已不及見矣其主見作頌四篇則皆周人之名名之

湯武身之也學湯之勇者宜何如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近之矣

魯頌商頌

詩之次序猶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舊文述而不作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鄭氏曰僖公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然春秋列國卿大夫賦詩無及此四篇者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為頌是不然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為下不倍也春秋書公書郊禘亦同此義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今人以為聖人作書必有驚世絕俗之見此是以私心待聖人世人讀書如王介甫纔入貢院而一院之事

皆欲紛更[illegible]此最學者之大病也

列國之風何以無魯大師陳之固曰魯詩不謂之頌矣孔子魯人也從魯而謂之頌此如魯史之書公也然而泮水之文則固曰魯侯也

商何以在魯之後曰草廬吳氏嘗言之矣大師所職者皆當代之詩也商則先代之詩故次之周魯之後及采周書伊尹朝獻商書附於王會解之[illegible]後即其例也[illegible]

詩序

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厲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朱子曰月傳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渭陽秦康公為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十月之交有艷妻之云自是幽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為武而其三為賚其六為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為采

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

日知錄卷之三

魯之春秋

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左傳昭公二年）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周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孟子雖言詩亡然後春秋作然不應伯禽至孝公三百五十年全無紀載）自隱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脩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己意脩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

春秋闕疑之書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以聖人之明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豈難考歷布算以補其闕而夫子不敢也況於史文之誤而無從取正者乎況於列國之事得之傳聞不登於史策者乎左氏之書成之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可謂富矣而夫子當時未必見也史之所不書則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者且春秋魯國之史也即使歷聘之餘必聞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國之寶書增入本國之記注乎（成公十三年公會晉侯伐秦下正義曰經文依史官策書所無故經文遂闕也簡牘先有故傳文獨有也）若乃改葬惠公之類不書者舊史之所無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馬司城之不名者闕也（齊崔氏出奔衛去名而書族宋殺其大夫山去族而書宗疑皆前史之闕）鄭伯髠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實弒而書卒者傳聞不勝簡書是以從舊史之文也（邵氏曰礼以和卿和赴以弒則弒就而赴以卒其弒也傳聞不爾也傳聞不勝簡書是以書卒以待考也此之疑弒）左氏出於獲麟之後網羅浩博實夫子之所未見乃後之儒者似謂已有此書夫子據而筆削之即左氏之解經於所不合者亦多曲為之說而經生之論遂以聖人所不知為諱是以新說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學春秋之言皆郢書燕說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豈特告子張乎脩春秋之法亦不過此

春秋因魯史而脩者也左氏傳采列國之史而作者也故所書晉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於中國則以列國之史參之而一從周正自惠公以前則間用夏正其不出於一人明矣其謂贈仲子為子氏未薨平王崩為赴以庚戌（先壬戌十日）陳侯鮑卒為再赴似皆揣摩而為之說

三正

三正之名見於甘誓蘇氏以為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為正者其來尚矣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脩其禮物則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覲會同則用周之正朔其於本國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獨是晉為姬姓之國而用夏正則不可解（三正之所以異者疑古之分國各有所受故[illegible]）

舜典協時月正日節協此不齊之時月。杜預春秋後序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冢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今攷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爲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羅泌以爲傳據晉史經則周曆）與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正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爲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曆推之爲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晉人用夏正之見於傳者也

僖公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杜氏云文公定位而後告夫不告文公之入（傳曰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而告惠公之薨以上年之事爲今年之事新君入國之日反爲舊君即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經乃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蓋懷公遂人不來告）

隱公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傳作秋劉原父曰左氏日月與經不同者丘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參差不一往往而迷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攷宋用殷正則建酉之月周以爲冬宋以爲秋矣

桓公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作春劉原父曰傳所据者以夏正紀時也

文公十六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經在九月傳作七月

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爲周正則麥禾皆未熟四年秋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禾亦未熟莊云取者蓋交歲之終是可疑按傳中雜取三正多有錯誤左氏雖發其例於隱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間有失於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書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閏月

左氏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並是魯曆春秋時各國之曆亦自有不同者經特據魯曆書之耳（史記秦宣公享國十二年初志閏月然各國曆法不同之一證）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上年閏月（上有十二月）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傳在上年閏月（上有冬）皆魯失閏之證杜以爲從告非也

史記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則以魯曆爲周曆非也平王東遷以後周朔之不頒久矣故漢書律歷

志六曆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曆其於左氏之言失閏
皆謂魯曆蓋本劉歆之說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
得其度

王正月

廣川書跋載晉姜鼎銘曰惟王十月乙亥（集古錄博古圖載此鼎並作王九月）而論之曰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
正統今晉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
為法不獨魯也李夢陽言今人往往有得秦權者亦有王
正月字以是觀之春秋王正月必魯史本文也言王者所
以別於夏殷並無他義劉原父以王之一字為聖人新意
非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於此見之（博古圖載周仲偁父鼎銘曰隹王五月初吉丁亥齊侯鎛鐘銘曰隹王五月辰吉乃寅敢敦銘曰維王十月）

趙伯循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
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於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正
月

左氏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此古人釋經之辭後人辨之
累數百千言而未明者傳以一字蔽之矣
大行天子則雖建子而不敢謂之正武成惟一月壬辰是
也（一月周之正月言一之日）已為天子則謂之正而復加王以別
於夏殷春秋王正月是也

春秋時月並書

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見攷之尚書如泰誓十有二年
春大會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未穫言時則不言月伊訓惟
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
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朏多士
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
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則不言時（朱文公答林擇之亦作古文例不書時之說）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為編
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或疑夫子特筆是不然魯史既以春秋為名則當書時且如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不容二年書春元年乃不書春是知謂以時冠月出於夫子者非也）
建子之月而書春此周人謂之春矣後漢書陳寵傳曰天
正建子周以為春元熊朋來五經說曰陽生於子即為春
陰生於午即為秋此之謂天統

謂一為元

楊龜山答胡康侯書曰蒙錄示春秋第一段義所謂元者
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正心以正
其心其說似太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欲人君之正本也）三代正
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斗綱之端連貫
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
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為冬至其辰為丑三代各據一統
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周環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
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

之時惟夏爲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爲也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爲異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能改齋漫錄亦云若依夏時周月之說則正月二月須書冬而三月乃可書春矣）五代史漢本紀論曰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宋吳萊本此作改元論）其謂一爲元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徐無黨注曰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閒大呂

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言一不獨謂年爲元也呂伯恭春秋講義曰命日以元虞典也（書月正元日）命祀以元商訓也（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年紀日辰之首其謂之元蓋已久矣豈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說春秋者乃謂一爲元殆欲深求經旨而反淺之也

改月

三代改月之證見於白虎通所引尚書大傳之言甚明其言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王即正月）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

以三微之月也周以十一月爲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一月矣殷以十二月爲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二月矣夏以十三月爲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三月矣（其遇以十二月者承十二月而言曰正月也）胡氏引伊訓太甲十有二月之文以爲商人不改月之證與孔傳不合亦未有明據（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傳以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傳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未嘗以十二月爲歲首）胡氏又引秦人以亥爲正不改時月爲證則不然漢書高帝紀春正月注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即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叔孫通傳

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漢時尚以十月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illegible]）

天下

尚書之文但稱王春秋則曰天王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稱王故加天以別之也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二尊是也（[illegible]）

邾儀父

邾儀父之稱字者附庸之君無爵可稱若直書其名又非所以待鄰國之君也故字之（[illegible]）

辭命無爵可稱卑於子男而進於蠻夷之國郳犂來介葛盧書名與蕭叔朝
公杜解叔名非也同一例也左氏曰貴之公羊曰褒之非矣此亦史家常辭非舊史書邾克而夫子改之為儀父也
邾儀父稱字附庸之君也郳犂來來朝稱名下矣介葛盧
來不言朝又下矣白狄來略其君之名又下矣

仲子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惠
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文公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
成風之襚曰僖公成風者僖公之母成風也晉簡文帝母會稽王太妃鄭氏之稱簡文宣太后國學明教臧燾所謂繫子為稱兼明貴之所由者也穀梁傳曰母以子
氏注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為氏按文不得體君僖成衛文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

之妾也此說得之左氏以為桓公之母桓未立而以夫人
之禮尊其母又未薨而賵皆遠於人情不可信公羊亦以為桓公之
母孝公之妾繫於子穀之繫於子繫非於矣所以然者以有兩仲子孝公
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妾又一仲子左氏哀公二十四年傳周公及武公娶于薛
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而隱之夫人又是子氏二傳所聞不同故
有紛紛之說
此亦魯史原文蓋必有兩仲子不得不稱之曰惠公仲子
也考仲子之宮不言惠公者承上文而略其辭也
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如鄭武
公娶于申曰武姜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是也妾不得體君不得已而繫之子仲子繫惠公而不得
繫於孝公成風繫僖公而不得繫於莊公此所謂名不正
則言不順者矣

春秋十二公夫人之見於經者桓夫人文姜莊夫人哀姜
僖夫人聲姜宣夫人穆姜成夫人齊姜皆書薨書葬聲姜不書
成不書至文公成公不書生文夫人出姜不書薨葬隱夫人子氏書薨
不書葬昭夫人孟子變號諱言卒不書葬不稱夫人其妾母
之見於經者僖母成風宣母敬嬴襄母定姒昭母齊歸皆
書薨書葬稱夫人小君惟哀母定姒變薨言卒不稱夫人
小君其他若隱母聲子桓母仲子閔母叔姜皆不見於經
定母則經傳皆闕而所謂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也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穀梁傳夫人者隱公之

妻也左氏以為桓母公羊以為隱母並非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春秋之例葬君則書葬君之母則書葬妻則不書所以別
禮之輕重也隱見存而夫人薨故葬不書注謂隱弒賊不
討故不書者非

成風敬嬴

成風敬嬴定姒襄公四年齊歸之書夫人書小君何也邦人稱
之魯史書之夫子焉得而貶之在後世則秦芊氏漢薄氏
之稱太后也直書而失自見矣定姒定公十五年係作附定姒○書葬
而不書夫人小君哀未君也劉原父曰姒氏為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哀未成君故亦未得謂其母夫人耳孟子則并不書葬不成喪也

君氏卒

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例之從左氏爲是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繫之君以爲別猶仲子之繫惠公也若入子之鄉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也（公羊穀梁二傳作尹氏）或疑君氏之名別無所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蓋當時有此稱然則去其夫人即爲君氏矣（戰國齊有君王后）夫人子氏隱之妻嫡也故書薨君氏隱之母惠公之繼室妾也故書卒

不書葬者何春秋之初去西周未遠嫡妾之分尚嚴故仲子別宮而獻六羽所謂猶秉周禮者也僖公以後日以僭踰於經可見矣

滕子薛伯杞伯

滕侯之降而子也薛侯之降而伯也杞侯之降而伯而子也貶之乎（滕子來朝舊無說胡氏謂貶其朝桓）曰貶之者人之可也名之可也至於名盡之矣降其爵非所以貶也古之天下猶今也崔呈秀魏廣微天下之人無字之者言及之則名之名之者惡之也惡之則名之焉盡之矣若終其身爲太子少師降其尚書而爲侍郎郎中員外雖童子亦知其不可矣然則三國之降焉何沙隨程氏以爲是三國者皆微弱附於諸侯之政而自貶焉（孫明復以爲時王所黜伊川春秋傳同 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以春秋之世衛稱公矣及其末也貶而侯貶而君（史記衛世家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此著於史記而後人尚有不知者呂氏春秋備嗣君曰衛嗣君其號爲君）夫滕薛杞猶是也（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定公元年城成周宋仲幾曰滕薛郳吾役也則不但自貶且爲私屬矣）爲大國之故魯史因而書之也小國貧則滕薛杞降而稱伯稱子大國盛則齊世子光列於莒邾滕薛杞小邾之上（齊世子光序諸侯之下今在滕薛杞小邾之上襄公十年伐鄭會諸侯其五會並一年再會皆又在莒邾之上）時爲之也左氏謂以先至而進之亦託辭焉爾

闕文

桓公四年七年闕秋冬二時定公十四年闕冬一時（公羊成公十年闕冬十月昭公十年十二月無冬）僖公二十八年冬無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無月莊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無甲子桓公二年至元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有日而無事皆春秋之闕文後人之脫漏也（莊公二十二年夏五月無事而不書首月）杜氏釋例以爲斷簡穀梁有桓無王之說竊以爲夫子於篡弒之後而書公即位則桓之志見矣奚待去其王以爲貶邪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爲闕文也（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若曰以其錫桓而貶之則桓之立春秋已公之矣商臣而書楚子（文公九年）商人而書齊侯（文公十五年）五等之爵無所可貶貶亦及於天王邪

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姜宣公元年遂以夫

人姊姜至自齊不言氏此與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定公六年仲孫忌不言何同皆闕文也聖人之經不可易正大

邵國賢寶曰夏五魯史之闕文歟春秋之闕文歟如謂魯史之闕文者筆則筆削則削何獨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乎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推不誠伯高之心是不誠於後世也聖人豈為之哉不然則甲戌己丑叔彭生仲孫忌又何為者是故夏五春秋之闕文也非魯史之闕文也

紀子伯[illegible]郭公夏五之類傳經者之脫文耳謂為夫子之闕疑吾不信也[illegible]

夫人孫于齊

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之也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於是姜氏復稱夫人魯人復以小君待之忘父而與讎通也先孫後會其間復歸於魯而春秋不書為國諱也此夫子削之矣

劉原父曰左氏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謂魯人絕文姜不以為親乃中禮爾[illegible]然則母可絕乎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即位欲一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亦不迎而致也為其獲罪於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為宋姬不為不慈襄公不為不孝今文姜之罪大絕不為親何傷於義哉

詩序猶嫌刺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趙氏因之有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之說此皆禁之於末而不原其始者也夫文姜之反於魯必其與公之喪俱至其孫于齊為國論所不容而去者也[illegible]於此而遂絕之則臣子之義伸而異日之醜行不登於史策矣莊公年少當國之臣不能堅持大義使之復還於魯遂成君母之尊挾齊之強而恣雎淫佚遂至於不可制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左氏絕不為親一言深得聖人之意而魯人既不能行後儒復昧其義所謂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豈不信夫

公及齊人狩于禚

莊公四年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夫人享齊侯猶可書也公與齊侯狩不可書也故變文而曰齊人人之者讎之也杜氏以為微者失之矣

楚吳書君書大夫

春秋之於吳楚斤斤焉不欲以其名與之也楚之見於經也始於莊之十年曰荊而已二十三年於其來聘而人之也僖之元年始稱楚人四年盟于召陵始有大夫[illegible]二十八年復稱荊而不與其人也[illegible]二十一年會于盂始書楚子然使宜申來獻捷者楚子也二十八年而不書君圍宋者子玉也二十八年救衛者子玉戰

城濮者子玉也（僖二十八年）而不書帥聖人之意使之不得遂同於中夏也吳之見於經也始於成之七年曰吳而已襄之五年會于戚於其來聽諸侯之好而人之十年十四年復稱吳殊會而不與其人也二十五年門于巢卒始書吳子（吳本伯爵春秋以其僭王降從四裔之例而書子）二十九年使札來聘始有大夫然滅州來（昭公十三年）戰長岸（昭公十七年）敗雞父（二十三年）滅巢（二十四年）滅徐（三十年）伐越（三十二年）入郢（定公四年）敗檇李（十四年）伐陳（哀公六年）會柤會鄫（七年）伐我（八年）伐齊（十年十一年）救陳（十年）戰艾陵（十一年）會橐皋（十二年）並稱吳而不與其人會黃池（十三年）書晉侯及吳子而殊其會終春秋之文無書帥者使之終不得同於中夏也是知書君書大夫春秋之不得已也政交於中國矣以後世之事言之如劉石十六國之類略之而已至魏齊周則不得不成之為國而列之於史遼金亦然此夫子所以錄楚吳也然於備書之中而寓抑之之意聖人之心存乎見矣

亡國書葬

紀已亡而書葬紀叔姬存紀也陳已亡而書葬陳哀公存陳也此聖人之情而見諸行事者也

許男新臣卒

許男新臣卒左氏傳曰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而經不言於師此舊史之闕夫子不敢增也穀梁子不得其說而以為內桓師劉原父以為去其師而歸卒於其國鑿矣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之薨七年矣魯人有疑其故不祔於姑至是因禘而致之不稱姜氏承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之文也哀姜與弒二君而猶以之配莊公是亂於禘矣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致夫人也猶僖公也皆魯道之衰而夫子所以傷之者也胡氏以夫人為成風成風尚存何以言致亦言之不順也

以成風稱小君是亂嫡妾之分雖然猶愈於哀姜也說在乎漢光武之黜呂后而以薄氏配高廟也

及其大夫荀息

晉獻公之立奚齊以王法言之易樹子也以臣子言之則君父之命存焉（古人重父命信其以父命之故不立而從奚齊是也）是故荀息之忠同於孔父仇牧

邢人狄人伐衛

春秋之文有從同者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此二國而狄亦稱人臨文之不得不然也（莊公二十三年荊人來聘趙氏鵬飛曰稱人非進之也若但書荊來聘則若舉國皆來於文不順故書人宜以成文耳不然二十八年荊伐鄭何以不書人乎）若惟狄而已則不稱人十八年狄救齊二十一年狄侵衛是也穀梁傳謂狄稱人進之也何以不進之於救齊而進之於伐衛乎則又為之說曰善

累而後進之，夫伐衞何善之存。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不稱於越而稱越人，亦同此例。陸氏纂例曰：凡夷狄與諸侯列序，皆稱人，以便文，但君臣同辭。

王入于王城不書

襄王之復，左氏書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而經不書。其文則史也，史之所無，夫子不得而益也。路史以為襄王未嘗復國，而王子虎為之居守，此鑿空之論。其說曰：春秋始書天王出居於四年五月書公朝于王所，冬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文公八年書天王崩，未嘗書人也。王猛居皇，敬王居狄泉。此策內諸侯而其入也猶且書之，天下之主也，鄭能固也。亦說者謂成矣，豈有人不書其入？天下定王室，是乃人臣之稱書而不書於春秋，又何以春秋為然？則襄王未嘗入也。且惠王嘗適鄭而處于櫟矣，襄公二十年。其出不書，其入不書，以路史之言例之，則是亦嘗出未嘗入也。莊王、僖王、頃王崩皆不書，以路史之言例之，則是未嘗崩也，而可乎？趙氏曰：春秋三王崩三不書，見王室不告喪，亦不赴也。愚謂此特因舊史之不書，而不書之義自見。邵氏曰：襄王之出也，嘗告難於諸侯，故仲尼據策而書之；其入也，與夫惠王之出入也，皆未嘗告於諸侯，策所不載，仲尼雖得之傳聞，安得益之？乃若敬王之入，則仲尼所見之世也，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諸侯，況天王乎？策之所具，昭如也，故狄泉也書，成周也書。事莫大於天王之入，而春秋不書，故夫子之自言也，曰述而不作。

星孛

春秋書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不言及漢，重不在漢也。

子卒

叔仲惠伯從君而死，義矣，而國史不書，夫子平日未嘗闡幽及之，春秋所謂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孔寧、儀行父從靈公宣淫於國，殺忠諫之泄冶，君弒不能死，從楚子而入陳，春秋之罪人也，故書曰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杜預乃謂二子託楚以報君之讎，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嗚呼！使無申叔時之言，陳為楚縣矣，二子者楚之臣僕矣，尚何功之有？幸而楚子復封，成公反國，二子無秋毫之力，而杜氏為之曲說，使後世詐諼不忠之臣得援以自解。嗚呼！其亦愈於已為他人郡縣而猶言報讎者歟。與楚子之存陳，不與楚子之納二臣也，公羊子固已言之，曰存陳悕矣。

三國來媵

十二公之世，魯女嫁於諸侯多矣，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媵，蓋宣公元妃所生。宣公元年夫人至自齊，即穆姜。庶出之子不書生，故子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致，不書

媵故伯姬歸於宋特書

衛碩人之詩曰東宮之妹正義曰東宮太子所居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是知古人嫡庶之分不獨子也女亦然矣

殺或不稱大夫

凡書殺其大夫者義繫於君而責其專殺也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文不可曰盜殺大夫故不言大夫杜氏以[illegible]言其大夫其義不繫於君猶之閽弒之稱書名而已杜氏以為罪之而削其大夫非也閽弒吳子餘祭言吳子則君可知矣文不可曰吳閽弒其君也盜殺蔡侯申同此春秋中凡若此者皆趣乎辭之不得不然穀梁子曰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非也

日知錄　卷之四　充

邾子來會公

定公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答來有言來會公者來會非朝也會于大蒐之地也嘉事不以野成故明年正月復來朝

葬用柔日

春秋葬皆用柔日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己丑丁巳所卜之日也遲而至於明日者事之變也非用剛日也經文所書葬列國之君無不日者惟成公十五年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是剛日其亦爾不克葬是而至於明日者殊異人不知此義而長陵高帝以丙寅茂陵武帝以甲申平陵昭帝以壬申渭陵元帝以丙戌義陵哀帝以壬寅皆用剛日

穆天子傳盛姬之葬以壬戌疑其書為後人偽作

諸侯在喪稱子

凡繼立之君踰年正月乃書即位然後成之為君未踰年則稱子未踰年又未葬則稱名先君初沒人子之心不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稱名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則子道畢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衛子成公二十八年陳子共公定公三年邾子隱公是也禮記曰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氏注曰謂未踰年也踰年則改元國不可以曠年無君白虎通曰踰年即位公皆緣臣民之心

日知錄　卷之四　圭

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不待葬而即位則已成之為君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桓公十三年衛侯惠公宣公十一年陳侯成公成公三年宋公共公衛侯定公是也所以敬守而重社稷也杜氏左傳注以為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義不違此此皆周公之制魯史之文而夫子遵之者也公羊傳曰君存稱世子世子下亦當繫名若陳世子款鄭世子華之類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得之矣

未葬而名亦有不名者僖公九年宋子襄公定公四年陳子懷公是也所以從同也盟會之文從同而書不得獨異昭公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illegible]在喪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

是也所以示別也（王子叔[illegible]）

鄭伯突出奔蔡者已即位之君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者已葬未踰年之子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聖人之抑忽而進突也（忽突皆名別嫌也杜氏以爲貶之者非）

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者未葬居喪之子也里克弒其君卓者踰年已即位之君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穀梁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非也

未踰年書爵

即位之禮必於踰年之正月即位然後國人稱之曰君春秋之時有先君已葬不待踰年而先即位者矣宣公十年齊侯使國佐來聘（齊頃公）成公四年鄭伯伐許（悼公）稱爵者從其

國之告亦以著其無父之罪

姒氏卒

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不書葬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蓋春秋自成風以下雖以妾母爲夫人然必公即位而後稱之此姒氏之不稱者本無其事也（左氏謂不成喪者非）後世之君多於柩前即位於是大行未葬而尊其母爲皇太后（後漢禮儀志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群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及乎所生亦以例加之妾貳於君子從於父而先王之禮亡矣

卿不書族

春秋之文不書族者有二義無駭卒挾卒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溺會齊師伐衞未賜氏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意如至自晉婼至自晉一事再見因上文而略其辭也（公羊宣公元年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如後人作史一篇之中再見者不復書姓杜氏不得其說於會齊師伐衞則曰族之於歸父還自晉則曰書之登存族之而矣於善之而又曰族者乎）

春秋隱桓之時卿大夫賜氏者尚少故無駭卒而羽父爲之請族如挾如柔如溺皆未有氏族者也（穀梁傳不爵大夫之說近之而未得其實）莊閔以下則不復見於經其時無不賜氏者矣

劉原父曰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其於王朝皆士也（韓宣子稱晉士起）三命

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稱人周衰禮廢強弱相并卿大夫之制雖不能盡如古見於經者亦皆當時之實錄也故隱桓之間其去西周未久猶有存者是以魯有無駭柔挾鄭有宛詹秦楚多稱人至其晚節無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之君日已益削轉從小國之例稱人而已說者不知其故因謂秦以下悉無大夫患其時有見者害其臆說因復稱爲無爵以飾其僞彼固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云爾

或曰翬不稱公子何與杜氏以公子者當時之寵號（宣元年注）翬之稱公子也但賜之也其終隱之篇不稱公子者未賜也（何子文曰公子離罪於天下無生而貴者是以命爲大[illegible]名氏[illegible]遂大夫則翬稱名不得稱公子）

若專命之罪則直書而自見矣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已賜氏也衛州吁弒其君完未賜氏也胡氏以爲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及其身此求其說而不得故立此論爾

大夫稱子

周制公侯伯子男爲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並以伯仲叔季爲稱（春秋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杜氏注夷謚伯字大夫既卒書字詩云伯兮叔兮亦大夫之稱也）三桓之先曰共仲曰僖叔曰成季孟孫氏之稱子也自蔑也（文公十五年）叔孫氏之稱子也自豹也（襄公七年）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父也（文公十三年閔公元年書季子來歸[illegible]）晉之諸卿在文公以前無稱子者[illegible]

氏之稱子也自犨也（僖公二十[illegible]）欒氏之稱子也自枝也（僖二十八年）趙氏之稱子也自衰也（文公二年）中行氏之稱子也自林父也（文公十[illegible]）郤氏之稱子也自缺也（文公三年）知氏之稱子也自首也（宣公十二年）范氏之稱子也自會也（宣公十二年）韓氏之稱子也自厥也（宣公十二年）晉齊魯衛之執政稱子[illegible]惟鄭間一有之餘則否不敢與大國並也晉之三家稱子他如臧氏子服氏叔仲氏皆以伯叔稱焉不敢與三家並也（[illegible]四年有子叔齊子[illegible]謚而有下莊子）其生也或以伯仲稱之如趙孟知伯死則謚之而後子之猶國君之死而謚稱公也於此可以見世之升降焉讀春秋者其可忽諸（[illegible]）

春秋時大夫雖僭稱子而不敢稱於其君之前僭之諸侯僭稱公而不敢稱於天子之前也何以知之以衛孔悝之鼎銘知之曰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成叔孔成子烝鉏也文叔孔文子圉也叔而不子是君前不敢子也（左傳[illegible]言於晉亦云成季宣孟）猶有先王之制（[illegible]曰侯伯子男之臣皆得稱其君曰公其子孫亦曰公子而臣不得云公者爲是上所賜也大夫之臣得稱其主曰子而諸侯不得稱子者[illegible]）至戰國則子又不足言而封之爲君矣（[illegible]）各謚子且以多子越御事多子猶春秋傳之言群子也（[illegible]）唐孔氏以爲大夫皆稱子非也

春秋自僖文以後而執政之卿始稱子其後則匹夫而爲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孔子是也（孔子弟子惟有子曾子二人稱子閔子冉子[illegible]一見）又其後則門人亦得稱之樂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

（[illegible]）故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illegible]）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illegible]）亦世變之所從來矣

論語稱孔子爲子蓋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夫子者夫子矣之夫子喟然歎曰夫子不答夫子莞爾而笑夫子憮然曰不直曰子而加以夫避不成辭也（由此可悟春秋[illegible]）（書法凡對君稱大夫皆稱孔子又季氏一篇亦稱孔子乃記者之異）

有謚則不稱字

春秋傳凡大夫之有謚者則不書字外大夫若宋若鄭若陳若蔡若楚若秦無謚也而後字之內大夫若羽父若眾仲若子家無謚也而後字之公子亦然（[illegible]）

字楚其王之五子其成君者皆謚康王靈王平王是也其不成君無謚而後字之子干子皙是也他國亦然陳之五父鄭之子亹子儀是也衛州吁齊無知賊也則名之作傳者於稱名之法可謂嚴且密矣

人君稱大夫字

古者人君於其國之卿大夫皆曰伯父（鄭厲公謂原繁叔父魯隱公謂臧僖伯）曰子大夫曰二三子不獨諸侯然也曲禮言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然而天子接之猶稱其字宣公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曰季氏而弗聞乎成公三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曰鞏伯實來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伯氏謂荀躒）又曰叔氏而忘諸乎（叔氏謂籍談）宗周德雖衰辭不失舊此其稱字必先王之制也（春秋凡書命卿書字宗魯於洮）本周公作立政之書若侯國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並列於王官之後蓋古之人君恭以接下而不敢遺小國之臣故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而成上下之交矣

王貳於虢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左氏之記周事曰王貳於虢王叛王孫蘇以天王之尊而曰貳曰叛若敵者之辭其不知春秋之義甚矣

星隕如雨

星隕如雨言多也（左氏以為與雨偕杜氏云如雨之多）漢書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言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莊以來至今再見此為得之而後代之史或曰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或曰星流如織或曰四方星流大小縱橫百餘皆其類也（唐書天文志太和七年六月庚戌日暮及曙四方流星大小縱橫百餘正統四年八月癸卯日夜遠氏有流星大小二百六十餘於甲申年閏六月丙申夜見月食既星流竟夕始悟古時有此異）不言石隕不至地也傳曰與雨偕也然則無雨而隕將不為異乎秋無麥苗不言嘉穀也隱公元年傳曰有蜚不為災不書使不害嘉穀豈將書之於經乎

築郿

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僖忠書禮儀志太常諸王羣臣章引此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魯凡城二十四邑惟郿一邑書築其二十三邑曰城豈皆有宗廟先君之主乎又定公十五年城漆漆是都邑正義亦知其不可通而曲為之說

城小穀

城小穀為管仲也據經文小穀不繫於齊疑左氏之誤范甯解穀梁傳曰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按史記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即此地杜氏以此小穀為齊邑齊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劉昭郡國志酈道元水經注皆同按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公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

書亡山曰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觀微子未遁而周衛豈安有其事也又曰武王既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而不釋微子以其遁野未之獲也又曰微子面縛者是武庚也紂已自焚故武庚請命焉

齊取穀文公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成公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四書穀而一書小穀別於穀也又昭公十一年傳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則知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齊北穀城而此之小穀爲魯邑明矣況其時齊桓公始霸管仲之功尚未見於天下豈遽勤諸侯以城其私邑哉

齊人殺哀姜

哀姜通慶父弒閔公爲國論所不容而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義也而傳譏之已甚非也

微子啟

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

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何孟春曰孟子言殷紂無道微子去之在武王克殷之前何應當日而有是舉也去之後無復還之理而牧野之戰亦必不從人而伐其宗國也意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之言特託之古人以規楚子乎

徐孚遠曰史記言微子持祭器造於軍門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夫武王既立武庚而又復微子之位則是微子與武庚同在故都也及後武庚之叛微子何以初無異同之迹然則武王克商微子未嘗來歸也

襄仲如齊納幣

司馬貞所謂實者仍未見其書之說出某

納幣僖公之薨以十二月而公子遂如齊納幣則但書冬耳如杜氏之解移公薨於十一月而猶在二十五月之內豈得謂之禮乎

子叔姬卒

孫傳杞桓公在位七十年其二十二年魯文公之十二年出一叔姬其五十年魯成公之四年又出一叔姬再娶於魯而再出之必無此理殆一事而左氏誤重書之爾成公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此別一事且文公十二年經書曰二月庚子子叔姬卒何以知其爲杞婦乎趙子曰書卒義與僖公九年伯姬卒同以其爲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其非先君之女也

齊昭公

文公十四年齊侯潘卒傳以爲昭公按僖公二十七年經書齊侯昭卒孝公今此昭公乃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爲謚疑左氏之誤[illegible]然僖公十七年傳曰葛嬴生昭公前後文同耳史記先儒無致疑者

趙盾弒其君

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此董狐之直筆也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此董狐之責辭也傳者不察其指而妄述孔子之言以爲越竟乃免謬矣穿之弒盾主之也討穿猶不得免也君臣之義無逃於天地之間而可逃之竟外乎

臨于周廟

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杜氏以爲文王廟也

支子不祭義又云何公廟之立於私家自三桓始也穀梁禮則不得廟則得考武身

萬實吉高射文王何宣語文吉射諱昭皆美謚非懷諱也曰文奎武子武身

昭公十八年鄭子產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杜氏以為厲王廟也傳曰鄭祖厲王宣公十二年鄭伯逆楚子之辭曰徼福於厲宣桓武而哀公二年蒯聵之禱亦云不敢昭告皇祖文王夫諸侯不得祖天子而有廟焉何曰此廟也非祖也始封之君謂之祖雖然伯禽為文王之孫鄭桓為厲王之子其就封而之國也將何祭哉天下有無祖考之人乎而況於有土者乎意者特立一廟以祀文王厲王而謂之周廟歟漢時有郡國廟其亦倣古而為之歟漢高帝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蓋亦以天下不可有無廟之諸侯王也傳將與羣臣議王書曰臣之所見高皇帝之廟必不廢食於大王之下明白

竹書紀年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於周公廟按二十一年周文公薨於豐周公未薨何以有廟蓋周廟也公字是則始封之君有廟亦可以立而知禘之說

欒懷子

晉人殺欒盈安得有謚傳言懷子好施士多歸之豈其家臣為之謚而遂傳於史策邪

子大叔之廟

昭公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十八年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此亦一事而記者或以為葬或以為蒐傳所存之而失刪其一耳

城成周

昭公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定公元年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此是一事左氏兩收而失刪其一周之正月晉之十一月也其下文曰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又曰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庚寅即己丑之明日而亦分為兩年豈有歷一兩月而始栽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過三旬而畢矣

五伯

五伯之稱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伯左氏成公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元凱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詩正義引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與此同應劭風俗通亦主此說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趙臺卿注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一說不同

表如　秋言無稱霸者
二百二十四年無所

古注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五伯則以為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同姓諸侯王表五伯則以為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白虎通並存二說其後一說謂齊桓晉文秦繆楚莊吳闔閭據國佐對晉人言其時楚莊之卒甫二年不當遂列為五亦不當繼此無伯而定於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國語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為夏伯大彭豕韋為商伯莊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軌注彭祖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是所謂五伯者亦商時也淮南子至於昆吾夏后之世竊勇浮昆吾夏之伯夏后桀世也是知國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矣據此時但有二伯穀梁傳交質子不及二伯左傳昭公四年椒舉對楚子言六王二公亦但指齊桓晉文若孟子所稱五伯而以桓公為盛則止就東周以後言之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霸更起者也然趙氏以宋襄並列亦未為允宋襄求霸不成傷於泓以卒未嘗霸也史記言越王句踐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伯子長在荀卿之前所聞異辭越世家言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又云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荀子亦言越王句踐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朝之然則言三代之五伯者如此之說言春秋之五伯當如何踐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莊吳闔閭越句為五伯江都易王問越王句踐董仲舒對以五伯是當時以句踐為五伯之數蓋得之矣

占法之多

以日占事者史記天官書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是也以時占事者越絕書公孫聖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史記賈誼傳庚子日斜服集于舍是也又有以月行所在為占史記龜策傳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漢書翼奉言白鶴館以月宿亢災後漢書蘇竟言白虹見時月入於畢是也周禮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則古人之法可知矣漢以下則其說愈多其占愈繁加以日時風角雲氣遲疾變動不一其物故有一事而合於此者或迕於彼豈非所謂大道以多岐亡羊者邪故士文伯對晉侯以六物不同民心不壹而太史公亦謂尹唐甘石書傳凌雜米鹽在人自得之於象占之外耳

干寶解易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曰一卦六爻則皆雜有

八卦之氣若初九為震爻九二為坎爻也或若見辰戌言艮巳亥言兌也或以甲壬名乾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離以子位名坎或若得來為惡物王相為興休廢為衰解爻有等故曰物曰爻中之義羣物交集五星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眾形萬類皆來發於爻故總謂之物也就易如此小數詳而大道隱矣以此卜筮亦必不驗天文亦然

褚先生補史記日者列傳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

以日同爲占

裨竈以逢公卒於戊子日而謂今七月戊子晉君將死萇弘以昆吾乙卯日亡而謂毛得殺毛伯而代之是乙卯日以卜其亡此以日之同於古人者爲占又是一法

天道遠

春秋時鄭裨竈與梓慎最明於天文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不從亦不復火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秋八月大雩是鄭二子之精亦有時而失之也（昭公七年公將適楚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子服惠伯曰行三月公如楚）故張衡思玄賦曰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

一事兩占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秏名也土虛而民秏不饑何爲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十一月癸巳天王崩十二月楚康王卒宋鄭皆饑一事兩占皆驗

春秋言天之學

天文五行之學愈疏則多中愈密則愈多不中春秋時言天者不過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驗之日食星孛之類而已五緯之中但言歲星而餘四星占不之及何其簡也

[illegible]而其所謂者往往在於君卿大夫言語動作威儀之間及人事之治亂敬怠故其說也易知而其驗也不爽揚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左氏不必盡信

昔人所言興亡禍福之故不必盡驗左氏但記其信而有徵者爾而亦不盡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至於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其後始皇遂并天下季札聞齊風以爲國未可量乃不久而篡於陳氏聞鄭風以爲其先亡乎而鄭至三家分晉之後始滅於韓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滅於宋王偃在諸姬爲最後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而衛至秦二世元年始廢歷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記之言亦不盡信也

列國官名

春秋時列國官名若晉之中行宋之門尹鄭之馬師秦之不更庶長皆他國所無而楚尤多有莫敖令尹司馬太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領左尹右尹連尹鍼尹寢尹工尹卜尹芋尹藍尹沈尹清尹莠尹囂尹陵尹郊尹樂尹宮廄尹監馬尹揚豚尹武城尹其官名大抵異於他國

地名

左傳成公元年戰于□人自丘輿注齊邑三年鄭師禦

晉敗諸丘輿注云鄭地哀公十四年阬氏葬諸丘輿注云阬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又是魯地是三丘輿爲三國地也文公七年穆伯如莒涖盟及鄢陵注云莒邑成公十六年戰于鄢陵注云鄭地今屬潁川郡是二鄢陵爲二國地也襄公十四年伐秦至于棫林注云秦地十六年次于棫林注云許地是二棫林爲二國地也襄公十七年衞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注云曹邑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注云齊地是二重丘爲二國地也定公十二年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無注當是魯地哀公十三年彌庸見姑蔑之旗注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是二姑蔑爲二國地也

地名孟者有五僖公二十一年宋公執于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宋之孟也定公八年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周之孟也十四年衞太子蒯聵獻孟于齊衞之孟也而晉則有二孟昭公二十八年孟丙爲孟大夫今太原孟縣哀公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此盂當在邢洺之間

州國有二桓公五年州公如曹注州國在城陽淳于縣十一年鄖人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注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

昌歜

僖公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注曰昌歜昌蒲菹而釋文歜音在感反正義曰齊有邴歜魯有公父歜文公十七年周甘歜敗戎于邥垂其音爲觸說文歜盛氣怒也從欠蜀聲此昌歜之音相傳爲在感反不知與彼爲同爲異今攷顏氏玉篇有歜字徂敢切昌蒲菹也然則傳之昌歜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誤作歜廣韻亦誤作歜是知南北之學陸孔諸儒猶有不能徧通哀公二十五年若見之君將噭之今本作散原顧注曰說文從口益經典之誤文不自天寶開成始矣

哀公二十四年日有食之正義曰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轉寫謬誤失其本眞後儒因循莫能及此通人之至論攻魏書江式言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世謂之古文自古文以至於今其傳寫不知幾千百年安得無誤後之學者於其所不能通必穿鑿而曲爲之說其爲經典之害也甚矣[illegible]

古之教人必先小學小學之書聲音文字是也顏氏家訓曰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吾有取乎其言

文字不同

五經中文字不同多矣有一經之中而自不同者如桑葚
見於衛詩而魯則爲黮鬯弓著於鄭風而秦則爲韔左氏
一書其錄楚也薳氏或爲蔿氏箴尹或爲鍼尹況於鐘鼎
之文乎記曰書同文亦言其大略耳

所見異辭 已下公羊傳

孔子生於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則所聞也隱桓莊閔僖
則所傳聞也國史所載策書之文或有不備孔子得據其
所見以補之至於所聞則遠矣所傳聞則又遠矣雖得之
於聞必將參互以求其信信則書之疑則闕之此其所以
爲異辭也公子益師之卒魯史不書其日遠而無所攷矣
集驗本依書日同此義 不以此釋經豈不甚易而實是乎何休見桓

公二年會稷之傳以恩之淺深有諱與目言之異而以書
日不書日詳略之分爲同此例則甚難而實非矣竊疑所
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三語必有所本而齊魯
諸儒述之然其義有三闕文一也諱惡二也言孫三也孔子
曰邦無道危行言孫 從前之一說則略於遠而詳於近從後之二說
則臧於近而寬於遠讀春秋者可以得之矣漢書言孔子
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
言及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學 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夫喪欲
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且聞而未達非子游舉其事以實之
亦烏得而一之哉故曰春秋之失亂

紀履綸來逆女

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
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
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富平李因篤曰此言經所以
不書紀侯者以見母雖不通而紀侯有母則不得自稱主
人以別於宋公之無母也

母弟稱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
兄 左氏宣公十七年傳亦曰凡稱弟皆母弟也 何休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
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夫一父之子而
以同母不同母爲親疏此時人至陋之見春秋以下骨肉
衰薄禍亂萌生鮮不由此詩人美鳲鳩均愛七子豈有於

父母則望之以均平於兄弟則教之以疏外以此爲質是
所謂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郝氏曰若如公羊之說則
異母兄弟不謂之兄弟乎程子曰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
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耳非以同母弟爲加親也若以
同母弟爲加親則知有母不知有父是禽獸也

子沈子

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
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
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傳中有子公羊子曰 桓公六年
宣公五年 而又有子沈子曰 隱公十一年定公元年 子司馬子曰 莊公
三十年 子女子曰 閔公元年 子北宮子曰 哀公四年 何後師之多

歟文有魯子曰莊公三年二十三年僖公五年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有高子曰文公四年皆不冠子穀梁傳有穀梁子曰隱公五年尸子曰隱公五年桓公八年沈子曰定公元年皆不冠子然則此傳不盡出於公羊子也明矣

穀伯鄧侯書名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穀鄧去魯甚遠不緣失地不得皆朝於魯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其義甚明而何氏乃有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之說又有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之說胡氏因之遂以朝桓之貶歸之於天道矣

鄭忽書名

鄭忽出奔衞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

傳文簡而難曉李因篤曰春秋之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見胡氏傳是則公侯為一等伯子男為一等也故子產曰鄭伯男也遭喪未踰年之君公侯皆稱子如宋子衞子陳子之類是也以其等本貴於伯子男故降而稱子今鄭伯爵也伯與子男為一等下此更無所降不得不降而書名矣名非貶忽之辭故曰辭無所貶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從逆者而書之王后從歸者而書之季姜此自然之文也猶詩之言為韓姞相攸也猶左氏之言息嬀將歸過蔡也皆未嫁而冠以夫國之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也而公羊以為王者無外其辭成矣又以為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其說經雖巧而非聖人之意矣今將曰逆季姜于紀則初學之士亦知其不通又將曰王后歸于京師則王后者誰之女辭窮矣公羊子蓋拘於在國稱女之例隱公二年傳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而不知文固有倒之而順者也

傳文則有不同者左氏莊公十八年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

爭門

公羊閔公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

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注鹿門魯南城東門也按左傳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是也爭門吏門並闕按說文有魯北城門池也从水爭聲士耕切是爭門即以此水名省文作爭爾廣韻作埩後人以爭字省作淨音才性切而梵書用之自南北史以下俱為才性之淨而爭之為爭門不復知矣禮記絜靜精微只作靜字

仲嬰齊卒

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其為仲遂後者也杜氏注曰襄仲子公孫歸父弟成公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則子叔聲伯也季友仲遂皆生而賜氏故其子即以父字為氏劉炫曰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孔氏曰非

從賜族以是正春秋之世若非以生賜族者皆是也季得父仲遂亦同此例中唐以後賜功臣之號亦此意也生而賜氏非禮也以父字爲氏亦非禮也春秋從其本稱而不沒其變氏其生也書公子遂其死也書仲遂卒于垂於其子也其生也書公孫歸父其死也書仲嬰齊卒（公子季友卒亦同此義惟季友之子不見於經）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此言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卒爲大夫死見經爲仲嬰齊此漢人解經之善君子叔聲伯則戰鞌（成公二年）如晉（成公六年）如莒（成公八年）已屢見於經矣

爲人後者爲之子此語必有所受然嬰齊之爲後後仲遂非後歸父也（猶之叔孫僑如奔而立豹）以爲爲兄後則非也傳拘於孫以王父字爲氏之說而以嬰齊爲後歸父則以弟後兄亂昭穆之倫矣非也且三桓亦何愛於歸父而爲之立後哉

隱十年無正（穀梁傳 已下）

隱十年無正者以無其月之事而不書非有意削之也穀梁以爲隱不自正者鑿矣趙氏曰宜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皆史闕也得之矣

戎菽

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曰戎菽也何據管子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蔥及戎菽布之天下而爲之說桓公以戎捷夸示諸侯皆從一戎役哉且生民之詩曰蓺之荏菽荏菽旆旆傳曰荏菽戎菽也爾雅戎菽謂之荏菽（亦作荏菽列子）[illegible]有荏菽之味則自后稷之生而已蓺之不待桓公而始布矣

隕石于宋五

公穀二傳相傳受之子夏其宏綱大指得聖人之深意者凡數十條然而齊魯之間人自爲師窮鄉多異曲學多辯其穿鑿以誤後人者亦不少矣且如隕石于宋五六鷁（左氏）（公傳）退飛過宋都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鷁六而夫子改之六鷁也穀梁子曰隕石于宋五後數散辭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辭乎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聚辭乎初九潛龍後九也九二見龍先九也世未有爲之說者也

石無知故日之然則梁山崩不日何也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則有鸜鵒來巢不月何也炎月日之有無與史闕史也故劉敞謂言是月者宜不合於異隕石同[illegible]言是月以別之也

壬子虎卒

文公四年夏五月壬子虎卒左氏以爲王叔文公者是也而穀梁以爲叔服按此後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成公元年劉康公伐戎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明叔服別是一人非王子虎（胡氏從穀梁之誤）

穀梁日誤作曰

穀梁傳宣公十五年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嬰兒賢也疏解甚迂按傳文曰字誤當作其日潞子嬰兒賢也書皐陶謨思曰贊贊襄哉呂溯令爾惆不由慰曰勤易大畜九三曰閑輿衛呂當作日古人日曰二字同一書法唯曰若之曰上畫不滿與日字異耳故陸氏釋文於九經中遇二字可疑者即加音切又有一字而兩音者如詩豈不日戒曰音越又人栗反曰爲攻府曰我若之㒭亦然自古經師所傳或以爲日月之日或以爲曰若之曰陸氏兩存而以其音別之毛晃以爲一字兩音而駮其失漢史記秦始皇本紀贊而以貢之一曰之詆正義曰其日音馹

日知錄卷之四

日知錄卷之五

閹人寺人

閹人寺人屬於冢宰則內廷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屬於冢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太宰之於王不惟佐之治國而亦誨之齊家者也自漢以來惟諸葛孔明爲知此義故其上表後主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攸之禕允三人於是後主欲采擇以充後宮而終執不聽宦人黃皓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蜀志董允傳可以爲行周禮之效矣後之人君以爲此吾家事而爲之大臣者亦以爲天子之家事人臣不敢執而問也其家之不正而何國之能理乎魏楊阜爲少府上疏欲省宮人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然後知閹寺嬪御之繫於天官周公所以爲後世慮至深遠也

漢承秦制有少府之官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八官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然則奄寺之官猶隸於外廷也

正月之吉

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小司徒正歲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州長正月之吉讀法又以正歲讀法如初注云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即此是古人三正並用之驗逸周書周月解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

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為正謂此也（如左氏桓公五年傳云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之類是也）豳詩七月一篇之中凡言月者皆夏正
凡言日者皆周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
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
北史李業興傳天平四年使梁梁武帝問尚書正月上日
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帝問何以
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
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為正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
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
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
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

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室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
當如此（近有楚人為堯建子舜建丑之說者據此問答之卷錄以對）

○木鐸

金鐸所以令軍中木鐸所以令國中此先王仁義之用也
一器之微而剛柔別焉其可以識治民之道也歟

鼓吹軍中之樂也非統軍之官不用（隊敢為吏部尚書皆卷十階表吹後上謂所司曰鼓吹東梁有功乃授）今則文官用之（之制…兵官列銘始先舉朝）士庶人用之僧道用之金革之器徧於國中而兵由此起矣（炮奏鼓吹為請遼昔方尤自守之…）（中常吹簫…夌不衆炮鼓吹而上庶吉凶之禮及迎神賽會皆有用故吹者景泰六年學陽王又輝遣千戶蕭奏禁止并置制罒叢簫銅鑼等物事故男書以為此行師之具於王何用）

（嘗時遊宴亦用如此以後此禁自將庶臣皆得用矣）
後魏孝武永熙中諸州鎮各給鼓吹尋而高歡舉兵魏分
為二唐自安史之亂邊戍皆得用之故杜甫詩云萬方聲
一槩吾道竟何之粗厲之音形為亂象先王之制所以軍
容不入國也

詩有瞽箋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周禮小師注）
凡漢時賣餳止是吹作今則鳴金

・稽其功緒

已成者謂之功未竟者謂之緒說文緒絲端也記曰武王
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

○六牲

古之為禮以祭祀燕享故六牲之掌特重執豕于牢稱公
劉也儆牲則與美宣王也至於鄰國相通則葛伯不祀湯
使遺之牛羊而衛戴公之廬於曹也齊侯歸之牛羊豕雞狗
皆三百其平日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
故不殺犬豕而用大牲則卜之於神以求其吉故左氏載
齊國之制公膳止於雙雞而詩人言賓客之設不過兔首
炰鼈之類古人之重六牲也如此自齊靈公伐萊萊人使
正輿子賂之索馬牛皆百匹而吳人徵魯百牢始於貪求
終於暴殄於是范蠡用其霸越之餘謀以畜五牸而澤中
千足彘得比封君孳畜之權不在國而在民矣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秦德公用三百牢於鄜

和之舜命夔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以登歌在上而堂上堂下之器應之是之謂以樂從詩（宋國子丞王普言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律協和而成曲自歷代至於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辭於是辭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朱子曰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古之詩大抵出於中原諸國其人有先王之風諷誦之教其心和其辭不傺而音節之間往往合於自然之律楚辭以下即已不必盡諧（文心雕龍言楚辭訛韻實繁）降及魏晉羌戎雜擾方音遞變南北各殊故文人之作多不可以協之音而名為樂府無以異於徒詩者矣（凡擬言樂府等題除鐃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類亦未必盡播於管絃也）人有不純而五音十二律之傳於古者至今不變於是不得不以五音正人聲而謂之以詩從樂以詩從樂非古也後世之失不得已而為之也

漢書武帝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大曰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是以詩從樂也後代樂章皆然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皆郊廟之正樂如三百篇之頌其他諸詩所謂趙代秦楚之謳如列國之風十九章司馬相如等所作略論律呂以合八音者也趙代秦楚之謳則有協有否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采其可協者以被之音也

樂府中如清商清角之類以聲名其詩也如小垂手大垂手之類以舞名其詩也以聲名者必合於聲以舞名者必合於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聲亡矣於是乎文章之傳盛而聲音之用微然後徒詩興而樂廢矣

歌者為詩擊者拊者吹者為器合而言之謂之樂對詩而言則所謂樂者八音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是也分詩與樂言之也專舉樂則詩在其中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合詩與樂言之也

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注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故有一人歌一人鼓瑟者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以瑟合曲也）亦有自鼓而自歌孔子之取瑟而歌是也若乃衛靈公聽新聲於濮水之上而使師涓寫之則但有曲而無歌此後世徒琴之所由興也

言詩者大率以聲音為末藝不知古人入學自六藝始孔子以游藝為學之成後人之學好高以此為瞽師樂工之事遂使三代之音不存於兩京兩京之音不存於六代而聲音之學遂為當今之絕藝

七月流火天文也相其陰陽地理也四矢反兮射也兩驂如舞御也止戈為武皿蟲為蠱書也千乘三去亥有二首六身數也古之時人人知之而今日遂為絕學且曰藝而已矣不知之無害也此近代之儒所以自文其空疏也

中蜀志龐統傳統為流矢所中卒拜其父議郎遷諫議大夫是也若父子並為王臣而特加恩遇如光武之於伏降先朝之於張五典（天啓初張銓以御史死遼加其父五典至兵部尚書）又不可以常格論矣

凶禮

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別有五曰死亡凶札禍災圍敗寇亂是古之所謂凶禮者不但於死亡而五服之外有非喪之喪者緣是而起也記曰年不順成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周書曰大荒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此凶札之服也司服大札大荒大災素服注曰大災水火為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

梁山之崩春秋新宮災三日哭此禍災之服也記曰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厭冠哭于大廟又曰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春秋傳秦穆公敗于殽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此圍敗之服也（呂氏春秋公孫龍對趙惠王曰今有人入秦而王縞素出總是戰國以後有此禮）若夫曲禮言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孟子言三月無君則弔而季孫之會荀躒練冠麻衣此君臣之不幸而哀之者矣秦穆姬之逆晉侯免服衰絰衛侯之念子鮮稅服終身此兄弟之不幸而哀之者矣楚滅江而秦伯降服出次越圍吳而趙孟降于喪食此與國之不幸而哀之者矣（漢書高帝紀秦王子嬰素車白馬應劭曰喪人之服）先王制服之方固非一端而

戴陳樂書曾子問之不孝稱子曰畏厭溺義也與斯今漢春秋不同式耳

已記有之曰無服之喪以畜萬邦（杜氏通典以巡撫諸州水旱蟲災勞問諸侯疾蓋編於凶禮之首）

不入兆域

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左氏趙簡子所謂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而檀弓死而不弔者三其一曰畏亦此類也（莊子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崔本作接謂先人墳墓也）若敖無存死而齊侯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親推之三童汪踦死而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豈得以此一槩隋文帝仁壽元年詔曰投生殉節自古稱難隕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興言念此每深愍歎且人廟祭祀尚不廢闕何至墳塋獨在其外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可謂達古人之意又攷晉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而有陽處父之葬則得罪而見殺者亦未嘗不入兆域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齊人葬莊公于北郭杜注引兵死不入兆域）

樂章

詩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為樂自漢以下乃以其所賦五言之屬為徒詩而其協於音者則謂之樂府宋以下則其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辭而與徒詩無別於是乎詩之與樂判然為二不特樂亡而詩亦亡

古人以樂從詩今人以詩從樂古人必先有詩而後以樂

和之舜命夔教冑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以登歌在上而堂上堂下之器應之是之謂以樂從詩宋國子丞王普言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律協和而成曲自歷代至於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辭於是辭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朱子曰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古之詩大抵出於中原諸國其人有先王之風諷誦之教其心和其辭不侈而音節之閒往往合於自然之律楚辭以下即已不必盡諧文心雕龍言楚辭藻蔚貴繁降及魏晉羌戎雜擾方音遞變南北各殊故文人之作多不可以協之音而名爲樂府無以異於從詩者矣凡頌言樂府等樂錄鐃吹橫吹鼓吹清商等通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類亦未必盡播於管絃也人有不純而五音十

二律之傳於古者至今不變於是不得不以五音正人聲而謂之以詩從樂以詩從樂非古也後世之失不得已而爲之也

漢書武帝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夫曰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是以詩從樂也後代樂章皆然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皆郊廟之正樂如三百篇之頌其他諸詩所謂趙代秦楚之謳如列國之風十九章司馬相如等所作略論律呂以合八音者也趙代秦楚之謳則有協有否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采其可協者以被之音也

樂府中如清商清角之類以聲名其詩也如小垂手大垂手之類以舞名其詩也以聲名者必合於聲以舞名者必合於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聲亡矣於是乎文章之傳盛而聲音之用微然後徒詩興而樂廢矣

歌者爲詩擊者拊者吹者爲器合而言之謂之樂對詩而言則所謂樂者八音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是也分詩與樂言之也專舉樂則詩在其中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合詩與樂言之也

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注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故有一人歌一人鼓瑟者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

亦有自鼓而自歌孔子之取瑟而歌是也若乃衛靈公聽新聲於濮水之上而使師涓爲之則但有曲而無歌此後世徒琴之所由興也

古詩者大率以聲音爲本藝不如古人人學自六藝始孔子以游藝爲學之成後人之學好高以此爲瞽師樂工之事遂使三代之音不存於兩京兩京之音不存於六代而聲音之學遂爲當今之絕藝

七月流火天文也相其陰陽地理也四矢反兮射也兩驂如舞御也止戈爲武皿蟲爲蠱書也千乘三去亥有二首六身數也古之時人人知之而今日遂爲絕學且曰藝而已矣不知之無害也此近代之儒所以自文其空疏也

斗與辰合

周禮大司樂注此據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爲之主陰呂來合之是以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今五行家言子與丑合 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故奏大蔟歌應鍾以祀地祇。寅與亥合 前漢書禮志太常承問讀之義孟春之月斗建辰射析常孫郎止元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五行家以十二辰爲六合寅亥合也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 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故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辰與酉合 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故奏蕤賓歌函鍾林鍾也以祭山川。午與未合 仲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故奏夷則歌小呂仲呂也以享先妣。巳與申合 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故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卯與戌合 太玄經所謂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先王作樂以象天地。其必有以合之矣。

凶聲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凶聲如殷紂好爲北鄙之聲所謂亢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者也注謂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此則一淫聲已該之矣

八音

先王之制樂也具五行之氣夫木火不可得而用也故寓火於金寓木於石鳧氏爲鍾火之至也泗濱浮磬水之精也石生於土而得夫木火之氣火石多水石火泗濱磬石得水之精者也故浮 用天地之精以制器。是以五行備而八音諧矣。

土鼓樂之始也陶匏祭之大也二者之聲非以悅耳存其質也國語伶州鳩曰匏竹利制又曰匏以宣之瓦以贊之今之大樂久無匏土二音唐書樂志笙女媧氏造列管於匏上內簧其中今之笙大樂舊無匏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匏音矣宋樂不知匏音以木刻其本面亦木爲之凡竹笙以匏爲之 而八音但有其六矣熊氏謂匏音亡而清廉忠敬者之不多見吾有感於其言。元熊朋來五經說曰八音以竹爲之有笙以出於匏而乃以竹爲之舜之樂在於其匏以其在則於人八音若在匏者大樂以匏爲之以其象列於春方物時發律爲之風以爲氣之象也然則匏不正而人氣爲之不正也中正之音而

用火

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司烜氏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大祝大司烜國火取之五行之木司爟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

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疢之多年壽

之滅有自來矣（詳見第二卷介子推條） 五
邵氏學史曰古有火正之官語曰鑽燧改火此政之大者
也所謂光融天下者於是乎在（史記楚世家重黎爲帝嚳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
周禮司爟氏所掌及春秋宋衛陳鄭所紀者政皆在焉
今治水之官猶夫古也而火獨缺焉飲知擇水而烹不擇
火以祭以養謂之備物可乎或曰庭燎則有司矣雖然此
火之末也

瘞戮于社

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注社謂社主在軍者也書甘誓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必載遷
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

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
也記曰社所以神地之道意亦人以社爲陰主若其司刑
殺之柄者故祭勝國之社則士師爲之尸而王莽之將亡
赦城中囚徒授兵殺豨飲其血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
之宋襄公季平子皆用人於社而亡曹之夢亦曰立於社
宮而我戮衆之端有自來矣

邦朋

士師掌士之八成七曰爲邦朋太公對武王民有十大而
曰民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又曰一家害一里一
里害諸侯諸侯害天下噫乎此太公之所以誅華士也世
衰道微王綱弛於上而私黨植於下故箕子之陳洪範必

皇建其有極而後庶民人無淫朋比德
易泰之九二曰朋亡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莊子文王
寓政於臧丈人而列士壞植散羣
荀悅論曰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舉筆
苞苴爲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
官事世之弊也古今同之可爲太息者此也

王公六職之一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王亦爲六職之一也未有無事而爲
人君者故曰天子一位

贄執見于君（以下[illegible]）

士冠士之嫡子繼父者也故得贄執見于君（庶子不得見君左傳昭公[illegible]）

[illegible]

主人

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注主人壻也壻爲婦主主人筵于戶
西注主人女父也親迎之禮自夫家而行故壻稱主人至
於婦家則女父又當爲主人故不嫌同辭也女父爲主人
則壻當爲賓故曰賓東面答拜注賓壻也對女父之辭也
至於賓出而婦從則變其文而直稱曰壻壻者對婦之辭
也曰主人曰賓曰壻一人而三異其稱可以見禮時爲大
而義之由內矣

辭無不腆無辱

歸妹人之終始也先王於此有省文尚質之意焉故辭無

不腆無辱（告不獨將不善）告之以直信曰先人之禮而已所以立生民之本而爲嗣續之基故以內心爲主而不尚乎文辭也非徒以教婦德而已

某子受酬

鄉飲酒禮某子受酬注某者衆賓姓也鄉射禮某酬某子注某者氏也古人男子無稱姓者從鄉射禮注爲稱如左傳叔孫穆子言叔仲子子服子之類（[illegible]）

辯

鄉飲酒禮鄉射禮其於旅酬皆言辯注云辯衆賓之在下者此辯非辨察之辨古字辯與徧通經文言辯者非一蓋

禮注今文辯皆作徧是也曲禮七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內則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宰辯告諸男名玉藻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illegible]）左傳定公八年子言辯舍爵於季氏之廟（[illegible]）史記禮書瑞應辯至

須臾

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稱須臾言不敢久也記曰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而書酒誥之篇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是豈待初筵之規三爵之制而後不得醉哉

飧不致

聘禮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飧不致賓不拜沐浴而食之即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者勞賓也

三年之喪

今人三年之喪有過於古人者三事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又曰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

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春秋閔公二年公羊傳曰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illegible]）傳太甲篇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鄭玄謂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則空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爲二十七月與王肅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月爲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以爲禫在二十七月其年四月祫祭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爲禫在二十五月晉武帝時越騎校尉程猗贊成王肅駁[illegible]二十七月爲禫[illegible]博士許猛扶鄭義按[illegible]見魏書禮志）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

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今從鄭氏之說三年之喪必二十七月（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辛卯改晉所用王肅祥禫二十六月儀依鄭玄二十七月而後除）其異於古人一也儀禮喪服篇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禮記雜記下篇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此謂父在爲母也喪大記曰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又曰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

見無二尊也（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集注曰三年之喪謂父[illegible]疏所云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要之父服既除而遭母喪乃得伸三年也）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今從武后之制亦服三年之服（自唐以前禮制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illegible]）

（[illegible]令制父在爲母斬衰三年按太祖實錄洪武七年九月庚寅貴妃孫氏薨命吳王[illegible]服慈母服斬衰[illegible]敕皇太子諸王皆服期乃命翰林學士宋濂等修孝慈錄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其庶母皆齊衰杖期十一月壬戌書成此則當時[illegible]有所爲而未可爲萬世常行之道也）其過於古人二也喪服篇又曰不杖麻屨者爲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檀弓上篇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正義謂以其爲期之喪而殺於斬衰之服喪服小記曰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今從後唐之制婦爲舅姑亦服三年（宋史乾德三年判大理寺尹拙言按律及儀禮喪服傳開元禮[illegible]五禮精義三禮圖等書所載婦爲舅姑服期近代時俗多爲重服劉岳書儀[illegible]右僕射魏仁浦等奏[illegible]禮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舅姑與父母一也而古禮有期年之說至後唐始定三年之制）

[illegible]

服制不必謂二十七月始是於古人如是乎

姑之喪婦從其夫齊斬三年遂爲定制宋人蓋未講服齊緣之制故也其過於古人三也皆後儒所不敢議非但因循國制亦畏宰我短喪之譏若乃日月雖多而哀戚之情不至焉則不如古人遠矣

古人以祥爲喪之終中月而禫則在除服之後故喪服四制言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檀弓言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又曰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自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言踰月則其善而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於是自禫而後乃謂之終喪

王肅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之文謂爲二十五月鄭玄據服問中月而禫之文謂爲二十七月注云中月間一月也正義引喪服小記云妾爲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據以中爲間二說各有所據古人祭常下旬小祥卜於十三月之日大祥卜於二十五月之日而禫則或於大祥之月月或於大祥之後間一月此自禮記之時而行之已不同矣

孝經援神契曰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義斷仁示民有終故漢人喪服之制謂之五五堂邑令費鳳碑曰菲五五縗杖其未除服氏曰菲五五者居喪菲食二下加月也此服論語菲飲食家隋書燕察傳所爲蘇非巴郡太守樊敏碑曰遭離母憂五五斷仁是也

禮記多出漢儒之手可疑

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此從子制之也父在爲母齊衰杖期此從夫制之也家無二尊而子不得自專所謂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審此可以破學者之疑而息紛紜之說矣

父在爲母雖降爲期而心喪之實未嘗不三年也如後魏彭城王勰賈齊三年亦參青懷乃請之心喪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正義大且方氏昭公十五年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于與穆后天子爲后亦期而二年喪者據達子之志而言故并謂之三年也唐太宗貞觀元年諸有云妻喪達制之後者郎用此傳文假令娶於三年之內將使爲之子者何服以見何情以處乎理有所不可也抑其子之服於期而申其父之不娶於三年聖人所以損益百世而不可改者精矣

檀弓上篇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此自父在爲母之制當然疏以爲出母者非

喪服小記曰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山陰陸氏曰在父之室爲未娶者也并禫祭不舉厭也

唐時武韋二后皆以婦乘夫欲除三綱變五服以申尊母之義故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壬寅天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中宗神龍元年五月丙申皇后表請天下士庶爲出母三年服其意一也彼且欲匹二聖於天皇陪南郊以亞獻而況區區之服制乎盧懷愼表言原夫上元肇年則天已潛秉政將僭篡預自崇抑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雖齊斬之儀不變而几筵之制遂遷數年之間尚未通用天皇晏駕

中宗纂嗣垂拱之末果行聖母之僞符載初之元遂移易代之深釁孝和雖仍反正韋氏復效晨鷄孝和非意暴崩韋氏旋即稱制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斯之謂矣臣謹尋禮意防杜實深若不早圖刑政何以垂戒於後

玄宗開元七年八月癸丑敕周公制禮歷代不刊子夏爲傳孔門所受格條之內有父在爲母齊衰三年指天后所定此有爲而爲非尊厭之義與其改作不如師古諸服紀宜一依喪服舊文可謂簡而當矣奈何有道不篤朝令夕更至二十四年又從韋縚之請加舅母堂姨舅之服天寶六載又令出母終三年之服詳舊書禮儀志而太和開成之世遂使駙馬爲公主服斬衰三年文宗紀杜悰傳禮敎之淪有由來矣

自古以來姦人欲蔑先王之禮法而自爲者必有其漸天后父在爲母齊衰三年之請其意在乎臨朝也故中宗景龍二年二月庚寅大赦天下內外五品已上母妻各加邑號一等無妻者聽授其女而安樂公主求立爲皇太女遂進鴆於中宗矣

金世宗大定八年二月甲午定制子爲改嫁母服喪三年

洪武七年雖定爲母斬衰三年之制而孝慈皇后之喪次年正旦皇太子親王駙馬俱淺色常服則尊厭之禮未嘗不用也惟夫二十七月之內不聽樂不昏嫁不赴舉不服官此所謂心喪固百世不可改矣

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鄭氏曰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此祖母之喪厭於祖父者也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而服止於期不貳斬也然而心喪則未嘗不三年矣故曰與更三年喪不去

吳幼清服制攷詳序曰凡喪禮制爲斬衰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愚嘗謂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爲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爲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者居喪之實如故

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子在室爲父斬既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貳斬者不貳天也降己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後爲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爲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已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已

雖無服不必辨踊於其朋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爨且服緦（同爨服緦為從母之夫舅之妻與己同爨者爾此所引似非言之矣）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之聲矣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恝然待之如行路之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之意蓋如此後世父在為母三年婦為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為嫂有服為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之為母婦之為舅姑叔之於嫂未嘗薄也愚故曰此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也自盡於己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也表暴於人者也誠偽之相去何如哉

繼母如母

繼母如母以配父也慈母如母以貴父之命也然於其黨則不同矣服問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鄭氏注曰雖外親亦無二統夫禮者所以別嫌明微非聖人莫能制之此類是矣（喪服小記為慈母之父母無服）

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此因為人後而推言之所後者有七等之親皆當如禮而為之服也所後之祖我之曾祖也父母我之祖父母也妻我之母也妻之父母我之外祖父母也因妻而及故連言之取便文也昆弟我之世叔父也昆弟之子我之從父昆弟也若及也若子我之從父昆弟之子也正義謂妻之昆弟妻之昆弟之子者非（鄭以若子為如親子但篇末又有兄弟之子若子之文當同一解）

女子子在室為父

鄭氏注言在室者關已許嫁關該也謂許嫁而未行遭父之喪亦當為之布總箭笄髽三年也內則曰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曾子問孔子曰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是也

慈母如母

慈母者何也子幼而母死養於父妾父卒為之三年所以報其鞠育之恩也然而必待父命者此又先王嚴父而不敢自專其報之義也父命妾曰女以為子謂憐其無母視之如子長之育之非立之以為妾後也喪服小記以為為慈母後則未可信也

禮記曾子問篇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此與喪服所言慈母不同）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吾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然但練冠以居則異於加母者矣而孔子以為非禮

南史司馬筠傳梁天監七年安成國太妃陳氏薨詔禮官

議皇太子慈母之服錡引鄭玄說服止卿大夫不宜施之皇子武帝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有三條一則妾子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子母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文曰庶母則知其爲嫡妻之子矣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子游所問自是師保

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荅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己後人致謬實此之由於是錡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

喪服小記曰爲慈母之父母無服注曰恩所不及故也又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然則鄭云如母有不得盡同於母者矣

出妻之子爲母

出妻之子爲母此經文也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此子夏傳也傳曰絕族無移服親者屬此傳中引傳援古人之言以證其無服也當自爲一條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此又經文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子夏傳也當自爲一條今本乃誤連之

父卒繼母嫁

父卒繼母嫁從從字句謂年幼不能自立從母而嫁也母之義已絕於父下章云妻不敢與焉是也故不得三年而其恩猶在於子不可以不爲之服也繼母本非屬毛離裏之親以其配父而服之如母耳故王肅曰從乎繼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服報者母報之也兩相爲服也

有適子者無適孫

冢子身之副也家無二主亦無二副故有適子者無適孫唐高宗有太子而復立太孫非矣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隋書劉子翊云其者因彼之辭是也後儒謂以所後爲父母而所生爲伯叔父母於經未有所攷亦自尊無二上之義而推之也宋歐陽氏據此文以爲聖人未嘗沒其父母之名辨之至數千言然不若趙瞻之言辭窮直書爲簡而當也宋史趙瞻傳中書請議濮安懿王稱親瞻爭曰仁宗既下明詔子陛下議者顧惑禮律所生所養之名妄相訾難彼明知禮無兩父貳斬之義敢裂一字之辭以亂正統之大義乎且文有去婦出母者去已非妻出不爲母辭窮直書豈足援以斷大義哉臣請與之廷辯以定邪正　石林燕語濮議廷臣既皆欲止稱皇伯歐陽文忠力詆以爲不然因引儀禮及五服敕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則是雖出繼而於本生猶稱父母也時未有能錄之皆司馬君實在諫院獨疏言爲人後而言父母則因服立文舍父母則無以爲傳非謂其得稱父母也按繹文言其父母其兄弟者大

[illegible]

抵皆私親之辭

黄氏日鈔曰歐公被陰私之謗皆激於當日主濮議之力公集濮議四卷又設爲或問以發明之滔滔數萬言皆以禮經爲其父母一語謂未嘗因降服而不稱父母耶然既明言所後者三年而於所生者降服則尊無二上明矣謂所生父母者蓋本其初而名之非有兩父母也未爲人後之時以生我者爲父母已爲人後則以命我者爲父母立言者於既命之後而追本生之稱自宜因其舊以父母稱未必其人 時頭稱兩父母也公亦何苦力辨而至於困辱危身哉況前世正統相傳有自非可常人比邪觀先朝嘉靖之事至於入廟稱宗而後知聖人制禮別嫌明微之至也永叔博聞之儒而未見及此學者所以貴乎格物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謂所生之父母報之亦爲之服期也重其繼大宗也故不以出降

繼父同居者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雖三王之世不能使天下無孤寡之人亦不能使天下無再適人之婦且有前後家東西家而爲喪主者矣假令婦年尚少夫死而有三五歲之子則其本宗大功之親自當爲之收恤又無大功之親而不許之從其嫁母則轉於溝壑而已於是其母所嫁之夫視之如子而撫之以至於成人此子之於若人也名之爲何不得不稱爲繼父矣長而同居則爲之服齊衰期先同居而後別居則齊衰三月以其撫育之恩次於生我也爲此制者所以寓恤孤之仁而勸天下之人不獨子其子也若曰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此後儒不得其說而爲之辭

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

正義謂母年未七十尚與祭非也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是以舅殁而姑老內則明其不與祭矣夫人從攝母不行以亞子故老而傳事雖老固當爲主祭之人而禮無二敬故爲宗子之母服則不爲妻服

杜氏通典有夫爲祖曾祖高祖父母持重妻從服議一條云孔瑚問虞喜曰假使玄孫爲後玄孫之婦從服期曾孫之婦尚存纔緦麻近輕遠重情實有疑喜答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又若爲宗子母服則不服宗子婦以此推之若玄孫爲後而其母尚存玄孫之婦猶爲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矣宋庾蔚之曰舅殁則姑老唐志虞蔚之喪服要記五卷是授祭事於子婦至於祖服自以姑爲嫡與此條之意互相發明

君之母妻

與民同者爲其君齊衰三月也不與民同者君之母妻民不服而寄任者獨爲之服也古之卿大夫有見小君之禮如成公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穆姜出於房再拜是也而妻之爵服則又君夫人命之是以不容無服

齊衰三月不言曾祖已上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喪服但有曾祖曾孫而無高祖玄孫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是不然曾重也自祖而上者皆曾祖也自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為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

禮記祭法言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左傳王子虎盟諸侯亦曰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僖公二十八年）玄孫之文見於記傳者如此（史記孟嘗君傳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然宗廟之中並無此稱詩維天之命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鄭氏箋曰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禮記郊特牲稱曾孫某注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已上稱曾孫而已（信南山正義曰曾祖以上皆得稱曾孫）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禱文王稱曾孫蒯聵晉書鍾雅傳元帝詔以禮尊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

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而不言曾祖父之父母（後人謂之高祖）非經文之脫漏也蓋以是而推之矣凡人祖孫相見其得至於五世者鮮矣壽至八九十而後可以見曾孫之子百有餘年而曾孫之子之子亦可見矣人之壽以百年為限故服至五世而窮苟六世而相見焉其服不異於曾祖也經於曾祖已上不言者以是而推之也（晉徐廣人問殷仲堪謂假如玄孫持高祖重來孫猶無服及曾猶傳謂高祖已上乃制六月緦服之細者並非）親於祭之稱曾孫不論世數而知曾祖之名統上世而言之矣

兄弟之妻無服

謂弟之妻婦者其嫂亦可謂之母乎（記大傳文）蓋言兄弟之妻不可以母子為比以名言之既有所閡而不通以分言之又有所嫌而不可以不遠記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夫外親之同爨猶緦而獨兄弟之妻不為制服者以其分親而年相亞故聖人嫌之嫌之故遠之而大為之坊（曲禮嫂叔不通問）不獨以其名也此又傳之所未及也存其恩於娣姒而斷其義於兄弟夫聖人之所以處此者精矣（大傳端以有從有服而無服嫂叔是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娣姒是也）

叔嫂雖不制服然而曰無服而為位者惟叔嫂（奔喪）子思之哭嫂也為位（檀弓）何也以是制之所抑而情之所不可闕也然而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若兄公與弟之妻則不能也（正義曰兄公與弟妻不為位者卑遠之弟妻於兄公不為位者尊絕之）此又足以補禮記之不及（檀弓言嫂叔之無服也雜記言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是無兄公與弟妻）

先君餘尊之所厭

尊尊親親周道也諸侯有一國之尊為宗廟社稷之主既沒而餘尊猶在故公之庶子於所生之母不得伸其私恩為之大功也大夫之尊不及諸侯既沒則無餘尊故其庶子於父卒為其私親並依本服如邦人也親不敵尊故厭尊不敵親故不厭此諸侯大夫之辨也後魏廣陵侯衍為徐州刺史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

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饒陽男遂官左衛將軍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

晉哀帝欲爲皇太妃服三年僕射江虨啓於禮應服緦麻又欲降服期虨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乃服緦麻（胡三省曰以帝入後大宗則太妃乃瑯邪國母當以服諸侯者服之也）

貴臣貴妾

此謂大夫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皆有相助之義故爲之服緦穀梁傳曰姪娣者不孤子之義也古者大夫亦有姪娣左傳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生紇是也備六禮之制合二姓之好從其女君而歸焉故謂之貴妾（雷次宗曰姪娣貴而大夫尊輕故服至於緦妾出自凡庶故不服）士無姪娣故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然則大夫之妾雖有子猶不得緦也惟夫在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近之矣

唐李晟夫人王氏無子妾杜氏生子愿詔以爲嫡子及杜之卒也贈鄭國夫人而晟爲之服緦議者以爲準禮士妾有子而爲之緦開元新禮無是服矣而晟擅舉復之頗爲當時所誚（冊府元龜）今之士大夫緣飾禮文而行此服者比比也

外親之服皆緦

外親之服皆緦外祖父母以尊加故小功從母以名加故小功（大傳服術有六二曰名此謂母之兄弟異名母之姊妹同德同名爾雅之云男女異長母之在室與其姊妹有同居共處之禮故許其因母名以加服）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制令禮官議加服制太常卿韋縚請加外祖父母服至大功九月舅服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服至袒免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禮敎之設本於正家家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所以父以尊崇母以厭降內有齊斬外服皆緦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其來久矣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貞觀脩禮特改舅服漸廣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弘道之後唐元之間（韋氏弑中宗立溫王重茂改元唐隆今避玄宗御名上字故稱唐元）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亡徵兆儻見於斯開元初補闕盧履冰嘗進狀論喪服輕重敕令僉議於時羣議紛挐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特降別敕一依古禮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願守八年明旨以爲萬代成法職方郎中韋述議曰天生萬物惟人最靈所以尊尊親親別生分類存則盡其愛敬沒則盡其哀戚緣情而制服考事而立言往聖討論亦已勤矣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以及其身謂之九族由近而及遠稱情而立文差其輕重遂爲五服雖則或以義降或以名加敎有所從理不踰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若以匹敵言之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父之列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

於外氏者所以尊祖禰而異於禽獸也且家無二尊喪無二斬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爲人後者減其父母之服女子出嫁殺其本家之喪蓋所存者遠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更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之內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必循原本方及條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今伯叔父母期是加服）從父昆弟亦大功九月並以上出於祖其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五月以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於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祖昆弟皆緦麻三月以出於高祖服不得過於高祖也堂舅姨既出於外曾祖若爲之制服則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則外曾祖父母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緦麻若此而舍彼事則不均棄親而錄疏理則不順推而廣之是與本族無異矣且服皆有報則堂外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須制服矣聖人豈薄其骨肉背其恩愛蓋本於公者薄於私存其大者略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尚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隳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止乎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按儀禮爲舅緦鄭文貞公魏徵議同從母例加至小功五月（詳見下）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豈不加報於外孫乎外孫爲報服大功則本宗庶孫又用何等服邪竊恐內外乖序親疏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不云乎毋輕議禮時玄宗手敕再三竟加舅服爲小功舅母緦麻堂姨堂舅袒免

宣宗舅鄭光卒詔罷朝三日御史大夫李景讓上言人情於外族則深於宗廟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愛厚親士庶猶然況於萬乘親王公主宗屬也舅氏外族也今鄭光輟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非所以別親疏防僭越也優詔報之乃罷兩日夫由韋述楊仲昌之言有以探本而尊經由崔沔李景讓之言可以察微而防亂豈非能言之士深識先王之禮而亦目見武韋之禍思永監於將來者哉

宗廟之制始變於漢明帝服紀之制始變於唐太宗皆率一時之情而更三代之禮後世不察遵而行之

唐人增改服制

唐人所議服制似欲過於聖人嫂叔無服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爲朞衆子婦小功增爲大功舅服緦增爲小功（新唐書頭太宗嘗以同爨緦而嫂叔乃無服舅與從母親等而異服詔侍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議舅爲母族姨乃外戚他姓舅服一時姨乃万月古人未窺當也於是服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者增以齊衰五月適子婦大功增以期衆子婦小功增以大功嫂叔服以小功五月報弟妻及夫兄同舅服緦請以小功然律疏舅報甥服緦麻顯慶中長孫無忌以爲甥爲舅服同從母則舅宜進同從母報又古庶母緦今無服且庶母之子昆弟也爲之杖齊是何義而吉凶異自是亦爲服緦）父在

爲母服期高宗增爲三年婦爲夫之姨舅無服玄宗令從夫服又增舅母緦麻堂姨舅袒免而弘文館直學士王元感遂欲增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舊唐書張柬之傳何休注公羊傳云魯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皆務飾其文欲厚於聖王之制而人心彌澆風化彌薄不揆其本而妄爲之增益亦未見其名之有過於三王也是故知廟有二主之非則叔孫通之以益廣宗廟爲大孝者絀矣知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之義則王元感之服三十六月者絀矣知親親之殺禮所由生則太宗魏徵所加嫂叔諸親之服者絀矣唐書禮樂志言禮之失也在於學者好爲曲說而人君一切臨時申其私意以增多爲盡禮而不知煩數之爲黷也子曰道之不明也賢

者過之夫賢者率情之偏猶爲悖禮而況欲以私意求過乎三王者哉（記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

宋熙寧五年中書門下議不祧僖祖秘閣校理王介上議曰夫物有無窮而禮有有限以有限制無窮此禮之所以起而天子所以七廟也今夫自考而上何也必曰祖自祖而上何也必曰曾祖自曾祖而上何也必曰高祖自高祖而上又何也必曰不可及見則聞而知之者矣今欲祖其祖而追之不已祖之上又有祖則固有無窮之祖矣聖人制爲之限此天子七廟所以自考廟而上至顯祖之外而必祧也自顯祖之外而祧亦猶九族至高祖而止也皆以

禮爲之界也五世而斬故也喪之三年也報罔極之恩也以罔極之恩爲不足報則固有無窮之報乎何以異於是故喪之罔極而三年也族之久遠而九也廟之無窮而七也皆先王之制弗敢過焉者也記曰品節斯斯之謂禮易於節之象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唐宋之君豈非昧於節文之意者哉

貞觀之喪服開元之廟制與始皇之狹小先王之宮廷而作爲阿房者同一意也

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

所後者謂所後之親（此上章言所後者是此誤衍一爲字）所爲後謂出而爲後之人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本自期降爲大功也兄弟之子報之亦降一等亦自期降爲大功也若子者兄弟之孫報之亦降一等自小功降而爲緦也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

與尊者爲一體不敢以外親之服而廢祖考之祭故絕其服也言母黨則妻之父母可知

考降

考父也既言父又言考者猶易言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也降者骨肉歸復於土也記曰體魄則降人死則魂升於天魄降於地書曰禮陟配天陟言升也又曰放勳乃徂落落言降也然而曰文王陟降何也神無方也可以兩在而

兼言之

噫歆

士虞禮聲三注聲者噫歆也將啓戶警覺神也曾子問祝聲三注聲噫歆警神也蓋歎息而言神其歆我乎猶詩頌予烝嘗之意也喪之臯某復祭之噫歆皆古人命鬼之辭正義曰直云祝聲不知作何聲按論語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曾子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之所享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享故云歆警神也

既夕禮聲三注舊說以為噫興也噫興者歎息而欲神之興也噫歆者歎息而欲神之歆也

日知錄卷之五

日知錄卷之六

毋不敬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脩己以敬也安民哉脩己以安人也儼若思安定辭何以安民子曰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女子子

女子子謂己所生之子若兄弟之子言女子者別於男子也左氏曰女公子古人謂其女亦曰子詩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論語曰以其子妻之是也此兼言男女之別故加女子於子之上以明之下乃專言兄弟者兄弟至親兄弟之於姊妹猶弗與同席同器而況於姑乎況於女子子乎不言從子不言兄弟可知也喪服小記言女子子在室為父母杖然則女子子為己所生之子明矣胡氏謂兼言子衍文黃氏以為女子之子皆非

內則曰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則不待已嫁而反矣

取妻不取同姓

姓之為言生也左傳昭四年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詩曰振振公姓天地之化專則不生兩則生故叔詹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語曰同姓不婚惡不殖也而子產之告叔向云內官不及同姓美先盡矣則相生疾晉司空季子之告公子曰異德合姓鄭史伯之對桓公曰先王聘后於異姓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

爻是知禮不娶同姓者非但防嫌亦以戒獨也故曲禮納
女于天子曰備百姓吳語句踐請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而郊特牲注
云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呂刑注百官族姓族同族異姓易
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是以王御不參一族其所以合陰
陽之化而助嗣續之功者微矣

古人以異姓爲昏姻之稱大戴禮南宮縚夫子信其仁以
爲異姓謂以兄之子妻之也周禮司儀時揖異姓鄭氏注
引此

姓之所從來本於五帝五帝之得姓本於五行則有相配
相生之理故傳言有嬀之後將育於姜又曰姬姞耦其生
必蕃而後世五音族姓之說自此始矣晉嵇康論曰五行

有相生故同姓不昏[illegible]

春秋時最重族姓至七國時則絕無一語及之者正猶唐
人最重譜諜而五代以後則蕩然無存人亦不復問此百
餘年間世變風移可爲長歎也已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不但名分有所不當而以尊臨卑則
死者之神亦必不安故其當祭則有代之者矣此別是一
條說者乃蒙上餕餘不祭之文而爲之解殆似山東人作
不徹薑食不多食義卽謂不多食薑同一謬也此謂平日四時之祭若有喪則祔禮之祭未嘗不行

檀弓

讀檀弓二篇及曾子問乃知古人於禮服講之悉而辨之

明如此漢書言夏侯勝善說禮服蕭望之從夏侯勝問論
語禮服唐開元四部書目喪服傳義疏有二十三部昔之
大儒有專以喪服名家者其去鄒魯之風未遠也故蕭望
之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
宗詣京邑築室於鍾山西巖下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
齊初何佟之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
引王元規爲學士親受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魏孝文帝親
爲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而梁書言始興王憺薨昭明太
子命諸臣共議從明山賓朱异之言以慕悼之辭宜終服
月[illegible]孫各爲皇帝皇后太子已下喪禮之書謂之凶禮夫以至尊在御不廢講
求喪禮異於李義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國恤一篇者矣

舊唐書李義府傳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
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為豫備凶事非臣子
所宜言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刪而焚之裴守真俄為太
常博士高宗崩時無大行凶儀守真與同時博士韋叔夏
輔抱素等討論舊事創為之宋史章衡傳熙寧初判太
常寺建言自唐開元纂修禮書以國恤一篇為豫凶事刪
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捃摭墜殘茫無
所據今宜為厚陵集禮以貽萬世從之

宋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寧宗嗣服已服期年喪欲大祥
畢更服兩月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為祖服已過期矣議者
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
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三年之重服而陛下又行
之是喪有二孤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時朱熹召為以侍上
議以紘言為非而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
為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云準五服年月格

斬衰三年嫡孫為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傳云父
殁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
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傍照至為祖後者條
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
事之問而鄭荅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儀禮喪服篇不杖章為君之祖父母下疏亦引此趙商問荅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日上此
奏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
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
大意荅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
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
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斷決不可直謂古經

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昔人謂禮書未經康成不敢輕議漢儒以此嗚呼若曾
子子游之倫親受學於聖人其於節文之變辨之如此其
詳也今之學者生於草野之中當禮壞樂崩之後於古人
之遺文一切不為之討究而曰禮吾知其敬而已喪吾知
其哀而已以空學而議朝章以清談而干王政是尚不足
以闚漢儒之里而何以升孔子之堂哉

論語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三
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學成於曾氏之門人而一卷之中言
此者十有九語皆輕重之間而世代之別從可知已爾雅曰茲斯此也今尚書多言茲論語多言斯大學以後之書多言此

太公五世反葬于周

太公汲人也聞文王作然後歸周史之所言已就封於齊
矣其復入為太師薨而葬於周事未可知使其有之亦古
人因薨而葬不擇地之常而記以首丘喻之亦已繆矣乃
云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illegible]而使其
已化之骨跋履山川觸冒寒暑自東徂西以葬於封守之
外於死者為不仁古之葬者[illegible]反哭於其寢
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使[illegible]之孤[illegible]送葬踰月淹
時不獲遂五月之[illegible]速反而虞於生者為不孝且也入周
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次而以衰絰見則不祥
若其孤不行而使卿攝之則不恭勞民傷財則不惠此數
者無一而可為葬會稽其後王不從而殺之禹陵有夏后

皋之墓豈古人不達禮樂之義哉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古之事其先人於廟而不於墓聖人所以知幽明之故也然則太公無五世反葬之事明矣水經注淄水下有胡公陵青州刺史傅弘仁言得銅棺隸書處胡公太公之玄孫未嘗反葬於周

扶君

扶君卜人師扶右注下當爲僕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此所謂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也三代之世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綴衣虎賁皆惟吉士與漢高之獨枕一宦者臥異矣春秋傳曰公薨於小寢即安也魏中山王袞疾病令官屬以時營東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其得禮之意者與家語子貢問

二夫人相爲服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從母之夫與謂吾從母之夫者相爲服也舅之妻與謂吾舅之妻者相爲服也上不言妻之姊妹之子下不言夫之甥語繁而冗不可以成文也聞一知二吾於孟子以紂爲兄之子言之趙注爲別自爲

同母異父之昆弟

同母異父之昆弟不當有服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此是正說而又曰魯人則爲之齊衰則多此一言矣狄儀從而行之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以其爲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

廣安游氏曰後世所承傳之禮有出三代之末治禮之失而爲之者不喪出母古禮之正也孔氏喪出母非孔子行之而非以爲法令禮家爲出母服齊衰杖期此後世之爲非禮之正也同母異父之昆弟子游曰爲之大功魯人爲之齊衰亦非禮之正也昔聖人制禮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男女有別然後一家之尊知統乎父而厭降其母同姓之親厚於異姓父在則爲母服齊衰期出母則不爲服後世既爲出母制服則雖異父之子以母之故亦爲之服矣此其失在乎不明父母之辨一統之尊不別同姓異姓之親而致然也及後世父在而升其母三年之服至異姓之服若堂舅堂姨之類亦相緣而升夫禮者以情義言也情義者有所限止不可偏給也母統於父厭於父則不得

不厭降於其母厚於同姓則不得不降殺於異姓夫是以父尊而母卑夫尊而婦卑君尊而臣卑皆順是而爲之也今子游欲以意爲之大功此皆承世俗之失失之之原其來寖遠後世不攷其原而不能正云矣也

子卯不樂

古先王之爲後世戒也至矣然其出而見之也故亡國之社以爲廟屏穀梁傳欲其居而思之也故子卯不樂檀弓下稷食菜羹玉藻而太史奉之以爲諱惡王制鄭氏庮諱先王名惡子卯日此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之義也漢以下人主莫有行之者惟崔琰諫魏世子丕田獵曾引此義後周武帝天和元年五月甲午詔曰道德交喪禮義闕興廢因始於一言美三千於爲敬是

以在上不驕處滿不溢富貴所以長守邦國於焉又安救能承天靜地和民敬鬼明並日月道錯四時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蔑弘衷見吾之鎔杜賁有揚觶之文自世道喪亂禮儀素毀此典蔑然已墜於地昔周王受命請聞顓頊廟有戒盈之器室為復禮之銘翊伊末學而能忘此宜依是日停事停樂庶知為君之難為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鑒斯在春秋莊公二十一年春王正月肆大眚公羊傳作大省何休注謂子卯日也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忽故又大自省察得無有此行乎子甲子也卯乙卯也古人省文但言子卯翼奉乃謂子為貪狼卯為陰賊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此術家之說非經義也

君有饋焉曰獻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示不純臣之道也長樂陳氏曰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但曰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衛孟子之仕齊是也注以君有故為饋於君者非故哀公執摯以見周豐而老萊子之於楚王自稱曰僕荀子周公自言所執贄而見者十人蓋古之人君有所不臣故九經之序先尊賢而後敬大臣尊賢其所不臣者遠至若武王之訪于箕子變年稱祀不敢以維新之號臨之恪舊之心師臣之禮又不可以尋常論矣

邾婁考公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注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為定按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傳至曾孫考公其去春秋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是已失國而為寓公其尚能行王禮於鄰國乎定公在魯文宣之時作定為是

因國

有勝國有因國周禮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書序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又言武王勝殷左傳凡勝國曰滅之文公十五年是也左傳哀公十三年今吳王有墨國勝乎注國為敵所勝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左傳子產對叔向曰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昭公元年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昭公二十年是也魯宋人志西其有日月及因臨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

文王世子

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不獨文王之孝亦可以見王季之其勤也為父者未明而衣則為子者雞鳴而起亦當宴安自逸又何怪乎其子之惰四支而不養也是以小宛之詩必曰夙興夜寐而管寧三日晏起自訟其愆古人之以身行道者如此

武王帥而行之

文王之孝可謂至矣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如三朝

食上色憂復膳之節皆不敢有過於文王此中庸之行而凡後人之立意欲以過於前人者皆有所為而為之也故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用日干支

三代以前擇日皆用干郊特牲郊日用辛社日用甲書召誥丁巳用牲于郊戊午乃社于新邑而月令擇元日命民社鄭注謂春分前後戊日則郊不必用辛社不必用甲矣詩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穀梁傳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命樂正入學習樂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春秋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易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之類是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戌臘三月上巳祓除張衡南都賦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及正月剛卯之類是也月令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曰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此漢儒之說攷之經文無用支之證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二月不必皆有丁亥蓋夏后氏始行此禮之日偶值丁亥而用之猶郊特牲言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人以日至郊適值辛日謂以支亥亥者非

社日用甲

月令擇元日命民社注祀社日用甲據郊特牲文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正義曰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墨子云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不可信疏分事用剛日丁卯非也漢用午魏用未晉用酉各因其行運潘尼皇太子社詩孟月涉初旬吉日惟上酉則不但用酉又用孟月唐武后長壽元年制更以九月為社玄宗開元十八年詔移社日就千秋節皆失古人用甲之義矣

不齒之服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吉則入乎凶惰游之士縞冠垂緌不齒之人玄冠縞武以其為自吉而之凶之人故被之以不純吉而雜乎凶之服

為父母妻長子禫

禫者終喪之祭父母之喪中月而禫固已妻與長子何居夫不有祖父母伯叔父母及昆弟乎曰夫為妻父為長子喪之主也服除而禫非夫非父其誰主之若祖父母伯叔父母及兄弟則各有其主之矣故不禫 [illegible]

父在為母則從乎父而禫

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殤無為人父之道而有為殤後者此禮之變也謂大宗之子未及成人而殤取殤者之兄弟若兄之子以為後則以為人後之服而服之如父不以其殤而殺重大宗也若僖之閔公八歲而薨僖為之後是已夫禮之制殤所以示長幼之節而殺其恩也大宗重則長幼之節輕故殤之服而有所不異乎成人不以宜殺之恩

[illegible] 失古人用甲之義

而嚴尊祖之義此所謂權也若曰服其本服云爾記何必言之而亦烏有爲殤後者哉

庶子不以杖即位

古之爲杖但以輔病而已其後以杖爲主喪者之用喪無二主則無二杖故庶子不以杖即位

夫爲妻杖則其子不杖矣父爲長子杖則其孫不杖矣雜記曰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其子長子之子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

無杖則不成喪故女子在室父母死而無男昆弟則女子杖其曰一人明無二杖也

姑在爲夫杖必其無子也母爲長子削杖必其無父也此三者皆無主之喪故婦人杖

庶姓別於上

庶姓者子姓也特牲饋食禮言子姓兄弟注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玉藻喪大記並言子姓注曰子姓謂衆子孫也玉藻稱君之子若子姓之冠也正義曰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子姓故詩言公姓以繼公子而同父之變文則云同姓此所云庶姓別於上者亦子姓之姓與周禮司儀之云士揖庶姓者文同而所指異也古人以治祖爲上治高祖爲庶姓意亦不然然多此兩姓之目

〇愛百姓故刑罰中

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衆治之而刑措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窮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間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於閨門之內而猶有不帥教者然後歸之士師然則人君之所治者約矣然後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夫然刑罰焉得而不中乎是故宗法立而刑淸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輔人君之治罔攸兼于庶獄而民自不犯於有司風俗之醇科條之簡有自來矣詩曰君之宗之吾是以知宗子之次於君道也

〇庶民安故財用足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貧有富貧者至於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爲吝嗇之計於是乎有爭心矣夫

子有言不患貧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而鄉三物之所與者六行之條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所謂均無貧者而財用有不足乎至於葛藟之刺與角弓之賦作九族乃離一方相怨而缾罍交恥泉池並竭然後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養人之欲而給人之求爲周且豫矣宋范文正公蘇州義田至今裔孫猶守其法范氏無窮人

術有序

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按水經注引此作遂有序而禮遂人之職五家爲鄰

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下士二十有二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又按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徑小溝也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並作遂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術音遂此古術遂二字通用之證陳可大集說改術爲州非也

周禮州長會民射于州序陳氏禮書曰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

師也者所以學爲君

三代之世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治國平天下之事孔子之於弟子也四代之禮樂以告顏淵五至三無以告子夏而又曰雍也可使南面然則內而聖外而王無異道矣其繫易也曰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故曰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

肅肅敬也

肅肅敬也雝雝和也詩本肅雝一字而引之二字者長言之也詩云有洸有潰毛公傳之曰洸洸武也潰潰怒也即其例也

以其綏復

男子以車爲居以弓矢爲器故其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其死也設決麗于掔此葬則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亦張可也以射者男子之事也如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注改綏爲緌訓旌旗之旄也以旄復爲不切於乘車陳氏以此復魂魄在車當是說綏之綏以車者男子之居也晉書輿服志傳命奐星也象笠綏綏皆用此升車必正立執綏徐鉉曰綏者所執登車之索以其綏復冀象其行也象其行所以達其志也於是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矣左氏哀公十五年傳聘禮賓死以柩造朝介將命宋史韋頊傳爲刑部郎中費勢凡宦業滿質奐丹遣內侍黃館賓祭命服件副使哭免何護其喪以錦車駕蒙駝郡藏於中館以銀鍍棺具鼓吹羽儀吏上繼送自鼻

與復之以矢猶有敵之意此亡於禮者之禮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親喪外除者祥爲喪之終矣而哀未忘故中月而禫兄弟之喪內除者如其月期而除

十五月而禫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孔氏曰此謂父在爲母亦備二祥節也若以十月當大喪之一周論月則可以練矣故曰十一月而練以十二月當大喪之再周論月則可以祥矣故曰十三月而祥必言十一月十三月者親喪外除又加兩月以當大喪之中月則可以禫矣故曰十五月

而禫

父在為母其禫也父主之則夫之為妻亦當十五月而禫矣皆孫楚除婦服詩但以一周而畢蓋不數禫月

其他期喪祥禫之祭皆不在己則亦以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除可知故鄭氏曰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乎

妻之黨雖親弗主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此文以姑姊妹發端以戒人不可主姑姊妹之夫之喪也夫寧使疏遠之族人與鄰家里尹而不使妻之黨為之主聖人之慮者已逆知後世必有如王莽假母后之權行居攝之事而篡漢家之統而豫為之坊者矣別內外定嫌疑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是惡知禮意哉

吉祭而復寢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至晉之世鄢陵已娶而孔氏乃以吉祭為四時之祭雖禫之後必待四時之祭訖然後復寢非也禮卽吉祭也豈有未復寢而先御婦人者乎

如欲色然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能以慕少艾之心而慕父母則其誠無以加矣正義云王肅解欲色為如欲見父母之顏色鄭何得比父母於女色馬昭申云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是亦比色於德張融云如好色取其甚也於文無嫌

先古

祭義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古先祖也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亦謂其先人也近曰先遠曰古故周人謂其先公曰古公

博愛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左右就養無方謂之博愛

以養父母日嚴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孩提之童知愛而已稍長然後知敬知敬然後能嚴孟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故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敬之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嚴之終也與嚴恭與日而俱逝之謂

致知

致知者知止也董文清槐以知止二節合聽訟章為格物傳知止者何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是之謂止知止然後謂之知至君臣父子國人之交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之謂物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昔者武王之訪箕子之陳曾子子游之問孔子之答皆是物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惟君子爲能體天下之物故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記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

以格物爲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末矣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

聽訟者與國人交之一事也

顧諟天之明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在於人日用而不知莫非命也故詩書之訓有曰顧諟天之明命又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又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而劉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彼其之

子邦之司直而以爲舍命不渝乃知之人懷昏姻也而以爲不知命然則子之孝與之忠夫之貞婦之信此天之所命而人受之爲性者也以至天命之謂性天命於穆實之表則離而二之矣

子思續乃命于天人事也理之一以至氣亦在存是以舍章中正而有隕自天匪正之行而天命不祐

桀紂帥天下以暴

仲虺之誥稱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多方稱曰叨懫日欽劓割夏邑此桀民之從暴也微子稱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此紂民之從暴也故曰幽厲興則民好暴古之人

所以齊訓告保惠胥教誨而不使民之陷於邪僻者何哉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天保之詩皆祝其君以受福之辭而要其指歸不過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然則人君爲國之存亡計者其可不致謹於民俗哉

財者末也

古人以財爲末故舜命九官未有理財之職周官財賦之事一皆領之於天官冢宰而六卿無專任焉漢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祿勳三衛尉四太僕五廷尉六鴻臚七宗正八大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九少府（應劭曰少者小也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大農掌財在後少府掌天子之私財又最後唐之九卿

一太常二光祿三衛尉四宗正五太僕六大理七鴻臚八司農九太府大略與漢不殊而戶部不過尚書省之屬官故與吏禮兵刑工並列而爲六至於大司徒教民之職宰相實總之也罷宰相廢而後以六部尚書爲二品非兼敎化後財貨之義矣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治化之隆則遺秉滯穗之利及於寡婦恩情之薄則耰鉏箕帚之色加於父母故使民興孝興弟莫急於生財以好仁之君用不畜聚斂之臣則財足而化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君子而時中

時中之說謂程氏庸

不如注云子路好勇故問強庸

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此所謂君子而時中者也故易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武王周公之達孝皆所謂時中也）

子路問強

洪範六極六曰弱鄭康成注愚懦不毅爲弱故子路問強

鬼神

王道之大始於閨門妻子合兄弟和而父母順道之邇也卑也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道之遠也高也先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禘嘗之爲經布之爲政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若舜若文武周公所謂庸德之行而人倫之至者也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人之有父母也雞鳴問寢左右就養無方何其近也及其既亡而其容與聲不可得而接於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然後僾然必有見乎其位然後乃憑工祝之傳而致賚於孝孫生而爲父母歿而爲鬼神子以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此之謂也（論語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由順父母而推之也

記曰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又以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夫惟文王生而事親如此之孝故歿而祭如此

之忠而如親之或見也苟其忘親養志之誠則其歿也自必無感通之理故曰唯孝子爲能饗親而天子之孝亦曰不能事人焉能事鬼是以庸德之行莫先於父母之順而郊社之禮禘嘗之義緣之以達於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

在上位者能順乎親而後可以祀天享帝在下位者能順乎親而後可以獲上治民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用以贊易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一節斯爲切當如二子之說則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者鬼神也其可見可聞者亦鬼神也今夫子但言弗見弗聞如其

為祭祀之鬼神也（祭祀之鬼神與天地之鬼神非有二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猶易乾文言所謂與鬼神合其吉凶（蕭曾）
二条亦以鬼神與天地人並言

期之喪達乎大夫

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者此者以為期已下之喪皆其臣屬故不服然制禮之意不但為此古人有喪不祭諸侯有山川社稷宗廟之事不可以曠故惟服三年而不服期大夫亦與於其君畢事在廟之事但人數多不至於曠故但降之而已此古人重祭之義後人不知但以為貴貴而已（正義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為期喪還著大功之服若天子諸侯旁期之喪）則不（[illegible]）服也（[illegible]）

諸侯亦有期服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且亦有大功衆姊妹姑姊妹嫁於國君尊同則不降記特舉其大槩言之爾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鄭解上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一條此舉其重者而言然三年之喪不止父母左氏昭公十五年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穆后與太子王后謂之三年者據達子之志而言其實期也是天子亦有期喪

達孝

達孝者達於上下達於幽明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者也（與達道達德之達同義）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無黜于昵祖己之所以戒殷王也自八以下衆仲之所以對羽父也以客為臣子游之所以規文子也親親之道雜於賢人而明者多矣漢哀帝聽冷褒段猶之言而尊定陶共皇為恭宗聽李勣之言而立皇后武氏不知人之禍且至於斁倫亂紀而不覺可不慎哉

人倫之大莫過乎君父而予奪先之以賢賢易色何也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也

父子之親長幼之序男女之辨非師不明敬人以禮者師之功也故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誠者天之道也

誠者天之道也故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而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莫非誠也故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肫肫其仁

五品之人倫莫不本於中心之仁愛故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又曰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

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此於喪而觀其仁也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又曰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此於葬而觀其仁也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又曰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此於祭而觀其仁

也自此而推之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而天下之大經畢舉而無遺矣故曰孝弟也者仁之本

日知錄卷之六

日知錄卷之七

孝弟爲仁之本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之謂孝弟爲仁之本

察其所安

求仁而得仁安之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安之也使非所安則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矣

子張問十世

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

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自春秋之并爲七國七國之并爲秦而大變先王之禮然其所以辨上下別親疏決嫌疑定是非則固未嘗異乎三王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自古帝王相傳之統至秦而大變然而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則亦不待讖緯而識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此百世可知者也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此百世可知者也

媚奧

與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卽竈之神矣詩予以奠

之宗室牖下[illegible]室西南隅所謂奧也今民間戶東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爲人子者居不主奧仲尼時君居以奧所重言是奧本人之所處祭時乃奉神於此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注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

武未盡善

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也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寧而崩史記封禪書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武王當日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實遷之命曰有大賚于西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靜商

日知錄 〈卷之七〉 二

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何如哉故大武之樂雖作於周公而未至於世變風移之日聖人之心有所未慊也非人力之所能爲矣使舜當武之時亦須征伐孔子只[illegible]論其[illegible]之異反是[illegible]功一也人而天其[illegible]又問[illegible]以追蠡者何與[illegible]

朝聞道夕死可矣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有一日未死之身則有一日未

聞之道

忠恕

延平先生答問門人朱熹編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爲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曾子答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爾豈有二邪若以爲夫子一以貫之之旨甚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若是之支也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則非聖人不能爾朱子又嘗作忠恕說其大指與此略同按此說甚明而集注乃謂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爲下學之事不足以言聖人之道也然則是二之非一之也

日知錄 〈卷之七〉 三

慈谿黃氏曰天下之理無所不在而人之不能以貫通者己私間之也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而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所以能一以貫之者也

元戴侗作六書故其訓忠曰盡己致至之謂忠語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又曰言思忠記曰喪禮忠之至也又曰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又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傳曰上思利民忠也又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

問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觀於此數者可以知忠之義矣反身而誠然後能忠能忠矣然後由己推而達之家國天下其道一也其訓恕曰推己及物之謂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之道也充是心以往達乎四海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本君子孫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仲弓問仁夫子告之亦以敬恕夫聖人者何以異於人哉知終身可行則知一以貫之之義矣

中庸記夫子言君子之道四無非忠恕之事而乾九二之龍德亦惟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則忠恕君子之道也

何以言違道不遠以此猶之云巧言令色鮮矣仁也古人語辭云爾違道不遠即違道不遠是辭歟不遠即忠恕也孟子已自言之豈可以此而疑忠恕之有二乎或曰孟子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何也曰此為未至乎道者言之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仁義豈有二乎今人謂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非也蓋得忠恕方是聖人學者所以學為忠恕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與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聞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疑其有隱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無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貢之意猶以文章與性與天道為二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故可仕可止可久可速無一而非天也恂恂便便侃侃誾誾無一而非天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孟子以為堯舜性之之事

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義尊天王攘戎翟誅亂臣賊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為聖人性命之文而子如不言則小子其何述乎

今人但以繫辭為夫子言性與天道之書愚嘗三復其文如鳴鶴在陰七爻自天祐之一爻憧憧往來十一爻履德

之基也九卦所以教人學易者無不在於言行之間矣故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由是而充之一日克己復禮有異道乎今之君子學未及乎樊遲司馬牛而欲其說之高於顏曾二子是以終日言性與天道而不自知其墮於禪學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此是下學之本今之學者以為鈍根不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又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又曰聖賢

立言本自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

黃氏日鈔曰夫子述六經後來者溺於訓詁未害也濂洛言道學後來者借以談禪則其害深矣

孔門弟子不過四科自宋以下之爲學者則有五科曰語錄科

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脩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爲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變齊變魯

變魯而至於道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變齊而至於魯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博學於文

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爲度數發之爲音容莫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知此者由文矣哉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又曰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諡法經緯天地曰文與弟子之學詩書六藝之文有深淺之不同矣

三以天下讓

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則泰伯之時周日以強大矣乃託之采藥往而不反當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當其時讓王季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彝鼎不銘其迹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路史曰方太王時以與王季而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皆泰伯啓之也故曰三讓鄭康成注以爲周太王之長子太伯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太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歿而不反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泰伯去而王季立王季立而文武興雖謂之以天下讓可矣太史公序吳世家云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其啓言泰伯之讓國者不妨王季詩之言因心則友是也述文王之事者不害武王詩之言上帝臨女是也古人之能言如此今將稱泰伯之德而先以翦商之志加諸太王豈

大子立言之意哉朱子作論語或問不取翦商之說而蔡仲默傳書武成曰大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而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仲默朱子之門人可謂善於匡朱子之失者矣

或問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乎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爲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爲至德何邪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狷王季受之而不爲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爲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其與稱隱

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此說本之伊川先生

有婦人焉

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武王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而太姒邑姜自在宮壼之内必不從軍旅之事亦必不并數之以足十臣之數也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亦臣而用婦人爲亂邪矣乃用之功業必務於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漢博士孔衍上書曰臣國安國傳學中古文論語爲改今文闕疑可也惟書大誥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蔡氏亦以爲說出十人

季路問事鬼神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左右就養無方故其祭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未知生焉知死人之生也直故其死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文信公正氣歌可以謂之知生矣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而今而後庶幾無媿衣帶贊可以謂之知死矣

不踐迹

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所謂踐迹也先王之教若說命所謂學于古訓康誥所謂紹聞衣德言以至於詩書六藝之文三百三千之則有一非踐迹者乎善人者忠信而未學禮篤實而未日新雖其天資之美亦能闇與道合而足已不學無自以入聖人之室矣治天下者亦然故曰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六經亦以其文之教致用而不能成一代之治矣

異乎三子者之撰

夫子如或知爾之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曾點浴沂詠歸之言素貧賤行乎貧賤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故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去兵去食

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國所以足食而不待豳土之行也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國所以足兵而不待淮夷之役也苟其事變之來而有所不及備則揭竿刊木可以爲兵而不可闕食以守兵矣糠覈草根

可以爲食而不可棄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於張空弮羅雀鼠而民無貳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結其心乎此又權於緩急輕重之閒而爲不得已之計也明此義則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至於輿臺牧圉之賤莫不親其上死其長所謂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豈非爲政之要道乎

孟子言制梃以撻秦楚亦是可以無待於兵之意

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左氏僖公十八年傳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之書而五經無此語也

以執兵之人爲兵猶之以被甲之人爲甲公羊傳[illegible]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illegible]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定公十三年

盪舟

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正此謂也漢時竹書未出故孔安國注爲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王逸注天問謂少康滅斟尋氏奄若覆舟亦以不見竹書而強爲之說

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宋書顏師伯傳單騎出盪孔覬傳每戰以刀楯直盪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隋書高祖紀[illegible]後周書侯莫陳崇傳王勇傳有直盪都督楊紹傳有直盪別將晉書載紀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唐書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者曰跳盪盪舟蓋兼此義與蔡姬之乘舟盪公者不同左傳僖公三年

管仲不死子糾

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華裔之防所繫者在天下故夫子之於管仲略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之閒而以天下爲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華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有謂管仲之於子糾未成爲君臣者子糾於齊未成君於仲與忽則成爲君臣矣狐突之子毛及偃從文公在秦而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晉語[illegible]自古相傳如此若毛偃爲重耳之臣而仲與忽不得爲糾之臣是以成敗定君臣也可乎又謂[illegible]桓兄糾弟此亦強爲之說論至於尊周室存華夏之大功則公子與其臣區區一身之名分小矣雖然其君臣之分故在也遂謂之無罪非也

予一以貫之

好古敏求多見而識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進乎是者六爻之義至賾也而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千三百之儀至多也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十世之事至遠也而曰殷因

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百王之制至殊也而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所謂予一以貫之者也其教門人也必先叩其兩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顏子則聞一以知十而子貢切磋之言子夏禮後之問則皆善其可與言詩豈非天下之理殊塗而同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矣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是以乾初九之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吾自幼及老見人所

以求當世之名者無非為利也名之所在則利歸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 [illegible]

性相近也

性之一字始見於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恆即相近之義相近近於善也相遠遠於善也故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人之生也直即孟子所謂性善人亦有生而不善者如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知其必滅若敖氏是也然此千萬中之一耳故公都子所述之三說孟子不斥其非而但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論其變也若紂為炮烙之刑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此則生而性與人殊亦如五官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豈可以一而槩萬乎故終謂之性善也

孟子論性專以其發見乎情者言之且如見孺子入井亦有不憐者嘑蹴之食有笑而受之者此人情之變也若反從而喜之吾知其無是人也

曲沃衛嵩曰孔子所謂相近即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謂之相近乎如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若湯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於堯舜邪湯武可以反之即性善之說湯武之不即為堯舜而必待於反之即性相近之說也孔孟之言一也

虞仲

史記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為虞仲列為諸侯按此則仲雍為吳仲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謂仲雍為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史記越世家 [illegible]

不揆作不虞不揆樂名吳虞也公羊傳定公四年伍胥父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虞本或作吳石鼓文有吳人注曰虞人也水經注吳山在汧縣西古之汧山也國語所謂虞矣揚用脩曰吳古虞字省文如虖之省爲乎虐之省爲虐也今崑山有浦名大虞小虞俗謂之大吳小吳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攷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十三年伐魏取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吳雁太伯後日太伯後是爲虞公後漢郡國志大陽有吳山上有虞城水經注亦作虞城虞城之書爲吳城猶吳仲之書爲虞仲也杜元凱左氏注亦曰仲雍支子別封西吳

聽其言也厲

君子之言非有意於厲也是曰是非曰非孔穎達洪範正義曰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

居官則告諭可以當鞭朴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此之謂聽其言也厲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聖人之道未有不始於灑埽應對進退者也故曰約之以禮又曰知崇禮卑

梁惠王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爲王者則非追尊之辭明矣司馬子長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趙岐孟子作君何必曰利亦以此然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容誤也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言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竹書時未卒故謂之今王今按惠王卽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卽紀年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記分爲二人誤耶

秦本紀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此稱王改元之證又與魏惠王同時

日知錄　卷之七　十四

日知錄　卷之七　十五

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悟史之所書襄王之年卽惠王之後元年也以孟子證之而自明者也

據紀年周愼靚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爲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爲赧王之元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與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爲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卽行故梁事不多論孟子以惠王之二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故也史記及孟子序說謂梁惠王之三十

韓目經載宋當本真近
於是矣齊屬

九年孟子致梁其後一廿一年乃人伐燕而孟子在齊矣其衛嵩曰孟子遊歷先後雖不可攷以本書證之當是自宋歸鄒由鄒之任之齊之滕而後之梁之齊 [illegible]

孟子為卿於齊其於梁則客也故見齊王稱臣見梁王不稱臣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不遺親不後君仁之效也其言義何義者禮之所從生也昔者齊景公有感於晏子之言而懼其國之為陳氏也問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子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古之明王所以禁邪於未形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是必有其道矣

不動心

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也枉道事人

由學問也皆從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動心者不動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為也之心

市朝

若撻之於市朝即書所言若撻于市古者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又曰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兵器非可入朝之物而喪哭亦市朝之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也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日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索隱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古人能以眾聲如此則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敘肆行列也後代則朝列之參差有反不如市肆者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倪文節思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傳寫之誤以忘字作正心二字言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已勿忘又當勿助長疊二勿忘作文法也按書無逸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亦是疊一句而文愈有致今人發言亦多有重說一句者禮記祭義見間以俠甒鄭氏曰見間當為覸史記蔡澤傳吾持粱刺齒肥索隱以刺齒肥當為齧肥論語五十以學以朱子以為五十當作卒此皆古書一字誤為二字之證

文王以百里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為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爾（[illegible]）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屬之周（未克商以為無歲國者但以弱而已）至於武王而西及梁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東臨上黨（與黎）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過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illegible]）一舉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書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嘗不藉力哉

廛無夫里之布

有夫布有里布周禮地官載師職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昭公二十六年）又廛人職掌斂市之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之謂宅不毛者有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集注未引閭師文今人遂以布專屬於泉

孟子自齊葬於魯

孟子自齊葬於魯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緦事畢而除故反於齊止於嬴而充虞乃得承間而問若曰奔喪而還營葬方將即出赴齊卿之位而門人未得發問可謂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以教滕世子哉

其實皆什一也

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跡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周禮小司徒注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眾一旅一旅之眾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孔氏正義引此則曰井牧之法禹之所為）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為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為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周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夫子言禹盡力乎溝洫而禹貢之自言亦曰濬畎澮距川則其制不始於周知矣）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蓋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異度數故史記秦始皇本紀於改年始尚上黑之下即曰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三代之王其更制改物亦必如此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為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國佐之對晉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

丈夫丈子丈則拜於大[illegible]

有三代之王而爲是紛紛無益於民之事哉

莊嶽

引而置之莊嶽之間 注莊嶽齊街里名也莊是街名嶽是里名 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注云六軌之道 昭十年又敗諸莊 年戰于莊 注並同 哀六 反陳于嶽 注云嶽里名

古者不爲臣不見

觀夫孔子之見陽貨而後知踰垣閉門爲賢者之過未合於中道也然後世之人必有如胡廣被中庸之名爲道詭仲尼之迹者矣其始也屈己以見諸侯一見諸侯而喪其廉恥於是望塵而拜貴人者皆以投時好此其所必至者曾子子路之言所以爲末流戒也故曰君子上交不諂又

曰上弗援下弗推後世之於仕人許之以自媒勸之以干祿而責其有恥難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

禮父爲長子斬衰三年故公行子有子之喪而孟子與右師及齊之諸臣皆往弔

爲不順於父母

虞書所載帝曰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是則帝之舉舜在瞽瞍底豫之後今孟子乃謂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猶不順於父母而如窮人無所歸此非事實但其推見聖人之心若此使天下之爲人子者處心積慮必出乎此

而後爲大孝耳 與答桃應之問同 後儒以爲實然則二嫂使治朕棲之說亦可信矣

象封有庳

舜都蒲阪而封象於道州鼻亭 水經注王隱曰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山下有象廟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有鼻國名在今永州營道縣北袁記傳注今猶謂之鼻亭 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爲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處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又考太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丘營丘在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瀉鹵人民寡而孟子言其儉於百里又萊夷偪處而與之

爭國大尊爲尚父親爲后父功爲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閒土故至蒲姑氏之處而後乃封太公邪 時周蔵息也 乃封一國左傳成[illegible] 行若紀[illegible]于十[illegible]就王薛蔵蒿始 成[illegible]封夫又言 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 虞可[illegible]封[illegible]仰爲氏五乃是秉其見於遠[illegible][illegible]之地與舜之封數畏矣

●周室班爵祿

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 黃氏日鈔讀王制曰必本於上農夫者示祿出於農等而上之皆以代耕者也 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以

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之下矣

費惠公

孟子費惠公注惠公費邑之君按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注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莊公十六年滑伯注同昭公二十六年王入于滑注滑周地也本鄭邑襄公十八年楚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獻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文叔侯對平公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漢求相費氏碑云其先季友為魯大夫有功封費因以為姓按隱公元年已有費伯即費庈父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于襄賁而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郯邳殆所謂泗上十二諸侯者邪

仁山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為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

季氏之於魯但出君而不敢立君但分國而不敢篡位愈於晉衞多矣故曰魯猶秉周禮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為之裁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孟子荅公都子言義而舉酌鄉人敬尸二事皆禮之用也而莫非義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至於提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迹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真所謂告子未嘗知義者也其不流於異端而害吾道者幾希

董子曰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義字從我兼聲與意此與孟子之言相發[illegible]

一以紂為兄之子[illegible]以紂為弟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不言后妻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後之讀書者不得子貢之所不當聞一以知二矣

才

人固有為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降之下章言天之降才是以禽獸之人謂之未嘗有才中庸言能盡其性而孟子言不能盡其才不能盡其才則能盡其性矣在乎擴而充之

求其放心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必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罫之方悉雁行之勢[illegible]亦必不能從事於弈

所去二

既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自視欿然

人之爲學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illegible]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illegible]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illegible]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則可謂不自小矣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則可謂不自大矣故自小小也自大亦小也今之學者非自小則自大吾見其同爲小人之歸而已

士何事

[illegible]三代之世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化飭八材亦無多人武王作酒誥之書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此謂農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謂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羣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爲鄉之法哉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爲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爲輕重文者爲儒武者爲俠嗚呼游士興而先王之法壞矣彭更之言王子墊之問其猶近古之意與

飯糗茹草

舉天下之大任者必先天下之至勞[illegible]能天下之至賤是以殷[illegible]舊勞于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illegible]之事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王業之所由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務也[illegible]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後能使人其心不敢失於一物之細而後可以勝天下之大舜之聖也而飯糗茹草禹之聖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濟天下而爲萬世帝王之祖也況乎其不如舜禹者乎朱子[illegible]

孟子外篇

史記伍被對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揚子法言脩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耳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宋鮑照河淸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廣韻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為一圭十圭為一合以及集注中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書皆無其文豈所謂外篇者邪史記索隱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恐是後生謬為之說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風俗通曰孟子作書中外十一篇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閟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正義引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為說則又有孟仲子之書矣陸璣詩草木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以傳小毛公

孟子引論語

孟子書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載於論語者八學不厭而教不倦 則吾豈敢 [illegible] 小子鳴鼓而攻之 吾黨之士狂簡 鄉原德之賊 惡似而非者又多大同而小異然則夫子之言其不傳於後者多矣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

孟子字樣

九經論語皆以漢石經為據故字體未變孟子字多近今如知多作智 [illegible] 之類與論語異蓋久變於魏晉以下之傳錄也然則石經之功亦不細矣

唐書言邠州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為邠今惟孟子書用邠字

容齋四筆言孟子是由惡醉而強酒見且由不得亟並作由今本作猶是知今之孟子又與宋本小異

孟子弟子

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為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問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為可就之矣[illegible]以下則孟子之言也又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齊人也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他術又曰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東阿伯高子泗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皆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記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並軻之門人廣韻又云離婁孟子門人不知其何所本淮南子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illegible]

蔡之滿二人皆黃歇臣按柎　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二
子沛彭通之弟子離婁公
卷今不傳
吳子書稱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城括嘗爲孔子門人尤
誤

茶

茶字自中唐始變作茶其說已詳之唐韻正按困學紀聞茶有三誰謂茶苦苦菜也有女如茶茅秀也以薅茶蓼蓼草也今按爾雅茶蒤字凡五見而各不同釋草曰茶苦菜注引詩誰謂茶苦其甘如薺疏云此味苦可食之菜本草一名選一名游冬易緯通卦驗玄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又曰蔈荂茶注云即芀疏云按周禮掌茶及詩有女如茶皆云茶茅秀也蔈也荂也其別名此二字皆从草从余又曰蒤虎杖注云似紅草而麤大有細刺可以染赤疏云蒤一名虎杖陶注本草云田野甚多狀如大馬蓼莖斑而葉圓是也又曰蒤委葉注引詩以茠蒤蓼疏云蒤一名委葉王肅說詩云蒤陸穢草然則蒤者原田蕪穢之草非苦菜也今詩本作荼此二字皆从草从涂釋木曰檟苦茶注云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煑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茶此一字亦从草从余今以詩攷之邶谷風之茶苦七月之采茶薪之茶皆苦菜之茶也[illegible]也陸璣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恬脆而美所謂堇荼如飴內則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又借而爲茶毒之茶桑柔湯誥皆苦菜之茶也夏小正取茶莠周禮地官掌茶儀禮旣夕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詩鴟鴞捋茶傳曰茶萑苕也正義曰謂薍之秀穗茅薍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茶也茅秀之茶也以其白也而象之出其東門有女如茶國語吳王夫差萬人爲方陳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茶考工記望而眡之欲其茶白亦茅秀之茶也良耜之茶蓼委葉之蒤也唯虎杖之蒤與檟之苦茶不見於詩禮而王褒僮約云陽武買茶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云芳茶冠六淸孫楚詩云薑桂茶荈出巴蜀本草衍義晉溫嶠上表貢茶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

王褒僮約前云炰鱉烹茶後云武陽買茶注以前爲苦菜後爲茗

唐書陸羽傳羽嗜茶[illegible]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illegible]著茶之功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至明代設茶馬御史而大唐新語言右補闕綦毋煚性不飲茶著茶飲序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害遠難見宋黃庭堅茶賦亦曰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今南人往往有茶癖而不知其害此亦

攝生者之所宜戒也

鴐

爾雅舒雁鵝注今江東呼鴚鴚即鴐字古加字讀如哥詩君子偕老之珈東山之嘉並與何為韻左傳晉大夫榮駕鵝方言雁自關而東謂之鴚鵝大玄經裝次二鴐鵝慘於冰一作鴚鵝司馬相如子虛賦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上林賦鴻鷫鵠鴇駕鵝屬玉揚雄反離騷鳳皇翔於蓬陼兮豈駕鵝之能捷張衡西京賦駕鵝鴻鶤南都賦鴻鴇駕鵝杜甫七歌前飛駕鵝後鶖鶬遼史穆宗紀獲駕鵝祭天地元史武宗紀禁江西湖廣汴梁私捕駕鵝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駕鳥郭璞云未詳或云當作鴐其从馬者傳寫之誤爾漢書古今人表榮駕鵝師古曰駕音加今本亦誤作駕今左傳亦多作駕猶詩桑扈之誤作鳩也

九經

唐宋取士皆用九經今制定為五經而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二傳並不列於學宮杜氏通典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晉書荀崧傳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博士三人其餘易詩書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荀崧上疏言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周易有鄭氏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孔子既沒丘明撰其所聞為之傳微辭妙旨無不精究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多可采用穀梁亦師徒相傳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載亦足有所訂正臣以為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按元帝紀太興四年三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明年正月王敦反是置而未行也唐貞觀九年五月敕自今以後明經兼習周禮若儀禮者於本色內量減一選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預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策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唐會要開元十六年十二月楊瑒為國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又周禮儀禮及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若無甄異恐後代便棄請量加優獎於是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於式古人抱遺經扶微學之心如此其急而今乃一切廢之蓋必當時之士子苦四經之難習而主議之臣徇其私意遂舉歷代相傳之經典棄之而不學也自漢以來豈不知經之為五而義有並存不容執一故三家之學並列

日知錄 卷之七

朴僞對言先經而文案假僞禮之書合于三傳皆一書耳

春秋至於三禮各自爲書今乃去經習傳尤爲乖亞尚使己私用之于蘇率天下而欺君負國莫甚於此經學日衰人材日下非職此之由乎

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書詩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凡明經儀禮春秋皆不列學官元祐初始復春秋左傳）朱文公乞脩三禮劄子遭秦滅學禮樂先壞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於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朱子言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

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是則儀禮之廢乃自安石始之（[illegible]言儀禮舊與五經並行王介甫始罷去祖宗朝有開寶通禮科第用此學人爲之介甫一切罷去至於明）代此學遂絕

朱子又作謝監嶽文集序曰謝[illegible]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間聞讀書聲入而視之則儀禮也以時方專治王氏學而獨能尊異之即與俱歸勉其所未至遂中紹興三年進士第在宋已爲空谷之足音今時則絕響矣

考次經文

禮記樂記寬而靜至肆直而慈一節當在愛者宜歌商之上文義甚明然鄭康成因其舊文不敢輒更但注曰此文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

書武成定是錯簡有日月可攷蔡氏亦因其舊而別序一篇爲今攷定武成最爲得體

其他攷定經文如程子改易繫辭天一地二一節於天數五之上論語必有寢衣一節於齊必有明衣布之下蘇子瞻改書洪範曰王省惟歲一節於五曰曆數之下改康誥惟三月哉生魄一節於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學康誥曰至止於信於未之有也之下改詩云瞻彼淇澳二節於止於信之下論語誠不以富二句於齊景公有馬千駟一節之下詩小雅以南陔足鹿鳴之什而下改爲白華之什皆至當無復可議後人效之妄生穿鑿周禮五官互相更調而王文憲（名柏）作二南相配圖洪範經傳圖重

定中庸章句圖改甘棠野有死麕何彼襛矣三章於王風仁山金氏本此攷斂時五福一節於五曰考終命之下攷惟辟作福一節於六曰弱之下但鄒魯之書傳於今者幾無完篇殆非所謂畏聖人之言者矣

董文清槐改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二節於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之上以爲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而傳止於九章則大學之文元無所闕其說可從（[illegible]）

鳳翔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繫辭者鳴鶴在陰已下七節自天祐之一節憧憧往來已下十一節此十九節皆文言也即亢龍有悔一節之重見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八節屬於天玄而地黃之後（依此）於義亦通然古人之文變化不

抑況六經出自聖人傳之先古非後人所敢擅議也

日知錄卷之七

松江四縣[illegible]附郭而[illegible]
而一上[illegible][illegible]

日知錄卷之八

州縣稅賦

王士性廣志繹曰天下賦稅有土地肥瘠不甚相遠而徵科乃至懸絕者當是國初草草未定畫一之制而其後相沿不敢議耳如真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蘇州之轄一州七縣無論所轄卽其廣輪之數眞定已當蘇之五而蘇州糧二百三萬八千石眞定止一十萬六千石然猶南北異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間之繁富二州十六縣登州之貧寡一州七縣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間糧止六萬一千登州乃二十三萬六千然猶直隸山東異也若在同省漢中二州十四縣之殷庶視臨洮二州三縣之衝要易知也而漢中糧止三萬臨洮乃四萬四千然猶各道異也若在同一道順慶不大於保寧其轄一州八縣均也而順慶糧七萬五千保寧止二萬然猶兩郡異也若在一邑則同一西安也而負郭十里田以步計賦以田起二十里外則田以綆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約計不紀矣官或丈量欲[illegible]價亦無定估何其懸絕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傳民皆安之以為固然不自覺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則壤成賦豈有大小輕重不同若此之甚哉今以所轄州縣言之眞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開封平陽各三十四濟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鎮江太平止三縣漢陽興化止二縣其直隸之州則如徐州澤州之四縣郴州之五縣嘉定之六縣潼川

立府可也至於稀則非

之七縣儼然一府也而其小者或至於無縣可轄且明初之制多因元舊平陽一路共領九州殆據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澤潞遼沁四州直隸山西行省而今尚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別爲一郡屢欲建言皆爲戶部所格歸德一州向屬開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爲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給沿元之非遂至二三百年崔銑言今之郡大者千里屬邑數十爲長者名數且不能悉矧其理也宜令大郡不過四百里邑百里然則後之王者審形勢以制統轄度幅員以界郡縣則土田以起徵科乃平天下之先務不可以慮始之艱而廢萬年之利者矣

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二月平陽府言所屬蒲解二州距府闊遠乞以直隸山西行省爲便未許至天啓四年巡按山西李日宣請以二州十縣分立河中府治運城以運使兼知府事而河東道移駐蒲州兼運司糧儲冀南道改爲河東道兼理刑事下戶部戶部下山西山西下河東道河東道下平陽府議之竟寢不行按漢河東郡二十四縣後魏太和十一年分河東郡[illegible]此十縣不屬焉此所以不欲裂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然其閒經之於關陝許之於大宋德棣之於濟南穎亳之於鳳陽行古不得統隸夫府既遠吏添司猶於是有一省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擾職此之由矣昔仲長統言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范曄郡國志亦言漢制守職遠戶口殷大而後漢馬援傳既平交阯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請分爲封溪望海

日知錄　卷之八　二

若府可兩會共郡考直

漢志吳興郡幾可移治山陰此亦言未令

二縣昔之華陽國志巴郡太守但望字伯闔太山人見風俗通上疏言郡境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屬縣十四土界遐遠令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迹絕滅其有犯罪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賊盜公行姦宄不絕太守行農桑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欲請分爲二郡其後遂爲三巴水經注山陰縣漢會稽郡治也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稽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以東爲會稽此皆遠縣之害已見於前事者也北齊書赫連子悅除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子悅答言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幹子悅答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心今之牧守其能不徇於私而計民之便者蓋亦鮮矣

屬縣

自古郡縣之數惟唐爲得其中今攷地理志屬縣之數京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廣州十三鎮州桂州各十一其他雖大無過十縣者此其大小相維多寡相等均安之效不可見於前事乎後代之王猶可取而鏡也但其中一二縣之郡亦有可併憲宗元和元年割屬東川六州制曰分疆設都蓋資共理形束壤制亦在錯均將懲弊以銷萌在立防而不紊故賈生之議以

日知錄　卷之八　三

楚益梁宋氏之規劃荊爲郢酌於前事宜有變通此雖一時之言亦經邦制郡之長策也

州縣品秩

漢時縣制萬戶已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唐則州有上中下三等縣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品各有差太祖實錄吳元年定縣有上中下三等稅糧十萬石已下爲上縣知縣從六品縣丞從七品主簿從八品六萬石已下爲中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從八品三萬石已下爲下縣知縣從七品丞從如中縣之秩洪武六年八月壬辰分天下府爲三等糧二十萬石已上者爲上府秩從三品二十萬石已下者爲中府秩正四品十萬石已下者爲下府秩從四品不知何年始改此制洪武十四年十月定考覈法府以田糧十五萬石已上州以七萬石以上縣以三萬石以上或親臨王府上司軍馬守禦路當驛道邊方衝要供給[illegible]者爲繁不及此者爲簡然乃一定其品而但立繁簡之目才優者調繁不及者調簡古法久任責成之意遂盡亡之矣

府[illegible]

漢曰郡唐曰州州即郡也惟建都之地乃曰府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武后以并州爲太原府玄宗以蒲州爲河中府益州爲成都府肅宗以岐州爲鳳翔府荊州爲江陵府德宗以梁州爲興元府惟興元以德宗行幸於此其餘皆建都之地也舊唐書田悅傳朱滔自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又請李納稱齊王以幽州爲[illegible]府魏州爲大名府恆州爲眞定府鄆州爲東平府李希烈傳僭號以汴州爲大梁府是則以州稱府者僭也後梁以汴州爲開封府後唐以魏州爲興唐府鎮州爲眞定府册府元龜載長興三年中書省奏本朝都長安以京兆府爲上今都雒陽請以河南府爲上其五府鳳翔府爲首河中成都江陵興元爲次中興初升興唐府鎮州爲眞定府皆是創業興王之地宜升在五府之上合爲七自至宋而大郡多升爲府王明清揮麈錄曰太祖皇帝以歸德軍節度使創業升宋州爲歸德府後爲應天府太宗以晉王即位升并州爲太原府眞宗以壽王建儲升壽州爲壽春府仁宗以昇王建儲升建業爲江寧府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以齊州爲興德軍神宗自潁王升儲升汝陰爲順昌府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儲升延州爲延安府徽宗以端王即位升端州爲肇慶府欽宗自定王建儲刑已升定州爲中山府太上以康王中興升康州爲德慶府今上以建王建儲升建安爲建寧府宣和元年六月邢州民萬世多進狀以英宗嘗爲鉅鹿郡公又知岳州爲邢進言英宗嘗爲岳州防禦使乞許改爲將帥州已升安國軍遂以邢州爲信德府岳州爲岳陽軍是歲二月又詔以列聖潛邸所領地再加討論以眞宗嘗爲襄王升襄州爲襄陽府仁宗嘗爲慶國公升慶州爲慶陽府英宗嘗爲宜州刺史以宜州爲慶遠軍神宗嘗爲安州觀察使以安州爲德安府又嘗爲光國公以光州爲光山軍哲宗嘗爲東平郡節度使以鄆州爲東平府嘗爲均國公以均州爲武當軍徽宗嘗爲寧國公以寧州爲興寧軍又嘗爲平江鎮

宋時之府多止此是有宋東路之濟南京西之襄東與京東西路之潁昌淮南河北東路之大名開德河間河北西路之真定慶源河東路之隆德平陽秦鳳路之鳳翔荊湖北路之江陵潼川路之潼川利州路之興元慶元等襄山等府

此欲復唐制也或局

江軍節度使並升為府又以太宗嘗為莊州防禦使升莊州為遂昌軍今上即位之初升隆興寧國常德諸府皆以潛藩擁麾之地也隋煬帝大業九年詔曰博陵昔為定州地居衝要先皇歷試所基王化斯遠故以道冠豳風義高邑朕巡撫氓庶爰屆茲邦瞻望郊廛懷德思此可改博陵為高陽郡赦境內死罪已下給復一年於是召高祖時故吏皆量才授職此前代升郡故事以先皇潛任之邦追思舊德有此特詔至宋則但列空銜更加　恩數矣　玉照新志曰徽宗嘗封遂寧郡王升遂州為遂寧府嘗封蜀國公升蜀州為崇慶府沿至於今無郡不府而縣小之處如滁和澤沁郴靖邛眉之類猶以州名又有隸府之州特異其名而親理民事與縣尹無別凡唐宋舊設之州並有附郭縣而州不親民事元初省冗官令州官兼領洪武初并附郭縣入州浦士嶺曰國初建立府州多踵勝國其最異者則以州統縣而省縣入州刺史而下行縣令之事所謂名存實異與宋以前不同者也縣之隸於

州者則統縣府名又帶州名而其實未嘗管攝於州唐邛徐綏憑必非州縣原尚合錄某之意體統乖而名實殽矣竊以為宜仍唐制凡郡之連城數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統縣惟京都乃稱府焉豈不畫一而易遵乎

鄉亭之職

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宋書百官志漢制丞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武帝紀元光六年詔曰少吏犯禁當以傳為少吏必隨其長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宋書五家為伍伍長主之二伍為什什長主之十什為里里魁主之十里為亭亭長主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張蒼故為長安亭長失官是亭長亦稱官也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張敞傳注師古曰鄉有秩者嗇夫之類也嗇夫游徼宋書又有鄉佐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宋書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嗇夫主爭訟游徼主姦非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高帝紀二年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三老為鄉官故壺關三老茂得上書言太子黃霸傳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此其制不始於秦漢也自諸侯兼并之始而管仲為政子產之倫所以治其國者莫不皆然管子書曰尊其賢民使各尊君而周禮地官自州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自縣正以下有鄙師酇長里宰鄰長則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夫惟於

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至於今日一切蕩然無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監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積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為治而況託之非人者乎後魏太和中給事中李沖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彊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孝文從之詔曰鄰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筭平均義興訟息史言立法之初多稱不便及事既

施行詳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後周蘇綽作六條詔書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隋文帝師心變古，開皇十五年始盡罷州郡鄉官。而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由此論之，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文獻通考言：唐之初止有上中下都督府，其後則有節度、觀察、團練諸使；宋之初止有轉運使，其後則有安撫、提刑等官。唐書代宗紀：大曆八年九月癸未，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請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興亡之塗，罔不由此。（此為得之，但恐不得其人耳。原本）

漢時嗇夫之卑，猶得以自舉其職，故爰延為外黃鄉嗇夫，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後漢書本傳）而朱邑自舒桐鄉嗇夫（舒縣之鄉），官至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師古曰：奉嘗謂承嘗之祭。）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為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漢書循吏傳）二君者，皆其鄉人也。必易地而官，易民而治，豈其然哉。

今代縣門之前多有榜曰：誣告加三等，越訴笞五十。此先朝之舊制，亦古者懸法象魏之遺意也。今人謂不經縣官而上訴司府謂之越訴，是不然。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有司擇民間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鄉之詞訟。若戶婚、田宅、鬬毆者，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逕訴縣官，此之謂越訴也。（宣德七年正月乙酉，陝西按察僉事林時言：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惡則書之，以示勸懲。凡戶婚、田土、鬬毆常事，里老於此剖決。今亭宇多廢，善惡不書，小事不由里老，輒赴上司，獄訟之繁，皆由於此。景泰四年詔書：一、兩京及各處有司，民有怠惰不務生理者，許里老依教民榜例懲治。天順八年三月詔：軍民之家有為盜賊曾經問斷不改者，有司即大書盜賊之家四字於其門，能改過者，許里老親鄰人相保管，方與除之。此亦古者書衣冠異章服之意。）惟其大小之相維，詳要之各執，然後上不煩而下不擾。唐至大曆以後，干戈興，賦稅煩，而劉長卿之題雪溪今明府曰：無事青山在縣門。蓋縣令之職猶不下侵，而小民得以安其業，是以能延國命百有餘年，迄於僖昭而後大壞。然則鳴琴戴星，有天下者宜有以處之矣。

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監察御史何文淵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眾所信服者，使勸民為善，鄉閭爭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隸僕，規避差科，縣官不究年德如何，輒令充應，使得憑藉官府，妄張威福，肆虐閭閻，或遇上司官按臨，巧進讒言，變亂黑白，挾制官吏。比有犯者，謹已按問如律，竊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禁約。上命申明洪武舊制，有濫用匪人者，并州縣官皆寘諸法。然自是里老之選輕，而權亦替矣。（英宗實錄言：松江知府趙豫和易近民，凡有詞訟，屬老人之公正者剖斷，有忿爭不已者，則己為之和解，故民以老人目之，當時稱為良吏。正統以後，里老往往保留令丞，朝廷因而許之，甚為弊政。見於景泰□年十月庚戌太僕寺少卿黃仕儁所奏。）

巡檢裁而總督添斯天
弁髦也武屏

漢世之於三老，命之以秩，頒之以祿，而文帝之詔，俾之率其意以道民，當日為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人所以禮之者甚優，是以人知自好，而賢才亦往往出於其間。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為義帝發喪，而遂以收天下。壺關三老茂上書明戾太子之冤，史冊炳然，為萬世所稱道。近世之老人，則聽役於官，而靡事不為，故稍知廉恥之人不肯為此，而願為之者大抵皆姦猾之徒，欲倚勢以陵百姓者也。其與太祖設立老人之初意悖矣。

明初以大戶為糧長，掌其鄉之賦稅，多或至十餘萬石，運糧至京，得朝見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至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南京監察御史李安及江西廬陵、吉水二縣耆民，六年四月監察御史張政各言糧長之害，謂其倍收糧石，準折子女，包攬詞訟，[illegible]累經禁飭，而其患少息。然未嘗以是而罷糧長也。[illegible]實亡矣。今州縣或謂之老者，[illegible]謂之公[illegible]之約長，與庶人在官者無異。

巡檢即古之游徼也。洪武中尤重之，而特賜之敕。（洪武十三年二月丁卯，[illegible]十年[illegible]正月[illegible]）又定為考課之法。（[illegible]二月辛卯）二十五年閏十二月辛卯及江夏侯周德興巡視福建，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四月）自弘治以來，多行裁革，所存不及強半之半。巡檢裁則總督添矣。（崇禎年[illegible]元以後[illegible]設總督[illegible]使之[illegible]自[illegible]）何者？巡檢遏之於未萌，總督治之於已亂。

梅慶曾知人當守相
母置則據以用
三老當大守自能
擇人之時有直指使
者以應容守相耕
官循吏自無所
容

甲

常熟陳梅曰：周禮五家為比，比有長；五比為閭，閭有胥；四閭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州有長；五州為鄉，鄉有大夫。其間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綱舉目張，周詳細密，無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過五人。蓋於詳密之中，而得易簡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美意也。後世人才遠不如古，乃欲以縣令一人之身，坐理數萬戶口賦稅，色目繁猥，又倍於昔時，雖欲不叢脞，其可得乎？愚故為之說曰：以縣治鄉，以鄉治保（或謂之都），以保治甲，庶所謂不過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詳密，亦自易簡，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又曰：一鄉幾保，不妨多少，何也？因民居也。法用圖。十甲十戶，不得增損，何也？稽成數也。法用方。

掾屬

古文苑王延壽桐柏[illegible]人名[illegible]皆郡人，可以見漢世用人之法。今考之漢碑[illegible]不[illegible]其時從守相命於朝廷，而自曹掾以下無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為之興利除害。其[illegible]之者[illegible]於守相而不[illegible]後代之官，命以上皆出於吏部。故廣漢太守陳寵入為大司農，和帝問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乃大悅。至於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委功曹岑晊，並謀達京師，名標史傳。而總宜為豫州牧，郭

銓部可為義郎則料
目今以為代之主局

欽奏其艱錯頻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職州牧代之尚為頻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煩而日不給隋文帝開皇二年罷辟署令吏部除授品官為州郡佐官其時劉炫對牛弘以為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是知自辟掾屬即齊魏之世猶然宋史選舉志宋初內外小職任長吏得自奏辟然辟間悉罷歸選部然要處職任如沿邊兵官防河捕盜事課部務場之類尋以立專法辟舉於是辟置不能全廢也又其變也鈐注之法改為掣籤而吏治因之大壞矣。

京房傳房為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因此知漢時掾屬無不用本郡人者房之此請乃是破格杜氏通典言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多以本郡人為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黃霸傳霸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任用他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及

隋氏革選盡用他郡人

唐高宗時魏玄同為吏部侍郎上[illegible]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國今之[illegible]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幷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已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來已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為至要何以言之夫丈尺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庾之器所積者寧多況天下之大士人之眾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愧彼清通亦將竭其貪妄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贓私一起以及萬端至乃為人擇官為身擇利顧親疏而舉筆看勢要而措情加以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能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其亦難矣天下大聖比屋可封咸以為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入流歲以千計群司列位無復增多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敘於終十不收一淄澠雜混玉石難分用舍去

留得失相半撫躬事之為弊將及後之滋失夏殷以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群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精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歡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觀其廉周禮始

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於朝三公參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衆一士之進其謀也詳故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弘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而況於當今乎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而褒貶未明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身且濫進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彼之蕞爾猶能若斯況以神皇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久長之策為無窮之基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敝事臣竊惑之伏願稍回聖慮時採芻言略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即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

玄宗時張九齡為左拾遺上言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雖知人之難豈不能拔十得五今膠以格條據資配擬無得賢之實若刺史縣令必得其人於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多少為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今日之繁矣柳渾傳德宗嘗親擇吏宰畿邑有政召見語皆賢[illegible]

都令史

通典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舊用人常輕後漢百官志尚書令史十八人二百石然梁冀傳曰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冀召補令史以辱之則知此職非士流之所為也武帝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理衆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以盡時彥乃以都令史視奉朝請其重之如此彼其所謂都令史者猶為二百石之秩而間用士流為之然而齊陸慧曉為吏部郎吏部都令史歷政以來咨執選事慧曉任己獨行未嘗與都令史語帝遣人語慧曉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曰六十之年不復能咨都令史為吏部郎也故當日之為吏部者多克舉用人之職自漸以為令史之任文案煩屑漸為卑冗不參官品金史皇統八年用進士為尚書省令史正隆二年罷世宗紀大定二年二月甲寅復用進士為尚書省令史二十三年閏月戊午上謂宰臣曰女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illegible]憲皆有傳至於今世則品彌卑權彌重八柄詔王乃不在官而在吏矣[illegible]

傳唐書于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鑑為意有令史紙直[illegible]

侍何敢何當今選補人為筆字令據冊府元龜正之是其腹心每注官多委令下筆子儒但高枕而臥語緣直且不平配由是補授失序傳為口實豈若今日之以緣直為當官以平配為著令也

胥吏之權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開誠佈公以任大臣疏節闊目以理庶事則文法省而徑竇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

吏胥

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國與役處吁其可懼乎秦以任刀筆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驗也

唐鄭餘慶為相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相倚為姦每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往請必得四方書幣貨賂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為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渙贓污發賜死憲宗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久之復拜尚書左僕射唐書本傳韋處厚為相有湯銖者為中書小胥其所掌謂之孔目房宰相遇休暇有內狀出即召銖至延英門付之送知印宰相由是稍以機權自張廣納財賄處厚惡之謂曰此是半裝滑渙矣乃以事逐之冊府元龜夫身為大臣而有此臨之發除遞之疾則今之

君子有媿於唐賢多矣

謝肇淛曰從來仕宦法罔之密無如今日者上自宰輔下至驛遞倉巡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繩以法矣故郡縣之吏宵旰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職此之由也

又曰國朝立法太嚴如戶部官不許蘇松浙江人為之以其地多賦稅恐飛詭為姦也然弊孔蠹竇皆由吏胥官可遷轉不常何知之有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皆紹興人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者矣

法制

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周公作立政之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又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其丁寧後人之意可謂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於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然則法禁之多乃所以為趣亡之具而愚闇之君猶以為未至也杜子美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

牛毛又曰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落其切中近朝之事乎
漢文帝詔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於移
風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擬於成康之盛也
諸葛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無間言以蕞爾
之蜀猶得小康魏操吳權任法術以御其臣而篡逆相仍
略無寧歲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
叔向與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夫法制繁則巧猾之徒
皆得以法爲市而雖有賢者不能自用此國事之所以日
非也善乎杜元凱之解左氏也曰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
法從人宣公十二年傳解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詳究事勢豫爲變通之地後人承其
已弊拘於舊章不能更革而復立一法以救之於是法愈
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於叢脞其究也眊而不行語出
漢書劉輔傳師古曰眊不明也上下相蒙以爲無失祖制而已此莫甚
於有明之世如勾軍行鈔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終不善者
也
宋葉適言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之權盡歸於
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爲之也欲專
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
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爲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
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
使之矣又曰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
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爲甚
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獲盡人
之志不獲伸昏然俛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墮風俗日
壞貧民愈無告奸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
諱也又曰萬里之遠嚬呻動息上皆知之雖然無所寄任
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羣
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
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憑
陵而莫禦讎恥所以最甚而莫報也
陳亮上孝宗書曰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

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
空虛而本末俱弱
洪武六年九月丁亥命有司[illegible]以舉報
之數類爲歲報凡府州縣[illegible]不須轉
發果有違枉從御史按察糾劾令出天下便之
省官
光武中興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邊塞破壞亭隧
絕滅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流民帝笑曰今邊無人而設
長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以故省并郡國及官僚屢見於
史而總之曰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
乃十存一焉以此知冗官之故繇於少事今也文書日以

繁獄訟曰以多而爲之上者主於裁省則天下之事必將叢脞而不勝不勝之極必復增官而事不可爲矣晉荀勗之論以爲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此拔本之言爲治者誠此可無紛紛於職官多寡之間矣

選補

漢宣帝時盜賊並起徵張敞拜膠東相請吏追捕有功效者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史秩百石傳人馬瑯清二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天子許之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是漢時縣令多取郡吏之尤異者是以習其事而無不勝之患今則一以畀之初釋褐之書生其通曉吏事者十不一二而軟弱無能者且居其八九矣又不擇其人之材而以探籌投鉤爲選用之法是以百里之命付之闒茸不材之人既以害民而卒至於自害於是[illegible]之罷遞循官人之階窮而年年更代其弊愈滋而不可振矣然漢時之吏多通經術故張敞得而舉之宣帝得而用之今天下儒非儒吏非吏則吾又不識所之何從也

于慎行筆塵言太宰富平孫公丕揚患中人請託難於從違大選外官立爲掣籤之法一時宮中相傳以爲至公下逮閭巷翕然稱頌而不知其非體也古人見除吏條格却而不視以爲一吏足矣奈何銜鑑之地自處於一吏之職而無所秉成亦已陋矣至於人才長短各有所宜資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繁簡各有所合道里遠近各有所準乃一付之於籤是掩鏡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坐揣也從古以來不聞此法

南人選南北人選北此昔年舊例宋政和六年詔知縣注選雖甚遠無過三十驛三十驛者九百里也今之選人動涉數千里風土不諳語音不曉而赴任宰家之費復不可貲是率天下而路也欲除銓政之弊豈必如此而後爲至公邪夫人主苟能開誠布公則自大臣以下至於京朝官無不可信之人而銓選之處有不必在京師者唐貞觀元年京師穀貴始分人於雒州置選至開耀元年以關外道里迢遞河洛之邑天下之中始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留放既畢同赴京師謂之東選是東都一掌選也黔中嶺南閩中官不出吏部委都督選擇士人補授上元（高宗）三年八月壬寅敕自今每年遣五品已上清正官充南選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杜子美有送[illegible]選[illegible]直元嶺南掌選崔郎中州日[illegible]延吾分五嶺使者歷）大曆十四年十二月己亥（三輔舊學傳仲子雙蜀人步驚中選補乘傳選家西人以好學）詔嶺南委南選使停遣御史監臨中黔南閩下各一掌選也（新書張九齡爲桂州都督嶺南按察選補使而九齡又爲嶺南之人）李峴傳曰代宗即位徵峴爲荊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又曰罷相爲吏部尚書知江淮選舉置銓於洪州劉滋傳曰興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旱蝗穀

僕射貴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泌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是江南又一掌選也。宋神宗詔川陝福建廣南八路之官罷任迎送勞苦。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是亦參用唐人之法。（建炎南渡始詔福建二廣闕歸吏部惟四川仍舊）今之議者必曰。如此多請託之門。而啓受賕之徑。豈唐人盡清廉而今人皆貪濁邪。夫子之告仲弓曰。舉爾所知。今之取士。禮部以糊名取之。是求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籤注之。是用其所不知也。是使其臣拙於知人。而巧於避事。及乎赴任之後。人與地不相宜。則吏治墮。吏治墮則百姓畔。百姓畔則干戈興。於是乎銓部除吏。而并其所為尺寸之法亦不能守。豈若廓然大公。使人得舉其所知。而明試以功。責其成效於服官之日乎。唐太宗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五品已上各舉一人。（玄宗開元九年敕京官五品已上外官刺史四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為舉者賞罰）有明正統元年十一月乙酉。敕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廉潔公正明達事體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廉慎明敏寬厚愛民堪任知縣者一人。吏部更加詳察而擢用之。夫欲救今時之弊。必如此而後賢才可得。政理可興也。

自南北互選之後。赴任之人動數千里。必須舉債。方得到官。而土風不諳。語言難曉。政權所寄。多在猾胥。昔唐之季世。嘗暫一行之於嶺南。文宗開成五年十一月。嶺南節

度使盧鈞奏。伏以海嶠擇吏。與江淮不同。若非諳熟土風。即難搜求人瘼。且嶺中往日之弊是南選。今時之弊是北選。臣當管二十二州。惟韶廣二州官僚每年吏部選授。若非下司貧弱令史。即是遠處無能之流。比及到官。皆有積債。十中無一肯識廉恥。臣到任四年。備知情狀。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擬。且委本道求才。若攝官廉慎有聞。依前許觀察使奏正。事堪經久。法可施行。敕旨依奏。（冊府元龜　唐書韋傳元和中為桂管觀察使部二十五州自參軍至縣令無慮二百員吏部所補纔十之一皆觀察使商才補職　歐陽詹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為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此因昔人以為敝法而改絃者。亦惟台衡者其可不用讀書人哉。

掣籤之法未行。選司猶得意為注擬。雖多有為人擇地。亦尚能為地擇人。自新法既行。而一以聽之不可知之數。而繁劇之區。有累任不得賢令。繁難者大。君子之道從乎。至公存一避嫌之心。遂至以人地為齊舉。或言唐薛為吏部侍郎。嘗引人銓。或云其家在越州江東。吳復有言亂老先任江南郎署之職。右史書以為談笑。以此用人。豈能致太平之理哉。實錄。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居蘄之廣濟。請終養。詔改麟為蘄州府知府。俾就養其母。聖主之興。即以孝勸。其所以勸孝臣者至矣。

萬曆末。常熟顧大韶作竹籤傳。其文倣毛穎傳。為之詞對主上言。上而庶吉士科道之選。下而鄉會試取士。皆

停年格即論語之
法

用臣臣乃得展其材此懷世濟俗之言然以之曉人可謂罕譬而喻矣夫楚王之厭細腰孟子之按衒古之人用以立帝立王而今日屢屢施之選人乎

唐時所謂銓者有留有放唐書選舉志凡取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為留不得者為放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牓宋白曰長名牓定留放留者入選放者不得入選長安志曰尚書省之南有吏部選院謂之吏部南院選人引集之所其牓列於此院為選式是也已定注則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故放者多而留者少景雲中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皆不畏強禦請謁路絕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

宋時此法猶存孝宗乾道元年五月乙亥詔未銓試人參得堂除未有若近代之一登科而受蔭知縣務者也

停年格

今之言停年格者皆言起於後魏崔亮今考亮本傳而知其亦有不得已也傳曰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衆情嗟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沉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以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秀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惟辨氏族不考人才至於取士之途不簡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之士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徼幸得為吏部尚書當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乃其本願昨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為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鑑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彍弩前驅指蹤捕擊而已忽令垂組乘軒以治黎庶所謂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有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猶是也但令將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

使惟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然觀其
答書之指致其時事由羽林之變既姑息於武人之除
復濫開於後不得已而為此例今也上無陵歷之勳人下
無諠呼之叛黨何疑何懼而不復前王之制乃以停年為
斷乎

魏書辛雄傳上疏言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
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
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
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
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
謬其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

而不用自此中外之民相將為亂皆由官授不得其人百
姓不堪其命故也嗚呼此北魏之所以不久而亡也歟

北齊書文襄帝紀攝吏部尚書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
年勞為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
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於才名之士咸被薦擢

通典唐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衆
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為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
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升降以為故事其
後莫能革焉至玄宗開元十八年行儉子光庭為侍中兼
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
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

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
格新唐書本傳初吏部求人不以資考為限所獎拔惟其才往往得俊乂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猥衆專務趨競銓品枉撓光庭懲之因行儉長名榜乃為循資格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
差等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
級不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庸愚沈滯者皆喜謂
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其有異才高行聽
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
已自宋以下年資之制大抵皆本於光庭也

宋孫洙資格論曰三代以下選舉之法其始終一切皆失
者其國家資格之制乎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
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

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抗
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壞而不之救者
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人大賢大德也不世出其將
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常人之才大材大智者非以摘樂
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以人累日而取貴任君子
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棲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資
不考德緣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才
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防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
考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
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
閱而爭年勞者自役相躡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級則攝衣

宜任市賈者有
猶他人而已身受
為選賍二人之行
者

而舉爭怨矣。其甚者或儌冒數而置於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買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既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賍敗至死不黜。虎吏剸牙而食於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當世固已罪之。不待後人之譏矣。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科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太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遂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抗弊百吏廢弛。法制頹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

日知錄　卷之八

怠惰而廢滯者也。便之者庸人不肖者也。而於天下國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銓選司者亦以是法為簡而易守也。百品下第。不復銓擇。入吏部。案籍錄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為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授氏。若第曰應遷。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去愈遠。可為太息也。為今之慮。誠宜大矯弊法。修拔異能。爵以功為先後。以才為序。無以積勤累勞者為高。無以深資久考者為優。逐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庶功不熙者。則吾未嘗聞也。

大矯弊法當先以正
人心為本否則紛紛
取消文不在吏而在
官矣

金章宗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於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人乎。章政事張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為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材與。

關之令視其政之
善惡為考之賞
罰庸乎可行

道上皆信之是一事之累

銓選之害

宋葉適論銓選之害曰。夫甄別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賢者。而不以便其不肖者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常為不肖者之地。而常防其賢才以俱入於不肖而已。而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朝廷假借之處也。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之以甄別黜陟天下士大夫之柄。而所立之法以付之者。猶一毫不信汝也。汝一毫不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

日知錄　卷之八

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闕之多少。皆一是一切付之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詰難之多。三尺之夫不能一舉措手足者。顧無甚於銓選之法。小吏得以其人以官職人以廢生民之命。致治之本由此而出。乃參會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緊密之。乃為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是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為是官也。擧手四顧。吏胥以聽其所當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觀之。其人亦抗然自辨曰。吾有司也。所當守此法而已。嗟夫。當其人之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不器為鼓舞舉動之具。與齊進退以叙天下。何忍襲數

百年之弊窮汨沒於區區壞爛之法以消磨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安從見哉況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攷今之所術者乃其衰亂之餘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於陛下而不復也

楊萬里作選法論其上篇曰臣聞選法之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為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為朝廷擇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二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與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

法則未嘗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天下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為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吏之言曰決訟是之是之辨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此而不可詰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長貳亦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之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於此法曰如是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為可無疑也退而吏出寸紙以告之門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為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那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吏故與長貳而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語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決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何長貳之遺忘而畫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詰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有根其固而不可動搖矣然則何為端其病在於忽大體而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弁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為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耶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

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為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將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所可否初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與其法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大立法之大意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亦殺也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為而選法可以漸而正也其下篇曰臣聞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宰相之與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懸絕也既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亦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斥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

於簿尉而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於吏部也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階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自簿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矣雖貪者疲懦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媿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真賢實能廉潔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役不媿不怨吾事畢矣如募焉書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遠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關之簿盡矣此縣令之以上[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於此守而已矣故曰亦不異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得之使書以觀其能書乎否也召醫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令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愚智何別焉昔晉用山濤爲吏部尚書而中外品員多所啓拔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廓先使人告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以下皆委廓猶以爲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散騎皆由吏部之較選是當時之爲吏部者豈亦止取若今所謂應格者而爲黃散哉抑將止取今所謂銓量者而爲黃散邪宋史蘇紳傳上言古者自黃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專之今審官院流內銓則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閑劇才能之長短惟以資歷深淺爲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肖有別不可得也臣願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與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絕多補寡亦無幾耳一歲之間而不能察三數百人之能否則其爲尚書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計之[illegible]歲計之而不精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illegible]三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較彼不猶愈乎或曰尚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奈何是不然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爲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僚其要在於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長貳之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尚書而假之以與奪之權使得精擇守貳縣宰而無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

以法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與
紹興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國家設銓選以聽羣吏之治其掌於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於胥吏之手有所謂例焉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復知去者不能盡告索例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敏之才不復致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貨賂公行姦弊滋甚嘗觀漢之公府有辭訟比尚書有決事比比之爲言猶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冊凡經申請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擬定而長貳書之於冊永以爲例每半歲上於尚書省仍關御史臺如此則巧吏無所施而銓敘平允矣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

言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廢矣故諺稱吏部爲例部是則銓政之害在宋時即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兩可之權以市於下世世相傳而雖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爲害也又豈獨吏部然哉古無例字只作列禮記服問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注列等比也釋文徐邈音例後人例字從此漢書何武傳曰欲除吏先爲科例以勸厲諸生杜欽傳曰不爲陛下廣持平例王莽傳曰太傅平晏從吏過例始加人作例

寇萊公爲相章聖嘗語兩府欲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何書對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邪安用我輩壞朝政者正由此爾司馬温公與呂惠卿論新法於上前温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員缺

員缺之名自晉時已有之晉書王蘊傳遷尚書吏部郎每一官缺求者十輩世說注引中興書曰蘊爲吏部郎出處當選魏書元脩義傳遷吏部尚書時上黨郡缺守宋散大夫高居求之至唐趙憬審官六議選有人少闕缺字多人多闕少之語而崔湜以中書侍郎知吏部選事至逆用三年員闕令狐峘在吏

部楊炎爲侍郎至分闕以惡闕與炎其名始傳至今不改矣

舊唐書德宗紀御史大夫崔縱奏兵戎未息仕進頗多比來每至選集不免擁滯留人等於選不均怨望此亦似今之截留候選也

大唐新語劉思立爲考功員外子憲爲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載淡咨嗟以爲名教所不容序書其無行注名籍其人此出選門爲衆目所視衆口所訾亦遂退而失步矣朝廷咸謂載能振理風俗自今言之不過索一丁憂之闕亦何至見擯於清議邪不知由是心推之則有其親未死而設爲機阱以謀奪其處亦人情之所

必至者矣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苟反是而充之其亦何所不至邪顧後之持銓衡者常以正風俗爲心則國家必有得人之慶矣

日知錄卷之八

日知錄卷之九

人材

宋葉適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縛至不可動而人之智慮自不能出於繩約之内故人材亦以不振今與人稍談及度外之事輒搖手而不敢爲夫以漢之能盡人材陳湯猶扼腕於文墨吏而況於今日乎宜乎豪傑之士無以自奮而同歸於庸懦也

使枚乘相如而習今日之經義則必不能發其文章使管仲孫武而讀今日之科條則必不能運其權畧故法令者敗壞人材之具以防姦宄而得之者什三以沮豪傑而失之者常什七矣

自萬曆以上法令繁而輔之以教化故其治猶爲小康萬曆以後法令存而教化亡於是機變日增而材能日減若君子工於絕纓而不能獲敵之首其小人善於盜馬而不肯救君之患誠有如墨子所云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呂氏春秋所云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又如劉蕡所云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者嗚呼吾有以見徒法之無用矣

實錄言宣德五年八月丙戌上御文華殿學士楊溥等侍上問庶官之選何術而可以盡得其人溥對曰薦

舉稱考課何慮不得上曰近代有非舉主之法夫以一言之薦而欲保其終身不亦難乎朕以為教養有道人材自出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知本之論也徒循三載考績之文而不行三物教民之典雖堯舜亦不能以成允釐之治矣

保舉

宋史元祐初司馬光為相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同上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同上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同上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同上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

之異時有事須材即執政案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誥命仍備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所貴人人重慎所舉得才光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僞萬端與其聽游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譴責無所寬宥則不敢妄舉矣

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韓非子云王登為中牟令呂氏春秋作任登言中牟士中章胥已襄主曰子見之我將以為中大夫其相室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此說夏之論也善乎子夏之告樊遲也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唐書崔祐甫為相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日除十數人未逾年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若素不知聞何繇得其實帝以為然以德宗之猜忌而猶能聽之愈乎近代之人主也李絳傳德宗問多公親舊何邪絳對曰所與命不合取非臣親舊 [illegible]

正統三年十二月乙未，行在通政司左通政陳恭言：古者擇任庶官，悉由選部，是以職任專而事體一。頃者令朝臣各薦所知，恐開私謁之門，而長奔競之風。乞令杜絕，一歸銓部。事下行在吏部，尚書郭璡等覆奏曰：往時朝廷慮典銓者未盡知人，故勅廷臣各舉所知，其法良矣。慨有狗私邪濫者，聒然譏肯。今恭聽流言而足其法，未見其當也。乞令仍舊從之。

關防

隋書循吏傳：厙狄士文為貝州刺史，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僮僕無敢出外。此今日居官通例，而史以為異事，豈非當日法制雖嚴，而關防未若今之密乎？末世人習澆訛，防閑日甚，少不禁防，則奸宄之徒投間抵隙，無所不至。長吏到官，以關防為第一義。然愚以為但無至公之心以御之，爾世說：晉文王親愛阮籍，籍從容言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願得為東平太守。文王從其意。阮籍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一清，旬日而復騎驢去。唐姚合為武功尉，其縣居詩曰：朝朝門不閉，長似在山時。在曠達之士猶且為之，而況於大賢也。

大唐新語：姜晦為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有私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為不可。竟銓綜得所，賄賂不行，舉朝歎服。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上謂刑部尚書唐鐸、工部侍郎秦逵、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等曰：朕初於文籍設關防印記者，本以絕欺蔽，防奸偽，特一時權宜爾。果正人君子，焉用是為？自今六科有關防印記，俱銷之，仍移文諸司，使知朕意。

封駁

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違。齊景公燕賞於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晏子春秋）此齊君之詩所為作也。漢哀帝封董賢，而丞相王嘉封還詔書。（胡三省曰：後世給舍封駁本此）後漢鍾離意為尚書僕射，數封還詔書。自是封駁之事多見於史，而未以為專職也。唐制：凡詔敕皆經門下省，事有不便，得以封還；而給事中有駁正違失之掌，著於六典。（唐書[illegible]中在袁高加官至[illegible]門下省[illegible]之駁正奏抄[illegible]之不便）如袁高、崔植、韋弘景、狄兼謨、鄭肅、韓佽、韋溫、鄭公輿之輩，並以封還敕書，垂名史傳。亦有召對慰諭，如德宗之於許孟容；中使嘉勞，如憲宗之於薛存誠者。而元和中，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勅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也，何名批勅？宣宗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為嶺南節度使，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人臣執法之正

人主聽言之明可以並見（德宗時盧杞量移饒州刺史制出給事中袁高執之不下　浙東觀察判官齊總為衢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書　憲宗末皇甫鎛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　文宗時以李訓為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佽封還制書　劉士涇為太僕卿給事中韋弘景封還敕書　宣宗時以宮官典用官錢給事中封還敕書　懿宗時以某官給事中封還敕書　昭宗時某給事中鄭公輿封還敕書）五代廢弛。宋太宗淳化四年六月戊寅，始復給事中封駁，而司馬池猶謂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過舉也。明代雖罷門下省長官，而獨存六科給事中，以掌封駁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若日抄出，駁之是也。）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故給事中之品卑而權特重。萬曆之時，九重淵默，泰昌以後，國論紛紜，而維持禁止，往往賴抄參之力。（天啟六年大理寺正許志吉以請莊田毋為事為禮科右給事中楊維垣一抄參具疏申飭奉旨參駁許志吉著該部議處。）今人所不知矣。

元城語錄曰：王安石薦李定時除擢之來行，已擢監察御史裏行，宋次道封還詞頭罷職。（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駁宋制中書舍人封還詞頭後人遂以為給事中之職也）呂大臨再封還之，最後付蘇子容，又封還之，更奏復下，至於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本朝清名，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養成風俗，與齊太史兄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

部刺史

漢武帝遣刺史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倍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削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倚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又令歲終得乘傳奏事。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小大相制、內外相維之意也。（元城語錄：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秩六百石，而得按二千石不法，其權最重。事見百官公卿表。）本自秦時遣御史出監諸郡，史記言秦始皇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漢罷侯置守之初而已設此制矣。（漢書百官表：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末，翟方進、何武乃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而朱博以漢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於是罷州牧，復置刺史。（後漢書劉焉傳：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州任之重自此而始。）劉昭之論以為刺史監糾非法，不過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鎮，秩裁六百，未生陵犯之釁。成帝改牧，其萌始大。（唐獨孤及撫州刺史廳壁記云：漢置十三部刺史，以察舉天下非法，秩卑而權重，與牧人合。）合二者之言觀之，則

日知錄　卷之九　六

日知錄　卷之九　七

乃知漢仲舒所以議本為議治之見但發天下人之手擾擾而已云爾

州牧之設，中材僅循資自全，強者至專權裂土。（李景伯為太子右庶子，與太子舍人盧俌請令天下諸州分隸都督，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釁生，非強幹弱枝之誼。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姦宄。便，詔遂停都督。）然後知刺史六條為百代不易之良法，而今之監察御史巡按地方，為得古人之意矣。（唐書：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寮，巡按州縣。）又其善者，在於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監臨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則情親而弊生，望輕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漢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見於二三百年者也。（唐李嶠請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依法正罪，明代所行。）若夫倚勢作威，受賕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稱職耳，不以守令之貪殘而廢郡縣，豈以巡方之濁亂而停御史乎？至於秩止七品，與漢六百石制同。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金華應氏曰：方伯者，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也，又有監以臨之，蓋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大小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也。何病其輕重不相準乎？夫不達前人立法之意，而輕議變更，未有不召亂而生事者。吾於成哀之際，見漢治之無具矣。

唐自太宗貞觀二十年，遣大理卿孫伏伽、黃門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親自臨決，牧守已下以賢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其流罪已下及免黜者數百人。已後頻遣使者，或名按察，或名巡撫。至玄宗天寶五載正月，命禮部尚書席豫等分道巡按天下風俗及黜陟官吏，此則巡按之名所繇始也。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亥，置十道採訪處置使，詔曰：言念蒼生，心必編於天下，自古良牧，福猶悶於京師，所以歷選列城，聿求通率，豈徒刺察，將委輯寧。朝散大夫檢校御史中丞關內宣諭賑給使上柱國盧絢等，任寄已深，聲實兼茂，成貫通於理道，益純固於公心，或華髮不衰，或白圭無玷，可以軌儀郡國，康濟黎元。間歲已來，數州失稔，頗致流亡，能勿軫懷？而吏或不畏，不仁不安，不便誠須矯過，必在任賢，庶獮疾苦之源，以協大中之義，若令行一道，利乃萬人。朕所設官，以俟能者。（唐開元中，或請選擇守令，停採訪使。姚崇奏：十道採訪猶未盡得人，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守令皆稱其職。）

于文定筆麈曰：元時風憲之制，在內諸司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諸司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即今在內道長、在外按臺之法也。惟所謂行臺御史者，乃屬行臺，以八月出巡，四月還治，乃長官差遣，非繇特命，其體輕矣。本朝御史總屬內臺，奉命出按，一歲而代，又以刺史法行，唐宋以來皆不及也。（[illegible]）

金史宗雄傳：自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數歲輒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際，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為小康。章宗即位，分置九路提刑使。（按察使[illegible]）（一世宗熙宗[illegible]本紀多有其文）

六條之外不察

漢刺部刺史之職不過以六條察獄而已不當與守令事（三國志司馬宣王報夏侯太初書曰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為官司耳）故朱博為冀州刺史勑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鮑宣為豫州牧以聽訟所察過詔條被劾而薛宣上疏言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翟方進傳言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自刺史之職下侵而守令始不可為天下之事猶治絲而棼之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諭按治江西監察御史花綸等自今惟官吏貪墨寃法及事重者如律逮問其細事毋得苛求

隋以後刺史

秦置監御史以監諸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晉以下為刺史持節都督（晉書職官志言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任而已[illegible]十三州至梁陳南方一偏之地遂置百七州）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illegible]州治民[illegible]無復刺舉之任）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illegible]）非舊刺史之職與一郡而已由此言之漢之刺史猶今之巡按御史魏晉以下之刺史猶今之總督隋以後之刺史猶今之知府及直隸州知州也（[illegible]）

宋之中葉以刺史為武官虛銜而斯[illegible]上真如兵[illegible]矣

宋真宗咸平四年左司諫知制誥楊億疏言昔自秦開郡置守漢以天下為十三部命刺史以領之自後因郡為州以太守為刺史降及唐氏亦嘗變更曾未數年又仍舊貫今多命省署之職出為知州又設通判之官以為副貳此權宜之制耳豈可為經久之訓哉臣欲乞諸州並置刺史以戶口多少留其俸祿分中下上緊望雄之等級品秩之制率如舊章與常參官比視階資出入更踐省去通判之目但設從事之員建廉察之府以統臨按輿地之圖而區處昔太平興國初詔廢支郡出於一時十國為連周法斯在（[illegible]）一道置使唐制可尋至若號令之行風教之出先及於府府以及州州以及縣縣及鄉里自上而下由近及遠譬

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綱而眾目張振領而羣毛理由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廢也明矣臣欲乞復置支郡隸於大府建地畢而分部如漢道之統臨名分有倫官業自舉又觀唐制內外官奉錢之外有職分田又給防閤庶僕親事帳內執衣白直門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數歲收其課以資於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錢以給公用自唐末離亂國用不充百官奉錢並減其半自餘別給一切權停今郡官於半奉之中已是除陌又於半奉三分之內其二以他物給之鬻於市廛十裁得其一二曾餬口之不及豈代耕之足云昔漢宣帝下詔云吏能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遂加吏奉若於策書竊見今之結髮登朝陳

舉之善自宋已然天下所以多稱吏也[illegible]

力就列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其祿也
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僚之
師長位莫崇焉月奉所入不及中軍千夫之帥豈稽古之
意哉欲乞今後百官奉祿給並循舊制既豐其稍入可
責以廉隅官且限以常員如當減於冗費觀此則今代所
循大抵皆宋之餘弊矣

知縣

知縣者非縣令而使之知縣中之事（知猶管也）杜氏通典所謂
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是也唐姚合為武功尉作詩曰今朝
知縣印夢裏百憂生唐人亦謂之知即其名始於貞元已
後其初尚帶一職字白居易集有裴克諒權知華陰縣令

制曰華陰令李非選補時（唐制凡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　舊唐書貞觀中吏部侍郎劉林甫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為限林甫奏請以冬初集盡季春止後遂為法）調租勉農政不可缺爾
鎮國軍判官試大理評事裴克諒久佐本府頗有勤勞爲
邑利病爾必周知宜假銅墨試其方理若有所立方議正
名是權知者不正之名也至於晉誥知縣則起自宋初本
朝事實云五代任官凡曹掾簿尉之齷齪無能以至昏老
不任驅策者始注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誅求刻剝
猥迹萬狀至優諢之言多以令長為笑（魏泰東軒筆錄）建隆三
年始以朝官為知縣其後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為之宋史
言宋初內外所授官多非本職惟以差遣為資歷建隆四
年始選朝士分治劇邑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監察御史王

祐知魏楊應夢知永濟屯田員外郎于繼徽知臨濟常參
官知縣自此始又曰初州郡多闕官縣令選尤猥下多為
清流所鄙薄每不得調乃詔吏部選幕職官為知縣自此
以後遂罷令而設知縣沿其名至今
雲麓漫鈔曰唐制縣令闕佐官攝令曰知縣事李翱任工
部誌文云攝富平尉知縣事是也今差京官曰知縣差選
人曰令與唐異矣
宋時結銜曰以某官知某府事以某官知某州事以某官
知某縣事以其本非此府此州此縣之正官而任其事故
云然（山堂考索藝祖開基召諸鎮會于京師賜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政也于使行[illegible][illegible]日宋時大縣兩千戶以上選朝官知事三千戶以下選京官知縣知縣與縣令不別以京朝官

之稱知某縣事非外吏也[illegible]知建隆三年寬句令後推以兩縣闕選在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也）今則直云某
府知府某州知州某縣知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矣
北齊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北史元文遙傳）五代選
令必皆鄙猥之人自古以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賤者有
此二敗以今準古得無同之

知州

宋葉適言五代之患專在藩鎮藝祖思靖天下以為不削
節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始置通判以臨統刺史而分其柄
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宋史曰凡節度州為三品刺史州為五品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兩品臨五品州也[illegible]品為知[illegible]品為判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監當知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總兵政而太

守者史館塊然徒營空城受詞訴而已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衞昔日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命京城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縮緩急皆在朝廷矣是宋初本有刺史而別設知州以代其權後則罷刺史而專用知州以權設之名為經常之任矣

新唐書元和初李吉甫為相病方鎮彊恣為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為刺史宋祖之以京官臨制州縣蓋趙公開其端矣

知府

唐制京郡乃稱府至宋則潛藩之地皆升為府宋初太宗真宗皆嘗為開封府尹後無繼者乃設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皇朝類苑凡命知府必帶權字以除林學士及翰學士若侍從官雖知府者帶權發遣而已宋謂開封府權知自李符始崇寧三年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之權知府者所以避京尹之名也今則直命之為知府非也

守令

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沈約宋書論孝建泰始主威獨運官置百司權不外假而權乃移於法於是多為之法以禁防之雖大姦有所不能踰而賢智之臣亦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相與兢兢奉法以求無過而已於是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權而民之疾苦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蓋至於守令日輕而胥史日重則天子之權已奪而國非其國矣尚何政令之可言邪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與之以權庶乎守令賢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務也

元吳淵頴歐陽氏急就章解後序曰今之世每以三歲為守令滿秩曾未足以一新郡縣之耳目而已去又況用人不得專辟臨事不得專議錢糧悉拘於官而不得專用軍卒弗出於民而不得與聞蓋古之諸侯雖曰辟令不常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屬況故守之一郡之事或可舍殺或按刑獄各有分職守不過而問其治體令之至一邑丞則贊治而掌農田水利主簿掌簿書尉典捕盜令亦不獨議其政之當否而已今也自令而上皆出於吏部選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凡其所以為姦外緣文墨俯首俯仰於掾吏之所而不能以察民之情狀至於唐世之賦上供及使留州自有定額兵則郡有都試而惟守之所調遣宴之餘財故有許其官府所任用度贏餘過客往來資賜犒所故士皆樂於其職而疾於赴功兵雖不

君日給籍傳入之
官姑直言肆矣

此疏徹公州名奏疏
章也吉居

及於虎義勇民丁團結什伍衣裝弓弩坐作擊刺各保鄉里敵至即發而郡縣以自兼領者也。今則官以錢糧為重。不留贏餘。常俸至不能自給。故多贓吏。兵則自近戍邊。既為客軍。尺籍伍符。各有統帥。但知坐食郡縣之租稅。然已不復繫守令事矣。夫辟官涖政理財治軍。郡縣之四權也。而今皆不得以專之。是故上下之體統雖若相維。而令不下。法令雖若可守。而威不行。為守令者既不得其職。將欲議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習故。碎嫌避例。而皆不足以有為。又況三時耕稼。一時講武。不復古法之便易。而兵農益分。過歲一儉。郡縣之租稅悉不及額。軍無見食。東郡西挽。倉府空虛。而郡縣無復贏蓄以待用。或若水旱洊至。閭里

蕭然。農民菜色。而郡縣且不能以振救。而坐至流亡。是以言涖事而事權不在於郡縣。言興利而利權不在於郡縣。言治兵而兵權不在於郡縣。尚何以復論其富國裕民之道哉。必也復四者之權。一歸於郡縣。則守令必稱其職。國可富。民可裕。而兵農各得其業矣。

宋理宗淳祐八年。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求魯奏。今日救弊之策。大端有四。宜採夏侯太初併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為斷之法。俾縣令得以究心於撫字。法藝祖用朝紳為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為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為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橫斂。此數言者在今日亦可采而行之

舊唐書烏重胤傳。元和十三年為橫海節度使。上言。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畧可見。蓋刺史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豈能據一州為叛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祇以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從之。繇是法制修立。各歸名分。是後雖幽鎮魏三州以河北舊風。自相更襲。惟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胤制置使然也。

憲宗朝凡大府知府之任。多有賜敕。然無常例。成化四年七月。廉州府知府邢正將之任。以廉州密邇珠池。猺獠變生。近為廣西流賊攻陷城邑。生民凋弊。特請賜敕。從之。吉安府知府許聰將之任。以吉安多強宗豪右。詞訟繁興。亦請賜勅。俾得權宜處置。從之。

刺史守相得召見

兩漢之隆。尤重太守。史言孝宣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當日太守常得召見。或賜璽書。堂陛之間不甚濶絕。文帝謂季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武帝賜嚴助書。久不聞問。具

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横賜吾丘壽王書子在朕前之時知畧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太守都尉皆二千石今壽王爲都尉不置太守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縱横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光武勞郭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伋爲潁川太守）河潤九里冀京師並蒙福也天下之大不過數十郡國而二千石之行能皆獲簡於帝心是以吏職修而民情達以觀後世之寄耳目於監司綸功狀於文簿者有親疏繁簡之不同矣其在唐時猶存此意玄宗開元十三年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餞於雒濱御書十韻詩賜之宣宗時李行言自涇陽縣令除海州刺史李君奭自醴泉令除懷州刺史皆采之民言擢以御

筆人謝之日處分州事萬里之遠如在階前夫人主而欲親民必自其親大吏始矣

册府元龜憲宗元和二年二月勅諸新除官及刺史等假日於宣政門外謝便進狀辭其授官於朝堂禮謝並不須候假開國朝舊制凡命都督刺史皆臨軒册拜特示恩禮近歲雖不册拜而牧守受命之後皆便殿召對賜衣遣以親人（唐諱民改曰人）之官恩禮不可廢也時宰相李吉甫之舅裴復新除河南少尹求速之任遇退食假吉甫特奏請遂兼刺史同有是命亦昔異也今日則名爲陛辭而不得一見天顏堂廉內外之分益爲逾絕

漢令長

漢時令長於太守雖稱屬吏然往往能自行其意不爲上官所牽如蕭育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吏數百人拜謁車下由諫爲郃令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諫父友意殊親之而諫恥爲之屈嘗舞屬諫諫不爲起固彊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諫曰不可轉轉則勝人如此事在今日即同列所難堪而昔人以行之上官漢時長吏之能自樹立可見於此矣

宋史司馬池傳授永寧主簿與令相惡池以公事謁令令南向倨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論事不爲少屈

京官必用守令

通典言晉制不經宰縣不得入爲臺郎魏肅宗時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郡縣選舉由來共輕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三載黜陟有稱職者方補京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唐張九齡言於玄宗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致理之本莫若重守令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從之名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宣

宗大中改元制曰古者郎官出宰郡守入相所以重親人
之官急為政之本自澆風久扇此道寖消頗謂清途便隔
驕貴治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艱危通天下利病
不可得也斯須近臣盡備顧問如不知人疾苦何以贊朕
眷求今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任刺史縣令
者宰臣不得擬議宋孝宗時臣僚言吏事必歷而後知人
才必試而後見為縣令者必為丞簿為郡守者必為通判
為監司者必為郡守皆有差等未歷親民不宜驟擢罰定
知縣以三年為任非經兩任不除監察御史此開元故事
之吏治所以獨高於近代也明代翰庶之地必取詞林名
在兩科始分銅墨於是字人之職輕而簿書錢穀之計一

歸之俗吏矣漢諺有云取官漫漫怨死者半鳳見而宋神
宗嘗謂宰臣曰朕思祖宗以百戰得天下今以州郡付之
俗人常切痛心後之人主其以斯言書之座右乎
貞觀初馬周上言曰古者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所用
必先試以臨人或繇二千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重內官
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是武夫勳臣或京官不稱職
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強者入為中郎將其次乃補邊
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繇於
此夫以太宗之政而馬周猶有此言則知重內輕外自古
之所同患人主苟欲親民必先親牧民之官而後太平之
功可冀矣

宗室

漢唐之制皆以宗親與庶姓參用入為宰輔出居牧伯者
無代不有漢孝昭始元二年以宗室無在位者舉茂才劉
辟彊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孝平元始
元年詔宗室為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師古曰言宗室為吏者皆令舉廉佐史從本秩而補四百石）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五月辛丑
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宗正卿四從叔前奉天令知正四
從叔前祁縣令志遠五從弟豫陽尉過六從弟酸棗丞昆
五從弟武進尉雕五從姪鄭縣尉勝五從姪前宋州參軍
承嗣皆授臺省官及次官京縣官詔曰至公之用本無偏
黨惟善所在豈隔親疏四從叔知正等咸有才名見推公

族秉惟清之操兼致遠之資朕每念周盟不勤于德常懸
右職以勸其從先委宗正精為考擇量能考行歷任要職
名數則多升聞益寡先屬屢選亦在得人因可擢以清要
遷于臺閣將觀志於七子豈務名於八人詩不云乎九族
既睦平章百姓凡今懿戚可不慎與違道慢常義無私於
王法修身效節恩豈薄於他人期於帥先勵我風俗深宜
自勉以副明言天寶二年正月詔皇五等以下親及九廟
子孫有材學政理委宗正寺揀擇聞薦（憲宗元和二年詔略同）德宗
貞元二年八月以睦王府長史嗣虢王則之為左金吾大
將軍謂宰臣曰朕不欲獨用外戚故選宗室子有才行者
擢授之昭宗乾寧二年六月丁亥朔以京兆尹嗣薛王知

兼戶部尚書判度支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制曰支度
牢籠之務弛張經制之宜當擇通才俾繼成績命曰叔父
膺子籍求匪私吾宗示張王室故終唐之世有宰相十一
人郇王房有林甫鄭王房有回程石福大鄭王房有勉夷簡宗閔恆山王房有適之吳王房有峴惠宣太子房有
知柔而舊史贊之曰我宗之英曰皐王嗣曹與勉宗子宗以爲
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惟本朝不立此格於是
爲宗屬者大抵皆溺於富貴妄自驕矜不知禮義至其貧
者則游手逐食靡事不爲名曰天枝實爲棄物宗室之不時見宗不自
[illegible]曹冏所謂令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或比
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問厠其間六代
論正有明當日之事也崇禎時始行換授之法而教之無

素舉之無術未見有卓然樹一官之績者二百年來宗屬
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獨斷行之而已晚矣然則
親賢並用古人之所以有國長世者後王其可不察乎正統
十四年也先犯京師詔諸王率兵勤王已而寢之詔止之大理寺少卿薛瑄奏宜擇諸王最賢者二三人召來參預大議臣請聖明帝曰不必召
光武中興實賴諸劉之力乃即位已後但有紆賜之典而
無舉賢之詔明章已下恩澤致訓徒先於四姓小侯明帝紀永平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註四姓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其子弟號曰小侯而不聞加意
於宗屬者然而魏孫並用術法兩京故獻之世荆表益
爲各專方鎮而昭烈乘之以稱帝于蜀若顚木之有由櫱
其與宋之二王航海奔亡一敗而不振者不可同年而語

矣
唐末屯田郎中李衢作皇宗維城錄其有感于宗枝之不
振乎史言自玄宗以後諸王不出閣不分房子孫繁衍而人主疏忌其兄弟矣益使得自樹
功名如曹王皐者三五人參錯天下爲牧師亦何至大盜
殺都彊臣問鼎而十六宅諸王盡殲於逆豎之手也
明宗室自天啓二年開科得進士一人朱慎鏊列名奄案
爲宗人蓋此不教不學之所致也崇禎中得進士十二人
惟朱統鉓起家庶吉士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而其始館
選時尚有以宗生爲疑吏部尚書王永光曰既可以中翰
則可以庶常遂取之其他換授甚多然當板蕩之際才畧
無聞

張邦基墨莊漫錄言國朝宗室例除環衛裕陵始以非祖
免補外官繼有登科者五代末時宗室散處各郡縣入至紹興十一年從臣奏試在京別爲玉牒所鎖殿試其後補進士科與寒素爭而宗室遺相繼亦相望不絕
然未有爲侍從宣和五年始除子崧爲徽猷閣待制繼而
子漉亦除八年又除子櫟乃靖康之變已不旋踵有明之
事與宋一轍
昔後魏元志爲雒陽令不避彊禦孝文帝謂邢巒曰此兒
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
鸞則鳳其在本枝也人主之宗屬豈必無才能優於庶姓
者哉
周公閔管蔡之失道而作常棣之詩以親其兄弟此周之所以

與懲吳楚七國之變而抑損諸侯王於中外攜離本末俱弱此西漢之所以亡也。宋范鎮文集奏求曰陛下既明於棠棣之詩親崇唐衛之訓深得富辰詠王之指夫惟聖人以至公之心處親疏之際故有國長久而天下蒙其福矣。

金史密國公璹世宗子越王永功之子也天興初國事危急曹王出質璹已臥疾求入見哀宗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璹奏曰聞訛可曹王名欲出議和訛可年幼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宣宗哀宗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有急則投之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哀宗雖亡國之君而

日知錄　卷之九　三四

其言有足悲者章宗防制刻削兄弟而其禍卒至於此豈非後王之永鑒哉

自古帝王爲治之道莫先於親親而有明之待親王及其宗屬也則位重而愈疏祿多而愈貧誠有如漢哀帝時杜業上言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者英宗實錄載景泰三年七月甲辰陝西布政司言秦愍王子故庶人尚炌男女十人皆未有室家請如詔于軍民之家自擇昏配從之時其長女年四十長子年二十六矣此去開國八九十年太祖之曾孫而猶艱之至不得十期已如此又況數傳而下者乎於是爵名而有無不存數而不副其愆郎部中爲之沈閣

宋史趙希羅傳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請名爲人後有過禮史受賕無藝莫敢自陳雲麓漫鈔言宗籍凡袒免親以上皆賜名乃有寓不典之言及取怪僻字樣以爲戲笑明代之弊同此

宗室之子固難修飭而朝臣觀之若非其同類者唐書言德宗初敕諸王有官者皆令出閤就班岳陽等一十縣主在諸王院久而未適人者悉命以禮出降二百年來無有以建中故事爲朝廷告者崇禎中唐王作書述閣老于文定之言曰唐玄宗十王宅百孫院皆在京師凡有所請皆賂韓虢而後得焉宗時諸王久不出閤亦必厚賂宦官始得所請彼以宗室近屬且聚居都邑猶不免於營緣況以

日知錄　卷之九　三五

千里外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屬有不結納左右以爲倚託哉嗚呼文定之言結納左右而得請猶未變也今之總乞下僚卑宦吏胥不如是則終不得請者又愈甚乎又曰漢臣之言曰有白頭老人教臣言爲政兵縊之矣大一矣吁嗟王道爲腐今且窮閻部屋猶得發霆霓之旆而耳目之所不及恩澤之所不周未有甚於皇族者杕杜作而晉微角弓刺而周替可以爲後王之殷鑒矣

藩鎮

明代之患大略與宋同岳飛說張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文天祥言本

朝懲五季之亂削除藩鎮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
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今宜分
境內為四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
退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何間出於
其中則敵不難郤也嗚呼世言唐亡於藩鎮而中葉以降
其不遂并於吐蕃回紇滅於黃巢者未必非藩鎮之力宋
至靖康而始立四道金至興元而始建九公不已晚乎
尹源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於理夫
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
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
恃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

日知錄　卷之九　三一

不得而外也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為亂者不能遂其
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
始遂其僭而終敗亡由悅叛於前武俊順於後也憲宗討
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
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正三鎮
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行[illegible]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
命者有之彊將[illegible]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
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
以王室為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
王鎔請盟於是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
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唐昭之弱乘巢蔡之亂

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趙燕驕相埒地相屬其勢
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於
一方爾安能篡奪天下哉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也唐之
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
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速於唐何如哉
不獨此也契丹入大梁而不能有者亦以藩鎮之勢重也
王應麟曰郡縣削弱則戎翟之禍烈矣
宋史劉平為鄜延路副總管上言五代之末中國多事惟
制西戎為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
豪為衆所服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
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末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

日知錄　卷之九　三二

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俸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
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
誤以朔方李彝興靈武[illegible]世守[illegible]自此靈夏
仰中國戍守千里饋糧兵民[illegible]所失大[illegible]
麟府州存[illegible]而[illegible]後人之監也
賈昌朝為御史中丞請於陝西緣邊諸路守臣皆帶安撫蕃
部之名擇其族大有勢者為酋帥如河東折氏之比庶可
以為藩籬之固
路史封建後論曰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矯枉之枉常
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方至和之二
年范蜀公為諫院建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

人主有公天下之心好勤遠略之意乃得吾驅遣耳

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馬練習安可得也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慮可責辦治之令久任然亦勢非昔今不從其大而徙舉三二州爲之以一賢障江河猶無益也請以昔者河東之折繼武之李與夫馮暉楊重勛之事言之馮暉節度靈武而重勛世有新秦藩屏西北他日暉卒太祖乃從其子馮繼而以近鎮付重勛於是二方始背朝廷經略折李二姓自五代來世有其地二寇畏之太祖於是俾其世襲每謂邊寇內入非世襲不免守世襲則其子孫久遠家物勢必愛客分外爲防設或叛亂自可理詰縱其反噬原陜一節制之足矣況復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他斯則聖人之深謀

有國之極算固非諸俗淺近者之所知也厥後議臣遽以世襲不便折氏則以河東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叛西因茲遂失靈夏國之興邪長專固視縣矣議者以太祖之懲五季而解諸將兵權爲封建之不可復愚竊以爲不然夫太祖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實已默圖而陰用之矣李漢超以齊州防禦使兼關南兵馬凡十七年敵人不敢窺邊郭進以洺州防禦守西山巡檢累二十年賀惟忠守易李謙溥判隰姚內斌知慶皆十餘載韓令坤鎮常山馬仁瑀守瀛王彥昇屯原趙贊處延董遵誨屯環武守琪戍晉何繼筠牧棣若張美之守滄景咸累其任管榷之利貿易之權悉以畀之又使得自誘募驍勇以爲

趙韓王亦因時救弊不得不然耳

天下無百年不敝之法 [illegible]

州兵鎮中之政俱以便宜從事是以二十年間無西北之虞深謀密策蓋使人繇之而不知爾胡爲議者不原其故遂以兵爲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寶元康定以中國勢力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昊靖康寇難長驅百舍直擣京師蕩然無有藩籬之限李之横潰莫或支持繇今日言之奚啻冬水之冰齒嗚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本務之不知此予所以每咎歐曾以爲唐室我朝之不封建皆鄭公韓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責難其主而爲是尋常苟且之治也

黃氏日抄曰太祖時不過用李漢超輩使自爲之守而邊烽之警不接於廟堂三代以來待戎狄之得未有如我太

祖者也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襲而欲身制萬里如在目睫天下無是理也

藩鎮既罷而州縣之任處之又不得其方真宗咸平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於是知黃州王禹偁上言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彊幹弱枝之計亦匪得其中道也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

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不可膠柱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殘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量士多不過五百人閲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掠之虞矣嗚呼人徒見藝祖罷節度爲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奪州縣之兵與財其害至於數百年而未已也陸士衡所謂一夫從横而城池自夷豈非崇禎末年之事乎

輔郡

崇禎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懋上疏請以昌平通易蘇四州爲四輔宿重兵以衛京師奉旨嘉納下部議覆事不

果行魏書言靈太后時四中郎將兵寡弱任城王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内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居之配以强兵則深根固本之計也靈太后將從之以議者不同而止及爾朱榮至河陰遂無一兵拒敵亦已事之明驗矣

金都大梁貞祐四年元兵取潼關次嵩汝間御史臺言兵踰嶢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絶道路而分兵攻擊州縣是亦圖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太祖八年分兵三道收金河北郡縣盡拔唯中都通順眞定清沃大名東平德邢滄州十一城不下)此臣等所爲寒心也不攻京師而從其別攻州縣是猶火在腹心救之於手足之上均一身也願陛下察之契丹太祖將攻幽州其后述律氏指帳前樹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爾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而歸我矣(赫連勃勃諸將勸先取關中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死後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古人用兵之智多有出於此)夫踰山絶河深入二三千里至於淮徐之間此不啻幽州之四野大梁之西郊也而謀國之臣竟無一策以禦其來而擊其去此則郡縣之守不足恃而調發之兵不足用也明矣詩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後之爲國者盍鑒於斯

邊縣

宋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言漢晁錯與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空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國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敵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强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警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

寓農寓兵主兵之策
可於此得之云庵

爪牙耳目之用而兼又相推其約束賞罰令嚴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奏凡兩上皆不報此宋時弓箭社之法雖承平廢弛而靖康之變河北忠義多出於此有國家者能於閒暇之時而為此寓兵於農之計可不至如崇禎之末課責有司以修練儲備之紛紛矣

宦官

漢和熹鄧后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秦苻堅選奄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授經若夫巷伯能詩列于小雅史游急就著在藝文古固有之而不限其人也我太祖深懲前代宦寺之弊命內官不許識字永樂以後此令不行宣德中乃有內書堂之設實錄宣德元年七月以劉翀爲行在翰林院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四年十月命行在禮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陳山專授小內使書實錄言山爲人寡學急利而昧大體上薄之其致仕歸思讀書無所及姊與授小內使書亦賜勑令事也昔隋蔡允恭為起居舍人煬帝遣教宮人允恭恥之數稱疾宋賈昌期為侍講以編修資善堂書籍為名而實教授內侍諫官吳育奏罷之以宦刷之納諫求言而廷臣未有論及此者馴致秉筆之權其勢侔於內閣而大權旁落不可復收孰非內書堂階之厲乎英廟升遐與興何刻承乙綸以長事東宮希閣納所而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以嘗奉命教內書館論受學焉遂內外交結以謀入閣已而敗露得罪綸造虎家號弟子廉半傳一步致至邇而去

周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當隸僕御之臣皆是士人而奄寺之權輕矣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

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埽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玄宗時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玄宗始置內侍省監二員秩三品以高力士袁思藝爲之是知宦官之盛係於宮嬪之多而人主欲不近刑人則當以遠色為本

王元美集記曰高帝時中人不得預外事見公侯大臣叩首宋濂大明日曆序言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循理見法無寵作威以病民寺人之使給役其力也至永樂初狗兒諸往稍稍見馬上之績後以從勤事漸倚眷禮久乃驕肆肆矣太監鄭和等以奉命率師下海中諸蕃術中人往出使者矣西北大將多以武將人意不能無疑忌以腹心參之而中人有鎮守者矣王振時上春秋少不日接大臣而中人有票旨徑行者矣

國史所載永樂五年六月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詐傳詔旨擾役軍民此即弄權之漸仁宗即位先差出內臣限十日內盡撤回京其見於詔書者有採寶石採金珠香貨採紙黎木而太宗實錄多諱之不書實錄有十九年十一月乙酉遣內官楊賞二十年十月癸巳遣內官言蒿同御史察新及天下府藏中納事洪熙元年六月宣宗即位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內官內使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有拘集之擾有供應之煩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宜皆取回惟令有司買納詔從之乃猶有如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所書管事袁琦假公

務為名指差內官內使慶虎官吏軍民掘取金銀等物以
至貽死而其黨十餘人皆斬者嗚呼作法于涼其敝猶貪
至於萬曆中年礦稅之使旁午四出而藉口於祖宗之成
例則外廷之臣交章爭之而無可如何矣是以武王不泄
邇
小官與兵亦始於永樂仁宗實錄言甘肅總兵官都督費
瓛不能專斷軍政悉聽中官指使勅責其低眉俛首受制
於人宣宗實錄言交阯左參政馮貴善用人嘗得土軍五
百人勁勇善戰貴撫育甚厚以之討賊所嚮成功後為
中官馬騏奪去貴與賊戰不利遂死之宣德元年三月己
亥勅責中官山壽曰叛賊黎利本一窮蹙小寇若早用心

日知錄　卷之九　　五

撫捕如探雀雛爾乃玩寇已見再三陳奏惟事招撫以致
養禍遺患及方政等進討阻撓官軍一千餘人坐守乂安
不往來策應覘其敗衄起則交阯之失實本於中官而仁
宣二宗亦但加之譴責而已王振之興土木之難此非其
漸乎
交阯一事中官之惡貫盈不獨正統四年吏科給事中
盧祥言臣恩永樂年間克平交阯設置郡縣彼人服從後
因鎮守內臣貪虐致失人心竟棄其地天下至今非議本
已即此數言可以想見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豈不信夫
成祖天威遠加無思不服迨崩未幾遽棄交阯齊桓首霸
而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霸衰已志之矣故姤之初六一
陰始生而周公戒之
正統九年正月辛未命成國公朱勇與安伯徐亨都督馬
亮陳懷等統兵出境勦兀良哈三衛勇同太監僧保出喜
峰口亨同太監曹吉祥出界嶺口亮同太監劉永誠出劉
家口懷同太監但住出古北口是時王振擅權乃有此遣
而後遂以為例至十四年陽和口之戰太監郭敬監軍諸
將悉為所制師無紀律而宋瑛朱冕全軍覆沒矣
景泰元年閏正月乙卯工部辦事吏徐鎮言刑餘之人不
侍君側太祖高皇帝懲漢唐之弊不令預政不令典兵但
使之守門傳命而已邇者致監王振乘機專政依勢作威

日知錄　卷之九　　圭

王與天意悉出其口生殺予奪任己愛憎又多引同類如
郭敬等以為心腹出鎮邊事皇上臨御之初乞罷前失宦
官有參預朝政及監軍鎮守者悉令還內各守本職如此
則宦官無名器之竊國祚有遐曆之兆矣事寢不行
六月乙酉陝西蘭縣舉人段堅論宦寺臨軍之失
陝肅府儀衛司餘丁聊讓請禁抑宦寺
三年九月辛卯南京錦衣衛鎮撫司軍匠餘丁華敏陳內
官害軍民十事
天順八年十一月丙寅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言正統
末年王振專權使先帝蒙播宗社幾危天順年間曹吉祥
專權縱兵焚闕欲危宗社今日牛玉專權謀出皇后欺侮

陛下是皆貽笑於四方取譏萬世者也臣請自今以後一不許內官與國政二不許外官與內官私相交結三不許內官弟姪在外管事并置立產業自古內官賢良者萬無一人無事之時假為謹愼一聞國政便作姦欺如聞陛下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為己功聞陛下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己勢人望日歸威權日重而內官之禍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臣與聞國政者此也內官侍奉陛下朝夕在側文武大臣不知廉耻者多與之交結有饋以金寶珠玉加之婢膝奴顏者內官便以為賢朝夕在陛下前稱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謁者內官便以為不賢朝夕在陛下前非毀之陛下天縱聖明固不為惑日加

浸潤未免致疑稱美者驟躋顯位非毀者久屈下僚怨歸朝廷恩結宦寺而內官之禍起矣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外官與內官交結者此也內官弟姪人等授職任事倚勢為非聚姦養惡家人百數貫貨萬餘田連千頃馬繫千匹內官因有此家產所以貪婪無厭姦與多端身雖在內心實在外內外相通而禍亂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官弟姪在外管事并置立家產者此也陛下果能鑒彼二人於既往行此二事於方今則禍亂自然不作災害自然不生倘或不然則禍起蕭牆變生肘腋異日之患有不可言者矣然臣等今日之所言乃舉朝廷之所諱臣等雖愚亦知避禍但受恩朝廷無以為報官居言路不可苟容若陛下能行而不疑則臣等雖死而無悔矣上責讓等妄言要譽命吏部俱調州判官疏草李鈞筆也

中都之變宦官僨事之前車也不一年而監守之譴四出以外廷無人甚也平陰之役夙沙衞殿殖綽曰子殿齊師國之辱也天子以此耻天下之士大夫而士大夫不以為耻且萃然攻之廷論雖譁上心弗信及暫撤之而士大夫又果不足用也於是乎再任宦者而國事已不可為昔者唐德宗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故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嗚呼吾不知今日之攻宦官者

果愈於宦官乎內廷既不可用外廷亦遂無人而國事更漸趨歸乎至於邸下歎息思良將之已亡武帝苦索處名臣之欲甚而燎原摭過涉終亡可為痛哭者矣是以人材非一世之所能成古先王於多難之時而得賢臣之助者以其養之豫而儲之廣也傳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孫有為大有天下而為子孫之慮者則必在於人也宜

金史完顏訛可傳劉祁曰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嘗用其人以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擇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責臺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應變多為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

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論曰夫以暬御治軍既非之所又信其讒以殺人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則其轍哀哉（金時近侍局官世皆委吏員爲之見斜卯愛實傳）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戊午上諭吏部并在內各監局等衙門官常典制內外攸分本職之外豈宜侵越我太祖高皇帝酌古式今嚴近習之防勅內官毋預外事一時朝政清明法紀整肅拔本塞源意甚深遠朕鑒後追前深持祖訓自今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衙門或典禮繕戎或搆工瓷鑰或司繕服或辦文書都著勤慎小心料理本等職業不許違越祖制干預在外政事違者即以亂政參拏處斬仍詳察舊典開列職掌具奏禮部右侍郎蔣德璟疏言

周官內職不滿百人糾禁王宮掌於小宰古聖垂法下戒將來蓋其慎也（天啓元年四川御史霍從乘言請令中官受考察於吏部定爲五年一察如京察例）太祖高皇帝實訂監於往代而取裁焉其設內官也監司局庫各有定員秩不過四品俸不過一石而且糾劾有令交通有戒豫政典兵有禁謹內外之防杜假竊之漸至尚論漢唐已事而三致意焉淵哉天訓亘古不易矣雖二十五年曾遣太監聶慶童往諭陝西河州等衛所番族令其輸馬以茶給之然往諭所番於市民無與且不假事柄亦暫往即還終洪武之世無他特遣此所以致內明整肅之治而開萬世太平之基也乃若列聖纘承官府之大防無敢而時事偶異中外之任使間斷永樂中始有遣使外國及遣往甘肅巡視者洪熙中始有守備南京者正統中始有率兵討賊防邊及各省鎮守者景泰初始有分坐十營或稱監鎗者然仍聽尚書于謙等節制至正德中邊關始皆內監且令提督禁兵內操分坐勇士四衛軍營益非祖宗之舊矣他如監工監器會同番錄蘇杭織造榷稅開礦之遣皆利少害多亦旋設旋止操縱在握一時暫託權宜而事任遞遷易世每多獻正惟世宗肅皇帝毅然裁革獨斷於先我皇上翦除逆璫鑒美於後總之稟成於高皇帝訓諭內臣毋預政事外臣毋行交結二語足括千古治亂之源矣臣等伏讀寶訓深遡謨謀不使有功自無竊柄之思嘗令畏法實杜亂政之階故委腹心則勵稱移寄耳目

則雜糅蹈遵典章則職守自修嚴內外則侵越不生此實繼古酌今可以無斁而神孫聖祖於爲一揆者也謹遵聖諭備察舊章將各監局職掌著爲令甲可考見者臚列上呈恭候聖明裁奪特旨申飭

奄人之有祠堂自英宗之賜王振始也至魏忠賢則生而賜祠且徧于天下矣故聖人戒乎作俑

禁自宮

實錄成化元年七月丁巳直隸魏縣民李堂等十一名自宮以求進命執送錦衣衛獄罪之發南海子種菜祖宗以來凡閹割火者必俘獲之奴或罪極當死者出其死而生之蓋重絕人之世不忍以無罪之民受古肉刑也景泰以

來乃有自宮以求進者輒亟暫罪之而終收以為用故
近畿之民畏避繇役希覬富貴者倣效成風往往自殘其
身及其子孫日赴禮部投進自是以後日積月累千百成
羣其為國之蠹害甚矣史臣劉吉等之辭
餘冬序錄曰永樂二十二年令凡自宮者以不孝論軍犯
罪及本管頭目總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實錄永樂十九年七月有犯鄭貴自宮之禁者皆發充軍成化九年令私自淨身者本身處死家發
邊遠充軍正統十二年天順二年成化九年節經申明弘
治五年自淨身者本身并下手人俱處死全家充軍兩鄰
及歇家不舉有司里老容隱者一體治罪其禁止乎未殘
者法甚嚴也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即位興州左屯衛軍徐翼有

子自宮入為內豎賀奏乞除軍籍上曰為父當教子為子
當養親爾有子不能教自殘其體皆親恩絕人道敗壞風
化皆原於爾尚敢希除軍籍邪出其子使代爾役宣德二
年令自淨身人軍民各還原伍籍不許投入王府及官勢
家藏隱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窩藏家處死該管總小旗
與老鄰佑一體治罪正統元年閏六月前軍民多自宮希
進間有以赦而獲免罪者刑部請依舊制不論赦前赦後
俱論以不孝重罪從之成化十一年二月順天府永清縣
民徐義自宮其幼子以求進詔發充廣西南丹衛軍妻及
幼子皆隨往十五年淨身人令巡城御史錦衣衛督逐回
籍弘治元年令錦衣衛拘送順天府遞發元管官司點閘

知在不許容縱十三年令先年淨身人曾經發遣不候收
取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問發邊遠充軍其禁約於已殘
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璫滿朝金玉塞塗至今日而益盛
然則法果行乎

宋仁宗未有繼嗣太常博士吳及上言古之明王皆絕人
之世今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剿絕人理以希得爵童幼何
罪陷於刀鋸有因而夭死者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矜況無
疾乎有罪而腐刑聖人不忍況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
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今以
祖宗時較之當日宦官幾何人今幾何人臣以為胎卵
傷則鳳凰不至繼嗣未育殆繇於此伏願將發德音詳為

條禁權罷宦官進獻有擅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
必應繼嗣必廣召禍弭安宗廟之策無先此者帝嘉其言
權罷內臣進養子

日知錄卷之九

治地

古先王之治地也，無棄地，而亦不盡地。田閒之涂九軌，有餘道矣；遺山澤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餘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難壞，年計不足而世計有餘。後之人一以急迫之心為之，商鞅決裂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蕩然；宋政和以後，圍湖占江，而東南之水利亦塞。宋史劉[illegible]傳[illegible]為民後耕[illegible]政和間[illegible]以為田[illegible]文獻通考圩田[illegible]多起於政和以來其在浙西者[illegible]其在江東者蔡[illegible]秦檜相繼得之大抵今之田昔之[illegible]不知[illegible]之田[illegible]也 於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較其所得，反不及於前人。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則必自此二言始矣。

斗斛丈尺

古帝王之於權量，其於天下則五歲巡狩而一正之，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禮記月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也。[illegible] 較訛錯斗升尺 故關石和鈞，大禹以之興夏；謹權量，審法度，而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鄉異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為一斗者，一闤之市，兩斗並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為畝者，有以三百六十步為畝者，有以七百二十步為畝者。大名府志有以一千二百步為一畝者 其步弓有以五尺為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為步。此之謂「工不信度」者也。夫法不一，則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權量而正經界，其先務矣。後漢書：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而隋書：趙煚為冀州刺史，為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令頒之天下，以為常法。儻亦可行於今日者乎？

地畝大小

以近郭為上地，遠之為中地、下地。蓋自金元之末，城邑丘墟，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冊田也；後耕者遠郭，遠郭繼代之新科也。故輕重殊也。

廣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為畝，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由國初有奉旨開墾永不起科者，有因洿下鹻薄而無糧者，今一概量出作數，是以元額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以數多取駭於上，而貽害於民，乃以大畝該小畝，取合元額之數。自是上行造報，則用大地以投黃冊；下行徵派，則用小畝以取均平。是以各縣大地有以小地一畝八分折一畝，遞增之至八畝以上折一畝。既因其地之高下而為之差等，又皆合一縣之丈地，投一縣之元額，以敷一縣之糧料，而徵役由之以出。此後人一時之權宜，而考之他郡，如河南八府，官畝地獨小糧獨重，開封三十四州縣，而杞地獨小糧獨重，蓋由元末杞其殘破，故徵重於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給，度田之令、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詳。解縉大庖西封事言：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是時洪武之時即已如是 而中原之地彌望荊榛，亦無從

按畝而圖之也唐陸贄有言創制之始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致弊之端古今一轍而井地不均賦稅不平固三百年於此矣故東昌府志言二州十五縣步尺參差大小畝規畫不一人得以意長短廣狹其間而大名府志謂田賦必均而後可久除沙荈之地別籍外請檄諸州縣長吏畫一而度之以鈔作尺以尺准步以步准畝以畝准賦倣江南魚鱗冊式而編次之舊所籍不齊之額悉罷去而括其見存者均攤於諸州縣之間一切糧稅馬草驛傳均徭里甲之類率例視之以差數百里之間風土人物同條共貫矣則知均丈之議前人已嘗著之而今可通於天下者也

宋史言宋時田制不立甽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冒偽未嘗考按（故仁宗時諫官王素言天下田稅不均請用郭諮孫琳千步方田法均其稅）又言宣和中李彥置局汝州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指為天荒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訴者輒加威刑公田既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為奏除悉均諸他州（宦者傳）是則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有自來已然者又不獨金元之季矣

州縣界域

自古以來畫疆分邑必相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則州縣所屬鄉村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門之外即為鄰屬者則偏員不可不更也下邽在渭北而併於渭南美原在北山而併於富平若此之類俱宜復設而大名縣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城則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轄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宮（屬真定）威縣（屬廣平）之間有新河縣（屬真定）地清河（屬廣平）威縣之間有冠縣（屬東昌）地鄆城（屬兗州）范縣（屬東昌）之間有鄆縣（屬兗州）地青州之益都等縣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遷縣有開封之祥符縣地大同之靈丘廣昌二縣中間有順天之密雲縣地或距縣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縣敷對諭通恒必繇之而甚則有如沈丘（屬開封）之縣署地攝乃隸於汝陽（屬汝寧）者則錯亙不可不正也衛所之屯有在三四百里之外與民地相錯浸久而迷其版籍則軍民不可不清也木

植之地消長不常如蒲州之西門外三里即以補朝邑之缺使陝西之人越河而佃至於爭鬬殺傷則事變不可不慮也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有王者作所謂宜遣使分按郡邑圖寫地形質以山川而為界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庶乎獄訟衰而風俗淳矣（洪武十七年八月丙戌以州之民戶不及二千者皆改為縣改者凡三十七州）

後魏田制

後魏雖起朔漠據有中原然其墾田均田之制有足為後世法者景穆太子監國令曰周書言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

事貢其材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乃令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為之芸田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為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高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詔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覽先王之典經綸百氏儲畜既積黎元永安爰暨季葉斯道陵替富強者并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廛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或爭畝畔以亡身或因飢饉以棄業而欲天下太平百姓豐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勸課農桑興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男夫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是有口分世業之制唐時猶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創百世之規其亦運之掌上也已宋林勳作本政之書而陳同父以為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豈非知言之士哉

開墾荒地

明初承元末大亂之後山東河南多是無人之地洪武中詔有能開墾者即為己業永不起科是時方孝孺有因此復古井田之議至正統中流民聚居詔令占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戶部尚書張鳳等奏山東河南北直隸并順天府無額田地甲方開荒耕種乙即告其不納稅糧若不起科爭競之塗終難杜塞今後但告爭者宜依本部所奏減輕起科則例每畝科米三升三合每糧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絕爭競之端抑且少助倉廪之積從之戶科都給事中成章等劾鳳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聽然自古無永不起科之地國初但以招徠墾民立法之過反以啟後日之爭端而彼此告訐投獻王府勳戚及西天佛子見實錄成化四年三月無怪乎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也

蘇松二府田賦之重

丘濬大學衍義補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二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府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臣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府七縣時未立太倉州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曰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每畝三斗宋時均兩浙田每畝一斗宋淳熙元年鮑廉作琴川志曰國初盡削錢氏白配之目遣右補闕王永高象先各乘遞馬均定稅數只作中下二等中田一畝夏稅錢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畝錢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取於民者不過如此自熙豐更法崇觀多事靖炎軍興隆時增益然亦宋初之舊額本至斗也一元入中國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元史耶律楚材傳至於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稅亦不過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於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獨蘇松二府之民則因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糧重去處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請言其故國初籍沒土豪田租有因為張氏義兵而籍沒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沒者有司不體聖心將

沒入田地一依租額起糧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宋史言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延祖二家洪武初未浙以此故事言者上何也田未沒入之時小民於土豪處還租朝往暮回而已後變私租為官糧乃於各倉送納運涉江湖動經歲月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盜賊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王叔英疏亦言輸之官倉道路遠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更多有甚於豪富民之租者自洪武時已然矣愚按宋華亭一縣即今松江一府當紹興時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三百餘石景定中賈似道買民田以為公田益糧一十五萬八千二百餘石宋末官民田地稅糧共四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量加圓斛元仍田稅比宋尤輕然至大德間沒入朱清張瑄田後至元

間又沒入朱國珍管明等田一府稅糧至有八十萬石逆至正年張士誠又併諸撥屬財賦府與夫營國沙職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來一府稅糧共一百二十餘萬石租既大重民不能堪於是皇上憐民重困屢降德音將天下係官田地糧額遞減三分二分外即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詔書松江一府稅糧尚不下一百二萬九千餘石愚歷觀往古自有田稅以來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供稅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蕪錢糧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間所免稅糧不下數百萬石永樂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復七年拖欠折收輕齎亦不下數百萬石折收

之後兩奉詔書勑諭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糧草鹽糧屯種子粒稅絲門攤課鈔悉皆停徵前後一十八年間蠲免折收停徵至不可算由此觀之徒有重稅之名殊無徵稅之實願閣下轉達皇上稽古稅法斟酌取舍以宜於今者而稅之輕其重額使民如期輸納此則國家有輕稅之名又有徵稅之實矣

今按宣廟實錄洪熙元年閏七月廣西右布政使周幹自蘇常嘉湖等府巡視還言蘇州等處人民多有逃亡者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畝舊稅五升小民佃種富室田畝出私租一石後因沒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

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之乎盡取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凍餒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乞命所司將沒官之田及公侯還官田租俱照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則田地無拋荒之患而小民得以安生下部議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詔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糧既重農民弗勝自今年爲始每田一畝舊額納糧自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永爲定例六年三月巡撫侍郎周忱言松江府華亭上海二縣舊有官田稅糧二萬七千九百餘石俱是古額科糧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徵收易完上命行在戶部會官議劾忱

變亂成法沽名要譽請罪之上不許七年三月庚申朔詔但係官田塘地稅糧不分古額近額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詔書減免不許故違辛酉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尚書胡濙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什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除租賦而戶部皆不準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爲辭之語若然則是廢格詔令壅遏恩澤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卿等皆士人豈不知此朕昨有詩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濙等皆頓首謝其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耕作既勞勤輸納亦苦辛遂令衣

長興賓山樓藏書 學七五三十

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惻予懷故跡安得循下詔減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視萬姓有若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曰矜吾仁英廟實錄正統元年閏六月丁卯行在戶部奏浙江直隸蘇松等處減除稅糧請命各處巡撫侍郎并同府縣官用心覈實其官田每畝秋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升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明白具數送部磨勘從之按嘉靖十七年無長洲縣田猶有七斗以上者今與民田通均而猶二斗七升是此旨終未盡行也

官田自宋以來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爲官田開禧三年誅韓侂胄明年置安邊所凡侂胄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輸米七

十二萬一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虞張晞顏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租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丞相賈似道主其議行之始於浙西六郡凡田畝起租滿石者償二百貫以次遞減有司以買田多爲功皆繆以七八斗爲石其後田少與磽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多破家矣理宗紀言平江嘉興安吉常州鎮江江陰六郡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多[illegible]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別領於官松江府志云元時苗稅公田外復有江淮財賦都總管

財錄故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財賦府領錄籍沒朱清張瑄田以供中宮元史天曆二年十月立平江等處田賦提舉司稻田提領所領籍沒朱國珍管明田以賜丞相脫脫撥賜莊在上海十九保元史至正四年六月己巳賜脫脫松江田爲立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領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等田又有江閩蕭絳曆田以賜影堂寺院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雲宗僧田元史成宗紀大德七年七月罷江南白雲宗總攝所其田令依例輸租仁宗紀至大四年二月御史臺言白雲宗總攝所統江南爲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避役損民乞追收所受璽書銀印勒還民籍從之皆不係州縣元額而元史所記賜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兒等諸王如晉王瑪阿不剌郯王徹徹禿等公主如魯國大長公主寺院如集慶萬壽二寺無不以平江田爲言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張士誠據吳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

官皆出於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時買獻之產徧於平江而一入版圖亦按其租簿沒入之已而富民沈萬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蘇州而蘇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況鍾所奏之數長洲等七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餘石其中民糧止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餘石官糧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二十餘石是一府之地土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詔減其什之三而猶爲七斗是則民間之田一入於官而一畝之糧化而爲十四畝矣實錄宣德七年七月己未行在戶部奏直隸松江府沒官田宜准民田例起科上從之命各處沒官田照依此例此固其極重難返之勢始於景定訖於洪武而徵科之額十倍於紹熙以前者也於是巡撫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寬官田而租額之重則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農具車牛其始皆給於官而歲輸其稅浸久不可問而其稅復派之於田然而官田官之田也國家之所有而耕者猶人家之佃戶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爲一冊而徵之猶夫宋史所謂一曰官田之賦二曰民田之賦金史所謂官田曰租私田曰稅者而未嘗併也相沿日久版籍訛脫疆界莫尋村鄙之氓未嘗見冊買賣過割之際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飛灑移換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謂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訟端無窮而賦不理於是景泰二年從浙

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楊瓚之言將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輕租之家承納及歸併則例四年詔巡撫直隸侍郎李敏均定應天等府州縣官民田畝先是正統中戶部會官議令江南小戶官田改爲民田起科而量改大戶民田爲官田以補其數又因御史徐郁奏令所司均配和亭撥使民田皆官田帶科以聽貧田俱行巡撫侍郎周忱清理然民田多係官豪占參與戶究竟其弊仍傳今是郁復以爲言戶部請從其奏命敏均定搭派敢有背[illegible]照舊者執若其罪從之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創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爲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爲準多者長洲至畝科三斗七升少者太倉畝科二斗九升矣卜[illegible]之分則而小民乃代官佃納無涯之租賦事

之不平莫甚於此然而為此說者亦窮於勢之無可柰何而當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無異論亦以治如亂絲不得守二三百年紙上之虛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

惟唐太常鶴徵作抑賣論武進志極為論數

買賣而所謂業主者即連阡跨陌不過本其錙銖之直而直之高下則又以時為之地力之盈虛人事之贏絀率數十年而一變柰之何一入於官而遂如山河界域之不可動也且景定之君臣其買此田者不過予以告牒會子虛名不售之物逼而奪之以至尋出民愁而自亡其國

宋史買公田五千畝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三分會子三分半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及田事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騷然

四百餘年之後推本重賦之繇則猶其遺禍也

宋史謂其弊極多其趙尤垂及宋亡賣與貸不息亮蓋尊亦

而況於沒入之田本無其直者乎至於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則夫官田者亦將與冊籍而俱銷共車牛而皆盡矣猶執官租之說以求之固已不可行

隋書李德林傳高祖以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賜德林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則是以當代之君而遷前代所質之撥僧告大口市之矣又考後奏諸慕主子瑛奉家錢干荒於公孫處以贖又死及土帝大丁不減支弟處以宏語關自陳為執妙所金墓去家錢則知人王以天下為ム國寄如於而欲一切政從民田以

復五升之額即又駭於衆而拂於國有王者作咸則三壤謂宜遣使案行吳中逐縣清丈定其肥瘠高下為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塗蕩以升以合

計者附於冊後而槩謂之曰民田惟學田屯田乃謂之官田則民樂業而賦易完視之紹熙以前猶五六倍也豈非去累代之橫征而立萬年之永利者乎

昔者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張凝李穀之言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嗚呼以五代之君猶知此義而況他日大有為之主必有朝聞而夕行之者矣

宋紹興二十三年知池州黃子游言青陽縣苗七八倍於諸縣因南唐嘗以縣為宋齊丘食邑故輸三斗後遂為額詔減苗稅二分每斗升米二分

今存者惟衛所屯田學田勳戚欽賜莊田三者猶是官田南京各衙門所管草場田地佃戶亦轉相典賣不異民田蘇州一府惟吳縣山不曾均為一則至今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畝科五升私山畝科一升五合

今高淳縣之西有永豐鄉者宋時之湖田所謂永豐圩者也文獻通考永豐圩自政和五年圍湖成田初令百姓請佃後以賜蔡京又以賜韓世忠又以賜秦檜繼撥隸行宮今隸總所

宋史建康府永豐圩租米歲以三萬石為額

王弼

成化十一年進士溧水知縣

永

瑞之詩曰永豐圩接永寧鄉一畝官田八斗糯人家稱田無
厚薄了得官租身即樂前年大水平斗門圩底禾苗沒半
分里胥告災縣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
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貧納租年年舊租結新債舊
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賣黃犢一犢千文任時估債家算
息不算母嗚呼有犢可賣君莫悲東鄰賣犢兼賣兒但願
有兒在我邊明年還得種官田讀此詩知當日官佃之苦
已如此元史謝讓傳言江浙行省田租重宜減以貸貧民而以官作民亦不始於
近日矣

元微之集奏狀言任同州百姓田地每畝只稅粟九升五
合草四分地頭榷酒錢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諸色職田

每畝約稅粟三斗草三束脚錢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
司職田又須百姓變米雇車般送比量正稅近於四倍其
公廨田官田驛田等所稅輕重約與職田相似是則官田
之苦自唐已然不始於宋元也故先朝洪熙宣德中屢下
詔書令民間有抛荒官田召人耕種依民田例起科又不
獨蘇松常三府為然

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十九其畝甚窄而凡
溝渠道路皆并其稅於田之中歲仅秋禾一熟一畝之收
不能至三石凡言石者皆以官斛少者不過一石有餘而私租之重
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歲之力糞壅工
作一畝之費可一緡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斗至有今
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故既減糧額即當禁限私租上田
不得過八斗如此則貧者漸富而富者亦不至於貧元史
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時成宗即位江浙行省臣言
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
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
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於貧民也宜令佃民
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明宣德十年五月乙未刑科給事中年富亦
有此請大德八年正月乙未詔江南佃戶私租太重以十分
為率普減二分永為定例前一事為特恩之蠲後一事為
永額之減而皆所以寬其佃戶也是則厚下之政前代已
有行之者

漢武帝時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唐德宗時
陸贄言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有
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
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
利望令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仲舒所
言則今之分租贄所言則今之包租也然猶謂之豪民謂
之兼并之徒食貨志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宋已下則公然號為田主
矣

豫借

唐文宗大和八年制曰每歲所徵八月徵收農功未畢恐

敕齊蘇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二十日為限至代宗廣德二年七月庚子稅天下地畝青苗錢以給百官俸田一畝稅錢十五所謂青苗錢者以國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徵之故號青苗錢主其任者為青苗使[illegible]宣公言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憲宗元和六年二月制以新陳未接遂允糧凡有給用委觀察使以供軍錢方員借便不得量抽百姓故韓文公有遊城南詩云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閒身麥苗含穗桑生葚共向田頭樂社神是三四

月之間尚未動差科也至後唐莊宗同光四年二月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其時外內離叛未及一月而國亡主政明宗即位頗知愛民見於文獻通考所載長興四年起徵條流其節候早者五月十五日起徵八月一日納足遲而下之其尤晚者六月十五日起徵九月納足周世宗顯德三年十月丙子上謂侍臣以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是亂宗雖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實未嘗行也乃後代國勢阽危非若同光而春初即出榜開徵其病民又甚矣

詩云碩鼠碩鼠無食我黍謝君直曰苗未秀而食之貪之甚也今之為豫借者食苗之政也有不駭民而適樂郊者乎

虞謙洪武末為杭州府知府嘗建議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田多或數百頃而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往為徭役所困請為定制僧道每人田無過十畝餘田以均平民仍是之已而靖難舊制遂廢

紡織之利

今邊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織雖有材力而安於游惰華陰王弘撰著議以為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既不獲紡織之利而又歲有買布之費生計日蹙國稅日逋非盡其民之惰以無教之者耳今當每州縣發紡織

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給里下募外郡能織者為師即以民之勤惰工拙為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間民享其利將自為之而不煩程督矣計延安一府四萬五千餘戶戶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萬餘人其為利益豈不甚多按鹽鐵論曰邊民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夏不釋複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圜之中崔寔政論曰僕前為五原太守士俗不知緝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婦人出草則穿紙褲[illegible]也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後漢書本不傳是則古人有行之者矣漢書志有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

五口八月載績，爲公子裳，豳之舊俗也。率而行之，富强之效、惇龐之化，豈難致哉？

吳華覈上書，欲禁綾綺錦繡，以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謂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有之無益，廢之無損，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方今纂組日新，侈薄彌甚，斲雕爲樸，亦可行之會乎？

馬政

析因夷隩，先王之所以處人民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注：春秋分也。）（左氏莊二十九年傳）先王之所以處廄馬也。

漢鼂錯言，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師古曰：當爲卒者，免其三人；不爲卒者，復其錢耳。本傳）文帝從之，故文、景之富，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食貨志）若乃塞之斥也，橋桃致馬千匹，（貨殖傳）班壹避墜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敘傳）則民間之馬，其盛可知。武帝輪臺之悔，乃修馬復令。（令復本二人之令丙戌學）唐玄宗開元九年，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貲。（唐書兵志）古之人君，其欲民之有馬如此。惟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馬。（魏書本紀。延昌元年六月戊寅，通河南牝馬之禁。）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敢匿與互市者罪之。（元史本紀）實錄：永樂元年七月丙戌，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漢文、景時，閭里有馬成羣，民有即國家之有。其榜諭天下，聽軍民畜馬勿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幾馬蕃息。」此承元人禁馬之後，故有此諭。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上申諭兵部，令民間畜官馬者，二歲納駒一匹，俾得以餘力養私馬。至宣德六年，有陝西安定衛土民王從義畜馬蕃息，數以來獻。此雖小爲之而小效者也，然未及修漢、唐復馬之令也。

驛傳

後漢輿服志曰：驛馬三十里一置。史記田橫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是也。唐制亦然。（唐書百官志：凡三十里有驛。）白居易詩「從陝至東京，（今河南府）山低路漸平，風光四百里，車馬十三程」是也。（大梁至鄭，猶不過十驛。）其行或一日而馳十驛。岑參詩「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韓愈詩「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是也。（天寶六載，勅自今左降官日馳十驛以上。）又如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丙寅，安祿山反於范陽，壬申，聞於行在所，時上在華清

古書有明文何用引書遠之說可刪

宮（今臨潼縣）六日而達至德二載九月癸卯廣平王收西京甲辰捷書至行在時上在鳳翔府一日而達而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則又不止於十驛也古人以置驛之多故行速而馬不弊後人以節費之說歷次裁併至有七八十里而一驛者馬倒官逃職此之故盍一考之前史乎（且如通州路河驛四十里至夏店驛五十里至公樂驛五十里至薊州漁陽驛今以夏店公樂二驛併於三河則一驛七十里矣豈不勞乎又如定州永定驛五十里至西樂驛四十五里至伏城驛四十里至眞定府恆山驛舊俱舊置使併為三驛亦必不堪其敝矣）

古人以三十里為一舍左傳楚子入鄭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注以為退一舍而詩言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周禮遺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然則漢人之驛馬三十里一置有自來矣（史記晋世家注張晏曰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

國初凡驛皆有倉洪熙元年六月丙辰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遇歲不登公私無措惟衙門驛有儲糧臣不及待報借給貧民一千七百二十八石上嘉其稱職即此一事而當時儲畜之裕法令之寬與夫爲下之權明主居高之聽皆非後世之所能及矣然則驛之有倉不但以供賓客使臣而亦所以待凶荒賑既實周禮遺人之掌也帖括後生何足以知先王之政哉

今時十里一鋪（鋪俗作舖）設卒以遞公文（金史泰和六年初置急遞鋪腰鈴傳遞日行三百里大名府志唐有馬鋪宋有金字郵急腳遞岳飛傳詔紅牌一日下十二金字牌是也）孟子所云置郵而傳命蓋古已有之史記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漢書黃霸傳注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

漕程

山堂考索載唐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轉運徵斂送納皆準程節其遲速其三峽砥柱之類不拘此限此法可以不盡人馬之力而亦無逗留之患今之過淮過洪及回空之限猶有此意而其用在驅馳必窮日之力而後止以至於人畜兩斃豈非後人之急

日知錄　卷之十

迫日甚於前人也與然其效可睹矣

行鹽

松江李雯論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任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也此論鑿鑿可行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復海運而引杜子美詩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為證余於鹽法亦引子美詩云蜀麻吳鹽自古通又曰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又曰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鹽地界吳鹽安得至蜀哉人人誦杜詩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

洪武三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長蘆

今之鹽盜即南宋之茶利者

運至太和嶺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者俱准鹽一引每引二百斤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自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充矣從之此中鹽之法所自始

唐劉晏為轉運使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鹽吏多則州縣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閒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萬緡由是國用

充足而民不困弊今日鹽利之不可興正以鹽吏之不可罷讀史者可以慨然有省矣

行鹽地分有遠近之不同遠於官而近於私則民不得不買私鹽既買私鹽則興販之徒必興於是乎盜賊多而刑獄滋矣宋史言江西之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又言虔州官鹽鹵濕雜惡輕不及斤而價至四十七錢嶺南盜販入虔以斤半當一斤純白不雜賣錢二十以故虔人盡食嶺南鹽即今贛州府宋時虔境不在今不食廣東鹽每歲秋冬田事纔畢恒數十百為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鬬格或至殺傷則起為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元末之張士誠以鹽徒而盜據吳會其小小興販雖太平之世未嘗絕也余少居崑山常熟之間為兩浙行鹽地而民間多販淮鹽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視官鹽為善及游大同所食皆蕃鹽堅緻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國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能禁而設為巡捕之格課以私鹽之獲每季若干為一定之額此掩耳盜鐘之政也

宋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仁宗從之其說書以歷世之敝一旦以除著為經常弗復更制以是雖當王安石之時而於茶法未有所變其說可通之於鹽課者也

日知錄卷之十

權量

三代以來權量之制自隋文帝一變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秤三兩當今一兩尺一尺二寸當今一尺今謂斗秤左傳定公八年正義曰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爲一隋書律曆志言梁陳依古斗齊以古升五升爲一斗周以玉升一升當官斗一升三合四勺開皇以古斗三升爲一升大業初依復古斗梁陳依古稱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爲一斤周玉稱四兩當古稱四兩半開皇以古稱三斤爲一斤大業初依復古稱今考之傳記如孟子以舉百鈞爲有力人三十斤爲鈞百鈞則三千斤晉書成帝紀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斤以上者史記秦始皇紀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百二十斤爲石千石則十二萬斤漢舊儀祭天養牛五歲至二千斤晉書南陽王保傳自稱重八百斤不應若此之重考工記爵一升觚三升儀禮特牲饋食禮注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禮記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注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壺大一石瓦甒五斗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毛說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每食四簋正義簋容斗二升不應若此之巨周禮舍人喪紀共飯米注飯所以實口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管子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史記廉頗傳一飯斗米漢書食貨志食人月一石半趙充國傳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何奴傳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不應若此之多史記河渠書可令畝十石嵇康養生論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晉書傅玄傳自田收至十餘斛水田至數十斛今之收穫最多亦不及此數靈樞經人食一日中五升既夕禮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晉書宣帝紀問諸葛公食可幾何對曰三四升會稽王道子傳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本皆言少而反得多是知古之權量比之於今大抵皆三而當一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索隱曰當是六萬斗正義曰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也此唐人所言三而當一之驗蓋自三代以後取民無制權量之屬每代遞增至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詔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魏書張普惠傳神龜中上疏言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所以愛萬姓從薄賦故海內之人歌舞以供其職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隋煬帝大業三年四月壬辰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雖有此制竟不能復古至唐時猶有大斗小斗大兩小兩之名而後代則不復言矣

山堂考索鬴之爲制方尺而深尺班志乃云其中容十斗蓋古用之斗小

十六國春秋南秦紀有三人舍一石鼓者明以爲公孫奚鐵舍重數六十斤眞耳

歐陽公集古錄有谷口銅甬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銘曰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則三而有餘斤則三而不足呂氏考古圖漢好畤官廚鼎刻曰重九斤一兩今重三斤六兩今六兩當漢之一斤又曰軹家釜三斗弱軹家甑三斗一升當漢之一石大抵是三而當一也

古以二十四銖爲兩五銖錢十枚計重二兩二銖今稱得十枚當今之一兩弱又漢書王莽傳言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頃富平民掊地得貨布一器所謂長二寸五分者

今鈔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而二十五銖者今稱得百分兩之四十二（俗云四錢二分）是則今代之大於古者量爲最權次之度又次之矣

晉書摯虞傳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曆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繇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有改而致煩亦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其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宜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

大斗大兩

漢書貨殖傳黍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斗也是漢時已有大斗但用之量麤貨耳

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十尺爲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爲龠二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斗爲大斗十斗爲斛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應劭曰十黍爲絫十絫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十六兩爲斤凡積秬黍爲度量權衡者調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按唐時權量是古今小大並行太史太常太醫用古（杜氏通典云貞觀中張文收鑄銅斛秤尺以今常用度量校之尺當六之五斛秤皆三之一舊唐書代宗紀大曆十年八月太常寺奏請府所用時秤當寺給與時秤樂府依）

儀製造而行從之。通典載諸郡土貢上黨郡貢人參三百小兩高平郡貢白石英五十小兩濟陽郡貢阿膠二百小斤鹿角膠三十小斤臨封郡貢石斛十小斤南陵郡貢石斛十小斤同陵郡貢石斛二十小斤此則貢物中亦有用小斤小兩者然皆湯藥之用他所計皆用今。久則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廢矣。

宋沈括筆談曰：予受詔考鍾律及鑄渾儀，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當今十三兩，是宋時權量又大於唐也。

元史言：至元二十年，頒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是則元之斗斛又大於宋也。

漢祿言石

古時制祿之數皆用斗斛。左傳言：豆區釜鍾，各自其四，以登于釜。論語：與之釜，與之庾。孟子：養弟子以萬鍾，皆量也。漢承秦制，始以石為名。噲并王列收史噲自三百石已上皆效之子之是時即以石計祿 史記燕世家同 故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比百石，而三公號為萬石。石亦百二十斤為石，是以權代量。然考後漢百官志所載月奉之數，則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以至斗食奉月十一斛，又未嘗不用斛。所謂二千石以至百石者，但以為品級之差而已。[illegible] 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 今人以十斗為石，本於此。不知秦時所謂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備

為石之鈞、縣石鑄鍾虡、衡石程書之類，皆權也，非量也。惟白圭傳穀長石斗，淳于髡傳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對斗言之，此移權之名於量爾。

葉夢得巖下放言：名生於實，凡物皆然。以斛為石，不知起何時，自漢以來始見之。石本五權之名，漢制重百二十斤為石，非量名也。以之取民賦祿，如二千石之類，以穀百二十斤為斛，猶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係穀數，從其取之醇醨。以今准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而醨者多至於十五六斗。若以穀[illegible]百二十斤為斛，酒從其權名，則當為酒十五六斗；從其量名，則斛當穀百八九十斤。進退兩無所合，是漢酒言石者，未嘗有定數也。謝肇淛[illegible]古者爵容[illegible]百斛為石以考工記[illegible]古人未詳此義一 至於麵言斛石，麵亦未必正為麥百二十斤，而麥之實又有大小虛實，然沿襲至今，莫知為非。及弓弩較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打硬以斤為別，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實何常之有。

史記貨殖傳：狐貂裘千皮，[illegible]羔羊裘千石。變皮言石，亦互文也。凡獸皮輕者則以皮計，毳而重者則以石計。

以錢代銖

古算法二十四銖為兩。漢[illegible]家釜銘重十斤九銖，[illegible]家甑銘重四斤廿銖是也。近代算家不便，乃十分其兩，而有錢之名。此字本是借用錢幣之錢，非數家之正名，簿領用之可耳。今人以入文字，可笑。唐書：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徑

八分重二銖四絫絫或作參說文作厽今蜀郡亦以十參為一銖參乃古之絫字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所謂二銖四絫者今一錢之重也後人以其繁而難曉故代以錢字

度量皆以十起數惟權則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今人改銖為錢而自兩以上則從百從千以至於萬而權之數亦以十起矣漢制錢言銖金言斤其名近古

宋史律曆志太宗淳化三年三月詔曰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咸乂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式如聞秬黍之制或差毫釐錘鉤為姦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稱法著為通規事

下有司監內藏庫崇儀使劉蒙劉承珪言太府寺舊銅式自一錢至十斤凡五十一輕重無準外府歲受黃金必自毫釐計之式自錢始則傷於重遂尋本末別制法物至景德中承珪重加參定而權衡之制益為精備其法蓋取漢志子穀秬黍為則廣十黍以為寸從其大樂之尺秬黍黑黍也樂尺自黃鍾之管而生也謂以秬黍中者為分寸輕重之制就成二術二術謂以尺黍而求氂絫因度尺而求氂度者丈尺之總名焉因樂尺之源起於黍而成於寸析寸為分析分為氂析氂為毫析毫為絲析絲為忽則十忽為絲十絲為一毫十毫為一氂十氂為一分自積黍而取絫從積黍而取絫則十黍為絫十絫為銖二十四銖為兩絫銖皆以銅為之以氂絫造一錢半及一兩等二稱各懸三毫以星準之等一錢半者以取一稱之法其衡合樂尺一尺二寸重一錢錘重六分盤重五分初毫星準半錢至稍總一錢半析成十五分分列十氂第一毫下等半錢當十五氂若十五斤稱等五斤也中毫至稍一錢析成十分分列十氂末毫至稍半錢析成五分分列十氂等一兩者亦為一稱之則其衡合樂尺一尺四寸重一錢半錘重六錢盤重四錢初毫至稍布二十四銖下別出一星星等五絫每銖之下復出一星等五絫則四十八星等二百四十絫計二千四百黍為一兩中毫至稍五錢布十二銖銖列五星星等二絫布十二銖為五錢之數則一銖等十絫都等一百二十絫為半兩末毫至稍六銖銖列十星星等一絫每星等一絫都等六十絫為二錢半以御書真草行三體淳化錢較定實重二銖四絫為一錢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為一稱之則其法初以積黍為準然後以分而推忽為定數之端故自忽絲毫氂黍絫銖各定

一錢之則謂皆定一錢之則然後制取等稱也忽萬為分以一萬忽為一分之則以十萬忽定為一錢之則忽者吐絲為忽分者始微而著言可分別也絲則千以一千絲為一分之則以一萬絲定為一錢之則絲者蠶所吐絲也毫則百以一百毫為一分之則以一千毫定為一錢之則毫者毛之細者也氂則十以十氂為一分之則以一百氂定為一錢之則氂者犛牛尾毛也曳赤金成絲為之也轉以十倍倍之則為一錢轉以十倍者謂自一忽至十萬忽自一絲至一萬絲自一毫至一千毫自一氂至一百氂皆以十倍而為一錢黍以二千四百枚為一兩一龠容千二百黍為十二銖則以二千四百黍定為一兩之則兩者以二龠為兩絫以二百四十以二百四十絫定為一兩之則銖以二十四以二十四銖為一兩之則遂成其稱稱合黍數則一錢半者計三百六十黍之重列為五分則每分計二十四黍又每分析為一十氂則每氂計二黍十分黍之四以十分黍之四為一氂則每氂先得二黍都分成四十分又得四分是每氂得二黍十分黍之四每四毫一絲六

忽有差爲一黍則釐絫之數極矣一兩者合二十四銖爲二千四百黍之重每百黍爲銖二百四十黍爲二銖四絫二銖四絫爲錢二絫四黍爲分一絫二黍重五釐六黍重二釐五毫三黍重一釐二毫五絲則黍絫之數成矣先是守藏吏受天下歲輸金幣而太府權衡舊式失準得因之爲姦故諸道主者坐逋負而破產者甚衆又守藏更代校計爭訟動必數載至是新制既定姦弊無所措中外以爲便（宋史權衡皆太府掌造以給內外官司及民間之用凡遇改元即令更鑄各以年號印而識之其印有方印長印八角印分頭甲之別以明制度而防偽濫也）是則今日之以十分爲錢十錢爲兩皆始於宋初所謂新制者也

十分爲錢

古時分乃度之名非權之名說文寸十分也隋書律曆志引易緯通卦驗十馬尾爲一分說苑度量權衡以粟生十粟爲一分十分爲一寸（淮南子同）孫子算術蠶所吐絲爲忽十忽爲秒十秒爲毫十毫爲釐十釐爲分十分爲寸漢書律曆志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爲黃鍾之長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此皆度之名淮南子十二蔈而當一粟（宋書律志作粟）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爲石此則權之名（史記太定齊籌市賈爭分銖）然以十二分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則小於今之爲分者多矣

陶隱居名醫別錄曰古秤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爲一銖六銖爲一分四分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李杲以六銖爲一分即今之二錢半也此又以二錢半爲分則隨人所命而無定名也

黃金

漢時黃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賜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賜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欒大至齎金萬斤（漢書作十萬斤）衛青出塞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古來賞賜之數莫多於元成宗即位賜駙馬蠻子帶銀七萬六千五百兩闊里吉思一萬五千[illegible]百五十兩[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三萬兩其定[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賜[illegible]有子金千兩銀七萬五千兩各[illegible]李丁[illegible]藏[illegible]餘黃金四十餘萬斤）館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

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至其將敗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臧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而後漢光武紀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間亦未嘗無黃金也董卓死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昭烈得益州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南齊書蕭穎胄傳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莫有見者穎胄起兵乃取此龍以充軍實梁書武陵王紀傳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簉至有百簉銀五倍之自此以後則罕見於史尚書疏漢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令金一兩收

補唐亡用金意殊有古風

其時以其輸百萬貫金錢故錢價貴而金錢賤也

絹十匹今律乃贖銅

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兩漢賜予多用黃金而後代遂爲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今以日所聞記及會典所載國初金價推之亦大畧可考會典鈔法卷內云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折銀一兩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是金一兩當銀四兩也徵收卷內云洪武十八年令凡折收稅糧金每兩准米十石銀每兩准米二石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賦欲以蘇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將愈困民更令金每兩准米二十石銀每兩准米四石然亦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永樂十一年令金每兩准米三十石則當銀七兩五錢矣又令

交阯召商中鹽金一兩給鹽三十引則當銀十兩矣豈非永平以後日事侈靡上自宮掖下逮勳貴用過乎物之故與（建炎孝宗爲是府宰相食貨典職當日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爲宰相家）余所見萬曆中赤金止七八換崇禎中十換（天啓中忠賢用事百官獻[illegible]色金價騰貴）江左至十三換矣投珠抵璧之風將何日而見與

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是金價亦四五倍於銀也（方勺泊宅編云當時貨金一兩才直錢六百朱提銀一兩才直錢二百）

元史至大銀鈔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是金價十倍於銀也

史記平準書一黃金一斤（漢書食貨志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非千百金也李奇曰金方寸重）一斤（所金所斤也漢書叢賢傳賜黃金百斤立成諸弟賜那補百金泊館是也）臣瓚曰秦以一鎰爲一金（孟康曰二十四兩曰鎰）漢以一斤爲一金是漢之金已減於秦矣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惠帝紀注師古曰諸賜金不言黃者一斤與萬錢（王莽傳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公羊隱公五年傳百金之魚其百金猶百萬也古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

古來用金之費如吳志劉繇傳笮融大起浮圖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盤九重何姬傳注引江表傳孫綝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魏書釋老志興光元年勅有司於五級大寺內爲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天安中於天宮寺造釋迦

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齊書東昏侯本紀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爲金塗猶不能足唐書敬宗紀詔度支進銅三千斤金薄十萬翻修清思院新殿及昇陽殿圖障五代史閩世家王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宋真宗作玉清昭應宮梁棟楹桷全以金飾所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會計金史海陵本紀宮殿之飾徧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紀建大聖壽萬安寺佛像及窗牖皆金飾之凡費金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百四十斤又言繕寫金字藏經凡

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兩（吳澄傳[illegible]寫[illegible]經。泰定帝紀：泰定二年七月庚午，以國用不足，罷書金字藏經。時於雲龍[illegible]造貴金箔見者[illegible]）此皆耗金之繇也。杜鎬之言頗為不妄。草木子云：金一為箔，無復再還元矣。故南齊書武帝紀：禁不得以金銀為箔。（[illegible]宋[illegible]太平[illegible]元年[illegible]月丙申[illegible]明不許以金銀為箔之禁。仁宗紀：康定元年八月戊戌，禁以金箔飾佛像。哲宗紀：元祐[illegible]年九月丁卯，禁私造金箔。劉摩與仁宗外家李瑋犯銷金，法當[illegible]貸之。金史世宗紀：大定十年七月戊申，禁服用金線。其織賣者皆抵罪。元史仁宗紀：至大四[illegible]一月辛卯，禁民間製金箔、銷金、織金。）而太祖實錄云：上出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袱盤龍金也，令宮人洗滌銷鎔得之。嗚呼，儉德之風遠矣。

銀

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嘗用銀。漢書食貨志言：秦并天下，幣為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尋廢不行。（[illegible]）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採銀坑，並宜禁斷。（[illegible]人兩直錢一千[illegible]錢貨令銀一兩[illegible]）[illegible]之通典：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而唐韓愈奏狀亦言：五嶺買賣一以銀。元稹奏狀言：自嶺已南，以金銀為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為交易；黔巫溪峽，用水銀、朱砂、繒綵、巾帽以相市。（[illegible]）

白銀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宋史仁宗紀：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於是有以銀當緡錢者矣。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鋌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illegible]）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又云：更造興定寶泉，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于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

今民間輸官之物皆用銀，而猶謂之錢糧，蓋承宋代之名，當時上下皆用錢也。

國初所收天下田賦，未嘗用銀，惟坑冶之課有銀。實錄於每年之終，記所入之數，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兩。至宣德五年，則三十二萬二百九十七兩。歲辦視此為率。（按宋蘇轍元祐會計錄敘：入銀止五萬七千[illegible]兩。元史成宗紀：大德[illegible]二[illegible]八百兩，蓋所開坑冶多。）當日國家固不恃銀以為用也。至正統三年，以採辦擾民，始罷銀課，封閉坑穴，而歲入之數不過五千有餘。九年閏七月戊寅，復開福建、浙江銀場。（是年採辦已六萬七千一百八十兩）乃倉糧折輸

變賣無不以銀後遂以為常貨蓋市舶之來多矣

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為貨交易違者治其罪有告發者就以其物給之其立法若是之嚴也九年四月己丑許民以銀鈔錢絹代輸今年租稅十九年三月己巳詔歲解稅課錢鈔有道里險遠難致者許易金銀以進五月己未詔戶部以今年秋糧及在倉所儲通會其數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銀布絹鈔錠輸京師此其折變之法雖暫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正統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稅折收金帛 會典浙江江西湖廣三布政司直隸蘇松等府 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銓奏行在各衛官員俸糧在南京者差官支給本為便利 是時京官俸糧尚於南京支給

但差來者將各官俸米貿易物貨貴買賤酬十不及一朝廷虛費廩祿各官不得實惠請令該部會議歲祿之數於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不通舟楫之處各隨土產折收布絹白金赴京充俸巡撫江西侍郎趙新亦言江西屬縣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者歲賚金帛於通津之處易米上納南京設遇米貴其費不貲今行在官員俸祿於南京支給往返勞費不得實用請令江西屬縣量收布絹或白金類銷成錠運赴京師以准官員俸祿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亦有是請至是行在戶部復申前議上曰祖宗嘗行之否尚書胡濙等對曰太祖皇帝嘗行於陝西每鈔二貫五百文折米一石黃金一兩折二十石白金一兩折四石絹一匹折一石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隨所產民以為便後又行於浙江民亦便之上遂從所請 每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 遠近稱便然自是倉廩之積少矣 以上實錄全文

二年二月甲戌命兩廣福建當輸南京稅糧悉納白金有願納布絹者聽於是巡撫南直隸行在工部侍郎周忱奏官倉儲積有餘其年十月壬午遣行在通政司右通政李畛往蘇松常三府將存留倉糧七十二萬九千三百石有奇會銀准折官軍俸糧三年四月甲寅命糴廣西雲南四川浙江陳積倉糧遂令軍民無挽運之勞而囷庾免陳紅之患誠一時之便計也

自折銀之後不二三年頻有水旱之災而設法勸借至千

石以上以賑凶荒者謂之義民詔復其家至景泰間納粟之例紛紛四出相傳至今而國家所收之銀不復知其為米矣

唐書言天寶中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楊國忠判度支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齎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當日諸臣之議有類於此遵事而行不免太過相沿日久內實外虛至崇禎十三年郡國大祲倉無見粟民思從亂遂以亡國

宣德中以邊儲不給而定為納米贖罪之令其例不一正統二年八月從陝西按察使陳正倫之請改於本處納銀

解邊易米課犯死罪者納銀二十六兩三流二十四兩徒五等視流遞減三兩杖五等一百者六兩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遞減五錢此今日贖鍰之例所從始也

正統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撫直隸工部左侍郎周忱言各處被災恐預備倉儲賑濟不敷請以折銀糧稅悉徵本色於各倉收貯俟青黃不接之際出糶於民以所得銀上納京庫則官旣不損民亦得濟從之此文襄權宜變通之法所以爲一代能臣也

以錢爲賦

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注財泉(古錢字)穀也又曰賦口率出泉也(不然說說)方回古今考荀子言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而漢律有口算(孝惠紀注漢律人出算算百二十錢)此則以錢爲賦自古有之而不出於田畝也唐初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布未嘗用錢自兩稅法行遂以錢爲惟正之供矣

孟子有言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繇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使餘糧棲畝斗米三錢而輸將不辦婦子不寧民財終不可得而阜民德終不可得而正何者國家之賦不用粟而用銀舍所有而責所無故也夫田野之氓不爲商賈不爲官不爲盜賊銀奚自而來哉此唐宋諸臣每致歎於錢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賦重穡以帥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風俗之美無是理矣

白氏長慶集策曰夫賦斂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旣若此爲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貧困勞逸旣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汙萊室如懸磬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嘗反覆思之實繇穀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糴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糴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流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取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爲租庸以石斗登降爲差以匹夫多少爲等但書估價並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弊革則務本者致力利興則趨末者回心游手於道塗市肆者可易業於西成託迹於軍籍釋流者可返躬於東作所謂下令如流水之原繫人於包桑之本者矣

贈友詩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胡爲秋夏稅歲歲輸

用錢處每歲鼓鑄今日錢如無源之水日甚窮竭財盡民窮將未大甚

銅錢錢力日已重農力日已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
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饑寒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
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入以為
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顦
顇畎畝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庸法令如貞
觀年

李翱集有疏改稅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
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
其無者邪繇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
困末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布帛

宋時歲賦亦止是穀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需則變而

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景祐初郡部戶第九條免折變）熙寧中
張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又緣青苗助役
之法農民皆變轉穀帛輸納免役錢既難得穀帛益賤人
情窘迫謂之錢荒（司馬光亦言□□之病民間乏錢謂之錢荒蘇軾亦言免役之害聚斂民財於上面下有錢荒之患）
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出於民之所有不
強其所無今之為絹者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
愈貴錢愈難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
歲反為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罰民有
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糴異時歲歉平價以糶庶於民無傷
於國有補從之而真宗時知袞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
稅上曰若是將盡廢耕農矣不許是宋時之弊亦與唐同

凡積錢者皆受人之害故如此則貧者皆受人之厭邪者五年用之皆害而貧五年之後則無之錢工積其物而五年之後乃大主依其工厚錢具法者年有身

所折銀之先於史者自南渡後始也

解縉太平十策言及今豐歲宜於天下要害之處每歲糴
粟若干民樂近輸而國受長久之利計之善者也愚以為
天下稅糧當一切盡徵本色除漕運京倉之外其餘則儲
之於通都大邑而使司計之臣略倣劉晏之遺意量其歲
之豐凶稍其價之高（[illegible]）下糶銀解京以資國用一年計之不
足十年計之有餘小民免稱貸之苦官府省敲扑之煩而
國有凶荒之備一舉而三善隨之矣

五銖錢

今世所傳五銖錢皆云漢物非也南北朝皆鑄五銖錢（陳書世祖紀天嘉三年閏二月甲子改鑄五銖錢）魏書言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

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
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通典此法按此則一千錢重十斤以上而隋代五銖錢一千重四斤二兩當時大小秤之異耳）自餘皆準此為數其京邑二市天
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民間所用之稱皆
准市稱以定輕重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鑞
並不聽用然竟未施行隋書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
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
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
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自是錢幣始壹百姓便之是
則改幣之議始於齊文襄至隋文帝乃行之而今之五銖
亦大抵皆隋物也按四斤二兩是六十六兩每一枚當重

今考乾封錢則唐高宗時有年號而後有錢文矣宋以前之權輿

唐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掐一甲故錢上有甲痕焉鄭虔會粹云歐陽詢書也

六分六釐。今五銖錢止得此數，不知漢制如何。

古錢惟五銖及開元通寶最多。五銖自隋開皇元年鑄，開元

自唐武德四年鑄。

開元錢

自宋以後皆先有年號而後有錢文，唐之開元則先有錢文而後有年號。舊唐書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錢重一兩。通典今計一千重六斤四兩每兩二十四銖則一錢重二銖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也則今錢為古秤之七銖以上古五銖則加重一銖以上又曰：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馬永卿曰：開元通寶，蓋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雖有乾封等處皆暫鑄，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紀號偶相合耳。

舊唐書：高宗乾封元年四月庚寅，改鑄乾封泉寶錢。二年正月，罷乾封錢，復行開元通寶錢。

錢法之變

太祖實錄：歲辛丑二月，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之錢相兼行使。成化元年七月丙辰詔通行錢法[illegible]一貫折錢四文無拘新舊年代遠近悉驗收以便民用孝宗實錄弘治十[illegible]月甲子[illegible]言國朝所用錢幣有二曰制錢祖宗列聖及皇上所鑄洪武永樂嘉靖等通寶是也曰舊錢歷代所鑄[illegible]錢是也[illegible]嘉靖所鑄之錢最為精工隆慶、萬曆加重半銖，而前代之錢通行不廢。予幼時見市錢多南宋年號，後至北方，見多汴宋年號，真行草字體皆備，間有一二唐錢。自天啟、崇禎廣置錢局，括古錢以充廢銅，於是市人皆擯古錢不用。崇禎元年大月丙辰上御平臺召對給事中黃承昊疏中有銷古錢不用詔閣臣劉鴻訓奏今所南山東山西皆用古錢若驟廢之於民不便此乃書生見上曰閣臣是而新鑄之錢彌多彌惡，旋鑄旋銷，寶源、寶泉二局祗為姦蠹之窟。故嘗論古來之錢凡兩大變：隋時盡銷古錢，一大變；天啟以來，一大變也。昔時錢法之弊，至於鵝眼綖環之類，無代不有。然歷代之錢尚存，旬日之間便可澄汰。今則舊錢已盡，即使良工更鑄，而海內之廣，一時難徧，欲一市價而裕民財，其必用開皇之法乎？

自漢五銖以來為歷代通行之貨，今志謂之古錢流行之未有廢古而專用今者，唯王莽一行之耳。考之於史，魏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請下諸州方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梁敬帝太平元年，詔雜用古今錢。宋史言自五代以來，相承用唐舊錢。至如宋明帝泰始二年，則除新錢，專用古錢矣。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則以宋大觀錢一當五用矣。皆古之錢如此。近年聽頭之說，官吏工徒無一不衣食其中，而古錢銷毀殆盡。錢盡，徐地既受寶火，常克金，遂有乏銅之患，自非如隋文別鑄五銖，盡變天下之錢，古制不可得而復矣。

錢者，歷代通行之貨，雖易姓改命，而不得變。古後之人主不知此義，而以年號鑄之錢文，於是易代之君遂以為勝

因之物而銷毀之自錢文之有年號始也嘗考之於史年號之興皆自季世宋孝武帝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一邊為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為孝建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鑄錢文曰太和五銖孝莊帝永安二年更鑄永安五銖此非永世流通之術而高道穆乃以為論今據古宜載年號何其愚也

近日河南陝西各自行錢不相流通既非與民同利之術而市肆之猾乘此以欺愚人窮行旅然錢論言幣數變而民滋偽亮哉斯言矣

銅

乏銅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謂古劍多用銅如昆吾獻冶之類皆銅也楚子賜鄭伯金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杜氏注古者以銅為兵布刀竹兵器鐵斵守備為作刀劍鈎鏃改鐵商方事漢書食貨志賈誼言收銅勿令布東郡太守以治銅鍛月餘鑄古金三品黑金是鐵赤金是銅黃金是金夏后之時九牧貢金乃鑄鼎於荊山之下董安于之治晉陽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闕剛之喙泰下中銅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即銅人也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魏志董卓壞以鑄小錢三重秦始皇家亦以銅為槨戰國至秦攻爭紛亂銅不充用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是以銅兵轉少鐵兵轉多年甚一年歲甚一歲漸染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鐵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愈見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鑄三寶刀二七首天下百鍊之精利而悉是鑄鐵不能復鑄劍矣考之於史自漢以後銅器絕少惟魏明帝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又鑄黃龍鳳凰各一而武后鑄銅為九州鼎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唐書溫為鑄海節慶以佛寺銅鐘磬牙盾自此之外寂爾無聞此有銅馬銅駝銅匭之屬昭烈入蜀僅鑄鐵錢而見存於今者如真定之佛滄州之牛滄州之獅無非黑金者矣

唐開元中劉秩上議曰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則採用者衆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益賤則錢之用給矣舊唐書食貨志文宗御紫宸殿謂宰臣曰物輕錢重如何楊嗣復對以當禁銅器文宗紀考禁銅之令古人有行之者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甲子禁人車及酒肆器用銅南史唐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辛巳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為器代宗大曆七年十二月壬子禁鑄銅器德宗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賣劍銅器天下有銅山任人採取其銅官買除鑄鏡外不許鑄造憲宗元和元年二月甲辰禁用銅器各本紀晉高祖天福三年三月丁丑禁民作銅器通鑑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己卯命取公私銅器悉付鑄錢司民間不輸者罪之宋史本紀然今止行之一時未免更為厲民之事惟有銷錢鑄錢上下相蒙而此日之錢固無長存之術矣

南齊書劉悛傳永明八年悛啓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
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從蒙城渡水南百許
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有古掘銅坑亦居宅處猶存鄧
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在青衣
水南故秦之嚴道地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此必是通所鑄
甚可經畧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刀一
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魏書食貨志熙平二年尚書崔
亮奏恆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
谷鑛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南
郡王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
並是往者銅官舊迹既有冶利所宜開鑄從之舊唐書韓

洄傳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商州有紅崖冶出銅又有
洛源監久廢不理請鑿山取銅置十鑪鑄錢而罷江淮七
監從之冊府元龜元和初鹽鐵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陽高
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
餘井請於郴州舊桂陽監置鑪兩所採銅鑄錢宋史食貨
志舊饒州永平監歲鑄錢六萬貫平江南增為七萬貫而
銅鉛錫常不給轉運使張齊賢訪求得南唐承旨丁釗能
知饒信等州山谷出銅鉛錫乃便宜調民采取且詢舊鑄
法惟永平用唐開元錢料最善即詣闕面陳詔增市鉛錫
炭價於是得銅八十一萬斤鉛二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
歲鑄錢三十萬貫此皆前代開採之迹實錄洪武二十年四月丙子府推

[illegible]

澗意如情

官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級下級上黃縣下黃縣
[illegible]產銀鑛前代皆嘗採取歲收其課今閉已久採之
可資國用上謂侍臣曰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民間
元時江西豐城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
力消耗一州之人李受其害[illegible]
今司有司貪為已功而不以言朝廷殺有恤民之心爾
[illegible]此可以
為[illegible]之
通鑑周世宗顯德元年九月丙寅勅立監採銅鑄錢自
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外其餘民
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
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洪武二十年四月丁部侍郎秦逵言書[illegible]必上謂侍臣曰[illegible]
鄉黨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

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illegible]
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illegible]
五代史高麗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
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高麗以鑄錢顯德六年高麗王
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

錢面

自古鑄錢若漢五銖唐開元宋以後各年號錢皆一面有
字一面無字儲泳曰自昔以錢之有字處為陰無字處為
陽古者鑄金為貨其陰則紀國號如鐘鼎之有款識也凡
器物之識必書於其底與此同義沿襲既久遂以漫處為
背亦謂之幕見漢書西域傳[illegible]近年乃有別鑄字於漫處

若天啟大錢始鑄一兩字崇禎錢有戶工等字錢品益雜而天下亦亂按唐會昌中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為京錢未幾武宗崩宣宗立遂廢之

無字謂之陽有字謂之陰儀禮疏筮法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凡言多少者皆據錢之）重錢則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為拆錢拆錢則八也今人以錢筮者猶如此（今人用錢以筮以三漫為重重爻為陽三字為交交爻為陰二字一漫以一漫為主故為單單爻為陽二漫一字以一字為主故為拆拆爻為陰易繫所云陽卦多陰陰卦多陽之義）錢以有字處為陰是知字乃錢之背也碑之背亦名為陰

短陌

隋書食貨志曰梁大同後自破嶺以東錢以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乃詔通用足陌（梁書武帝紀中大同元年七月丙寅詔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至於遠方日更滋甚豈直國有異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為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三年 [illegible]）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唐憲宗元和中京師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穆宗長慶元年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敕內外公私給用錢宜每貫一例除墊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貫至昭宗末京師以八百五十為貫每陌纔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為陌（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四月丙寅敕河南府自今市肆交易並以八十五文為陌不得更有改移）漢隱帝時王章為三司使聚斂刻急舊制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宋史言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為百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以四十八為百者太平興國中詔所在以七十七為百金史言大定中民間以八十為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斡魯補者上言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為陌遂為定制衰季之朝與亂同事大抵如此而抱朴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陌則是晉時已有之不始於梁也今京師錢以三十為陌亦宜禁止

鈔

鈔法之興因於前代未以銀為幣而患錢之重乃立此法唐憲宗之飛錢即如今之會票也宋張詠鎮蜀以鐵錢重不便貿易於是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天聖間遂置交子務（[illegible]）然宋人已嘗論之謂無錢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日上下皆銀輕裝易致而楮幣自無所用（[illegible]）故洪武初欲行鈔法至禁民間行使金銀以姦

金史言鈔法利害甚詳明之諸帝亦當見聞而諸當先生並錄於此何說也 吉甫

惡論而卒不能行。及乎後代，銀日盛而鈔日微，勢不兩行，灼然易見。乃崇禎之末，倪公元璐掌戶部，必欲行之。（行鈔之議始於天啓初禮科惠世揚，及崇禎末有蔣臣者復申其說，擢為戶部司務，終不可行而止。）其亦未察乎古今之變矣。

議者但言洪武間鈔法通行，考之實錄，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銅錢矣。（其時即有以錢百六十折鈔一貫者，故詔禁之。大明會典：洪武二十七年令軍民商賈所有銅錢，有司收歸官，依數換鈔，不許行使。正統十三年五月庚寅，禁使銅錢。時鈔[illegible]通[illegible]市[illegible]亦[illegible]以銅錢交易，每鈔一貫折銅錢二文。監察御史蔡愈濟以為言，請出榜禁約，令錦衣衛五城兵馬司巡視，有以銅錢交易者，擒治其罪，十倍罰之。上從其請。）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銀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鈔者，每石增五貫為十貫。是國初造鈔之後，不過數年，而其法已漸壞不行，於是有好

惡之條、免貨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永樂元年四月丙寅，以鈔法不行，下令禁金銀交易，犯者准姦惡論，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其兩相交易而一人自首者，免坐，賞與首捕同。二年正月戊午，詔自今有犯交易銀兩之禁者，免死，徙家興州屯戍。）昏爛倒換出入之弊，必至於此。乃以鈔之不利，而并錢禁之，廢堅剛可久之貨，而行軟熟易敗之物，宜其弗順於人情，而卒至於滯閼。（正統十年，山西布政司奏庫貯鈔貫朽爛不堪用者五十九萬二千貫有奇，勅令焚燬。）後世興利之臣，慎無言此可矣。

自鈔法行而獄訟滋多，於是有江夏縣民父死，以銀營葬具，而坐以徙邊者矣。有給事中丁環奉使至四川，遣親吏以銀誘民交易而執之者矣。（並永樂二年二月）舍烹鮮之理，就揚沸之威，去冬日之溫，用秋荼之密。天子亦知其拂於人情，

而為之戒飭，然其不登於大典、不登於史書者，又不知凡幾也。孟子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若鈔法者，其不為罔民之一事乎。

元史世祖至元十七年，中書省議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程宜多收鈔。於是陝西省之請，通計戶口食鹽納鈔。又詔令課程贓罰等物悉輸鈔。（永樂五年正月甲申）又詔令笞杖定等輸鈔贖罪。（二十二年十月癸卯）又令權增市肆門攤課程收

鈔。（洪熙元年正月庚寅）又令倒死虧欠馬驢等畜並輸鈔，又令各欠羊皮角觔翎毛等物並輸鈔。（宣德元年十月乙亥）又令塌坊果園、舟車裝載並納鈔。（四年六月壬寅。今之鈔關始此。）欲以重鈔而鈔不行，於是制為阻滯鈔法之罪，有不用鈔一貫者，罰納千貫，親鄰里老旗甲知情不首，依犯者一貫罰百貫。其關閉舖店，潛自貿易，及抬高物價之人，罰鈔萬貫，知情不首，罰千貫。（三年六月癸卯）有阻滯鈔法者，令有司於所犯人每貫追一萬貫，入官，全家發戍遼東。（正統十三年五月[illegible]）而愈不可行矣。宣德三年六月己酉，停造新鈔，已造完者悉收庫，不許放支。其在庫舊鈔，委官揀擇，堪用者備賞賚，不堪者燒燬。天子不能與萬物爭權，信矣。（[illegible]元年[illegible]言洪武間[illegible]兩當鈔二五貫今銀一兩當鈔[illegible]）大明會典：國初止有商稅，未嘗有關，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夫鈔關之設，本以收鈔而通鈔法也。鈔既停，則關宜罷矣。（[illegible]）乃循以為利國之一孔，而因仍不革。

豈非戴盆之所謂以待來年者乎
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碩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鈔重物輕所以當時定律官吏受贓枉法八十貫律絞方今物重鈔輕苟非更革刑必失重乞以銀米爲準不行至正統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議今後文職官吏人等受枉法贓比律該絞者有祿人估鈔八百貫之上無祿人估鈔一千二百貫之上俱發北方邊衛充軍亦可以見鈔直之低昂矣

僞銀

今日上下皆用銀而民間巧詐滋甚非直紿市人且或用以欺官長濟南人家專造此種僞物至累千累百用之於所謂爲盜不操矛弧者也律凡僞造金銀者杖一百徒三年爲從及知情買使者各減一等其法既輕而又不必行故民易犯夫刑罰世輕世重視其敝何如爾漢時用黃金孝景中六年十二月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造僞黃金與私鑄錢者同弃市（劉更生以典尚方作黃金不成劾以鑄僞黃金繫當死）武帝元鼎五年飲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注金少不如斤兩及色惡王削縣侯免國宋太祖開寶四年十月己巳詔僞作黃金者棄市而唐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依中書門下奏以鉛錫錢交易者過十貫以下所在集衆決殺今僞銀之罪不下於僞黃金而刑於以鉛錫錢交易宜比前代之法寘之重辟（實錄正統十一年三月癸未順天府大興縣知縣馬聰償造僞銀作假局事覺論斬景泰元年十一月貫北書有獻金三兩致也先遣使來言是則法之不行遙存以此然由遙者矣）庶可以革新而反樸也

漢既以錢爲貨而銅之爲品不齊故水衡都尉其屬有辨銅令丞此亦周官職金之遺意

日知錄卷之十一

財用

古人制幣以權百貨之輕重。錢者幣之一也。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非以為人主之私藏也。食貨志言：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繦百萬。孟康曰繦錢貫也 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詔，以農自僁廢，工商失業，良由圜法久廢，上幣稍寡，可令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南齊書竟陵王子良傳荊州以穀通縣盡民以米當口錢優評 附一所懸議者舊貨蘇寅之 唐憲宗時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內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收，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勑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買布帛，每端匹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又勑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今日之銀，猶夫前代之錢也。乃歲歲徵數百萬，貯之京庫，而不知所以流通之術，於是銀之在下者至於竭涸，而無以繼上之求，然後民窮而盜起矣。單穆公有言：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自古以來，有民窮財盡而人主獨擁多藏於上者乎？此無他，不知錢幣之本為上下通共之財，而以為一家之物也。詩曰：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人其知之矣。財聚於上，是謂國之不祥。不幸而有此，與其聚於人主，無寧聚於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總於貨寶，貪淊之風亦已甚矣。有一盤庚出焉，遂變而成中興之治。及紂之身，用乂讎斂，鹿臺之錢，鉅橋之粟，聚於人主，史記殷本紀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 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禍至矣。故堯之禪舜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周公之繫易曰：渙王居，无咎。管子曰：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嗚呼！崇禎末年之事，可為永鑒也已。後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

唐自行兩稅法以後，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舊唐書裴垍傳 新唐書食貨志時元稹求言所以在前後制敕及每歲 帶有茂留州留使錢外加率一錢一物州府長吏等以枉法論仍令出使御史訪察聞奏 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宋史食貨志 自此一錢以上皆歸之朝廷，而簿領纖悉，特甚於唐時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實在此。本朱子語 州財歸天下 昔人謂古者藏富於民，自漢以後，財已不在民矣，而猶在郡國，不至盡歸京師，是亦漢人之良法也。後之人君知此意者鮮矣。

自唐開成初，歸融為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而宋元祐中，蘇轍為

戶部侍郎則言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猶今之布政司）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雖內帑別藏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算也是以仁宗時富弼知青州朝廷欲發青州之財入京師弼上疏諫金世宗欲運郡縣之錢入京師徒單克寧以為如此則民間之錢益少亦諫而止之以余所見有明之事嘉外庫之銀以解戶部盖起於末造猶非祖宗之制也王士性廣志繹言天下府庫莫盛於川中余以戊子典試於川詢之藩司庫儲八百萬（銀兩之數）即成都重慶等府俱不下二十萬順慶亦十萬蓋川中無起運之糧而專備西南用兵故兩浙賦甲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師少松為余言癸酉督學浙中藩司儲八十萬後為方伯止四十萬今為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萬矣十年之間積貯一空如此及余己丑參政廣西頗臬使問白藩庫儲米兩之則云浙藩今已不及十萬也廣西老庫儲銀十五萬不啓每歲以入為出耳余甲午參政山東藩司亦不及二十萬之儲庚辰入滇滇藩亦不滿十萬與浙同每歲取礦課五六萬用之今太倉所蓄亦止老庫四百餘萬有事則取諸太僕寺余乙未貳卿太僕時亦止老庫四百萬有減馬價不足用則取之草料益十年關東倭西哱所用於二帑者踰二百萬故也其所

記萬曆時事如此至天啓中用操江范濟世之奏一切外儲盡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今錄上諭全文於此俾後之考世變者得以覽焉天啓六年四月七日上諭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已幾至千萬況遼東未復兵餉浩繁若不盡力鈎稽多方清察則大工必至之誤而邊疆何日敉寧然非朕仰補三朝闕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朕覽南京操江臣范濟世所疏所陳鑿鑿可據其所管應天揚州府等處庫貯銀兩前已有旨盡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數察收以此急公徇上之誠足為大小臣工模範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憂乎鼎建之殷繁軍餉之難措哉范濟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銀兩何尚未解到爾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以濟急用且天之生財止有此數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豈可目擊時艱忍置之無用之地朕聞得操江衙門每年募兵銀六千兩實收在庫約有二十餘萬兩又鹽院庫不揚存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銀一萬約有二十餘萬兩又故監魯保遺下每年餘銀數萬兩約有四十餘萬兩運司院除支銷費過餘銀約有八十餘萬兩刷卷察盤可據又南太僕寺解過馬價餘銀二十六萬兩見寄在應天等府貯庫又戶科貯庫餘銀約有七萬兩寄收應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餘銀約有十萬兩又操江寄貯揚州鎮江安慶三府備倭餘銀約有二十餘萬兩北道

刷卷御史可據已上七宗俱當遵照范濟世所奏事例徹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備內臣劉敬楊國瑞丞委廉幹官胡良輔劉文耀會同該部院撫按官著落經管衙門察核的確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嫁怨隱匿稽遲徇私抗阻者必罪有所歸如起解不完則撫按等官都不許考滿遷轉劉敬等亦不許扶同蒙蔽恍法徇私必須彈力急公盡心搜括庶大工邊務均有攸賴國家有用之物不至爲貪吏侵蝕昭朕稽祖恤民德意又聞南京內庫廼宗聯所藏金銀珍寶皆爲魏忠賢矯旨取進先帝諭中所云將我祖宗庫貯傳國奇珍異寶金銀等皆一空者不知其歸之何所自此搜括不已至於加派加派不已至於捐助以訖於亡繇此

言之則搜括之令開於范濟世成於魏忠賢而外庫之虛民力之匱所繇來矣崇禎元年六月奉旨范濟世阿逆通黨惡釀禍貽害地方著冠帶閒住以英明之主繼之而猶不免乎與亂同事然則知上下之爲一身中外之爲一體者非聖人莫之能也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豈不信夫

開科取士則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徵糧則天下之財日窘一日吾未見無人與財而能國者也然則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後科目可得而設也必有生財之方而後賦稅可得而收也

言利之臣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所惡於興利者爲其必至於害民也昔我太祖嘗黜言利之御史而謂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物洪武十三年五月御史周姓實錄不載其名此則唐太宗責權萬紀之遺意也又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產鐵請置爐冶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數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矣杖之流海外十五年五月　聖祖不屑好貨之意可謂至深切矣自萬曆中礦稅以來求利之方紛紛且數十年而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然則治亂盈虛之

數從可知矣爲人上者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爲意與

新唐書宇文韋楊王列傳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猶所未盡也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蠹蠱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裒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爲天子私藏以濟横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爲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縣等所欲既充邀用饒財以稱屠滅四族皆爲天下笑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者可不

後世多稍俸不知其何以御事備官

世風率以公幣濟不時之需而侵漁百姓乃其餘事滔滔皆是此又世風一大變也

信哉嗚呼芮良夫之刺厲王也曰所怨甚多而不備大難三季之君莫不皆然前車覆而後不知誡人臣以喪其身人主以亡其國悲夫

讀孔孟之書而進管商之術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爲而今則滔滔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則羣推之以爲有識之士矣上行之則下效之於是鉏殺之任謀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爭之禮義淪亡盜竊競作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後之興王所宜重爲懲創以變天下之貪邪者莫先乎此

俸祿

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祿王制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如淳曰律百石俸月六百韋昭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晉武帝泰始二年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羣分條以贍宗族存卹故人)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議增吏俸唐時俸錢上州刺史八萬中下州七萬赤縣令四萬五千畿縣上縣令四萬赤縣丞三萬五千上縣丞

今亦有公田助充廉俸新空未遑其海未知作何底止

三萬赤縣簿尉二萬畿縣上縣簿尉二萬玄宗天寶十四載制曰衣食既足廉恥乃知至如貧用靡充或貪求不已敗名冒法實此之繇輦轂之下尤難取給其在西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員官(唐時官多有員外置者故分別言之)今後每月給俸食雜用防閤庶僕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員官加一分仍爲常式而白居易爲盩厔尉詩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其江州司馬廳記曰唐興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今之制祿不過唐人之什二三彼無以自贍焉得而不取諸民乎昔楊綰爲相承元載汰侈之後欲變之以節儉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鎛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給事中崔植封還詔書可謂達化理之原者矣

漢書言王莽時天下吏以不得俸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五代史言北漢國小民貧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移子之書曰爵重祿輕群臣比而於民取程氏以亡此之謂矣

前代官吏皆有職田(晉義熙中制官品第一至第九隨所多少之數)故其祿重祿重則吏多勉而爲廉如陶潛之種秫(晉書本傳)阮長之之芒種前一日去官(宋書本傳)皆公田之證也元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巳詔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品如正一品正二品從如從一品從二品)給俸祿頒公田太祖實錄洪武十年十月辛酉制賜百

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祿之數是則初此制未廢不知何年收職田以歸之上而但折俸鈔（實錄會典皆不載）其數復視前代為輕始無以責吏之廉矣

宣宗實錄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戶部事禮部尚書胡濙奏請文武官七年分俸鈔每石減舊數折鈔一十五貫以十分為率七分折與官絹每匹准鈔四百貫三分折與官綿布每匹准鈔二百貫從之濙初建議與少師蹇義等謀義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宮久深知官員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豈可違之（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庚申月陞給在京文武官及錦衣衛將軍總小旗米各五斗[illegible]及[illegible]各給總小旗軍力士校尉人等有家小者米各四斗無家小者各[illegible]五斗俸給之支鈔者）濙初欲每石減作十貫聞義等言乃作十五貫（按洪熙元年閏七月戶部言官員俸米以鈔折米四方米價不同每石有五十貫者有之六七十貫者有之[illegible]）白而行之而小官不足者多矣（已上實錄文）

大明會典官員俸給條云每俸一石該鈔二十貫每鈔二百貫折布一匹後又定布一匹折銀三錢是十石之米折銀僅三錢也（正統八年[illegible]內外文武官吏[illegible]軍士俸[illegible]折給鈔[illegible]今[illegible]其為二十五貫[illegible]七年二月[illegible]天順元年正月[illegible]奏[illegible]從之[illegible]成化七年[illegible]戶部[illegible]米一錢[illegible]月[illegible]戶部尚書楊鼎[illegible]一無[illegible]折文武官員俸糧二十石為）給南京文武官折色俸糧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至是戶部尚書楊鼎奏京庫鈔不足甲字庫多貯綿布以時估計之闊白布一匹可准鈔二百貫請以布折米仍照折鈔例每十貫一石先是折俸鈔米一石鈔二十五貫漸減至十貫是時鈔法不行鈔一貫直錢不過二三文至是又折以布一匹時估不過二三百錢而折米二十石則是米一石值錢十四五文也自古百官俸祿之薄未有如此者後遂為常例）

蓋國初民間所納官糧皆米麥也或折以鈔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鈔其後鈔不行而代以銀於是糧之重者愈重（至崇禎末米一石加派銀二兩）而俸之輕者愈輕其弊在於以銀折米以布折鈔以銀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正統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曹泰奏臣聞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遠任妻子隨行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二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鈔九載之間仰事俯育之資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需滿罷閑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失其所守而陷於罪者多矣乞敕廷臣會議量為增益俾足養廉（然則是而仍有）貪污懲之無赦事下行在戶部格以定例不行

北夢瑣言唐畢相諴家本寒微其舅為太湖縣伍伯（伍伯即今行杖之隸）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為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令寄附其人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為落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述台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為宰相邪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蓋如今之工食）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為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夫

以伍伯之役而歲六十緡宜乎皐阜之徒皆知自恥乃信漢書言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誠淸吏之本務謂貪汚之積習不可反而廉靜者莫不知體之言矣

助餉

人主之道在乎不私不私則羣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羣臣百姓之有然後羣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舊唐書柳渾傳渾爲宰相奏故尚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姪伯強進狀請貨宅召市人馬以討吐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毀棄義門虧損風敎望少責罰亦可懲勸上可其奏夫以德宗好貨之主而猶能聽宰相之言不受僞强之獻後之人君可以思矣王明淸記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十萬緡上以國用稍集卻之仍詔今後富民不許陳獻嗟夫此宋之所以復存於南渡也歟

漢武尊卜式以風天下猶是勸之以虛令乃怵之以威戚畹之家常惴惴不自保而籍其門曰此房貲貲都城之中十室而五其不祥孰甚南唐書言後主之世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至其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北兩市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嗚呼此所謂府庫財非其財者矣賊犯京師史公可法爲南京兵部尚書僅有舊緡乃傳檄以富人出財助國其畧曰親郡乃雍容之事唐宗尚有崇飭出塞本徼幸之圖漢武尚逢卜式桐城諸生姚士晉之疏也然百姓終莫肯輸財佐縣官而神京淪喪殆於孟子所謂委而去之者雖多財奚益哉

洪武十五年七月當邑民有掘得黃金者有司以進於朝上曰民得金而朕有之甚無謂也命歸之民天啓初遼事告急有議及捐助者謝論以爲敎猱升木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蔣以登疏請鬻僧廢寺所存田畝變價助工本旨蔣以登乖誕假規奪寺業可倂籍爲民仍令自行修理寺宇田有變佃爲民業者責令贖還本寺以爲言利錙銖之戒以桓帝之世而下有此詔上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猶存矣

館舍

讀孫樵書褒城驛壁乃知其有沼有魚有舟讀杜子美秦州雜詩又知其驛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驛舍殆於隸人之垣矣予見天下州之爲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爲唐舊刱者其基址必皆弘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此又樵記中所謂州縣皆驛而人情之苟且十百於前代矣

今日所以百事皆廢者正緣國家取州縣之財纖毫盡歸之於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爲修舉之資延陵季子游於晉曰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

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苑說又不獨人情之苟且也

漢制官寺鄉亭漏敗牆垣阤壞不治者不勝任先自劾古人所以百廢具舉者以此

街道

古之王者於國中之道路則有條狼氏滌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潔清於郊外之道路則有野廬氏達之四畿合方氏達之天下使之津梁相湊不得陷絕而又有遂師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於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則舟車所至人力所通無不蕩蕩平平者矣晉文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無舟梁單子以卜陳靈之亡自天街

不正王路傾危涂潦遍於郊關汙穢鍾於輦轂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其斯之謂與

說苑楚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以莊王之霸而留意於一巷之溝此以知其勤民也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請止絕車牛不許於天津橋來往明制兩京有街道官車牛不許入城

官樹

周禮野廬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國語單襄公

王景畧治秦民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棲半賢者當作西遷御槐下謂北裏趾世為象也當刷

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釋名曰古者列樹以表道道有夾溝以通水潦古人於官道之旁必皆種樹以記里至以蔭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召伯所茇道周之杕君子來游固已宣美風謠流恩後嗣子路治蒲樹木甚茂子產相鄭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見之詩篇猶是人存政舉之效近代政廢法弛任人斫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無勿翦之思民鮮侯旬之芘矣後漢百官志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是昔人固有專職三輔黃圖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高楊於其上也後周書韋孝寬傳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

乃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帝後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唐王維詩云槐陰到海關冊府元龜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正月於兩京路及城中苑內種果樹鄭審有奏使巫簡兩京路種果樹事畢入奏許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種城內六街樹中朝故事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為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為柳衙[illegible]物詩云垂楊十二衢隱映金張宅舊唐書吳湊傳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周禮朝士注曰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然則今日之官其無可懷之政也久矣

橋梁

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河三雒一河則蒲津太陽盟津一名河陽雒則孝義）石柱之梁四（雒三灞一雒則天津永濟中橋灞則灞橋）木柱之梁三（皆渭川也便橋中渭橋東渭橋）此舉京都之衝要也巨梁十有一皆國工修之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葺其大津無梁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等今畿甸荒蕪橋梁廢壞雄莫之間秋水時至年年陷絕曳輪招舟無賴之徒藉以為利潞河渡子勒索客錢至煩章劾司空不修長吏不問亦已久矣（成化八年九月丙申順天府府尹李裕言本府津渡之處每歲水漲及天氣寒冱官司修造渡船以便往來近為無賴之徒冒貴戚名色私造渡船勒取往來人財深為民害乞敕巡按御史嚴為禁止從之）況於邊陲之境能望如趙充國治湟陝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從枕席上過師哉五代史王周為義武節度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此又當今有司之所愧也

人聚

太史公言漢文帝時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史記律書）劉寵為會稽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見吏龐眉皓髮之老未嘗識郡朝（後漢書）史之所稱其遺風猶可想見唐自開元全盛之日姚宋作相海內升平元頻曰六戍烟生不見村塢老翁純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曆以後四方多事賦役繁興而小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給元結有時化之篇謂人民為征賦所傷州里化為禍鄉此唐之所以衰也（今附學中行新安蘇軾有坑婦作詩以寫之）

（集前婦一年強半在城）予少時見山野之氓有白首不見官長安於畎畝不至城中者洎於末造役繁訟多終歲之功半在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頃田頭枕衙門眠之諺（小家數之政自古一轍）（見曹縣志）已而山有負嵎林多伏莽遂舍其田園徙於城郭又一變而求名之士訴枉之人悉至京師輦轂之間易於郊坰之路矣雖刀之末將盡爭之九十年來風俗遂至於此今將靜百姓之心而反其行必在制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聚於鄉則土地闢田野治欲民之無恒心不可得也聚於城則徭役繁獄訟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

昔在神宗之世一人無為四海少事郡縣之人其至京師者大抵通籍之官其僕從亦不過三四下此即一二舉貢與白糧解戶而已蓋幾於古之所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注）然彼其時豈無山人游客干請公卿拜謁各投一刺未至多人衣食所須其求易給自東事既興廣行召募流之士啖口談兵九門之中填溢巷不於待宿仍為投牒告密甚者內結貂璫上窺嚬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行者矣詩曰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興言及此每輒為之流涕

欲清輦轂之道在使民各聚於其鄉始

方思

尹翁歸為右扶風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所謂收取人即今巡按御史之訪察惡人也武斷之豪舞文之吏主訟之師皆得而訪察之及乎濁亂之時遂借此為罔民之事矯其敝者乃并訪察而停之無異以噎而廢食矣

傳曰子產問政於然明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是故恭仁信所以予其民也

說苑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

鹽鐵論曰水有猵獺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消

盜賊課

史記酷吏傳武帝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此漢世所名為盜賊課而為法之弊已盡此數言中矣漢書言張敞為山陽太守勃海膠東盜賊並起上書自請治之言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漢紀作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畧如此久處閒郡願徙治劇夫未得之盜猶有七十七人而以為郡內清治（紀云敞為太守郡內清治）豈非宣帝之刑

秦隋暴相似魏文貞公嘗論之甚具

法寬於武帝時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盜羣起遣繡衣之使持斧斷斬于郡國乃能勝之而宣帝之世帶牛佩犢之徒皆驅之歸於南畝承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是則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與刀筆筐篋之士議也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郡國羣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殿後也謂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謂課居先也）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

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光武術於吏事故其治盜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於疏而失之於密大抵皆然又豈獨盜賊課哉

禁兵器

王莽始建國二年禁民不得挾弩鎧徙西海隋煬帝大業五年制民間鐵叉搭鉤𥎞刃之類皆禁絕之是而海內兵興隋以大亂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勅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撾及杖之有刃者悉輸於官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括天下馬一品二品官許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陳天祥傳興國軍以繕兵器致亂行省令

天雨稍知本軍事又訴命以上家為甲十甲為長總兵器只從民便境內蓬平其後代各務更舊收藏隱匿兵者其急天雨去未久而興國復變都郡及大江南北諸城邑多乘勢殺其守將以應之順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已而羣盜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一員每縣添設主簿一員專率義兵以事守禦故劉文成有詩曰他時禁藏弓鼓今日呼令習鼓鞞嗚呼予觀天下想夫思婦一能勝予古之聖王則既已言之矣

漢武帝時公孫弘奏言禁民毋得挾弓弩吾丘壽王難之以為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

弓弩之過也誠能明教化之原而飾之以移善保家之道則家有鶴膝戶有犀渠適足以誇國俗之彊舊唐書鄭畋傳引吳都賦而不至導民以不祥之器矣

水利

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實兼河渠一志亦可謂詳而有體矣蓋唐時為令者猶得以用一方之財興期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居什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達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創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兵之後則以催科為急而農功水道有不暇講求者歟然自大曆以至咸通猶皆書之不絕於冊而今之為吏則數十年無聞也已水日乾而土日耗山澤之氣不通又焉得而無水旱乎崇禎時有輔臣徐光啓作書特詳於水利之學而給事中魏呈潤亦言傳曰雨者水氣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術也夫子之稱禹也曰盡力乎溝洫而禹自言亦曰濬畎澮距川古聖人有天下之大功而不遺乎其小如此自乾時著於齊人枯瀆徵於王莽古之通津巨瀆今日多為細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

龍門縣今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貞觀十年築東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壚渠二十三年縣令長孫恕鑿溉田良沃畝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馬鞍塢渠亦恕所鑿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所以貯柴田之入轉般至京以省關

東之漕者也此即漢時河東太守番係之策史記河渠書所謂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而歷久行之竟以獲利是以知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謂後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者不亦誣乎

唐姜師度為同州刺史開元八年十月詔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鄭白鑿涇之利自茲厥後聲塵缺然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匪躬之節所懷必罄奉公之道知無不為頃職大農首開溝洫歲功猶昧物議紛如緣其忠款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白藏過半綺崩斯多食乃人天農為政本朕故茲巡省不憚祁寒將申勸卹之懷特冒風霜之發今原田彌望畎澮連屬繇

來榛棘之所稱爲秔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關輔致畝
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未開恐三農虛棄所
以官爲開發冀令遞相教誘功既成矣思與其之其屯田
內先有百姓挂籍之地比來召人作主亦量準頃畝割還
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辦功力能營種
者准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歸度以功加金紫光祿大
夫賜帛三百匹册府元龜本傳度既好爲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讀
此詔書然後知無欲速無見小利二言爲建功立事之本
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知其可以爲令尹
也淮南子魏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
西門豹之爲人臣也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

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
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
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史記
按後漢書安帝紀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民田則指此爲西門豹事爲人
君者有率作興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略不患無叔敖史
起之臣矣

漢書召信臣爲南陽太守爲民作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
以防紛爭晉書杜預傳修召信臣遺迹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此今日分
水之制所自始也

洪武末遣國子生人才分詣天下郡縣集吏民乘農隙修
治水利二十八年奏開天下郡縣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
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此
聖祖勤民之效

雨澤

洪武中令天下州縣長吏月奏雨澤蓋古者龍見而雩春
秋二書不雨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視爲不急之務永樂二
十二年十月仁宗即位通政司請以四方雨澤奏章類送給事
中收貯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欲前知水旱以
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澤章奏乃積於通政
司上之人何繇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
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爲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即封進
朕親閱焉今大明會典具載雨澤奏本式嗚呼太祖起自側微升爲天子

其視四海之廣猶吾莊田兆民之衆猶吾佃客也故其留
心民事如此當時長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詣闕
自陳後世雨澤之奏遂以寖廢天災格而不聞民隱壅而
莫達然後知聖主之意不但於祈年望歲者民依而國
治有以也夫

河渠

黃河故之禹貢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者其故道也漢元光中
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武帝自臨發卒數萬人
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復禹舊跡而梁楚之
地復寧無水災自漢至唐河不爲害幾及千年五代史晉

開運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地環梁山合于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瀰漫數百里河乃自北而東宋史熙寧八年七月乙丑河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又自東而南矣元豐以後又決而北議者欲復禹迹而大臣力主回東之議（宋史河渠志序曰以山崩泉大任當兩河並流復禹蹟矣一時諸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道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降及金元其勢日趨於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年以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清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于海今歲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靳文襄之議既視其合者以爲溢外水之出又乘其決者以爲利不獨以害民生妨國計而於天地之氣運未必不有所關也

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釋名）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今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元本作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自宋孝宗天寶七年金章宗明昌五年河不循故道合於汴人淮凡六百年言黃）亓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氏赤河之類雖以尤人排河入淮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邵國賢作治河論以爲禹之治水在於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大於禹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制東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蓄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必經之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顧右盼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濟漕不及汴矣又恐堤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堤也又恐潰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繇二文推之言觀之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直罅漏以塞目前之責而已安望其爲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至於今日而決溢之患無歲不告嗚呼其信非人力

之所能治矣

禹貢之言治水也，曰播曰瀦。水之性合則衝，聚則溢，故別而疏之，所以殺其衝也，又北播爲九河是也。旁而蓄之，所以節其溢也，大野既瀦是也。必使之有所容而不爲暴，然後鍾美可以豐物，流惡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繇是而興矣。今也不然，堤之障之，偪之束之，使之無以容其流，而不得不發其怒，則其不由地中而橫出於原隰之間，固無怪其然也。丘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張秋之間，不使之并趨一道。自弘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間，乃稱於蘭陽儀封各開一口而洩之於汴，今復塞之。

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頻歲決於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別穿一梁山濼者，將在今淮泗之間，而生民魚鼈之憂殆未已也。

河政之壞也，起於並水之民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汙澤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於官，然後水無所容，而橫決爲害。賈讓言：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又曰：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見者也。元史河渠志言：黃河退涸之時，舊水泊汙池多爲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爲害。繇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予行山東鉅野、壽張諸邑，古時瀦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爲川浸矣。近有 壽張令修志，乃云梁山濼僅可十里，其虛言八百里，乃小說之惑人耳。此并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見也。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彌漫數百里宋史宦者傳梁山濼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金史食貨志黃河已移故道梁山濼水退地甚廣遣使安置屯田泊爲秦築以爵余有貞盛亦言外有八百里梁山泊可以爲盜 書生之論，豈不可笑也哉！

陸文裕續停驂錄曰：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使賈讓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爲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做江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濬其淤沙，由之地中，而瀦下之性必東之功得矣。

按文裕之意，即賈讓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賈讓言：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且

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嗟夫非有武帝之雄才大略其孰能排衆多之口而創非常之原者哉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宋開寶之詔亦曰朕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今之言治水者皆無出於隄塞二事箕子荅武王之訪首言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後世治河之臣皆鯀也非其人之願為鯀乃與家教之使為鯀也是以水不治河致倫斁也

崔履河隄禹荅論事非其學 非其學人野與於不高民居

因河以為漕者禹也塞河以為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曰河防

聞之先達言天啓以前無人不利於河決者侵尅金錢則自總河以至於閘官無所不利支領工食則自執事以至於游閒無食之人無所不利其不利者獨業主耳而今年決口明年退灘墳淤之中常得倍從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於是頻年修治頻年衝決以馴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國家之法使然彼手持之人焉足責哉

不獨此也彼都人士為人說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而貲有司受朝廷一職事未有不計其獲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於公卿大夫人與可謂之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義而後利終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為今日之務正人心急於抑洪水也

日知錄卷之十二

傳止四年見于傳而
獲麟止于二十七年[illegible]

西京之人才都有賢
美者特少學有此不
于此以為萬世師也[illegible]

周末風俗

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為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又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為從長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考古者為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史記秦本紀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于逢澤以朝王顯王時）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李康運命論云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偽成於七國）馴至西漢此風未改故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貪饕險詖不閑義理觀夫史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札喉舌之輩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自春秋之後至東京而其風俗稍復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

本特可以春秋公敗
于[illegible]
[illegible]

齊至魯之功而惜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曆元祐之間為優矣嗟乎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紀會稽山刻石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在碣石門則云男樂其疇女修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正義曰豭牡豬也左氏定公十四年傳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寄豭謂淫於他室）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illegible]氏曰母云言不得母之也）咸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考之國語自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蕃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內傳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句踐以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泆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為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并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

於秦卽以爲亡國之法，亦未之深攷乎。

・兩漢風俗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脩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爲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儒林傳論）所以傾而未頹，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左雄傳論）可謂

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卽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奬跅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建安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二十二年八月令，意皆同。）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爲首，乃以趨勢求利爲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爲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

光武躬行儉約，以化臣下，講論經義，常至夜分。一時功臣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閨門脩整，可爲世法。貴戚如樊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以故東漢之世，雖人才之倜儻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於前代。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歎，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爲人可知矣。（宋袁淑弔古文：伯喈衒文而求入。）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後人爲立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喈之爲人，其戒之哉。

・正始

魏明帝殂，少帝卽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雒下，乃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卽此諸賢爲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衛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遁以爲「談者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宋書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玄風，淹雅脩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言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在」。

山公對晃名教罪人

白孔之論自爲本一言者其

其爲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晉書儒林傳序云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此則虛名雖被於將流焉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鄭玄王肅爲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弼何晏爲開晉之始干寶晉紀總論曰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入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爲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餘年之間爲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也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徧於天下如山濤者既爲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爲忠則必謂王裒爲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

與孔孟何殊數言此

今人立言之[illegible]

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宋世風俗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嚮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爲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爲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爲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剝上九之言碩果也陽窮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競宋自仁宗在位四十餘年雖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長及神宗朝荊公秉政驟獎趨媚之徒深鉏異己之輩鄧綰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諸奸一時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鑽之目鑽者[illegible]必人之義[illegible]荅賞[illegible]捩二[illegible]以[illegible]孝公鄧綰傳以與王安石得官謂其鄉人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干進之流乘機抵隙馴至紹聖崇寧而黨禍大起國事日非膏肓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爲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習爲朝廷之害其害於百姓者可以一旦而更而其害於朝廷者歷數十百年潰潰之勢一往而不可反矣李應中謂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

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此可謂知言者也許月卿
徐升木如塗塗附夫使慶曆之士風一變而爲崇寧者豈
非荆公敎猱之效哉

蘇軾傳熙寧初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言國家之所以存
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
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
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仁祖持法至寛用人
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及其成功則曰未至
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
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
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

能招徠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
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
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
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當時論
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獨
觀而三復也

東軒筆錄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
不協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
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石林燕語故事在京職事官絶少用選人者熙寧初稍欲擢用乃始詔選舉到可試用人並令崇文院校書以備詢訪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館職或升擢任或只與合人差遣時邢尚書恕以河南府[illegible]縣主簿首爲崇文院書胡右[illegible]知[illegible]以爲大臣所薦[illegible]人而未歷外官與選[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者皆不得選舉乃特詔邢恕與堂除近地試銜知縣近歲不復用此例自始登第直爲禁從矣及出知江寧府呂惠卿驟得政柄有射羿
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荆公遂更朋附
之以興大獄尋荆公再召鄧綰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
乃條列荆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
公故荆公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
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
荆公復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
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當日唯與其子雱機謀而雱又
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
陵未幾納節久之得會靈觀使其發明荆公情事至爲切

當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而大戴禮言有人爲容色辭
氣其入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
人甚易迹荆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變士習壞民生而
己亦不獲其利蘇轍疏呂惠卿之[illegible]布劉[illegible]之此書曰其後嗣王罔克有
終相亦罔終爲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風俗爲重哉

東軒筆錄又曰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
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
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爲試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
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
者若市矣

蘇子瞻易傳兌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說爲事

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說爲兌者故曰來兌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爲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託於无求以爲兌者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爲害深故九五孚于剝雖然其心猶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此論蓋爲神宗用王安石而發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荆公當日處卑官力辭其所不必辭既顯宜辭而不復辭矯情干譽之私固有識之者矣夫子之論觀

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是則欺世盜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哉

陸游歲暮感懷詩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兼南北議論忘彼此誰令各植黨更仆而迭起中更□□禍此風猶未已倘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

清議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爲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移之郊遂載在禮經殊厥井疆稱於畢命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恥格之風教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民不犯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晉書卞壼傳宋武帝纂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齊梁陳詔並云洗除先注當日清議必有記注之目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亂作矣然鄉論之汙至煩詔書爲之洗濯豈非三代之直道尚在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予聞在下有鰥所以啓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畀雖二帝之舉錯亦未嘗不詢于芻蕘然則崇月旦以佐秋官進鄉評以扶國是儻亦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闕也

陳壽居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阮簡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他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溫嶠爲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留之嶠絶裾而去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謝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世坐廢不豫榮伍張率以父憂去職其父侍妓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聘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爲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世論服闋後久之不仕官職之升沈本於鄉評之與奪其猶近古之風乎

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

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禮部議凡十惡姦盜詐偽干名犯義有傷風俗及犯贓至徒者書其名於申明亭以示懲戒有私毀亭舍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錄內外諸司官之犯法罪狀明著者書之申明亭此前代鄉議之遺意也後之人視為文具風紀之官但以刑名為事而於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關無惑乎江河之日下已

名教

司馬遷作史記貨殖傳謂自廊廟朝廷巖穴之士無不歸

於富厚等而下之至於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而仲長敖覈性賦謂倮蟲三百人最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偽迭相嚼齧等而下之至於臺隸僮豎唯盜唯竊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而人人皆吏士之為矣無守不盜竊而人人皆僮豎之為矣自其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黃金屋而一日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後之為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唯名可以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即不無一二矯偽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為利者南史有云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為利而猶使之以名為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洿之俗矣

舊唐書薛謙光為左補闕上疏言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厲己顯節義以標信以敦樸為先最以雕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眾議已定其高下郡將難誣其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

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避武后嫌名詔改為制纔出試遣搜敭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之稱也夫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己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故選司補署喧然於禮闈州貢賓王爭訟於階闥謗議紛合漸以成風夫競榮者

[illegible]

[illegible]

必有爭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爲能不
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兼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
以脩名若開趨競之門則徼倖者皆戚施而附會則
百姓罹其弊脩名則兆庶崇其讓風化之漸靡不由茲
乎此言可謂切中今時之弊矣
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爲治故人材衰
宋范文正上晏元獻書曰夫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
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
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
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污俗者莫急於勸學獎廉二事
天下之士有能篤信好學至老不倦卓然可當方正有道

之舉者官之以翰林國子之秩而聽其出處則人皆知向
學而不競於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潔己愛民以禮告老
而家無儋石之儲者賜之以五頃十頃之地以爲子孫世
業而除其租賦復其丁徭則人皆知自守而不貪於貨賂
矣豈待菑川再造方收牧豕之儒（公孫弘）優孟陳言始錄負
薪之胤（孫叔敖）而扶風之子特賜黃金（尹翁歸）涿郡之賢常餼
羊酒（韓福）遂使名高處士德表具僚常將懷稽古之榮沒世
仰遺清之澤不愈於科名爵祿勸人使之干進而獎利者
哉以名爲治必自此塗始矣
漢平帝元始中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
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

[illegible]

之飾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日應）
（其有常爵衣服有品）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爲詭服以釣
虛譽者殊科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爲適者爵關內侯食
邑三百戶
魏志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賜故司空徐邈征
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
後魏宣武帝延昌四年詔曰故處士李謐屢辭徵辟志守
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諡曰貞
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唐六典有養德丘園聲實
明著雖無官爵亦賜諡曰先生（存者賜之以先生之號死者賜之以諡如陽播歷）
（居不仕至德中賜號玄靖先生是也）（宋史）以余所見崇禎中嘗用巡按御史

祁彪佳言贈鄉人歸子慕朱陛宣爲翰林院待詔
唐書牛僧孺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
田數頃依以爲生則知隋之賜田至唐二百年而猶其子
孫守之若金帛之類廉祿之獻則早已化爲塵土矣國朝
正統中以武進田賜禮部尚書胡濙其子孫亦至今守之
故獨以爲獎廉之典莫善於此
○廉恥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
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
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
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

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爲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俛而不荅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閹然媚於世者能無愧哉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古人治軍之道未有不本於廉恥者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尉繚子言國必有慈孝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對武王將有三勝一曰禮將二曰力將三曰止欲將故禮者所以班朝治軍而兔罝之武夫皆本於文王后妃之化豈有淫掠竊牛馬而爲暴於百姓者哉

後漢書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己威化大行嗚呼自古以來邊事之敗有不始於貪求者哉吾於遼東之事有感

杜子美詩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一本作廉恥將詩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觀唐書言王佖爲武靈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壖先貯材木皆爲節帥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佖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併役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至今爲患由佖之黷貨也故貪夫爲帥而邊城晚開得此意者郢書燕說或可以治國乎

流品

晉宋以來尤重流品故雖蕞爾一方而猶能立國宋書蔡興宗傳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常侍如故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秋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弘爲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殷景仁劉湛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

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二事張衡傳僧還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時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敬赴假還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艫載沙門敬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遂正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敬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敬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訓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移吾牀遠客赳等失色而去世說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斅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世

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衆謂羊侃何有官者張僧亂係侃侃竟不前之曰我牀非閑人所坐自萬曆季年搢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於宵人（如汪文言一人為東林諸公大孙）詩字頒於輿皁至於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州陸沈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

重厚

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伍之哭語鄭棨之歇後詩昭緯之浣溪沙李邦彥之俚語俳曲莫不登諸巖廊用為輔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風流以為通脫而棟折榱崩天下將無所芘矣及乎板蕩之後而念老成（大雅）播遷之餘而思耆俊（文侯之命）庸有及乎有國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輕浮之士此移風易俗之大要也

侯景數梁武帝十失謂皇太子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張說論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今之詞人率同此病淫辭豔曲傳布閭門有如北齊陽俊之所作六言歌辭名為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者誘惑後生傷敗風化宜與非聖之書同類而焚庶可以正人心術

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颺之行步舒縱坐立傾倚謝靈運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後皆誅死而魏文帝體貌不重風尚通脫是以享國不永後祚短促史皆附之五行志以為貌之不恭昔子貢於禮容俯仰之間而知

兩君之疾與亂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揚子法言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

四明薛岡謂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推是言之可謂善教矣防與乃進乃誨之而引之有物有則之誡此以正蒙養之道也若陳顯達誡其諸子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

耿介

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

何云揚雄之語居此書之本旨也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則禮之所從反是謂之畔彼夫道若大路然堯桀之分必在乎此

・鄉原

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居漁父二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為也子雲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為莽大夫與

卜居漁父法語之言也離騷九歌放言也

・儉約

國奢示之以儉君子之行宰相之事莫先於此漢書許劭為郡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車歸家晉書蔡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為人所憚高平劉整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北齊李德林父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崔諶休假還鄉將赴吊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修整篤業不應辟命尚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減侍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時毛玠為東曹掾與選舉以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

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唐大曆末元載伏誅拜楊綰為相綰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劍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撤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坐中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每出入騶從百餘亦即日減損惟留十騎而已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繩氈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此則禁鄙人之奢後矣必於三年變雜邑之矜無煩乎三紀脩之身行之家示之鄉黨而已達豈遠乎哉

・大臣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陽黃金之論時人既怪其奢公孫布被之名直士復譏其詐則所以致其生平而定其實行者惟觀之於終斯得之矣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

與賓所引又稍須還使出路不敢觀者是數異是為

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而左氏稱之為忠，孔明以為無負者，誠以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賂也。夫居尊席腆，潤屋華身，亦人之常分，豈知高后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國而同敗邪？誠知夫大臣家事之豐約，關於政化之隆汙，則可以審擇相之方，而亦得富民之道矣。杜黃裳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譏；盧懷慎開元之庸臣，而以清貧見獎。是故貧則觀其所不取，此卜相之要言。

除貪

漢時贓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贓罪多於朝堂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睿宗太極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贓一匹已上，並先決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曰：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贓不在此限。然猶有左降遐方，謫官蠻徼者，而盧懷慎重以為言，謂屈法惠姦，非正本塞源之術。是知亂政同位，商后作其丕刑；貪以敗官，夏書訓之必殺。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

遠處當已到對是一官當據當出處

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黷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寶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贓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懲掊克之吏，特詔棄市。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贓

皇錄論當奏請量刑故當出處不能斷

世宗已盡其殺之可

此判正為左法去百致便而

其一也。大理以後，士大夫皆知飾簠簋而厲廉隅，蓋上有以勸之矣。石林燕語：熙寧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贓論死皆貸命杖脊黥配海島。子容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官，今杖而黥之，得無辱多士乎？乃詔免杖黥止流海外，自是遂為例。然恩貸之法亦漸以息矣。于文定慎行謂本朝姑息之政甚於宋世。敗軍之將可以不死，贓吏巨萬僅得罷官，而小小刑名反有執縛之寬，是輕重失之矣。蓋自永樂時贓吏謫令戍邊，宣德中改為運甎納米贖罪，浸至於寬，而不復究前朝之法也。宣德中都御史劉觀坐受贓數千金論斬，上曰刑不上大夫，觀雖不善，終不忍加刑，命遣戍遼東。正統遂多倖苟曲宥。嗚呼！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為吏者之毋貪，不可得也。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謂大臣者皆刀筆筐篋之徒，毛舉細故，以當天下之務，吏治何由而善哉！

北夢瑣言：後唐明宗尤惡貪吏，鄧州留後陶玘為內鄉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歷任告敕，長流綏州；亳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汴州倉吏犯贓，內有史彥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監倉犯贓，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盜我倉儲，蘇秦復生，說我不得。並戮之。以是在五代中號為小康之世。

冊府元龜：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為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止贖銅，敕旨李商招愆，俱在案款

大理定罪,備引格條,然亦事有所求,興理有所未盡。古之
立法,意在惜人,況自列聖相承,溥天無事,人皆知禁,刑罪
從輕。喪亂以來,廉恥者少。朕一臨寰宇,四換星霜,皆宣無
外之風,每革從前之弊。惟期不濫,皆守無私。奈爾不務養
民,專謀潤己,初聞告不公之事,作決彼獄頭,又爲奪有主
之莊田,捷其本戶。國家給州縣象印,祗爲行遣公文,而乃
將印曆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管務?宜將斯任
官杖殺。讀此敕文,明宗可謂得輕重之權者矣。

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沒剌以贓死於獄。上謂
其不尸諸市,已爲厚幸。貧窮而爲盜賊,盜不得已;三品職
官以贓至死,愚亦甚矣。其諸子皆可除名。夫以贓吏而錮

及其子,似非惡惡止其身之義。然貪人敗類,其子必無廉
潔,則世宗之詔亦未爲過。漢書言李固杜喬朋心合力,致
主文宣,而孝桓即位之詔有曰:贓吏子孫,不得察舉。豈非
漢人已行之事乎?

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中外官吏贓罪輕者決杖,
重者處死。

有廉吏之貪,有才吏之貪。唐書牛僧孺傳:穆宗初,爲御史
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中貴人爲之申理。帝曰:
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
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安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
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貪縱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

物於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

後漢書稱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
此近日爲寬厚之論者所持以爲口實,乃余所見數十年
來,姑息之政,至於綱解紐弛,皆此言貽之敝矣。嗟乎!范文
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

朱子謂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舍有罪爲仁。此
猶人主之以行赦爲仁也。孫叔敖斷兩頭蛇而位至楚相,
亦豈非陰德之報邪。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此今
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孫:有犯贓者不得
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孫者之法也。

貴廉

漢元帝時,貢禹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
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
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師古曰罪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亡無),故
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
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
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
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
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
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
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

可見爾時尚未有爲商賈以求利者

謏而善書者尊於朝詐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愼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謂諸侯相也守謂郡守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嗚呼今日之變有甚於此自神宗以來黷貨之風日甚一日國

維不張而人心大壞數十年於此矣書曰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必如是而後可以立太平之本

禹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賈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此議今亦可行自萬曆以後天下水利碾磑場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相沿以爲常事矣

禁錮姦臣子孫

唐太宗詔禁錮宇文化及司馬德戡裴虔通等子孫不令齒敘（貞觀七年正月戊子詔文見舊唐書）武后令楊素子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新書）唐至德中兩京平大赦惟祿山支黨及李林甫楊國忠王鉷子孫不原（書 肅）宋高宗即位詔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彥梁師成譚稹皆誤國害民之人子孫更不收敘（清波雜志）而章惇子孫亦不得仕於朝（宋史章惇傳）明太祖有天下詔宋末蒲壽庚黃萬石子孫不得仕宦賤養之象周鼎鑄杌之名楚書古人蓋有之矣竊謂宜令按察司各擇其地之奸臣一二人王法之所未加或加而未盡者刻其名於獄門之石以爲世戒而禁其後人之入仕九刑不忘百世難改亦先王樹之風聲之意乎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六月辛卯詔曰天地定位君臣之義以彰卑高既陳人倫之道斯著是用篤厚風俗化成天下雖復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芬芳無絕剖心

焚軀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諒由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至如趙高之殞二世董卓之鴆弘農人神所疾異代同憤況凡庸小豎有懷凶悖遐觀典策不誅夷辰州刺史長蛇縣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質晉藩煬帝以舊邸之情特相愛幸遂乃忘彼君親潛圖弑逆密伺間隙招結羣醜長戟流矢一朝竊發天下之惡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異時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投之四裔除名削爵遷配驩州（虔通歸鄉授滁州總管每自言身除隋室以爲大勳有矜望之色及得罪怨憤歲餘而死）（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七月戊申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長史唐奉義虎牙郎將高元禮以宇文化及之黨並除名徙於邊）

冊府元龜權萬紀為治書侍御史，貞觀四年正月，奏宇文智及受隋厚恩而殘棄君親，首為弒逆，人臣之所同疾，歷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衛左右，請從屏黜，以為懲戒。制可。大唐新語楊昉為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下所司理之昉判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應遠徙死者無宜更敘時人咸賞之

楊元禧傳載武后制曰：隋尚書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稟凶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惑亂君上，離間骨肉，搖動冢嫡，寧惟握蠱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蹯之釁，生為不忠之人，死為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竟族誅，斯則姦逆之謀，是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胤仍在，豈可復肩隨近侍，齒迹朝行。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並不得令任京官及侍衛。史言元禧忤張易之密奏左遷然此制自是當時公論

宋末蒲壽庚叛逆之事，皆出於其兄壽宬之謀。是時壽宬偽著黃冠野服，歸隱山中，自稱處士，以示不臣二姓，而密為壽庚作降表，令人自水門潛出送款於唆都。其後壽庚以功授平章，富貴冠一時，而壽宬亦居甲第。有投詩者云：劍戟紛紛扶主日，山林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皆時事，莫道山翁總不知。泉州府志嗚呼，今之身為戎首而外託高名者，亦未嘗無其人也。或欲蓋而彌彰，則無逃於三叛之筆矣。

家事

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木問范武子之德於趙孟，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媿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夫以一人家事之理，而致晉國之霸，士大夫之居家，豈細行乎。

史記之載貨殖曲任氏曰：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漢書載張安世曰：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後漢書載樊宏父重曰：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勠力，財利歲倍。今之士大夫知此者鮮，故富貴不三四傳而衰替也。

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躢大夫門，此霍氏之所以亡也。奴從賓客漿酒藿肉，此董賢之所以敗也。然則今日之官，評其先效之俳紀乎。

以正色立朝之孔父，而臨妻行路，禍及其君；以小心謹慎之霍光，而陰妻邪謀，至於滅族。夫綱之能立者鮮矣。

戎王聽女樂而牛馬半死，楚鐵劍利而倡優拙，秦王畏之。成帝寵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而漢業以衰；玄宗造寬

裳羽衣之曲而唐室遂亂今日士大夫纔任一官即以教戲唱曲爲事官方民隱置之不講國安得不亡身安得無敗

奴僕

顏氏家訓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僮八百誓滿一千唐李義府多取人奴婢及敗各散歸其家時人爲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潘岳西征賦曰混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太祖數涼國公藍玉之罪亦曰家奴至於數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風一登仕籍此輩競來門下謂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而其用事之人則主人之起居食息以至於出處語默無一不受其節制有甘於毀名喪節而不顧者奴者主之主者奴之嗟乎此六逆之所由來矣

漢書霍光傳任宣言大將軍時百官已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皆光奴）又曰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及顯寡居與子都亂（顯光妻）夫以出入殿門進止不失尺寸之人而溺情女子小人遂至於此今時士大夫之僕多有以色而升以妻而寵夫上有漸色之主則下必有丞弑之臣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是以欲清閨門必自馭僕始

嚴分宜之僕永年號曰鶴坡張江陵之僕游守禮號曰楚濱（古詩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而晉灼引漢語以爲馮殷則子都小字也）不但招權納賄而朝中多贈之詩文儼然與搢紳爲賓主名號之輕文章之辱至斯而極建國非此爲之嚴久乎

人奴之多吳中爲甚（史言呂不韋家僮萬人嫪毐家僮數千人今吳中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其專恣暴橫亦惟吳中爲甚有王者起當悉免爲良民而徙之以實遠方空虛之地士大夫之家所用僕役並令出貲雇募如江北之例（鄭曉言江淮以北今之奴婢古之并人也原當道以東制本無奴婢　奴婢皆是犯事者今沒中亦有其書謂之家人）則豪橫一清而四鄉之民得以安枕其爲士大夫者亦不受制於人可以勉而爲善政俗風淳其必自此始矣

閽人

顏氏家訓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爲士友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史記鄭當時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後漢書皇甫嵩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而六韜載武王之門銘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則古已言之矣觀夫後漢趙壹之於皇甫規高彪之於馬融一謁不面終身不見爲士大夫者可不戒哉

後漢書梁冀傳冀壽共乘輦車遊觀第內鳴鍾吹管或連繼日夜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今日所以門包常例昉於此

田宅

舊唐書張嘉貞在定州所親有勸立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何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歿後皆為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歎服此可謂得二疏之遺意者若夫世變日新人情彌險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後人無立錐之地者亦不可不慮也書又言馬燧貲貨甲天下既卒子暢承舊業屢為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申志廉諷暢令獻田園第宅順宗復賜暢中貴人逼取仍指使施於佛寺暢不敢吝晚年財產並盡身歿之後諸子無室可居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即暢舊第也（白樂天詩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

元微之詩蕭相深誠奉至尊舊居求作奉誠園秋來古巷無人埽樹滿空牆閉戟門　通鑑作奉誠園又以為馬燧之第蓋誤按馬璘傳天寶中貴戚第宅雖極奢麗而垣屋猶存制度然衛公李靖家廟已為嬖臣楊氏馬廄矣及安史之亂法度隳弛內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窮乃止璘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德宗踐祚條舉格令第舍不得踰制仍詔毀璘中堂及內官劉忠翼之第璘之家園進屬宮司自後公卿賜宴多於璘之山池子弟無行家財尋盡冊府元龜貞元十八年一月朔賜群臣會宴於延康坊故馬璘池亭自後每遇令節皆然則二馬身後事略同然謂之故馬璘池亭而不曰奉誠園也　雍錄奉誠園在安邑坊本馬燧宅燧子暢獻之）

王鍔家財富於公藏及薨有二奴告其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憲宗欲遣中使詣東都簡括以裴度諫而止稷後為德州刺史廣齎金寶僕妾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而圖之教本州軍作亂殺稷納其室女以伎媵處之吾見今之大家以酒色費者居其一以爭鬪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又居其一而三桓之子孫微矣

三反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彌謙彌偽彌親彌汎彌奢彌吝

召殺

巧召殺忮召殺吝召殺

南北風化之失

江南之士輕薄奢淫梁陳諸帝之遺風也河北之人鬭很劫殺安史諸凶之餘化也

南北學者之病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

范文正公

史言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文正自作鄠郊友人王君墓表云今兹方而貧終滿坐歸鼓在庭白髮延邀對酒鮮樂或如圭峰月下倚高松聽長笛欣然忘天下之際乎馬文淵少有大志及至晚年猶思建功邊隅而浪泊西里見飛鳶跕跕墮水中終思少游之言古今同此一轍（王荊公詩當矣京師傳各但知鄉里勝壺頭）阮嗣宗詠懷詩所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者也若夫知幾之神處亢之正聖人當之亦必有道矣

辛幼安

辛幼安詞小草舊曾呼遠志故人今有寄當歸此非用姜

伯約事也吳志太史慈東萊黃人也後立功於孫策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但貯當歸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淪落之歎亦康顧思用趙人之意爾觀其與陳同甫酒後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

○士大夫晚年之學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仙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閒正宜進德修業以補從前之闕而知不能及流於異端其與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孳孳為利之心則一而已矣宋史呂大臨傳富弼致政於家為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位之進退年之盛衰而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為未盡善輕禮義為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顛顇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弼謝之以迄歸大老而受後生之箴規良不易得也

唐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號州朱陽縣丞郭僊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可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為道士

日知錄　卷之十三

士大夫家容僧尼

冊府元龜唐玄宗開元二年七月戊申制曰如聞百姓家多以僧尼道士為門徒往還妻子無所避忌今江南尚有門徒之稱或詭託禪觀妄陳禍福爭涉左道深斁大猷自今已後百官不得輒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皆於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唐制百官齋日雖在寺中不得過僧張籍寺宿齋詩云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官禁與僧相見院院開門不得過

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以右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

日知錄　卷之十三

○貧者事人

貧者不以貨事人然未嘗無以自致也江上之貧女常先至而埽室布席陳平侍里中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古人之風吾黨所宜勉矣

分居

宋孝建中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殷啓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居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忌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當日江左之風便已如此魏書裴植傳云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

數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隋盧思道聘陳嘲南人詩曰共甑分炊飯同鐺各煮魚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輕急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冊府元龜唐肅宗乾元元年四月詔百姓中有事親不孝別籍異財玷污風俗虧敗名教先決六十配隸磧西有官品者禁身聞奏宋史太祖開寶元年六月癸亥詔荊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二年八月丁亥詔川峽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巳禁川峽民父母在出爲贅壻眞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戊辰詔誘人子弟析家產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於敦民厚俗之意可謂深且篤矣遼史聖宗統和元年十一月詔民有父母在別籍異居者坐罪若劉安世劾章惇父在別籍異財絕滅義禮則史傳書之以爲正論馬亮爲御史中丞上言父祖未葬不得別財異居李元綱厚德錄乃今之江南猶多此俗人家兒子娶婦輒求分異而老成之士有謂二女同居易生嫌競式好之道莫如分爨者豈君子之言與史記言商君治秦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又言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以爲國俗之敝而陸賈家於好畤有五男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其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後人或謂之爲達至唐姚崇遺

書言忍字乃人之[illegible]忍非謂家長也

令以達官身後子孫失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欲倣陸生之意預爲分定將以絕其後爭嗚呼此豈世之意也

漢桓帝之世更相濫舉時人爲之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抱朴子當世之俗猶以分居爲恥若吳之陳表世爲將督兒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世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母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寤雍穆可以見東漢之流風矣

陳氏禮書言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繫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寖淫後世習以爲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服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爲義門豈非名生於不足歟

應劭風俗通曰凡兄弟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然非中庸之行而今人以爲難能者哉

五雜組言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豀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但不聽婦人言耳此格

論也雖百世可也

唐玄宗天寶元年正月敕如聞百姓有戶高丁多苟爲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賦丁孝假與免差科（謂應賦之下戶父母亡則免差科謂之孝假按此役用大兩免[illegible]若羅[illegible]則不徵其賦者也）可謂得化民之術者矣

父子異部

三國志言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今之江浙之間多有此風一入門戶父子兄弟各樹黨援兩不相下萬曆以後三數見之此其無行誼之尤所謂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者矣

生日

生日之禮古人所無（余昔年讀[illegible]門生日有致禮書啓小序[illegible]今之達子孫諸君臣民[illegible]）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爲制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illegible]）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脩容（元帝所生母）薨後此事亦絕是此禮起於齊梁之間逮唐宋以後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崇飾此日開筵召客賦詩稱壽而於昔人反本樂生之意去之遠矣

陳思王植

陳思王植初封臨菑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文帝恨之（魏志蘇則傳）司馬順（字子[illegible]）宣王第五弟通之子初封習陽亭侯（魏志杜恕傳注引晉書作龍陽）及武帝受禪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滕王瓚隋高祖母弟周宣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政瓚聞召不從曰作隨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邠廣王全昱全忠之兄全忠稱帝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矣以博爲帝不懌而罷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願者乃在於與代之懿親其賢於硃將之士勸進之臣遠矣（[illegible]）

降臣

記言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說苑言楚伐陳陳西門燔使其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軾戰國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illegible]）下及漢魏而馬日磾（[illegible]）于禁之流至於嘔血而終不敢靦於人世時之風尚從可知矣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或

稱謂既此說一行則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讎行若
狗彘而不之愧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序平生以爲榮
滅廉恥而不顧者乎春秋僖十七年齊人殲于遂穀梁傳
曰無遂則何以言遂其猶存遂也故王蠋死而田單復齊
弘演亡而桓公救衞此足以樹人臣之儀而降城亡子不
齒於人類者矣[illegible]
[illegible]
楚漢之際有鄭君見史記鄭當時傳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
悉令諸籍臣名籍[illegible]鄭君獨不奉詔於是盡拜
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金哀宗之亡參政張天綱見執
於宋有司令供狀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
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嗚呼豈不
賢於少事僞朝者乎

唐肅宗至德三年正月大赦詔自開元已來宰輔之家不
爲逆賊所污者與子孫一人官

本朝

古人謂所事之國爲本朝魏文欽降吳表言世受魏恩不
能扶翼本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厝又如吳亡之後而蔡洪
與刺史周俊書言吳朝舉賢良是也顏氏家訓先君先大
人皆未還建業舊山旅葬江陵東郭之[illegible]承
聖末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
北地燒埏爲甓會本朝淪覆遂至于此之推仕歷齊周及隋而
猶稱梁爲本朝蓋臣子之節無可移易而當時上下亦不
以爲嫌者矣
舊唐書劉昫撰昫爲石晉宰相而其職官志稱唐曰皇朝
后皇家曰國家經籍志稱唐曰我朝
宋胡三省注資治通鑑書成於元至元時注中凡稱宋皆
曰本朝曰我宋其釋地理皆用宋州縣名惟一百九十七
卷蕃牟城下注曰大元遼陽府路遼東城下注曰今大元
遼陽府二百六十八卷順州下曰大元順州領懷柔密雲
二縣二百八十六卷錦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於錦州置
臨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路二百
八十八卷建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建州領建平永霸二
縣屬大定府路以宋無此地不得已而書之也

書前代官

陶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顏延之爲宋臣乃其作誄
止云有晉徵士真定府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立其末云
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齊亡入周周亡入隋
而猶書齊官韓偓自書哀郡君祭文書甲戌歲書前翰林
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偓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猶書
唐官而不用梁年號[illegible]
宋史劉豫傳豫改元阜昌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僞年
號亦猶如之節

日知錄卷之十三

共子爲三祖太甲太宗太戊中宗武丁高宗故

以左氏躋僖公傳証之則兄弟相爲後者有

兄弟不相爲後

商之世兄終弟及故十六世而有二十八王如仲丁外壬河亶甲兄弟三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未知其廟制何如商書言七世之廟賀循謂殷世有二廟三宗不毀與七室則當祭六廟而已（徐邈亦云若兄弟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爲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唐書禮樂志自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睿宗玄宗肅宗代宗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爲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相爲後不得爲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復入太廟禮官（舊史亦但言禮儀使）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潁川（豫章府君宣帝之曾祖潁川府君宣帝之祖）

（惠帝崩遷豫章元帝即位以右升懷帝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以兄弟爲世數故也元帝時已遷豫章潁川明帝崩又遷潁川簡文帝立復豫）後皆復祔此故事也議者又言廟室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開元初奉中宗別廟）禮官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升肅宗爲第七室）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爲限而無常數也於是復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代

何休解公羊傳文公二年躋僖公謂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據大祫如此則廟中昭穆之序亦從之而不易矣

鄞萬斯大本之立說謂廟制當一準王制之言太祖而下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爲父死子繼之常也則一廟一主其爲兄弟相繼之變也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匠人營國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則知同廟異室古人或已有通其變者正不可指爲後人之臆見也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然則賀循之論可爲後王之式矣

宣宗之立宦官爲之其人何以考之事故書有

立叔父

左傳昭十九年鄭駟偃卒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瑕駟乞）子產對晉人謂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是叔父繼其兄子唐宣宗之爲皇太叔蓋昉於此矣

繼兄子爲君

晉元帝大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理不安乃行親獻可謂得春秋之意者矣

太上皇

秦始皇本紀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是死而追尊之號猶周曰太王也漢則以爲生號而後代並因之矣曲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或舉武王爲難鄭康成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迹興焉不可以一概論也若夏禹殷湯則不然矣據此則漢高帝於太上皇尊而不諡乃爲得禮其追尊先媼爲昭靈夫人皆亦號而非諡也

皇伯考

魏孝莊帝追尊其父彭城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爲伯考臨淮王彧表諫曰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舂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絕服猶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所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自茲而降世秉威權景文二王實傾曹氏故晉武繼文祖宣於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祫失序致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皇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

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又表言爰自上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若去帝稱皇求之古義少有依準不納此惟嘉靖中追崇之典與此正同襲興午之稱名用考叔之故事益并非張桂諸臣之初意矣

除去祖宗廟諡

漢惠帝從叔孫通之言郡國多置原廟元帝時貢禹以爲不應古禮永光四年下丞相韋玄成等議以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後魏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鄴人生世祖及即位追尊爲穆皇后配享太廟又立后廟於鄴高宗時相州刺史高閭表修后廟詔曰婦人外成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太姒之饗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是古人罷祖宗之廟而不以爲嫌也王莽尊元帝廟號高宗成帝號統宗平帝號元宗中興皆去之後漢和帝號穆宗安帝號恭宗順帝號敬宗桓帝號威宗桓帝尊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安帝尊祖母宋貴人曰敬隱皇后順帝尊母李氏曰恭愍皇后獻帝初平元年左中郎將蔡邕議孝和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正據禮和安順桓四帝不宜稱宗又恭懷敬隱

恭愍三皇后非正嫡不合稱后皆請除尊號制曰可唐高宗太子弘追諡孝敬皇帝廟號義宗開元六年將作大匠韋湊上言漢禮不合稱宗於是停義宗之號是古人除祖宗之號而不以爲忌也後世之文日盛有增無損德宗初立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壼始增祖宗之諡玄宗末姦臣竊命列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故也故諡多不爲褒少不爲貶今列聖諡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以下並從初諡睿宗曰聖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

[illegible]

袁修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不去皆已刊勒不可悔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冊諡也自此宗廟之廢諡號之繁沿至本朝遂成故典而人臣不敢議矣

稱宗之濫始於王莽之三宗稱祖之濫始於曹魏之三祖唐王彥威所謂叔世亂象不可以訓者也

漢人追尊之禮

太上皇高帝父也皇而不帝（師古曰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又引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戾太子悼皇考孝宣之祖若父也太子皇考而不帝舂陵節侯鬱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令光武之高曾若祖父也侯而不帝太守都尉而不帝君而不帝此皆漢人近古而作備者定附其皇一議也

孝宣即位思戾悼之名不為踰諡亦無一人更言泉鳩里事此見漢人醇厚後代則必而思怨相尋反復之報中於國家者多矣（[illegible]）

諡法

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為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然諡之曰昭亦但取其習於威儀爾諡法容儀恭美曰昭按周之昭王南征不復晉昭侯鄭昭公宋昭公蔡昭侯皆見弒於其臣是昭非饗國克終之諡也此外齊昭公曹昭公許昭公亦無可稱而周之甘昭公以罪見殺至楚昭王燕昭王秦昭襄王漢孝昭帝始以為美諡而唐之昭宗亦見弒

追尊子弟

古人主但有追尊其父兄無尊其子弟者唯秦文公太子卒賜諡為竫公唐代宗追諡其弟倓為承天皇帝

內禪

左傳齊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為君會諸侯伐鄭史記趙武靈王傳國於子惠文王自稱主父此內禪之始

竹書紀年夏帝不降五十九年遜位于弟扃帝扃十年帝不降陟然不可考矣

御容

唐玄宗於別殿安置太宗高宗睿宗御容每日侵早具服朝謁（見冊府元龜[illegible]）此今日奉先殿之所自立也宗廟之禮人臣不敢輕議然竊以為兩廟二主非嚴敬之義豈唐書所謂王璵稼生事亡（傳 韋彤）而未察乎神人之道者乎

封國

唐宋以下封國但取名而不有其地明代亦然然名不可不慎趙府有江寧王代府有深陽王遼府有句容王韓府有高淳王而楊洪封昌平伯石亨李偉封武清伯張輗封文安伯曹義封豐潤伯施聚封懷柔伯金順羅秉忠封順義伯谷大亮封永清伯蔣輪封玉田伯此皆赤畿縣名而以為諸王臣下之封何也南齊書文惠太子子昭秀封臨海郡王通直常侍庾曇隆啟曰周定郡邑天子置畿內之民漢都咸陽三輔為社稷之衛中晉南遷事移威弛近

郡名邦多有國食采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列封而孝武末年分樹寵子苟申私愛有乖訓典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古聖明御寓禮舊為先畿內限斷宜遵昔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遂改封昭秀為巴陵王昭胄臨海郡以揚州王畿故也豈有以神州赤縣之名而加之支庶者乎

宋時封國大小之名皆有準式而陸務觀謂曾子固封曲阜縣子謝任伯封夏陽縣伯曲阜今仙源縣夏陽今城父縣方疏封時已無此二縣以為詞封之失職有司則草略殊甚即郡王封號而或以府或以州或以縣或以古縣或但取美名初無一定之例名之不正莫甚於今代

乳母

舊唐書哀帝天祐二年九月內出宣旨妳婆楊氏可賜號昭儀妳婆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妳婆王氏先帝已封郡夫人今准楊氏例改封中書門下奏曰臣聞周制宮職夫人只列三人漢氏後宮之號十有四位元帝特置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至於列名從稱夫人亦無裂土剖符之號以胙紐郭後鄭翊贊帝之功子孫但受厚賞而無封國後漢順帝封阿母宋氏為山陽君則致漢陽地震安帝封乳母王聖為野王君亦致地震京師晉室中興乳母阿蘇有保元帝之功賜號保聖君初無爵邑但擇美名至高齊陸令萱以乾阿妳號曰郡君唐則天朝中宗神龍元年封乳母于氏為平恩郡夫人景龍四年封尚食高氏為脩國夫人封爵之失始自於此後睿宗下詔封玄宗乳母蔣氏為吳國夫人莫氏為燕國夫人歷載以來寖為訛弊伏以陛下重興寶運再闢丕圖奉高祖太宗舊章行往代賢君故事今則宜授乳母為郡夫人竊惟四海九州之內有功勞安社稷者得不對室家而應於所命之爵乎臣等參詳妳婆楊氏王氏雖居湯推燥並彰保養之勤而胙土分茅且異疏封之例況昭儀內侍燕寢位列宮嬪夫人則亞列妃嬙供奉左右豈可以嬪御之號增榮於阿保授之典禮良有乖違其楊氏望賜號安聖君王氏望賜號福聖君第二王氏望賜號康聖君從之參用冊府元龜當國命贊旋權臣問罪之印而執議若此有明白永樂中封乳母馬氏為保聖賢順夫人實錄永樂七年三月庚辰追封乳母保聖賢順夫人馬氏列宗因之遂為成例而奉聖夫人客氏遂與魏忠賢表裏擅權甚於漢之王聖矣

聖節

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年十二月癸未上謂司徒長孫無忌等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為歡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其時無所謂聖節也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宴百僚於花

萼樓下百寮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為令從之十八年閏六月辛卯禮部奏請千秋節休假三日及村閭社會並就千秋節先賽白帝報田祖然後坐飲散之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已上金鏡珠囊縑綵五品已下束帛有差上賦八韻詩又制秋景詩此節名酺宴之所起也杜甫詩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謂此新唐書禮樂志千秋節者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節而君臣共為荒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為盛其後巨盜起陷兩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苑囿遂以荒堙獨其餘聲遺曲傳人間聞者為之悲涼感動蓋其事適足以為戒而不足考法故不復著其詳肅宗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史不書置節年月上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為佛菩薩力士為金剛神王

名大臣膜拜圍繞自後相沿以為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於麟德殿德宗貞元十二年復命以儒士參之此齋醮之所起也冊府元龜開元二十二年八月癸巳千秋節命諸學士及僧道講論三教同異則玄宗時先行之代宗永泰二年十月上降誕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用珍玩名馬計二十餘萬自是歲以為常後增至百餘萬此進獻之所起也穆宗元和十五年七月乙巳勅以今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奉迎皇太后於宮中上壽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韋綬傳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載誕請以是日百官詣光順門賀太后然後上皇帝壽從之宰臣奏古無生日稱賀之儀其事遂寢元稹長慶集有賀降誕日德音狀考冊府元龜長慶元年七月庚子仍行此禮而史遺之也又云敬宗寶曆元年六月勅停此禮文宗太和七年十月壬辰上降

誕日僧徒道士講論於麟德殿賀日御延英上謂宰臣曰降誕日設齋相承已久未可便革朕雖置齋會惟對王源中等暫入殿源中為翰林學士至僧道講論都不臨聽宰臣路隨等奏誕日齋會本非中國教法臣伏見開元十七年張說源乾曜請以誕日為千秋節內外宴樂以慶昌期頗為得禮上深然之宰臣因請以十月十日為慶成節從之開成二年九月甲申詔以慶成節朕之生辰天下錫宴庶同歡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自今錫宴蔬食任陳脯醢永為常例又勅慶成節宜令京兆尹准上巳重陽例於曲江會文武百寮其延英奏事權停太和九年後則江頭紫雲樓仍許公卿士大夫之家於江頭立亭館自是武宗為慶陽節宣宗為壽昌節懿宗為延慶節僖

宗為應天節昭宗為嘉會節哀帝為乾和節並冊府元龜然則此禮始於玄文二宗成於張說源乾曜路隨三人之奏而後遂編於令甲傳之百代矣

冊府元龜載開元十七年尚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率文武百官等上表曰臣聞聖人出則日月記其初王澤深則風俗傳其後故少昊著流虹之感商湯本玄鳥之命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修道祖之錄追始樂原其義一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氣合神九龍浴聖清明總於玉露爽朗冠於金天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常星不見之夜祥光照室之期羣臣相賀曰誕聖之辰也焉可不以為嘉節乎比夫曲水禊亭重陽射圃五日綵線七夕粉筵豈

何不并朝賀辭之禮乎
前十三年[illegible]

同年而語也臣等不勝大願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著之令甲布於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絲結承露囊更相遺問村社將壽酒宴樂名為賽白帝報田神上明玄天光啟大聖下彰皇化垂裕無窮異域占風同見美俗帝手詔報曰凡是節日或以天氣推移或因人事表記八月五日當朕生辰感先聖之慶靈荷皇天之眷命卿等請為令節上獻嘉名勝地良遊清秋高興百穀方熟萬寶以成自我作古來無越禮朝野同歡是為美事依卿來請宜付所司（舊唐書不錄）

太祖實錄洪武五年八月庚辰詔天下進賀聖節冬至表

箋上曰正旦為歲之首人君法天出治臣下進表稱賀禮亦宜之生辰冬至於文繁矣昔唐太宗謂生辰是父母劬勞之日況朕早孤每於是日不勝悲愴忍受天下賀乎宜皆罷之自是每聖節之日齋居素食不受朝賀十三年七月韓國公李善長等累表上請然後許之其年九月乙巳上御奉先殿受朝賀宴羣臣於華蓋殿歲以為常然而不受獻不賦詩不賜酺不齋醮則聖諭所云勉從中制者也

君喪

世謂漢文帝之喪以日易月考之於史但行於吏民而未嘗槩之臣子也詔曰令到吏民三日釋服天子之喪皆齊衰三月而今以三日故謂之以日易月也又曰殿中當臨者旦夕各十五舉音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已下者下棺謂已葬也自始崩至於葬皆衰及葬已而大功而小功而纖以示變除之漸自始崩至於葬既無定日（劉攽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後世遂以日易月又不逆計葬之日皆大繆也）而已葬之後變為輕服則又三十六日總而計之則又百餘日矣此所以制其臣子者未嘗以日易月也至於臣庶之喪不為制禮而聽其自行或厚或薄（魏其武安傳言欲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是知漢初未定服制）然三年之喪其能行者鮮矣（孟子滕文公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喪紀之廢已久）是史書所記公孫弘後母卒服喪三年（史記本傳）

哀帝時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益封萬戶（漢書本紀）原涉父死行喪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俠傳）銚期父卒服喪三年韋彪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並後漢書本傳）鮑昂處喪毀瘠三年服闋遂潛於墓次（鮑永傳）薛包為父及後母行六年服喪過乎哀（劉趙淳于傳）此從其厚者矣翟方進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漢書本傳）此從其薄者矣東海王臻及弟蒸鄉侯儉每卒皆吐血毀眥至服練紅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後漢書本傳）袁紹生而父死弱冠除濮陽長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三國志注引英雄記後漢書作）此失之前而追行於後者矣薛宣為丞

蔡氏以漢時服制但爲未仕者而已入仕者臨之未知是否

[illegible]

祖弟修爲臨菑令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宜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修遂竟服此一門之內而厚薄各從其意者矣（漢書本傳）然而哀帝綏和二年詔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漢書本紀）而應劭言漢律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楊雄傳注）是其所以訓之臣庶者未嘗不以三年爲制也若夫君喪之禮自戰國以來固已久廢文帝乃著之爲令以示百姓之舉而反以蒙後代無窮之譏（平帝崩王莽令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至唐玄宗肅宗之喪遂改爲初崩之後二十七日（唐書崔祐甫傳常袞之議云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文皇帝崩遺詔亦三十六日群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崩如漢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玄宗肅宗崩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益變而逾知而亦不無追咎夫漢文之

作俑矣

晉書羊祜傳文帝崩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漢文除之今主上天縱至孝雖奪服實行喪禮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人主遂服不猶善乎玄曰此爲有父子而無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止傅玄之言所謂禦人以口給者也不能緣人主之孝思善推其所爲以立一王之制而從以衍流俗之失（晉書）未幾而賈后殺姑劉石更帝豈非諂諛之不務哉

後秦姚興母虵氏卒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卽吉尚書郎李嵩上疏言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興從之若（[illegible]）傅玄羊祜之見其不及姚興之臣遠矣

宋神宗崩范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爲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月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月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illegible]）非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

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卽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群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寧宗小祥詔群臣服純吉真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備當時不幷究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群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侂冑柄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轎不以文繡此於群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止然迄未有能酌三代聖王之遺意而立爲中制者

楊用修曰：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百姓有爵命者也，爲君斬衰三年，禮也。四海遏密八音，戚不下庶人，且有農畝服賈力役之事，豈能皆服斬衰？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

朱子作君臣服議曰：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疏，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當參度人情，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疏之等，以爲降殺之節。且以嫁娶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二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而宜於今，庶乎其可行矣。

太倉陸道威（世儀）嘗擬爲君喪五服之制，其略爲：嗣君及勳戚大臣斬衰三年；文武官一品以下斬衰期年；四品以下斬衰九月；七品以下斬衰五月；士庶人總衰三月。庶君臣之情不至遼隔相絕，而服有降殺，亦不至扞格難行。蓋本朱子之意，而實因於漢孝文所云，君臣各以親疏貴賤遠近爲除服之差，庶幾漸近於古而易行於今之說。然歷代

以舊本此卷服制錄於　爲人子之子則大夫乃其　闕也曾以此補之

之制亦未嘗不然。所謂爲君斬衰三年者，諸侯爲天子，卿大夫爲其國君，家臣爲其主；若庶人之爲其國君，但三月。（白虎通曰：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恩淺，故三月而已。又曰：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深淺遠近，故制有日月。服問曰：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註曰：不服，與畿外之民同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則總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此言國君之喪。）正義以爲位尊恩重、位卑恩輕之等。檀弓曰：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是其所以別親疏、明貴賤者，則固有不同矣。今自天子之外，別無所謂國君，而等威之辨則未嘗有異於古，苟稱情而制服，使三代之禮復見於今日，而人知尊君親上之義，亦厚俗之一端也。（朱子曰百官如喪考妣此）

　末

其本分則[illegible]遏密八音則盡論之則寫過也爲天子
年之喪則是喪內諸侯之國則不然[illegible]爲君爲父但
喪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illegible]名大夫之邑以大
君大夫以諸侯爲君諸侯大夫以天子爲君各爲其君服
諸侯之大夫卿爲大夫三月[illegible]無一斬故也
喪內者爲天子齊衰三月[illegible]服公之喪諸達
長杖達官謂通於君得參[illegible]以其長其杖其
不杖可知[illegible]後毋不封[illegible]下一統百姓當
子何服曰三月[illegible]有遠[illegible]爲天者
遠聞喪有先後然亦不遏三月

喪禮主人不得升堂

濟陽張爾岐言：今人受弔之位，主人伏哭於柩東，賓入門北面而弔，拜畢，主人下堂北向拜賓，相習以爲定位，鮮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柩東，婦女當在何所？弔女賓至，主人避之否乎？主人避，而女賓又至，又將何所伏而待乎？既失男女內外之位，又妨主賓拜謝之節。考之士喪禮，主人

人坐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此未斂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賓則升降自西階即位於西階東南面拜之因已不待賓於堂上矣及其旣斂而殯也居門外倚廬唯朝夕哭乃入門而與其入門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即不復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時即位於堂南上者唯婦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柩東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婦之位也若依周公孔子之故未斂以前則以柩東爲位旣斂而殯則堂下直東序西面是其位也主人正位於此則內外之辨賓主之儀無適而不當矣

南宋孔秀之遺令曰世俗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

居喪不弔人

禮父母之喪不弔人情有所專而不及乎他也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穀梁子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天子之喪猶可以不弔而況朋友故人之喪乎孔氏曰若有服者弔往哭或疑末世政重事繁有喪之人不能不出獨此禮有所難行是亦必待旣葬卒哭之後或庶乎其可耳

像設

古之於喪也有重於祔也有主以依神於祭也有尸以象神而無所謂像也左傳言嘗於太公之廟麻嬰爲尸孟子亦曰弟爲尸而春秋以後不聞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設君室之文尸禮廢而像事興蓋在戰國之時矣漢文翁成都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蹠向後屈膝當前七十二弟子侍於兩旁朱子白鹿洞書院只作禮殿依開元禮臨祭設席不立像

正統三年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奏南嶽衡山神廟歲久頹壞塑像剝落請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內築壇壝外立廚庫繚以周垣附以齋室而去其廟宇塑像則禮制合經神祇不瀆事下禮部尚書胡濙以爲國初更定神號不除像設必有明見難以准行令按鳳陽縣志言洪武三年詔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前

時所塑像一皆毀去未幾又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却畫雲山圖像在兩廊者泥在兩廊壁上千載之陋習爲之一變後人多未之知嘉靖九年詔革先師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違多於殿內添砌一牆置像於中以塞明詔甚矣愚俗之難曉也

宋文恪訥國子監碑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陋習乃革是則太祖已先定此制獨未通行天下爾

從祀

周程張朱五子之從祀定於理宗淳祐元年顏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於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後國無異論士無異習歷元至明先王之統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

十哲

孟子言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慈谿黃氏震曰門人以有若言行氣象類孔子而欲以事孔子之禮事之有若之所學何如也曾子以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非有若之所可繼而止之耳非貶有若也有若雖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門之所推尚一時無及有若可知咸淳三年升從祀以補十哲衆議必有若也祭酒為書力詆有若不當升而升子張宋史度宗紀咸淳三年正月戊申封顓孫師陳國公升十哲位不知論語一書孔子未嘗深許子張按理宗作原贊子贊其末論云取有違作戒後人則亦不足之辭據孟子此章則子張正欲事有若者也陸象山天資高明指心頓悟不欲人從事學問故嘗斥有子孝弟之說為支離奈何從其說者不察而翻攻之於千載之下邪當時之論如此愚按論語首篇即錄有子之言者二而與曾子並稱曰子門人實欲以二子接孔子之傳者傳記言孔子之卒哀公誄之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其為魯人所重又可知矣十哲之祀允宜釐正孟子不曰有若似孔子而曰有若似聖人史記乃云有若狀似孔子謬甚

嘉靖更定從祀

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也桑之祭先蠶也學之祭先師也一也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二人太宗紀無賈逵止二十一人今依禮儀志儀志又按唐六典國子監名有貢舉貞觀二十一年勅七十二子並從祀顏子配祀已從其十哲先儒二十二人六典則不錄也而可宗像云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二十二賢則非錄也代用其書垂於國冑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宣尼廟堂蓋所以報其傳註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謂得古人敬學尊師之意者矣神宗元豐七年始進荀況揚雄韓愈三人此三人之書雖有合於聖人而無傳註之功不當祀也祀之者為王安石配享王雱從祀地也宋史禮志神宗元豐七年從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言以孟子同顏子配享於文宣王殿封荀況蘭陵伯揚雄成都伯韓愈昌黎伯並從祀於左丘明等二十二賢之間徽宗政和三年封王安石舒王配享

理宗寶慶三年進朱熹淳祐元年進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景定二年進張栻呂祖謙度宗咸淳三年進邵雍司馬光以今論之唯程子之易傳朱子之四書章句集註易本義詩傳及蔡氏之尚書集傳胡氏之春秋傳陳氏之禮記集說是所謂代用其書垂於國冑者爾成化三年五月乙丑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奏南軒之論語解東萊之讀詩記抑又次之而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亦羽翼六經之作也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禮之功蓋其豐昵之失而逞私妄議輒為出入殊乖古人之旨去戴聖劉向馬融賈逵何

休王肅王弼杜預又以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改祀於其鄉二十二人之中惟存九人成化初劉定之議以爲方丘明以下經師二十二人雖其中不無可議然當世衰道微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魏晉之時而此二十二人者守其遺經轉相傳授講說甚擇各端其本以待後之學者則其為功亦不細文武成康之子孫衰替微弱無所振作尚能保守宗祀之禮以闢居春秋戰國不亡而幸存者也禮猶大違之宗祀當之況小失乎又見竊以為仲尼素王也七十子助其創業者也二十二經師則其承統者也夫以一事之瑕而廢傳經之祀，則宰我之短喪，冉有之聚斂，亦不當列於十哲乎。棄漢儒保殘守缺之功，而奉末流論性談天之學，於是語錄之書日增月益，而五經之義委之榛蕪。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貞觀之制乎。

嘉靖之從祀，進歐陽修者，為大禮也，出於在上之私意也。進陸九淵者，為王守仁也，出於在下之私意也。與宋人之進荀楊韓三子，而安石封舒王配享，同一道也。

成化四年，彭時奏謂漢晉之時，道統無傳，所幸有專門之師講誦聖經，以詔學者，斯文賴以不墜。此馬融范甯諸人雖學行未純，亦不得而廢。

祭禮

陸道威著思辨錄，欲於祭禮之中而寓立宗之意，謂古人最重宗子。然宗子欲統一族衆，無如祭法。文公家禮所載祭禮，雖詳整有法，顧惟宗子而有官爵及富厚者方得行之，不能通諸貧士。又一歲四合族衆，繁而難舉，無差等隆殺之別。愚意欲倣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為宗祭法：歲始則祭始祖，凡五服之外皆與，大宗主之；仲春則祭四代，以高祖為主，曾祖以下分昭穆居左右，合同高祖之衆，繼高之宗主之；仲夏則祭三代，以曾祖為主，祖考則分昭穆居左右，合同曾祖之衆，繼曾之宗主之；仲秋則祭二代，以祖為主，考妣居左昭位，合同祖之衆，繼祖之宗主之；仲冬則祭一代，以考為主，合同父昆弟，繼禰之宗主之。皆宗子主祭，而其餘子則獻物以助祭。不惟愛敬各盡，而祖考高曾，隆殺有等，一從再從，遠近有別，似於古禮，初無所倍。或曰：高曾祖考，祭則俱祭，古人具有成法，不當隨時加損。答之曰：凡禮皆以義起。禮有云：上殺、旁殺、下殺。中庸言親親之殺，是古人於禮凡事皆有等殺。兄喪禮服制，父母皆服三年，而高祖則齊衰三月，此今律文。是喪禮已有等殺，何獨於祭禮不可行乎。此雖臆見，恐不無補於風教也。

女巫

周禮，女巫舞雩，但用之旱暵之時，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禮記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此用女巫之證也。漢因秦，故郊廟祀用女巫。後魏郊天之禮，女巫升壇搖鼓，帝拜，后肅拜。杜岐公曰：道武帝本代北部落，東下山東，足為戎武之士，其時用事大臣崔浩、李順、李孝伯等，多是謀猷之士，少有通儒碩學，所以郊祀上帝，六宮及女巫預焉。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二月乙巳，詔曰：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

所致令祀典褻黷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牲歌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者也自今以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大金國志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二月詔曰襲著邊鄙多事南方未賓致令孔廟頹落禮典陵遲女巫雜覡淫祀違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違制論

唐書黎幹傳代宗時爲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毁土龍

日知錄卷之十四

日知錄卷之十五

陵

古王者之葬稱墓而已左傳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書傳亦言桐宮湯葬所官家人掌公墓之地並言墓不言陵及春秋以降乃有稱丘者楚昭王墓謂之昭丘趙武靈王墓謂之靈丘而吳王闔閭之墓亦名虎丘蓋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無聞焉史記趙世家肅侯十五年起壽陵秦本紀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壽陵始有稱陵者（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言園邑之興始自彊秦通典襄陵有晉襄公之陵）至漢則無帝不稱陵矣宋施宿會稽志曰自先秦古書帝王墓皆不稱陵而陵之名實自漢始非也

墓祭

太甲之書曰王徂桐宮居憂此古人廬墓之始（當作居憂之地以爲廬墓則非）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此古人祭墓之始（史記周本紀武王上祭於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然事之言不時俗）禮記言古不墓祭宗子去在他國事之變也將祭而爲壇禮之權也秦興西戎宗廟之禮無聞而特起寢殿於墓側（見漢官儀宋書禮志漢氏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前廟後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漢之西京已崇此禮叔孫通傳言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師古曰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爲之）韋玄成傳言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

[illegible]

[illegible]非人子所

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此皆承秦之舊安驗於祭祀如此後漢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而上陵之禮始興蔡邕記曰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每正月上丁祠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八月飲酎禮亦如之雒陽諸陵皆以晦朔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妝具貢禹奏言武帝取好女數千人塡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今杜陵有宮人數百[illegible]有杜陵宮美人又云成帝崩班倢伃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而張敞奏故昌邑哀王歌舞者張脩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

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爲哀王園中人不當[illegible]之矣是以安帝[illegible]大貴人有[illegible]以陵園爲名[illegible]置宮人銅雀臺令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使[illegible]之不知其來有自矣而十七年正月明帝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甘露降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此特士庶人之孝而史傳之以爲盛節故陵之崇廟之殺也禮之瀆敬之衰也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七廟之制遂廢蔡邕以爲天子事亡如存之意猶有焉而不可省者殆曲爲之說也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

[illegible]

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繼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晉宣王遺令子弟羣官並不得謁陵猶爲近古宋書禮志晉宣帝遺詔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至惠帝復止也逮于江左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告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洛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爲非禮於是遂止以爲永制晉書王導傳自漢魏已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illegible]梁武帝後周明帝始皆謁陵唐太宗玄宗亦並行之唐書彭景直傳景龍末爲太常博士時獻昭乾三陵皆日祭景直請罷不從開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爲恆式[illegible]

[illegible]而陵寢亦有衣冠嬪御之制[illegible]韓退之豐陵行曰臣聞神道尚清靜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蓋深非之也若明代之制無車馬無宮人不起居不進奉亦庶幾得禮之中者與

古人於墓之禮但有奔喪去國二事記曰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于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又曰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又曰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

哭於宮而後之墓又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則不哭展墓而入魯昭公之孫于齊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吳延州來季子之於王僚也復命哭墓是則古人之至於墓皆有哭泣哀傷之事而祭者古禮也無舍廟而之墓者也。

孟子言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曲沃衛萬曰古人爲廟以依神無廬墓之事門人既不得本其廟祀而但廬於冢上以盡其情此亡於禮者之禮也漢以來乃有父母終而廬墓者不知其所神主何地其奉之墓次歟是野祭之也其室置之祠堂歟是瀆其體魄反遐其神也而愚者以此悖先王之禮僞者以此博孝子之名至於今而此風猶未已也且孝如曾子未嘗廬墓孔子封防既反而弟子後至古人豈有廬墓之事哉

史記孔子世家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史記上言冢者卽孔子舊居二世家始）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夫禮敬出於聖人之門豈有就冢而祭至鄉飲大射尤不可於冢上行之蓋孔子葬於洙泗之間所葬之冢在講堂之後孔子既沒弟子卽講堂而祀之且行飲射之禮太史公不達以爲祭於冢也

漢人以宗廟之禮移於陵墓有人臣而告事於陵者蘇武自匈奴還詔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是也有上冢而會宗族故人及郡邑之官者樓護爲諫大夫使郡國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班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是也有上冢而太官爲供具者董賢爲侍中駙馬都尉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是也有賜謚而賜之於墓者陰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謚興曰鰥侯是也有人主而臨人臣之墓者光武至湖陽幸樊重墓發葬成都先主幸季恭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是也有庶民而祭古賢人之墓者曹昭東征賦遂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膠其丘墳（文選作…注引作…水）是也人情所趨遂成習俗其流之弊有如楊倫行喪於恭陵者矣有如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者矣（陳蕃傳）至乃市賈小民相聚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太子舍人而禮教於斯大衰矣

招魂之葬於古未聞三輔黃圖云漢太上皇陵在櫟陽北原在東者太上皇在西者昭靈后（高帝母起兵時死於小黃則疑其始）招魂於此矣晉東海王越柩爲石勒所焚妃裴氏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宗寢廟祠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失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

唐高宗顯慶三年十一月伊麗道行軍副總管蘇嗣業擒阿史那賀魯至京師甲午獻於昭陵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俘高藏男建男產等至京師獻於昭陵許敬宗言古者軍凱旋則飲至於廟未聞獻俘於陵者然陛下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此亦所謂自我作古者矣

唐時陵寢嘗有鷹犬之奉玄宗開元二年四月辛未詔曰園陵之地衣冠所遊凡厥有叶罔不祗事頃者別致鷹狗供奉山陵至於料度極多耗損昔戒禽荒既非尋常所用遠惟龍馭每以仁愛為心彼耕象與而耘鳥且增哀慕豈飛蒼而走黃更備畋獵有乖儀式無益崇嚴諸陵所有供奉鷹狗等並宜卸停

天寶二年八月制曰禋祀者所以展誠敬之心薦新者所以申霜露之思自流火屆期商風改律載深追遠感物增懷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典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寢陵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浸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感游衣於漢紀成獻報於禮文宜示庶寮令知朕意今關中之俗有所謂送寒衣者其遺教也今俗乃用十月一日

厚葬

晉書索綝傳建興中盜發漢霸杜二陵文帝霸陵宣帝杜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謂霸杜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漢書王莽傳赤眉發掘園陵惟霸陵杜陵完按史記孝文紀言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而劉向諫昌陵疏亦以孝文薄葬足為後王之則然發之寢湯傳則武帝之世已有盜發孝文園瘞錢者矣蓋自春秋列國以來厚葬之俗雖以孝文之明達儉約且猶不能盡除而史策所書未必皆為實錄也

左傳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

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呂氏春秋節喪篇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

可不藏也葬淺則狐貍抇之（抇讀曰掘）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貍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貍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椁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盩肝以求之（盩古抽字）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含珠口實也鱗施施玉於死者之體若魚鱗也）玩好貨寶鐘鼎壺濫（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為濫取其冷也）轝馬衣被戈劍不可勝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室椁也題湊覆累）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安死篇曰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為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瞚也（瞚古瞬字）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

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抇抇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抇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荊燕嘗亡矣（齊湣王楚平王燕王噲）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作書之時秦初并三晉）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上猶前也）是故大墓無不抇也而世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釜鬲見史記蔡澤傳韓魏遇奪釜鬲於塗）人憚耕稼采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為之於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抇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也）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為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眾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冢抇（東冢文公冢也文公厚葬故冢被發也冢在城東因謂之東冢）齊未亡而莊公冢抇（莊公名購僖公之子在位六十四年）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

父交受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璠璵
收此季平子意如之喪也主人桓子斯也收斂也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
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言其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
以救過也

前代陵墓

漢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師古曰陳勝也魏安
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皇帝守冢二十
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師古曰即信陵君也各五家令
視其冢復亡與他事魏明帝景初二年五月戊子詔曰
昔漢高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頹

童兒牧豎踐蹈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
祖光武陵四面各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採宋武帝永初
元年閏月壬午朔詔曰晉世帝后及藩王諸陵守衛宜便
置格其名賢先哲見優前代或立德著節或寧亂庇民墳
墓未遠並宜灑埽主者具條以聞南齊明帝建武二年十
二月丁酉詔曰舊國都邑望之悵然況乃身經南面負扆
宸居或功濟當時德覃一世而塋壟殘燬封樹不修豈直
嗟深牧豎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淪覆鼎玉東遷晉元
納構之始簡文遺詠在民而松門夾草埏路榛蕪雖年代
殊往撫事興懷晉帝諸陵悉加修埋并增守衛梁武帝天
監六年詔曰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遷二
賓以位三恪義在時事寖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
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司勤加守護勿令細民侵毀作兵
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文選載任昉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五月丙戌詔漢魏晉諸帝陵各禁方
百步不得樵蘇踐藉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詔曰先賢列聖
道冠生民仁風盛德煥乎圖史暨曆數永終跡篋物變陵
隧杳靄覩爲茂草古帝諸陵多見踐藉可明敕所在諸有
帝王墳陵四面各五十步勿聽樵牧隋煬帝大業二年十
二月庚寅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
而歷運推移年世永久丘壟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
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於懷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給隨

近十戶蠲其雜役以供守視唐太宗詔見下唐玄宗天寶三載十
二月詔自古聖帝明王陵墓有頹毀者宜令管內量事修
葺仍明立標記禁其樵採古人於異代山陵必爲之修護
若此陳書序于昌傳光武陵王肅季卿置梁陵中郎季卿望免員免侍中
宋熙寧中興利之臣建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
而唐之諸陵悉見芟刈昭陵喬木翦伐無遺宋史劉摯傳小民
何識自上導之靡存愛樹之思但逐樵蘇之利吁非一朝
之故矣
金太宗天會二年二月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七年二
月甲戌詔禁醫巫閭山遼代山陵樵採金史韓昉傳古李董乾州後爲閭陽郡遼諸陵多在此禁[illegible]所犯獨元之世祖縱楊璉眞伽發宋會稽攢宮

不問此自古所無之大變也元史楊璉真伽爲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

實錄洪武九年八月己酉遣國子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分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二人守之有經兵發而崩摧者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時封培每三年一遣使致祭其後每登極詔書並有此文而有司之能留意者鮮矣

魏高祖太和十九年九月丁亥詔曰諸有舊墓銘記見存昭然爲時人所知者三公及位從公者去墓三十步尚書令僕九列十五步黃門五校十步各不聽墾殖陳文帝天嘉六年八月丁丑詔曰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

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爲暴及徂遷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王業搢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之而零落山丘變移陵谷咸皆翦伐莫不侵殘玉杯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天祚光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纂脩祖武雖復旅旗服色猶行杞宋之封每車駕巡遊眇瞻河雒之地故橋山之祀頻蒸弗爵驪山之域松柏恆守惟戚藩舊邸士子故塋掩殣未周樵牧猶衆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高留連於無忌永懷惆悵於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其側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惟前代侯王自古忠烈墳家被發絕無後者可簡行脩治墓中樹木勿得樵采庶幽顯式暢稱朕意焉

唐太宗貞觀四年九月壬午詔曰欽若稽古緬想往册英辟茂實志淡襃尚始兹巡省眺矚中塗漢氏諸侯北阜斯託寂寥千載邈而無祀歷選列辟遺迹可觀良宰名卿清徽不滅宜令所司普加研訪爰自上古洎於隋室諸有明王聖帝盛德鴻功定亂弭災安民濟物及賢臣烈士立言顯行緯文經武致君利俗丘隴可識塋兆見在者各隨所在條錄申奏每加巡簡禁絕芻牧春秋二時爲之致祭若有毀壞即宜修補務令周悉以稱朕意是則不獨前代山陵卿士大夫之丘墓並爲封禁亦興王之一政可爲後法者矣

停喪

停喪之事自古所無自建安離析永嘉播遷於是有不得已而停者宿塋魏晉之世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晉書慕容儁載記而御史中丞劉隗奏諸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仕進宴樂皆使心喪有犯君子廢小人戮通典生者猶終沉於陷沒是以兗州刺史滕恬爲丁零翟所殺尸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論者譏之南史鄭鮮之傳鮮之議引楊綸比今不孫喪三十餘年不歸人事齊高帝時烏程令顧昌玄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尸骸不反而昌玄宴樂嬉遊與常人無異有司奏加以清議南齊書[illegible]紀振武將軍丘冠先爲休留茂所殺喪尸絕域

不可復葬世祖特赦其子雄方敢入仕（洲南氏光衛）當江左僑安之日而猶申此禁豈以死非戰場葬非異域而停久不葬但同乎人如今人之所為者哉晉書賀循傳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回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唐書顏真卿傳時有鄭延祚者（新書別方令）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天下聳動冊府元龜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十一月丙午敕曰古者立封樹之制定喪葬之期著在經典是為名教洎乎世俗衰薄風化陵遲親歿而多闕送終身後而便為無主或羈束於仕宦或拘忌於陰陽旅櫬不歸遺骸何託但以先王垂訓孝子因心非以厚葬為賢只以稱家為禮墦地而祭尚可以告

虔貧士成墳所貴乎盡力宜頒條令用警因循庶使九原絕抱恨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搢紳人士當體茲懷應內外文武臣僚幕職州縣官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而宋史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昺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並本傳）後之王者以禮治人則周祖之詔魯公之疏不可不著之甲令但使未葬其親之子若孫搢紳不許入官士人不許赴舉則天下無不葬之喪矣

張稷若爾岐采皇甫謐之名作篤終論其下篇曰葬之習於後也於是有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備物豐儀之為厚其親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不得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怠喪其自襲而斂自斂而殯自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為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相待而為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間也今有人親死踰日而不襲踰旬而不斂踰月而不殯苟非狂易喪心之人必有痛乎其中者矣至於累年而不葬則拊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客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為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斷即

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魂退而不得反於寢進而不得即於墓不猶之客而未得歸歸而未得至者與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與（晏子春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孔氏曰久而不葬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練服身皆不得祥除主喪者謂子為父妻為夫臣為君孫為祖（[illegible]）皆為喪主不得除也其餘謂期以下至緦也（劉世明什余子際非喪主亦仕除張憑謂已祭之矣猶不得除天性雖可盡奪疑則）（愛之）孔叢子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司馬遐以非論亦云）乃知古之人有不幸有故不得葬其親者雖踰三年

今之士大夫有父母旣殁之喪稱毀瘠者之何以異

不除服其心所痛在於未葬以爲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與未及三月者同實斯不待計時而卽吉矣何也喪之所吉始於虞而成於禫虞之爲禮起於旣葬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故爲虞以安之未葬則無所爲而虞不虞則卒哭而祔皆無所爲而舉卒哭與祔不得舉又何爲而可以練何爲而可以祥且禫故雖踰三年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未及三月而欲舉祥禫之禮行道之人弗忍矣（喪服小記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注云練祥也葬月卒哭明月練又明月祥而劉世明曰禮虞而祔朔月而除盧居堊室祥而除服而今此虞及練祥皆爲局然矣其事若在外以其本異歲也練祥之服變除之宜知其節也）以可以除而弗除與斯其所以營斂形遷葬懸棺而封而必不敢爲踰望奢求以至於久而不葬也與由是言之則

人子之未葬其親者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也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可以服官乎反末代之澆風舉百王之墜制必有聖人起而行之者

陳可大曰以齊衰終月數者則以下至緦之親以主人未葬不得變喪故服雖以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葬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夫未葬之喪期已下至緦之親且不得變喪而爲之子者乃循葬畢之制而練而祥而禫是則今之人其無父母也久矣

魏劉仲武娶毋丘氏生子正舒正則及毋丘儉敗仲武出其妻（司馬師夷儉三族故仲武出妻）更娶王氏生陶仲武爲毋丘氏立別舍而不告絕及毋丘氏卒正舒求祔葬陶不許正舒不釋服訟於上下泣血露骨衰裳綴絡數十年弗得以至死亡

宋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屬大明（孝武帝年號）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淸涼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重爲營冢壙（朱子采入小學善行篇）梁殷不佞爲武康令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絕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及陳高祖受禪起爲戎昭將軍除婁令至是四兄不齊始迎喪柩歸葬不佞居處禮節如始聞喪若此者又三年唐歐陽通爲中書舍人丁母憂以歲凶未葬四年居廬不

釋服冬月家人密以氈絮置所眠席下通覺大怒遽令撤之元孫瑾父喪停柩四載衣不解帶此數事可爲不得已而停喪者之法

近年亦有一二知禮之士未克葬而不變服者而或且譏之曰夫飲酒食肉處內與夫人間之交際往來一一如平人而獨不變衣冠則文存而實亡也文存而實亡近於爲名然則必并其文而去之而後爲不近名邪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嗚呼夫習之難移久矣自非大賢中人之情鮮不動於外者聖人爲之弁冕衣裳佩玉以教恭衰麻以教孝介冑以教武故君子服服其服而無其容使其未葬而不釋衰麻則其悲哀之心

痛疾之意必有觸於目而常存者此子游所謂以故興物而為孝子仁人之一助也矣為其必去之也今人喪除服則脫冠衰喪杖焚之服終而未葬則藏之俟其行葬而除服既葬服以謝弔客而後除且焚此亦餼羊之猶存者矣詩曰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家語後之議禮者必有能擇於斯者矣

又攷實錄永樂七年七月甲戌仁孝皇后喪再期皇太子以母喪未葬禫後仍素服視事至几筵仍衰服八年七月乙巳仁孝皇后忌日以未葬禮同大祥十一年二乃葬長陵天子之子尚且行之而謂不可通於士庶人乎

日知錄　卷之十五　十八

侈於殯埋之飾而民遂至於不葬其親豐於養送之儀而民遂至於不舉其女於是有反本尚質之說而老氏之書謂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則亦過矣豈知召南之女迨其謂之周禮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而夫子之告子路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何至如鹽鐵論之云送死殫家遣女滿車齊武帝詔書之云班白不婚露棺累葉者乎馬融有言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其正俗之先務乎宋史孫覺傳知福州閩俗厚於昏喪其費無藝覺裁為中法使資裝無得過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數葬埋之費亦率減什五元史干文傳傳為婺源州知州婺源之俗男女昏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貧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文傳下車即召其耆老使以禮訓告之閱三月

高宗此事諸自可於
未得枸尸以為欺班
裁身

假事

假葬

晉武帝太康中前太子洗馬郗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魏志曹共傳年十餘歲喪父時天下亂宗族分散去鄉里獨與一家擔喪假葬攜將老母度江假葬字始見於此三年即吉詔用為征東參軍論者以為不合禮鄭志曰趙商問毛喪者不除今人遭離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反土之意三年闋矣可得除否答曰葬者送親之終假葬法後代巧偽反可以難禮乎

改殯

古人改殯之禮必反於宮寢不拘郊遂之制齊莊公以襄

日知錄　卷之十五　十九

公二十五年為崔杼所弑葬諸士孫之里二十八年崔慶既死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以其棺尸崔杼于市二十九年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夫自郭外之葬歷三年之久由門遷之路寢為之改殯不以宮廷為忌不以兵死為嫌古人慎終之禮如此景公莊公之弟漢和帝以梁貴人酷歿斂葬禮闕乃改殯於承光宮追服喪制凡附身附棺之物人子所宜自盡若宋之高宗於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梓上以欺其先人下以欺其百官兆姓誠千古之罪人矣

冊府元龜載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遣宗正少卿李瓊往曹州稍行哀帝陵寢三年正月丙申敕曰朕顧惟寡德

獲嗣丕圖率先之道常勤送往之哀屏息炎自惟與勛社
載展郊禋旋蕩滌於瑕疵復涵濡於慶澤恭受秭郁圓櫃
墜承祧御朽若驚涉川爲懼由是推移歲月鬱滯情懷恭
念昭宗晏駕之辰少帝登遐之日咸羅匙罰遂殞龍顏委
冠劍於仇讎託山陵於梟獍靜惟規制豈叶度程存位結
以彌深因寢興而增惕虔思改卜式慰允懷宜令所司別
選園陵備禮遷葬貴每幽明之恨以申追慕之心凡百臣
寮體朕哀感雖有是命以年饑財不足而止

火葬

火葬之俗盛行於江南自宋時已有之宋史紹興二十七
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

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爇而捐棄之國朝著令貧無葬地
者許以官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
韓琦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爲美談然
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事關風化
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從
之景定二年黃震爲吳縣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狀曰照對
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濟在城外西南一里本寺久爲
焚人空亭約十間以罔利合城愚民悉爲所誘親死即舉
而付之烈燄餘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深淵哀哉斯人何
辜而遭此身後之大戮邪震久切痛心以人微位下欲言
未發乃五月六日夜風雷大作獨盡撤其所謂焚人之亭

而天之意者儼氣彰聞冤魂其亦望天震怒爲絕此根蒂
明日據寺僧發覺陳狀爲之備申使府蓋亦幸此亭之壞
耳案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囑行下本司勒令監造震竊謂
此亭爲焚人之親設也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者也此亭
其可再也哉謹案古者小斂大斂以至殯葬皆辟踊爲禮
其親之尸而動之也況可得而火之邪舉其尸而畀之火
慘虐之極無復人道雖蚩尤作五虐之法商紂爲炮烙之
刑皆施之於生前未至戮之於死後也展禽謂夏父弗忌
必有殃既葬焚煙徹於上或者天實災之然謂之殃則因
可知也楚子期欲焚麇之師子西戒不可雖敵人之尸猶
有所不忍也衛侯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殆

自古以來所無之事田單守即墨之孤邑積五年思出奇
死一生之計以激其民故襲用其毒譎燕人掘齊墓燒死
人齊人望之涕泣怒十倍而齊破燕矣然則焚其先人之
尸爲子孫者所痛憤而不自愛其身故田單思之五年出
此詭計以誤敵也尉佗在粵聞漢掘燒其先人冢陸賈明
其不然與之要約亦曰反則掘燒王先人冢耳衆至不可
聞之事以相恐非忍爲之也尹齊爲淮陽都尉所誅甚多
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說者（此未可信）謂其尸飛去夫欲
燒其尸仇之深也欲燒之而尸亡是死而有靈猶知燒之
可畏也漢廣川王去淫虐無道其姬昭信共殺幸姬王昭
平王地餘及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昭平等乃掘其尸皆

燒爲灰去與昭信旗亦誅死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亦遂誅滅（魏文帝終制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鏤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東海王越亂晉石勒剖其棺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夫越之惡固宜至此亦石勒之酷而忍爲此也王敦叛逆有司出其尸於瘞焚其衣冠斬之所焚猶衣冠耳惟蘇峻以反誅焚其骨楊玄感反隋亦掘其父素冢焚其骸骨慘虐之門既闢因以施之極惡之人（周禮秋官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然非治世之法也隋爲仁壽宮役夫死道上楊素焚之上聞之不悅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則痛莫甚於焚人者矣蔣元暉淆亂宮闈朱全忠殺而焚之一死不足以盡其罪也然殺之者當刑焚之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誅死之罪人況可施之父母骨肉乎世之施此於父母骨肉者又往往拾其遺燼而棄之水則是宋太子劭逆黨王鸚鵡嚴道育既焚而揚灰於河之故智也慘益甚矣而或者乃以焚人爲佛法然聞佛之說戒火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邪人火邪自焚邪其子孫邪佛者外國之法今吾所處中國邪外國邪有識者爲之痛惋久矣今通濟寺僧焚人之親以罔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天幸廢之何可興之欲望台慈矜生民之無知念死者之何罪備榜通濟寺風雷已壞之焚人亭不許再行起置其於哀死慎終實非小補然自宋以來此風日盛國家雖有漏澤園之設而地窄人多不能徧葬相率焚燒名曰火葬習

以成俗謂宜每里給空地若干爲義冢以待貧民之葬除其租稅而更爲之嚴禁焚其親者以不孝罪之庶乎禮教可興民俗可厚也嗚呼古人於服器之微猶不敢投之於火故於車也埋之於杖也斷而棄之況忍焚及於尸柩乎茶毗之教始於沙門塞外之風被於華夏辛有之適伊川其亦預見之矣爲國以禮後王其念之哉（列子言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熏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荀子言氐羌之虜其係纍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蓋西羌之俗有之）宋以禮教立國而不能革火葬之俗於其亡也乃有楊璉眞伽之事

漏澤園之設起於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廢其法

期功喪去官

古人於期功之喪皆棄官持服通典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效之於書如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馮玄以弟服去官戴封以伯父喪去官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陳寔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父喪去官又風俗通云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憂不行劉衡碑云爲勃海王郎中令以兄琅邪相憂卽日輕舉聞令趙君碑云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則兄喪亦謂之憂也曹全碑云遷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官則弟喪亦謂之憂也度尚碑云除上虞長以從父憂去官楊著碑云遷高陽令遭從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輕舉

延當以所據論句尋常

則從父從兄喪亦謂之憂也陳書傳云衆允畏當遷爲介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則姊喪亦謂之憂也（弘人凡炎皆謂之憂其父母喪則謂之丁太憂見北史李彪傳）王純碑云拜郎失姊寧歸遂釋印紱首附淵明作歸去來辭自序曰尋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則已嫁之妹猶去官以奔其喪也晉書嵇紹傳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則子之喪亦可以去官也後漢末時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者晉泰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博士韓光議以宜貶又言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爲孝廉有期之喪而行甚致清議而潘岳悼亡詩曰暨暨期月周戚彌相懸又以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是則期

日知錄　卷之十五　焉

喪既周然後就官之證今代之人躁於仕宦輕於持服令晉人見之猶當恥與爲伍況三代聖賢之列乎

晉書傅咸傳惠帝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太傅楊駿咸奏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旨未下輒行造謁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張輔傳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爲妻輔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劉隗傳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並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

世代之情今極薄日益至法且無益以耗世者倍說異論而已世衛庭循凡作度猶甚當者要言

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從之謝安傳期喪不廢樂王坦之以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世頗以此譏焉當日期功之喪朝廷猶以爲重是以土拄彈文下于鄉議（史記魏其武安傳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其侯會仲孺有服□□臨白服謝□功之服豈獨漢時自服小功宴會之禮）舊唐書王方慶傳奏言令杖期大功喪未葬不預朝賀未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容陪預朝會手舞足蹈公違忘哀名教既虧實玷皇化伏望申明令式禁斷朝聘格令未墜前經今則有詭齊衰而入大夫之門侍殯宮而召視朋之會者至乃舉隨方腳伶聲

日知錄　卷之十五　壽

已飾敗禮傷教日異歲深宜乎報錫之哀甚於永嘉之世嗚呼有人心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裴庭裕東觀奏記大中附有前鄉貢進士楊仁瞻女弟出嫁前進士于瓌納函之日有期喪仁瞻不易其日憲司糾論貶康州參軍馳驛發遣冊府元龜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九月敕康州司馬薛昕興從班列委佐親賢不守條章擅爲居宅納詢行止頗駭聽聞喪妻未及於半年別成婚媾兼母勒違於予里不奉晨昏令本處勒死唐季五代之時其法猶重

冊府元龜唐薛膺爲左補闕弟齊臨陣爲飛矢所中卒膺聞難不及請告號馳以赴與弟妾序處喪如禮膺去左補

縣弁去河南縣尉直弘文館與家作所於外野作中終喪
路名致者推之
宋史王嚴叟傳為涇州推官聞弟喪棄官歸養呂祖儉監明
州倉將上會兄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為違年祖儉必
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為限自祖儉始然
史之所書亦寥寥矣
漢人有以師喪去官者如延篤孔昱後漢書劉焉蜀志並見於
史而荀淑之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則朝廷固已許
之矣其亦子貢築室於場三年之意而於服練之道意也與
總喪不得赴舉
宋天禧三年正月乙亥諸路貢舉人郭稹等四千三百人

見於崇政殿將積冒總喪赴舉為同輩所訟上命典謁詰
之引服付御史臺劾問殿三舉同保人並贖金殿一舉今
制非三年之喪皆得赴舉故士羈躁進而風俗之厚不如
昔人遠矣。
喪娶
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傳納幣不書此
何以書譏何譏爾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
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注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
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
年之內故不譏然則納幣猶不可而況於昏嫁乎唐高宗永
徽中衡山公主將出降長孫氏議者以為既公除合行吉

禮于志寧上疏曰禮記曰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
二十三而嫁鄭玄云有故謂遭喪也春秋魯莊公如齊
納幣杜預云母喪未再期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故也
此則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
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漢文帝遺詔曰天下吏民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此漢文創制其儀為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衰。
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惟
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
理宜繼美義軒齊芳湯禹弘獎仁孝之日發崇名教之秋
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
情禮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然後成禮迄非有國

之典本於天經地義故守禮之臣猶得引經而爭者哉
晉書載記石勒下書禁國人不聽在喪婚娶[illegible]
金史章宗紀承安五年三月庚辰定妻亡服內婚娶聽離
法七月癸亥定居祖父母喪婚娶聽離法偏國閏朝猶然
今人反不講此
實錄正統十三年四月楚王季埱奏弟大冶王季塤擇武
昌護衛指揮同知翟政妹為妃婚期在邇不意叔崇陽王
孟熜薨逝季塤應持服未敢成婚上命禮部議言王於崇
陽王當服期年緣崇陽王未薨之先君命已下節冊封日
合令妃翟氏拜受俟服滿成婚從之三月乙未遣[illegible]欽安等持節冊封王妃

天順二年十月庚戌，瀋王佶焞奏：父康王存日，擇潞州民李剛女為弟永年王妃，李耕為妹長平郡主儀賓，已受封冊，未及成昏而父王薨。今父喪已越大祥，陰陽書謂明年為弟妹婚不利，乞允於今年擇日嫁娶。禮部侍郎鄒幹言：三年之喪，禮之大者，服內成親，律有明禁。今瀋王與郡王、郡主俱父喪未終，乃惑於陰陽之說，而欲廢此喪制，乞行長史司啟王，俾待服闋成禮。上曰：是長史不能輔導之罪也，其命巡按御史執問如律。

十月癸丑，廣靈王遜烑薨。癸酉，敕靈丘王遜烇曰：所奏第四子、第五子俱鎮國將軍，并女臨城縣主，俱已奏請，欲於本年九月後成婚。且爾兄初喪，正哀戚不暇之時，乃欲為男女成婚，以廢大禮，是豈所忍為哉？不允所奏。

憲廟大婚在天順八年之七月，雖託之遺詔，而士大夫多以為非，故南京禮部右侍郎章綸有請待來春之奏。

衫帽入見

唐書李訓傳：文宗召見，訓以衰麻難入禁中，令戎服，號王山人。宋史蔡挺傳：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對便殿，挺時有父喪，遂以衫帽入。則唐宋仍喪衣不敢假公服也。今人于謁官長輒易吉服，與俗人無異，是又李訓之不如乎。

奔喪守制

記曰：奔喪者自齊衰以下，是古人於期功之喪無有不奔者。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甲戌，除期年奔喪之制。先是百官聞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喪俱得奔赴，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皆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數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不許奔喪。詔從之。此出於一時權宜之政，沿習以來，至二百年，遂以不奔喪守制為禮法之當然，而恬死亡哀多見於搢紳之士矣。

實錄又言：二十七年四月，署北平按察司事監察御史陳總文奏言：嫁母劉氏卒，乞奔喪。許之。總文四歲喪父，家貧，隨母嫁陳氏，後年長歸宗。至是其母卒，時已除奔喪之制，總文懇請，上憫而許之。是聖祖雖依吏部之奏，而仍順人子之情，固未嘗概一也。

三代聖王教化之事，其僅存於今日者，惟服制而已。喪亂以來，浸已廢隳。竊謂父母之喪，自非金革，不得起復者之，國典人人所知；其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之喪，並依洪武初年之制，許令解官奔喪（[illegible]），服滿補職。其他姪持重服而不去官者（唐制[illegible]），及大功以下喪，在京官許以素服朝參，不預慶賀（唐書王方慶傳[illegible]），在外諸司素服治事（[illegible]），祭祀宴會俱佐貳攝之。未任之官無得與選，生員候歲考不赴科舉，庶人之家

不許嫁娶十五月禫後復故其有期功喪宴會作樂者官
員罷職士子黜退仍書之申明亭以示清議庶幾民德歸
厚若貪緣干請之風亦不待禁而衰止矣
洪武十一年二月廣西布政使藏哥以母喪去官上思之
特遣人賜米六十石鈔二十五錠自後凡官以父母喪去
職而家居者皆有賜焉十七年正月命吏部凡官員丁憂
已在職五年廉勤無贓私過犯者照名秩給半祿終制在
職三年者給三月全祿

丁憂交代

昔時見有司丁父母憂聞訃奔喪不出半月近議必令交
代方許離任至有欠庫未補服闋猶不得歸者此則錢糧

爲重倫紀爲輕既非宰物之方復失使臣之禮其弊之所
始於郊縣太過蓋昔者錢糧掌於縣丞案牘掌於主簿稅
課掌於大使（余家有嘉靖十一年買地文契皆用稅課司印萬曆後用縣印）爲令者稽其要
而無所與焉又皆俸足以贍其用而不取之庫藏故開計
遞行無所留滯而亦不見有那移侵欠之事今則州縣之
中錐刀之末上盡取之而大吏之誅求尤苦不給庫藏勝
之報以虛文至於近年天下無完庫矣自朝令交代亦不
過應之以虛文從滋不孝之官而無益於國計虧虛之數
也嗚呼君人者亦知養廉爲致孝之深乎
陶侃謂王貢曰杜弢爲益州刺史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
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遂來降而
弢敗走今日居官之輩大半皆如杜弢然如此之人作賊
亦不能成也
史言梁高祖丁文皇帝（高祖父丹陽尹順之）憂時爲齊隨王鎮西諮
議參軍在荆鎮髣髴奉問便投劍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前
行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及居帝位立七廟月中再過每至
展拜常涕泗滂沱哀動左右然則明王孝治天下而不遺
小國之臣必有使之各盡其情者矣
洪武八年八月戊辰詔百官聞父母喪者不待報許即去
官時北平按察司僉事呂本言近制士大夫出仕在外聞
父母之喪必待移文原籍審覈俟其還報然後奔喪臣竊
以爲中外官吏去鄉或一二千里或且萬里及其文移往

復近者稱月遠者半年使爲人子者銜哀待報比還家則
殯葬已畢豈惟莫覩父母形容殆將終身不及見者揆
之子情深可憫惻臣以爲自今官吏若遇親喪許令其家屬
陳於官移文任所令其奔赴以從喪庶人子得盡送終
之禮而朝廷孝理之道彰矣上然之故有是命

武官丁憂

晉書言姚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埸險要之所皆聽
奔赴及期乃從王役宋岳飛乞終母喪以張憲攝軍事步
歸廬山元史言成宗詔軍官除邊遠出征其餘遇祖父母
父母喪依民官例立限奔赴然則今制武官不丁憂非一
道同倫之義也國史言洪武二十八年蘭州衛指揮僉事

徐遐等以父及祖母病篤，奏乞扶侍歸葬鄉里，廷議勿許，上特可之。豈非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邪。

居喪飲酒

唐憲宗元和九年四月癸未，京兆府奏：故法曹陸賡男慎餘與兄博文居喪衣華服，過坊市飲酒食肉。詔各決四十，慎餘流循州，博文遞歸本貫。（冊府元龜）十二年四月辛丑，駙馬都尉于季友坐居嫡母喪與進士劉師服宴飲，季友削官爵，笞四十，忠州安置；師服笞四十，配流連州；于頔以不能訓子，削階。（舊唐書本紀）以禮坊民，而法行於貴戚，此唐室之所以復振也。

姚興時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每以天下是非為己任。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杖劍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不敢見。僭亂之國猶有此人。

匿喪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閏八月，滑州掌書記孟昇匿母憂，大理寺斷流，奉敕：朕以允從人欲，嗣守帝圖，政必究於化源，道每先於德本，貴持國法，以正人倫。孟昇身被儒冠，職居賓幕，比資籌畫，以贊藩維，而乃都昧操修，但貪榮祿，匿母喪而不舉，為人子以何堪？瀆汙時風，敗傷名教，五刑是庇，十惡難寬，將復投荒，無如去世，可賜自盡。其觀察使、判官、錄事參軍失於糾察，各有殿罰。

國恤宴飲

春秋傳言：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衛大夫孫文子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夫子之獲罪於君以在此，（文子以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君又在殯，（衛獻公卒未葬）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魏以下有山陵未成而宴飲者。漢書元后傳：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王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其兄子成都侯況免為庶人，歸故郡。魏書甄楷傳：除秘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是也。有國喪未期而宴飲者。晉書鍾雅傳：拜尚書左丞，奏言：肅祖明皇帝棄背萬國，尚未期月，聖主縞素，百寮慘愴，尚書梅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伎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是也。（時庾后臨朝，特原不問，然百僚憚之）有國忌而宴飲者。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二年五月丁巳，駙馬都尉郭曖、王士平及曖弟曙、駙馬坐代宗忌日宴飲，貶官歸第，是也。此皆故事之宜舉行者，禮者君之大柄，可聽其頹弛而不問乎？

宋朝家法

宋世典常不立，政事叢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過於前人者數事：如人君宮中自行三年之喪，一也；外言不入於梱，二也；未及末命，即立族子為皇嗣，三也；不殺大臣及

言事官四也此皆漢唐之所不及故得繼世享國至三百餘年若其職官軍旅食貨之制冗祿無紀後之爲國者頗當取以爲戒不殺大臣是美事然如蔡京秦檜丁大全則又失刑也元本

日知錄卷之十五

日知錄卷之十六

明經

今人但以貢生爲明經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大唐新語隋煬帝置明經進士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爲六科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金史選舉志進士之科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雜以箴銘賦詩至文宗始專用賦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葉夢得避暑錄話唐制取士用進士明經二科本朝世兆用進士共罷明經不知自何時仁宗患進士詩賦浮淺不本經術嘉祐三年始復明經科今罷詩賦而用經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經也

唐時人仕之數明經最多考試之法令其全寫註疏謂之帖括議者病其不能通經權文公謂註疏猶可以質驗不

者僅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今之學者并註疏而不觀殆於本末俱喪然則今之進士又不如唐之明經也乎

秀才

舊唐書杜正倫傳正倫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隋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舊唐書職官志則云秀才有唐已來無其人杜氏通典云以秀才科等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新唐書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士人所趨嚮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顯慶

初黃門侍郎劉祥道奏言：國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未必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使方稱多士，遂缺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唐人之於秀才，其重如此。（秀才字出史記賈生傳：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後漢書儒林傳：公孫弘等之議，則曰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秀才之名所起。）玄宗御撰六典言：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為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為明經；明閑時務，精熟一經者為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則秀才之名，乃舉進士者之所不敢當也。（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四年已後，復有秀才舉，其時以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獎，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及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乃令長官特薦，其常年舉送者並停，而[illegible]元載又言。代宗朝楊綰為禮部侍郎，請置五經秀才科，事竟不行。而舊唐書儒學傳序言大曆初登五經秀才科，則是嘗行之而竟廢耳。）又文苑英華判目有云：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趙昂判曰：文藝小善，進士之能；訪對不休，秀才之目。（文選任昉為蕭揚州作薦士表：訪對不休，賢能斯在。）是又進士求試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員而冒呼此名，何也？（容齋三筆：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實為貢舉科目之稱，而今通俗以為稱呼之[illegible]。[illegible]）

明初嘗舉秀才。（洪武十五年徵至秀才數千人。）如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四月辛丑，以秀才丁士梅為蘇州府知府，童權為揚州府知府，俱賜冠帶。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尊生為翰林應奉。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是也。亦嘗舉孝廉。（洪武十八年十二月丙午。）洪武二十年二月己丑，以孝廉李德為應天府尹是也。此群舉之名，非所施於科目之士。今俗謂生員為秀才，舉人為孝廉，非也。

舉人

舉人者，舉到之人。北齊書鮮于世榮傳：以本官判尚書省右僕射事，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簡試舉人。舊唐書高宗紀：顯慶四年二月乙亥，上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調露元年十二月甲寅，臨軒試應岳牧舉人是也。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illegible]）不若今人以舉人為一定之名也。進士乃諸科目中之一科，而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第者。（按宋時亦[illegible]）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後謂之進士也。（[illegible]）但云舉進士，則第不第未可知之辭。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之謂之舉人。（[illegible]唐文宗開成三年五月丁巳朔[illegible]）進士即是舉人，不若今人以鄉試榜謂之舉人，會試榜謂之進士也。

今人會試得中未及殿試者凡士林並稱會試中式舉人不稱進士

謂之進士也

永樂六年六月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言近年各布政司按察司不體朝廷求賢之盛心苟圖虛譽有稍能行文大義未通者皆領鄉薦冒名貢士及至會試下第其中文字稍優者得除教官其下者亦得升之國監以致天下士子競懷僥倖不務實學洪熙元年十一月四川雙流縣知縣孔友諒上言乞將前此下第舉人通計其數設法清理是明初纔開舉人之途而其弊即已如此然下第舉人猶令入監讀書三年許以省親未有使之遊蕩於人間者正統十四年存省京儲始放回原籍其放肆無恥者遊說干請靡所不為已見於成化十四年禮部之奏至於末年則挾

制官府武斷鄉曲於是崇禎中命巡按御史考察所屬舉人間有黜革而風俗之壞已不可復返矣

進士

進士即舉人中之一科其試於禮部者人人皆可謂之進士唐人未第稱進士已及第則稱前進士雜錄引唐人詩云曾題名處添前字通經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遊遇之於塗馬上揖之因之謗議諠然遂沈廢終身是未及第而稱進士也　試畢放榜其合格者曰賜進士及第後又廣之曰賜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然後謂之登科所以異於同試之人者在乎賜及第賜出身而不在乎進士也宋政和三年五月乙酉臣僚言陛下罷進士立三舍之法今賜承議郎徐禋進士出身於名實不正乞改賜同上舍出身從之

科目

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唐書選舉　蓋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侔伊呂之類見於史者凡五十餘科困學紀聞唐制舉之名多有八十有六　故謂之科目宋王安石始罷諸科　今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猶沿其名謂之科目非也

王維楨欲於科舉之外倣漢唐舊制更設數科以收天下之奇士不知進士偏重之弊積二三百年非大破成格雖有他材亦無繇進用矣

制科

唐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唐志所謂制舉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唐興世崇儒學雖其時君賢愚好惡不同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少息故自京師外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伎莫不兼取其為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為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而天子

[illegible]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爲一科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者爲一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者爲一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者爲一科識洞韜略運籌決勝者爲一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者爲一科

遐務行幸封禪太山梁父往往會見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材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於其間不爲無得也

宋初承周顯德之制設三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景德增爲六科熙寧以後屢罷屢復宋人謂之大科（葉祖洽傳太宗咸設大科御氏閭見徐富弼蘇蕭揚歷秘傳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今以殿試進士亦謬謂之制科

宋徐度卻埽編曰國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明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應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草澤人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咸平中又詔文

臣於內外羣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詔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詳明吏理達於從政等六科天聖七年復詔應內外京朝官不帶臺省館閣職事不曾犯贓罪及私罪情理輕者並許少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狀乞應前六科仍先進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候到下兩省看詳如詞理優長堪應制科具名聞奏差官考試論六首合格即御試策一道又置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應草澤及貢舉人非工商雜類者並許本處轉運司逐州長吏奏舉或於本貫投狀乞應州縣體量有行止別無玷犯者即納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看詳詞理稍優即上轉運司審察鄉里名譽於部內選有文學官再看詳實有文行可稱者即以文卷送禮部委主判官看詳選詞理優長者具名聞奏餘如賢良方正等六科熙寧中悉罷之而令進士廷試罷三題而試策一道建炎間詔復賢良方正一科然未有應詔者

高宗立博學宏詞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內雜出六題分爲三場每場體制一古一今南渡以後得人爲盛多至卿相翰苑者今之第二場詔誥表三題內科一道亦是略倣此意而苟簡濫劣至於全無典故不知平仄者亦皆中式則專重初場之過也

[illegible]

甲科

杜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爲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爲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九年四月甲戌上親策試應制舉人於含元殿勑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又曰天寶十三載玄宗御勤政樓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爲之首超授右拾遺其乙科者三十餘人（冊府元龜）杜甫宗蘇源明詩曰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然則今之進士而概稱甲科非也

所書李德林傳楊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

（潘耒按漢書儒林傳[illegible]以射策乙科爲[illegible]太常[illegible]則三科[illegible]事[illegible]全）

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是則北齊之世即已多無甲科者矣

甲乙丙科始見漢書儒林傳平帝時歲課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爲郎匡衡傳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辭先生補必記）

十八房

今制會試用考試官二員總裁同考試官十八員分閱五經謂之十八房（宋史各房分經始於理宗紹定一年）嘉靖末年詩五房易書各四房春秋禮記各二房止十七房萬曆庚辰癸未二科以易卷多添一房減書一房仍止十七房至丙戌書易卷

並多仍後書爲四房始爲十八房至丙辰又添易詩各一房爲二十房天啓乙丑易詩仍各五房書三房春秋禮記各一房爲十五房崇禎戊辰復爲二十房辛未易詩仍各五房爲十八房癸未復爲二十房今人概稱爲十八房云

戒菴漫筆曰（江陰李詡）余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刻本窗稿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來抄得燈窗下課數十篇每篇謄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三文憶荊川（唐順之）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一姻家同刻方山（薛應旂）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爲從臾其常熟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板印行未聞有坊間版今滿目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實之一驗也（閻按崇禎六年會試同考官斷文字已自[illegible]

[illegible]

板刻時文行學者往往記誦熟以濟爲事之話則彼時已有刻文但不多耳）

楊子常（彝）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曆壬辰鈔考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士驌）選程墨始至乙卯以後而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於蘇杭而中原北方之賈人市買以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貴此之謂學問此之謂士人而他書一切不觀昔丘文莊當天順成化之盛去宋元未遠已謂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舉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讀讀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則無知之童子儼然與公卿相揖讓而文武之道棄

如弁髦（[illegible]）嗟乎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昔閔子馬以原伯魯之不說學而卜周之衰余少時見有一二好學者欲通旁經而涉古書則父師交相譙呵以爲必不得顓業於帖括而將爲坎軻不利之人豈非所謂大人患失而惑者與（[illegible]）若乃國之盛衰時之治亂則亦可知也已

經義論策

今之經義論策其名雖正而最便於空疏不學之人唐宋用詩賦雖曰雕蟲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今之經義始於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呂惠卿王雱等

習知科舉之學士朝試對要多係在外準備之文此自荊某和之異議然于今未長當時將以後善者在外準備之文當時何如

此弊歷代為一事言矣

為之（宋史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命中書撰大義式頒行）元祐八年三月庚子中書省言進士御試答策多係在外準備之文工拙不甚相遠難於考較祖宗舊制御試進士賦詩論三題施行已遠前後得人不少況今朝廷見行文字多係聲律對偶非學問該洽不能成章請行祖宗三題舊法詔來年御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後全試三題是當時即以經義為在外準備之文矣（宋史彭汝礪傳神宗見其所上策汝礪言朝廷用經術變士十已八九然竊襲人之語不求心通者相半此言是也）陳後山談叢言荊公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荊公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豈知數百年之後并學究而非其本質乎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於消耗學術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矣

日知錄　卷之十六　十

趙鼎言安石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陳公輔亦謂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而習其所為三經新義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所謂時文既非經傳復非子史展轉相承皆杜撰無根之語（前輩所作無一字不有出處今則舉子作文自出胸臆志無根之語不得入文自嘉靖而還矣今史用古元卷令與人習文所用故事可自注出處）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為白徒而一舉於鄉即以營求關說為治生之計於是在州里則無人非勢豪適四方則無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寧斯民之淳厚豈非卻行而求及前人者哉

今之程文指不勝屈矣

太祖實錄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元制有四書疑始於經疑試一年問科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為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此即宋時之法）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算通於九法律觀其決斷詔文有曰朕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伏讀此詔真所謂求實用之士者矣至十七年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第一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未能者許各減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判語五條第三場經史策五道文辭增而實事廢蓋

日知錄　卷之十六　十一

與初詔求賢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餘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二十五年一月甲子令儒學生員兼習射與書算其升貢兼考之後廢不行宣德四年九月乙卯北京國子監丞言近年生員記誦文字以備科貢其於字學算法曉習者少改入國監歷事諸司算數不通何以居官請令天下儒學生員兼習書算上從之）四書疑猶唐人之判語設為疑事問之以觀其學識也四書義猶今人之判語不過剿之記誦而已苟學識之可取則劉蕡之對止於一篇已足蓋一代之人才徒以記誦之多寡之迹而取其長則七篇不足為難而有併作五經二十三篇如崇禎七年之顏茂猷者（奉旨特賜中式及殿試第一甲第二名賜進士出身）亦何裨於經術何施於國用哉（今之舉業五經且以半部為度）

實錄言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命於國子諸生中選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羣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之曰老秀才累賜羅綺襲衣巾鞾禮遇甚厚後參與官士之齒孫本於此是則聖祖所望於諸生者固不僅以帖括之文而惜乎大臣無通經之士使一代額役之典但止於斯可歎也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丁卯仁廟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繇牧守匪人繇學校失教故歲貢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豈可任安民之寄當日貢舉之行不逾四十年而其弊已如此乃護局之臣猶託之祖制而相持不變乎

三場

明初三場之制雖有先後而無輕重乃士子之精力多專於一經略於考古主司閱卷復護初場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場夫昔之所謂三場非下帷十年讀書千卷不能有此三場也今則務於捷得不過於四書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場之日抄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不讀者矣率天下而爲欲速成之童子學問由此而衰心術由此而壞宋嘉祐中知諫院歐陽修上言今之舉人以二千人爲率請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複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跡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雖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今之有天下者不能復兩漢舉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則文忠之論亦似可取若救今日之弊急乎去節抄剽盜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則闒茸之徒無所僥倖而至者漸少科場亦自此而清也

擬題

今日科場之病莫甚乎擬題且以經文言之初場試所習本經義四道而本經之中場屋可出之題不過數十富家巨族延請名士館於家塾將此數十題各撰一篇計篇酬價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記誦熟習入場命題十符八九即以所記之文抄謄上卷較之風簷結構難易迥殊四書亦然發榜之後此曹便爲貴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館選天下之士靡然從風而本經亦可以不讀矣予聞昔年五經之中惟春秋止記題目然亦須兼讀四傳又聞嘉靖以前學臣命禮記題有出喪服以試士子之能記否者百

今又不然三場題主司家殺甚至有代主司作策問者與不入數可勝歎哉

年以來喪服等篇皆刪去不讀今則并檀弓不讀矣書則刪去五子之歌湯誓盤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顧命康王之誥文侯之命等篇不讀詩則刪去淫風變雅不讀易則刪去訟否剝遯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讀止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隋書薛道衡傳因陋就寡赴速邀時舊唐書薛謙光傳昔人所須十年而成者以一年畢之昔人所待一年而習者以一月畢之成於剿襲得於假倩卒而問其所未讀之經有茫然不知為何書者故愚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請更其法凡四書五經之文皆問疑義使之以一經而通之於五經

又一經之中亦各有疑義如易之鄭王詩之毛鄭春秋之三傳以及唐宋諸儒不同之說四書五經皆依此發問漢人所謂發策決科荅王是如此其對者必如朱子所云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宋史劉恕傳舉進士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詔者才數十人恕以春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其所出之題不限盛衰治亂宋文鑑載張庭堅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經義一篇使人不得意擬而其文必出於場中之所作則士之通經與否可得而知其能文與否亦可得而驗矣又不然則姑用唐宋賦韻之法猶可以杜節抄剿襲之弊蓋題可擬而韻不可必文之工拙猶其所自作必不至以他人之文抄謄一過而中式者矣其表題專出唐宋策題兼問古今如王梅溪集中所載人自不得不讀通鑑矣夫舉業之文昔人所鄙斥而以為無益於經學者也今猶不出於本人之手焉何其愈下也哉

讀書不通五經者必不能通一經不當分經試士且如唐宋之世尚有以老莊諸書命題如卮言日出而至相率扣殿檻乞示者今不過五經益以三禮三傳亦不過九經而已此而不習何名為士宋史馮元授江陰尉詔流內銓以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曰古人治一經而至皓首子尚少能盡通耶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辨析無滯

石林燕語熙寧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先遍讀五經余見前輩雖無科名人亦多能雜舉五經蓋自幼學時習

之故終老不忘自改經術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經故雖經書正文亦多遺誤若今人問答之間稱其人所習為貴經自稱為敝經尤可笑也

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難則覬倖之人少少一覬倖之人則少一營求患得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難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則少一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類可漸以正矣

墨子言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為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

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若貴士子以兼通九經記通鑑歷代之史而曰若此者中不若此者黜我以為必好學能文之士喜而不學無文之士懼也然則為不可之說以撓吾法者皆[illegible]不學無文之人也[illegible]人主可以無聽也

今日欲革科舉之弊必先示以讀書學問之法暫停考試數年而後行之然後可以得人晉元帝從孔坦之議聽孝廉申至七年乃試[illegible]古之人有行之者

題切時事

考試題目多有規切時事亦虞帝予違汝弼之遺意也宋史張洞傳試開封進士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古之人若近則謫官師之規遠則通鄉校之論此義立而爭諫之塗廣矣

天啟四年應天鄉試題今夫弈之為數一節以魏忠賢始用事也浙江鄉試題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以杖殺工部郎萬燝也七年江西鄉試題皜皜乎不可尚已其年監生陸萬齡請以忠賢建祠國學也萬齡疏以忠賢芟除奸黨為誅少正卯定三朝要典為作春秋請上特製碑文并祠其父於後室以比於啟聖崇禎三年應天鄉試題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以刺今諸臣初定逆案也此皆可以開帝聰而持國是者時當季興而洒木鐸鳴之義猶存於士大夫可以想見先朝之遺化若崇禎九年應天鄉試春秋題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以公孫彊比陳啟新是以曹伯陽比皇上并所宜言大不敬天啟七年順天鄉試書經題我二人共貞以周公比魏忠賢則又無將之漸亦見之彈文者也

景泰初也先奉上皇至邊臣不納雖有社稷為重之說然當時朝論即有以奉迎之緩為譏者順天鄉試題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節蓋有諷意

試文格式

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

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註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為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八股者其兩扇立格謂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今之為時文者豈必

裂規偭矩矣乎

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爲多此宋人相傳之格本之唐人賦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曾子子思孟子皆然爲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四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禁密恐有藉以自衒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至萬曆中大結止三四句於是國家之事罔始罔終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見於應舉之文矣

試錄文字之體首行曰第一場頂格寫次行曰四書下一格次行題目又下一格五經及二三場皆然至試文則不能再下仍提起頂格此題目所以下二格也若歲考之卷則首行曰四書頂格寫次行題目止下一格經論亦然自古以來書籍文字首行無不頂格寫於後來學政苟且成風士子試卷省卻四書各經字竟從題目寫起依大場之式概下二格與經文不自作反高於聖經不通然日用而不知亦已久矣又其異者沿此之例不論古今詩文概以下二格爲題萬曆以後坊刻盛行每題之文必注其人之名於下而刻古書者亦化而同之如題曰周鄭交質下二格其行末書左丘明題曰伯夷列傳下二格其行末書司馬遷變歷代相傳之古書以肖時文之面貌使古人見之當爲絕倒

程文

自宋以來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謂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爲舉人之式試後赴省藏之至本朝先亦用士子程文刻錄後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別謂之墨卷

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爲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爲之故日趨而下晁董公孫之對所以獨出千古者以其無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後異之才出矣

判

舉子第二場作判五條猶用唐時銓試之遺意至於近年士不讀律止鈔錄舊本入場時每人止記一律或吏或戶記得五條場中即可互換中式之卷大半雷同最爲可笑通典選人條例其倩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恥請牓示以懲之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中書奏吏部南曹關今年及第進士內三禮劉莹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勘狀稱晚逼試期偶拾得判草寫淨實不知判語不合一般者數旣擢科考詳所業而敢爲劉莹等既不攻文只合直書其事豈得相傳文本侮瀆公場宜令所司落下放罪宋史太宗紀太平興國八年八月丁酉 [illegible]大以五代偏安喪亂之餘尚令科罰今以堂堂一統作人之盛而士子

如文苑英華所載黃
閭州之類是也

揀判之風不知是自何
時沿襲今日聊甚編大臣
亦所以為祖宗守西土之業
是當廢

公然互換至一二百年自為通弊不行覺察傳之後代其
不為笑談乎

試判起於唐高宗時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
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後日月寖久選
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為難乃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
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所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徵
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
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
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
超絕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今國朝之制以吏部選人
之法而施之貢舉欲使一經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

不用假設甲乙止據律文尤為正大得體但以五尺之童
能強記者旬日之功便可盡答而無難亦何以定人才之
高下哉蓋此法止可施於選人外試做吏之評而不可行
之通場廣衆競日之久宜乎各記一冊互相倒換朝廷之
制有名行而實廢者此類是矣必不得已而用此制其如
通典所云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文斷決不乖經義者乎

經文字體

生員冒濫之弊至今日而極求其省記四書本經全文百
中無一更求通曉六書字合正體者千中無一也簡汰之
法是亦非難但分為二場第一場令暗寫四書一千字經
二千字脫誤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貼出除名第二場乃考

其文義則嬰刑之辟僅有存者矣或以此末節也豈足為
才士累夫周官教國子以六藝射御之後繼以六書而漢
世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以周官前子之謬而責之
成人漢世掾史之長而求之秀士稱且不能則退之毗歟
其何僻之有北齊策孝秀於朝堂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
席後書迹濫劣者飲墨汁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
僻衛之君尚立此禁以全盛之朝求才之主而不思除弊
之方課實之效與天下相循於溷濁之中以是為順人情
而已權文公有言常情為習所勝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
至老死自為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
原始要終長轡遠馭者邪古今一揆可勝慨息

史學

唐穆宗長慶三年二月諫議大夫殷侑言司馬遷班固范
曄三史為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廢絕至有身
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三史科及三傳科
通典舉人條例其史書史記為一史漢書為一史後漢書
并劉昭所注志為一史三國志為一史晉書為一史李延
壽南史為一史北史為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
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
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問
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并貞觀政要共為一史朱子
亦嘗議分年試士以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科三國晉
書南北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時務律曆地

理為科今史學廢絕又甚唐時若能依此法舉之十年之間
可得通達政體之士未必無益於國家也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舉人輕視史
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以為
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
疎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迹俾加討究有補國家
請諭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考覈之際稍
以論策為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
史言薛昂為大司成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
之在哲宗時嘗請罷史學哲宗斥為俗佞吁何近世俗佞
之多乎

日知錄卷之十六

日知錄卷之十七

生員額數

生員猶曰官員有定額謂之員唐書儒學傳國學始置生
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為之太學百四十員取
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
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為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
亦以十為差此生員之名所始而明制亦畧倣之
明初諸生無不廩食於學會典言洪武初令在京府學六
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日給廩
膳聽於民間選補仍免其差徭二丁正統六年閏十一月乙未以直隸保安州
地瀕邊民少減儒學訓導一員生員亦減爲廩員依縣學例其後以多才之地許令增
廣亦不過三人五人而已踵而漸多於是宣德元年定為
之額如廩生之數其後又有軍民子弟俊秀待補增廣之
名[illegible]明會典正統十二年奏准常額之外軍民子弟[illegible]人學者提調教官考選俊秀待補增廣員缺[illegible]
許按實錄此從[illegible]之[illegible]先是廣增額外之生止謂之入學者[illegible]此則從其待缺補充增廣生矣
久之乃號曰附學而學校自此濫矣與明初每學生
員不過數十人故考試易精程課易密而洪武二十四年
七月庚子詔歲貢生員不中其廩食十年者罰為吏不及
五年者遣還為民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為吏
二十七年十月庚辰詔生員食廩十年學無成效者罰為
吏成化初禮部奏革去附學生員四年[illegible]月已而不果
行成化元年[illegible]不中生員廩膳[illegible]其

令俱定等廩米從役依此例石以役俑軍驛餘斗依此例予[illegible]二十五年二月提調直隸學校米六十石皆[illegible]
監察御史陳煒奏請免其充吏爲民奉旨准行仍追其所食廩米而教官提調官亦各
有罰取之如彼其少課之如此其嚴豈有如後日之濫且
倖者乎今人於取進士用三場動言遵祖制而於此獨不
肯申明祖制舉一世而爲姑息之政使倖之人是可歎也
宣德三年三月戊戌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奉旨令各處巡
按御史同布政司按察司并提調官教官將生員公同考
試食廩七年以上學無成效者發充吏六年以下追還
所給廩米黜爲民至宣德七年英宗[illegible]其所罷已爲生員之
濫而尚未有提學官之設是以煩特旨而命多官也
正統元年五月壬辰始設提調學校官兩京以御史在外以按察司官

一員南北直隸御史各一員[illegible]

生員食廩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悉發充吏增廣生入學
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罷黜爲民當差又曰生員有闕即
於本處官員軍民之家選取端重俊秀子弟補充[illegible]
今充吏之法不行而新進附生乃有六年未滿免黜之
例後爲錄此而掛之也

李吉甫在中唐之世疾吏員太廣謂舒汲吾所不有多於
今者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今則
遐陬下邑亦有生員百人所未爭擾官害民而已爲遊手
之徒足稱亦病之一矣有國者苟知俊士之效賂而遊手
之患切其有不惑爲之所乎
其中之劣惡者一爲諸生即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黨
成羣投牒呼譟[illegible]
之木閉門迎賊者生員縛官投僞
者生員幾於魏博之牙軍成都之突將矣故十六年殿試
策問有曰秀孝關汗濁池時舉人亦有從賊者故云嗚呼養士而不精
其效乃至於此

景泰四年四月己酉右少監武艮禮部右侍郎兼左春坊
左庶子鄒幹等奏臨清縣學生員伍銘等願納米八百石
乞入監讀書今山東等處正缺糧儲宜允其請從之幷詔
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學生員能出米八百石於臨清
東昌徐州三處賑濟願入監讀書者聽此一時之秕政遂
循之二百年
五月庚申令生員納米入監者比前例減三百石
河南開封府儒學教授黃銑奏納米拜官皆衰世之政乃
有之未聞以納粟爲貢士者臣恐書之史册將取後世作
俑之譏部議衆廩稍實即爲停罷

八月癸巳禮部奏邇因齊寧徐州儀權宜援例令生員輸米五百石入監讀書雖云權宜實壞士習詔弛其令庶生徒以學行相勵從之

正統以後京官多爲其子陳情乞恩送監讀書者此太學之始壞

天順五年十月令生員納馬廿匹補監生

唐書載尚書左丞賈至議曰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爲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取士之失也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教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人心不得而搖矣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化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外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興學行道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異術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四百餘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縱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

天之辱也是則科舉之弊必至於蹂躪而蹂躪之師於亂賊自唐迄今同斯一轍有天下者誠思風俗爲人才之本而以教化爲先庶乎德行修而賢才出矣

明初有以儒士而入科場者謂之儒士科舉景泰間陳循奏臣原籍吉安府自生員之外儒士報科舉者往往一縣至有二三百人

中式額數

今人論科舉多以所額爲盛不知前代乃以減數爲美談著之於史舊唐書王丘傳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貢舉舊以考功員外郎主之開元二十四年始改用禮部侍郎杜甫時作下考功第）先是考功舉人（請託）大行取士頗濫每年至數百人（此通計諸科之數）丘一切覈其實材登科者僅滿百人議者以爲自則天已後凡數十年無如丘者嚴挺之傳開元中爲考功員外郎典舉二年大稱平允登科者頓減二分之一陸贄傳知貢舉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此進士登第之數）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此皆以減而稱昔人之所稱善今人爲此不但爲刻薄之名而又坐失門生百數十人雖至愚者不爲矣

高鍇傳爲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開成三年敕旨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乖精選宜述頌委曲究其源宜改每歲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文宗之識豈不優於宋太宗乎（[illegible]陳傳大和中二與禮闈所選士其止七十五人）

齊王融爲武帝作策秀才文曰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宋自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賜進士諸科五百人處今釋褐而二年進士至萬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至萬七千三百人見智罕文集於是一代風流無不趨於科第葉適作制科論謂士人很多無甚於今世此雖足以宏文教之盛而士習之偷亦自此始矣[illegible]公用莊子之言號於國中曰無其道而爲其服者其罪死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記曰乖綏五寸儒遊之士也今將求儒者之人而過得儒遊之士此其說在乎楚葉公之好畫龍而不好真龍也

永樂十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上命考官楊士奇金幼孜曰數科取士頗多不免玉石混進今取毋過百人

正統五年十二月始增會試中式額爲百五十人應天府鄉試百人他處皆量增之

天順七年有監察御史朱賢上言欲多取進士以備任使上惡其干譽下錦衣衛獄降四川忠州花林水驛驛丞

通場下第

冊府元龜唐天寶十載九月辛卯上御勤政樓試懷才抱器舉人丙申敕曰朕祇膺寶曆殷憂邊圖庶草澤之遺賢降弓旌於巖野是以三紀於茲搜材輻湊或一言可紀必通輪轅一善可稱毋加獎進庶六合之內靡然同風四科之門咸能一貫何茲意之鄉邇而指修之寂寥今者舉人殊乖宿望朕之所問必正經史卿等所答咸皆少通朕以猶慮未周必資僉議爰命朝賢三事精加詳擇咸以爲闕於聚學莫可登升其儒材抱器舉人並放更習學其有不對策羅嘉茂既是白丁宜於劍南效力全不答所問崔頎及劉灣等勸爲本郡充學生之數勿許東西其所舉官各量貶殿以示懲誡是通場皆下第也然玄宗不因是而廢此科且黜落之舉人猶稱爲卿等既無峻切之文亦不爲姑息之政斯得之矣

御試黜落

宋史仁宗紀嘉祐二年三月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親試舉人免黜落始此[illegible]詒謀錄曰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而擯棄於殿試者自張元以積忿降元昊爲中國患朝廷始因其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嘉祐二年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是一時逆之士子爲天下後世士子無窮之利也既決閒以張元所致殿試之黜落則懲前毖後之亂邪天下士子無一不登第而後可

殿舉

宋初約周顯德之制定貢舉條法及殿罰之式進士文理

紕繆殿五舉今謂之舉科諸科初場十否今通謂之否殿五舉第二
第三場十否殿三舉第一場至第三場九否並殿一舉殿
舉之數朱書於試卷送中書門下今之科場有去取而無
勸懲故不才之人得以旅進而言此者世必以爲刻薄矣
英宗實錄宣德十年九月令天下歲貢生員從行在翰林
院考試中式者送南北國子監讀書不中者發原籍仕廩
肄業以待復試再不中者發充吏提調教官如例責狀今
歲貢廷試亦無黜落設科取士大抵爲恩澤之途矣

進士得人

唐書選舉志衆科之目進士尤爲貴其得人亦最爲盛焉
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
罷之公主事館宗女親國公主下嫁王士平得罪貶賀州司戶參軍門下侍郎蔡南史衛尉中丞爲十作劉孝微宣帝靜帝爾怒痛南史等逐之後咨進士科唐語林進士舉人各樹名黨開成會昌中李日鄭覃度黨手可熱

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上謂朝廷選官須公卿子
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業自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
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德裕之論偏異蓋
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爲浮薄世所共患也
金史言取士之法其來不一至於唐宋進士盛焉當時士
君子之進不繇是途則自以爲慊苦兼反此錄時君之好尚
故人心之趨向然也
宋馬永卿言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無如進士至
有一榜得宰相數人者其間名臣不可勝數此進士得人

[illegible]

之明效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進士故天下英才皆入
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則失之矣唐開元以前未嘗尚
進士科故天下名士雜出他途開元以後始尊崇之故當
時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卜之可以見矣
餘姚黃宗羲作明夷待訪錄其取士篇曰古之取士也寬
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寬古者鄉舉里選
士之有賢能者不患於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
得與於此尚可轉而從事於彼是其取之之寬也王制命
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
曰俊士大學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
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
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使解褐入仕吏

部又復試之詳下集宋雖登第入仕然亦止簿尉令錄榜首
纔得丞判是其用之之嚴也寬於取則無遺才嚴於用則
無倖進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舉一途雖使豪傑之士
若屈原董仲舒司馬相如楊雄之徒舍是亦無繇而進取
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於侍從下亦置之郡縣
即其黜落而爲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
何其寬也嚴於取則豪傑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寬於用此
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見二百年以來之功
名氣節一二出於其中遂以爲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
科第之內既聚此十百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

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氣節之士也假使探籌較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於探籌之中者寧可謂探籌爲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充塞天下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寬取士之途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縣佐（其法以諸生學六藝）有胥吏有絕學有上書而用之之旋附見焉明初薦辟之法既廢而科舉之中尤重進士神宗以來遂有定例州縣印官以上中爲進士缺中下爲舉人缺最下乃爲貢生缺舉貢歷官雖至方面非廣西雲貴不以處之以此爲銓曹一定之格間有一二舉貢受知於上拔爲卿

貳大僚則必盡力攻之使至於得罪譴斥且殺之而後已於是不繇進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門戶以自庇資格與朋黨二者牢不可破而國事大壞矣至於翰林之官又以清華自處而鄙夷外曹崇禎中天子忽用推知考授編修而衆口交譁有通從何來還從此去之誚（[illegible]）嗚呼科第不與資格期而資格之局成資格不與朋黨期而朋黨之形立防微慮始有國者其爲變通之計乎

大臣子弟

人主設取士之科以待寒畯誠不宜使大臣子弟得與其間以示寵遇之私而大臣亦不當使其子弟與寒士競進魏孝文時于烈爲光祿勳其子登引例求進烈上表請黜落孝文以爲有識之言雖武夫猶知此義也唐之中葉朝政漸非然一有此事尚招物議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貢舉中書舍人李宗閔子壻蘇巢右補闕楊汝士弟殷士皆及第爲段文昌所奏指擿防內鄭朗等十四人詔之予翁穆宗乃內出題目重試落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舊唐書）會昌四年權知貢舉左僕射王起奏所放進士有江陵節度使崔元式甥鄭朴東都留守牛僧孺女婿源重故相竇易直子緘監察御史楊收弟嚴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敕遣戶部侍郎翰林學士白敏中覆試落下三人唯放楊嚴一人（冊府元龜　唐書楊嚴傳又有楊知至共五人）大中元年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

士三十三人其封彥卿崔琢鄭延休等三人實有詞藝爲時所稱皆以父兄見居重任不敢選取詔令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韋琮考覆敕放及第（舊唐書）唐大中末令狐綯罷相其子滈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拔文解及第諫議大夫崔瑄論滈干撓主司侮弄文法請下御史臺推勘疏留中不出（[illegible]）後梁開平二年五月敕禮部所放進士薛鈞是左司侍郎薛廷珪男方持省轄例有避嫌宜令所司落下宋開寶元年權知貢舉王

府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翼日穀入謝上謂侍臣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乃命中書覆試邴復登第因下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委禮部具聞覆試（山堂考索）至太宗以後科額日廣登用亦驟而上下斤斤猶守此格舒人王示公而不取者雍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參政呂蒙正之弟蒙亨鹽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上曰此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遂罷之是也（山堂考索）有人臣守法而自遠嫌者唐義問用舉者召試秘閣父介引嫌罷之是也（宋史）有子弟恬退而不就者韓維嘗以進士薦禮部父億任執政不就廷試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靜

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愧於是宰相文彥博等言維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詔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是也（山堂考索　舊唐書于兢苦以兵　歸文以季父貴作相避嫌不就科試而）趙抃爲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親戚以冒要途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自安石柄國持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侍從繇是循習爲常今宜杜絕其源（宋史）以此爲防猶有若秦檜子熺孫塤試進士皆爲第一者（高談恭志紫聖丁張貴抃魁南省時有詩云　魯西南宮放榜時有才如杜牧無勢何由拔不取通　經一上先收執收兒此時　無一蓋何以展慰肩）至於有明此法不講又入仕之塗雖不限出身然非進士一科不能躋於貴顯於是宦遊子弟挾貲而就功名二百年來惟聞一山陰王文端（家屏萬曆中）輔子中解元不令赴會試者唐宋之風蕩然無存然則寬假入仕之塗而嚴科名之禁不可不加之意也

天寶二年是時海內晏平選人萬計命吏部侍郎宋遙苗晉卿考之遙與晉卿苟媚朝廷又無廉潔之操取舍偷濫甚爲當時所醜有張奭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不辨菽麥假手爲判特升甲科會下第者嘗爲薊令以其事白於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祿山恩寵崇盛謁詣無時因具奏之帝乃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升第者十無一二焉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帝大怒遂貶遙爲武當太守晉卿爲安康太守復貶倚爲淮陽太守詔曰庭闈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乃以託人士子皆以爲戲笑或託

於詩賦諷刺考判官禮部郎中裴朏起居舍人張烜監察御史宋昱左拾遺孟朝皆貶嶺外

石林燕語曰國初貢舉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艱於進取蓋恐其請托也范杲魯公之兄子見知陶穀竇儀皆待以甲科會有言世祿之家不當與寒畯爭科名者遂不敢就試李內翰宗諤已過省以文正爲相因唱名辭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罷相方再登科天禧後立法有官人試不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兩舉慶曆以來條令日備有官人仍別立額於是進取者始自如矣

謝在杭五雜組曰宋初進士科法制稍密執政子弟多以嫌不令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慶曆中王伯庸

為編排官其內弟劉原父廷試第一以嫌自列降為第二今制惟知貢舉與試者宗族不得入其它諸親不禁也魏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絕觀其公私何如耳楊用脩作狀頭天下不以為私與江陵諸子異矣萬曆癸未蘇工部濬入闈取李相公廷機為首卷二公少同筆硯至相善也然蘇取之不以為嫌李魁天下而人無間言公也庚戌之役湯庶子賓尹素知韓太史敬拔之高等而其後議論鋒起座主門生皆坐褫職夫韓之才識高而湯之取未為失人但以跡涉嫌疑卒至兩敗亦可惜也然科場之法自是日益多嫌矣（[illegible]）

北卷

今制科場分南卷北卷中卷（[illegible]）此謂傍之術而非造就之方夫北人自宋時即云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舉人拙於文辭聲律（[illegible]）況又更金元之亂文學一事不及南人久

矣今南人教小學先令屬對猶是唐宋以來相傳舊法北人全不為此故求其習比偶調平仄者千室之邑幾無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無所通者比比也愚幼時四書本經俱讀全注後見庸師窳生欲速其成多為刪抹而北方則有全不讀者（王偶野與鄭少潭提學書言關中士不讀朱註不看大全性理通鑑諸書當嘉靖之時已如此）欲令如前代之人參伍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數百年不得一人且不知十三經注疏為何物也間有一二五經刻本亦多脫文誤字而人亦不能知此古書善本絕不至於北方而蔡虛齋林次崖諸經學訓詁之儒皆出於南方也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非大有為之君作而新之不免於無田甫田維莠驕驕之歎也

漢成帝元延元年七月詔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此古人因地取才而不限以一科之法也宋敏求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士子性朴茂而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擇齊行藝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其亦漢人之意也歟

糊名

國家設科之意本以求才今之立法則專以防姦為主如彌封謄錄一切之制是也考之唐初吏部試選人皆糊名令學士考判武后以為非委任之方罷之（此則糊名已用之選人而未嘗[illegible]）貞元中陸贄知貢舉訪士之有才行[illegible]

舊唐書舊本傳[illegible]

衆論翕曰崔翚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illegible]
唐書本傳贄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一歲選士總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吳武陵出杜牧所賦阿房宮辭請以第一人處之[illegible]此知其賢而進之也張昌齡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對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溫庭筠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初舉進士至京師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誠令狐縞之徒相與蒱飲酣醉終日由是累年不第本傳羅隱有詩名尤長於詠史然多譏諷以故不中第兩唐書本傳此知其不肖而退之也宋史陳彭年傳言景德中彭年與晁迥同知貢舉請令有司詳定考試條式真宗命彭年與戚綸參定多革舊弊專務防閑其所取者不復選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託然置甲等者或非人望文獻通考宋白傳言初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喜謗士白知貢舉惡其爲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後居近侍爲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爲白設也[illegible]昔之取士[illegible]程其一日之文亦參之以平生之行而[illegible]士論一皆違於前[illegible]李諮傳舉進士真宗聞其至孝擢第三[illegible]老學庵筆記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illegible]翰林學士[illegible]陳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曰投牒[illegible]日內翰林[illegible]乃

日知錄　卷之十六　十六

[illegible]

欲隔截天下進士彭年是恐向避[illegible]汀州以[illegible]杖[illegible]海爲其孫[illegible]兄弟[illegible]彭年家取[illegible]分賞抵罪而范仲淹蘇頌之議就欲罷糊封騰錄之法使有司先考其素行以漸復兩漢選舉之舊本傳夫以彭年一人之私而遂之爲數百年之成法無怪乎繁文日盛而人材日衰後之人主非有重門洞開之心習不能起而更張之矣

冊府元龜唐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敕自今以後州府所送進士如迹涉疎狂兼虧禮教或曾爲官司科罰或曾任州府小史一事不合入清流者雖薄有詞藝並不得申送如舉送以後事發長吏停見任及已停替者殿一年本試官及司功官並貶降是進一不肖之人考試之官皆有責焉今則藉口於糊名而曰吾衡其文無由知其人也是教之[illegible]行之人而代爲之逃其罪也

容齋四筆曰唐世科舉之柄專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爲之助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或徇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曰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illegible]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illegible]北四子皆可以當首薦而

日知錄　卷之十七　十七

極論者期於有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彧（作弘）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等二十三人登第公與焉）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繇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待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為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乃按摭言云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修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於修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攷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貢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紓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

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貞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紳三年又放張後餘張弘皆與摭言合

搜索

舊唐書李揆傳乾元初兼禮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攷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不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圃亦不能摛詞深昧求賢之意也及試進士請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引貢生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

舒元輿傳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因上書言自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繇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羅棘遮截疑其為姦非所以求忠直也（唱名乃以數驗之明日……）又言國朝校試窮微摘隱無所不至士至露頂跣足以赴科場此先聖所以有投槧而出者然役僞之風所在而有試者愈嚴而犯者愈眾揣摩之屬不足以盡弊如主司真具別鑒雖懷藏篋篋亦復何益故搜索之法秪足以辱士而主司之所賴不足以驗才士之所長也

今日考試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姦之法有餘（洪武五年正月癸丑上諭禮部臣曰……）

宋元祐初御史中丞劉摯上言治天下者遇人以

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應於上若以小人遇之彼將以小人自為矣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誠能反今日之弊而以教化為先賢才得而治具張不難致也

金史泰和元年省臣奏搜簡之法雖嚴至於解髮袒衣索及耳鼻殊失待士之體（……）故大定二十九年已嘗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為之更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從之

朱子論學校科舉之弊謂上以盜賊待士士亦以盜賊自處敢殊勉務非盜賊所何嗟夫三代之制不可見矣漢唐之事豈難倣而行之者乎

今之不言然矣

座主門生

貢舉之士以有司為座主而自稱門生自中唐以後遂有朋黨之禍座主字見令狐綯傳張籍寄蘇州白使君詩登第早年同座主楊嗣復傳嗣復領貢舉時父於陵自雒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會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座主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貞正之士所宜行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於朝廷必為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惑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為朋比所以時風寖薄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韓文公送牛堪序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其門者則元和長慶之間士風猶不至此臣等議今日以後進士及第任

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新唐書初舉人既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其制序立西階下北上東向主人席東階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拜乃敘齒謝恩遂升階與公卿觀者皆坐酒數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會題名席李肇國史補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宴于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奉敕宜依後唐長興元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時論以貢院官為恩門及以登第為門生門生者門弟子也顏閔游夏等並受仲尼之訓即是師門大朝所命春官不曾教誨舉子是國家貢士非宗伯門徒今後及第人不得呼春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詔及第舉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及目為恩門師門并自稱門生劉克莊跋陸放翁帖云余大父著作為京教考浙漕試明年考省試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真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尊其言蓋宋末已有先生之稱而至於有明則遂公然謂之座師謂之門生乃其朋黨之禍亦不減於唐時矣王元美觚不觚錄謂嘉靖以前門生稱座主不過曰先生而已至分宜當國始稱老翁其厚者稱夫人[illegible]日老師五[illegible]拜主司亦不受人作門生唐時風俗之敝楊復恭至謂昭宗為門生天子[illegible]

唐崔祐甫議以為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漢書樊儵傳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當時已有此弊近日張荊州九齡文刻石而美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為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

或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宋陳埜中言彼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是之宗而不念其亡所感夫參佐之於舉主猶蒙顧盼之恩彼誥言之獎闡鎔成就或資其力昔人且有賞比之譏若科場取士群邀所試之文未識其名何有師生之分至於市權撓法取賄酬恩枝蔓糾連根柢磐互官方為之濁亂士習為之頹靡其與漢人篤交念故之誼抑何遠哉

風俗通記弘農太守吳匡為司空黃瓊所舉班詔勸耕道於澠池聞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論之曰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冤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事所當勤

恤而狠顧私恩傲很自遂若宿卑婁然何以過茲論者不察而歸之舉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皆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漢書荀爽傳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為俗時賚議之曰頗貴以心而舉主喪三年可乎〉若此類者非一然荀皆通儒於義足貴〈魏書劉晁元元上傳之舉嘗僕射李公薨以孝靜元年小司元宜準禮而以情義斷之服乎嚴加毋從除之東魏崔之以此論為允〉月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然則除情係乎斯門汝報在乎衰門此又私恩之一變古今同慨者矣

後漢書周景為河內太守好賢愛士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魏志衛臻傳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南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與若可矣豈可令偏積一門是二公者若人情難合厚薄之殊而意趣則有公私之別矣

記言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嗚呼吾見今之舉士者交利而已屬子而已

舉主制服

雜記曰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此謂而仕管氏亦以舉主而服之然孔子以為有君命則可蓋亦有所不盡然之辭

同年

今人以同舉為同年唐憲宗問李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然穆宗欲誅皇甫鎛而宰相令狐楚蕭俛以同年進士保護之矣按漢人已有之後漢書李固傳云有同歲生得罪於冀風俗通云南陽五世公為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又云汝南令吳斌與司徒韓演同歲三國志魏武帝紀云公與韓遂父同歲孝廉〈魏武故事載公令曰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漢敦煌長史武班碑云金鄉長河間高陽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郎署孝廉柳敏碑云縣長同歲犍為屬國趙臺公晉書陶侃傳侃與陳敏同郡又同歲舉吏其云同歲蓋即今之同年也〈注吳志周瑜傳孫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此言同歲是年齒之年〉私恩結而公義衰亦一世之故矣

先輩

先輩乃同試而先得第者之稱程氏演繁露曰通典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雒陽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為門人滿一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者聽從後輩試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滿三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舍人不

第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爲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高第爲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爲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叙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叙用故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緣此也（韋莊集有題云癸丑年下第獻新先輩北夢瑣言王凝知貢舉謂人曰某所忝文柄今年榜帖全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今攷吳志闞澤傳言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修身積學薛綜傳言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晉書羅憲傳言侍宴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叙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是先輩之稱已起於三國之時而唐李肇國史補謂互相推敬謂之先輩此又後人之濫觴矣（容齋隨筆又曰唐人已第者其自稱曰前進士亦做此也稱曰早第進士而其未第行在先也澠水燕談錄蘇易簡孫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龍選鄉郡太守置宴作樂伶人致語昔年蘇作書爲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

鄭氏詩采薇箋曰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是亦漢末人語

出身授官

史言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文獻通攷唐時所放進士每歲不過二三十人（冊府元龜貞元十八年五月敕自今已後每年考試所收人明經不得過一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如無其人不必要滿此數太和元年二年三年每年恩賜及第四十人二年五月禮部奏請每年進士以三十人爲限從之）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於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陳氏曰唐時進士登第者尚未釋褐或是爲人所論薦或有應皆中或滿方解褐然後始得釋褐冊府元龜唐文宗語宰臣曰凡進士及第有方鎮奏請判官者第一任未經作州縣官莫依但第一任須作州縣官即第二任依奏）自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上初即位思振淹滯賜進士諸科出身者五百餘人（石林燕語是年進士特取一百九人自是連放九榜通取八百一人）皆先賜綠袍靴笏賜宴開寶寺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殊異歷代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不聽（陸游南唐書言馮延魯子僎與韓熙載知貢舉所放及第僅三人後與其弟儀俱入宋秘取名第遂爲唐及第者止於三人而五人而宋及第至百餘人也）此太宗初一天下欲以得士之盛跨越前代榮觀史稱（宋史王禹偁上疏言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登第者故有終身不獲一第及有不獲一官太宗懲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取人舍短用長授十得加在位者由二科登第者萬人雖有後學之才亦多容易而得）而不知僥倖之心欲速之習中於士人者且數百年而不可返矣又攷通典舉人條例四經出身授緊縣尉判入第二等授望縣尉五經出身授上縣尉判入第二等授緊縣尉進士與四經同資是唐時明經進士初除不過縣尉（宋史進士甲科並判人歲籌尉文獻通攷開寶八年王嗣宗爲狀元止授秦州司理參軍太平興國以後始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當時以爲異數）至今代則一人詞林更不外補（謝肇淛曰國朝進士一十人史路振與六卿抗禮一年開便可躋卿貳之選自贓負殷之詩唐未之代出爲卿貳人爲兩御宦有此稀也）二甲之除猶爲部屬浮沈於聽比之餘所以一第之後盡棄其學而以營求納賄爲事者以其得之淺而貴之驟也其於唐

人舉士之初制失之遠矣
儒林公議曰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試官擬選擢榮進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領太史之職遇以殊禮後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只是爲當得之也及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今代狀元及第之榮一甲翰林之授權興於是矣又曰尹洙豪士也嘗曰狀元及第雖使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寇於窮漠人必其榮無以加焉宋之務在文出爲宋叙而忘節度宗有汲黯之愛

宋初用人之弊有二進士釋褐不試吏部一也獻文得官得試除官二也今獻文之途已革而入官之途尚輕二者之弊其一尚存但宜仍用唐制用八股之人才而使之理煩治劇此夫子所謂賊夫人之子也

恩科

宋時有所謂特奏名者開寶三年三月庚戌詔禮部閱進士及十五舉嘗終場者得司馬浦等一百六人賜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自此始謂之恩科咸平三年遂至九百餘人士人恃此因循不學徼人聖之詔日紕丁寬恩延緣素業苟簡成風甚可恥也而元祐初知貢舉蘇軾孔文仲言今特奏者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許例外遞減一舉則當復增數百人此曹垂老別無所望布在州縣惟務黷貨以爲歸計前後恩科命官幾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議者不過謂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當日之論如此金史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敕今後凡五次御簾進士可一試而不黜專以文之高下定其次謂之恩榜語不云乎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故有杖鄉之制以尊高年致仕之節以養廉恥若以賓王調帝之榮爲閔老酬勞之具恐所益於儒林者小而所傷於風俗者多發頤識於泥金快難倚於升斗皆有趙孟之體辭人穆公之思黃髮足以稗耆艾何特困是者乎況五十不從力役六十不與服戎豈可從蘄斷於闕里之旁攘攘於橋門之下宜著爲令凡中式舉人年至六十者賜第罷歸居家授徒不中式者不許再上不但減百千騖倖之人亦少以勸二三存恥之士淳熙七年五月庚申詔特奏名六十人毋注縣令止三年三月癸卯初定改令用彩場下第舉人

漢獻帝初平四年詔曰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唐昭宗天復元年赦文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准敕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

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羽可秘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書此前代季朝之政當喪亂之後以此慰寒畯而收物情非平世之典也

實錄宣德二年六月己卯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奏北京國子監生及見撥各衙門歷事者請令六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各堂上官六科給事中公同臨官揀選凡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貌陋不堪者皆罷為民上從之凡斥去一千九十五人其南京國子監生亦准此例（次年即奉旨發天下生員則見後虛罷條下）三年四月丙辰行在吏部尚書蹇義奏揀擇吏員年五十以上及人物鄙猥不諳

文移者皆罷為民四年九月甲寅放南北兩京國子監生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者二百五十三人還鄉為民九年九月戊寅行在禮部奏取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效試其中者入國子監肄書不中者罷歸為民宣廟務飭吏治一時澄清之效如此後人不知即知之亦不肯言矣

年齒

記曰四十曰强而仕七十曰老而傳是人生服官之日不過三十年漢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文吏課牋奏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監四年令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今則突而弁兮已廁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尚留金紫之班何補官常徒滋士習宜定為中制二十方許應試三十方許服官年至六十即任官聽其自請致仕（實錄洪武十三年一月戊辰命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許致仕給以誥敕）無官之人一切勸停是雖發於古記之十年要亦不過三十年而已三十年之中復有二年大憂及期喪不得補選之日即其人在仕路之日少而居林下之日多可以動名利之心而息營競之俗

洪熙元年四月庚戌鄭府審理正俞廷輔言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求其實才十無二三或有年纔二十者未嘗學問一旦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治民職事廢隳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宜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

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上雖嘉納而未果行今則積習相沿二三百載青雲之路跬步可階五尺之童使思奔競欲以成人材而厚風俗難矣（宋李伯玉請罷童子科意亦同此）

教官

漢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元仁宗時方以科舉取士虞集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周子通書）令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濫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

曰師有司非信也生徒非信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能乎今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爲成德之君子者身師尊之以教於其郡邑其次則求大儒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當今之世欲求成德之人如上一言者或不可遽得若其次之三言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亦未至乏才也而徒用其又次之一言則亦不過以資格授之而荖鄙之大遂以學官爲餬口之地教訓之員名存而實廢矣

明初教職多由儒士薦舉景泰二年始准會試不中式舉人考授

天順三年十二月庚申建安縣老人賀煬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陶鎔士類奈何郡邑學校師儒之官眞材實學者百無二三虛縻廩祿猥瑣貪饕需求百計而受業解惑莫措一辭師範如此雖有英才美質何由而成至於生徒中亦往往玩愒歲年佻達城闕待次循資濫升監學徒待老耄授以一官但知爲身家之謀豈復有功名之念是則朝廷始也聚羣鴉而飲啄終也縱羣狼以牧人苟不嚴行考選則人材日陋士習日下矣上是其言命巡按御史同布按二司分巡官照提調學校例考之

太倉陸世儀言今世天子以師傅之官爲虛銜而不知執經問道郡縣以簿書期會爲能事而不知尊賢敬老學校之師以庸鄙充數而不知教養之法蒙學之師以時文章句爲教而不知聖賢之道儇捷者謂之才能方正者謂之迂拙蓋師道至於今而賤極矣即欲求脩自厲人誰與之如此而欲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又言凡官皆當有品級惟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定品惟德是視若使之有品級則仆仆亟拜非尊師之禮矣且其冠服亦不可同於職官當別製爲古冠服如深衣幅巾及忠靖巾之類仍以鄉國天下爲等庶師道日尊儒風日振而聖人之徒出矣按宋史黃祖舜言抱道懷德之士多不應科目老於韋布乞訪

其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松江府志[illegible]其[illegible]明初以名儒爲松江府學教授與江左先輩全節賢同若當時分教作用得人自是學者所[illegible]之選後並至大官）而朱子亦云須是罷堂除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年未四十不得任教官昔人之論即已及此

孟縣志曰（孟縣人張[illegible]撰）高皇帝定天下諸府衛州縣各立學置師一人或二人必擇經明行修者署之有能舉其職而最考於朝者或擢爲國子祭酒及翰林侍從之職英宗以後始剗爲令府五人州四人縣二人例錄天下歲貢之士爲之間有舉人進士除授者而其至也州縣長官及監司之臨者率以卑官小吏之道視之而不復崇以體貌是以

其望易邪而其氣易衰即有一二能訓法孔子以師道開而得薦擢者亦不過授以州縣之吏而止其取之也太濫其待之也太卑而其錄之也太輕無怪乎教術之不興而人才之難就矣

士風之薄始於納卷就試師道之亡始於赴部候選梁武帝所謂驅迫廉撝獎成澆競者也有天下者能反此二事斯可以養士而興賢矣

武學

山堂考索言武學置於慶曆三年既遂為武學諭未幾省去熙寧復置選知兵書者判武學置直講如國子監萬康之變不聞武學有禦侮者實錄正統六年五月從成國公

朱勇等奏以兩京多勳衛子弟乃立武學設教授訓導如京府儒學之制景泰五年正月丙寅南京守備寧遠侯任禮奏請革武學不允景泰間廢武學天順八年十一月丙辰復設京衛武學已而武生驕惰至欺公撓法正德中錢寧已嫉武學生朱大周上疏劾楊一清矣崇禎四年南京武學生吳國麟等毆御史郭維經掌都察院張延登奏黜是則不特不收其用而反貽之害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七月禮部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上曰太公周之臣封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分文武為二途輕天下無全才矣古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太公但從祀帝王廟去武成王號罷其舊廟於是勳戚子孫襲爵者習禮肄業於國子監被選尚主者用儀制主事一人教習實錄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庚辰命吏部設學於虎賁驍騎衛選儒士十人教故武臣子弟之養於錦衣衛者成化中太監汪直請設武學設科鄉試會試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不果行文事武備統歸於一嗚呼純矣

宋劉敞與吳九書曰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教化者危冠縫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鬪爭之聲猶擢其本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執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未聞大武學之科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

目而語難按劍而疾視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發之以術而動之以利其可得不為其容乎為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而況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員吾恐雖有智者未能善其後矣夫戰國之際天下競於馳騖於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發也雖私議巷說有可不及然風俗猶以是薄亂猶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辭也若之何其效之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與吾所甚惑也

因斯論之苟不得已而立武學仍當以孔子為先師如前代國學祀周公唐開元改為孔子周公尚不祀于學而況太公乎成化五年掌武學國子監監丞閻禹錫言古者鄉

必有學受成獻馘於中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今本學見有空堂數楹乞敕所司改爲文廟可謂得禮之意

雜流

唐時凡九流百家之士並附諸國學而授之以經六典國子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有六學焉一曰國子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天寶九載置廣文館凡七學歐陽詹貞元十四年記曰我國家春享先師後更日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來脩既行疑問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太學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家算家衛業以明亦自其館沒階雲來即席鱗差撮弁如星連璧成行觀此可見當日養士之制寬而教士之權一是以人才盛而藝術脩經學廣而師儒重今則一切攬諸儒門之外而其人亦自棄不復名其業於是道器兩亡而行能兼廢世教之日衰有繇然也

通經爲吏

漢武帝從公孫弘之議下令郡太守卒史皆用通一藝以上者唐高宗總章初詔諸司令史考滿者限試一經昔王粲作儒吏論以爲先王博陳其教輔和民性使刀筆之吏皆服雅訓竹帛之儒亦通文法故漢文翁爲蜀郡守選郡

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後漢欒巴爲桂陽太守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吳顧邵爲豫章太守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而梁任昉有厲吏人講學詩然則昔之爲吏者皆曾執經問業之徒心術正而名節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宋文帝詔言天下未有舍儒而可以爲吏者東京之盛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貞觀之時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豈不然乎

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國而陳其殷置其輔後鄭氏曰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夫庶人在官而名之曰輔先王不敢以厮役遇其人也重其人斯人知自重矣歐陽公集古錄有南鄉太守碑陰官屬何其多邪蓋通從史而計之爾縣猶今其間取士人故吏亦清修其勢然爾

元史順帝紀至正六年四月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屬於午後講習經史其將朝綱已弛人心將變雖有此令而實無其益是以太祖實錄言科舉初設上重其事凡民間俊秀子弟皆得預選惟吏胥心術已壞不許應試洪武四年七月丁卯又詔凡選舉毋錄吏卒之徒二十二年八月壬申唐書選舉志言[illegible]大理寺少卿張固嘗建論吏[illegible]然而當與羣臣言元初有憲

官疲吏往候之憲官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卻立不受憲官悟其意他日見吏辭之吏曰某爲隸吏非公家僮不敢避勞慮傷理體（五年二月壬午）是則此輩中未嘗無正直之人顧上所以陶鎔成就之者何如爾

陸子靜嘗言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能於分別之中而寓作成之意庶乎其得之矣

大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舉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第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第二甲從七品賜進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而一品衙門提控正七品出身二品衙門都吏從七品出身一品二

品衙門掾史典吏二品衙門令史正八品出身其與進士不甚相遠也後乃立格以限其所至而吏員之與科第高下天淵矣故國初之制謂之三途並用薦舉一途也（大明二年十二月庚辰吏部言罷科舉保薦所行多賢良方正以言者羅其齊能充選無實用也）進士監生一途也吏員一途也或以科與貢爲二途非也（從於試而登者總謂之一途）

永樂七年車駕在北京命兵部尚書署吏部事方賓簡衙京御史之才者召來賓奏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上問其出身賓言循理等二十四人皆進士監生洪秉等四人由吏上曰用人雖不專一途然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筆吏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用之任風紀使人輕視朝廷遂黜秉等爲序班諭自今御史勿復用吏流品自此分矣

宣德三年三月丙戌敕諭吏部往時選用嚴慎吏員授官者少比年吏與考滿歲以千計不分賢否一概錄用廉能幾何貪鄙塞路其可不精擇乎

蘇州況鍾松江黃子威二郡守並有賢名而俱聯薦擢皆累官至尚書

日知錄卷之十七

○秘書國史

漢時天子所藏之書皆令人臣得觀之故劉歆謂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而司馬遷爲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劉向揚雄校書天祿閣揚雄答劉歆書自言爲郎之歲詔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班斿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東京則班固傅毅爲蘭臺令史並典校書曹褒於東觀撰次禮事而安帝永初中詔謁者劉珍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校定五經諸子傳記竇章之被薦黃香之受詔亦得至焉竇章傳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太僕鄧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黃香傳詔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晉宋以下此典不廢左思王儉張纘之流咸讀祕書載之史傳[illegible]而柳世隆至借給二千卷[illegible]唐則魏徵虞世南岑文本褚遂良顏師古皆爲祕書監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手書繕寫藏於內庫而玄宗命弘文館學士元行沖通撰古今書目名爲羣書四錄以陽城之好學至求爲集賢院吏乃得讀之陽城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爲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illegible]宋有史館昭文館集賢院謂之三館太宗別建崇文院中爲祕閣藏三館眞本

[illegible]

書籍萬餘卷置直閣校理仁宗復命繕寫校勘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藏於太淸樓而范仲淹等嘗爲提舉且求書之詔無代不下故民間之書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書亦往往傳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來舊本藏之祕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廢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古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干寶之晉書柳芳之唐曆吳兢之唐春秋李燾之宋長編並以當時流布至於會要日曆之類南渡以來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嘗禁止今則實錄之進焚草於太液池藏眞於皇史宬在朝之臣非預纂修皆不得見而野史家傳遂得以孤行於世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今是雖以夫子之聖起於今世學夏殷禮而無從學周禮而又無從也況其下焉者乎豈非密於禁史而疏於作人工於藏書而拙於敷教邪遂使帷囊同毀空閣七略之名家壁皆殘不覩六經之字嗚呼悕矣

十三經注疏

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云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爲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云九經幷孝經論語爾雅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其先儒釋經之書或曰傳或曰箋或曰解或曰學今通謂之注書則孔安國傳詩則毛萇傳鄭玄

箋周禮儀禮禮記則鄭玄注公羊則何休學孟子則趙岐注皆漢人易則王弼注魏人繫辭韓康伯注晉人論語則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則杜預注爾雅則郭璞注穀梁則范甯集解皆晉人孝經則唐明皇御注其後儒辨釋之書名曰正義今通謂之疏

舊唐書儒學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攷定五經頒於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高宗紀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時但有易書詩禮記左氏春秋五經永徽中賈公

彥始撰周禮儀禮義疏宋史李至傳判國子監上言五經書既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修望令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等重加讐校以備刊刻從之今所行者穀梁疏楊士勛撰孝經論語爾雅疏宋邢昺撰孟子疏孫奭撰公羊疏不著人名或云唐徐彥撰今人但知五經正義為孔穎達作不知非一人之書也新唐書穎達本傳云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百餘篇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駮正其失詔更令裁定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攷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

監本二十一史

宋時止有十七史今則并宋遼金元四史為二十一史但遼金二史向無刻本南北齊梁陳周書人間傳者亦罕故前人引書多用南北史及通鑑而不及諸書亦不復采遼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嘉靖初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祭酒林文俊等表進至萬曆中北監又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其板視南稍工而士大夫遂家有其書歷代之事迹粲然於人間矣然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偶舉一二如魏書崔孝芬傳李彪謂崔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諭

殊優今當為羣拜紀此三國志陳羣傳中事陳羣字長文紀之子時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為紀拜古人用此事者并一北史盧昶傳邢巒向與昶父子彥交又見昶[illegible]君淵學乃與子彥日以勸老師遂出明殊處欽為羣拜紀非為隱僻今所刻北史改云今當為絕羣耳不知紀羣之為名而改紀為絕又倒其文此已可笑南北數刪又如晉書華譚傳末云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今本誤於始字絕句左方跳行添列一袁甫名題而冉以淮字起行南北數刪齊王冏傳末云鄭方者字子迥此處鄭名亦即上文所云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而別敘其人與書及冏答書於後耳今乃跳行添列一鄭方者三字名題北敓無者唐書李敬玄傳末附敬玄弟元素今以敬玄屬上文而弟元素跳行此不通足

以彰太學之無人而貽後來之姍笑乎不免誤繆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簞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至於歷官任滿必刻一書以充餽遺此亦甚雅而鹵莽就工殊不堪讀陸文裕金臺紀聞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為之故雖板刻書頗有精者洪武初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里歲月勘校工

役並存可識也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祇以供餽贐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昔時入覲之官其餽遺一書一帕而已謂之書帕自萬曆以後改用白金聞之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有右文之主出將有復此非難也而書之已為劣生刊改者不可得而正矣是故信而好古則舊本不可無存多聞闕疑則羣書亦當並訂此非後之君子之責而誰任哉

舊唐書病其事之遺闕新唐書病其文之晦澀當兼二書刻之為二十二史如宋魏諸國既各有書而復有南史北史是其例也

張參五經文字

唐人以說文字林試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日唐書經籍志天寶二載詔集賢學士衞包改古文尚書從今文篆籒之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書景龍觀鐘猶帶篆分遺法至於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為說日以鑿矣大曆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開成中唐玄度增補復作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今西安府學向無板本間有殘缺無別本可證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經補字并屬諸生補此書之闕以意為之乃不知此書特五經之文非

經所有者不載而妄添經外之字并及字書中泛博之訓其至闕小泛刷元本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同乃知近日學者之不肯闕疑而妄作如此

山東人刻金石錄於李易安後序紹興二年玄黓歲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於爾雅八月為壯而改為牡丹凡萬曆以來所刻之書多牡丹之類也

別字

後漢書儒林傳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近鄙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本當為此字而誤為彼字也今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轉

三朝要典

宋史蹇序辰傳紹聖中為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然蹤迹深秘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存之歲久必致淪失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免者天啟中纂輯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

門戶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史者兩收而並存之則後之君子如執鏡以照物無所逃其形矣偏心之輩謬加筆削於此之黨則存其是者去其

非者於彼之黨則存其非者去其是者於是言者之情隱而單辭得以勝之且如要典一書其言未必盡非而其意別有所為繼此之為書者猶是也此國論之所以未平而百世之下難乎其信史也崇禎帝批講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實錄之法惟在據事直書則是非互見大哉王言其萬世作史之準繩乎

密疏

唐武宗會昌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愜必見襃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啟事自有記注並須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罔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為信今後實錄所載章奏並須朝廷共知者方得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理必可法人皆向公愛憎之志不行襃貶之言必信從之此雖出於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為無理自萬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傳但憑閣揭天啟以來讒慝弘多嘖言彌甚予嘗親見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蓋棺之後重為奮筆之文追遺議於後人侈先見於前事其為誣罔甚於唐時故志之於書俾作史之君子詳察而嚴斥之也

貼黃

章奏之冗濫至萬曆天啟之間而極至一疏而薦數十人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辭崇禎帝英年御宇厲精圖治省覽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數月之後頗亦厭之命內閣為貼黃之式崇禎元年二月即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過百字粘附牘尾以便省覽此貼黃之所由起也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之貼黃蓋敕書用黃紙則貼者亦黃紙也今奏狀劄子皆白紙有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於後乃謂之貼黃蓋失之矣其表章略舉事目與日月道里見於前及封皮者又謂之引黃

記注

時政記之法亦本為善意但可以寄私史官追予夫錄非本宗之意其要者下見之意矣 庸

古之人君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所以防過失而示後王記注之職其來尚矣唐太宗通曉古典尤重其事蘇冕言貞觀中每日朝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注記政事稱為畢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有司惟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甫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監仗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為故事

舊唐書姚璹傳長壽二年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宜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

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璹始也

四書五經大全

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之後黃氏 榦字直卿號勉齋先生 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自真氏 德秀字希元號西山先生 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 洙字宗道 乃倣西山之為四書附錄後有蔡氏 模字仲覺號覺軒先生 四書集疏趙氏 順孫號格菴先生 四書纂疏吳氏 真子號克齋先生 四書集成昔之論者病其泛濫於是陳氏 櫟字壽翁號定宇先生 作四書發明胡氏 炳文字仲虎號雲峰先生 作四書通而定宇之門人倪氏 士毅字仲弘號道川先生 合二書為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 有汪克寬序 至正丁亥

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頒之學官而諸書皆廢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章 剡 所刻四書通義中永樂中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舛謬 大學格致章或問是不待七十子喪而大已乖矣輯釋引漢書劉歆移太常書有曰及夫子沒而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又孔子家語後序中亦有此句大全則去其所引劉歆書但云出家語後序則失其矣中庸九經章或問引賈捐之對元帝詔輯釋引漢書傳文曰夫後宮色盛則賢者隱處佞臣用事則諍臣杜而文帝不行此稍之之記謂文義不蠹後宰來臣之請大全則改云元帝不行既不知古書又不辨語氣 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纂疏 字德輔隱居不仕以十年之功為此書 但改其中愚按二字為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 此書與胡傳纂疏今並有之 而改其中愚按二

字為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啓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祿利而莫之問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其為力矣 書大全長是南多十有其五卷可觀矣 尚

書傳會選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詩傳

上以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注說與番陽鄒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采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九月癸丑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頒行天下今按此書若堯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轉陳氏祥道高宗肜日謂祖庚繹于高宗之廟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金氏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張氏陳氏櫟皆不易之論又如禹貢厥賦貞主蘇氏軾謂賦與田正相當經屬渭汭主孔傳水北曰汭太甲自周有終主金氏謂周當作君多方不克開于民之麗主葉氏陳氏櫟謂古者亦然以閉罪爲麗皆可從然所采既博亦或失當如金縢周公居東謂孔氏以爲東征非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牴牾每傳之下繫以經文

及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辨之甚詳其傳中用古人姓字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攷證典故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爲此書者皆自幼爲務本之學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後學至永樂中修尚書大全不惟刪去異說并音釋亦不存矣愚嘗謂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材於斯爲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而臣節變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

內典

古之聖人所以教人之說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禮樂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雖其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樂記亦有體用之分然並無用心於內之說自老莊之學行於戰國之時而外義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生者莊子也於是高明之士厭薄詩書以爲此先王所以治天下之糟粕而佛氏晚入中國其所言清淨慈悲之說適有以動乎世人之慕向者六朝諸君子從而衍之其傳寖盛後之學者遂謂其書爲內典內典字見冊府元龜引會要開成二年二月王起奏進准宣索內典目錄十二卷推其立言之旨不將內釋而外吾儒乎夫內釋而外吾儒此自緇流之語豈得士大夫亦云爾乎黃氏日抄云論語曾子三省章集注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又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

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矣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禪學之說耳象山陸氏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者皆外人之學非孔子之真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說也後有朱子當於集注中去此一條

褚少孫補滑稽傳以傳記雜說爲外家是以六經爲內也東漢儒者則以七緯爲內學六經爲外學後漢書方術傳自是習爲內學注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惠民與圖讖傳博通內外圖典魏志管寧傳張臶學兼內外之文一歸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

以下不可得指謂讖記而今百世之下曉然皆悟其非今之所謂內學則又不在圖讖之書而移之釋氏矣

心學

黃氏日鈔解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章曰此章本堯命舜之辭舜申之以命禹而加詳耳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舜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祿永終之上又所以警切之使勿至於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永終二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說也永終之戒反說也蓋舜以昔所得於堯之訓戒并其平日所嘗用力而自得之者盡以命禹使知所以執中而不至於永終耳豈為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即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九峰之作書傳述朱子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并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九峰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為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為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為據依矣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而相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以理為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者何傳之云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僭書其所見如此

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亦是借用釋氏之言不無可酌

論語一書言心者三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乃操則存舍則亡之訓門人未之記而獨見於孟子夫未學聖人之操心而驟語夫從心此即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者矣

唐仁卿〈名伯元澄海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吏部文選司郎中〉答人書曰自新學興而名家著其冒焉以居之者不少然其言學也則心而已矣元聞古有學道不聞學心古有好學不聞好心心學二字六經孔孟所不道今之言學者蓋謂心即道也而元不解也何也危微之旨在也雖上聖而不敢言也今人多怪元言學而遺心說若執事責以不學之易了而元亦可以

無解於執事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又曰一日
克己復禮又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元未能也孔門諸子日
月至焉夫子猶未許其好學而況乎曰至未能也謂之不
學可也但未知執事所謂學者果仁邪禮邪事邪抑心之
謂邪外仁外禮外事以言心雖執事亦知其不可執事之
意必謂仁與禮與事即心也用力於仁用力於心也復禮
復心也行事行心也則元之不解猶昨也謂之不學可也
又曰孳孳為善者心孳孳為利者亦未必非心危哉心乎
判吉凶別人禽雖大聖猶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學乎心
學者以心為學也以心為學是以心為性也心能具性而
不能使心即性也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非

如象　卷之一　人　十五

求於心則是我所病乎心學者為其求心也心果待求必
非與我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為乃
為心障耶尚書曰從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始方敢以自信而今之學者未可與立而欲語從心者天下之人而為仁私必斯言也
論語仁者安仁集注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
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此皆莊列之
言非吾儒之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子曰回之為人也
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故曰操則存
舍則亡不待存而自不亡者何人哉

舉業

林文恪林福州府志曰余好問長老前輩時事或為余言

林尚默名誌閩縣人永樂壬辰進士鄉試會試皆第一殿試一甲第二名方遊鄉序為弟
子員即自負其才當冠海內士云然攷其時試諸生者則
楊文貞金文靖二公也夫尚默當時所習特舉子業耳而
楊金二學士皆文章宿老蔚為儒宗尚默乃能必之二公
若合符節何哉當是時也學出於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
習之譬作車者不出門而知適四方之合轍也正德末異
說者起以利誘後生使從其學毀儒先誣傳注殆不啻弁
髦矣由是學者倀倀然莫知所從欲從其舊說則恐或主
新說從其新說則又不忍遽棄傳注也已不能自必況於
人乎嗚呼士之懷瑾握瑜範馳驅而不遇者可勝道哉是
故射無定鵠則羿不能巧學無定論則游夏不能工欲道

如象　卷之十　人　十六

德一風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游言始
又曰近日講學之輩彌近理而大亂真士附其門者皆取
榮名於是一唱百和如伐木者呼邪許然徐而叩之不過
徼捷徑於終南而其中實莫之能省也
東鄉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曰嗚呼制舉業中始為禪之
說者誰與原其始蓋由一二聰明才辯之徒厭先儒敬義
誠明窮理格物之說樂簡便而畏繩束其端肇於宋南渡
之季而慈湖楊氏之書為最著國初功令嚴密匪程朱之
言弗遵也蓋至摘取良知之說而士稍異學矣然予觀其
書不過師友講論立教明宗而已未嘗以入制舉業也其
徒龍谿王畿緒山錢德洪闡明其師之說而又過焉亦未嘗以

入制舉業也龍谿之舉業不傳陽明緒山班班可攷矣衛
較其文持詳矜重若未始肆然欲自異於朱氏之學者然
則今之爲此者誰爲之始與吾姑爲隱其姓名而又詳乙
注其文使學者知以宗門之糟粕爲舉業之俑者自斯人
始（萬曆丁丑科楊起元）嗚呼降而爲傳燈於彼敎初說其淺深相去
已遠矣又況附會以援儒入墨之輩其鄙陋可勝道哉今
其大旨不過曰耳自天聰目自天明猶告子曰生之謂性
而已及其厭窮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猶告子曰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未有不流於小人之
無忌憚者此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所以言心而必
原之性大學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吾將有所論著而

姑言其槩知此學者可以廢然返矣
又曰嘉靖中姚江之書雖盛行於世而士子舉業尚謹守
程朱無敢以禪竄聖者自興化華亭兩執政尊王氏學於
是隆慶戊辰論語程義首開宗門（破題見下是年主考李春芳興化縣人）此
後浸淫無所底止科試文字大半剽竊王氏門人之言陰
詆程朱
坊刻中有僞作羅倫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題曰良知者
廓於學者也按羅文毅中成化二年進士當時士無異學
使果有此文則良知之說始於彝正不始於伯安矣況前
人作破亦無此體（首用又字破題或二句或三句必盡題意嘉靖八年主司變濫期爲雕琢之格）
孔子聖之時者也（程文破云聖人者上大中者也試錄一忤十論草然）以其爲先朝名臣而

借之耳
破題用莊子
五經無眞字始見於老莊之書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
眞莊子漁父篇孔子愀然曰敢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
之至也（荀子眞積力久亦是此意黃庭經曰積精累氣以爲眞）大宗師篇曰而已反
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列子曰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
鬼鬼歸也歸其眞宅漢書楊王孫傳曰死者終身之化而
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說文
以眞僊人變形登天也徐氏繫傳曰眞者仙也化也从匕
匕即化也反人爲匕从目从匕八其所乘也（人老則近於死故老字从匕既死則反其眞故眞字亦从匕）
以生爲寄以死爲歸於是有眞人眞君

眞宰之名秦始皇曰吾慕眞人自謂眞人不稱朕魏太武
改元太平眞君而唐玄宗詔以四子之書謂之眞經皆本
乎此也後世相傳乃遂與假爲對李斯上秦王書夫擊甕
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韓信
請爲假王高帝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
又更東垣曰眞定竇融上光武書曰豈可背眞舊之主事
姦僞之人而與老莊之言亦微異其指矣（今謂眞古曰實今謂假古曰僞左傳襄十八年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假不猶假君假相國爲人詐之稱是也今人之所謂假亦非）
宋諱玄以眞代之故廟號曰眞宗玄武七宿改爲
眞武玄冥改爲眞冥玄枵改爲眞枵崇文總目刪太玄經
爲太眞則猶未離其本也隆慶二年會試爲主考者厭五

經而喜老莊黜舊聞而崇新學首題論語子曰由誨汝知之乎一節其程文破云聖人教賢者以眞知在不昧其心而已（莊子大宗師篇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　列子仲尼篇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始明以莊子之言入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間舉業所用無非釋老之書彗星埽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變爲赤血矣崇禎時始申舊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讀時文習染已久不經之字搖筆輒來正如康崑崙所受鄰舍女巫之邪聲非十年不近樂器未可得而絕也雖然以周元公道學之宗而其爲書猶有所謂無極之眞者又何責乎今之人哉（羅氏困知記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太極與陰陽五行非二物也不當言合又言通書未嘗一語及無極）

孟子言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指是愛親敬長若大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則必待學而知之者矣今之學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莊子之眞知

科場禁約

萬曆三十年三月禮部尚書馮琦上言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鑑性理諸書而外不列於學官而經書傳注又以宋儒所訂者爲準此卽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自人文向盛士習寖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趨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朱程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竊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高論爲神奇以蕩軼規矩掃滅是非廉恥爲廣大取佛書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竄入聖言取聖經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語道既爲踳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爲榛莽臣請坊間一切新說曲議令地方官雜燒之生員有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一月增附不許帮補三句以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書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許會試多者黜革（二十八年禮科摘劾廣東人顏以修四書義有無人無性出世住世語罰停五科）伏乞天語申飭斷在必行自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卽能實詣其極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襲咳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跡者

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別爲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中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非聖主執中建極羣工一德同風世運之流未知所屆上曰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近日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譏孔子掃滅是非蕩棄行檢復安得節義忠孝之士爲朝廷用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可開列條款奏來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好尚者任其解官自便自此稍爲釐正然而舊染既深不能盡滌又在位之人多以護惜士子科名爲陰德亦不甚摘發也至於末年詭僻彌甚

欽定識者昧目轉將又復失明天下之人主可羞者乎且恐之下豈有更人焉者哉

今按□集台文集內□□□仍其所□而為之一□耳

新學之典人皆士且六經因而不貴每汁宗熙二年浙江
鄉試題又用明後民用竟上文歲月日時無易傳曰不失
其時也第三名龔廣生文謨以為曆家一日十二時之時
而取冠本經刻為程文九年應天鄉試題王誦大之至文
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內有以遏徂莒注曰莒詩作旅衆
也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第二十三名周天一文謂以
為春秋莒人之莒亦得中式部科不聞磨勘治今之不行
至此

朱子晚年定論

宋史陸九淵傳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辯所學多不
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

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
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留書往來論難不置
焉

王文成守仁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
當時羅文莊欽順已嘗與之書而辨之矣其書曰詳朱子
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
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
主於向裏者以為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為定論斯其所
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為定偶考得
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
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
為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為中年未定之說竊恐
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
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
序中又變定字為舊字却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呂東
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愚皆不
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資絕世而日新不已
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為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
河而放諸海又以為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
非虛語也然又以為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
容有是邪他說固未敢論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
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為其於實體似益
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

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
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此書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
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為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
為明白痛切以為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
故獨不為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書為然則
論孟集注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為
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
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者安知不有抵牾之不同者為祟於其間以成抵牾之大
隙哉又說中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為見之尤真

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毫釐之差正在於此即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始所謂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蚤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豎此科曰爲悟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出莊子蹄古罘字兔罟也）可也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東莞陳建作學蔀通辨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

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爲之辨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黃氏日抄曰朱子與陸子靜書反復詳覈累之得答陸子美書論太極兩論至序而止答陸子靜書辯論凡與曾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各凡七終又遍條詳序其定錄粃撰且云難用未嘗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可矣書亦於此而止）近世東山趙汸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此特朱子謙己誨人之辭未肯敎人爲陸氏之學也）豈鵞湖之論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并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同晚異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敏政）因之乃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倚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

象山語錄論王荊公不能
神始而以學者先要
理何當以主靜爲宗

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辨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云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按子靜卒後朱

子與居元吉書謂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是編何時而已蓋已逆知後人宗陸氏者之斯而東山有不改其書理義附會之以爲同何邪）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昔裴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指鹿爲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弄後學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此書爲朱陸二家同異之辨極爲精小而世人不知但知其有皇明通紀又不知通紀乃采東儲之孫所作而託名於清瀾也）宛平孫承澤謂陽明所爲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人子以天縱之聖不

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學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在是。如謂以朱子為支離，為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為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真為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弘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文成與胡端敏世寧鄉試同年，一日謂端敏公曰：公人傑也，第少講學。端敏答曰：某何敢望公，但恨公多講學耳。）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尚書（世貞）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出

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為泰州（王艮）、龍溪（王畿）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為顏山農（鈞），再傳而為羅近溪（汝芳）、趙大洲（貞吉）；龍溪之學一傳而為何心隱（本名梁汝元），再傳而為李卓吾（贄）、陶石簣（望齡）。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為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蔀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

姑蘇志言姚榮國（廣孝）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詆程朱。（實錄本傳言廣孝著道餘錄，詆訕先儒，為君子所鄙。）少師亡後，其友張洪謂人曰：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為焚棄。少師之才不下於文成，而不能行其說者，少師當道德一風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說又作之時也。

嘉靖二年，會試發策（考試官蔣文定冕、石文介瑤），謂朱陸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歟？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與？至筆之簡冊，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無不可乎。（[illegible]）當日在朝之臣，有能持此論者，涓涓不塞，終為江河，有世道之責者可無履霜堅冰之慮？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宋史：林之奇言，昔人以王何清談之罪甚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之正，豈不在於後賢乎？

竊書

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托為古人，張霸百二尚書、衛宏詩序之類是也。晉以下人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為己作，郭象莊子注、何法盛晉中興書之類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

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

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無儁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盜竊所成之書必不如元本名爲鈍賊何辭

舊唐書姚珽曾以其曾祖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爲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字將爲己說珽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代吾讀有明弘治以後經解之書皆隱沒古人名字將爲己說者也

勘書

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曰環緒倚鉏乃環堵之誤注云緒疑作堵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誤注云刊疑當作利失之遠矣幸其出於前人雖不讀書而猶遵守本文不敢輒改苟如近世之人據臆改之則文益晦義益舛而傳之後日雖有善讀者亦茫然無可尋求矣然則今之坊刻不擇其人而委之讎勘豈不爲大害乎

梁簡文帝長安道詩金槌抵長樂複道向宜春是用漢書賈山傳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三輔決錄長安十二門三塗洞闢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爲往來之徑水經注同今誤作金槌而又改爲椎輪唐閻朝隱送金城公主適西蕃詩還將貴公主嫁與傉檀王是用晉書載記河西王禿髮傉檀今誤作褥檀而又改爲褥氈比於金根車之改金銀而又甚焉者矣

莊子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一本作所師蓋魏晉以後寫書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訛石也

改書

東坡志林曰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是知穿鑿之弊自漢已然故有行賂改蘭臺漆書以合其私者矣

萬曆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且如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氏檄本出舊唐書其曰偽臨朝武氏者敬業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偽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禍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時故有是言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始改國號曰周其時廢中宗爲廬陵王而立相王爲皇帝故曰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也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輒改其文謬種流傳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詩歸一書尤爲妄誕魏文帝

短歌行長吟永歎思我聖考聖考謂其父武帝也改爲聖老評之曰聖老字奇僻唐書李泌對肅宗言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監國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圖稱制乃鴆殺之以雍王賢爲太子賢自知不免與二弟日侍於父母之側不敢明言乃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聞而感悟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爲天后所逐死於黔中其言四摘者以況四子也以爲非四之所能盡而改爲摘絕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易林

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撰而託之焦延壽者延壽在昭宣之世漢書京房傳曰延壽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按此梁敬王定國也以昭帝始元二年嗣四十年薨當元帝之初元二年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彭離濟東遷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口楊芒生角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上玉牀似用李尋傳語曰新作初陵踰陷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劉季發怒命滅子嬰又曰大蛇當路使季畏懼則又非漢人所宜言也

日知錄卷之十八

日知錄卷之十九

文須有益於天下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文不貴多

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二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爲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傳宜矣

西京尚辭賦故漢書藝文志所載止詩賦二家其諸有名文人陸賈賦止三篇賈誼賦止七篇枚乘賦止九篇司馬相如賦止二十九篇兒寬賦止二篇司馬遷賦止八篇王褒賦止十六篇揚雄賦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枚皐賦百二十篇而于枚皐傳云皐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于皐皐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是辭賦多而不必善也東漢多

稗諫書序論難之文又其附崇重經術復多訓詁凡傳中錄其篇數者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應劭劉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餘篇少者盧植六篇黃香五篇劉騊駼崔烈曹衆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于鄭玄傳云玄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所注諸經百餘萬言通人頗譏其繁是解經多而不必善也

秦延君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桓譚新論）此顏之推家訓所謂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者也（[illegible]）

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于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經而文衰

矣（如志應五事其書賈誼一篇傳者）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揚雄劉歆各五卷爲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著書之難

子書自孟荀之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彙而爲書此子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爲之庶乎其傳也與

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illegible]）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爲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

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直言

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其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

人之議矣故盤庚之誥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國有大疑卜諸庶民之從逆子產不毁鄉校漢文止輦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猶存魯山令元德秀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玄宗爲之感動白居易爲盩厔尉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憲宗召入翰林亦近於陳列國之風聽輿人之誦者矣

詩之爲教雖主於溫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如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如曰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則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爲嫌也楚辭離騷余以蘭

為可悖今羌無實而容長于逸章句謂懷王少弟司馬子
蘭椒專佞以慢慆今章句謂楚大夫子椒洪興祖補注古
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麗人行賜名大國虢與秦慎
莫近前丞相嗔近於十月之交詩人之義矣
孔稚珪北山移文明斥周顒劉孝標廣絕交論陰譏到溉
袁楚客規魏元忠有十失之書韓退之諷陽城作爭臣之
論此皆古人風俗之厚

○立言不為一時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十百年之後者魏
志司馬朗有復井田之議謂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
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

及此時復之當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戶絕
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給授而口分世業之制自此而
起迄於隋唐守之魏書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議
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
二稱懸於市門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雜鉛鑞並不
聽用當世未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鑄新錢文曰
五銖重如其文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而開通
元寶之式自此而準至宋時猶倣之
唐書李叔明為劍南節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
寺為三等觀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
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為民德宗善之以為可行
之天下詔下尚書省議已而罷之至武宗會昌五年併省
天下寺觀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
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
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毀寺四千
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
千餘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元史京師恃東南運
糧竭民力以航不測泰定中虞集建言京東數千里北極
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
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而授以地能
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
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為徵額五年有積蓄命以官

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
如此可以寬東南之運以紓民力而游手之徒皆有所歸
事不果行及順帝至正中海運不至從丞相脫脫言乃立
分司農司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
千名為農師歲乃大稔至今水田遺利猶有存者而戚將
軍繼光復修之薊鎮是皆立議之人所不及見而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
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顏淵及
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顏淵
告漢武也孟子之欲用齊也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若滕則
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嘗貶於齊梁曰有王者起

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嗚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遇其時，有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

朱子作詩傳，至於秦黃鳥之篇，謂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伏讀正統四年六月乙酉，諭與靖王佐敬曰：周王薨逝，良切痛悼。其存日嘗奏葬近地，從儉約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歸其家（周憲王諱有燉，所著有誠齋集）

（此命及蕭氏、鞏氏自焚以殉，雖節貞烈，然以一品禮葬之）益上御極之初，即有感於憲王之奏，而亦朱子詩傳之有以發其天聰也。嗚呼仁哉。

文人之多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為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於世，焉足重哉。此揚子雲所謂摭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本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所記劉文靖告吉士之言，空同關大以為不平矣（見附錄）。

宋史言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

巧言

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為通人。夫惟能之而不為，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為近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

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為好犯上好作亂之人，一為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孫弟，以至於弒父與君，皆好犯上好作亂之推也。

自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以至於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以立於世。有王莽之篡弒，則必有揚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禪代，則必有潘勗之九錫（世說言潘元茂作魏公九錫命，人謂與司馬諸同風）。是故亂之所由生也，犯上者為之魁，巧言者為之輔。故大禹謂之巧言令色孔壬，而與驩兜有苗同為一類。甚哉其可畏也（周穆王作冏命曰：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然則學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繼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側媚之習。使一言一動皆出於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後可以修身而治國矣（觀者於論語之首而列有子曾子之言，所以補夫子平日所未及者）。

（補錄　夫序　無亦）

世言魏忠賢初不知書而口含天憲則有一二文人代為之後漢書言梁冀裁能書計其誣奏太尉李固時扶風馬融為冀章草唐書言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闒茸者代為題尺又言高駢上書肆為醜悖脅邀天子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宋史言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乃使林希典書命逞毒於元祐諸臣嗚呼何代無文人有國者不可不深惟華實之辨也

文辭欺人

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靈運身為元勳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為林泉之

侶既為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真欵密至元嘉之際累遷侍中自以名流應參時政文帝惟以文義接之以致觖望又上書勸伐河北至屢嬰罪劾興兵拒捕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及其臨刑又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若謂欲效忠於晉者何先後之不倫乎史臣書之以逆不為苛矣王維為給事中安祿山陷兩都拘于普施寺迫以偽署祿山宴其徒於凝碧池維作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下獄或以詩聞於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縉請削官以贖兄罪肅宗乃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襄王僭號逼李拯為翰林學士拯既汙偽署心不自安時朱玫秉政百揆無敘拯嘗朝退駐馬國門為詩曰紫宸朝罷綴鴛鸞丹鳳樓前立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王出奔拯為亂兵所殺二人之詩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遊之士多護王維如杜甫謂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賊者乎今有顛沛之餘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發為忠憤之論與夫名汙偽籍而自託乃心比于康樂右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

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書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偽即以其言辨之而

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為言者偽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夫鏡情偽屏盜言君子之道興王之事莫先乎此

修辭

典謨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

此論又似重文辭與言皆賦

韓文字無一不自有然之衛王兩說之不將乃關合字事篇是以辭之粹處奏所謂暗合者也貞局

字只達者之持是論

佛之糟粕而浮埃聚沫以爲其無足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即談性道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

楊用修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

自嘉靖以後人知語錄之不文於是王元美之劄記范介儒之膚語上規子雲下法文中雖所得有淺深之不同然可謂知言者矣

文人摹倣之病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時有利鈍梁簡文與湘東王書云今人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棄其所長惟得其所短宋蘇子瞻云今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宋末心宗學歷乃系以來天下以杜甫爲師始於元人之學杜之詩金元裕之詩云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夫文章一道猶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陸士衡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者今且未見其人進此而窺著述之林益難之矣

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

洪氏容齋隨筆曰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腴旨上薄騷些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激越渟泳漢晉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閒皆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其言甚當然此以辭

之工拙論爾若其意則總不能出於古人範圍之外也如楊雄擬易而作太玄王莽依周書而作大誥皆心勞而日拙者矣世說王隱論揚雄太玄經非錄也古人謂之屋下架屋曲禮之訓毋勦說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文章繁簡

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于辭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如絳守居園池記以東西二字中常以爲甲乎好難是人之所見於者矣作書須注此自秦漢以前可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之矣子曰辭達而已矣嘗讀宗修寶應府志書正德中劉七長人書曰七年閏五月賊七來寇江

境而分注於腋七之下曰如劉氏則以爲人無不笑之不知承伊之學爲秦貴文者皆蹉七之類也
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容齋隨筆論衛青傳封三校尉論史記勝漢書處正不獨此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須重見而意已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

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瞯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

劉器之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豈有繁簡邪昔人之論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當日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

黃氏日鈔言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樗里子傳史記曰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爲滑稽矣然則樗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爲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文人求古之病

後周書柳虯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虯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之不能爲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爲尚書左氏乃勦取史漢中文法以爲古甚者猥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爲不稱凡所曾國崔宋史表曰且辭之繁簡以事而文之今古以時查用修則之語

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

唐書鄭餘慶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皆其不適時

宋陸務觀跋前漢通用古字韻曰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爲工亦自不知孰爲古孰爲今也近時乃或鈔掇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爲之太息書以爲後生戒

元陶宗儀輟耕錄曰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改之曰監司太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

何孟春餘冬序錄曰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為異不知文字間著此何益於工拙此不惟於理無取且於事復有礙矣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鄭曰滎陽以一姓之望而槩衆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末五季間孫光憲輩始北夢瑣言稱馮涓為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為五柳公類以昔人之號而槩同姓尤是可鄙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所謂於理無取而事復有礙者也

于慎行筆麈曰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於

今此應為古人笑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為也予素不工文辭無所模擬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逕就金石之文斷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

古人集中無冗複

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無冗複也一集之中亦無冗複且如稱人之善見於祭文則不復見於誌見於誌則不復見於他文後之人讀其全集可以互見也又有互見於他人之文者如歐陽公作尹師魯誌不言近日古文自師魯始以為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見不必重出蓋歐陽公自信己與范公之文並可傳於後世也亦所以見古人之重愛其言也

劉夢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又可見古人不必其文之出於己也

書不當兩序

會試錄鄉試錄主考試官序其首副主考序其後職也凡書亦猶是矣且如國初時府州縣志書成必推其鄉先生之齒尊而有文者序之不則官於其府州縣者也請者必當其人其人亦必自審其無可讓而後為之官於是者其文優其於是書也有功則不讓於鄉矣鄉之先生其文優

其於是書也有功則官不敢作矣義取於獨斷則有自為之而不讓於鄉與官矣凡此者所謂職也故其序止一篇或別有發明則為後序亦有但紀歲月而無序者今則有兩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兩序非體也不當其人非職也世之君子不學而好多言也

凡書有所發明序可也無所發明但紀成書之歲月可也

人之患在好為人序

唐杜牧答莊充書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為之今吾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讀此言今之好為人序者可以止矣

婁堅重刻元氏長慶集序曰序者敘所以作之指也蓋始

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以校書為職每一編成即有序最為雅馴矣左思賦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於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多有託於人以傳者皆汲汲於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於其傳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讀有繕寫而重刻之則人復序之是宜敘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論昔賢妄為優劣之辨即過稱好事多設游揚之辭皆我所不取也讀此言今之好為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

古人不為人立傳

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為人立傳者故有碑有誌有狀而無傳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韓文公集中傳三篇太學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穎（又有下邳侯革華傳是偽作）柳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郭橐駝童區寄梓人李赤蝜蝂何蕃僅採其一事而謂之傳王承福之輩皆微者而謂之傳毛穎李赤蝜蝂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比於稗官之屬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illegible]）子厚之不敢傳段太尉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後乃有為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

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別傳數十種謂之別傳所以別於史家

誌狀不可妄作

誌狀在文章家為史之流上之史官傳之後人為史之本史以記事亦以載言故不讀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司之掌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監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為人作誌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抵牾不合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其謂是與

名臣碩德之子孫不必皆讀父書讀父書者不必能通有可學故若夫為人作誌者必一時文苑名士乃不能詳究而曰子孫之狀云爾吾則因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識字之子孫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今之宗匠乃欲使籍談伯魯之流為文人任其過是則盡天下而文人矣

作文潤筆

蔡伯喈集中為時貴碑誄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寔各三碑橋玄楊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為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為此史傳以其名重隱而不言耳文人受賕豈獨韓退之諛墓金哉（李商隱齊魯二生劉叉傳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今此事載唐書）

王楙野客叢書曰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觀陳皇后失寵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文君取酒相如因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

楊子長短世本甚詳觀 一集詩日閒來書墦者 山書不使人間作畫 錢不如矣

風西漢已然（揆陳皇后無復幸之事此文蓋後人擬作然亦漢人之筆也）杜甫作八哀詩李邕一篇曰千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邕本傳邕長於碑頌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劉禹錫祭韓愈文曰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可謂發露真贓者矣（王仲舒為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待也此盛唐時風俗可見矣）昔楊子雲猶不肯受賈人之錢載之法言而杜乃謂之義取則又不若唐寅之直以為利也（戒菴漫筆言唐子畏有一巨冊自錄所作文簿面題曰利市）（今市肆題此二字為多）新唐書韋貫之傳言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今之賣文為活者可以愧矣

司空圖傳言隱居中條山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既不有其贈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

文非其人

元史姚燧傳燧以文就正於許衡衡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之道也吾觀前代馬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徐廣為祠部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

韓昌黎[illegible]文公[illegible]本[illegible] [illegible]已[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書為[illegible]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

是內外並執下官禮廣常為愧恨陸游晚年再出為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文公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是皆非其人而與之者也夫禍患之來輕於恥辱必不得已與其與也寧拒至乃儉德含章其用存乎先事此又賢知微之君子矣

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亦不可輕作韓昌黎集有上京兆尹李實書曰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

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至其為順宗實錄書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則曰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與前所上之書迥若天淵矣（[illegible]此為[illegible]）豈非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而

不自覺其失言者邪後之君子可以爲戒

假設之辭

古人爲賦多假設之辭序述往事以爲點綴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於相如矣後之作者實祖此意謝莊月賦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又曰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亦是歲也至明帝太和六年植封陳王豈可掎摭史傳以議此賦之不合哉庾信枯樹賦既言殷仲文出爲東陽太守乃復有桓大司馬亦同此體（仲文爲桓玄侍中桓溫則玄之父此乃因殷仲文有此樹發嘆之言相元子有宋劉知幾之說以二事參合成文）而長門賦所云陳皇后復得幸者亦本無其事俳諧之文不當與之莊論矣（長門賦乃後人託名之作相如以元狩五年卒安得言孝武皇帝哉）陳后復幸之云正如馬融長笛賦所謂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也

古文未正之隱

陸機辯亡論其稱晉軍上篇謂之王師下篇謂之彊寇文信國指南錄序中北字皆虜字也後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謝皋羽西臺慟哭記本當云文信公而謬云顏魯公本當云季宋而云季漢凡此皆有待於後人之改正者也胡身之注通鑑至二百八十卷石敬瑭以山後十六州賂契丹之事而云自是之後遼滅晉金破宋其下闕文一行謂蒙古滅金取宋一統天下而諱之不書此有待於後人之補完者也漢人言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者其事皆見於書（漢書藝文志）故定哀之間多微辭矣況於易姓改物制有華夏者乎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習其讀而不知無爲貴君子矣

鄭所南心史書文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未有稱彼曰大國曰丞相又自稱天祥皆非公本語舊本皆直斥彼酋名然則今之集本或皆傳書者所改

金史紇石烈牙吾塔傳北中亦遣唐慶等往來議和完顏合達傳北中大臣以輿地圖指示之完顏賽不傳按春自北中逃回北中二字不成文蓋國史中也修史者仍金人之辭未改

皆書錫元好問名季昶作史者自題庚許後之引書者多不知庚許之稱通鑑亦改從本名

日知錄卷之十九

非三公不得稱公

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天子三公稱公周公召公畢公毛公蘇公是也王者之後稱公宋公是也杜氏通典曰周制非二王之後列國諸侯其爵無至公者春秋有虞公州公或因殷之舊爵或嘗爲天子之官子孫因其號耳非周之典制也東遷而後列國諸侯皆僭稱公夫子作春秋而筆之於書則或公或否生不公葬則公之列國不公魯則公之於是天子之事與人臣之禮並見於書而天下之大法昭矣漢之西都有七相五公（西都賦李善注公卿史以太尉通稱也按後漢書獻帝謂御史大夫郗慮曰公天下事有足非是御史大夫得稱公也）而光

武則置三公（後漢百官志太尉公一人司徒公一人司空公一人）史家之文如鄧公禹吳公漢伏公湛宋公弘第五公倫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非其在三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三國志若漢之諸葛公亮魏之司馬公懿吳之張公昭顧公雍陸公遜晉書若衛公瓘張公華王公導庾公亮陶公侃謝公安桓公溫劉公裕之類非其在三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史家於唐尚書公不必皆舉官非乎今日誌狀之文人人得稱之矣吁何其濫與何其僭與（古者郎閣名臣碑至無人不稱公非史體矣）

大雅古公亶父箋曰諸侯之臣稱君曰公白虎通曰臣子於其國中皆褒其君爲公詩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公者國人之稱侯者王室之爵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夫秦誓之書公與春秋之書秦伯不已異乎曰春秋以道名分五等之爵出之天子不容僭差若秦誓本國之書孔子因其舊文而已公之媚子從公于狩亦秦人之詩也

平王以後諸侯通稱爲公則亦不必舉於本國者矣碩人之詩曰譚公維私左傳鄭莊公之言曰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

周之盛時亦有公之稱見於康王之誥及詩之頌此猶五等之君春秋書之通曰諸侯也

左傳自士鞅而外無書公者惟楚不之其君已僭爲王則臣亦僭爲公宣十一年所謂諸侯縣公皆慶寡人者也（漢書高帝紀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爲公陳涉爲楚王沛公起應涉故稱公也楚縣稱尹其令縣大夫皆稱公）中如葉公析公申公鄖公蔡公息公商公期思公竝遊中國白公魯陽公若其名以邑（...）而秦有廉公（史記...）楚漢之際有滕公戚公柘公蕃公郯公薛公陳公留公方與公高祖例稱沛公人上皇文稱豐公皆楚之遺名（...）此縣公之公也（...）有失其名而公之者史記高祖紀侯公項羽紀楚公侯公高祖紀單父人呂公新城三老董公孝文紀太倉令淳

于公天官書甘公封禪書申公齊人丁公曹相國世家膠西蓋公留侯世家東園公夏黃公絳侯傳其客宋公信陵君傳毛公薛公賈生傳河南守吳公張敖傳中大夫泄公黥布傳故楚令尹薛公季布傳弟丁公鼂錯傳謁者僕射鄧公鄭當時傳下邽翟公酷吏傳河東守勝屠公貨殖傳宋公任公漢書高帝紀終公藝文志蔡公毛公梁人賈公黃公毛公皇公張耳陳餘傳范陽令徐公世公劉敬傳魯國桓公趙國貫公周昌傳趙人方與公武五子傳瑕丘江公兒寬傳九江被公于定國傳其父于公翟方進傳方進父翟公儒林傳兗中徐公博士江公食子公滿用任公蹈呈公游俠傳故人呂公茂陵守令尹公皆失其名而公

之若鄭君盧生之比本朝實錄於孝慈高皇后之父亦不知其名謂之馬公是史之闕文非由尊也[illegible]失其官[illegible]各不知其名故曰公[illegible]不書

太史公者司馬遷稱其父談故尊而公之也

稱尊老而公之者戰國策[illegible]為公有說乎史記文帝謂馮唐公奈何衆辱我是也漢書溝洫志趙中大夫白公師古曰[illegible]此時相呼[illegible]老之稱項籍傳南公服虔曰南方之老人也[illegible]傳東平[illegible]公師古曰長老之稱[illegible]城建公服虔曰年老者也吳志程普傳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illegible]皆[illegible]

亂曰公[illegible]

漢書何武傳況為頗雖不稱賢公後漢書李固傳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宦者傳种暠為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為公乃曹常侍力焉魏志王粲傳蔡邕聞粲在門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也晉書陳騫傳對父矯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魏舒傳夜聞人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自知當為公矣陸曄傳從兄毅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王猛傳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北史鄭述祖傳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陶潛明孟長史傳從父太常夔嘗問光祿大夫劉耽孟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是知爾北朝以前人許必三公方得稱公也周書姚僧垣傳

宣帝嘗從容謂僧垣曰嘗聞先帝呼公為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為貴爵之號朕當為公建國開家為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戶

孔融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以為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此是斷章據其所說皆史失其名之公而太史公父子之稱也戰國策陳軫將之號其了陳應止其公之行史記留侯世家吾惟豎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此皆呼父為公宋書顏延之傳何偃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北齊書徐之才傳鄭道育

嘗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既爲汝作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陸雲作祖父誄曰吳丞相陸公誄曰維赤烏八年二月粤乙卯吳故使持節郢州牧左都護丞相江陵郡侯陸公薨曰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曰維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卒王洗祭其父曰孝子洗敢昭告烈考東郡君張說作其父贈丹州刺史先府君墓誌每稱必曰君然則臣子之於君父亦不一概稱公古人之於分也

史記鼂錯傳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人口議多怨公者是以父命呼子爲公徐孚

遠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錯父呼錯爲公者以官稱之

沙門亦有稱公者必以其名冠之深公法深也林公道林也遠公慧遠也生公道生也猷公道猷也隆公慧隆也誌公寶誌也澄公佛圖澄也安公道安也什公鳩摩羅什也當時之人嫌於直斥其名故加一公字古沙門皆稱名但[illegible]梁陳以下僧乃有字而人稱其字之字之則不復公之矣

宋史趙鼎傳朱用禮議曰凡稱公者須名宿大臣及鄉黨有德之士然則今之宦豎而稱公亦不可出於士大夫之口[illegible]

古人不以甲子名歲

爾雅疏曰甲至癸爲十日日爲陽寅至丑爲十二辰辰爲陰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閼逢至昭陽十名爲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爲歲名周禮馮相氏十日十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之號注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陬至涂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後人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前初不假借史記歷書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辨晰如此若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賈誼鵩賦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服集予舍許氏說文後敘粵在永元困頓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子亦皆用歲陽歲名不與日同之漢書郊祀歌天馬徠執徐時謂武帝太初四年歲

在庚辰兵誅大宛也資治通鑑周紀下起著雍攝提格[illegible]用古法自經學日衰人趨簡便乃以甲子至癸亥代之子曰觚不觚此之謂矣

宋劉恕通鑑外紀目錄序曰庖犧前後遠周厲王疑年茫昧借日名甲子以紀之是則歲之稱甲子也借也何始乎卽亡新始也王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塡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又言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威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隋書律曆志王劭鐃銘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又曰龍在巳巳歲次實沈是也自此後漢書張純傳言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朱穆傳言明年丁亥之歲[illegible]漢元年實乙未也晉書載記亦云元

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蜀郡造橋碑云維延熹龍在甲辰而張角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矣

以甲子名歲雖自東漢以下然其時詔令奏疏之文皆未嘗正用之其稱歲必曰元年二年其稱日乃用甲子乙丑如己亥格庚戌制壬午兵之類皆日也秦書武帝紀有乙卯詔庚子詔皮毛亦皆下詔之日惟晉書王廙上疏言臣以壬申歲見用為郎陽內史按懷帝以永嘉五年辛未為劉聰所執愍帝以建興元年癸酉即位中間一年無主故言壬申歲也後代之人無大故而效之非也李曰上表亦言臣去乙巳歲當時改元庚子不用晉年號答書中以甲子名歲春秋傳可見

自三國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以年號而稱甲子魏程曉贈傅休奕詩龍集甲子四時成歲晉張華感婚賦方今歲在己巳將次四仲陸機愍懷太子誄龍集庚戌日月改度陶潛祭從弟敬遠文歲在辛亥月惟仲秋自祭文歲維丁卯律中無射後周庾信哀江南賦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而梁陶隱居真誥亦書己卯歲至杜預左傳集解後序則述言魏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矣吳後已因山封嗣文葬陶潛之題劉文敬遠之祭日惟重光大淵獻小說詩序參命詩明歲愛敬歲各祈死矣之晉惠帝時盧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王子元康二年賈后弒楊太后于金墉城之歲

唐人有以豫書而不用年號皆為唐書禮儀志曰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祫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其辛巳以下不言開元其年又博古圖載唐鑑銘曰武德五年歲次壬午八月十五日甲子揚州總管府造青銅鏡一面又癸未年元正朝賀其癸未亦不言武德六年者當時屢改年號故也此一鑑而有兩書有豫書之不同亦變例也

史家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年鐘鼎之文則不盡然多有月而不年日而不月者六月中亦有之如詩吉日庚午是也如商毋乙卣其文曰丙寅王錫□貝朋用作母乙彝丙寅者日也博古圖乃謂商建國始於庚戌歷十七年而有丙寅在仲壬即位之三年則繫矣豈非迷於後世之以甲子名歲而欲以追加之古人乎

春秋之世各國皆自紀其年發之於言或參互而不易曉則有舉其年之大事而為言者若曰會於沙隨之歲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鑄刑書之歲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是也如汲梁之明年亦是又有舉歲星而言者曰歲五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娵訾之口者從後人言之則何不曰甲子也癸亥也起知古人不用以紀歲也

太祖實錄自吳元年以前皆書干支不合古法太祖當時實奉宋小明王之號故有言當紀龍鳳者考之史記高帝之初不稱楚懷王元年而稱秦二年三年又太祖御製滁

州龍潭碑文云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竊意其時天下尙是元之天下書至正正合史記書秦之例今稍細目皆王正又有兼書者漢書功臣侯表序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是也

史家追紀月日之法

或曰鑄刑書之歲是則然矣其下云齊燕平之月又曰其明月則何以不直言正月二月乎曰此正史家文字繁省處史之文有正紀有追紀其上曰春王正月暨齊平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正紀也此曰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追紀也追紀所用正云正月二月則嫌於一歲之中而有兩正月二月也故變其文而云云古人史法之密也

左傳追紀之文不止此如襄公六年傳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七年傳鄭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十九年傳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二十五年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為成二十六年傳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三十一年傳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昭公七年傳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又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皆是追紀又如書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亦追紀也

史家月日不必順序

古人作史取其事之相屬不論月日故有追書有竟書左傳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先書甲午晦後書癸巳甲午為正書而癸巳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先書甲戌後書癸酉甲戌為正書而癸酉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楚靈王之弒先書五月癸亥後書乙卯

丙辰乙卯丙辰為正書而五月癸亥則因前事而竟書也蓋史家之文常患為月日所拘而事不得以相連屬故古人立此變例

有先書以起事者通鑑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先書是月戊辰王守澄葬于滻水於壬戌癸亥之前是也

重書日

春秋桓公十二年書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也書日者二事相繫則先書公名內而後外也鄭國賢曰二事之一是以兩書之是紀事之體也得其悉之書後人作史凡一日再書則云是日

古人必以日月繫年

自春秋以下紀載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史家之常法也史記伍子胥傳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則不月而日刺客傳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則不年而月史家之變例也蓋一事已見於吳楚二世家故其文從省

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王逸章句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正月爲陬是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是也或謂攝提星名天官書所謂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者非也豈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

古無一日分爲十二時

古無以一日分爲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日不言時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不言時屈子自序其生年月日不及時呂才祿命書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時

古無所謂時凡言時若堯典之四時左氏傳之三時（桓公六年）不害於春夏秋冬也故士文伯對晉侯以歲時日月星辰謂之六物荀子曰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自漢以下曆法漸密於是以一日分爲十二時蓋不知始於何人而至今遵用不廢

一日之中所以分紀其時者曰日中曰昃日曰日昃見於易曰東方未明曰會朝曰日之方中曰昏曰夕曰宵見於詩曰昧爽曰朝曰日中昃見於書曰朝時曰日中曰夕時曰雞初鳴曰旦曰質明曰大昕曰晏朝曰昏曰日出曰日側曰見日曰逮日見於禮曰雞鳴曰日中曰晝曰日下昃曰日跌曰日入曰夜曰夜中見於春秋傳曰隅中曰薄暮曰黃昏見於楚辭紀晝則所日史記項羽紀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呂后紀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見相國產計事日餔時遂擊產彭越傳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淮南王安傳旦受詔日食時上漢書五行志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晡時食從西北日下晡時復武五子昌邑王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東方朔傳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旦明入山下是也紀夜則用星詩之言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戶春秋傳之言降婁中而旦是也（周禮司寤氏以星分夜）不辨星則分言其夜曰夜中曰夜半曰夜鄉晨是也分言其夜而不詳於是有五分其夜而言甲乙丙丁戊者周禮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何故五更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

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所以然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漢書西域傳杜欽曰斥候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天文志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六月戊戌甲夜三國志曹爽傳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晉書趙王倫傳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籌以鼓聲爲應是也五分其夜而不言於是有言漏上幾刻者五行志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又云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禮儀志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東方朔傳微行以夜漏上十刻而出王尊傳漏上十四刻行臨到外戚傳晝漏上十刻而崩又云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自南北史以

上皆然故素問曰一日一夜五分之隋志曰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而無十二時之目也歷書云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而下文都云朔旦冬至正北又云正北正西正南正東不直言子酉午卯漢書五行志言日加辰巳又言時加未翼奉傳言日加申又言時加卯王莽傳天文郎按栻于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而吳越春秋亦云今日甲子時加于巳周髀經亦有加卯加酉之言若紀事之文無用此者南齊書天文志始有子時丑時亥時北齊書南陽王綽傳有景時午時景時者丙時也唐避世祖元皇帝諱昞以景爲丙左氏傳卜楚丘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而杜元凱注則以爲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曰夜半者即今之所

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昳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爲十二始見於此考之史記天官書曰旦至食食至日昳日昳至餔餔至下餔下餔至日入素問藏氣法時論有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昳曰下晡王冰注以日昳爲土王下晡爲金王又有曰四季者注云土王是今人所謂丑辰未戌四時也吳越春秋有曰時加日出時加雞鳴時加日昳時加禺中則此十二名古有之矣史記孝景紀五月丙戌地動其蚤食時復動漢書武五子廣陵王胥傳奏酒至雞鳴時罷王莽傳以雞鳴爲時後漢書隗囂傳至昏時遂潰圍齊武王傳至食時賜陳潰耿弇傳人定時步果引去來歙傳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竇武傳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皇甫嵩傳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晉書戴洋傳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宋書符瑞志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黃昏時月蝕熒惑過人定時熒惑出營室宿羽林皆用此十二時

淮南子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于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宴食臻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靡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餔時迴于女紀是謂大還經于泉隅是謂高舂頓于連石

今之十二時則據十二支定之本乎自然之理豈人之所為乎

是謂下舂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于虞泉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按此自晨明至定昏為十五時而卜楚丘以為十時未知今之所謂十二時者自何人定之也

素問中有言歲甲子者有言寅時者皆後人偽撰入之也

年月朔日子

今人謂日多曰日子日者初一初二之類是也子者甲子乙丑之類是也周禮職內注曰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或言甲或言子一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李周翰注曰子發檄時也漢人未有以夜半為子時者誤矣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繫以朔必言朔之第幾日而又繫之干支故曰朔日子也如魯相瑛孔子廟碑云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史晨孔子廟碑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是也此日子之稱所自起若史家之文則有子而無日春秋是也後漢書隗囂傳移檄文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不言日一廿然亦有言朔在晦言晦而旁死魄哉生明之文見於尚書則有兼日而書者矣

宋書禮志年月朔日甲子尚書令某甲下此古文移之式也陳琳檄文但省一甲字耳

南史劉之遴與張纘等參校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

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所書

袁充上表稱寶曆之元改元仁壽歲月日子選其誕聖之時

時有十二而但稱子猶之干支有六十而但稱甲子也

漢人之文有即朔之日而必重書一日者廣漢太守沈子琚綿竹江堰碑云熹平五年五月辛酉朔一日辛酉綏民校尉熊君碑云建安廿一年十一月丙寅朔一日丙寅此則繁而無用不若後人之簡矣

年號當從實書

正統之論始於習鑿齒不過帝漢而偽魏吳二國耳自編年之書出而疑於年號之無所從而其論乃紛紜矣夫年號與正朔非一也故周平王四十九年而孔子則書之為魯隱公之元年何也春秋魯史也據其國之人所稱而書之故元年也晉之乘存則必以是年為鄂侯之二年矣楚之檮杌存則必以是年為武王之十九年矣觀左傳文公十七年鄭子家與趙宣子書曰寡君即位三年而其下文曰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則自稱其國之年也襄公二十二年少正公孫僑對晉之辭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而其下文遂曰我二年我四年則兩稱其國之年也故如三國志則吳人傳中自用吳年號魏人傳中自用魏年號吳人傳中自用吳年號推之南北朝五代遂令並各自用其年號此亦從實書之

且王莽篡漢而班固作傳其於始建國天鳳地皇之號一一用以紀年蓋不得不以紀年非帝之也後人作書乃以編年爲一大事而論世之學疏矣

春秋傳亦有用他國之年者齊襄公之二年鄭厲侯齊注云爲桓公之十六年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注云鄭僖四年魯襄六年鄭簡元年魯襄八年

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楚元王傳亦云楚王延壽三十二年地節元年之類是也淮南天文訓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謂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注者不達乃曰淮南王作書之元年又曰淮南王僭號此爲未讀史記漢書者矣道明藏金石錄有楚鐘銘稱王五十六祀之論正月此失

又考漢時不獨王也即列侯於其國中亦得自稱元年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靖侯窋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是也呂氏考古圖周陽侯甗鍑銘曰周陽侯家銅三習鋗鍑容五斗重十八斤六兩侯治國五年五月國鑄第四三大臨曰按侯治國五年者自其侯受侯封也之年數也文選魏都賦劉良注文昌殿前有鍾其銘曰惟魏四年歲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鍾魏四年者曹操爲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

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八年乃明洪武元年也而書二十八年自是以下書曰後一年曰又一年閏月丙戌帝殂于應昌是時明太祖即位三年而猶書元主曰帝且不以明之年號加之深得史法疑此出於聖裁不獨宋王二公之能守古法也宋史馬廷鸞傳蠡國公即位名不至自罷相舞文十七年而蒙甚爲得體然其他傳獲有書至元者

英宗命儒臣修續通鑑綱目亦書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不書吳元年

史書一年兩號

古時人主改元並從下詔之日爲始未嘗追改以前之月日也魏志三少帝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書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吳志三嗣主傳上書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書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晉書武帝紀上書魏咸熙三年

十一月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宋書武帝紀上書晉元熙二年六月甲子下書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文帝紀上書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書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明帝紀上書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唐書高宗紀上書顯慶六年二月乙未下書龍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紀上書神龍二年九月庚子下書景龍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紀上書景龍四年七月己巳下書景雲元年七月己巳玄宗紀上書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書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韓文公順宗實錄上書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書永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類並是據實而書至司馬溫公作通鑑患其紛錯乃翻新例

必取末後一號冠諸春正月之前，當時已有譏之者。春秋定公元年不書正月，杜氏曰：公即位在六月。故正義曰：公未即位，必不改元，而於春夏即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承前君之年，於是春夏當名此年為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年也。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按溫公通鑑是用此例，然亦不可通者。春秋於昭公三十三年之春而即書定公元年者，昭公已薨於上年之十二月矣。若漢獻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禪于魏，而正月之初，漢帝尚存，即加以魏文黃初之號，則非春秋之義矣。豈存舊君御在當時之人，皆要其正朔，而後之為史者，顧乃追奪之乎。

史家紀亂年號，始自隋書。大業十三年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辛酉，遙尊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帝，改元義寧。而下即書云：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等作亂，上崩于溫室。按此大業十三年，煬帝在江都，而黜以代王長安之號，甚為無理。作史者唐臣，不得不爾，然於煬帝紀書十三年，於恭帝紀書二年，兩從其實，例亦不悖。

明朝太宗實錄上書四年六月己巳，下書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實書，與前代合，但不可書建文年號，後人因謂之革除耳。英宗實錄上書景泰八年正月辛巳，下書天順元年正月壬午，但存六日，而不沒其實。且如萬曆四十八年九月以後為泰昌元年，若依溫公例，取泰昌之號冠於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則詔令文移一一皆當追改，且上誣先皇矣。故紀年之法，從古為正，不以一年兩號三號為嫌。

年號古今相同

水經注穀水下千金堨前云太和五年，魏明帝之太和也；後云朝廷太和中，元魏孝文帝之太和也。

割并年號

唐朝一帝改年號者十餘，其見於文必全書，無取一字用之者。至宋始有單取改首建紹乾淳之語，已為不敬。然猶一帝之號自相連屬，無合兩帝而稱之者。又必用上一字，惟元豐與元祐無別，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稱永宣成弘嘉隆合兩帝之號而為一稱，近又有去上字而稱慶曆啓禎，更為不遜矣。

地名割用一字，如登萊、如溫台則可，如真順廣大則不通矣。然漢人已有之。史記天官書：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注云：勃海碣石。漢書王莽傳：成命於巴宕。注云：巴郡宕渠縣。魏晉以下始多此語。常璩華陽國志：分巴割蜀以成犍廣。是犍為、廣漢二郡。左思蜀都賦：跨躡犍牂。是犍為、牂牁二郡。魏都賦：三[illegible]碣磋

今唐書有武后紀者歐陽修為之

李燾曰此元錄書年月最大抵史家多取其事多不分年故元年止予郭氏者對比而自有春秋改元者如晉得其真也亦有歸年改元者其舊之實不盡年其屬

於青霄是也山碣石二山

人名割用一字左傳以太皡濟水為綿濟僖二十一年史記以黃帝老子為黃老曹相國世家張釋之列傳汲黯鄭當時列傳以王喬赤松子為喬松蔡澤傳以伊尹管仲為伊管鄒陽傳以絳侯灌嬰為絳灌賈生傳

孫氏西齋錄

唐人作書無所回避孫樵所作西齋錄乃是私史至於起王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係高后擯放之年下繫中宗大義凜然覩孔子之筆聖教道不書定正而抑且避之也此說本之沈既濟駁吳兢史議謂當狎天后於孝和紀每歲書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

日知錄　卷之二十　五

稱孝和而事述太后名禮兩稱至於姓氏名諱入宮之由歷位之辛及才藝智略年辰崩葬別纂入皇后傳列於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其後宋范祖禹作唐鑑用此書法

通鑑書改元

晉書載記十六國臨嗣位改元者皆在本年此史家取便序事連屬書之其實皆改明年元也不容十六國之人皆亂世皆不踰年而改元者也

金石錄後趙橫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歲在庚子與載記合若從帝紀則建武六年當是己亥今此碑與西門豹祠殿基記皆是庚子以此知帝紀之失此是差一年之誤然載記亦不盡合昔人作史但於非年號而已初不屑屑於歲月也

綱目曰景炎三年五月以後為帝昺祥興元年非也黃溍番禺客語改元在明年正月己酉朔若然是即位之初改明年元耶史家省文即繫於前年月日之下曰改元祥興以此推十六國事必當同此

後元年

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後元年當時只是改為元年後人追紀之為中為後耶若武帝之後元元年則自名之為後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則自名之為中不可一例論也

若書年是嘗時知中宗五年

日知錄　卷之二十　六

元順帝至元元年亦用世祖之號後人追紀之則曰後至元元年

李茂貞稱秦王用天祐年號

通鑑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貞為秦王此得於呂序所撰鳳翔法門寺碑天祐十九年建所其文已稱秦王則前乎此之三年癸酉已所自稱又史言茂貞奉天祐年號此碑之末亦書天祐十九年而篇中歷述前事則並以天復紀年至天復二十年止亦與史不合

五代史李茂貞傳昭宗改元天祐遷於東都為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為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前蜀世家則云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其

說不同按此碑則岐人亦稱大夏史失之也

又今陽城縣有後周顯德二年徐綸撰龍泉禪院記內述天祐十九年按此地本屬梁此記乃追削梁號而改稱天祐者

通鑑書葬

通鑑書外國之葬如晉紀義熙六年九月下云甲寅葬魏主珪於盛樂金陵不言魏葬而言葬魏或以為倣春秋之文愚以為非也春秋書葬宋穆公葬衞桓公之類皆魯遣其臣會葬故為此文徐邈曰凡書葬據我而言若南北朝各本國自葬則當書魏葬如宋紀景平元年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於金陵元嘉二十九年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於金陵則得之矣

日知錄 卷之二十

通鑑書閏月

通鑑書閏月而不著其為何月謂倣春秋之法非也春秋時閏未有不在歲終者自太初曆行每月皆可置閏若不著其為何月或上月無事則後之讀者必費於追尋矣新唐書亦然惟高宗顯慶二年正月無事乃書閏正月壬寅如洛陽宮

史書人君未即位

史書人君未即位之例左傳晉文公未入國稱公子已入國稱公史記漢高帝未帝稱漢王未王稱沛公高帝初稱沛公高祖本紀稱...五年將戰垓下而曰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至其下文乃曰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於定為不順矣

沈約作宋書於本紀第十卷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壬申給書進齊公爵為齊王而前第八卷明帝泰始四年七月庚申已書以驍騎將軍齊王為南兗州刺史自此以下齊王之號累見於篇此合之不順也南齊書亦同此例

史書一人先後歷官

漢書溝洫志先稱博士許商次稱將作大匠許商後稱河隄都尉許商此書一人而先後歷官不同之法

書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伊尹保衡一人也湯時未為保衡至太甲時始為此官故變文以稱之也

日知錄 卷之二十

史書郡縣同名

漢時縣有同名者大抵加東西南北上下字以別之此倣於春秋之法燕國有二則稱北燕邾國有二則一稱小邾是其例也若郡縣同名而不同地則於縣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治相故名沛縣為小沛廣陽國不治廣陽治薊故書廣陽縣為小廣陽丹陽郡不治丹陽治宛陵故書丹陽縣為小丹陽[illegible]後人作史混書之而無別矣

郡國改名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改舂陵鄉為章陵

嶸十七年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又云乃悉爲舂陵宗室起祠堂上言章陵是名也下言舂陵本舂陵故之宗室不以縣名而追改之也此史家用字之密也

史記南越王尉佗者眞定人也此未嘗爲眞定當曰東垣人盧綰傳高帝十一年冬更東垣爲眞定儒林傳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師古曰初徙時未爲杜陵蓋史家追言之也漢書夏侯勝傳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爲東平人趙廣漢傳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後漢書獨行傳劉茂中山安國人也安國後別屬博陵夏侯湛東方朔畫像贊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厭次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此郡國改名之例

史書人同姓名

史記漢高帝時有兩韓信則別之曰韓王信漢書王莽時有兩劉歆則別之曰國師劉歆此其法本於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事中有兩賈舉則別之曰侍人賈舉

今史有二龍可曰草火龍可曰板子龍可有二婁宰曰大婁宰曰中婁宰曰小婁宰

述古

凡述古人之言必當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則兩引之不可襲以爲己說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程正叔傳易未濟三陽皆失位而曰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是則時人之言而亦不敢沒其人君子之謙也然後可與進於學

引古必用原文

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經注引盛弘之荊州記曰江中有九十九洲楚諺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問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數僭號數旬宗族殄滅及其傾敗洲亦消毀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迴薄成不淹時其後未幾龍飛江漢矣注乃北魏酈道元作而記中所指今上則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即帝位之事古人不以爲嫌

引書用意

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之則曰人有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衆也成二年淮南子鉤於河濟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爾雅注引之則曰漁者不爭隈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也

文章推服古人

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於駢偶聲律之文宜不屑爲而其滕王閣記推許王勃所爲序且曰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李太白黃鶴樓詩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所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者也今之好譏訶古人翻駁傳作者其人之宅心可知矣

宋洪邁從孫偉承宣城自作題名記遍告之曰他文尚可隨力工拙下筆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蓋以韓文公有藍田縣丞廳壁記故也夫以題目之同於文公而以為犯不韙昔人之謹厚何如哉

史書下兩曰字

注疏家凡引書下一曰字引書之中又引書則下一云字云曰一義變文以便讀也此出於論語牢曰子云是也若史家記載之體可下兩曰字尚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孟子書多有兩曰字如公都子曰告子曰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公孫丑曰伊尹曰公孫丑曰詩曰）

書家凡例

古人著書凡例即隨事載之書中左傳中言凡者皆凡例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

分題

古人作書於一篇之中有分題則標篇題於前而列分題於下如爾雅釋天一篇下列四時祥災歲陽歲名月陽月名風雨星名祭名講武旌旂呂氏春秋孟春紀第一下列正月紀本生重己貴公去私是也應家謂之題上事謂標題上文之事若周公踐阼及詩篇節何嘗篇末題之故此亦爾今按禮記文王世子篇有曰文王之為世子也有曰教世子有曰周公踐阼樂記篇有曰子貢問樂亦同此例後人誤連於本文也又如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練時日一帝臨二凡十九首皆著其名於本章之末安世房中歌樁華矣芳二題係諸之末並以冠後

爾雅釋親一篇右經本宗族二字在舅兄也之後母黨二字在從母姊妹之後妻黨二字在為娣婦之後昏姻二字在吾謂之甥也之後今國子監刻本皆改之

日知錄卷之二十

日知錄卷之二十一

吾輩質今詩文多是談緣舊事但宜今人所作多無謂可[illegible]載

作詩之旨

舜曰：詩言志。此詩之本也。王制：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詩之用也。荀子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故詩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洎乎齊梁，所謂辭人之賦麗以淫，而於作詩之旨失之遠矣。

唐白居易與元微之書曰：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又自敘其詩關於美刺者，謂之諷諭詩，自比於梁鴻五噫之作，而謂好其詩者，鄧魴、唐衢俱死，吾與足下又困躓。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邪？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於上邪？嗚呼，可謂知立言之旨者矣。

晉葛洪抱朴子曰：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

詩不必人人皆作

古人之會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詩。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詩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盡，則亦無庸更續。是以虞廷之上，皋陶賡歌，而禹、益無聞；古之聖人，不苟為雷同之辭、駢拇之作也。柏梁之宴，金谷之集，必欲人人以詩鳴，而無累之言始多於世矣。

題本始于唐學人姓字者也

堯命舜而無歌，文王演易而不作詩，不聞後世之人議其劣於舜與周公也。孔子以斯文自任，上接文王之統，乃其事在六經，而所自為歌，止於龜山、彼婦諸作，何寥寥也。其不能與？夫我則不暇與？

宋邵博聞見後錄曰：李習之與韓退之、孟東野善，習之於文，退之之所敬也。退之與東野唱酬傾一時，習之獨無詩，退之不議也。石林詩話：人之才力有限，李翺、皇甫湜皆韓退之高弟，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者，計或非其所長，故不作耳。二人以非所長而不作，賢於世之不能而強為之者也。尹師魯與歐陽永叔、梅聖俞善，師魯於文，永叔所敬也。永叔與聖俞唱酬傾一時，師魯獨無詩，永叔不議也。

五子之歌，適得五章，以為人各一章，此又後人之見耳。

渭陽，秦世子送舅氏也，而晉公子無一言；尹吉甫作崧高之詩以贈申伯，烝民之詩以贈仲山甫，韓奕之詩以贈韓侯，而三人者不聞其有答。是知古人之詩，不以無和答為嫌。

詩題

三百篇之詩人，大率詩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字、四字以名篇，故十五國並無一題，雅頌中間一有之，若常武，美宣王也；若酌、若賚、若般，皆廟之樂也；其後人取以名之者一篇，曰巷伯，自此而外無有也。雨無正，韓詩作雨無極，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五言之興，始自漢魏，而十九首並無題，郊祀歌、鐃歌曲各以篇首字為題。又如王粲皆有七哀，而不必同其時；六子皆有

劉三說詩話題最高然不可為訓

雜詩而不必同其義則亦猶之十九首也唐人以詩取士始有命題分韻之法而詩學衰矣

杜子美詩多取篇中字名之如不見李生久則以不見名篇近聞犬戎遠遁逃則以近聞名篇往在西京時則以往在名篇歷歷開元事則以歷歷名篇自平宮中呂太一則以自平名篇客從南溟來則以客從名篇皆取首二字為題全無意義頗得古人之體

古人之詩有詩而後有題今人之詩有題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題者其詩本乎情有題而後有詩者其詩徇乎物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

三百篇之詩韻多則必轉古人但謂之音不謂之韻今姑從俗名之耳魏晉

以上亦然宋齊以下韻學漸興人文趨巧于是有強用一韻到底者終不及古人之變化自然也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者獨閟宮之四章乃用十二字使就此一韻引而伸之非不可以成章而於義必有不達故末四句轉一韻是知以韻從我者古人之詩也以我從韻者今人之詩也自杜拾遺韓吏部未免此病也

葉少蘊石林詩話曰長篇最難魏晉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為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如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各取其半方為盡善然

石林此論是言詩不宜太長耳未論轉韻古詩惟其伸縮自如最長者後人不敢措手哉耳

閻若璩先生云詩也次韻自元白始詩無中有和之哉

以不明為不文者也

詩主性情不貴奇巧唐以下人有強用一韻中字幾盡者有用險韻者有次人韻者皆是立意以此見巧便非詩之正格

且如孔子作易彖象傳其用韻有多有少未嘗一律亦有無韻者可知古人作文之法一韻無字則及他韻他韻不協則竟單行聖人但然必留斷十文見之矣

詩有無韻之句

詩以義為主音從之必盡一韻無可用之字然後旁通他韻又不得於他韻則寧無韻苟其義之至當而不可以他字易則無韻不害漢以上往往有之

閻若璩云無韻之句何謂大抵古人不衡之于韻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村與吏兩韻也至當不可易下句云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則無韻矣亦至當不可易古詩紫騮馬歌中有舂穀持作飯採葵持作羹二句無韻李太白天馬歌中有白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二句無韻野田黃雀行首二句遊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無韻行行且遊獵篇首二句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無韻

五經中多有用韻

古人之文化工也自然而合於音則雖無韻之文而往往有韻苟其不然則雖有韻之文而時亦不用韻終不以韻而害意也三百篇之詩有韻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句不用韻者如瞻彼洛矣維水泱泱之類是矣一篇之中

有全章不用韻者如思齊之四章五章召旻之四章是矣又有全篇無韻者周頌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武諸篇是矣說者以爲當有餘聲然以餘聲相協而不入正文此則所謂不以韻而害意者也孔子贊易十篇其彖象傳雜卦五篇用韻然其中無韻者亦十之一文言繫辭說卦序卦五篇不用韻然亦間有一二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所謂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固未嘗有心於用韻也尚書之體本不用韻而大禹謨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伊訓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太誓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皆用韻又如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禮運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樂記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凡此之類在秦漢以前諸子書並有之太史公作贊亦時一用韻而漢人樂府詩反有不用韻者

易韻

易之有韻自文王始也凡卦辭之繫者時用韻蒙之瀆告解之夙吉震之虩啞艮之身人是也至周公則辭愈繁而愈多用韻故古卜辭當用韻若春秋傳所載懿氏之繇姜卿京驪姬之渝羭猶與伯姬之嫁睽儀相姬旗師丘孤張

姑逋家虛鄢陵之蹙目孫文子之陵雄衛侯之羊亡竇踰又如國語所載晉獻公之骨猾捽史記所載漢文帝之庚王光漢書元后傳所載晉史之雄乘崩與皆韻也故孔子作彖象傳用韻蓋本經有韻而傳亦韻此見聖人述而不作以古爲師而不苟也郭璞註爾雅釋訓篇本經有韻註亦用韻彖象傳猶今之箋註者於字分句以爲訓也繫辭文言以下猶今之箋註於字句明白之後取一節一篇全書之義而通論之也故其體不同

古詩用韻之法

古詩用韻之法大約有三首句次句連用韻隔第三句而於第四句用韻者關雎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

律詩之首句用韻者源於此一起即隔句用韻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於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韻者若考槃清人還著十畝之間月出素冠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車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長發之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漢以下詩若魏文帝燕歌行之類源於此自是而變則轉韻矣轉韻之始亦有連用隔用之別而錯綜變化不可以一體拘於是有上下各自為韻若兎罝及采薇之首章魚麗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為一韻中間自為一韻若車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為韻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韻而下分二節承之若有瞽之篇者此皆詩

之變格然亦莫非出於自然非有意為之也

古人不忌重韻

杜子美作飲中八僊歌用三前二船二眠二天宋人疑古無此體遂欲分為八章以為必分為八而後可以重押韻無害也不知柏梁臺詩三之三治二哉二時三來二材已先之矣東川有杜鵑西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求其說而不得則疑以為題下注不知古人未嘗忌重韻也故有四韻成章而惟用二字者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是也有二韻成章而但用一字者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是也有三韻成章而惟用一字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人無非[illegible]其非曹子哉引志望蓮節次守節下大節是子引[illegible]是卜惟將是卜是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史記天官書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皆古人以本字自為韻者也如采薇首章連用二玁狁之故正月一章連用二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字車舝三章連用二庶幾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召旻卒章連用二百里字又如行露首章起用露字末用露字又如簡兮卒章連用三人字那連用三聲字其重一字者不可勝述漢以下亦然如陌上桑詩三頭字二隅字二餘字二夫字二鬚字[illegible]字在下句末二見焦仲卿妻作三語字二言字二由字二母字二取字二子字二歸字二之字二君字二門字又二言字蘇

武骨肉緣枝葉一首二人字結髮為夫婦一首二時字陳思王棄婦篇二庭字二靈字二鳴字二成字二寧字阮籍詠懷詩灼灼西隤日一首二歸字張協雜詩黑蜧躍重淵一首二生字謝靈運君子有所思行二歸字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竟述懷詩二反字任昉哭范僕射詩二生字三情字沈約鍾山詩二足字然則重韻之忌其在齊梁之代乎

諸葛孔明梁父吟云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又云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用二子字古人但取文理明當而已初不避重字也今本或改作田疆古冶氏失之矣

潘岳秋興賦竊耿介而不群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之

（此二省字不同[illegible]）

過盡今悵貌首而自俗用一省字（[illegible]）

初唐詩最爲嚴整而盧照鄰長安古意別有豪華稱將軍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二相字今人謂必字同而義異者方可重用若此詩之二相字則無異義也且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其下文又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有何異義哉（[illegible]）

李太白高陽歌二杯字廬山謠二長字杜子美織女詩二中字奉先縣詠懷二卒字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二白字八哀詩張九齡一首二省字二境字閬人送瓜二草字寄狄明府二濟字滴鑿石灘二纍字韓退之此日足可惜詩二光字二鳴字二更字二城字二在字一江字（王摩詰敕太子[illegible]）

太師徐公[illegible]字海之律詩[illegible]名

詩有以意轉而雖須重者如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有杕之杜其葉萋萋于歸自盤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於論鼓鍾於樂辟廱於論鼓鍾於樂辟廱又若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此皆承上文而轉者不容別換一字

七言之始

昔人謂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詩余考七言之興自漢以前固多有之如靈樞經刺節真邪篇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凡刺寒邪日以溫徐往徐來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

（[illegible]）

宋玉神女賦羅紈綺繢盛文章極服妙綵照萬方此皆行言之祖（[illegible]）

素問八正神明論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其文絕似荀子成相篇

一言

緇衣三章章四句非也敝字一句還字一句若曰敝予還予則言之不順矣且何必一言之不可爲詩也

吳志歷陽山石文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楚字一句吳字一句亦是一言之詩

古人未有之格

語助之外止用四字成詩而四字皆韻古未之有也始見於莊子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是也三章章各二句而合爲一韻古未之有也始見於孟嘗君傳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長鋏歸來乎出無車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是也

古人不用長句成篇

古詩有八言者胡瞻爾庭有縣貆兮是也有九言者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是也然無用爲全章者不特以其不便於歌也長則意多冗字多懈其於文也亦難之矣以是知古人之文可止則止不肯以一意之冗一字之懈而累吾作詩之本義也（[illegible]）知此義者

不特句法也章法可知矣七言排律所以從來少作作亦不工者何也意多冗也字多懈也為七言者必使其不可裁而後工也此漢人所以難之也

詩用疊字

詩用疊字最難衛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連用六疊字可謂複而不厭賾而不亂矣古詩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連用六疊字亦極自然下此即無人可繼屈原九章悲回風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逶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連用六疊字宋玉九辯乘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躣躣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連用十一疊字後人辭賦亦罕及之者

次韻

今人作詩動必次韻以此為難以此為巧吾謂其易而拙也且以律詩言之平聲通用三十韻之中任用一韻而必無他韻可易一韻數百字之中任押一字而必無他字可易名為易其實難矣先定五字而以上文湊足之文或未順則曰牽於韻意或未滿則曰束於韻用事遣辭小見新巧即可擅場名為難其實易矣夫其巧於和人者其胸中本無詩而拙於自言者也故難易巧拙之論破而次韻之風可少衰也

嚴滄浪詩話曰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鬬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

按唐元稹上令狐相公啟曰稹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為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為詩者或相倣效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復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自謂為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是知元白作詩次韻之初本自以為戲而當時即已取譏於人今人乃為之而不厭又元白之所鄙而不屑者矣

歐陽公集古錄論唐薛苹倡和詩曰唐薛苹浙中實鼎人長於詩其間馮宿楊於陵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然詩皆不及苹之倡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可謂知言

朱子答謝成之書曰淵明詩所以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

凡詩不求於韻而能盡其意勝於爲韻束而意不盡且或無其意而牽入他意以足其韻者千萬也故韻律之道疏密適中爲上不然則寧疏無密文能發意則韻雖疏不害

柏梁臺詩

漢武柏梁臺詩本出三秦記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於史則多不符按史記及漢書孝景紀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元年共王買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文三王傳同又按孝武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是爲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爲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與太母爭樽公卿請廢爲庶人

天子曰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梁餘尚有十城(漢書言國五縣傳有八縣)又按平王襄之十年爲元朔二年來朝其三十六年爲太初四年來朝皆不當元封時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治粟內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後之名不應預書於元封之時又按孝武紀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定官名則是柏梁既災之後又半歲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馬大將軍青則薨於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覆考證無一合者蓋是後人擬作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

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表孝景前七年)十月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臣瓚曰天子副車駕駟馬此一時異數平王安得有此

詩體代降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用

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爲合格

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倣之以是爲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爲詩似則失其所以爲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於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未嘗似也知此者可與言詩也已矣

書法詩格

南北朝以前金石之文無不皆八分書者是今之真書不足爲字也姚鉉之唐文粹呂祖謙之宋朝文鑑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凡近體之詩皆不收是今之律詩不足爲詩也今人將繇真書以窺八分繇律詩以學古體是從事於古

人之所與者而求其所最工豈不難哉

鄭人荀千仞曰自唐人之近體興而詩一大變後學之士可兼而不可專攻者也近日之弊無人不詩無詩不律無律不七言又曰七言律法度貴嚴對偶貴整音節貴響不易作也今初學後生無不為七言律似反以此為入門之路其終身不得窺此道藩籬無怪也

詩人改古事

陳思王上書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注謂赦盜馬秦穆公事今亦通者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趙至與嵇茂齊書梁生適越登岳長謠梁鴻本適吳而以為越者吳越亦通也謝靈運詩弦高犒晉師仲連却秦軍弦高所犒者秦師而改為晉以避下秦字則舛而陋矣李太白行路難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杜子美諸將詩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碗出人間改黃犬為蒼鷹改玉碗為金碗亦同此病

自漢以來作文者即有迴避假借之法太史公伯夷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本當是附夫子非避上文雷同改作驥尾使後人為之豈不為人譏笑

庾子山賦誤

庾子山枯樹賦云建章三月火按史記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春二月起建章宮西京賦柏梁既

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災者柏梁非建章而三月火又秦之阿房非漢也哀江南賦云栩陽亭有離別之賦夜聽擣衣曲云栩陽離別賦按漢書藝文志別栩陽賦五篇詳其上下文例當是人姓名姓別名栩陽也以為離別之別又非也

于仲文詩誤

隋于仲文詩景差方入楚樂毅始遊燕按漢書高帝紀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齊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景駒資文周扑是族景氏別名）王逸楚辭章句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然則景差亦楚之同姓也而仲文以為入楚豈非梁陳已下之人但事辭章而不詳典據故邪

梁武帝天監元年詔曰雉兔有刑姜宣致貶此用孟子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而不知宣王乃田氏非姜後也與此一類

李太白詩誤

李太白詩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按史記言匈奴左方王將直上谷以東右方王將直上郡以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漢書言呼韓邪單于自請留居光祿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今[illegible]所參[illegible]）後單于竟北歸庭乃知漢與匈奴往來之道大抵從雲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賦李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鴈門而玉關與西域相通自是公主

嫁爲孫所經太白誤矣顏氏家訓文章地理必須愜當
其論梁簡文鴈門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大宛月氏蕭子
暉隴頭水而云北注黃龍東流白馬沈存中論白樂天長
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謂峨嵋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之
病蓋有同者

梁徐俳登琅邪城詩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上谷在居
庸之北而樓蘭爲西域之國在玉門關外即此一句之中
文理已自不通其不切琅邪城又無論也

郭璞賦誤

郭璞江賦總括漢泗兼包淮湘並詣不入江豈因孟子
而誤邪

陸機文誤

陸機漢高帝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乃不考史書之
誤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後於小黃作陵廟本紀
五年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追尊先媼爲昭靈夫人則其
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后崩乃太上皇崩之誤文重
書而未删也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
公呂后並無皇媼

字

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爲武故文反正
爲乏於文皿蟲爲蠱及論語史闕文中庸書同文之類並
不言字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牛羊腓字之左傳其
僚無子使字敬叔皆訓爲乳書康誥于父不能字厥子左
傳樂王鮒字而敬小事大大字小亦取愛養之義唯儀禮
士冠禮賓字之禮記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與文字
之義稍近亦未嘗謂文爲字也以文爲字乃始於史記秦
始皇琅邪臺石刻曰同書文字說文序云依類象形謂之
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孝經援神契亦有此語）
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註云古曰名今曰字
儀禮聘禮註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
此則字之名自秦而立自漢而顯也與
許氏說文序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
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以象形謂之文隸書

謂之字張揖上博雅表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唐玄度九
經字樣序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則通謂之文
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爲字矣二漢
以上言音不言韻周顒沈約出音降而爲韻矣

古文

古時文字不一如漢汾陰宮鼎其蓋銘曰汾陰供官銅鼎
蓋二十枚二十字作十十鼎銘曰汾陰供官銅鼎二十枚
二十字作廿其末曰第二十三二十字作廿三器之銘三
見而三不同自唐以後文字日繁不得不歸一律而古書
之不復近者多矣

說文

許氏之書大要有功於[illegible]

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於今日而得以識古人制作之本者許叔重說文之功爲大後之學者一點一畫莫不奉之爲規矩而愚以爲亦有不盡然者且以六經之文左氏公羊穀梁之傳毛萇孔安國鄭衆馬融諸儒之訓而未必盡合況叔重生於東京之中世所本者不過劉歆賈逵杜林徐巡等十餘人之說楊愼六書索隱字許說文有孔子說楚莊王說左氏說韓非說淮南子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京房說衛宏說揚雄說劉歆說桑欽說杜林說賈逵說傅毅說官溥說譚長說王育說尹彤說[illegible]說黃顥說周盛說逯安說歐陽喬說甯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張徹說而以爲盡得古人之意然與否與一也五經未遭蔡邕等正定之先傳寫人人各異今其書所收率多異字而以今經校之則說文爲短又一書之中有兩引而

其文各異者如汜下引詩江有汜洍下引詩江有洍逑下引書旁逑孱功孱下引書旁救孱功[illegible]顏氏家訓亦云說文中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後之讀者將何所從二也流傳既久豈無脫漏即徐鉉亦謂篆書堙替日久錯亂遺脫不可悉究今謂此書所闕者必古人所無別指一字以當之如說文無劉字後人以鎦字當之無由字以𠌾字當之無免字以絻字當之改經典而就說文支離迂曲三也今𥡴其一二許之如秦宋薛皆國名也秦从禾以地宜禾亦已迂矣宋从木爲居薛从辛爲辠此何理也費誓之費改爲粊[illegible]訓爲惡米武王載旆之旆改爲坺訓爲臿土威爲姑也[illegible]女陰殹爲擊聲困爲故廬普爲日無色此何理也貉之爲言惡也視犬之字如畫狗狗叩也豈孔子之言乎訓有則曰不宜有也春秋書日有食之訓朔則日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不幾於歌說而失其本指乎居爲法古用爲卜中齋爲明行恩喪爲鮮衣耕甲爲入持弓會毆爲𢦏爲失耕㸚爲束縛捽抴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辠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不幾於穿鑿而遠於理情乎武擧隅之而制字荆公廣之而作書不可謂非濫觴於許氏者矣若夫訓參爲商星此天文之不合者也訓亳爲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也書中所引衆說率數十條而他經籍反多闕略此采摭之失其當者也今之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可謂善學說文者與後魏書黎景熙其從祖廣

太武時爲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史部尚書崔玄伯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景熙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不[illegible]以來傳受亦各不[illegible]王莽傳劉之爲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食貨志亦云又曰受命之日丁卯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爲字也光武告天祝文引讖記曰卯金修德爲天子公孫述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是古未嘗無劉字也[illegible]說文無劉字但作鐂今按漢書卯金刀之讖及[illegible]作劉不下數[illegible]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言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爲斌臣等謹製樂舞名曰章斌之舞[illegible]叔重不達是古未嘗無斌字也徐鉉定說文新附斌字[illegible]

書今本有加字大誤

說文原本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列者徐鍇等所定也切
字鍇等所加也（避古則六書不載以讙以示本有反切許氏說文鄭氏箋詩但曰讀若某而已今說文反切乃朱翱以孫愐唐韻所加）旁引後儒之言如杜預裴光遠李陽冰
之類亦鍇等加也又云諸家不收今附之字韻末者亦
鍇等加也（將字下云說文自作舜趙宧光曰可此則本書出眾人之手審矣安得不雜糅也凡參考經傳必以本人名冠之方不混了明人所）
始字說文以為女之初也已不必然而徐鍇釋之以至哉
坤元萬物資始不如經文乃是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若用
此解必從男乃合耳

說文長箋

萬歷末吳中趙凡夫宧光作說文長箋將自古相傳之五

經肆意刊改好行小慧以求異於先儒乃以青青子衿為
澀齊之詩而謂衿即衾字（詩中凡有衾字他衾與袍翰衾爛今）如此類者非
一其實四書尚未能成誦而引論語虎兕出於柙誤作孟
子虎豹出乎山（兕下）然其於六書之指不無管闚而適當喪
新厭異之時此書乃盛行於世及今不辯恐他日習非勝
是為後學之害不淺矣故舉其尤刺謬者十餘條正之
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監祭酒鄭覃進石
壁九經一百六十卷九經者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又有
孝經論語爾雅其實乃十二經又有張參五經文字唐玄
度九經字樣皆刻之於石今見在西安府學凡夫乃指此
為蜀本石經又云誤於參五經文字唐彥升九經字樣亦附

著此說多不可解此云蜀本石經又蜀參五經字樣先大誤矣

蜀本之後但可作蜀經字然今此石經末有年月一行諸
臣姓名十行大書開成二年丁巳歲凡夫豈未之見而妄
指為孟蜀邪
又云孫愐唐韻文殷二韻三聲皆分獨上聲合一成嚴洽
業二韻平入則分上去則合按今廣韻與孫愐之遺文殷
上聲之合則有之成嚴洽業則四聲並分無併合者
切者兩字相摩以得其音取其切近今改為翻翻之為於
古未聞豈凡夫所以自名其學者邪
瓜分字見史記虞卿傳漢書賈誼傳（戰國策臣分其地如破瓜然鹽鐵論隱）
（道篇瓜分其地）　突字見漢書霍光傳今云瓜當作瓜突當作
突然則鮑照蕪城賦所謂竟瓜剖而豆分魏玄同疏所謂

瓜分瓦裂者古人皆不識字邪按張參五經文字云突從
亢反作突者訛
顧野王陳人也而以為晉之虎頭（顧愷之小字虎頭將軍下）　康臣鑑蒙
唐人也而以為宋之象山（陸九淵號象山先生下）　王筠梁人也而
以為晉（梁書有王筠傳言之以北部居蠶示韓請王筠之賢）（宋人實得真）　王禹偁宋人也而以為南朝（下稱）此真所謂不
學無術者與
隋書以帝醉虞侍中命扶之（扶）按晉書虞嘯父傳為孝武帝
所親愛侍飲大醉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
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傳首明
有孝武帝字引書者未曾全讀但見中間有頁獻之獻適

黃先生亦有世人看書之積者語

日令之夏州今人之漢虜書作古夏時被之稱夏者耳

夷之西以稱夏者自以為複故也三字

與帝字相校遂以為獻帝而不悟晉之無獻帝也高麻將
人看書不看首尾只看中間兩三行凡夫著書之人乃猶
如此
恂字箋漢宣帝諱而不知宣帝諱詢荀悅曰諱詢之字曰謀非恂也衍
字箋漢平帝諱而不知平帝諱衎荀悅曰衎之字曰樂師古曰衎音口旱反非
衍也
後漢書劉虞傳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注尾姓敦名引
之云後漢尾敦路劫劉虞首歸之葬若以敦路為人名而
又以葬為莽是劉幽州之首竟歸之於王莽也
左氏成六年傳韓獻子曰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說文
墊隘二字兩引之而一作阸谷隘阸二字遂形也箋乃
日知錄　卷之二十一　三
云未詳何出野下引左傳身橫九野不知其當為九畝又
穀梁傳之文而非左氏也
鵲鵙醜其飛也翪下翪此爾雅釋鳥文箋乃曰翪詞未詳然
非後人語驍馬白州也下驍本之爾雅釋畜白州驍注州竅
也謂馬之白尻者箋乃云未詳疑誤
中國之稱夏尚矣今以為起於唐之夏州地鄰於夷故華
夷對稱曰華夏下夏然則書言蠻夷猾夏語云夷狄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時已有夏州乎又按夏州本朔方郡
赫連勃勃建都於此自號曰夏後魏滅之而置夏州亦不
始於唐也
云唐中晚詩文始見簿字前此無之下簿不知孟子言孔子

先簿正祭器史記李廣傳急責廣之莫府對簿張湯傳使
使八輩簿責湯孫寶傳御史大夫張忠署寶主簿後漢輿
服志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馮異傳光武署異為主簿而
劉公幹詩已云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矣
耽字云字不見經若古五經中不載者多矣何獨耽字若
傳記史書則此字亦非僻而先非證據於昔若
今將軍負耽矣劉器劉備性好結耽吳志甘寧傳負耽帶
鈴又劉孝標相府明大子故山風亂米耽初景翼文較
禰衡為鼓史作漁陽摻撾摻乃操字下操按後漢書衡方為
漁陽參撾蹋而前注引文士傳作漁陽參撾王僧孺詩
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註云參音七紺反乃曲奏
日知錄　卷之二十一　四
之名後人添手作摻後周庾信詩玉堦風轉急長城雪應
闇新絃始欲調翻曲行須參廣陵散停急漁陽摻隋
煬帝詩今夜長城下雲昏月應暗誰見倡樓前心悲不成
摻唐李頎詩忽然更作漁陽摻黃雲蕭條白日暗正音七
紺反今以為操字而又倒其文不知漢人書操固有借作
摻者而非此也
邪京兆臨田郷箋云地近京口故从口下邪夫臨田乃今之
西安府屬而京口則今之鎮江府此所謂風馬牛不相及
者凡此皆由俗本之所昏京口之類也
寸十分也漢書律歷志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本無可
疑而增其文曰析寸為分當言十分尺之一下寸夫古人之

書豈可意爲增改哉

五經古文

趙古則六書本義序曰魏晉及唐能書者輩出但點畫波折逞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猶賴六經之篆未易至天寶間詔以隸法寫六經於是其道盡廢以詳考之其說殆不然按漢書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又曰孝經古孔氏一篇皆出孔氏壁中又曰有中古文易經而不言其所出（後漢書儒林傳言東萊費直傳易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曰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但言古不言文而赤眉之亂則已焚燒無遺後漢書杜林傳曰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

身出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是東京古文之傳惟尚書而已晉書衛恆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後魏書儒林傳[illegible]體書法[illegible]不所刊）[illegible]本知所立幾絕而唐初魏徵等作隋書經籍志但有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注云梁有十三卷）則他經亦不存矣冊府元龜唐玄宗天寶三載詔曰朕欽惟載籍討論墳典以爲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奧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訛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尚書應是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之書府是玄宗所改亦止於古文尚書而不及他經也夫諸經古文之亡其已久矣今謂五經皆有古文而玄宗改之以今豈其然乎

孔安國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正義曰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illegible]隸古也）更以竹簡寫之是則所奏之時所云古文者不過隸書之近古而共王所得科斗文字久已不傳玄宗所謂六體奇文蓋正始之書法也

宋晁公武古文尚書序曰余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

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宮乃延士張㚒依呂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附於石經之列（[illegible]）（[illegible]）今其石當已不存而摹本亦未見傳之人間也世無好古之人雖金石其能保與（今有廣信楊時喬所刻周易古文恐亦後人以意爲之不必有所受也）

急就篇

漢魏以後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晉夏侯湛抵疑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illegible]）魏書崔浩表言太宗即位元年勅臣解急就章劉芳撰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隋時擬急就篇爲[illegible]家[illegible]又書家亦多爲急就篇（晁氏讀書記陸[illegible]自昔善小學者多書急就篇故有鍾繇皇象索靖[illegible]人之所書[illegible]）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

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儒林傳劉蘭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北齊書李繪六歲未入學伺伯姊筆牘之閒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李鉉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自唐以下其學漸微明初武官誥勑用二十八宿編號永樂中字盡基直用漢急就章字

千字文

千字文元有二本梁書周興嗣傳曰高祖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勑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為之蕭子範傳曰子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命記室蔡薳注釋之舊唐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蕭子範撰又一卷周興嗣撰是興嗣所次者一千字文而子範所製者又一千字文也梁書蕭子範傳是時梁武帝製千字詩梁為之注解是又不獨興嗣子範二人矣乃隋書經籍志云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梁書本傳謂子範作之而蔡薳為之注釋今以為子雲注子雲乃子範之弟則誤矣宋史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命周興嗣次韻而成山堂考索本傳以為王羲之而此又以為鍾繇則又異矣隋書舊唐書志又有演千字文五卷不著何人作隋書文苑傳秦王俊令潘徽為萬字文

淳化帖有漢章帝書百餘字皆周興嗣千字文中語東觀餘論曰此書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錄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歐陽公疑以為漢時學書者多為此語而後村劉氏遂謂千字文非梁人作誤矣黃魯直跋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

草書

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是則褚先生親見簡策之文而孝武時詔即已用草書也魏志劉廙傳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令廙通草書則漢魏之際牋啟之文有用草書者矣晉書衛瓘傳未以鑒古篇故草書之可通於章奏者謂之章草

趙彥衛雲麓漫鈔言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年發夫討畔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書今攷之既用於檄則理容概施於章奏蓋小學家流自古以降日趨於簡便故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比其久也復以隸為繁則章奏文移悉以章草從事亦自然之勢故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一說此又故雖曰草而隸筆仍在良繇去隸未遠故也右軍作草猶是其典刑故不勝為冗筆逮張旭懷素輩出則此法掃地矣

北齊趙仲將學涉群書善草隸雖與弟書字皆楷正云草

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是以必須隸筆唐盧攜性謹雖與子弟書疏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攜曰細猶不謹而況巨耶柳仲郢手鈔九經三史下及魏晉南北諸史皆楷小精真無行字宋劉安世終身不作草字書尺牘未嘗使人代張觀平生書必為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為人古人之謹重如此舊唐書王君廓為幽州都督李玄道為長史君廓入朝玄道附書與其從甥房玄齡君廓私發之不識草字疑其謀己懼而奔叛玄道坐流嶲州夫草書之釁乃至是耶

金石錄

金石錄有宋公䜌餗鼎銘云按史記世家宋公無名䜌者莫知其為何人今考左傳宋元公之太子欒嗣位為景公漢書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欒而史記宋世家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是兜欒之音訛為頭曼而宋公䜌即景公也

宗均之誤為宋不必證之碑及黨錮傳即南蠻傳云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為置吏司群蠻遂平事與本傳合而南蠻傳作宗本傳作宋其誤顯然註未及正黨錮傳宗資字叔都南陽安眾人祖父均自有傳

房彥謙高祖法壽自宋歸魏封壯武侯子孫承襲魏隋唐三書皆同獨碑作莊武按漢膠東國有壯武縣文帝封宋昌為壯武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後魏志壯武故夷國左傳隱元年紀人伐夷是也晉復得封膠東侯食邑秩壯武等六縣晉張華亦封壯武侯字並作壯獨此碑與左傳杜氏註作莊

鑄印作減筆字

太原府徐溝縣有同戈驛其名本取洞渦水此水出樂平縣西四十里陡泉嶺逕平定州壽陽榆次至徐溝縣入汾今徐溝縣北五里洞渦河其陽有洞渦村是也水經洞渦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西入於汾酈道元注劉琨之為并州也劉淵引兵邀擊之合戰于洞渦即此水也舊唐書昭宗紀天復元年四月氏叔琮營于洞渦驛五代史唐本紀同新唐書地理志太原郡有府十八其一曰洞渦宋史曹彬傳為前軍都監戰洞渦河北漢世家

李繼勳敗漢兵於洞渦河魏書地形志晉陽下云有[illegible]出大谷山一川[illegible]又名洞過字異又按上文此四木或有脫誤後人減筆借書同戈字而今鑄印遂作同戈以減借之字登於印文又不但馬文淵所言成皋印點畫之訛而已今驛多用古地名者洪武九年四月壬辰以天下驛傳之名多因俚俗命翰林考古正之如揚州府曰廣陵驛鎮江府曰京口驛凡改者二百三十二徐溝無古地名故以水名之

畫

古人圖畫皆指事為之使觀者可法可戒上自三代之時

則周明堂之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有周公相成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孔子家語）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王逸楚辭章句）秦漢以下見於史者如周公負成王圖（霍光傳）成慶畫（景十三王傳稱古成慶圖非成慶所畫也）紂醉踞妲己圖（敘傳）屏風圖畫列女（宋弘傳）戴逵畫南都賦圖（世說）之類未有無所附而作遠乎隋唐尚沿其意唐藝文志所列漢王元昌畫漢賢王圖閻立德畫文成公主降蕃圖玉華宮圖鬭雞圖閻立本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圖范長壽畫風俗圖醉道士圖王定畫本草訓戒圖（貞觀尚方令）檀智敏畫遊春戲藝圖（武衞校尉）殷敷韋無忝畫皇朝九聖圖高祖及諸王圖

太宗自定贊上圖開元十八學士圖（開元人）董萼畫盤車圖（開元人字重懸）曹元廓畫後周北齊梁陳隋武德貞觀永徽間朝臣圖高祖太宗諸子圖秦府學士圖凌煙圖（武后左尚方令）楊昇畫望賢宮圖安祿山真張萱畫伎女圖乳母將嬰兒圖按羯鼓圖鞦韆圖（從開元館畫直）談皎畫武惠妃舞圖佳麗寒食圖佳麗伎女圖韓幹畫龍朔功臣圖姚宋及安祿山圖相馬圖玄宗試馬圖寧王調馬打毬圖（大梁人太府寺丞）陳閎畫安祿山圖玄宗馬射圖上黨十九瑞圖（永王府長史）王象畫內廄圖田琦畫洪崖子橘木圖（德平子少南太守）竇師綸畫內庫瑞錦對雉鬭羊翔鳳游麟圖（字希言太宗秦王府諮議相國錄事參軍封陵陽公）韋鶠畫天竺胡僧渡水放牧圖周昉畫撲蝶按箏楊妃與人降左

宮等圖玄（宇晉）各一卷唐文粹有七謫記浚公廟補二疏圖舒元輿記桃源圖通鑑蜀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皆指事象物之作王維傳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無差自。實。體。難。工。空。摹。易。善。於。是。白。描。山。水。之。畫。興。而。古。人。之。意。亡。矣。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觀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況其下者此可爲知者道也

宋徽宗崇寧三年立畫學考畫之等以不倣前人而物之

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爲工此近於空摹之格至今尚之

謝在杭五雜俎曰自唐以前名畫未有無故事者蓋有取非但須立意結構事事考訂人物衣冠制度宮室規模大畧城郭山川形勢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筆非若今人任意師心鹵莽滅裂動輒托之寫意而止也余觀張僧繇展子虔閻立本輩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竇建德安祿山有何足畫而皆寫其故實其他如懿宗射兔貴妃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則神農播種堯民擊壤老子度關宣尼十哲下之則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達鎖諫葛洪移居如此題目今人卻不肯畫而古

古器之為私寶乃時尚為吳人尤甚而何之

人爲之斡相沿倣慕新刊並在此習以成風要亦私僞甚
皮易於循習耳

古器

洪氏隨筆謂彝器之傳。春秋以來。固已重之。如郜鼎紀甗
之類歷歷可數不知三代逸書之目湯有典寶武有分器
而春官有典庸器之職祭祀而陳之則固前乎此矣故
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闕鞏之甲班諸魯公
唐叔之國而赤刀弘璧天球河圖之屬陳設於成王之顧
命苟非天子之世守也然而來去不常。成虧有數。是以寶
珪出河左傳昭公二十四年九鼎淪泗武庫之劍穿屋而飛越絕書亦載
吳事殿前之鐘藏山而響銅人入夢鐘虡生毛則知歷世

久遠能為神怪亦理之所必有者隋書文帝開皇九年四
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三大鐘越三大鼓十一年正月丁酉
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為禍變悉命毀之而大金國志載海
陵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所得古器亦如隋文之旨蓋皆
态肆不學之主而古器之銷亡為可惜矣
讀李易安題金石錄引王涯元載之事以為有聚有散乃
理之常人亡人得又胡足道未嘗不歎其言之達而元翰
之新作故物譜獨以為不然其說曰三代鼎彝其初出於
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
寶用。豈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邪。自莊周
列禦寇之說出。遂以天地為逆旅。形骸為外物。雖聖人之

能邪有不盡一吹者況外物之外者乎然而彼固未能寒
而忘衣。饑而忘食也。則聖人之道所謂飾物以致用守器
以為寶者其可非也邪。已上元氏之文按春秋之於寶玉大弓竊
之書得之書知此者可以得聖人之意矣。

日知錄卷之二十一

四海

書正義言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言九州之外有大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内故以州爲名（州字[illegible]）然五經無西海北海之文而所謂四海者亦槩萬國而言之爾（禮記祭義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illegible]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illegible]北海郡都昌縣遂有伯夷廟）爾雅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周禮校人凡將有事于四海山川註四海猶四方也則海非眞水之名易卦兌爲澤而不言海禮記鄉飲酒義曰祖天地之左海也則又以見右之無海矣（史記日者傳地不滿東南以海爲池）虞書禹言予决九川距四海據禹貢但有一海

而南海之名猶之西河即此河爾禹貢之言海有二東漸于海實言之海也聲教訖于四海槩言之海也

宋洪邁謂海一而已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靑滄則曰北海南至於交廣則曰南海東漸吳越則曰東海無繇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之稱四海蓋引類而言之至如莊子所謂窮髮之北有冥海及屈原所謂指西海以爲期皆寓言爾程大昌謂條支之西有海先漢使固嘗見之而載諸史（史記大宛傳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又曰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漢書西域傳條支國臨西海）後漢班超又遣甘英輩親至其地而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夷人與海商皆常往來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蘇武郭吉皆爲匈奴所幽寘諸北海之上而唐史又言突厥部北海之北有骨利幹國在海北岸然則詩書所稱四海實環華裔而四之非寓言也然今甘州有居延海西寧有青海雲南有滇海安知漢唐人所見之海非此類邪（[illegible]）

九州

九州之名始見於禹貢（周語共工氏之霸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illegible]神之）周禮職方氏疏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内分爲九州（史記騶衍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益天下有九州古之帝者皆治之後世

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東南一州也（河圖括地象東南神州正南卬州西南戎州正西弇州正中冀州西北柱州北方玄州東北咸州正東陽州淮南子墬形訓[illegible]）此荒誕之說耶無足采然中國之大亦不有窮其疆域者尹耕兩鎮志引漢書地理志言黃帝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而疑不盡於禹九州之内且曰以今觀之涿鹿（今屬保安州）東北之極陬也而黃帝以之建都釜山（在懷來城北）塞上之小山也而黃帝以之合符則當時藩國之在其西北者可知也（晉書載記慕容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也[illegible]之通典棘城在營州柳城東南一百七十里）秦漢以來匈奴他部如爾朱宇文之類往往祖黃帝稱以爲後亦

說也。按顓頊[illegible]子曰昌意，自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而[illegible]宇文氏則以爲先出自炎帝神農氏，今合而[illegible]。遼史言耶律儼稱遼爲軒轅後[illegible]。昌意降居，帝舜遭逢，至於洪水之災，天下分絕，而諸侯之不朝者有矣。以書考之，禹別九州，而舜又肇十二州，其分爲幽并營者，皆在冀之東北。[illegible]必其前闕而後通，前距而後服者也。而此三州以外，則舜不得而有之矣。此後世幅員所以止於禹迹九州之內，而天地之氣亦自西北而趨於東南，日荒日闢，而今猶未已也。蔡仲默書傳亦謂[illegible]騶子之言雖不盡然，亦豈可謂其無所自哉。

幽并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先儒謂以冀青二州地廣而分之，殆非也。孔安國馬融並云[illegible]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illegible]幽則今涿易以北至塞外之地，并則今忻代以北至塞外之地，營則今遼東大寧之地。其山川皆不載之禹貢，故廣待而詳。[illegible]然而裔之[illegible]者謂[illegible]成五服，方五千，則冀方之北不應僅數百里而止。遼史地理志：古幽州在滿碣之間，并州北有代朔，營州東暨遼海。營衛志：古冀州以南歷洪水之變，夏后始制城郭，其人土著而居，并營以北，勁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寧居，曠土[illegible]坐。或其說之有所本也。劉三吾書傳會選引孔氏以遼東爲青州，隔越巨海，道里殊遠，非所謂因高山大川以爲限之意。蓋幽并營三州皆分冀州之地。又引歐陽忞輿地廣記言今遼東爲營州屬[illegible]今亦未有所攷。

或曰九州在前，舜肇十二州在後。始也皆作九州，今有十二州，自舜始也。[illegible]然則謂禹貢九州爲盡虞夏之疆域者，疏矣。夏商以後，皆止于九州之名，各就其疆理所及而分之，故代有不同。[illegible]周禮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爲九州，曰分則不係於其舊可知矣。[illegible]

[illegible]

州有二名。舜典肇十有二州，禹貢九州，大名也。周禮大司徒五黨爲州，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左傳僖十五年晉作州兵；宣十一年楚子入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昭二十二年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哀四年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十七年衛侯登城以望，見戎州。[illegible]此小名也。陳祥道禮書：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illegible]

六國獨燕無後

春秋之時楚最彊楚之官令尹最貴而其爲令尹者皆同姓之親至於六國已滅之後而卒能自立以亡秦者楚也嘗考夫七國之時人主多任其貴戚如孟嘗平原信陵三公子以及楚之昭陽昭奚恤昭雎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公子成趙豹趙奢齊之田嬰田忌田單之功至於復齊國至秦則不用矣而涇陽高陵之輩猶以[illegible]子之之於王噲未知其[illegible]同姓之見於史者及陳項兵起立六國後從而孫心爲楚懷王齊[illegible]魏已而歇于趙成于韓惟燕人乃立韓廣爲王燕之後無一人與不然燕人之哀太子丹豈下於懷王而忽忘之也燕宗之不振久矣嗚呼楚用其宗而立懷王者楚也燕用非其宗而立韓廣者燕也然則晉無公族而六卿分秦無子弟而閻樂弒二世[illegible]宋無宗子而二帝辱于金人皆是道矣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人君之獨也可不畏哉

郡縣

漢書地理志言秦并兼四海以爲周制微弱終爲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爲郡縣蕩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後之文人祖述其說以爲廢封建立郡縣皆始皇之所爲也以余觀之殆不然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宣公十二年楚子縣陳十二年鄭伯逆楚子之辭曰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楚滅小國爲九縣）十五年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成公六年韓獻子曰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曰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三十年絳縣人或年長矣昭公三年二宣子曰晉之別縣不惟州五年薳啓彊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又曰因其十家九縣其餘四十縣十一年叔向曰以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二十八年晉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哀公十七年子穀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晏子春秋昔我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說苑景公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戰國策智過言於智伯曰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史記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吳世家王餘祭三年予慶封朱方之縣則當春秋之世滅人之國者固已爲縣矣（按昭二十九年傳[illegible]）史記吳王發九郡兵伐齊范蜎對楚王曰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甘茂謂秦王曰宜陽大縣也名曰縣其實郡也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匈奴傳言趙武靈王置雲中鴈門代郡燕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又言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則當七國之世而固已有郡矣

二年傳趙簡子誓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氏註引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故縣大而郡小說文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至秦初置三十六郡以監其縣今按史記吳王及春申君之事則郡之統縣固不始於秦也 吳起為西河守馮亭為上黨守李伯為代郡守西門豹為鄴令荀況為蘭陵令城渾說楚新城令衛有蒲守韓有南陽假守魏有安邑令蘇代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 韓封馮亭亦云 而齊威王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則六國之末入於秦而郡已先為守令長矣故史言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而齊湣王遺楚懷王書曰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張儀說燕昭王曰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安得謂至始皇而始罷侯置守郡傳稱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至周武王僅千八百國春秋

時見於經傳者百四十餘國又并而為十二諸侯又并而為七國此固其勢之所必至秦雖欲復古之制一一而封之亦有所不能而謂罷侯置守之始於秦則儒生不通古今之見也

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其中西河上郡則因魏之故雲中雁門代郡則趙武靈王所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則燕所置史記不志地理而見之於匈奴之傳蓋堅志皆謂之秦置者以漢之所承者秦不言魏趙燕耳

秦始皇議封建實無其本假使用淳于越之言而行封建其所封者不過如樓侯涇陽華陽高陵君之屬而已豈有建國長世之理

秦始皇未滅二國

古封建之國其未盡滅於秦始皇者衛世家言二世元年廢衛君角為庶人是始皇時衛未嘗亡也 漢書地理志曰秦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為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 越世家言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秦始皇本紀言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漢興有東海王搖閩越王無諸之屬 之地如今浙之地 是越未嘗亡也西南夷傳又言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然則謂秦滅五等而立郡縣亦舉其大勢然耳

漢王子侯

漢王子侯之爵僅過哀平之間王莽傳五威將帥七十二

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 後漢書城陽恭王祉傳篡漢劉氏為侯者皆降稱子食孫邑皆奪爵 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年十二月戊午詔曰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並復故國若侯身已沒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是皆絕於莽而復封於光武之時然漢書表傳中往往有于莽篡位絕而未言安衆侯崇居攝元年舉兵為王莽所滅侯寵建武二年以崇從父弟紹封十三年侯松嗣今見師古曰作表時見為侯也表言今見者止此一人是光武之時侯身已沒者其子孫亦仍隨宜封拜矣 光武紀十三年下云其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 惟安衆之以故國紹封者顯崇之忠非通例也又莽傳云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予四輔

此條脫字句

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
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虜詔劉宗室三十二人同宗共祖
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公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武五
子侯廣陽王嘉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諸侯王表
修下閣獻神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上中山王成都獻書
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上十子侯表新鄉侯佟侍子新都侯元始
五年上書言莽宜居攝莽篡位賜姓王若此之類光武皆
得而復抹之也又王子侯表序曰元始之際王莽擅朝僞
襃宗室侯及下之孫焉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弗錄旋踵
亦絕又可見莽攝位之所封者光武皆不繼封也夫惟於
親親之中而寓褒忠之意則於安衆之封見之後漢書卓茂傳云劉

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宣卿譏之誤又李賢注不平中興宗室者諸侯安衆宗室會見註引不書曰安衆侯崇長沙定王五代孫嗣人討莽有功光武河北見王郎例見高其忠壯策文嘉數以蜀宗宅以表請之嗣爲是五代孫紹封者爲後崇族爲安衆紹封以前漢表爲非又劉隆傳曰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禮與安衆侯崇起兵誅莽事泄隆以年未七歲故得免以史文雖略于微之下可以情測也此一
代之大典不可不論
武五子傳昌邑王賀廢封爲海昏侯薨元帝復封賀子代
宗爲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爲侯表云賀以神爵三年薨
坐故行淫辟不得置後初元三年釐侯代宗以賀子紹封
傳至孫原侯保世嗣傳至曾孫侯會邑嗣免建武復封是
光武之復封有此二人安衆以忠節海昏以廢位放

此下以後書爲解釋無據論亦甚勝可刪作是實也可存

與
功臣表蕭何九世孫禹王莽始建國元年更爲蕭鄉侯莽
敗絕曹參十世孫宏聚兵佐軍本傳云先爲南北詔封平陽侯十
一世侯曠嗣今見非光武之薄於酇侯而厚於平陽也非
行功不侔爵命殊也
紐陽侯上疏以與諸劉結恩父丹降爲將軍戰死見光富
平侯張純以先來詣闕[illegible]皆得紹封[illegible]而杜憲趙
牧竇以先降梁王不得嗣光武命功之典如此

漢侯國

漢書地理志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並無侯國以在畿內

故也然功臣侯表有陽陵侯傅寬高陵侯王虞人恩澤侯
表有高陵侯翟方進並左馮翊縣名功臣侯表平陵侯蘇
建平陵侯范明友右扶風縣名而高陵下曰琅邪二平陵
下曰武當則知此郡名之同於縣者而非三輔也若後漢
則新豐侯單超新豐侯段熲京兆縣夏陽侯馮異櫟陽侯
景丹臨晉侯楊駰並左馮翊縣好畤侯耿弇槐里侯萬修
槐里侯竇武郿侯皇甫嵩栒邑侯朱弘鄠侯董卓並右
扶風縣而鄠侯云食槐里美陽兩縣八千戶蓋東都之後
三輔亦於郡國矣東漢都雒陽故三輔亦得封功臣與西京事體固不同也
地理志侯國有存有不存始不可曉意者班史亦仍前人
之文止據其時之見在者而書之乎

都

詩毛氏傳下邑曰都後人以為人君所居非也（帝王世紀天子所宮曰都釋名都者國君所居）考之經則書之云大都小伯詩之云在浚之都作都于向者皆下邑也左傳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隱公元年）又曰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莊公二十八年）故晉二五言于獻公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謂蒲也屈也叔孫昭子曰將館子於都謂負瑕也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謂成也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謂郈也費也成也萊章曰往歲克敵今又勝都謂廩丘也孟子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謂平陸也荀子衛嗣君以一都買一胥靡謂左氏也史記趙良

勸商君歸十五都灌園於鄙（秦封衛鞅商於十五邑）秦王請藺相如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齊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張儀說楚王請效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而陳恢見沛公亦曰宛大郡之都也其名始於周禮小司徒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注四縣為都方四十里）而王之子弟所封及公卿之采邑在焉於是乎有都宗人都司馬其後乃為大邑之稱（周禮縣士注地距王城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故詩云彼都人士禮記月令命農勉作毋休于都而掌太宰群都縣鄙之治（注都鄙采邑也）荀子言有都之尊爵厚祿史記信陵君之諫魏王謂所亡於秦者大縣數十名都數百以猶小邑之稱也三代以

上若湯居亳太王居邠並言居不言都至秦始皇始言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閒帝王之都也而項羽分立諸侯王遂各以其所居之地為都王莽下書曰周有東都西都之名而以雒陽為新室東都常安為新室西都（莽改長安曰常安）後世因之遂以古者下邑之名為今代京師之號蓋習而不察矣（[illegible]）

史記商君傳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上都郡縣之都下都都鄙之都史文兼古今語

漢書晁錯傳言吳務百姓列侯就都是以所封邑為都後漢書安帝紀徙金城郡都襄武龐參傳虜當煎種號冬

等皆降始復得還都令居是以郡治為都而食貨志言長安及五都以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為五都而長安不與焉此又所謂通邑大都合一方之會者也（如張衡南都賦徐幹齊都賦劉劭趙都賦庾闡揚都賦）若後世國都之名專於天子而諸侯王不敢稱矣

史記孝景中三年帝東都門外此時未有東都其曰東都門猶言東郭門也（晉灼曰以為自此出雒陽東都者非）三輔黃圖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所謂東都門

鄉里

以縣統鄉以鄉統里備書之者史記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樗里子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是也書縣

里而不言鄉史記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illegible]其鄉也

聶政軹深井里人淳于意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漢書翟

太子亡至湖泉鳩里是也亦有言鄉而不言里史記陳丞

相平陽武戶牖鄉人王嬴潁陽東鄉人是也

古者鄉亦有城漢書朱邑傳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

都鄉

集古錄宋宗愨母夫人墓誌涅陽縣都鄉安衆里人又云

窆于秣陵縣都鄉石泉里都鄉之制前史不載按都鄉蓋

即今之坊廂也漢濟陰太守孟郁堯廟碑成陽仲氏屬都

鄉高相里

都鄉侯

後漢書列國之制有鄉侯有都鄉侯傳中言都鄉侯者甚多

皇甫嵩封槐里侯忤中常侍趙忠張讓削戶六千更封都

鄉侯具表有罪詣獄辭上還東武侯印綬武上改作東武陽侯詔賜

爲都鄉侯是都鄉侯在列侯之下也趙忠以與誅梁冀功

封都鄉侯[illegible]延熹八年貶爲關內侯[illegible]

是都鄉侯在關內侯之上也[illegible]

[illegible]爲都鄉侯[illegible]戶是都鄉侯所食之戶數也梁冀得

罪徙封比景都鄉侯是都鄉侯亦必有所封之地而不言

者史略之也鄉侯都亭侯亭侯或言地或不言地亦同此

[illegible]

[illegible]侯都亭侯

封君

七國並稱王而其臣不過稱君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

申君是也秦則有稱侯者如穰侯應侯文信侯而蔡澤但

爲剛成君漢興列侯曰侯關內侯下有君孔霸以師賜爵關

內侯號褒成君其變也論曰列君[illegible]

圖

宋時登科錄必書某縣某鄉某里人滿山縣志曰改鄉爲

都改里爲[illegible]元始嘉定縣志曰圖即里也不曰里而曰

圖者以每里冊籍首列一圖故名曰圖是矣今俗省作啚

謝少連作歙志乃曰啚音鄙左傳都鄙有章即其立名之

始[illegible]其說鑿矣

亭

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illegible]風俗通曰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

以今度之蓋必有居舍如今之公署鄭康成周禮遺人注

[illegible]若今亭有室矣故衛霸陵尉止李廣宿亭下張禹奏請平

陵肥牛亭部處上以賜禹徙亭它所而漢書注云亭有兩

卒一爲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illegible]

[illegible]是也[illegible]

今之村[illegible]韓非子吳起爲魏西河守秦有

小亭臨境起攻亭一朝而拔之漢書息夫躬歸國未有第

宅寄居丘亭姦人以爲侯家富常夜守之匈奴傳見亭布

[illegible]

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後漢書公孫瓚傳卒逢鮮卑數百騎乃退入空亭是也咸宣怒其吏成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將吏卒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是上林中亦有亭也又必有人民如今之鎭集漢封功臣有亭侯是也亦謂之下亭風俗通鮑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是也其都亭則如今之關廂司馬相如往臨邛舍都亭史記索隱卽郭下之亭也漢書注亦以臨邛所治都之亭後漢陳寔爲都亭刺佐嚴延年母止都亭不肯入府何並斬王林卿奴頭并所剝建鼓置都亭下後漢書陳王寵有强弩數千張出軍都亭會稽太守尹興使陸續於都亭賦民饘粥酒泉龐娥刺殺讎人於都亭吳志魏使邢貞拜權爲吳王權出都亭候貞是也京師亦有都亭後漢書張綱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竇武召會

北軍五校士屯都亭何進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王喬爲葉令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是也蔡質漢儀雒陽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人謂之旗亭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言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是也西京賦曰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注旗亭市樓也立旗於其上故取名焉後代則但有鄉亭驛亭之名而失古者居民之義矣晉書載記慕容垂請入鄴城拜廟苻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是晉時尚有亭名

亭侯

通典獻帝建安初封曹操爲費亭侯亭侯之制自此始按恐不然靈帝以解瀆亭侯入繼桓帝紀封單超等五人爲縣侯尹勳等七人爲亭侯列傳中爲亭侯者甚多大抵皆在東和以後丁綝言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樊宏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則建武中似已有亭侯矣楚漢春秋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裴松之曰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爲不然蜀志中山靖王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按漢書作陸城侯志文衍亭字漢書王莽傳改大郡至分爲五郡縣以亭爲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

社

社之名起於古之國社里社故古人以鄉爲社大戴禮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管子方六里名之曰社是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唁公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注二十五家爲社千社二萬五千家史記孔子世家

冉有曰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索隱曰二十五家爲社哀公十五年齊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晏子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又曰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棠邑反市者十一社又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荀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戰國策秦王使公子他謂趙王曰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商子湯武之興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呂氏春秋武王勝殷諸大夫賞以書社又曰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又曰越王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墨子今河南太原靑州鄉鎭猶以社爲稱古者春秋祭社一鄉之人無不會集三國志注蔣濟爲太尉嘗與桓範會社下是也漢書

五行志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臣瓚曰舊制二
十五家爲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爲田社是私社隋書
禮儀志百姓二十五家爲一社其舊社及人稀者不限後
人聚徒結會亦謂之社萬曆末士人相會課文各立名號
亦曰某社某社崇禎中有陸文升奏訐張溥等復社一事
至奉旨察勘在事之官多被降罰宋史薛顏傳耀州豪姓
李甲結客數十人號沒命社曾鞏傳齊州民聚黨村落間
號霸王社石公弼傳楊州群不逞爲俠於閭里號亡命社
而府志蕭郡賊有黑社白社之名元史泰定帝紀禁饑民
結扁擔社傷人者杖一百不知今之士人何取而名此也
天啟以後士子書刺往來社字猶以爲汎而曰盟曰社盟

此遼史之所謂刺血友也
今日人情相與惟年社鄉宗四者而已除却四者便窅然
喪其天下焉

歷代帝王陵寢

宋太祖乾德四年十月癸亥詔歷代帝王陵寢太昊以下
十六帝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長吏春秋奉祀商中宗
以下十帝各給三戶歲一享秦始皇以下十五帝各給二
戶二歲一祭周桓王以下三十八帝州縣常禁樵采仍詔
吳越國王錢俶修奉禹墓與前天下求一帝皆發此詔可
謂盛德之事借當日儒臣考之不審以致傳訛後世如云
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並葬京兆咸陽縣者按劉向曰文
武周公葬于畢史記周本紀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
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
郭璞山海經注同書序周公薨成
王葬于畢傳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正義曰案
帝王世紀曰文武葬于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
在杜南與畢陌別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曰文王武
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此其在渭水
之南杜縣之中而今乃祭於渭北咸陽縣之北十
五里蓋據顏師古劉向傳注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之
說按史記秦本紀集解引皇覽曰秦武王

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
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又秦始皇本紀末正義曰括地
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又云秦
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是
昔人已辯之矣明令祭周文王武王而不祭秦惠文王悼
武王之墓不亦誣乎
文帝長陵在耀州富平縣東南光鎮舊志帝孝於文明
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營壽宮遂有終焉之志及遷
洛陽乃自表瀍西以爲山陵之所而方山虛宮號曰萬年
堂云其曰方山者代都也瀍西者洛陽也孝文自代遷都

安得并富平哉并富平者西魏之文帝乃孝文之孫名寶炬以南陽王爲宇文泰所立在位十七年葬永陵魏書出於東魏不載其事而北史爲立本紀且曰嘗登逍遙觀望嵯峨山謂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脫屣之意然則今富平縣東南三十里之陵即永陵也后妃傳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大統六年崩葬于少陵原十七年合葬永陵言依北后傳皆先至廢帝爲據後和將蓋次所就非不誤上有宋碑乃誤指爲孝文之陵而歷代因之豈非五代喪亂之餘在朝罕稽通之士而率爾循行不復尋究以至於今日乎宋游師雄紹聖元集賢學士李好文皆以爲西魏文帝陵乎近事之著在史書灼然如此而世之儒生且不能知乃欲與之考橋山訂蒼梧其茫然而失據也宜矣

又考冊府元龜唐高宗顯慶二年二月帝在雒陽宮遣使以少牢祭漢光武後魏孝文帝陵則孝文之祭在雒陽於唐時未誤又曰憲宗元和十四年正月詔以周文王武王祠在咸陽縣側有可修飾則似已在渭北矣魏書孝文太和二十一年五月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于酆武王于鎬隋書祀周文王武王于豐渭之郊舊唐書周文王太公配祭于酆周武王周公召公配祭于鎬並與皇覽之言合自古所傳皆在渭南又韓文公南山詩前尋徑杜墅岔蔽畢原陋亦謂其在杜中韓即元和間人或其遺跡未泯憲宗之詔言祠不言墓其是一地也

乾德四年詔誤以魏孝文文帝爲一人淳化閣帖誤以梁高祖武帝爲二人宋黃伯思作東觀餘論辨之又作法帖刊誤二卷

堯冢靈臺

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二月東巡狩使使者祠唐堯于成陽靈臺安帝紀延光三年二月庚寅使使者祠唐堯于成陽皇覽云堯冢在濟陰成陽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爲穀林水經注城陽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爲西南稱曰靈臺後漢堯母碑曰慶都僊歿蓋葬於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鄉曰崇仁邑號修義皆立廟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至豐魚笱不敢採捕廟前並列數碑栝柏成林二陵南北列馳道逕通皆以磚砌之尚修整堯陵

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墀仍舊南西北三面長櫟聯陰扶疏里餘中山夫人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廟羊虎破碎略盡於城爲西南在靈臺之東北宋史神宗熙寧元年七月己卯知濮州韓鐸言堯陵在雷澤縣東穀林山陵南有堯母慶都靈臺廟請敕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五戶免其租奉灑埽從之成陽在漢爲濟陰郡北齊廢隋復置爲雷澤縣宋因之金復廢今曹州東北六十里故雷澤城是也而集古錄有漢堯祠及堯母祠碑見廟與碑宋時猶在也然開寶之詔帝堯之祠乃在鄆州今在東平州東北三十里箕山之陽意者自石晉開運之初黃河決下曹濮堯陵爲水所浸乃移之高地乎而後代因之不復考正矣元史泰定帝紀泰定二年四月丁酉濮州鄄城縣言堯冢上有堯祠請修治之不

舜陟方乃死，見於書；禹會諸侯於塗山，見於傳。惟堯不聞有巡狩之事。墨子曰：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巳之市；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此戰國時人之說也。自此以後，呂氏春秋則曰堯葬穀林，太史公則曰堯作游成陽，劉向則曰堯葬濟陰，竹書紀年則曰帝堯八十九年作游宮于陶，九十年帝游居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說文：陶，再成丘也，在濟陰，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而堯之冢遂定于成陽矣。但堯都平陽，相去甚遠，老耄之年，禪位之後，豈復有巡游之事哉？因堯偃朱之說並出於竹書，而郕城之跡亦復相近。括地志曰：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按此戰國人所造之說，或人告燕王謂啓攻益而奪之天下皆子言，易發人說禹先自發于河，大抵類此。詩書所不載，千世之遠，其安能信之？山海經海外南經：狄山，帝堯葬于陽證。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今成陽縣西東阿縣城次鄉中、赭陽縣湘亭南皆有

堯冢

臨汾縣志曰：堯陵在城東七十里，俗謂之神林，高一百五十尺，廣二百餘步，旁皆山石，惟此地爲平土，深丈餘。其廟正殿三間，廡十間，山後有河一道。有金泰和二年碑記，稱考舜陟方乃死，其陵在九疑；禹會諸侯於江南，計功而崩，其陵在會稽。惟堯之巡狩不見經傳，而此其國都之地，則此陵爲堯陵無疑也。按志所論，似爲近理。但自漢以來皆云堯葬濟陰成陽，未敢以後人之言爲信。

生祠

漢書萬石君傳：石慶爲齊相，齊人爲立石相祠。于定國傳：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郡中爲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欒布爲燕相，有治迹，民爲之立生祠。此後世生祠之始。

今代無官不建生祠，然有去任未幾而毀其像、易其主者。唐書狄仁傑爲魏州刺史，人吏爲立生祠。及去職，其子景暉爲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爲人所惡，乃毀仁傑之祠。則唐時已有之矣。後漢書張翕爲越巂太守，有遺愛，其子湍復爲太守，蠻人歡喜奔走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蠻耆老相曉語曰：當以先府君故。遂以得安。然則蠻人之於子而毀其父祠，曾越巂蠻人之不若邪？

生碑

西京雜記：曹敞其師吳章爲王莽所殺，人無敢收葬者，弟子皆更名他師，敞時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章墓側。此生立碑之始。

晉書南陽王模爲公師藩等所攻，廣平太守丁邵率衆救模，模感邵德，敕國人爲邵生立碑。唐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史之所書，居官而生立碑者，有此二事。

唐武后聖曆二年，制州縣長吏非奉有敕旨，毋得擅立碑。

劉禹錫高陵令劉君遺愛碑序曰：太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以金石紀。縣令以狀申于府，府以狀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其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傳曆著彰翰衡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遣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德者，仰採得其實跡條奏，廉使巧跡遂錄人服其教議定將碑。經官長德政之碑，必上考功奏可，乃得立。宋史：太祖建隆元年十月戊子，詔諸道長吏有異政，請立碑者，委參軍驗實以聞。今世立碑不必請旨，而華衮之褒，操之自下。不但溢美之文無以風勸，而植於道旁，亦無過而視之者。不旋踵而與他人作鎮石矣。

冊府元龜：宋璟為相，奏言：臣伏見韶州奏事云：廣州吏臣立遺愛碑（璟嘗為廣州都督）。夫碑所以頌德紀功，臣在郡日課無所稱，幸免罪矣，介俗吏何足書？能濫承恩施，見在偏榮，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敕廣府，即停。從之。時鄭州百姓亦為前刺史孫溫請碑，因是亦命罷之。

張籍送裴相公赴鎮太原詩：明年塞北清蕃落，應建生祠請立碑。以示公之勳名，而頌觀之辭，此當日碑祠之請，待敕可知矣。

張公素

大明一統志：永平府名宦有唐張仲素，德宗時以列將事盧龍節度使張允伸，擢平州刺史。允伸卒，詔仲素代為節度使，同平章事。考之新唐書列傳，則云張仲武為盧龍節度使，破降回鶻，又破奚北部及山奚，威加北狄，擢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一統志亦有張仲武，列於仲素之後）。子直方多不法，畏下變，走京師，軍中以張允伸總後務，詔賜旌節，在鎮二十一年，比歲豐登，邊部無虞。張公素以軍校事允伸，擢平州刺史。允伸卒，子簡會為副大使，公素以兵來會喪，簡會出奔，詔以公素為節度使，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為李茂勳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戶參軍。按盧龍節度使前後三人皆張姓，曰仲武，曰允伸，曰公素。今乃合二名而曰仲素，及詳其歷官，即公素也。又其述節度在懿宗咸通十三年，距德宗時甚遠，且安取此豪強暴戾之人而敍之名宦乎？今灤州乃祀之名宦祠，吁，其辱朝廷之典，而貽千載之笑也已。

又考唐時別有一張仲素，字繪之，元和中為翰林學士，有詩名，舊唐書楊於陵傳所謂屯田員外郎張仲素，白居易燕子樓詩序所謂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繢之（今本長慶集誤作績之），即其人也，然非盧龍節度使（張滑傳載仲素位至中書舍人）。

王巨

肇慶府志：宋王巨，淳熙中以承事郎令高要，築龍蕉利二堤，民

賴其利後知南恩一縣志誤作王旦今博羅名宦稱宋太
尉文正公前博羅令而不知文正未嘗爲此官（宋史王旦傳旦家以大理評事知平江縣）淳熙又孝宗年號也蓋士不讀書而祀典之荒
唐也久矣

日知錄卷之二十二

日知錄卷之二十三

姓

言姓者本於五帝見於春秋者得二十有二嬀虞姓出顓頊封于陳姒夏姓出顓頊封于杞鄫越（傳云杞姒薦春秋時無考）子姓出高辛封于宋（小戎亦子姓）姬周姓出高辛封于晉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邘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吳虞虢鄭燕魏芮彤荀賈耿滑焦楊密儋巴諸國（大戎驪戎皆姓）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出太皞秦趙梁徐郯江黃葛鍾離嬴姓也自少皞己姓任姓（隱十一年遂引世本謝高陽紀出威泉畢為）十國皆（十姓）南燕姞姓也自黃帝（黃帝亦姞姓國語又有酉厲叔有僑依依七姓其封諸）世（在分則）楚羋姓也自顓頊楚夔羅羋姓邾郳曹姓鄅偪陽妘姓鄅夷董姓也自祝融（國語又有彭禿斟三姓在周世無考）齊申呂許紀州向姜姓也自炎帝（又有蓼六舒）舒鳩偃姓也自皋陶胡歸姓鄧曼姓羅熊姓狄隗姓鄭嬪姞姓陰戎允姓六者不詳其所出（國語以曹為鄶姓越為羋姓與此異）略舉一二論之則今之滿氏季氏孫氏游氏豐氏印氏皆姬陳氏田氏皆嬀華氏向氏樂氏魚氏皆子崔氏馬氏皆姜扁氏昭氏景氏皆羋自戰國以下之人以氏為姓而五帝以來之姓亡矣（或曰宗姓出于禮緯不待設皆爲姓何以賜姓爲秦趙徐乃其後凡註疏家所引姓氏人或出于世本今其書亡不能備考）

氏族

禮記大傳正義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

五十字字未詳

故以王父字為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為氏所記云翁而字之之字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為氏以官為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為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此為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為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按此論亦多不然詳見第一卷鄭不書族條其子孫若為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為族也氏族對文為別散則通也故左傳云問族於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為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

也

戰國時人大抵猶稱氏族戰國策甘茂曰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不言姓而言族亦見當時未嘗以氏為姓也漢人則通謂之姓然氏族之稱猶有存者漢書恩澤侯表褒魯節侯公子寬以魯頃公玄孫之玄孫奉周祀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子相如嗣更姓公孫氏平帝紀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侯當依表作公子寬後更為姬氏公子公孫氏也姬姓也此變氏稱姓之一證

本紀漢武帝元鼎四年幸雒陽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封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按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

王霸為太原之所祖其房

最後滅疑君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據此嘉本氏子南武帝即以其氏命之為爵而漢書恩澤侯表竟作姬嘉則沒其氏而書其姓矣與褒魯之封公孫氏更為姬氏者正同

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而為一本紀於秦始皇則曰姓趙氏於漢高祖則曰姓劉氏

氏族相傳之訛

氏族之書所指秦漢以上者大抵不可盡信唐書表李氏則云紂之時有理徵字德靈為翼隸中吳伯本李延壽北史序傳不知三代時無此名字無此官爵也表王氏則云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為庶人傳記亦無此事王氏定著二房一

曰瑯琊二曰太原皆出晉王太子晉二門京兆出魏信陵君是凡王皆姬姓矣乃王莽自云舜後漢書元后傳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嬀汭以嬀為姓至周武王封舜後嬀滿于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齊齊桓公以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莽敗其族尚全未必無後裔而春秋吳有王犯晉有王尾范氏之臣王生戰國齊有王斗王蠋王驩費有王順魏有王錯趙有王登秦有王稽王齕王翦王綰王戊[illegible]未知何人亦不必同出於靈王也[illegible]

[illegible]

文公作王仲舒神道碑文云：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為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此語都有斯謬。

竇氏古無所考，但族皆不詳其本。見左傳有后緡方娠逃出自竇之文，而為之說，以為帝相妃有仍氏女，逃出自竇，奔歸有仍，生少康，少康次子曰龍，留居有仍，遂為竇氏。唐書宰相世系表 夫此與上文所引易侯戎于林外，其商陵苗裔帝孫也[illegible]卦，何不也，何以異哉？乃韓文公作竇牟墓志，猶稱竇兆閔子。夏以再家竇為氏，亦用此事。蓋好古地以竇名者甚多，必是以地為氏。路史曰：余嘗疑之，古之得姓者不有不

本乎姓，封者也；其氏，於事者衆矣。而姓書氏譜一切為之曲說，至有異其祖之所自出，又牽合異類而屬之，豈不惑哉？正謂若此之類也。

舊族碑文所述氏族之始，多不可據。如魏蔣濟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王沈魏書云：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為曹姓。周武王克殷，封曹俠于邾，春秋時為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于沛。而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胄稷胤周。此又魏姓之後以國為氏者矣。及至景初中，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為舜後。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後少帝禪晉文，亦稱我皇祖有虞氏。

則又不知其何所據。[illegible] 夫以一代之君，而三易其祖，豈不可笑？況於士大夫乎？

程氏出於伯休父。太史公自序云：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其後為司馬氏。[illegible] 而左傳成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註：程滑，晉大夫。襄二十三年，程鄭嬖於公。註：鄭，亦荀氏宗。此則晉之程氏乃荀氏之別，不與休甫同出。今陝州休甫又祠程嬰，斯謬矣。[illegible]

[illegible]

沈氏，宋書沈約自序：昔少皞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姒、蓐、黃。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illegible] 春秋之時，列于盟會。定公四年，諸侯會召陵，伐楚，沈子不會，晉使蔡伐沈，滅之，以沈子嘉歸。按沈、姒、蓐、黃，皆在汾水之上，為晉所滅。左氏昭公元年 [illegible] 黃非江人黃人之黃，則沈亦非汝南之沈。休文乃以列國之沈合之，一誤也。唐書宰相世系表曰：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子聃叔季食邑於沈，汝南平輿[illegible]

自其地也此爲得之〔又按禮有杞猶氏家語沈猶氏之訛 沈猶氏者曾子弟子沈猶行與地也〕

〔爲姓漢書惠帝封楚元王子歲爲沈猶侯〕

白氏唐白居易自序家狀曰出於楚太子建之子白公勝楚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爲名將乙丙已降是也裔孫白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按白乙丙見於僖之三十三年白公之死則哀之十六年後白乙丙一百四十八年所謂樂天而不考古一至此哉〔唐書宰相世系表以白乙丙爲孟明之子尤誕也〕

楊氏漢書楊〔从木〕雄傳曰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食采於晉之楊〔系傳楊字从木〕因氏焉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偪楊侯楊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此誤以楊侯與楊食我爲一人也唐書宰相世系表曰楊氏出自姬姓周宣王子尚父封爲楊侯又云晉之公族食邑於羊舌〔杜氏春秋世族譜云羊舌其所食邑名〕凡三縣一曰銅鞮二曰楊氏三曰平陽羊舌四族叔向食采楊氏其地平陽楊氏縣是也及晉滅羊舌氏而叔向子孫逃于華山仙谷遂居華陰所修譜此以楊陽揚羊四姓爲一尤謬按楊城即今之洪洞縣本楊侯國左氏女叔侯所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襄二十九年〕而子雲反離騷亦云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楊侯不知其字何以從楊及其滅於晉而爲大夫羊舌氏之邑則食我始見於傳而楊朱與老子同時又非羊舌之族也陽氏則以陽爲氏以邑爲氏者不可知氏〔三晉以晉私邑[illegible] 又按昭公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是[illegible]〕晉有陽處父乃在叔向之前而楚之陽匄魯之陽虎〔[illegible]〕非一陽也宋之羊斟鄭之羊羅非一羊也安得謂陽爲平陽羊爲羊舌而并附之叔向乎

日知錄　卷之二十三　六

段氏後漢書段熲其先出鄭共叔段古人無以祖父名爲氏者凡若此類皆不通之說按段氏當出自段干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唐書世系表以段爲干木大夫封於[illegible]〕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illegible]〕

褚氏唐宰相世系表云出自子姓宋共公子段字子石食采于褚其德可師號曰褚師按褚師乃官名不獨宋有此官鄭亦有之昭公二年鄭公孫黑請以印爲褚師是也衛亦有褚師聲子

日知錄　卷之二十三　七

賀氏晉書賀循傳曰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清河王慶諱〕改爲賀氏宋史賀鑄自言出王子慶忌居越之湖澤所謂鏡湖乃慶湖也〔見鑄本傳 史略通之〕按古但有以王父字爲氏無以名爲氏者慶忌名也不得爲氏而鏡湖本名鑑湖慶古音羌不音磬若齊之慶氏居吳宋方見於左傳後人以慶封仕吳君之惡諱之而欲更其祖其不及宋司馬華孫遠矣〔[illegible]下有賀臺起人吳居所據之故號曰賀臺者 [illegible]不取之於祭而必取之於饗[illegible]〕安鏡湖之爲慶邪

刀氏〔[illegible]〕姓譜以爲齊大夫豎刀之後胡三省曰豎

公羊此事不可信也矣

又安得有後漢書貨殖傳有刀間耶按古書又與務通齊
襄王時有貂勃

冠氏姓譜出自武王弟康叔為周司寇後人因以氏焉按
康叔為衛國之祖必無以主官氏其支庶之理此乃衛之
司寇左傳哀二十五年有司寇亥即施氏之祖也檀弓有
司寇惠子

孔顏孟三氏

今之顏氏皆云魯國之裔考仲尼弟子列傳有顏幸顏高
顏祖顏之僕顏噲顏何而孔子於衛主顏讎由此六人與
顏由皆無後乎今之孔氏皆云夫子之裔春秋齊有孔虺
衛有孔達陳有孔寧鄭有孔叔孔張此四族者皆無後乎

且夫子出於宋為子姓而鄭姬姓陳嬀姓衛姞姓哀十一年孔姞可合而為一乎史記貨殖傳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平準書孔僅南陽大冶

顏魯公作家廟碑云其先出於顓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為
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郳為小邾子遂
以顏為氏多仕魯為卿大夫按左傳襄十九年齊侯娶于
魯曰顏懿姬其姪鬷聲姬註曰顏鬷皆姬母姓當云母氏則顏
之為姬姓為魯族審矣姓譜曰顏姓本自魯伯禽支庶有食采顏邑者因以為族其出
於邾之說本自國碑稱若洪益放見公羊於邾有顏公之稱
而不考之於左氏也昔之學此公豈必為孝婦之祖乎公羊傳謂邾婁顏淫九公子於宮中因以納賊則人于誅顏而反孝公于魯於是公羊之義夫不知何取於孝夫而

[illegible]

之昭

春秋時以孟為字者甚多今之孟氏皆祖子輿前代亦未
之有也魏書孟表濟北蛇丘人自云本屬北地號索虜皆[illegible]
元史孔思晦傳五季時孔末之後乃欲以偽亂真害宣
聖子孫幾盡至是其裔復欲自稱宣聖後思晦以為不早
辨則真偽久益不可明彼與我不共戴天乃列子族與其
罪狀疏可乎遂會族人正之而刻諸宗譜了石然則今之
以孔氏而亂宗者有可以戒矣

仲氏

東莞陰大守孟郁修堯廟碑曰惟序仲氏祖統所出本繼

於姬周之遂當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于
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擇居帝堯萌兆
生於卑陵在於成陽聖化常存蒸蒸之盛樂風俗之美
遂安處基業為都鄉高相里因氏仲焉以傳於今其陰列
仲氏有名者三十餘人又廷尉仲定碑畧同漢時仲氏自
謂仲山甫之後託為於帝堯之胄而今則以為孔子弟子
子路之後按顏曾孟之郡而求為五經博士矣然春秋之
以仲氏者不一仲山甫未嘗封齊則漢人之說固未
必是而今人之祖子路亦未必非也

以國為氏

古人之氏或以諡或以字或以官或以邑無以國為氏者

其出於他國然後以本國為氏敬仲奔齊而為陳氏是也其他若鄭丹宋朝楚建邾甲之類皆是也不然則亡國之遺族也

今人姓同於國者多自云以國為氏非也夏氏出於陳之少西而非夏后氏之夏齊氏出於衛之齊惡而非齊國之齊左氏史記其最著明者矣（秦芊父非秦國之秦狄虒彌非狄人之狄）

姓氏書

姚寬西溪叢語以姓氏之學最盛於元和姓纂自南北朝以官職相高至於唐崔盧李鄭糾紛可厭若以聖賢所本如嬀姒子姞姬姓姜姓之類各分次其所從來以及春秋所紀用世本荀況譜杜預公子譜為法則唐虞三代列

國諸侯俱可成書此似太史公欲為而不就者耳愚嘗欲以經傳諸書次之首列黃帝之子得姓者十二人次則三代以上之得國受氏而後人因以為姓者次則戰國以下之見於傳記而今人通謂之姓者次則三國南北朝以下之見於史者又次則代北復姓遼金元姓之見於史者而無所考者別為一帙（各家其目曰姓本第一封國第二氏別第三秦漢以來姓氏合并第四代北姓第五遼金元姓第六遼散姓第七無徵第八）此則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而望族五音之紛紛者皆無所用豈非反本類族之一大事哉

漢劉向撰世本二卷其書不傳今左傳疏多本之然亦未必無誤

通譜

同姓通族見於史者自晉以前未有晉書石苞傳曾孫樸沒于寇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為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南史侯瑱傳侯景以瑱與己同姓託為宗族待之甚厚此以戎狄而附中國也晉書孫旂傳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並有吏材稱於當世遂與孫秀合族南史周弘正傳諂附佞賊尉石珍（建康之陷降侯景）合族唐書李義府傳義府既貴之後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敘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illegible]）藉其權勢拜伏為兄叔者甚衆李輔國傳宰相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此以名門而附小人也凡此史皆書之以志其非

今人好與同姓通譜不知於史傳居何等也

北人重同姓多通譜系南人則有比鄰而各自為族者宋書王仲德傳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仲德聞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禮之甚薄魏書崔玄伯傳崔寬自隴右通款見司徒崔浩浩與相齒次厚撫之及浩誅以遠來疎族獨得不坐遂家於武城以一子繼浩弟覽妻封氏相奉如親北史杜銓傳初密太后杜氏父豹喪在濮陽太武欲令迎葬于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朕意欲取杜中長老一人以為宗正令營護凶事浩曰京兆為美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後於今為諸杜最召見銓以為宗正令與

杜超子道生送豹喪葬鄴南銓遂與超如親超謂銓曰既是宗正何緣僑居趙郡乃延引同屬魏郡南史韋鼎傳陳亡入隋時吏部尚書韋世康兄弟顯貴文帝從容謂鼎曰韋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族何得忘本也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與鼎還杜陵鼎乃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並考論昭穆作韋氏譜七卷示之歡飲十餘日乃還

近日同姓通譜最為濫雜其實皆植黨營私為蠹國害民之事宜嚴為之禁欲合宗者必上之於官使譜悉古今者為之考定族系以達禮部而獨奏行之其不請而私通者舜之四罪然後可革其弊古之姓氏有專官掌之國語曰

使名姓之後能知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者為之宗又曰司商協名姓春官宗伯其屬有都宗人家宗人而女官亦有內宗外宗今日姓氏昏姻二事似宜專設一官方得教民之本。

氏族之亂莫甚於五代之時當日承唐餘風猶重門族故史言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為姦利至有私鬻告敕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舊史盧程傳）册府元龜長興初鴻臚卿柳膺將齋郎文書兩件賣與同姓人柳居則大理寺斷罪當大辟以遇恩赦減死奪見任官罰銅終身不齒勑曰一人告身三代名諱傳於何姓利以私財上則欺罔人君下則貨鬻先祖罪莫大焉自今以後如有此色偽濫者受者並當極法今則因無糾舉遂弛禁防五十年來通譜之俗遍於天下自非明物察倫之主亟為澄別則滔滔之勢將不可反矣

唐朝以前最重譜牒如新唐書言河南劉氏本出匈奴之後劉庫仁柳城李氏世為契丹酋長營州王氏本高麗之裔此同姓而不同族也又如魏書高陽王雍傳言博陵崔顯世號東崔地寒望劣此同族而不同望也故高士廉傳言崔氏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懸隔

異姓稱族自漢以來未有此事杜子美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詩云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是杜與唐為兄弟矣重送劉十弟判官詩云分源豕韋派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則杜與劉為兄弟矣韓文公送何堅序亦云何於韓同姓為近（容齋二筆引孫愐唐韻曰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為何字隨音變遂為何氏）按詩揚之水一章言戍申二章言戍甫三章言戍許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史記秦本紀太史公曰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illegible]秦仕則莫不[illegible]趙氏索隱曰[illegible]云秦伯翳後與[illegible]同出蜚廉造父有功周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illegible]青武王子傳通氏無故[illegible]曰[illegible]秦之別[illegible]發[illegible]秦上晉封[illegible]秦王與趙[illegible]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七[illegible]南[illegible]亦謂秦始皇為趙政三國志陳思王上疏[illegible]馬之臣救楚趙以許其[illegible]秦穆公有救盜馬[illegible]末[illegible]今亦[illegible]姓文選王融策秀才文[illegible]於絕[illegible]作[illegible]秦[illegible]書[illegible]引[illegible]所謂趙[illegible]而云史記[illegible]趙氏之先與秦共祖[illegible]秦又[illegible]）

思親都賦之[illegible]崧高言生甫
篇于史記趙氏之先與秦同祖故曰一也
及申孔氏曰此詩送申伯而及甫侯者美其上世俱出四
嶽故連言之今人之於同姓幾無不通譜何不更廣之於
異姓而以予美退之爲師也
李華淮南節度使崔公頌德碑云惟申伯與宣王登南邦
與崔同至小白率諸侯征楚翟奉王職與崔公叶德同勲皆
姜姓也
開元十九年於兩京置齊太公廟延中書宰相盧杞京兆
尹盧諶以盧者齊之裔乃與其裔孫若崔盧丁呂之族合
錢以祭備之
元吳澄送何友道游萍鄉序云袁郴撫何二族各以儒官

日知錄　卷之二十三　十四

著而其初實一姬姓文之昭由晉之魏而爲韓武之穆由
晉之韓而爲何氏不昧而姓同
宋邵伯溫聞見錄云司馬溫公一日過康節先生謁曰程
秀才既見則溫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

二字姓改一字

唐時以二字姓改爲一字者如馬宮本姓馬矢改爲馬唐
憲宗名純詔姓淳于者改姓于唐宰相世系表鍾離眛二
子長曰接居潁川長社爲鍾氏見之史冊不過一二自洪
武元年詔曰服[illegible]語[illegible]姓一切禁止如今有呼姓本呼延
乞姓本乞伏皆明初改而并中國所存之廢姓皆去其
一字氏族之紊莫甚於此且如孫氏有二衛之良大楚之
叔敖並見於春秋而公孫叔孫長孫士孫王孫之類今皆
去而爲孫與二國之孫合而爲一而其本姓遂亡公羊公
沙公乘之類則去而爲公母丘毋將之類則去而爲毋而
其本姓遂亡司徒司空之類[illegible]
則去而
爲司司馬氏則去而或爲司或爲馬而司馬之僅存於代
者惟溫公之後所以然者因儒臣無學不能如魏孝文
改代北之姓一一爲之條理而聽其人之所自爲也然曰
姓之改不始於是時唐書阿史那忠以擒頡利功拜左屯
衛將軍妻以宗女定襄縣主賜名爲忠單稱史氏韓文公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云其先姓烏石蘭從拓跋魏氏入

日知錄　卷之二十三　十五

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劉莆修古里氏名字序
云吳景初本姓古里氏以女眞諸姓今各就其近似者易
從中國姓故古里氏例稱吳則所已先之矣[illegible]
[illegible]
中目志言洪武初翰林編修吳沉本吉擇千家姓得姓一
千九百六十八而此已如木如偃尚未之錄[illegible]
各今訪之木姓有[illegible]百不自[illegible]相[illegible]之後
[illegible]
姓之時尚未登於黃冊也以此知單姓之改在明初以
後而今代山東氏族其出於金元之裔者多矣

洪武元年，禁不得□姓者，禁中國人之更爲□姓，（九今此谷）非禁□人之本姓也。三年四月甲子，詔曰：天生斯民，族屬姓氏各有本原。古之聖王尤重之，所以別婚姻、重本始，以厚民俗也。朕起布衣，定群雄，爲天下主，已嘗詔告天下：蒙古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體擢用。比聞入仕之後，或多更姓名，朕慮歲久，其子孫相傳，昧其本原，非先王致謹氏族之道。中書省其告諭之，如已更易者，聽其改正。可謂正大綸要矣。九年二月癸亥，以火你赤爲翰林蒙古編修，更其姓名曰霍莊。（[illegible]）亦倣漢武賜日磾姓金之意，然漢武取義於休屠王祭天金人，亦以中國本無金姓也。今中國本有霍姓，而賜之霍，則與周霍叔之後無別矣。況其時又多不奉旨而自爲姓者。其年閏九月丙午，淮安府海州儒學正曾秉正言：臣見近來蒙古色目人多改爲漢姓，與華人無異，有求仕入官者，有登顯要者，有爲富商大賈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宜令復姓，庶可辨識。又臣前過江浦，見塞外之俘累累而有，江統徙戎之論，不可不防。至永樂元年九月庚子，上謂兵部尚書劉儁曰：各衛韃靼人多同名，宜賜姓以別之。於是兵部請如洪武中故事，編置勘合，給賜姓氏。（按洪武中勘合賜姓，實錄不載，惟十六年二月故元丞相名不花觀音保陞賜姓名李觀。又宣宗實錄：丑閭洪武二十一年來歸，賜姓名李賢。）從之。三年七月，賜把都帖木兒名吳允誠，倫都兒灰名柴秉誠，保住名楊效誠。自此遂以爲例，而華宗上姓與毳裘之種相亂，惜乎當日之

君子徒誦用夏變夷之言，而無類族辨物之道。使來藉番人之來歸者賜以漢姓所無，不妨如拓跋、宇文之類，二字爲姓，則既不混於古先帝王氏族神明之胄，而又使百世之下，如昭代遼服四裔其得姓於朝者凡若干族，豈非曠代之盛典哉。

北方門族

杜氏通典言：北齊之代，瀛冀諸劉，清河張宋，并州王氏，濮陽侯族，諸如此輩，近將萬室。北史薛胤傳：爲河北太守，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今日中原北方雖號甲族，無有至千丁者。戶口之寡，族姓之衰，與江南相去霄絕。其一登科第，則爲一方之雄長，而同譜之人至爲之僕役，此又風俗之敝，自金元以來凌夷至今，非一日矣。

冒姓

今人多有冒母家姓者。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扶柳侯呂平，以皇太后姊長姁子侯。師古曰：平既呂氏所生，不當姓呂，蓋史家唯記母族也。按是時太后方封呂氏，故平以姊子冒呂姓而封耳。唐書天后紀：聖曆二年，臘月賜皇太子（中宗）姓武氏，然則有天子而令之冒母姓者與！

漢書景十三王傳：趙王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晉書會稽王道子傳：許榮上疏言：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是知冒母爲姓，皆人倫之所鄙

賜然亦有帝子而稱母姓者如栗太子衛太子史皇孫之類則以其失位而名之也（外戚傳上衛太子史良娣）呂平以太后姊長姁子侯此以母姓之始（夏侯嬰以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家世說滕公……）史記灌夫傳父張孟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大宛傳堂邑氏故曰奴甘父漢書注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曰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此冒主姓之始（新唐書元載父景昇為曹王明妃元氏守田租請于妃冒為元氏）

兩姓

漢書百官表建昭三年七月戊辰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

日知錄　《卷之二十三》　十八

夫一姓繁

古人二名止用一字

晉侯重耳之名見於經而定四年祝佗述踐土之盟其載書止曰晉重蓋古人二名可但稱其一與昭二十年莒展輿出奔吳傳曰莒展之不立晉語曹僖負羈稱叔振鐸為先君叔振亦二名而稱其一也

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穀梁傳作蔡侯東出奔楚乃為之說曰東者東國也（東國隱太子之子朱叔父也）何為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然則以削其一名為貶也（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杜氏註何忌）不言何（闕文）

王莽孫宗得罪自殺復其本名會宗貶厥爵改厥號是又以增其一名為貶也（[illegible]）

班固幽通賦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潘岳西征賦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文公名止用一字本於踐土載書非辭賦亦人名字之比至岳詩關中詩云紛紛齊萬亦孔之醜周處傳詠云齊萬年關中詩合則不通矣皆不以齊萬年為齊萬者形若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而詩云桓桓梁征尤不成語

班彪幽通賦巨滑天而泯夏王莽字巨君止用一巨字王逸九思管束縛兮桎梏百貿易兮傳賣遭桓繆兮識舉才德用兮列施百里奚止用一百字此體後漢人已開之矣

日知錄　《卷之二十三》　十九

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夫段字（本呂氏春秋有段字）借寄來乎廬志而用國夫惡字此為節截名字之祖

文中子稱兩人為一氏二名尤為變體杞殖華還二人也而謂南子稱為殖華賈誼新書使曹勃不能制曹勃參勃周勃也史記孟子荀卿傳管晏不及管仲晏嬰也司馬遷報任安書周魏見辜周勃魏其侯竇嬰也揚雄長楊賦乃命驃衛驃騎將軍霍去病衛大將軍衛青也杜欽傳覽宗宣之饗國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徐樂傳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揚子妙班固幽通賦周賈盪而貢憤周莊周賈賈誼也漢

斥彰長碑云我父事母有柴和之行柴高柴和考叔也

夏侯湛張平子碑云同貫宰貢宰宰我貢子貢也風俗通

淸擬夷叔邪正釋譏稱夷叔之高劉傳子夷叔迂武王以

成名杜預遺令南觀伊雒北望夷叔陶潛詩積善云有報

夷叔在西山皆謂伯夷叔齊漢魏碑國侯李翊碑夷史

之高巴郡太守樊敏碑有夷史之直皆謂伯夷史魚陶潛

讀史述九章程杵見程嬰公孫杵臼新唐書尉遲敬德傳

隱巢是隱太子巢刺王　一謚一爵

古人謚止稱一字

古人謚有二字三字而後人相沿止稱一字者衛之叡聖武公止稱武公貞惠文子止稱公叔文子晉趙獻文子止

稱文子（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註謂獻君獻之盧陵胡氏曰或謂獻謚獻文）魏惠成王止稱惠王楚頃襄王止稱襄王秦惠文王止稱惠王悼武王止稱武王昭襄王止稱昭王莊襄王止稱莊王韓昭釐侯止稱昭侯宣惠王止稱宣王趙悼襄王止稱襄王漢諸葛忠武侯止稱武侯

稱人或字或爵

顏曾思孟三人皆氏而思獨字以嫌於夫子也樊酈絳灌三人皆姓而勃獨爵以功臣同姓者多也（汾陰侯昌隆慮侯竈其侯止蒯成侯緤高景侯成博陽侯聚皆周姓師古引楚漢春秋謂將有六人各絳灌者其八）

史記垓下之戰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孔將軍蓼侯孔聚也費將軍費侯陳賀也賀稱以爵者以功臣陳姓者多也（陽陵侯涓曲逆侯平堂邑侯嬰陽夏侯豨棘蒲侯武陽侯涓高胡侯夫乞復陽侯胥棘丘侯襄猗氏侯遬龍侯署紀信侯倉皆陳姓）

子孫稱祖父字

子孫得稱祖父之字子稱父字屈原之言朕皇考曰伯庸是也孫稱祖字子思之言仲尼祖述堯舜是也（朱子曰古人未嘗諱字程先生云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呼明道字）

儀禮筮宅之辭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又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字父也虞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卒哭之祝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字祖也祔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兩字之也

字爲臣子所得而稱故周公追王其祖曰王季王而兼字

已祧不諱

冊府元龜唐憲宗元和元年禮儀使奏言謹按禮記曰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此謂已遷之廟則不諱也今順宗神主升祔禮畢高宗中宗神主上遷請依禮不諱制可

文宗開成中刻石經凡高祖太宗及肅代德順憲穆敬七宗諱並缺點畫高中睿玄四宗已祧則不缺文宗見爲天子依古卒哭乃諱（鄭氏曲禮註曰生者不相辟名故御名亦不缺）

韓退之辯諱本爲二名嫌名立論而其中治天下之治都犯正諱者元和之元高宗已祧故其潮州上表曰朝廷治

平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曰君臣相成以致至治舉張行素曰文學治行衆所推平淮西碑曰大問明堂坐以治之韓弘神道碑銘曰無有外事朝廷之治惟（唐諱）爲治中似不當用

漢時祧廟之制不傳竊意亦當如此故孝惠諱盈而說苑敬慎篇引易天道虧盈而益謙四句盈字皆作滿在七世之內故也班固漢書律曆志盈元盈縮不盈之類一卷之中字凡四十餘見何休註公羊傳曰言孫子齊者盈諱文（孝惠）已祧故也若李陵詩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枚乘柳賦盈玉縹之淸酒（載古文苑）又詩盈盈一水間（載玉臺新詠）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爲後人之擬作而不出於西京矣（李陵詩不當用盈字容齋隨筆論之）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中書門下奏少帝册文內有基字是玄宗廟諱尋常詔勅皆不迴避少帝是繼世之孫册文內不欲斥列聖之諱今改爲宗字

宋史紹興三十二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欽宗祔廟翼祖當遷以後翼祖皇帝諱依禮不諱詔恭依

謝肇淛曰宋眞宗名恒而朱子於書中恒字獨不諱恭皆寧宗之世眞宗已祧（臣字不諱者不爲帝之嫌然宋人皆諱臣爲唐主庶）

崇禎二年禮部奉旨頒行天下避太祖成祖廟諱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廟諱正依唐人之式惟今上御名亦須迴避蓋唐宋亦皆如此（按漢宣帝之詔知當時已避入曰之名）然止避下一字而上一字天子與親王所同則不諱

皇太子名不諱

册府元龜唐王紹爲兵部尚書紹名初與憲宗同憲宗册爲廣陵王順宗即位將册爲皇太子紹上言請改名議者或非之曰皇太子亦人臣也（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晉咸寧中議除此稱李廣以爲孝子事於父以事君義於孫臣詔令依舊）東宮之臣當請改爾奈何非其屬而遽請改名豈爲以禮事上邪左司員外郎李蕃曰歷代故事皆自不諱大體之臣而失之因不可復正無足怪也

三國志註許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原獨不往太祖微使人問之原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萬曆中年往往有借用本之名而以爲題目者得無有愧其言

唐中宗自房州還復立爲皇太子左庶子王方慶上言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指斥晉尚書僕射山濤啟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郭官猶尚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啟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爲太子時改弘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皇太子改崇賢館爲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伏望依例改換制從之史臣謂方慶欲尊太子以示中興之漸然斯方慶之言蓋有爲言之也

有明之制太子親王名俱令迴避蓋失之不攷古也崇禎

二年兵部主客司主事賀媛以避皇太子名改名世壽而
先宗為太子河南府及商州屬縣竝未嘗改
實錄洪武十四年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同請依古制
凡啟事皇太子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以見尊無二
上之義詔下群臣議翰林院編修吳沈言太子所以繼聖
體而承天位者也尊敬之禮宜同從之歷代不稱臣之制
自斯而變
親王之名尤不必諱而亦諱之正統十二年山西鄉試詩
經題內雖周之楨楨字犯楚昭王諱考試及同考官俱罰
俸一月

二名不偏諱

二名不偏諱宋武公名司空改司空為司城是其證也
杜氏通典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宮總萬機下令
曰依禮二名不偏諱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
兩字不連讀者竝不須諱避唐書高宗紀貞觀二十三年
七月丙午改治書侍御史為御史中丞諸州治中為司馬
別駕為長史治禮郎為奉禮郎以避上名上以貞觀初不
諱先帝二字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禮不偏諱上既單名臣
子不合指斥上乃從之通典又言太宗雖二名不相連者竝不諱至高宗從諱之然不徵也改民部為戶部而李世勣已去世字單稱勣矣又比書修於太宗時而中間名有改避者代改為民人儒誅之始然亦有不盡然者經籍志昌世人而齊民要術是亦淒書之類唐懷太子註後漢書亦有並其本文而改之者如胡廣傳

後唐明宗名嗣源天成元年六月勑曰古者酌禮以制名
懼廢於物難知而易諱貴便於時況微彼二名抑有前例
太宗文皇帝自登寶位不改舊稱時則臣有世南官有民
部靡聞曲避止禁連呼朕猥以眇躬託於人上祇遵聖範
非敢自尊應文書內所有二字但不連稱不得迴避若臣
下之名不欲與君親同字者任自改更務從私便庶體朕
懷

嫌名

衛桓公名完楚懷王名槐古人不諱嫌名故可以為謚
韓文公諱辯言不諱嫌名乃玄宗御刪定禮記月令
小野雞入大水為蜃曰野雞始雊則諱雉以與治同音也

李林甫序曰璿樞玉衡以齊七政則諱璣德宗九月九日
賜曲江宴詩時此新㩜暇適與佳節并則諱機以與基同
音也南史劉秉不稱名而書其字曰彥節則諱秉以與昞
同音也又如武后父諱士彠而孫處約改名茂道韋仁約
改名思謙睿宗諱旦而張仁亶改名仁愿玄宗諱隆基而
劉知幾改名子玄箕州改名儀州即今遼州德宗諱適而括州
改名處州順宗諱誦而訟律改為鬭競憲宗諱純而姓
淳于者改姓于唯監察御史韋淳不改既而有詔以陸淳
為給事中改名質淳不得已改名處厚而懿宗以甫諱商
能名近玄宗諱遂不行冊禮則避之所書亦未為定論也
唐自中葉以後卿士大夫亦諱嫌名故舊史以韓愈為李

吾懿宗有兩據或當時皆有史書故不相符合

貿作讌辯爲紕繆而賈曾傳則曰拜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議者以爲中書是曾司名又與曾父名音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懿宗紀則曰咸通二年八月中書舍人衛洙奏狀稱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號內一字與臣家諱音同請改授閑官勑曰嫌名不諱著在禮文成命已行固難依允是又以爲不當諱也

册府元龜咸通十二年分司侍御史李谿進狀曰臣准西臺牒及金部稱奉六月二十七日勑內閣院郝莊全事奏狀內稱字音與廟諱同奉勑罰臣一季俸者臣官位至卑得蒙罰俸倨與不倨不合有言而事關理體若便隱默恐負聖時願陛下寬其罪戾使得盡言臣前奏狀稱准勑內

事告事多云他人是咸通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勑語臣狀中具有准勑字非臣自撰辭句臣謹按禮不諱嫌名又按職制律諸犯廟諱嫌名不坐注云謂若禹與雨䟽云謂聲同而字異注䟽重複至易分曉伏惟皇帝陛下明過帝堯孝踰大舜豈自發制勑而不避諱哉故是當於禮律以爲無妨耳即引陛下勑文而言不敢擅有移改不謂內閣便有此論奏也臣非敢訴此罰俸也恐自此有援引勑格者亦須委曲迴避便成訛弊臣聞趙充國爲將不嫌伐一時事以爲漢家後法魏徵爲相不存形迹以致貞觀太平臣雖未及將相忝爲陛下侍從之臣豈可以論俸爲嫌而使國家勑命有誤也願陛下留意察納判下明勑使自後章奏一遵禮律處分則天下幸甚勑免所罰

南唐元宗初名景通避周信祖廟諱改名景是不諱嫌名

按嫌名之有諱在漢末之時晉羊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及卒荊州人爲祜諱名室戶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此諱嫌名之始也

後魏地形志天水郡上邽縣犯太祖諱改爲上封魏太祖名珪

宋代制於嫌名字皆避之禮部韻畧凡與廟諱音同之字皆不收太祖諱匡從十陽部去王切一十三字二十一震部羊晉切一十一字皆不收它皆倣此朱子周易本義姤卦下以𣪠爲姤作𣪠爲遘避高宗嫌名也 宋板書貞字完字多是缺筆貞

音同廟仁宗諱完音同桓欽宗諱 貞女盈切完胡官切音同欽宗諱 雖然 豈不聞顏氏家訓所云呂尚之兒如不爲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即妨是書皆觸者乎 金章宗泰和元年七月己巳勅禁廟諱同音字蓋亦倣宋制也

明代不諱嫌名如建文年號是也

以諱改年號

唐中宗諱顯玄宗諱隆基唐人凡追稱高宗顯慶年號多云明慶永隆年號多云永崇趙元昊以父名德明改宋明道年號爲顯道而范文正公與元昊書亦改後唐明宗爲顯宗 杜氏通典樂技明讓天竺記明下有國諱改爲四字當是小註今本遂作大字

前代諱

孟蜀所刻石經於唐高祖太宗諱皆缺書石晉相里金神

道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筆兩漢字避其父諱爲代淵但
武皇帝猶以代字易世至宋兪建炎而乾德二年卜諱伏
羲女媧廟碑民珉二字咸亨六年孫沖序絳守居園池記
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筆其於當存之處仍其原與（予至西安見宋咸平二年夢英白書篆書目錄偏旁字源文宣王廟者稱長安爲故都而唐字廢存數處人之學其時處之亡已九十三年矣）
楊皇魏明帝時人也其說引書協和萬國猶避漢高祖諱
韋昭吳後主時人也其解國語凡莊字皆作嚴猶避漢明
帝諱唐長孫無忌等撰隋書易忠節傳以誠節稱苻堅爲
苻永固亦避隋文帝及其考諱（後漢書作鳳避文帝之諱）自古相
傳忠厚之道如此今人不知之矣

元梭利捷爲常州路總管刻其所點四書章句或問集註
其凡例曰凡序註或問中題頭及空處並存其舊以見當
時忠上之意（如宋諱匿處之類）近歲新刊大學衍義亦然時天曆
元年也資治通鑑周太祖世宗紀太祖皇帝皆題頭至今
仍之孟子見梁襄王章末註蘇氏曰予觀孟子以來自漢
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
太祖上空一字永樂中修大全於其空處添一宋字後人
之此與前人相去豈不遠哉

名父名君名祖

余聞周公之祝辭曰惟爾元孫某左傳衛侯將河而禱猶
曾臣彪名君也（上有子曰彪將名君）左傳楚子圍宋申犀見王稱無
畏知罃對楚王稱外臣首鄢陵之戰欒鍼曰書退名父也
趙鞅來盟稱君之先臣督欒盈辭于周行人曰陪臣書曰
其子無名祖若父也

弟子名師

論語長沮問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孟子樂正子
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是弟子而名師也

同輩稱名

古人生不諱名同輩皆面呼其名書周公若曰君奭禮記
曾子問稱老聃曰丘檀弓篇曾子曰商論語微生畝謂孔
子曰丘是也

以字爲諱

古人敬其名則無有不稱字者顏氏家訓曰古者名以正
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
事者皆稱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云仲尼不可毀也魏鶴山稱字）呂后微時
嘗字高祖爲季漢爰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
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
故有諱其名而并諱其字者三國志司馬朗傳年九歲人
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常
林傳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林不答客曰何
不拜林曰臨當下拜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晉書儒林劉兆
傳嘗有人著鞾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
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曾書韓愈

傳拜中書舍人有不悅愈者言愈前在降為江陵掾曹荊南節度使裴均館之甚厚延者均子鍔還省父愈為序餞鍔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至於山陽公載記言馬超降蜀嘗呼先主字關羽怒而殺之此則面呼人主之字又不可以常例論矣

自稱字

漢書言張晏曰臣衡少府字鼎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南史陶弘景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即以隱居代名此自稱字之始也

東觀餘論言古人或自稱字若王右軍敬謝帖云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云范陽盧子先叩頭柳少

師與弟帖云誠懇呈今按唐權德輿答楊湖南書稱載之再拜柳冕答鄭衛州書稱敬叔頓首白居易與元九書稱樂天再拜宋陳摶謁高公詩稱道門弟子圖南上

唐張謂長沙風土碑銘有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罪湘東張洗濟瀆廟祭器幣物銘潛溉不才謬領茲邑元稹作白氏長慶集序自書曰微之序乃是作文自稱其字

自稱其字不始於漢人家父吉甫寺人孟子之詩已先之矣

人主呼人臣字

漢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張良字景帝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皆人主呼人臣字也

晉以下人主於其臣多不呼名南史梁蔡撙為吏部尚書侍中武帝嘗設大臣餅撙在坐帝頻呼姓名撙竟不答食餅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撙始放筯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為右戚且職任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慚色又南朝人如王敬弘王仲德王景文謝景仁北朝人如崔世怡李元操之類以名犯帝諱即以字行不復更名因之魏王斯對汝南王悅自稱元景北齊祖珽對長廣王湛自稱孝徵隋崔賾答豫章王暕

自稱祖濬王貞答齊王暕啟自稱孝逸而唐太宗時如封倫房喬高儉尉遲恭顏籀並以字為名蓋因天子嘗稱臣下之字故稱其時堂陛之間未甚隔絕君臣而有朋友之義後世所不能及矣

因話錄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他字伯玉亦應呼陳伯玉

兩名

禮記正義公羊說春秋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公羊傳春秋以仲孫何忌為仲孫忌謂魏曼多為魏多皆譏二名而去之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弒其君即位之後改名為居是為二名許慎謹案

云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傳說古人之名或兼或單春秋譏二名乃謂無所為者也是用左氏說）今按古人兩名見於經傳者不止楚平王如晉文侯名仇而書云父義和楚靈王名圍而春秋書弑其君虔于乾谿趙簡子名鞅而鐵之戰自稱志父南宮敬叔名說一名縚字容又字括與康石棺銘曰衛處父屈原名平其作離騷也名正則字靈均賈誼傳梁王勝註李奇曰文三王傳云揖此言勝為有兩名

假名甲乙

史記萬石君傳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甲乙非名也失其名而假以名之也韓安國傳蒙獄吏田甲張湯傳湯之客田甲漢書高五王傳齊宦者徐甲嚴助傳閩越王弟甲疑亦同此（孟嘗君傳田甲似亦是其名）任安傳某子甲何為不來乎三國志注許攸呼魏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左傳文十四年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注猶言某甲（文選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諱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宣德皇后令今選某仍某甲等）

漢書魏相傳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不應一時四人同以堯舜禹湯為名者有意撰而名之者及讀急就篇有云趙堯舜樂禹湯乃悟若此類皆古人所假以名之也或曰高帝時實有趙堯然非謁者

蜀漢費禕作甲乙論設為二人之辭（自說不遇附甲乙論中）晉人文字每多稱此虛設甲乙中書令張華造甲乙之問云甲娶乙為妻後又娶丙博士弟子祭叔中服議以母為甲先夫為乙後夫為丙先子為丁繼子為戊梁范縝神滅論有狀甲王乙李丙趙丁而關尹子云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關尹子亦魏晉間人所造之書也先秦以上即有以甲乙為彼此之辭者韓非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

以姓取名

古人取名連姓為義者絕少近代人命名如陳王道張四維呂調陽馬負圖之類楊目一出則此等姓名幾居其半不知始自何年嘗讀通鑑至五代後漢有魏州伶人靖邊庭胡身之註曰靖姓也優伶之名與姓通取一義所以為諧也（靖邊庭亦見宋史田欽祚傳）考之自唐以來如黃幡綽雲朝霞（唐書禮樂志）鏡新磨（五代史伶官傳）羅衣輕（遼史伶官傳）之輩皆載之史書益信其言之有據也嗟乎以士大夫而效伶人之命名則自宋孫以來然矣

以父名子

左傳成十六年潘尫之黨潘尫之子名黨也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傳摯申鮮虞之子名傳摯也按儀禮特牲饋食禮筮某之某爲尸注曰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少牢饋食禮同）亦此類也（史記太史公自序維仲之省厥濞王吳濞乃劉仲之子爾爲厥濞）

以夫名妻

左傳昭元年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漢書杜欽傳皇太后

女弟司馬君乃爲司馬氏婦南齊書周盤龍愛妾杜氏
上送金釵鑷二十枚手勅曰餉周公阿杜孔叢子衛將軍
文子之内子死復者曰皋媍女復汝思問之曰此女氏之
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兼舉名字

史文有一人而兼舉名字如子玉得臣百里孟明視之類
已於左傳見之（皋陶庭堅之類一人兩舉）若蛾儀之文必無重出而亦
有一二偶見者焦氏易林申公顛倒巫臣亂國劉琨答盧
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謝惠連秋懷詩雖好相如
達不同長卿慢沈約宋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
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皆一人而兼舉
其名字也古詩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下一與字尤爲
公輸魯班爲二人則不通矣

排行

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世謂之排行如德棻德文義符
義眞之類起自晉末漢人所未有也（木經注言北平侯王
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亂隱居光武即帝位
封爲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意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
市侯季才唐侯是後人追撰妄說東漢人二名者亦少
雖有以偏旁爲排行始見於劉琦劉琮此後應璩應瑒衛
瓘衛玠之流踵之而出矣
今人兄弟行次稱一爲大不知始自何時漢淮南厲王常
謂上大兄孝文帝行非第一也

二人同名

有以二人同名而合稱之者左傳莊二十八年晉獻公外
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晉人謂之二五耦戰國策杜赫謂楚
王曰此用二忌之道也以齊田忌鄒忌爲二忌唐高宗顯
慶二年詔以誡二起於吳白蓋做此稱

字同其名

名字相同起於晉宋之間史之所載晉安帝諱德宗字德
宗恭帝諱德文字德文會稽王道子字道子殷仲文字仲
文宋蔡興宗字興宗齊顏見遠字見遠梁王僧儒字僧儒
劉孝綽字孝綽庾仲容字仲容江德藻字德藻任孝恭字

孝恭師覺授字覺授北齊慕容紹宗字紹宗魏蘭根字蘭
根後周王思政字思政辛慶之字慶之崔彥穆字彥穆之
類至唐時尤多
海鎮傳田緒字緒劉濟字濟此起家軍伍未曾立字如李
載義駱未存字之比爾史家例以爲字非也且其文不可
省乎

變姓名

古人變姓名多是避仇然亦有無所爲而變者范蠡適齊
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第五倫客河東自稱王伯齊梁
鴻適吳依姓運期名耀
生而曰諱

生曰名死曰諱今人多生而稱人之名曰諱金石錄云生而稱諱見於石刻者甚衆因引李宜元康二年詔曰其更諱詢以爲西漢已如此蜀志劉豹等上言聖諱豫覩許靖等上言名諱昭著晉書高頲言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不嘗經於官晉宋齊勸進賦揚功畢祖輸至錄祉長召閭鄉條牒所領江列名諱王褒謝爲辟李特論爲渭源令李善注諱者號也識而用諡謂之名而曰諱者矣

生稱諡

漢書張敖傳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劉攽曰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諡者史記貫高與張敖言謂帝爲高祖公羊傳公子翬與桓公言吾爲子口隱矣皆此類公羊傳注諡者傳家所加今按傳記中此例尚多如左氏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國語鮑國謂子叔聲伯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戰國策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史記秦本紀晉文公夫人請曰繆公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魯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宋世家華督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楚世家國人夜驚曰靈王入矣隨人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齊湣王遺楚王書曰今秦惠王死武王立鄭世家莊公曰武姜欲之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趙世家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趙文子名武韓宣子韓獻子之後矣韓世家所宜曰曰

日知錄 卷之二十三 三六

昭侯不出此門吳起傳公叔之僕曰君因先與武侯言仲尼弟子傳子羔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魯仲連傳新垣衍謂趙王曰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諸先生補梁孝王世家竇太后謂其帝曰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三王世家公戶滿意謂燕王曰今昭帝始立荀子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成王之爲叔父呂氏春秋豫讓欲殺趙襄子其友謂之曰以子之才而索事襄子淮南子先軫曰昔吾先君與穆公交諸繆秋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吳越春秋子胥曰報汝平王說苑景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衛叔文子曰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遂是生時不合稱諡又如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孔子設撥哀公康子俱有此皆後人追爲之辭也自東京以下即無此語文公諱而格卑矣

史記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通曰田常見存而遂呼以諡蘇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

稱王公爲君

稱周文王爲文君焦氏易林文君燎獵呂尚獲福號稱太師封建齊國漢張衡思玄賦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遁以保名稱晉文公爲文君楚辭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淮南子晉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又云係

日知錄 卷之二十三 三七

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稱宋文公爲文君墨子昔者宋文君鮑之時稱楚莊王爲莊君荀子莊君之邪稱齊莊公爲莊君墨子昔者齊莊君之時稱魯昭公爲昭君焦氏易林乾侯野井昭君喪居稱齊景公爲景君宋何承天上陵篇背營丘感牛山爽鳩既沒景君歎稱宋襄公爲襄君周旋俯入彭城俯詩襄君初建國稱宋元公爲元君莊子宋元君夜半而夢

日知錄卷之二十四

祖孫

自父而上皆曰祖書微子之命曰乃祖成湯是也自子而下皆曰孫詩閟宮之篇曰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又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是也

高祖

以曾祖之父爲高祖考之於傳高祖者遠祖之名爾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爲高祖書盤庚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康王之誥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則以受命之君爲高祖文武也康僖四世左傳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爲高祖十二年楚靈王謂右尹子解曰昔長皇祖伯父昆以而謂其先君爲之勞

藝祖

書舜典歸格于藝祖當以藝祖爲文祖不詳其義人知宋人稱太祖爲藝祖不知前代亦皆稱其太祖爲藝祖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幸并州作起義堂頌曰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實惟藝祖儲祉之所致十三年封泰山其序曰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此謂唐高祖張說作享太廟樂章曰肅肅藝祖滔滔濬源有雄武劍作鎮金門玄王貽緒后稷謀孫肇禋九廟四海來尊此謂宣皇帝者也後漢高祖乾祐元年敕文曰昔我藝祖神宗開基撫

運以武功平禍亂以文德致昇平此謂前後稱祖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冊文曰仰冀祖之開基佳江神之效靈此謂金太祖然則是歷代太祖之通稱也

唐武宗會昌二年討劉稹制曰頃者烈祖在藩先天啟聖是以玄宗為烈祖宋王旦封祀壇頌烈祖造新邦孫大定經制而本懇神宗求全甚致升平業成而中罷是以太祖為烈祖太宗為神宗亦古人之通稱也唐元稹行裴度制曰伯我烈考為唐神宗呂氏讀詩記引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為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今按魏泰東軒筆錄載太祖太宗為藝祖廟宗

左傳哀二年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書文侯之命汝克昭乃顯祖烈祖顯祖皆謂其始封之君此古人之通稱

日知錄　卷之二十四　二

沖帝

幼主謂之沖帝水經注漢沖帝詔曰翟義作亂於東霍鴻負倚盩厔芒竹以孺子嬰為沖帝

考

古人曰父曰考一也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書大誥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康誥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酒誥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尹伯奇履霜操曰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惸兮定為生曰父死曰考之稱而為人子者當有所避矣

伯父叔父

古人於父之昆弟必稱伯父叔父未有但呼伯叔者不言父而但曰伯叔此字之所已詩所謂叔兮伯兮伯兮叔兮叔于田之類皆字也

今之天子稱親王為叔祖曾叔祖甚非古義禮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稱其先君亦曰伯父叔父左傳昭九年景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伯父惠公十五年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皆稱其先君為伯父叔父之證也故禮有諸父無諸祖宋時亦有皇叔祖之稱而無高曾見容齋四筆

族兄弟

昔克明俊德以親九族鄭康成謂九族為上自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左傳襄公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

日知錄　卷之二十四　三

祖廟同族於禰廟注同族謂高祖以下是也故晉叔向言肸之宗十一族賈誼新書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為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為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為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為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是同高祖之兄弟即為族族非疏遠之稱漢書嚴敬傳廣用于同廣宗室劉向等同族忌與燕王延壽

顏氏家訓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以往皆云族人河北雖二三十世猶呼為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梁書夏侯亶傳宗人夏侯溢為衡陽內史辭日亶侍御坐高祖謂亶曰

餘於於[illegible]與答曰[illegible]
日鄉僧人好不辯故從頭對曰[illegible]所以不忍
言苦聒雖爲繳對於理未通

親戚

史記宋世家箕子者紂親戚也（馬融王肅以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路史謂但言親戚非諸父昆弟之稱非也（[illegible]）古人稱其父子兄弟亦曰親戚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旣沒雖欲孝誰爲孝此謂其父母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此謂其子弟昭公二十年棠君尚謂其弟員曰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三國志張昭謂孫權曰況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此謂其父兄（戰國策蘇秦曰富貴則親戚畏懼蓋並其妻嫂）

日知錄　卷之二十四　四

哥

唐時人稱父爲哥舊唐書王琚傳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宗行四故也玄宗子棣王琰傳惟三哥辨其罪玄宗行三故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稱之爲四哥三哥亦可謂名之不正也已

玄宗與寧王憲書稱大哥（又有與玉眞公主過大哥園池詩）則唐時宮中稱父稱兄皆曰哥

妻子

今人謂妻爲妻子此不典之言然亦有所自韓非子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毁新令如故袴杜子美詩結髮爲妻子席不煖君

脉

稱某

經傳稱某有三義書金縢惟爾元孫某史文諱其君不敢名也（[illegible]）春秋宣公六年公羊傳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此失其名也禮記曲禮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儀禮士冠禮某有子某論語某在斯某在斯通言之也（左傳襄公二十年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此又是不欲悉數之辭）

周人以諱事神故曾孫之言令予發武成之言周王發生則（[illegible]）不諱也金縢之言惟爾元孫某遘厲於武王旣崩之後則諱之矣故終卒哭乃諱

日知錄　卷之二十四　五

互辭

易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言父又言考詩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言予又言台汝默爾乃心言汝又言乃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言予又言我越予沖人不卬自恤言予又言卬詩豈不爾受旣其女遷言爾又言女論語吾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言我又言吾左傳爾用而先人之治命（今監本脫治字依石經補）言爾又言而女喪而宗室言女又言而史記張儀傳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言若又言汝又言而詩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言王又言天子乃命魯公俾侯于東言公又言侯穀梁傳言君之不取爲公也言君又言公（范甯注上言君下言公互辭）左傳以其子更公女而

嫁公子言公女又言公子史記齊世家子我盟諸田於陳宗言田又言陳皆互辭也

豫名

詩爲乃去矣后稷呱矣子初生而已名之爲后稷也爲韓姞相攸女在室而已名之爲韓姞也皆以其異日之名而豫名之亦猶文之不得不然也

重名

古經亦有重言之者書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是即暇也詩無已大康已即太也既安且寧安即寧也既庶且多庶即多也左傳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尚即猶也周書其有頑士亦克能修其職克即能也禮記人喜則斯陶則即斯也

后

白虎通曰天子之配商之前皆稱妃周始立后詩書后妃傳序亦云爰自夏昔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今考帝嚳四妃帝舜三妃以至周初太姜太任太姒邑姜皆無后名以太姒爲后妃乃漢人之論而詩所云后皆君也春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於是始稱后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又云天子之妃曰后而宣王晏起姜后脫簪見於列女之傳此亦人主立后之據惟左傳哀元年后緡方娠是以時事擬此後人追稱之辭自春秋以下之文則有以君爲后者如秦始大梁有[illegible]稱后上及有以妃爲后者譙然於譙傳矣

人君之號唐虞曰帝夏曰后商曰王然亦王天下亦專后則諸侯皆得稱之周禮射人注后君也言舜咨于異諸侯易蹈凡象稱先王者雖施於天下稱后者亦時於故書言肆覲東后群后四朝禹乃會群后誓于師伊訓之祠先王侯甸群后咸在周王大告武成亦曰嗚呼群后而后夔后羿伯明后寒之稱皆見於傳胤征之篇亦稱胤后康王作畢命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穆王作呂刑曰乃命三后恤功于民然則禹之降帝而稱后是禹之謙辭之不矜也

諸侯謂之群后故天子獨稱元后

漢時郡守之於吏民亦有君臣之分故有稱府主爲后者

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云赫赫明后柔嘉維則桂陽太守周憬銘云愁賢后兮發聖英晉應詹爲南平太守百姓歌之曰僥倖之運賴茲應后蘭亭宴集有郡功曹魏滂詩云明后欣時豐駕言映清瀾

王

三王之名自後人追稱之而禹之爲王未嘗見於書也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胤征胤后承王命徂征而夏小正言十有一月王狩夏之王見於書者始此然無稱禹爲王者經傳之文凡言夏必曰夏后氏世說既禹云夏殷二代爲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恐亦未然書多士自成湯至于帝乙而左傳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因君人者忘通稱矣

周人之追王止於太王而組紺已上至后稷則謂之先公詩論祠烝嘗于公先王是也通言之則亦可稱之爲王書武成惟先王建邦啓土周語太子晉諫靈王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是也王而尊之曰帝黃歇上秦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是也（史記秦本紀昭王十九年王爲西帝已而復去之先帝者尚書稱曰若之屬文王武王稱王立不可且稱）王而等之曰諸侯漢王告諸侯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也

君

古時有人臣而臨其稱曰君者周公若曰君奭是也篇中言君奭者四但言君者六而成王之書王若曰君陳穆王之書王若曰嗚呼君牙皆此例也猶漢時人主稱丞相爲君侯也（漢書兒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上壽制曰敬舉君之觴）禮記坊記云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故春秋傳中稱君者皆國君然亦有卿大夫而稱爲君者莊十一年是閔馬語臧孫曰君欲于郈郈以爲閔邑襄二十五年鄭子產對晉士莊伯曰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文十年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并二臣之稱君涵謂）至家臣則直謂其主曰君昭十四年司徒老祁慮癸謂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二十八年晉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哀十四年宋司馬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是也（猶鄭伯有之臣稱伯有爲吾公）儀禮喪服篇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

帶繩屨傳曰君謂有地者也鄭氏曰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illegible]）喪大記大夫君孔氏曰大夫之臣稱大夫爲君周禮調人註主大夫君也此則上下之通稱不始於後代矣

人臣稱君自三代以前有之孟子象曰謨蓋都君

漢書高帝紀周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爲有國邑者則自稱其人故曰人君也上謂天子

漢時門生掾吏皆稱其府主爲府君至於郡守亦得稱其主人爲君後漢書李善傳若大人當在此是也女亦得稱其父爲君漢書王莽傳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是也婦亦得稱其舅爲君爾雅婦稱夫之父曰君舅稱夫之母曰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淮南子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列女傳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是也

喪服妾爲君鄭氏註曰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臣上亦然

主

春秋時稱卿大夫曰主（周禮太宰九兩六曰主以利得民鄭註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民稱之曰主）主父之稱主（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大夫君也故齊侯唁昭公稱主君於子家子）

齊卿昔在南而南唐降號江南國主亦以奉中國正朔自貶其號若劉玄德殂後謚昭烈葬惠陵劉禪既降不帝降魏封爲安樂公自可仍以本封爲號陳壽作三國志稱爲先

魏以蜀為漢則言不順故謂為蜀也。

天子之陛下猶士大夫之執事言不敢斥天子猶侍者之相呼也

主後主之名當據蜀志因之國志蜀書稱昭烈為益州先主先主民稱昭烈為先主之名蓋始於此乃是魏人所稱楚為吾邑與蜀皓書亦云吳之先主以晉承魏統義無兩帝今千載之後而猶沿此稱殊為不當況改漢為蜀亦出壽筆貢氏日抄曰蜀者地名非國名也昭烈以漢名國未嘗以蜀名也不特昭烈未嘗以蜀名雖孫氏之世亦曰漢吳既誌何以改之本當時魏已篡漢故稱昭烈為蜀使不得附漢統與代之人不察史家阿私之故若杜甫詩中使稱蜀主亦非知人論世之學也胡知幾論後漢書劉玄列傳以為東觀長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宜刊正今之君子既非曹氏司馬氏之臣不當稱昭烈為先主矣胡注亦書帝稱為後主號以為昭烈非見元史傳諸葛孔明若史亦多有稱先主者本當是先帝傳之中原

改為先主耳杜微傳孔明書曰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亦無稱朝廷為主公之理是後人所改王者次於君之號藝林解漢書公主云婦人稱主引晉語主孟啗我

陛下

賈誼新書天子卑號稱陛下蔡邕獨斷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義也古今注凡羣臣士庶於其所尊敬之至也上書亦如之及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閤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據此則陛下猶言執事後人相沿遂以為至尊之稱漢書以陳臣文選言其祭陳叔寶文稱陛下召問善云當世亦乃得稱陛下是呼帝之人與尊貴不同事乃得稱然後世臣下於君亦不敢呼其名事

燕聞足下參尊稱見漢新義

足下

今人但見史記秦關梁數十世稱足下遂以為稱輕之辭不知乃戰國時人主之稱也如蘇代遺燕昭王書樂毅報燕惠王書蘇厲與趙惠文王書皆稱足下又如蘇秦謂燕易王范雎見秦昭王蘇代謂齊湣王齊人謂齊湣王孟嘗君舍人謂衞君張丑謂齊王樂毅對趙孝成王酈生說沛公張良說項王亦皆稱足下漢書文帝紀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

宋書西南夷傳載諸國表文訶羅陁國稱聖王足下又稱大子足下阿羅單國稱大吉天子足下闍婆婆達國稱宋

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天竺迦毗黎國稱人主足下梁書諸夷傳表文槃槃國稱常勝天子足下丁隨利國稱天子足下狼牙修國稱大吉天子足下婆利國稱聖王足下

閤下

趙璘因話錄曰古者三公開閤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閤故世俗書題有閤下之稱漢書王尊傳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前輩呼刺史太守亦曰節下與宰相大僚書往往稱執事言閤下之執事人耳劉子玄為史官與監修宰相書稱足下韓文公與使主張僕射書稱執事即其例也若記室本繫王侯賓佐之稱後漢書何進傳記室他人亦非所宜執事則指其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侍者則上燕可用之近日官至

古今多謂以閣下為貴下或屬

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閣下至於初命賓佐猶呼記室今則一例閣下上下無別其執事施於舉人侍者止行於釋子而已今之布衣相呼盡曰閣下雖出於浮薄相戲亦是名分大壞矣彭乘墨客揮犀同

謝在杭五雜組言閣夾室也以板爲之禮記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鄭氏注閣以板爲之庋食物也蓋古人借此以庋飲食之所即今房中之板閣而後乃廣之爲樓觀之通名如石渠天祿麒麟之類漢書霍光傳石渠之閣或以藏書或以繪像或以爲登眺游覽之所司馬相如上林賦高閣而相連又有閣者門旁小戶也說文閣所以止扉也漢書霍光傳宫中諸殿門常閉光夜出門後宫令閣使過光光入閣云云因設館於其旁即謂之閤漢書公孫弘傳開東閤以延賢人師古曰閤者小門也東向開之古人以東爲尊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如今官署角門旁有延賓館是也朱雲傳薛宣謂雲曰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故蕭望之傳言自引出閤而雋不疑傳暴勝之爲直指使者不疑至門勝之開閤延請是凡官府皆有閤不獨三公也薛宣傳行縣至高陵入臥傳舍閉閤思過如今之閉角門不聽官屬入也嚴延年傳閉閤自見閉閤不見朱博傳召見功曹閉閤數責此又是閉角門不聽出也東京太極殿有東西閤唐制倣之以宣政爲前殿紫宸爲便殿前殿謂之正衙天子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乃自正衙喚仗繇閤門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謂之入閤唐六典宣政殿之左曰東上閤右曰西上閤自紫宸門不

日知錄　卷之二十四　十二

昔人書寄皆以某官閣下為稱今人概施於士大夫之家固不為稱然亦有閣下之稱者

啟而開旁門也爾雅小閨謂之閤閤即門也故今門亦謂之閤門謝朓詩既通金閨而閨閤中小門也文翁傳常生傳教令出入閨閤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身直爲閨閤之臣室中之門亦或用此爲稱後漢書曹大家傳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是則二字之義本自不同漢舊儀曰丞相聽事門曰黃閤不敢洞開朱門以別於人主故以黃塗之謂之黃閤宋書百官志黃閤主簿省錄衆事梁選諸王府後周三司有黃閤鄭綮傳太宗定令以黃閤下文今代以文淵閣藏書而大學士主之故謂之閣老蓋亦論經石渠校書天祿之遺意爾然西京但有閣而未以爲官署之稱至後漢始謂之臺閣古詩爲焦仲卿作云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陳壽三國志評曰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裴松之

日知錄　卷之二十四　十三

三國志註引魏略曰韋誕夏爲秘書丞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秘書署耳謂夏爲不得移推使當有生者夏報之曰蘭臺爲外臺秘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爲常魏子應臺閣唐書職官志光宅元年九月改門下省爲鸞臺中書省爲鳳閣李筆閣史稱宰相相呼爲閣老杜子美奉贈嚴八閣老詩云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又云黃閣長司諫丹墀有故人自注給事中謂之黃門又嚴惜閣老故事中書舍人年久者爲閣老此皆唐人稱閣之語今之內閣實本於此而兼取二公黃閣之義其言入閣辦事謂入此內閣猶而與唐之隨仗入閣不相蒙也閣下之稱猶云臺下古今異名亦何妨乎

相

管子曰黃帝得六相宋書百官志曰殷湯以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然其名不見於經惟書說命有爰立作相之文而左傳定公元年薛宰言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禮記月令命相布德和令注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正義曰案公羊隱五年傳曰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范雎蔡澤皆為秦相後又為丞相也如魏文侯卜相于李克翟璜二為齊相不必秦國有之史記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杜氏通典以黃帝六相堯十六相為之稱相不必名官是則三代之時言相者皆非官名相者有子左右之人書顧命相被冕服憑玉几為宗伯傳說為相而曰王置諸其左右亦此意也如孟子言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周公相武王禮記明堂位周公相武王之類耳左傳桓公二年太宰督遂相宋公莊公九年鮑叔言于齊侯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昭公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國按當時官名皆不謂之相荀子言孫叔敖相楚傳亦言令尹淮南子言子產為鄭相鄒傳亦言說政左傳有父討殺相公以求太宰史記稱公君及我為相哀公十七年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又是相二官而非相楚也論語今由與求也相夫子是相季氏也相襄公二十五年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鄭伯以相名官者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丘相杜氏解曰相會儀也如縣鄉小相縣之相史記孔子世家乃云孔子為大司寇攝相事是誤以儐相之相為相國之相不知彝無相名有司寇而無大司寇也禮記王制鄭康成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有五大夫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其事官立一人為小司馬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空小司寇也

將軍

春秋傳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是已有將軍之文而未以為名也至昭公二十八年閻沒女寬對魏獻子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正義曰此以魏子將中軍故謂之將軍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為官名蓋其元起於此公羊傳將軍子重諫曰穀梁傳使狐夜姑為將軍孟子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墨子言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莊子今將軍兼此三者盜跖淮南子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張武為智伯謀曰昔六將軍又曰吾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而國語亦曰鄭人以詹伯為將軍又曰吳王夫差黃池之會十行一嬖大夫十旌一將軍禮記檀弓衛將軍文子之喪史記司馬穰苴傳景公以為將軍封禪書杜主者故周之右將軍越世家范蠡稱上將軍魏世家令太子申為上將軍戰國策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漢書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通典曰自戰國置大將軍楚懷王與秦戰秦敗楚

虜其大將軍屈丐至漢則定以為官名矣

相公

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若封王則稱相王（司馬文王進爵為王荀顗曰相王尊重是也晉簡文帝及會稽王道子亦稱相王）自洪武中革去丞相之號則有公而無相矣而初年之制亦不盡沿唐宋有相而不公者胡惟庸是也有公而不相者常遇春之倫是也封公拜相惟李善長徐達二百年來有此二相公耳魏王粲從軍行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相公二字似始見此

司業

國子司業以為生徒所肄之業非也唐歸崇敬授國子司業上言司業義在禮記樂正司業正長也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云大版謂之業按詩周頌設業設虡崇牙樹羽則業是懸鐘磬之簨虡也今太學既不教樂於義無取請改國子監為辟雍省祭酒為太師氏司業為左師丞為右師詔下尚書集百僚定議以聞議者重難改作其事不行按靈臺之詩曰虡業維樅即此業字傳曰業大版也所以飾栒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爾雅大版謂之業左氏昭九年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禮記檀弓大功廢業並謂此也（宋徐度[illegible]此義[illegible]功廢業注[illegible]）懸者常防其墜故借為敬謹之義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有震且業是也（爾雅業業危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

故借為事業之義易傳之進德修業可大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並無此義而業廢惟勤一語乃出於梅頤所上之古文尚書梁劉勰文心雕龍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今周官有論道經邦之語蓋梅頤古文之書其時未行然則此二字（業字論字）亦足以察時世言語之不同矣

翰林

唐書職官志曰翰林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爭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錄曰翰林院在大明宮右銀臺門內翰選北有門榜曰翰林之門）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辭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燕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任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之代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垍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掌中外表疏批答應和文章繼以詔勑文告悉由中書每多壅滯始選朝官有辭藝學識者入翰林供奉（亦有無官而得入者如李白是也）然亦未定名制開元二十六年始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軍國多務深謀密詔皆從中出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以獨當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貞元以後為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參取新唐書二志）而其官不見於唐六典蓋書成於張九齡其時尚未置也

術書言翰林院有合練僧道卜祝術藝書奕各別院以廩之職官志陸贄與吳通玄有隙乃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徒待詔翰林比無學士請罷其官吳通玄傳其見於史者天寶初嵩山道士吳筠乾元中占星韓穎劉烜貞元末奕棊王叔文侍書王伾元和末方士柳泌浮屠大通寶曆善奕王倚興唐觀道士孫準並待詔翰林小說玄宗時有翰林善圍棊者王積薪又知黎幹雖官至京兆尹而其初亦以占星待詔翰林而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丙午罷翰林醫工相工占星射覆冗食者四十二人順宗紀寶曆二年十二月庚申省教坊樂官翰林待詔伎術官并總監諸色職掌內冗員共一千二百七十人文宗紀此可知翰林不皆文學之士矣趙璘因話錄云

玄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欲先賜本司以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且待別日□錄曰漢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召待詔望茂陵上書願養馬黃門金日磾與弟倫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又武帝令黃門畫周公負成王圖以賜霍光則是黃門所之地凡善格五書能養馬者能繪畫者皆待詔之故知後世雜藝之士供奉翰林者正此例也

成化二年以明年上元張燈命翰林院詞臣撰詩詞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昶上疏曰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為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於君上固不可因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箴有曰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今張燈之舉恐非堯舜之道應制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于上伏願采芻蕘之言於此等事一切禁止上怒命杖之謫懋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昶桂陽州判官各調外用已而諫官為之申理乃改懋仲昭南京大理寺評事昶南京行人司司副自此翰林之官重矣

洗馬

越語句踐身親為夫差前馬韓非子云為吳王洗馬洗音銑淮南子云為吳兵先馬走荀子天子出門諸侯持輪挾輿先馬賈誼新書楚懷王無道而欲有霸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滕薛衛中山之君隨而趨然則洗馬者馬前引導之人

也亦有稱馬洗者六韜賁及牛馬洗厩養之徒漢書百官表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先或作洗又考周禮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註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又道右職云王式則下前馬是此官古有之矣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張若謵朋前馬

比部

周禮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註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鄭司農云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莊子云禮法度數刑名比詳唐時刑部有刑比音毗都官司門四曹通典比部郎

員外之郎猶可令但一員
外吳師大夫之書屆

中龍朔二年改爲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載又改比部爲司計至德初復舊唐書職官志比部郎中員外郎之職掌勾諸司百寮俸料公廨贓贖調斂徒役課程逋懸數物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勾之楊炎傳初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宋史職官志比部郎中員外郎掌勾覆中外帳籍凡場務倉庫出納在官之物皆月計季考歲會從所隸監司檢察以上比部至則審覆其多寡登耗之數考其陷失而理其侵負山堂考索會計通欠每三月一比謂之比部故昔人存刑部與驗欽稽簽表裏之說今四曹改爲十三司而財計之不歸刑部久矣乃猶稱郎官爲比部何邪

員外

員外之官本爲冗秩舊唐書李嶠傳嶠爲吏部時志欲曲行私惠冀得復居相位奏置員外官數千人（僚延日天后之末宗敘）以至官寮倍多府庫減耗事在中宗神龍二年（通鑑大置員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冊府元龜李嶠韋嗣立同居選部爻引用權勢爭員外官一千餘員其員外官悉特形勢與正官爭事百司務繁手有相毆擊者）又有詔之員外置同正員者迨乎玄宗猶不能革故肅宗乾元二年九月詔曰應州縣見任員外官並任其所適其中有材識幹濟曾經任使州縣所資者亦聽量留上州不得過五人中州不得過四人下州不得過三人上縣已上不得過一人令則副郎而取名員外於義何居當酌定制之限至將諸臣未考源流有乖名實子不云乎必也正名則斜封墨敕之朝不可沿其遺號矣

主事

後漢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主三署之郎於諸郎之中察茂材者爲之然其秩不過如掾史之等故范滂遷光祿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亦不止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後因郭泰之言蕃乃謝之而張霸戴封戴就公沙穆並以孝廉爲光祿主事其他府寺則不聞有此名也宋書百官志中書通事舍人下云其下有主事本用武官宋改用文吏至後魏則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煬

帝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唐時並流外爲之尚書省主事六人從九品上門下省主事四人中書省主事四人並從八品下而劉祥道上疏言尚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省中書都事主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縱欲參用士流皆以儒類爲恥前後相承遂成故事望有釐革稍清其選事竟不行（裴光庭傳任門下省主事閻麟之專主過官光庭之裁定光庭每歲時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元載傳大曆十二年三月決上部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將軍吳湊收載及王縉於政事堂各留繫本所中書主事卓英倩李待榮及載男仲武季能並收禁）宋史職官志門下省吏四十有九錄事主事各三人令史六人書令史十有八人守當官十有九人（魏仁浦傳爲樞密院小吏遷兵房主事楊億傳爲以吏部銓主事前宜其爲王太沖爲大理丞部事懲以吏）之賤不宜任清要按選格其人當太中而外也在前代皆

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主簿 蓋非時人語也蓋習鑿齒 與郝(?)...

掾史之任也明初設六部主事蓋亦倣此永樂十四年承
新伯許成以擅杖工部主事王景亮被劾

主簿

周禮司會注主計會之簿書疏云簿書者古有簡策以記
事若在君前以笏記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故云吏當持
簿簿則簿書也漢御史臺有此官御史大夫張忠署孫寶
為主簿而魏晉以下則寺監以及州郡並多有之杜氏通
典州佐條下云主簿一人錄門下衆事省署文書漢制也
歷代至隋皆有又引晉習鑿齒為桓溫荊州主簿親遇深
密時人語曰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在當時
為要職

郎中待詔

北人謂醫生為大夫南人謂之郎中鑷工為待詔木工金
工石工之屬皆為司務其名蓋起於宋時老學菴筆記北
人謂醫為衙推（唐書鄭注以藥術依李愬署為節度衙推北夢瑣言宋有醫人中散自負音書藝藥益令家炭披背脚以後劉史以醫卜為茶不方書殺発炭造其卧内自辯對衙推妨女）卜相
為巡官巡官唐五代郡縣之名或以其巡遊賣術故有此
稱亦莫詳其所始也（舊唐書音樂志開元末河西有人觀悉而曆藏常自洗俐其實錄）洪
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禮部申禁軍民人等不得用
太孫太師太保待詔大官郎中等字為名稱

外郎

今人以吏員為外郎按史記秦始皇紀近官三郎索隱曰
是門下謂前大夫主簿 子

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通典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
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皆無員多至千人掌門戶出充
車騎其散郎謂之外郎今以之稱吏員乃世俗相褒之辭

門子

門子者守門之人舊唐書李德裕傳吐蕃潞將婦人嫁與
此州門子是也（主官典馬徐當門子）今之門子乃是所謂時所謂縣
僮梁書沈瑀傳為餘姚令縣南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
遞相庇廕厚自封殖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為石頭倉
監少者補縣僮唐志一品以下有白直執衣皆中男為之

快手

快手之名起自宋書王鎮惡傳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

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建平王景素傳
左右勇士數十人並荊楚快手黃回傳募江西楚人得快
射手八百（南史作快手）亦有稱精手者沈約自序收集得二千
精手南史齊高帝紀王蘊將數百精手帶甲赴粲（袁粲）梁書
武帝紀旗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餘萬人

火長

今人謂兵為戶長亦曰火長崔豹古今注伍伯一伍之伯
也五人為伍五長為伯故稱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五人
一戶竈置一伯故曰戶伯亦曰火伯以為一竈之主也通
典五人為烈二烈為火五火為隊唐書兵志五十人為隊
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又六云十人為火五火為團團有

謂之火矣宋書卜天與傳步為隊將十人同火木蘭詩出
門看火伴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狀吔左右皆解甲散還火
伍中或作夥誤

樓羅

唐書回紇傳加冊可汗為登里頡咄登密施含俱錄英義
建功毗伽可汗含俱錄華言婁羅也蓋聰明才敏之意酉
陽雜俎引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南齊書
顧歡論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北史王昕傳嘗有鮮卑聚
語崔昂戲問昕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
唱染下假道我輩五代史劉銖傳諸君可謂樓羅兒矣今本
作僂儸誤僂儸宋時雅俗言語也宋史張思鈞起行伍征伐稍有功質狀
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為小樓羅焉

白衣

白衣者庶人之服然有以處士而稱之者風俗通舜禹本
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史記儒林傳公孫弘以春秋
白衣為天子三公後漢書崔駰傳憲諫以為不宜與白衣
會孔融傳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晉書閻纘傳薦白衣南
安朱冲可為太孫師傅胡奮傳宣帝之伐遼東以白衣侍
從左右是也亦有以庶人在官而稱之者漢書兩龔傳聞之
白衣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
之屬蘇伯玉妻盤中詩吏人婦會夫希出門望見白衣謂
當是而更非續晉陽秋陶潛九月九日無酒於宅邊菊叢
中坐望見白衣人乃王弘送酒是也人主左右亦有白衣
南史恩倖傳宋孝武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魏書恩倖傳
趙脩給事東宮為白衣左右茹皓充高祖白衣左右
唐李泌在肅宗時不受官帝常與泌出軍人環指之曰衣
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則天子前不禁白衣清波雜志
云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今非跨馬及弔慰不
敢用

白衣但官府之役耳若侍衛則不然史記趙世家願得補
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漢書谷永傳擢之皁衣之吏
皆麻衣如雪鄭氏曰麻衣深衣也古者未有木棉布凡布皆
麻為之記曰治其麻絲以為布帛是也君子羔裘麻然則詩見天子
深衣亦用白

郎

郎者奴僕稱其主人之辭通鑑注門生家奴呼其主為郎今俗猶謂之郎主唐張
易之昌宗有寵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宗晉卿等候其門
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鄭杲謂宋璟曰
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
家奴何郎之有安祿山德李林甫呼十郎王銲謂王鉷為
七郎李輔國用事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程元振
軍中呼為十郎陳少游謁中官董秀稱七郎是也其名起
自秦漢郎官三國志周瑜至是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
周郎江表傳孫策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孫郎世

謂桓石虔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僮隸已呼為鎮惡郎後周書獨孤信少年好自修飾服章有殊於衆軍中呼為獨孤郎隋書滕王瓚周世以貴公子又尚公主時人號曰楊三郎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時文武官人並未署置軍中呼太子秦王為大郎二郎自唐以後僮僕稱主人通謂之郎今則輿臺廝養無不稱之矣宋史學傳二郎爲叙弟子有昭得實爲宋宋所矜弟三以賦宋以命謂之二郎縣人之數宋宋也又按北朝人子呼其父亦謂之郎北史節義傳李憲為汲固長孫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

門生

後漢書賈逵傳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

恩爲弟子與門生為二歐陽公孔宙碑陰題名跋曰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愚謂漢人以受學者為弟子其依附名勢者為門生郅壽傳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陽球傳中常侍王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然則亦凡人也安得稱弟子之門生乎

南史所稱門生今之門下人也宋書徐湛之傳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謝靈運傳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南齊書劉懷珍傳懷珍北州舊姓門附殷積啟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其人所執者奔走僕隸之役晉書劉隗傳周嵩嫁女門生斷道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南史齊東昏侯紀丹陽尹王志被驅急狼狽步走唯將二門生自隨后妃傳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插劉瓛傳游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是也其誅至皆入錢為之宋書顏竣傳多假資禮解為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梁書顧協傳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怒杖之二十南史姚察傳有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厲聲驅出是也故南齊書謝超宗傳

云白從王永先又云門生王永先謂之白從以其賤於在官之人陳書沈炯傳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稱子人翁蘇氏家謂亦以門生爲僕並稱而宋書顧琛傳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其冗賤可知矣梁傅昭不蓄私門生亦所以矯時人之弊乎

守門之人亦有稱門人者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公羊傳閽者何門人也韓非子門人捐水而夷射誅

府君

府君者漢時太守之稱三國志孫堅襲荊州刺史王叡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孫策進軍豫章華歆為太守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

[illegible]

歸

官人

南人稱士人為官人昌黎集王適墓誌銘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蓋當時有官者方得稱官人也杜子美逢唐興劉主簿詩劍外官人冷

明制郡王府自鎮國將軍而下稱呼止曰官人

對人稱臣

漢儀人對人多稱臣乃戰國之餘習 [illegible] 史記高祖紀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言多自稱臣猶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 [illegible] 之至天下也宋則稱不為等而臣之稱惟施之諸侯王故

韓信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 [illegible] 有尊天子避嫌疑不敢稱臣之語王子侯表有利侯釘坐遺淮南王書稱臣棄市功臣侯表安平侯鄂但坐與淮南王女陵通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棄市平棘侯薛穰坐受淮南王賂稱臣在赦前免 [illegible] 皆在元狩元年而嚴助傳天子令助諭意淮南 [illegible] 一則曰臣敢再則曰臣敢史略而 [illegible] 二人所坐者交通之罪而自此以後忘臣之於諸侯王遂不復有稱臣者 [illegible] 然守官之於郡君屬吏之於府主其稱臣如故宋書孝武孝建元年十月己未太尉江夏王義

[illegible]

恭等奏郡縣內史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詔可齊梁以後上官故從稱臣 [illegible] 諸侯王存自稱臣者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是也天下存臣稱臣者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景帝對竇太后言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是也

先卿

稱其臣為卿則亦可稱其臣之父為先卿宋史理宗紀工部侍郎朱在進對奏人主學問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同時此如商書之言先正保衡乃尊禮之辭也

先妾

人臣對君稱父為先臣則亦可稱母為先妾左傳晏嬰辭齊景公曰君之先臣容焉戰國策匡章對齊威王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陳琳表言臣母妾劉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

稱臣下為父母

父母二字乃高年之稱漢文帝問馮唐曰父老何自為郎是稱其臣為父也 [illegible] 趙王謂趙括母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是稱

其臣之母爲母也

人臣稱人君

人臣有稱人君者。漢書高帝紀詔曰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

郡縣初立亦有君臣之分故尉繚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本紀注引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今郡守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從君爲元從邑以封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

上下通稱

漢書霍光傳鴞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爲殿耳非止天子宮中黃霸傳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者爲一輩先上殿師古曰殿丞相所坐屋也董賢傳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後漢書蔡茂傳夢坐大殿注屋之大者古通呼爲殿也三國志張遼傳爲起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左思魏都賦都護之堂殿居綺窗是人臣亦得稱殿也鮑宣傳爲豫州牧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是人臣亦得稱法駕新唐書吳元濟傳詔以裴度爲彰義軍節度使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以郾城爲行在蔡州爲節度所是人臣亦得稱行在也

漢人有以郡守之尊稱爲本朝者司隸從事郭究碑云本朝察孝貢器帝庭豫州從事尹宙碑云綱紀本朝是也

志孫劭傳許[illegible]爲會稽郡功曹[illegible]與劉繇謀其故吏授之劉右李善注朝右謂所駕也

亦謂之郡朝後漢書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是也

亦謂之府朝晉書劉琨傳造府朝建市獄是也府朝見[illegible]

朝一省稱朝者宋之問[illegible]日唐劉禹錫[illegible] 亦有以縣令而稱朝者潘岳爲長安令其作西征賦曰勵疲鈍以臨朝是也

漢丹陽太守郭旻碑有曰君之弟故太尉襃歸葬舊陵歐陽永叔以人臣稱陵爲疑余考見唐盧粲駁武承訓建陵之奏以爲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已下舊唐書盧粲傳此自南北朝已後然爾按水經注言秦名天子冢曰山漢曰陵又引風俗通云王公墳壠稱陵書中有子夏陵老子陵及諸王公妃之陵甚多後漢書明章二帝紀言祠東海恭王陵定陶太后恭王陵東平憲王陵沛獻王陵西京雜記董仲舒之墓稱下馬陵今按國史補武帝幸宜春苑每至此下馬時謂之下馬陵後語訛爲蝦蟆陵也白樂天琵琶行家在蝦蟆陵下住曹公祭橋玄文北望貴土乃心陵墓三國志陳思王上書言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有名爲冢家名爲陵則人臣而稱陵古多有之不以爲異也昔東萊人[illegible]說冢之稱陵古無貴賤之別國語管仲言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是凡民之墓亦得稱陵

人臣稱閣下石林燕語曰閣下之名始見於蔡邕獨斷唐人謂閣稱也甲楯之別名凡兵衞以甲楯居外爲前驅捧殿其先後皆著之節籍故曰閣稱因梁南郡御史中丞趙

康令皆有禹錫為君吾通稱杜氏通典作君吾史顏延之呼苗晉卿為宗叔

子稱母為姊北齊書偕儀紛隨其母不亦謬中丞兩漢騶吏為姊

今人以宗族稱為宗家考之於古不盡然凡人之同宗者亦相謂曰宗室左傳昭六年宋華亥譖華合比而去之左師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魏書劉昶傳昶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詭不相附北齊書邢邵傳十歲便能屬文族兄給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張雕傳曰人何洪珍大蒙主上親寵與張景仁結為婚媾雕以景本宗室自託於洪珍後周書裴俠傳撰九世伯祖貞侯傳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薛端傳為東魏行臺薛循義所逼與宗室及家僮等走免杜叔毗傳

兄君錫及宗室等為曹策所害徐陵集有在北齊與宗室書

顏氏家訓論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以為非所宜云然夏侯湛昆弟誥曰我王母薛妃登遐又曰蔡姬登遐其祖母繼室登遐則晉人固嘗用之不以為嫌也

人臣稱諒闇晉書山濤傳除太常卿遭母喪歸鄉里詔曰山太常尚居諒闇

人臣稱大漸列子季梁得疾七日大漸齊王儉褚淵碑文景命不永大漸彌留任昉竟陵王子良行狀大漸彌留話言盈耳沈約安陸王緬碑文遘疾彌留欻焉大漸隋虞世南將義城子梁羅墓誌大漸之期春秋六十有一唐王紹宗為其兄玄宗臨終口授銘云六兄同人見疾大漸惟幾處藏用蘇許公瓌神道碑文大漸之始遺令遵行

書武成垂拱而天下治記玉藻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是垂拱之云上下得同之也

人臣稱萬歲

後漢書韓棱傳竇憲有功還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而止然考之戰國策言馮煖為孟嘗君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史記但云坐者皆起再拜馬援傳言援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吏士皆伏稱萬歲馮魴傳言責讓賊延褒等令各反農桑皆稱萬歲吳良傳註引東觀記歲旦郡

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掾史皆稱萬歲則亦當時人慶幸之通稱而李固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遂為梁冀所忌而卒以殺之亦可見其為非常之辭矣

日知錄卷之二十四

日知錄卷之二十五

重黎

左傳蔡墨對魏獻子言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犂即黎字與文是重黎爲二人二人一出於少昊一出於顓頊而史記楚世家則曰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太史公自序則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宋書藏質傳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乃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於夏商世序天地其在於周不失其緒似以重黎爲一人不

容一代乃有兩祖亦昔人相沿之謬劉昭後漢天文志曰司馬遷以世黎氏之後爲太史令則己發其謬矣　索隱引劉氏曰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此亦非而出爲之說

巫咸

古之聖人或上而爲君或下而爲相其卹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固非後人之所能測也而傳者猥以一節概之黃帝古聖人也而後人以爲醫師伯益古賢臣也而世有伯益將軍之號以彼事蹟章章在經籍者且猶如此若乃堯之臣名羿而有窮之君亦名羿舜之典樂名夔而木石之怪亦爲夔湯居亳而宅戎之國亦名湯夫苟以其名而疑之則道德之用微而謬悠之說作若巫咸者可異焉書君奭篇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孔安國傳賢咸子巫氏　史記殷本紀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亦咸爲賢乙之說書序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乂四篇孔安國傳曰巫咸臣名馬融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孔穎達正義曰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爲氏名咸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按君奭咸子巫賢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則巫咸之爲商賢相明矣史記正義謂巫咸及子賢冢皆在蘇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蓋二子本吳人云越絕書云虞山者巫咸所出也是未可知而後之言天官者宗焉言卜筮

者宗焉言巫鬼者宗焉言天官則史記天官書所云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者也言卜筮則呂氏春秋所謂巫彭作醫巫咸作筮者也周禮筮人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鄭玄注此九巫當讀爲筮字之誤也言巫鬼則莊子所云巫咸祒曰來楚辭離騷所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史記封禪書所云巫咸之興自此始索隱曰孔安國尚書注云巫咸臣名今云巫咸之興自此始則以巫咸爲巫覡然楚辭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公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災故云然許氏說文所云巫咸初作巫又其死而爲神則秦詛楚文所云丕顯大神巫咸者也封禪書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索隱曰巫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蓋巫咸之類也而又或以巫咸爲黃帝時人歸藏言黃神將

去而為巨靈而為神話其可信者而已矣

職箴於巫咸是也以為帝堯時人郭璞巫咸山賦序（地理志曰巫咸山在安邑縣東水經注鹽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巫咸山北）言巫咸以鴻術為帝堯醫是也以為春秋時人莊子言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言神巫季咸自齊來處於鄭是也（故漢七錄編脈內經巫咸而此文遂以同之編於巫咸皆鄭人按列子莊子言鄭有神巫曰季脈而扁鵲則鄭人也）至山海經海外西經言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往來採藥）大荒西經言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羣巫上下此山採之也）淮南子地形訓言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則荒誕不可稽而如古賢之名為後人所假託者多矣

日知錄　卷之二十五　三

河伯

竹書帝芬十六年雒伯用與河伯馮夷鬭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上甲微也）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緜臣是河伯者國居河上而命之為伯如文王之為西伯而馮夷者其名爾楚辭九歌以河伯次東君之後則以河伯為神天問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王逸章句以射為實以妻為夢其辭遠遊令海若舞馮夷則曰馮夷水仙人也是河伯馮夷皆水神矣穆天子傳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注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冰夷）山海經中（從一作）極之淵深三百仞惟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郭璞曰冰夷馮夷也即河伯也（郭璞江賦冰夷倚浪以傲睨）莊子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司馬彪注引清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里人也服八石得道為水仙是為河伯是以為夷死而為神其說怪矣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以馮夷為河伯之妻更怪楚辭九歌有河伯而馮夷屬海若之下亦若以為兩人大抵所傳各異而謂河神有夫人者亦秦人以君主妻河鄴巫為河伯娶婦之類耳（淮南子馮夷大丙之御注二人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魏書高句麗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妻朱蒙自稱為河伯外孫則河伯又有女有外孫矣其時越有一人旦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與相見予白璧十雙教以水行不溺法注曰河侯河伯故當是兩神邪

日知錄　卷之二十五　四

湘君

楚辭湘君湘夫人亦謂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也初不言舜之二妃（王逸章句始以湘君為水神湘夫人為二妃）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湘之閒俗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為湘

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虙妃也此之為靈與天地並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致之禮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且傳曰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原其致謬之繇繇乎俱以帝女為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此辨[illegible]甚正又按遠遊之文上曰二女御九招歌下曰湘靈鼓瑟是則二女與湘靈固判然為二即屈子之作可證其非舜妃矣後之文人附會其說以資諧諷其瀆神而慢聖也不亦甚乎

禹崩會稽故山有禹廟而水經注言廟有聖姑禮樂緯云禹治水畢天賜神女聖姑夫舜之湘妃猶禹之聖姑也甚矣人之好言色也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星經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媊女媊居南斗食厲天下祭之曰明星河伯水神也而有妻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常儀占月之官也而淮南子以為羿妻竊藥而奔月名曰常娥霜露之所為雪水之所凝也而淮南子云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高誘注天神青霄玉女）巫山神女宋玉之寓言也而水經注以為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今舊高唐賦注引襄陽耆舊傳曰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雒水宓妃陳思王之寄興也而如淳以為伏羲氏之女（洛神賦注宓妃伏羲氏女溺洛水為神）嵩山啓母天問之雜說也後人附以少姨以為啓母之妹（今少室山有阿姨神）而武后至封之為玉京太后金闕夫人青溪小姑為蔣子文之第三妹則見於楊炯之碑（楊炯少姨廟碑曰將依三妹可及之姨謂可尋）并州妒女為介子推之妹則見於李諲之詩（下見）小孤山之訛為小姑也（歐陽公歸田錄）杜拾遺之訛為十姨也（黃氏日鈔）是皆湘君夫人之類而九歌之篇遠遊之賦且為後世迷惑男女瀆亂神人之祖也或曰易以坤為婦道而漢書有媼神之文（郊祀歌媼神蕃釐張晏曰坤為母故稱媼媼老母之稱）於是山川之主必為婦人以象之非所以隆國典而昭民敬也已

余元好問承天鎮懸泉詩注曰平定士俗傳介子推被焚其妹介山氏恥兄嬰君積薪自焚號曰妒女祠（唐書高宗調露元年九月幸并州道出妒女祠）其碑大曆中判官李諲撰辭旨殊謬至有百日積薪一日燒之之語鄉社至今以百五日積薪而焚之謂之祭妒女其詩有曰神祠水之湄儀衛盛官府頗怪祠前碑猶攷失莽鹵吾聞允格臺駘宣汾洮障大澤自是生有自來歸有所偎而（而即如字）自經溝瀆便可尸祝之祀典紛紛果何取子胥鼓浪怒未洩猶銜銜薪心獨苦楚臣自問天不酬肯以誕幻虛荒驚聾瞽自有宇宙有此水此水綿綿流為古人言主者介山氏且道未有介山之前復誰主山澤地古自是有神物不假靈異諸致偷稗官小說出閭巷杜撰村謳走翁鄉當時大曆十才子爭遣李渥饒險語

此是千古正論杜氏通典汾陰后土祠為婦人塑像武太
后時移河西梁山神塑像就祠中配焉開元十一年有司
遷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夫以山川之神而人為之配
合其瀆亂不經尤甚矣（張南軒集言舜廟中作[illegible]）
泰山頂碧霞元君宋眞宗所封世人多以為泰山之女後
之文人知其說之不經而撰為黃帝遣玉女之事以附會
之不知當日所以襃封固眞以為泰山之女也今攷封號
雖自宋時而泰山女之說則晉時已有之張華博物志文
王以太公為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
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為西海婦欲東
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

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自西來也
文王乃拜太公為大司馬此一事也干寶搜神記後漢胡
母班嘗至泰山側為泰山府君所召令致書於女壻河伯
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達復為河
伯致書府君此二事也（魏書高句麗傳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列異傳
記蔡支事又以天帝為泰山神之外孫自漢以來不明乎
天神地祇人鬼之別一以人道事之於是封嶽神為王則
立寢殿為王夫人有夫人則有女而女有壻又有外孫矣
唐宋之時但言靈應即加封號不如今之君子必求其人
以實之也
又攷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兒魏書段承根傳父暉師事

竹書是本可信者爾

歐陽溺有一童子與鄜屬志後二年癈歸從鄉請馬鞭戲
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遊學
今將歸損子厚賜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言訖乘馬
騰空而去集異記言貞元初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於
嶽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祐下車言
此三郎子七郎子也文獻通攷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
三郎為威雄將軍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禪畢親幸加
封炳靈公夫封其子為將軍為公則封其女為君正一時
之事爾
又攷管子對桓公曰東海之子類於龜不知何語而房玄
齡注則以為海神之子又元劉遵魯淡島記曰廟中神妃

相傳為東海廣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則山亦有女何足
怪乎

共和

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周
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
相乃共立太子靜為王以二相為共和非也汲冢紀年厲
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
（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其名）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
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此即左氏王子朝所
謂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者也但共言共伯歸國者未合古
者無天子之世朝覲訟獄必有所歸呂氏春秋言共伯和

修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按此則天下朝乎共伯非共伯至周而攝行天子事也共伯不以有天下爲心而周公召公亦未嘗奉周之社稷而屬之他人故周人無易姓之嫌共伯無僭王之譏莊子曰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共首今之共山亦謂之共頭荀子武王伐紂至于共頭而山隧呂氏春秋武王使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蓋其來逍遙得全神養性之術者矣罪按辰日殺金氏通鑑前編厲王二十七年出奔彘五十一年崩於彘其紀年亦與竹書不合

左傳鄭大叔出奔共注共國今汲郡共縣史記春申君傳通韓上黨於共寗使道安成出入賦之田敬仲完世家王建所爲秦遷之共餓死齊人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

客邪漢書功臣表有共莊侯盧罷師唐書地理志衛州共城縣武德元年置共州即今衛輝府輝縣詩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此別一共伯共謚也非共國之共也今輝縣有共姜臺後人之附會也

介子推

介子推事見於左傳則曰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呂氏春秋則曰負釜蓋簦終身不見二書去當時未遠爲得其實然之推亦未久而死故以田祿其子爾史記之言稍異亦不過曰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緜上之山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而已至於之推抱木而燔死之說始自莊子容齋三筆以爲始自劉向新序非也楚辭九章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公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莊子則曰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盜跖篇東方朔七諫丙吉傳長安士伍尊書劉向說苑新序因於之水經注引王肅喪服要記桂樹之間亦皆以爲是瑰奇之行彰而廉靖之心沒矣今當以左氏爲據割股燔山之所無皆不可信

魏武帝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後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詔介

山之邑聽爲寒食自餘禁斷

冊府元龜龍星木之精也春見東方心爲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介子推以此日被焚禁火

路史燧人改火論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昔者燧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四時五變榆柳青故春取之棗杏赤故夏取之桑柘黃故季夏取之柞楢白故秋取之槐檀黑故冬取之皆因其性救時疾予嘗攷之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三墓是以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於戌而納之卯爲心之明堂至是而火大壯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周官每歲仲春命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爲季春將出火而司爟掌行火之政令

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民咸從之時則施火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隨之以刑罰夫然故天地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疵癘而民以寧鄭以三月鑄刑書而士文伯以為必災六月而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今之所謂寒食一百五者熟食斷煙謂之龍忌蓋本乎此可知仲春以木鐸修火禁因火出而禁之仲秋火入則不禁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宮禁尚嚴也而周舉之書魏武之令與夫汝南先賢傳陸翽鄴中記等皆以為為介子推謂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為之禁火何異於伍子胥溺死而海神為之朝夕者乎子初試到知此玄說而或者謂古人言潮無出氏胥前若因為秦書朝宗之語而介景皆欲遊海救朝翊系月廟原云濤水之相擊而易亦有行給不失仁之而白存夭地即存此潮容必見紙止吊後信其子胥罪

於吳江適有潮當潮頭不知升後南渡皆潮且復為潮潮邪予觀左氏史遷之書曷嘗有介子推被焚之事況以清明寒食初無定日而琴操所記子推之死乃五月五非三月也古人以三月上巳祓禊清明前三日寒食初無定巳後世既已一之而又指為三月之三日矣周舉傳每冬中輒一月寒食以子推焚骸神靈不樂舉火然非介子又將以冬中十矣非可信也夫火神物也其功用亦大矣隋王劭嘗以先王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表請變火曰古者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變則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哉在晉時有人以雒陽火渡江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炙肉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自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火惡陳新惡勞晉代荀勗進飯亦知薪勞而晉文帝所見江寧寺晉長明鐙亦復青而不熱傳記有以巴豆木入爨者爰得洩利而糞臭之草炊者率致味惡然則火之不變其不疾者鮮矣隋書王劭傳文必以是從知聖人之所以改火修火正四時五變者豈故為是煩文害俗得已而不已哉東晉胡有王灌妻齊將河南火度江天變於司下上有書二若臨終版勿總火大寧種之傳二行年火色如血門之下火宋亦之訓李媼年九十餘以火多亂多食死人為之號火家寡陰再見火出家則入其處為聖火巷余陵嵐事云瀨宋寺前直南小楚也傳不云乎違天必有大咎先漢武帝猶置別火令丞典司燧事漢書大鴻臚有別火令丞後世乃廢之邪方石勒之居鄴也於是不禁寒食而建德殿震及端門襄國西門雹起西河介

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人禽死以萬數千里摧折秋稼蕩然夫五行之變如是而不知者亦以為為之推也雖然魏晉之俗尤所重者辰為商星實祀大火而汾晉參墟參辰錯行不睦和所致

杞梁妻

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之文不過如此而已檀弓則曰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則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言哭者始自二書說苑則曰杞梁華舟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

城為之阤而隅為之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言崩城者始自二書而列女傳上文亦載左氏之言夫既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屍城下且莊公既能遣弔豈至暴骨溝中崩城之云未足為信且其崩者城耶未云長城長城築於威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按魏惠王二十年乃齊威王之二十七年非閔王而齊之長城又非秦始皇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為之崩則又非杞梁妻事矣夫范郎者何人哉使秦時別有此事何其相類若此唐僧貫休

乃據以作詩云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則竟以杞梁為秦時築城之人似并左傳孟子而未讀者矣古詩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崔豹古今注樂府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也按此則又云杞之都城春秋杞成公遷於緣陵今昌樂縣文公又遷於淳于今安丘縣其時杞地當已入齊要之非秦之長城也

池魚

東魏杜弼檄梁文曰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後人每用此事清波雜志云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古有池仲魚者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據此則池魚是人姓名風俗通已有此說按淮南子云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為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為之殫故澤失火而林憂則失火與池魚自是兩事後人誤合為一耳

攷池魚事本於呂氏春秋必己篇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此後人用池魚事之祖祖君彥為李密檄文曰燕巢衛幕魚遊宋池

莊安

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年師古曰嚴公謂莊公也避明帝諱改曰嚴凡漢書載謚姓為嚴者皆類此則是嚴姓本當作莊今攷史記有莊生莊賈莊豹樗里子傳莊舄莊忌莊助莊青翟莊熊羆莊參莊蹻莊芷淮南王安傳而獨有嚴君疾樗里子傳秦封樗里子[illegible]號為嚴君[illegible]蜀郡嚴道縣[illegible]君疾名也嚴仲子嚴安鄧伯羔謂安自姓嚴胡身之通鑑注[illegible]曰此嚴非莊也之嚴自是一姓戰國時有[illegible]嚴仲子然漢書藝文志以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是安本姓莊非嚴也嚴君平亦姓莊揚子法言蜀莊沈冥是也嚴尤亦姓莊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桓譚新論曰莊尤字伯石避明帝諱改之又改莊周為嚴周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老子嚴周敘傳貴老嚴之術故[illegible]之莊生為嚴先生古今

今之古北之平射石顏弄書局

人表嚴先生師古曰即嚴助朱公兄者也王褒洞簫賦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李善注七略有莊春言琴廣嚴春并傳有此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藝文志常侍郎莊怱奇賦十一篇嚴助賦二十五篇師古曰上言莊怱奇下言嚴助史駮文嚴助傳作嚴葱奇

李廣射石

今永平府盧龍縣南有李廣射虎石廣爲右北平太守而此地爲遼西郡之肥如其謬不辨自明水經注言右北平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亦非也故右北平郡前漢治平剛後漢治土垠酈氏所引魏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此後漢所治之土垠而平剛則在盧龍塞之東北三四百里外乃武帝時所治李廣所守今之塞外其不在土垠明矣又攷西京雜記述此事則云獵於冥山之陽莊子言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司馬彪注冥山北海山名是廣之出獵乃冥山而非近郡之山也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韓詩外傳張華博物志亦同是射石者又熊渠而非李廣也呂氏春秋作養由基王充論衡同又作李廣鈔因此事每載不同要皆野人相承之妄言耳即使一事偶同而太史公所述本無其地今必欲指一卷之石以實之不已惑乎後周書李遠傳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蒲中以爲伏兔

丁外人白長居曲

射之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美其美李廣熊渠二事併用

大小山

王逸楚辭章句言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啓乃曰桂吐花於小山之上梨翻葉於大谷之中庾肩吾詩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庾信枯樹賦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是以山爲山谷之山失其旨矣

梁書何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

丁外人

丁外人非名言是蓋主之外夫也猶言齊悼惠王肥高帝外婦之子也史記齊悼惠王肥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服虔曰外人主之所幸也然王子侯表有山原孝侯外人齊孝王五世孫乘丘侯外人中山靖王曾孫則是姓劉而名外人不知何所取義

毛延壽

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

家屬以恐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據此則畫工之圖後宮乃平日而非匈奴求美人時且毛延壽特衆中之一人又其得罪以受賂而不獨以昭君也後來詩人謂匈奴求美人乃使畫工圖形而又但指毛延壽一人且沒其受賂事失之矣

名以同事而晦

呂氏春秋言秦繆公興師以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師是奚施爲弦高之友（淮南子作蹇他）而左氏傳不載淮南子言荊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宋玉笛賦亦以荊卿宋意並稱（水經注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是宋意爲高漸離之侶而戰國策史記不載

戰國策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注云堅政之副猶秦武陽按聶政告嚴仲子曰其勢不可以多人未必有副

淮南子注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今人但言翁仲不言君何

名以同事而章

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攷之書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以受名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攷之列女傳曰哭於城下七日而城爲之崩此杞梁妻事也而華周妻亦因之以受名（左傳但[illegible]不言[illegible]）

人以相類而誤

墨子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於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窮於商范蠡流乎江箕子未嘗窮范蠡未嘗流江必伍員之誤也史記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孫叔敖未聞去相必令尹子文

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車裂支解張儀未嘗車裂必蘇秦之誤也易林貞良得願微子解囚微子未嘗被囚必箕子之誤也晉潘岳太宰魯武公誄秦亡蹇叔春者不相蹇叔之亡不見於書必百里奚之誤也（呂氏春秋蹇叔有子曰申與視注申白乙丙也視孟明也皆蹇叔子也按孟明百里奚之子）後魏穆子容太公呂望碑文大魏東巡碣石西跨流沙南極班超之柱北窮竇憲之誌班超未嘗南征必馬援之誤也後周庾信擬詠懷詩麟窮季氏虎龜亡周王圖季氏未嘗獲麟必叔孫之誤也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慨子路未嘗見夏南必衛南子之誤

傳記不攷世代

衡曰春秋元命包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
時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以證圖讖爲後人
僞作今按傳記之文若此者甚多管子稱三晉之君其時
未有三晉輕重篇稱魯梁秦趙其時未有梁趙稱代王其
時未有代王國語句踐之伯陳蔡之君皆入朝其時有蔡
無陳說苑何蹇明魏其時未有魏又言仲尼見梁君孟簡
子相梁其時未有梁魯亦無孟簡子又言韓武子出田欒
懷子止之韓氏無武子又言楚莊王以椒舉爲上客椒舉
生當靈王非莊王時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不與
文公咎犯同時趙襄子攻翟一朝而兩城下有憂色孔子
賢之趙襄子爲卿時孔子已卒顏闔見魯莊公顏闔穆

公時人去莊公十一世史記孔子世家使從者爲甯武子
臣於衛孔子時甯氏已滅扁鵲傳虢君出見扁鵲於中闕
其時虢亡已久魏策傳宋元王宋有元公無元王莊子見
魯哀公而其書有魏惠王趙文王與哀公去趙文王一百
七十歲韓非子扁鵲見蔡桓侯桓侯與魯桓公同時相去
幾二百歲越絕書晉鄭王晉鄭未嘗稱王又言孔子奉雅
琴見越王越滅吳孔子已卒列子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
吾鍵餘季桓子聽政鄉下忽然不見又言臧文仲治
魯勝其盜而自於子貢非之平仲去管子季桓子去柳下
惠子貢去臧文仲各百餘歲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
子閔子孟嘗君相去幾二百歲冉有對魯哀公言姚賈監
門子姚賈秦始皇時人相去二百歲

日知錄卷之二十五

史記通鑑兵事

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塗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以關塞江河為一方界限故於項羽則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曰羽遂引東欲渡烏江於高帝則曰出成皐玉門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

司馬溫公通鑑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佞苟有一策亦具錄之朱子綱目大半削去似未達溫公之意

史記于序事中寓論斷

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荊軻傳末載魯句踐語鼂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語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惟班孟堅間一有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史記秦始皇本紀末云宣公初志閏月然則宣公以前皆無閏每三十年多一年與諸國之史皆不合矣則秦之所用者何正邪

子長作史記在武帝太初中高祖功臣年表平陽侯下云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者作史記時見為侯也下又云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國除則後人所續也卷中書征和者二後元者一惠景間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二後元者一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二漢興將相年表有天漢太始征和後元以至昭宣元成諸號歷書亦同楚元王世家書地節二年齊悼惠王世家書建始三年者曹相國世家書征和二年賈誼傳賈嘉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田叔傳匈奴傳衛將軍傳末有戾太子及巫蠱事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皆後人所續也

河渠書東海引鉅定漢書溝洫志因之東海疑是北海之誤按地理志齊郡縣十二其五曰鉅定下云馬車瀆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而孝武紀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修封計其道里亦當在齊若東海遠矣

凡世家多本之左氏傳其與傳不同者皆當以左氏為正

齊世家吾太公望子久矣此是妄為之說周之太王齊之太公吳之太伯[illegible]其義一也

田完田字下云田陳也蓋以音相近爲解

弟子傳亦多不可据爲解

趙世家趙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此因左傳降於喪食之文而誤爲之解本無其事

敬侯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此文重出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爲田氏此亦太史公之誤春秋傳未有稱田者至戰國時始爲田耳

仲尼弟子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按漢書注公孫龍趙人爲堅白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

商君傳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此必安邑字誤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豈得圍而便降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若已降於五十年之前何煩再獻乎趙世家敬侯元年始都邯鄲成侯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亦存此說

虞卿傳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爲趙王不聽或以爲聽之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爾

燕王遺樂閒書恐即樂毅事而傳者誤以爲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樂毅當日惠王信讒易將不得不奔其後往來復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禮若樂閒不過以言之不聽而遂懟君絕君雖遺之書而不顧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

屈原傳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似屈原放流於懷王之時又云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則實在頃襄之時矣放流一節當在此文之下太史公信筆書之失其次序爾

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爲淮南王也並擧之諸書其稱未一

淮陰侯傳先云范陽辯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異

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

漢書

孝武紀天漢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此一事而重見又同是九月

高帝功臣表十八侯位次一蕭何二曹參三張敖四周勃五樊噲六酈商七奚涓八夏侯嬰九灌嬰十傅寬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陳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歐十六周昌十七丁復十八蟲達當時所上者戰功而張良陳平皆居中計謀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贊則蕭何第一樊噲第二張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參第五陳平第六張敖第七酈商第八灌嬰第九夏侯嬰第十傅

錯第十一鄴獄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韓信第十四陳武第十五蟲達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無奚涓薛歐丁復此後人論定非當日之功次矣且韓信已誅然安得復有功臣之位即此可知矣（此位次皆高后二年所定信已絕侯故所得不與）

史家之文多據原本或爵收而不覺其異或並存而未及歸一

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再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並存未定當刪其一而誤留之者也地理志於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於魯地下又云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此並存異說以備考當小注於下而誤連書者也

（史記田叔傳說云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褚而下又云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此亦有人附記之矣古人著書逐則附之篇後如越絕書記吳地傳曰湖丹湖當問之是也）

楚元王傳劉德昭帝時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而子向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為乖異又其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後而元帝初年即曰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此所收而未對勘者也禮樂志上云孝惠二年使樂府夏侯寬備其簫管下云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武五子傳上云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下云後八歲封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樂府之名蓋起於孝惠之世戾園之名預見於八年之前此所收而未貫通者也夫以二劉之精核猶多不及舉正何怪乎後之讀書者愈鹵莽矣（漢書周勃列傳一十五卷衡作嶠）

天文志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隱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鄢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按左傳子產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故參為晉星然其地界亦當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陳留已下郡縣並在河南於春秋自屬陳鄭二國爲亢氏之分也不當併入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據後來之疆土以相附豈不謬哉

食貨志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弗聽卒鑄大錢此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地理志丹陽下云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誤按史記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水經注曰丹陽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嶮峭壁立信天固也楚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為吳子之丹陽論吳楚悠隔纜縷荊山無容遠在吳境非也（山海經丹山在丹陽南郢楚志今進不郡丹陽城稱縣東七里）

枚乘傳上云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下云枚乘復說吳王益吳王舉兵之時乘已家居而復與之書不然無緣復說也

杜周傳周爲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按
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爲御史大夫四年卒
而衛太子巫蠱事乃在征和二年距之卒已四年其時暴勝之爲御史大夫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
旦事誅史家之謬如此

王尊傳上行幸雍過虢按今之鳳翔縣乃古雍城而虢在
陝幸雍何得過虢當是過美陽之誤美陽故城在今扶風縣北二十里上文固云白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矣

王商傳春申君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誤當是幽王

外戚傳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按丁姬先
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字衍

漢書二志小字

漢書地理藝文二志小字皆孟堅本文其師古曰應劭曰
服虔曰之類乃顏氏注也近本漢書不刻注者誤以此爲
顏氏注而并刪之

後漢郡國志亦本志惟郡縣名爲大書本志司馬彪所撰其山川
地名悉爲細注今並爲大字新注證發臣劉昭采集是則
前書小字爲孟堅本文後漢之細注也其師古等諸注
猶後漢之新注也當時相傳之本混作一條未曾分別耳

漢書不如史記

班孟堅爲書束於成格而不及變化且如史記淮陰侯傳
末載蒯通事令人讀之感慨有餘味淮南王傳中伍被與
王答問語情態橫出文亦工妙今悉刪之而以蒯伍合江
充息夫躬爲一傳蒯最冤伍次之二淮傳寥落不堪讀矣

荀悅漢紀

荀悅漢紀改紀表志傳爲編年其敘事處索然無復意味
間或首尾不備其小有不同皆以班書爲長惟一二條可
采者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游戲博奕數負遂上即
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
官尊祿厚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乃上
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漢書以負遂
爲負進又曰可以償博進矣進乃博奕之名宣帝不應
用之或以進爲財貨也史記呂不韋傳中來進用不饒荀紀爲長元康三年三

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庳骨肉之親析而不誅
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漢書作骨肉之親粲而不殊
文義難曉荀紀爲長按漢書粲字當作粲而不殊說文粲粲散之也從米殺聲引左氏定公四年傳王於是乎粲蔡叔而粲蔡叔言放之若散米今左傳作蔡蔡叔生蔡字亦音素葛反後有
讀者倣裴松之三國志之體取此不同者注于班書之下
是爲史家之一助

紀王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
其十五年以別於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號

後漢書

後漢書馬援傳上云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下乃云
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

此是采輯諸書率爾成文而忘其伏波二字之無所本也

自范氏以下史書若此者甚多

桓譚傳當王莽居攝篡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按前漢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為明告里附城（師古曰如今附庸 上莽傳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是曾受莽封爵史為諱之爾光武終不用譚當自有說

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上疏救不省騰竟伏尸都市乃安帝時事而張皓傳以為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

帝悟減騰死罪一等又以為順帝事豈有兩趙騰邪

橋玄以太尉罷官就醫里舍少子十歲獨遊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索貨其家之不貧可知乃云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史傳之文前後矛盾玄以靈帝之世三為三公亦豈無錢者

劉表傳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為八顧而黨錮傳表儉二人列於八及前後不同

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降操則是表卒之後琮已殺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州乃釋嵩之囚此史家欲歸美於操而不顧上下文之相戾也

蔡邕傳初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傳有議郎蔡邕薦邊讓於大將軍何進一書按中平元年黃巾起以何進為大將軍正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於進也

郡國志睢陽本宋國有盧門引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升陘之亂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為證按杜預注魚門邾城門非宋也

三國志

蜀志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而先主未稱尊號即有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前後不同按周卒於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即位

之年僅二十有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為是

孫亮太平元年孫綝殺滕胤呂據時為魏高貴鄉公之甘露元年魏志書甘露二年以孫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本傳云壹入魏黃初二年死誤也

陸抗傳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於文難曉按甘寧傳曰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兵千人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為關羽瀨據此則當云自益陽至白帝也

作史不立表志

朱鶴齡曰太史公史記帝紀之後即有十表八書表以紀

治亂興亡之大略書以紀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書爲志而年表視史記加詳焉蓋表所繇立昉於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爲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傳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泯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亦於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瞭如作史體裁莫大於是而范書闕焉使後之學者無以考鏡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良可歎也其失始於陳壽三國志而范曄踵之其後作者又援范書爲例年表皆在所略（宋南齊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李延壽南北史皆無表志）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蹟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有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云

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無志故沈約宋書諸志并前代所闕者補之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皆無志而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別修五代史志詔編第入隋書古人紹聞述往之意可謂弘矣

史文重出

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兩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則王子中多一侯矣（馬貴與文獻通考因而錄之不知其誤）

後漢郡國志候城故屬玄菟而遼東復出一候城無慮故屬遼東屬國而遼東復出一無慮必有一焉宜刪者然則天下郡國中少二城矣

史文衍字

漢書吳王濞傳吳有鄣郡銅山誤多一豫字後漢書光武紀以前密令卓茂爲太傅誤多一前字黨錮傳黃令毛欽操兵到門誤多一外字

後漢書皇后紀桓思竇皇后父諱武后父不當言諱諱字衍

儒林傳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按此則十五非十四也蓋衍一毛字其下文載建初中詔有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之語（本紀建初八年詔同）又下卷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賈逵傳建初元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徐防傳注引漢官儀曰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聖凡十四博士）則此毛字明爲衍文也

靈帝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尚書上脫古文二字

史家誤承舊文

史書之中多有仍舊文而未及改者史記燕世家稱今王喜魏書孝靜帝紀稱太原公今上舊唐書唐臨傳今上字冊見徐有功傳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昭玄宗當貫之傳上即位謂穆宗此皆舊史之文作書者失於改削御

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八月戊午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宜都王諱進號鎮西將軍文帝紀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立第三皇子諱為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立第十一皇子諱為淮陽王順帝紀昇明三年正月丁巳以新除給事黃門侍郎蕭諱為雍州刺史三月甲（丙午）辰以中軍大將軍諱為南豫州刺史齊公世子蕭思話傳遣司馬建威將軍南

漢中太守蕭諱五百人前進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晉王諱獻毛龜十九年二月己亥晉王諱來朝張奭傳晉王諱為揚州總管王韶傳晉王諱班師鐵勒傳晉王諱北征北史李弼傳論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諱舊唐書中宗紀臨淄王諱舉兵誅韋武睿宗紀臨淄王諱與太平公主子諱崇簡等玄宗紀詔以皇太子諱充天下兵馬元帥郝處俊傳周王諱為西朋並當時臣子之辭

三國志魏后妃傳注魏后以諱等自隨夫人此諱字明帝名當時史家之文也宋書武帝紀劉諱龍行虎步後周書郁慶傳字文諱忠貞奮發北史魏彭城王勰傳帝謂勰曰諱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亦合稱名史臣不敢斥之爾然宋紀中亦有稱劉裕者一卷之中往往雜見（冊府元龜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戊寅幸李諱宅諱字下小注曰明宗也）

文選任昉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稱臣公言為蕭揚州薦士表稱臣王言表辭本合稱名而改為公王亦其臣子之辭也

晉書

晉書宣帝紀當司馬懿為魏臣之時無不稱之為帝至蜀將姜維聞辛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所謂賊者即懿也當時在蜀人自當名之為賊史家雜采諸書不暇詳改一篇之中帝賊互見

天文志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又主死喪哭泣按此冢宰當作冢人（或以公羊傳宰上之木拱矣則墓耶稱為宰）又曰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則尉官之冢宰矣

藝術傳戴洋言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按瑜卒於建安十五年而呂蒙之襲關羽乃在二十四年瑜亡已十年矣

顧榮傳前云友人張翰後又云吳郡張翰張重華傳前云封謝艾為福祿伯後又云進封福祿縣伯戴若思傳舉孝廉入雒周顗傳若思舉秀才入雒南陽王模傳廣平太守丁邵良吏傳丁紹石勒載記前作段就六眷後作段疾六眷劉琨傳又作段眷呂纂載記前作句摩羅耆婆後作鳩

隋羅什慕容熙載記弘光門爲顯載記作洪光門又作洪
觀門

宋書

宋書州郡志廣陵太守下云宋初郡國又有輿肥如潞真定新市五縣肥如本遼西之縣其民南渡而僑立於廣陵符瑞志所云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廣陵肥如石梁澗中出石鐘九口是廣陵之有肥如也乃南沛太守下復云起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廣陵爲沛郡治肥如縣時無復肥如縣當是肥如故縣處也二漢晉太康地志並無肥如縣一卷之中自相違錯且二漢之肥如自在遼西安得屬之廣陵分之沛郡乎

魏書

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史於馮代彊下注曰疑按急就篇有馮漢彊魏起漢北以漢爲諱故改云代彊魏初國號曰代故也顔師古急就篇序曰避諱改易漸就無殊正指此酈道元水經注以廣漢爲廣魏即其例也

梁書

劉孝綽傳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梁宣帝諱詧故改之蓋襄陽以來國史之原文也乃其命則直書姚察晉中亦有避虎諱者如僞傳以虎丘山爲武丘山何點傳則爲虎丘山

後周書

庾信傳哀江南賦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漂渚當是溧渚之誤張勃吳錄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史記范雎傳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至於陵水戰國策作菱水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粟水也吳越春秋云子胥奔吳至溧陽逢女子瀨水之上子胥跪而乞餐女子食之既去自投于水後子胥欲報之乃投白金于此水今名其處爲投金瀨金陵志曰江上有渚曰瀨渚是也或以二句不應皆用子胥事不知古人文字不拘如下文生世等於龍門四句亦是皆用司馬子長事

隋書

經籍志言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又云後漢明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按自哀帝之末至東京明帝之初蓋六十年使秦景銜命亦當八十餘矣不堪再使絶域也蓋本之陶隱居真誥言孝明遣使者張騫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國寫佛經四十二章祕之蘭臺石室作史者知張騫爲武帝時人姓名久著故删去之獨言秦景而前後失于契勘故或以爲哀帝或以爲明帝耶突厥傳上言沙鉢略可汗西擊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閭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爲得隋兵所助多來降

附逢生檢阿護此必一事而誤重書爲二事也

北史一事兩見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儼爲東平王後主天統二年五月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爲東平王一事兩書必有一誤

徐之才傳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其序傳又云於路見狗溫子昇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卿儁曰爲逐丞相東走爲共帝女南徂一事兩見且序傳是延壽自述其先人不當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宋齊梁三書南史一事互異

南齊書李安民爲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安民卒官世以神爲祟按宋書孔季恭傳爲吳興太守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下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梁書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施牀幕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南史云琛至郡著屐登聽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秦漢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爲避祟一以爲厭邪宗愈不同如此又南齊書蕭惠基傳惠基弟惠休自吳興太守徵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南史同南史蕭猷本作淵猷傳爲吳興郡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值齊苟兒反攻城兵糧俱盡乃遙禱請救有田老逢數百騎如風言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是日猷大破苟兒斯又以爲獲神益不可信矣又南史蕭惠明傳泰始初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此又與李安民相類而小變其說按宋書惠明無傳無此事

舊唐書

舊唐書雖頗涉繁蕪然事蹟明白首尾該贍亦自可觀其中唐臨傳令上字再見徐有功澤王上金傳令上字各一見皆諱玄宗嫌名故缺而未正者也懿宗紀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防禦留後則既而書其叛亂之罪而哀帝紀末云中興之初王處直傳稱莊宗下鎮鄭從讜劉鄴張濬傳各有中興之語自相矛盾按此書纂於劉昫後唐末帝清泰中爲丞相監修國史至晉少帝開運二年其書始成冊府元龜云五

（詔傳略見穀梁疏趙匡[illegible]啟[illegible]……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為光等修[illegible]陽縉紳錄[illegible]并及前）（朝劉昫當時避晉高祖諱名或謂之李氏書）朝代遷流簡牘浩富不暇徧詳而並存之後之讀者可以觀世變矣

楊朝晟一人作兩傳一見七十二卷一見九十四卷

新唐書

舊唐書高宗紀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太宗配饗己巳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于社首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禪社首大序甚明新書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併為一事而繫於戊辰之日文雖簡而事不核矣

太后紀光宅元年四月癸酉遷廬陵王于房州丁丑又遷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遷廬陵王于房州中宗紀嗣聖元年（是年九月改元光宅）正月廢居于均州又遷于房州按舊書嗣聖元年二月戊午廢皇帝為廬陵王幽于別所四月丁丑遷廬陵王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遷廬陵王于房州中宗紀亦同而以四月為五月然無先遷房州一節疑舊史得之歐公蓋傳採而誤

代宗紀上書四月丁卯幽皇后于別殿下書六月辛亥追廢皇后張氏曰追廢則張后之見殺明矣而不書其死亦為漏略

文宗紀太和九年十一月壬戌令訓及河東節度使王璠邠寧節度使郭行餘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羅立言謀誅中官不克訓奔于鳳翔下云左神策軍中尉仇士良殺王涯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羅立言王璠郭行餘而獨於李訓不言其死況訓乃走入終南山未至鳳翔亦為未當

藝文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當作蕭方等乃梁元帝世子名方等（[illegible]錄曰方等著[illegible]郎[illegible]義）

新唐書志歐陽永叔所作頗有裁斷文亦明達而列傳出宋子京之手則簡而不明二手高下迥（迥）為不侔矣如太宗長孫后傳安業（后異母兄）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舊書）改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雖不與而戶知之言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后傳詔曰祭

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從之（舊書）改曰有詔祭物無用寓欲祭飾之不過省舊書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

史家之文例無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則當斟酌彼此有詳有略斯謂之簡如崔沔駮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其文兩載於本傳及韋縚傳多至二三百言又如來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四人言志及濟領吏部遂以處約為通事舍人兩見於本傳及高智周傳而石仲覽一人一以為宮城一以為江都此而忽之則亦不得謂之能簡矣（此二事已見於新唐書糾繆今仍錄之）

楊瑒傳言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日孤經絕句帖試之法用紙帖其上下文止留中間一二句因人

以類記年可見元年二年之類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
類如此則習春秋者益少矣故韻帖平文今改曰年頭月
尾屬對雖工而義不通矣

嚴武傳爲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房琯以故宰相爲巡內刺
史武慢侮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
難者乃爲房與杜危之也此宋人穿鑿之論此說又見新書嚴武傳蓋因陸暢之蜀道易爲之耳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共
言錦城之樂而不知其畏途之險異地之虞卽事成篇別無
寓意及玄宗西幸升爲南京則又爲詩曰誰道君王行路
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
一人之作前後不同如此亦將爲之矣

張孝忠傳孝忠魁偉長六尺李晟傳長六尺古人以六尺
爲短今以六尺爲長於他書未見馬燧傳燧長六尺二寸高力士傳長六尺

舊書段秀實傳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
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此
謂姚令言之判官岐靈岳與海賓明禮爲三人耳按文姚
令言上當少一及字新書述謂結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
何明禮欲圖泚此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而下文方云大
吏岐靈岳令言賊也安得肯爲秀實之謀者哉

舊唐書高仙芝封常清二傳並云四鎮節度使夫蒙靈詧
而李嗣業段秀實二傳則云安西節度使馬靈詧劉全諒
傳則云安東副都護保定軍使馬靈詧按王維集有送不
蒙都護詩注不蒙蕃官姓也古不字亦夫音不如詩鄂不韡韡不蒙
當卽夫蒙然未知其何以又爲馬也新書因之兩姓互見
而突厥傳則云安西節度使夫蒙靈詧

馬總傳李師道平析鄆曹濮等爲一道除總節度賜號天
平軍長慶初劉總上幽鎭地詔總從天平而召總還將大
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總復詔還鎭上云詔總從
天平劉總也下云召總還馬總也又云會總卒劉總也又
云鄆人附賴總馬總也此於文之繁省皆有所
不當若云詔從天平而去總字其下則云會劉總卒於文
無加而義明矣

舊唐書皇甫鎛傳附柳泌事云泌繫京兆府獄吏叱之曰
何苦作此虛矯泌曰吾本無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壽四
百歲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異語
雖煩而敘事則明新書但云皆道古教我解衣卽刑卒無
它異太甚其中間語則它異二字何所本邪

舊唐書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
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

舊唐書鄭綮傳昭宗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綮
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綮笑曰諸君
大誤使天下人皆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
聖旨特恩來日制下綮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

自長于可見解之論甚詳傳
矣碑傳頌及神道家碑都不
如原文爲佳

曰某制下新書改曰使臣制詔下數曰前一然欲殺天下入制已下矣仰萬一之有

禮樂志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人配享儒學傳復出此文而闕賈逵作二十一人

林蘊傳泉州莆田人父披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撰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此皆是署令在前作論在後而倒其文

凡與氏紕繆所已及者不更論

昔人謂宋子京不喜對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無一

篇詔令如德宗興元之詔不錄於書徐賢妃諫太宗疏狄仁傑諫武后營大像疏僅寥寥數言而韓愈平淮西碑則全載之夫史以記事詔疏俱國事之大反不如碑頌乎鄭宗元貞符乃希恩飾罪之文與相如之封禪頌異矣載之尤爲無識

宋史

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遂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不與此史家之誤按通鑑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脩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又按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正月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爲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州於此時入契丹之於唐而不於劉仁恭又非賂以求援也若灤本平州之地遼太祖以俘戶置灤州當劉仁恭

時尚未有此州尤爲無據遼史于灤州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金史張覺傳平州自入契丹別爲一軍號興）

元人作宋史于天文志中如□兵大起□主憂之類改曰北兵北主昴爲□星改曰北星惟北河下一曰□門則不能改也仍其文

書中凡鹵字皆改爲敵乞以金鹵爲金敵陳康伯王大寶傳惟胡銓二書不改

阿魯圖進宋史表

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厥後瀛國歸附吉王流海齊亡而訪王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魯公猶矜守禮之國金史忠義傳序曰聖元詔修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前代之

臣忠於所事者詩書之訓朝廷從之此世宗世以來尊經術重節義之效其時之人心風俗猶有三代直道之遺不獨元主之賢明也五代史作爲徐勣亦作傳

齊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擬立袁粲傳審之於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遼史

宋史富弼傳言使契丹爭獻納二字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遼史興宗紀亦云感富弼之言和議始定而劉六符傳則曰宋遣使增歲幣以易十縣六符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六符曰本朝兵強將勇人人願從事於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況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禦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宋乃從之歲幣稱貢耶律仁先傳亦同二史並脫脫監修而不同如此六符傳似本其家語故與其副尉同爲一傳而有重文

金史

金史大抵出劉祁元好問二君之筆亦頗可觀劉祁字京叔渾源人著歸潛志元好問字裕之秀容人著壬辰雜編元人取之以成金史見文藝傳及元好問傳然其中多重見而涉於繁者孔毅父雜說謂自昔史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約奕棋一段兩傳俱出此爲文繁矣正同此病

滿陵謂之傳贊當引楚靈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昭公十三年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亦可得乎似爲失當

南京之緣承麟諡之曰哀宗本紀息州行省諡之曰昭宗完顏仲德傳金史從哀宗爲定而食貨志末及百官志後有義宗之稱不著何人所上元史列傳中並稱金義宗

金與元連兵二十餘年書中雖稱大元而內外之旨截然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爲善

承麟即位不過一二日而史猶稱之爲末帝白撒傳其與宋之二王削其帝號者絕異然非一人之筆矣

元史

元史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十九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兩傳蓋其成書不出一人之手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詔修元史臣濂臣禕總裁二年二月丙寅開局八月癸酉書成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順帝時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爲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縣上之三年二月乙丑開局七月丁亥書成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六卷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總裁仍濂禕二臣而纂錄之士獨趙壎終始其事然則元史之成雖不出于一時一人而宋王二公與趙君亦難免于疏忽之咎矣昔宋吳縝言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

之有可委官覆完使詰難糾駁審定刊修然後下朝臣□
議可否如此則初修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
庶乎得為完書可以傳久乃歷代修史之臣皆務苟完右
文之君亦多倦覽未有能行其說者也洪武中嘗命解縉
修正元史舛誤其書留中不傳

世祖紀中統三年二月以興松雲三州隸上都四年五月
陞上都路望雲縣為雲州松山縣為松州是三年尚未陞
州預書為州者誤

本紀有脫漏月者列傳有重書年者

天文志既載日五星凌犯而本紀復書之不免重出志
末云餘見本紀亦非體

諸志皆案牘之文並無鎔範如河渠志言耿參政阿里尚
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參政皆案牘中之稱謂也

張楨傳有復擴廓帖木兒書曰江左日思為食上國此語
明太祖也晉陳壽上諸葛孔明集表曰伏惟陛下邁蹤古
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
所以明大通之道也於此書見之矣

石抹宜孫傳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謂元也內外之
辭明白如此

順帝紀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集慶路其時國號未
為大明曰大明者史臣追書之也古人記事之文有不得
不然者類如此

通鑑

呂東萊大事記曰史記商君本傳云不告姦者腰斬告姦
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通鑑刪不告姦者
一句而以匿姦之罪為不告姦之罪本傳又云民有二男
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通鑑削之本傳又云名田宅臣妾
者以家次通鑑削以家次三字皆當以本傳為正以家次者如漢明夏侯嬰北第第一之類

孟子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不同通鑑以威王宣王之
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書今按史記湣王元年為周
顯王之四十六年歲在著雍閹茂又八年燕王噲讓國于
相子之又二年齊破燕殺王噲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則
已為湣王之十二年而孟子書吾甚慚于孟子尚是宣王
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則與孟子之書無不皆
合而但拘於十年之成數邪

史記萬石君列傳慶嘗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
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
此太史公之意謂慶雖簡易而猶敬謹不敢率爾即對其
言節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通鑑去然猶如此一句殊失
本指

通鑑漢武帝元光六年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
陽元朔元年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
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各殺略千餘人夫曰圍韓安

宣紀本云幸雍皆以紀則云幸甘泉恐是如此否耶

詔坐其爲漁陽可知而云又入漁陽則疏矣攷史記匈奴傳本文則云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引去其文精密如此通鑑改之不當

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畤通鑑改之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攷其引宣紀云三月行幸甘泉而宣紀本無此文不知溫公何所據

光武自隴蜀平後非儆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軍旅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按後漢書本文皇太子即明帝也通鑑乃書於建武十三年則東海王疆猶爲太子亦爲未允

唐德宗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按舊唐書李泌傳並無此事而食貨志曰開元二十二年八月玄宗從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陰縣及河陰倉（在今汜水縣）河淸縣柏崖倉（在今孟津縣）三門東集津倉三門西鹽倉（並在今平陸縣）開三門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險自江淮而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六典東都有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計太原倉雖屬陝州當在河北）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于渭以實京師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傭四十萬貫又曰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闢三門巔輸（徐鍇作踰）巖險之地俾負索引艦升於安流自齊物始也天寶三載韋堅代蕭炅以滻水作廣運潭於望春樓之東而藏舟焉是則北運始於裴耀卿陝行十八里河運始於齊物則直達於長安也下距貞元四十五年無緣有李泌復鑿三門之事

通鑑不載文人

李因篤語予通鑑不載文人如屈原之爲人太史公贊之謂與日月爭光而不得書於通鑑杜子美若非出師未捷一詩爲王叔文所吟則姓名亦不登於簡牘矣予答之曰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昔唐丁居晦爲翰林學士文宗於麟德殿召對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謂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嘗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爲中丞（冊府元龜）如君之言其識見殆出文宗下矣

日知錄卷之二十六

漢人註經

左氏解經多不得聖人之意元凱注傳必曲為之疏通殆
非也鄭康成則不然其於二禮之經及子夏之傳往往駁
正如周禮職方氏荊州其浸潁湛註云潁水出陽城宜屬
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波溠註云春秋傳曰除道梁溠
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荊州在此非也儀禮喪服篇唯子不
報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註云唯
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為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女
子子為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註云經似
在室傳似已嫁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

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註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
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
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士虞禮篇用尹祭註云尹祭
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
誤矣於禮記則尤多置駁如檀弓篇齊穀王姬之喪魯莊
公為之大功註云當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
功也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註云恃寵虐民非也叔仲
衍請繐衰而環絰註云弔服之絰服其舅非月令篇孟夏
之月行賞封諸侯註云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
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
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

之斷薄刑決小罪註云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
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母有壞墮自相
違似非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註云四者
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
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為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
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孟秋之月毋以封諸侯立大官
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註云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嘗
並秋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郊特牲篇季春出火註云
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
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牧誓社
記者誤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註云言日以周

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
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
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尸陳
也註云尸或詁為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明
堂位篇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註云此皆其時之
用耳言尚非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
也註云春秋時魯三君弒又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人髽
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弒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
矣雜記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註云妻之黨自主之
非也子男五寸註云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此其
所駁雖不盡當視杜氏之專阿傳文則不同矣經註之中

可謂卓然者乎

論語子見南子註孔安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此亦漢人疑經而不敢強通者也

宋黃震言杜預註左氏獨主左氏何休註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如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文公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昏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妾母稱夫人爲合正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又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

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今考集解中糾傳文者得六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解曰讐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保讐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迂其文正書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惡內之言傳或失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傳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解曰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也予所愼三戰若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鬬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僖十四年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傳遇者同謀也解曰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又事之不然左傳曰繒季姬來寧公怒之以繒子不朝遇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襄十一年作三軍傳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解曰周禮司馬法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解曰蔡侯般弑父之賊此人倫之所不容王誅之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殺般乎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於中國者理既不通事又不然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入傳曰明

楚之討有罪也似若上下違反不兩立之說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解曰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邪以上皆糾正傳文之失

宋吳元美作吳縝新唐書糾謬序曰唐人稱杜征南顏祕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今觀其推廣發明二子

信有功矣至班左讀爲訴厥身往往曲爲說以釋之之安在其爲忠也今吳君於歐宋大手筆乃能糾謬察之於前歸殆晏子所謂獻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然則唐人之論忠也陋矣可謂卓識之言

注疏中引書之誤

爾雅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峐峐或作屺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毛傳引之互相反鄭康成箋詩采綠引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誤作髲鬄記皇矣引左傳鄭公子突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晉士會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誤合爲一事注周禮大司徒引左傳成二年先王疆理天下諸侯誤作許子貉貍天下引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誤作土地

射人引射義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誤作樂記縣士引左傳韓襄爲公族大夫誤作韓須注禮記月令引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誤作九月引詩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誤作受福無疆范武子解穀梁傳莊十八年引玉藻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誤作王制郭景純注爾雅引孟子止或尼之誤作行或尼之引易執用黃牛之革固志也誤以革遯二爻合爲一傳韋昭國語注公父文伯母賦綠衣之三章誤引四篇高誘淮南子注引詩鼉鼓逢逢誤作鼉鼓洋洋孔穎達左傳文十八年正義引孟子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誤作伊尹聖人之和者也蘇軾蔡傳伊訓引孟子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誤作從流上而忘反謂之游朱震易傳井大象引詩鑑此作人引我以勞誤作知我者謂我劬勞趙汝楳易輯聞蹇大象引孟子我必不仁我必無禮誤作我必不仁不義朱元晦中庸章句引詩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誤作至于大王詩集傳閔予小子引楚辭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誤作三公揖讓

宋子訪論語夏曰瑚商曰璉此仍古注之誤記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是夏曰璉商曰瑚也鄭禮注引發氣滿容今儀禮文作發氣滿容漢人避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此當改而不改也

孟子有爲神農之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仁山金氏

曰太史公六家同異無農家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集註偶誤未及改

楊用修言朱子周易本義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誤以合虛爲合參原其故乃自荀子注中引來不自韓非子采出也按今所以合參安得謂之合虛乃今韓非子本誤

姓氏之誤

穀梁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南非姓辨字辨文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孔氏父字謚也父非謚論字衍文

詩白華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字當作姓此殷

成之譏孔氏曰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
乃是曲爲之解耳
朱子註論語孟子如太公姜姓呂氏名尚其胙姓氏甚明
至于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子貢姓端木
名賜子文姓鬬名穀於菟之類皆以氏爲姓齊宣王姓田
氏名辟疆則係姓氏而爲一矣豈承昔人之誤而未之正
與宋自夾漈鄭氏始著氏族略以前人多未講此故周吉國吉州吁姓州而徽宗欲倣周人王姬之號故公主謂之帝姬也

左傳註

隱五年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按子元疑即厲公之
字昭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

昭公不立杜以爲別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
非也蓋莊公在時即以櫟爲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
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而曼伯則爲昭公守
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爲三覆以敗戎桓五年子元請爲
二拒以敗王師即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三
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略而又資之以巖邑能無篡國
乎

十一年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言非有名位之人蓋微
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解曰欲以弒君之罪加寪氏
而復不能正法誅之非也

桓二年孔父嘉爲司馬杜氏以孔父名而嘉字非也孔父
字而嘉其名按家語本姓篇曰宋湣公熙生弗父何何生
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
孔爲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鄭公子
嘉皆字子孔亦其證也說文孔从乙从子乙請子之候鳥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鄭
康成註士喪禮曰某甫字也若言山甫孔甫亦通父是亦以
孔父爲字劉原父以爲已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
下竊意春秋諸侯卒必書名而大夫則命卿稱字無生卒
之別劉原父亦云大夫再命稱名一命稱字亦未嘗以名字爲尊卑之分桓
十一年鄭伯寤生卒葬鄭莊公宋人執鄭祭仲杜氏以仲爲名而是
衎儀於也按十七年蔡侯封人卒蔡季自陳歸于蔡名其君於
上字其臣於下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
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皆其臣於上名其
君於下也然則孔父當亦其字而學者之疑可以渙然釋
矣
君之名變也命卿之書字常也重王命亦所以尊君也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解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
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介休按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
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
十里

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解曰王師敗不書不以告
非也王師敗不書不可書也爲尊者諱

六年不以國解曰凡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焉者君之子而自名其國者乎謂以列國爲名若定公名宋哀公名蔣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解曰君楚君也愚謂君謂隨侯也當楚王兩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堅右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

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解曰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愚謂燕獨稱人其君不在師

莊十二年蕭叔大心解曰叔蕭大夫名按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

庸國叔名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衎字樂父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以爲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

十四年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解莊公子傳惟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按猶有八人者除此四人之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二十二年山嶽則配天解曰得太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非也詩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嶽足以配之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然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蓋不鼓于朝而鼓于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氏不得其說而曰以長歷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也此時咎在司歷不當責其後鼓矣又按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

僖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解曰不知其故而問之非也蓋齊侯以爲楚罪而問之然昭王五十一年南征不復至今惠王二十一年計三百四十七年此則孔文舉所謂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者也

五年太伯不從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儒遂傅合爲翦商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哉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密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爲鄭懼齊而新築城因謂之新城也解曰鄭以非時興土功故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夫罪孰大於逃盟者而但責其非時興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固曰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

十五年涉河侯車敗解曰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非

若秦晉三敗下文
不該當依劉炫
舊日宛誤本

也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爲不祥而詰之耳此二句乃卜筮非卜人之言若下文所云不敗何待則謂晉敗古人用字自不相蒙三敗及韓當依正義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敗及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故曰寇深矣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非也杜氏解但云韓晉地尔亦闕

十八年秋師還解曰邢留距衛非也狄強而邢弱邢從於狄而伐齊者也言狄師還則邢可知矣其下年衛人伐邢蓋憚狄之强不敢伐而獨用師于邢也解曰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亦非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解曰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非也大司馬即司馬子魚也固謂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桓二年言孔父嘉爲司馬知大司馬即司馬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卬下言司馬握節以死知大司馬即司馬也定十年公若藐固諫曰御固諫之爲堅辭以諫也

二十四年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蓋之推既隱求之不得未幾而死故以田祿其子爾楚辭九章云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則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田者仍人乎於義亦所不敢知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解曰不同陳故言及非也及者殊戎狄之辭

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又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即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厤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禮漢書律厤志曰魯厤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是也謂歲閏以閏盡歲爲蔀首今失正未盡一歲便以爲蔀首也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厤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蓋取左傳所

謂歸餘於終之意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厤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厤於故然

二年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此即上文所謂我辭之者也解謂晉不聽而復討者非

三年雨螽于宋解曰宋人以螽死爲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夫隕不爲災非喜而來告也

七年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解曰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己非也畏穆嬴之偪也以君夫人之尊故

十三年文子賦四月解曰不欲還晉以傳考之但云城三國不言公復還晉四月之詩當取亂離瘼矣奚其適歸以告哀之志耳

宣十二年宵濟亦終夜有聲解曰言其兵衆將不能用非
也言其爭舟無復部伍
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必言僕大夫者以
君之親臣故欲令之從公而入寢庭也解未及
十六年鄭之師荀伯不復從解曰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
非也謂不復從從鄭伯之楚
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敗者壹大恐君
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不能以君免也解謂軍大崩爲
壹大及郤至與軍在不同者非
襄四年有窮由是遂亡解曰況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非
也哀元年稱有過澆矣此特承上死于窮門而言以結所
日知錄 卷之二十七 十三
引夏訓之文爾
十年鄭皇耳帥師侵衞楚令也猶云從楚之盟故也解謂
亦兼受楚之勑命者非
十一年政將及子子必不能解謂晉次國而爭大國之制
貢賦必重故憂不能非也言晉國之政將歸於季孫以一
軍之徵而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
分公室而季氏擇二蓋亦不得已之計叔孫固已豫見之
矣
十八年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解曰故經書圍非也圍者圍
其地非圍防門也
二十一年得罪於王之守臣守臣謂晉侯王業諸侯之於
人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解以爲范宣子非
二十三年禮爲鄰國闕解曰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
非也杞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緦麻三月言鄰
國之喪尚撤樂而況於甥之舅乎
二十八年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
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愼守也已解曰善其不志
於貨財非也邵國賢曰此陳氏父子爲隱語以相諭也邑
謂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
之柄
三十一年我問師故問孫人用師之故解曰魯以師往非
昭五年民食于他解曰魯君與民無異謂仰食於三家非
日知錄 卷之二十七 十四
也夫民生於三而君食之今民食於三家而不知有君是
昭公無養民之政可知矣
八年輿嬖袁克殺馬毁玉以葬解以輿爲衆及謂欲以非
禮厚葬哀公皆非也輿嬖嬖大夫也言輿者掌君之乘車
如晉七輿大夫之類馬陳侯所乘玉陳侯所佩殺馬毁玉
不欲使衆人得之
十年棄德曠宗謂使其宗廟曠而不祀解曰曠空也未當
十二年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禮也子產
能守喪制晉人不奪皆爲合禮解但得其一偏
十五年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忘其彝器是福祚之不
登恐在其爲叔父爭解以爲福祚不在叔父當復在誰者

非

十七年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曰若人君之表不獲日食是有無君之心解以為安君之災者非

十八年振除火災振如振衣之振猶火之著於衣振之則去也解以振為救太甚

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有他竟之憂也解謂雖與他國為竟者非

二十一年先君之力可濟也先君謂周之先王書言昔我先君文王武王是也解以為劉蚠之父獻公非

二十七年事君如在國當時諸侯出奔其國即別立一君唯魯不敢故昭公雖在外而意如猶以君禮事之范鞅所言正為此也解以為書公行告公至謬矣

二十二年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解曰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非也吳越雖同星紀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

定五年卒于房房疑即防字古阝字作阜脫其下而為房字漢仙人唐公房碑可證也漢書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陽武為吳防侯字亦作防

哀六年出萊門而告之故解曰魯郭門也按定九年解曰萊門陽關邑門

二十一年為王孫氏傳終言之亦猶夫槩王奔楚為堂谿氏也解曰改姓欲以辟吳禍非

凡邵陸傅三先生之所已辨者不錄

考工記註

考工記輪人註鄭司農云掣讀如紛容掣參之掣正義曰此蓋有文今檢未得今按司馬相如上林賦云紛溶萷參猗柅從風字作萷音蕭宋玉九辯萷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張衡西京賦鬱蓊薆薈櫹爽櫹槮用此異文而上文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註鄭司農云迆讀為倚移從風之移正義則曰引司馬相如上林賦亐人居辭之遺蔭栗不遠則引不發註明疏其下何亡其上句蓋諸儒疏義不出一人之手

爾雅註

爾雅釋詁篇梏直也古人以德為梏禮記緇衣引詩有覺德行作有梏德行註未引

釋言篇郵過也註道路所經過是以為郵傳之郵恐非古人以尤為郵詩賓之初筵是曰既醉不知其郵禮記王制郵罰麗于事國語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家語著而靡褻按之無郵漢書成帝紀天著變異以顯朕郵五行志后妾當有失節之郵賈誼傳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谷永傳封氣悖亂咎徵著郵外戚傳班倢伃賦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敘傳譏苑扞偃正諫舉郵若是過失之義列爵之君子述之郵者則又以為過甚之義文選盧諶贈劉琨詩郵則亢良用之驥騄李善引杜預左傳註郵無極也案此與郵古字通

國語註

國語之言高高下下者二周太子晉諫靈王曰四岳佐禹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謂不墮高不埋卑順其自然之性也申胥諫吳王曰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謂登崇增益高地鑿深以竭民之力也語同而意則異

昔在有虞有崇伯鯀據下文鯀用殛之於羽山當言有唐而曰有虞者以其事載於虞書

至于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爾雅釋天注云魯哀公十六年九月其也當云魯哀公十六年十一月夏之九月

楚辭注

九章惜往日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注謂罪及父母與親屬者非也蓋懷王以不聽屈原而召秦禍今頃

襄王復聽上官大夫之譖而遷之江南一身不足惜其如社稷何史記所云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即原所謂禍殃之有再者也

大招青春受謝注以謝爲去未明按古人讀謝爲序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注豫讀如成周宣榭之榭周禮作序孟子序者射也謂四時之序終則有始而春受之爾

九思思丁文兮聖明哲哀平差兮迷謬愚呂傅舉兮殷周興忌嚭專兮郢吳虛此援古賢不肖君臣各二丁謂商宗武丁擧傅說者也注以丁爲當非

荀子注

荀子榮辱篇虖堊隨纏東鞄而過可注云其義未詳蓋皆謂

取拔劍之貌〔[illegible]言隨趣而退〕今考之舊唐書竇軌傳高祖謂軌曰公之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爲公所斬略盡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芒山之戰周文帝馬中流矢驚逸墜地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罵曰籠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隋時人尚有此語

淮南子注

淮南子詮言訓羿死於桃棓注云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說山訓羿死桃部不給射注云桃部地名按部即棓字一人注書而前後不同若此

史記註

秦始皇紀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五百石以下秩卑

任冷故但遷而不奪爵其六百石以上之不臨者亦遷而不奪爵也史文簡古兼二事爲一條

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其時已秋歲將盡矣今年不驗則不驗矣山鬼豈能知來年之事哉還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謂稱祖乃亡者之辭無與我也皆惡言死之意

始皇崩於沙丘乃又從井陘抵九原〔今大同邊外〕然後從直道以至咸陽回繞三四千里而歸者蓋始皇先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若徑歸咸陽不果行游恐人疑揣故載轀輬而北行但欲以欺天下雖君父之尸臭腐車中而不顧亦殘忍無人心之極矣

項羽紀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言蝱之大者能搏牛而

不能破滎陽鄃郛㓜城小而堅秦不能卒破

鴻門之會沛公但稱羽為將軍而樊噲則稱大王其時羽未王也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其時沛公亦未王也此皆臣下尊奉之辭史家因而書之今在世之下滿氣宛然如見又如黃歇上秦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其時秦亦未帝必以書法裁之此不達古今者矣

有關據楚謂含關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關也

古人謂倍為二孟子[illegible]二大夫秦得百二焉百倍也齊得十二言十倍也

孝文紀天下人民未有嗛志與樂數傳先王以為慊於志同皆厭足之意荀子獨然不慊又曰由俗謂之道盡嗛也又曰饒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又曰不自嗛其行者言濫過戰國策齊桓公夜半不嗛又曰膳啗之嗛於口並是慊字而誤從口大學此之謂自謙亦慊字而誤從言呂氏春秋苟可以傔劍猶辨者吾無辭為也亦慊字而誤從人

三年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曰晉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此當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言晉陽誤也然此註已見卷首中都下

文帝崩后死竇氏亥也諸侯皆同姓罪無歿身之罪可娶索隱解非漢書無此句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與齊冬有食之[illegible]前參異之失

其五十二月望日又食[illegible]作月

氏或脫誤上以相糾結而後相漫漶先其體部已而斯貿於相告啓也故詔令若此者勿聽治註並非

孝武紀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角獸曰元狩[illegible]是建元元光之號皆自後追為之而武帝即位之初亦但稱元年[illegible]之初未有年號也

天官書[illegible]其對國[illegible]之陵如淮書五行志所謂歲在[illegible]其[illegible]左氏傳襄二十八年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杜氏解謂失次於北禍衝在南者也

四始者候之日謂歲始也冬至日也臘明日也立春日也正義專指正月旦非也

星隕如雨乃宋閔公之五年言襄公者史文之誤正義以僖公十五年隕石于宋五註之非也

封禪書[illegible]入海[illegible]如[illegible]古人語也匈奴傳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又云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

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勝日謂五行相克之日也索隱非

天子病鼎湖[illegible]鼎湖宮名漢書揚雄傳[illegible]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是也[illegible]

爲湖縣存今之閿鄉絶遠且無行宮

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按此即謂武帝服虔以爲高祖非

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死於海上非死於泰山下也索隱所引新論之言殊謬

河渠書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顏音崖岸當作岸漢書古今人表屠岸賈作屠顏賈是也師古註謂山領象人之顏額者非其指商山者尤非劉敞已辯之

衛世家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是頃侯以前之稱伯者乃伯子男之伯也索隱以爲方伯之伯雖有詩序旄丘責衛伯之文可據（鄭氏箋曰衛康叔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周禮九命作伯）然非太史公意也且古亦無以方伯之伯而繫謚者（周公召公二伯也其謚則曰文公康公）

楚世家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立爲楚武王乃自立爲一句爲楚武王爲一句者言自立爲王後謚爲武王耳古文簡故連屬言之如齊蔡世家楚公子圍弑其王郟敖而自立爲靈王衛世家鄭世家皆云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自立爲平王司馬穰苴傳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又如韓世家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與此文勢正同劉炫云號爲武武非謚也此說鑿矣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尉佗自立爲南越武帝此後世事爾

西起秦患北絶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此兩國即謂秦齊也索隱以爲韓魏非也

越世家乃發習流二千人流謂士卒中之善泅者別爲一軍索隱乃曰流放之罪人非也庾信哀江南賦彼鋸牙而鉤爪又循江而習流

不者且得罪言欲兵之

趙世家吾有所見子晰也晰者分明之意易大有象傳明辯晳也即此字音折又音制索隱誤以爲鄭子晳之晳

魏世家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安陵氏魏之別封蓋魏王之使過安陵有所不快而毀之於秦也

孔子世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按玉篇彳部𢓜除饑切𢓜徊猶徘徊也然則字本當作𢓜徊省爲低回耳今讀爲高低之低失之楚辭九章抽思低佪夷猶宿北姑今低一作佪

絳侯世家此不足君所乎謂此豈不滿君意乎蓋必條侯辭色之間露其不平之意故帝有此言而條侯免冠謝也

建德代侯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當云元鼎五年坐酎金不善國除衍有罪二字

梁孝王世家乘布車爵微服而行使人不知耳無降服自比喪（讀去聲）人之意

伯夷傳其重若彼謂俗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此謂清士之輕富貴也

管晏傳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
不爲無勇者邪此言晏子之勇於爲義也古人著書引成
語而反其意者多矣左傳僖九年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
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言荀息之能
不玷其言也後人誤論過甚以荀息將殺公立少爲失言
以晏子不討崔杼爲無勇非今氏太史公之指
孫臏傳重射 重射以下金射也索隱解以爲好射非
批亢擣虛索隱曰亢言敵人相亢拒也非也此與劉敬傳
搤其肮之肮同張晏曰肮喉嚨也下文所謂據其街路是也
以敵人所不及備故謂之虛
蘇秦傳前有樓煩軒轅當作軒縣軒縣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
王宮縣諸侯軒縣注謂軒縣名闕其南面

讀書雜志 卷之二十七 廿三

殊而走說文繫傳曰斷絕分析曰殊謂斷支體而未及死
淮南王傳太子即自剄不殊
樗里子傳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此文誤當依索
隱所引戰國策文爲正
甘茂傳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謂歷事惠王武王昭王
孟子荀卿傳始也濫耳濫者亢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洸
洋自恣也索隱引濫觴之義以爲初者非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謂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之意藉此
說以干時非有仲尼孟子守正不阿之節也
孟嘗君傳嬰卒謚爲靖郭君以號爲謚猶之以氏爲姓於

義取時人語也呂不韋傳論爲帝太后與此同王粟廓字
傳論爲嗣籍兮前是依號字用 相如傳云蓋號爲王甚云作稱字誤
平原君傳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當作一作黃
亦非以人無功而不以君獨有功而以也
信陵君傳如姬資之三年謂以貨財求容說佐
從容舉耳謂將親爲寡君衆敵非與欲求有用之士也
蔡澤傳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豈下當
有非字
樂毅傳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謂一室之中有不和之
言乃不作相規勸而告之鄰里非必爭惡之辭矣正義謂必
告者非

讀書雜志 卷之二十七 二四

魯仲連傳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謂二
國飲小生死之禮不備索隱謂君弱臣强者非
楚攻齊之南陽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
陽
賈生傳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應劭曰斡音筦斡轉也斡
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斡音烏活反斡轉也義同而
音異今說文云斡蠡柄也从斗倝聲楊雄杜林說皆以爲
軺車輪斡烏括切按此字古案切說文既云倝聲則不得
爲烏括切矣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並音管賈誼
服鳥賦云斡流而遷張衡思玄賦云人但斡其不息而轉也
也音筦元難楚此鳥與音亦如爲管故知斡管二音

不殊近代流俗音鳥括切非也漢書食貨志浮食奇民欲
擅斡山海之貨師古曰斡謂主領也讀與管同
張敖傳要之置驛也如此相國世家取郝者過田儋傳
至尸鄉廄置之置漢書馮奉世傳繙姚置亭
淮陰侯傳容容無所倚容容師顧顧字
盧綰傳匈奴以為東胡盧王封之為東胡王也以其姓盧
故曰東胡盧王
田榮傳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正
義以為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城陽郡治莒史記呂后紀
言齊王乃上城陽之郡名文紀言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
為城陽王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濰水上齊王廣亡
日知錄　卷之二十七　二五
去從莒追北至城陽皆此地按戰國策貂勃對襄王曰昔
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敝卒
七千禽騎劫反千里之齊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
止然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之山中王乃得反
子臨百姓則古齊時已名城陽矣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以橫兄弟之賢而不能存齊
陸賈傳尉佗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於跪也
數見不鮮意必秦時人語猶今人所謂常來之客不殺雞
也賈乃引此以為父之於子亦不欲久恩當時之俗可
知矣
袁盎傳調為隴西都尉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作更易之
忽猶尋盡之更張乃謝也如淳訓為選未盡
扁鵲傳醫之所病病道少言醫之所患患用其道者少師
下文六者是也
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按徐廣註高后八
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脫十字
孝文本紀十三年除肉刑
武安傳與長孺共一老禿翁謂對我皆垂暮之年無所顧
借當斷言以決此事也索隱以為共治一老禿翁者非
匈奴傳匈奴犯邊而衛霍之功故序匈奴於衛將軍驃騎傳
之前
南越尉佗傳發兵守要害處按漢書西南夷傳註師古曰
日知錄　卷之二十七　二十六
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此解未盡要害謂攻守必
爭之地我可以害彼彼可以害我謂之害人身亦有要害
素問岐伯對黃帝曰脈有要害後漢書來歙傳中臣要害
司馬相如傳其為禍也不亦難矣衍亦字
汲黯傳愚民安知為一何
鄭當時傳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謂奏事有涉項王者
皆斥其名曰項籍也
酷吏傳尸亡去歸葬言其家人竊載尸而逃也謂尸能自
飛去怪矣
游俠傳延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
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延陵謂季札以其稱身上賢與

名卿抑結解千金之劍而繫冢樹有俠士之風也

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又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者知取知予。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是以取之雖少。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得。乃有其五也。註非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說文街四通道也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爲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

其推埋去就與時俯仰推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

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徐廣註以爲痟者非

漢書註

漢書敘例顏師古撰其所列姓氏鄧展文穎下並云魏建安中建安乃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不得遂名以魏

高帝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註引一說云麻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此說爲是蓋羽入咸陽而諸侯自罷軍戲下爾他處固有以戲爲麾者但云罷麾下似不成文

不因其幾而遂取之訓幾爲危未當幾作機字如背若虜機張之機

選補相國府署行義年罰書其平日爲人之實迹如昭帝紀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宣帝紀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是也劉攽改義爲儀謂若今關狀非

武帝紀元封元年詔用事八神謂東巡海上祠八神也即封禪書所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之屬文穎以爲祭太一開八通之鬼道者非

大漢元年秋閉城門大搜與二年及征和元年之大搜同皆搜索姦人也非閱役者也

昭帝紀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漢時田租本是叔粟今所以郡收徵之所發者皆令以叔粟當之其衡行於三輔太常郡者不獨穀賤傷農亦以減漕三百萬石慮儲偫之乏也

元帝紀永光元年秋罷如淳曰當言罷某官某事爛脫失之是也左傳成二年夏有亦是脫文杜氏解曰失新築戰事

建昭三年戊己校尉師古曰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各有正位而戊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也百官公卿表註亦載二說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戊己焉按此融所成敍戊校尉塞部前後有屯田甲乙相伍戊己爲堅則不獨西域雖不時校獄亦有部伍也又如其中乙八各皆布而西域郡似置此

戊巳一官（王莽傳有戊巳校尉前戊巳燿金都尉其職名或有或無車師後戊巳）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烏孫傳漢徙巳校屯姑墨而後漢書耿恭傳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巳校尉屯前王柳中城故師古以爲無常治

哀帝紀非赦令也皆蠲除之猶成帝紀言其史也遷二等同一文法恭赦令不可復反故但此一事不蠲除也

王子侯表瓡節侯息城陽頃王子師古曰瓡即瓠字也又音孤地理志北海郡下瓡侯國師古曰瓡即執字二音不同而功臣表瓡讘侯杆者師古曰瓡狐同河東郡下作狐讘又未知即此一字否也

百官表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按長水非胡名也郊祀志霸產豐澇涇渭長水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史記索隱曰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云營近長水因名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溪水是也

元鳳四年蒲侯蘇昌爲太常十一年坐籍霍山書泄祕書免師古曰以祕書借霍山非也蓋籍没霍山之書中有祕記當密奏之而輙以示人故以宣泄罪之耳山本傳言山坐寫祕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若山之祕書從昌借之昌之罪將不止免官而元康四年昌復爲太常常責昌而厚繩山非法之平也且如劉歆當云坐借祕書免足矣何用文之重辭之複乎

建昭三年七月戊辰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一姓繁師古曰繁音蒲元反陳湯傳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蒲胡反蕭望之傳師古音婆谷永傳師古音蒲河反蒲元則音盤蒲胡則音蒲蒲河則音婆三音互見並未歸一然繁字似有婆音左傳定四年殷民七族繁氏繁音步何反儀禮鄉射禮註今文皮樹爲繁豎皮古者婆史記張丞相世家丞相司直繁君索隱曰繁音婆文選繁休伯呂向音步何反則繁之音婆相傳久矣（廣韻入戈部中有繁字註曰音皤又蒲波切姓也）（此字或作繁見篇韻）字亦音步波步丹二切

律曆志言丁侯謀比三年下謂謀居下也下文言竟以下吏乃是下獄師古註非

食貨志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嶽瀆列國之名書者六書計者九數贊說未盡

國亡捐瘠者瘠古胔字謂死而不葬者也晏嬰傳徒見羸胔老弱史記作瘠後漢書彭城靖王恭傳毀胔過禮大戴禮龐醜以胔皆是瘠字則此瘠乃胔字之誤當從孟康之說（胔林音漬是）

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甚壽地乃久不耕之地地力有餘其收必多所謂代田之法也

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猶言無節皆多也

布貨十品師古曰布即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

按本文錢布自是二品而下文復轍改作貨布之誤安得
謂布即錢乎莽傳曰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
十五今貨布見存上狹下廣而岐其下中有一孔師古嘗
目或未之見也

郊祀志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或歲不
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
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鳴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
改曰野雞五行志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
止聞平襄野雞皆鳴師古曰雉也稱謂野雞者野中之雞耶誤
拘於前說云諱雉之字曰野雞大謬但曰常諱故曰開史
記高后紀云開於必其俗為怪與敬乎又此文本史記

日知錄　卷之二十七　三十

封禪書其上文云有雉登鼎耳雊其下文云公孫卿言見
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又云縱遠方奇獸
飛禽及白雉諸物此二條漢書同並無所諱而漢書地理志南陽
郡有雉縣江夏郡有下雉縣五行志王音等上言雉者聽
察先聞雷聲則漢時未嘗諱雉也

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
木此說恐非古文偶寓通用偶亦木寓木偶也史記孝武
紀作木偶馬而韓延壽傳曰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
市道古人用以事神及送死皆木偶人木偶馬孔叢子
云亂台馬子貢上綱車今人代以紙人紙馬又史記殷本紀帝武乙
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索隱曰偶音寓謂

偶人象邦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可以證寓之為偶矣

五行志與正變對有四郡五十餘城四當作三古四字積
畫以成與三易混猶左傳陳蔡不羹三國之為四國也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其後鄭獲魯隱按狐壤之
戰事在其前乃隱公為太子時此猶所謂論班史因之不
必而為之辭

宣元志內史稍田租挈重予偏也說文有挈字注云角一
俯一仰意同

楚元王傳孫卿師古曰荀況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按漢人
不避嫌名荀之為孫如孟卯之為芒卯司徒之為申徒語
音之轉也

日知錄　卷之二十七　三十二

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
持故終不遷衍一不字當云輒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
史所持持者挾制之義而非挾助之辭也

季布傳難近謂令人畏而遠之師古以近為近天子為大
臣非也

樊噲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中酒謂酣半也呂氏春秋謂
之中飲（晉靈公欲殺趙盾飲酒於盾盾曰酒中……楚王觴飲中飲再拜而請）凡事之
半曰中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中置謂饋之半也（上云饋之至下云始）
史記河渠書中作而覺謂工之半也呂氏春秋中關
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中酒猶今人言半酣師古
解以不醉不醒故謂之中失之矣

節後不同

淮南厲王傳命從者刑之史記作剄之當從剄音相近而
誤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剄也
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按史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
爲之說

萬石君傳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者反言之也言貴而驕
人當如此乎

賈誼傳上數爽其憂謂秦之所憂者在孤立而漢之所憂
者在諸侯漢初之所憂者在異姓而今之所憂者在同姓
張敖不反故孫一對高爲一句古人文字之密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必古有是語所謂君薨而世

子生者也季桓子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
告而立之遺腹之爲嗣自人君以至於大夫一也

鄒陽傳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史記作子罕文穎曰子冉
子罕也按子罕是魯襄公時人墨翟在孔子之後子冉當
別是一人

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
本義下輒加恬字非也按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爲
先言於秦王非蒙恬蒙亦非名傳文脫一嘉字

趙王彭祖傳椎埋即掘冢也新郵者謂之埋師古曰椎殺
人而埋之恐非

李廣傳彌節白檀彌與弭同司馬相如傳於是楚王乃弭
節徘徊註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節也

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言當使陵出塞之後
乃詔博德迎之

蘇武傳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今人送物
與人而託其名於妻者往往有之其謂之賜者陵在匈奴
已立爲王故也云惡自賜武恥於自居其名耳師古註
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者非

司馬相如傳子虛之賦乃游梁時作當是侍梁王田獵之
事而爲言耳後更爲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則非當日之
本文矣若但如今所載子虛之言不成一篇結構

張安世傳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謂賀無見存之子而以

安世小男爲子其蚤死之子別有一子乃下文所謂孤孫
霸非無子也

杜周傳吏所增加十有餘萬謂辭外株連之人

張騫傳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古人上衣下裳舉裳者執要
舉衣者執領

廣陵王胥傳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言孝武帝降憑其身
而言

千里馬今駐待路言神魂飛揚將乘此馬而遠適千里之
外張晏註以爲驛馬非

嚴助傳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即下文所云
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者也淮南王上書之時不

知其名故謂之甲舍云某甲耳師古曰甲者謂越王弟之
名非
朱買臣傳買臣入舍中郎舍稱郎中也郎如今京師之舍
館
東方朔傳以劍割肉而去之裴松之註魏志云古人謂藏
爲去蘇武傳掘野鼠去屮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
楊惲傳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者以書中有君父送終之語
衛綰傳諸侯奪宗如帝孽立不善所而走自磨侯升爲天
子是也
衛綰傳發成帝不逮皇后所闕謂編引呂霍上官之事以
形切正氏師古註謂封孔子後非

日知錄　卷之二十七　三十五

霍光傳張敞等言霍氏皆讎有功皆對曰讎等也非也此
如詩無言不讎之讎詩雅之讎左傳僖五年無喪而戚憂
必讎焉註讎猶對也律曆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
也鄭德曰相應爲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伍被傳讎
忠不終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
讎
趙充國傳徵將軍誰不樂此者言嘗將軍苟安貪便人
人皆欲爲之師古註以徵字屬上句讀非
淮南王傳衛青在伍被謂伍被言大將軍數將習
兵未易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爲淮南所惜
于定國傳爲方之事大錄于杜叔个所傳王嬙吐罪典納

于大麓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然西京時已有
此解故詔書用之章帝即位以太傅趙憙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
于定國傳數家鰥哲徐毛詩禮記凡鰥寡之鰥皆作矜此
亦矜之誤哲則哲之誤也師古以傳中有哀鰥寡語遂以
釋此文而以哲爲明哲之哲
谷永傳勿爲俗吏所拘持作尉常師古曰多設器備恐
被髮相從而行名尊其年也古人衆群居必已作有器若勝俗
人之意也於家下攘祭作尉師是勤苦家也昔以朝代
遜世一以作終之所以不欲用
韋賢傳歲月其徂年其逮耉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孟自言
年老故昔之君子而今名于後欲王信老成之言而用之

日知錄　卷之二十七　三十六

也在鄒詩曰既耉且陋則此爲孟之自述可知
下從者與載送之下如爰盎傳下趙談之下與之共載復
送至其家也
尹翁歸傳高至於死高謂罪名之上者猶言上刑
王尊傳毀廢其工之大惡謂御史大夫劾奏尊以靖言庸
違象共滔天
酷吏傳鄭名賊梁子政名賊爵言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
也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强也非
宣元六王傳教貪人敗類大雅桑柔之詩師古註誤以爲
賜
張禹傳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此以禹爲親之豈以禹爲

敬之故各自得
翟方進傳萬歲之期近慎朝暮謂宮車晏駕故下文即言
禳以爲可移於相也
楊雄傳不知伯僑周何別也師古不知是何王之別子
冠倫魁能能守當爲上句言爲能守之首
史書之文中有衍字。要當分讀。以求其是。不必曲爲之說。
如此傳前閣籍中欲談者死者而問於其次北之說東方
朔割名於細君爲炎之說有文選而遂而必欲訓之爲
因爲名此小顏之癖也顏氏家訓云穀梁傳孟勞者魯之
寶刀也（僖元年）有姜仲岳讀刀爲力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
多力之人爲國所寶與吾苦諍清河郡守邢峙當世碩儒
助吾證之赧然而服此傳割名之解得無類之

儒林傳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謂不
必皆有行誼而多顯官
貨殖傳爲平陵石氏持錢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如氏苴
氏皆平陵富人而石皆亦放之
游俠傳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也非也按
王尊傳長安宿豪大猾箭張禁酒趙放晉灼曰此二人作
箭作酒之家今此上文有箭張回酒張禁也君都亦即放
也名偶異耳
佞幸傳厥維噬膚之恩未忍是取易睽六五厥宗噬膚言
貴戚之卿恩未忍絕

匈奴傳孤僨之君僨如左傳張脈僨興之僨穀公傳所謂
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
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
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非也按昭
匈奴謂中國人爲秦人猶今言漢人耳西域傳匈奴縛馬
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爲
秦人習故言也是矣其言與秦人守者匈奴以轉徙爲業
不習守禦凡穿井築城之事非秦人不能爲也大宛傳聞
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亦謂中國人（後漢書鄧訓傳發湟中秦胡羌兵[illegible]）
去胡來王唐兜師古曰爲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爲王號

非也西域傳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
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其時尚未更名當曰臣
囊知牙斯作史者從其後更名稱之耳
故印曰璽乃云因上書求故印者未更鑄如故印之式去
新字而言璽
南粵傳服爲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非也
春秋左氏桓公二年傳曰卿置側室杜解側室衆子也文
公十二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
西域傳康居國王東羈事匈奴言不純臣作羈縻事之與
烏孫羈屬意同當用彼註刪此註
宜給見不可之辭作可不之

外戚傳常與死爲伍言瀕於死
其條刺史大長秋來白之 與當作使
丞知是何等兒也言藏之以辨是男非女師古註非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謂何道令太后聞之
縱沒至迺配食於左座罰合葬渭陵配食元帝
王莽傳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益先幾而去
自稱廢漢大將軍者曰稱漢大將軍也下文云古漢將軍
以此意白莽言廢漢古漢耳
會省戶下省戶即禁門也蔡邕獨斷曰禁中者門戶有禁
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馬陽平侯
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

右奧刻木校尉刻克同取金兌木

敘傳劉氏承堯之後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左氏昭公二十
九年傳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以
事孔甲師古引士會奔秦其處者爲劉氏則又其苗裔也
彫落洪支謂也山東平之獄服虔以爲廢還王氏非

後漢書註

光武紀今此誰賊而驅爲擊之乎註誰謂未有主也非言
此何等賊不足煩玉上親擊也
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言比略賣人口律罪之也其
法也質帝紀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註儒生爲詩者謂
之詩家爲禮者謂之禮家非也謂如詩有齊魯韓毛通齊
詩者即以爲齊詩教授通魯詩者即以爲魯詩教授韓
及五經皆然乃所謂家法耳魯丕傳言法異者各令自說
師法徐防傳言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循今本
俗誤作家法是也先雄傳詩儒分一家之學者讀此得之矣
安帝紀永初元年九月癸酉調揚州五郡租米贍給東郡
濟陰陳留梁國下邳山陽註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
豫章也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按順帝紀永建
四年分會稽爲吳郡安帝時未有吳郡此五郡無可疑者
註非
馮異遺李軼書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
遠不踰近季文軼字豈能居一隅哉言季文於更始爲親近之

臣當在朝秉政豈得居此一隅註失其指反以爲疏遠非
景丹傳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我聊應言然謂
邯鄲將帥存此言我亦聊以此言應之不能必二郡之果
來也本文自明註乃謂王郎欲發之謬矣
鮑永傳太守趙興欲日我受漢茅土不能立節而鮑永死
之豈可害其子也承字誤當作繼賞
楊厚傳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陰臣謂婦人下文宋阿母
是也註陰私也非
郎顗傳思過念咎務消祇悔註祇大也非也按易復初九
无祇悔九家本作多古人多祇二字通用詩祇見其不知量也正義曰古人多祇同音何人斯傳祇適也[illegible]

朱浮傳自損盛時損當作指
賈逵傳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祇少賓少賓司馬均注云祇詛也爭
曲直者輒言敢祇少賓乎非也言敢于少賓之前發誓乎
事之如神明也古人文簡爾
鍾離意傳光武得奏以見霸見當作視古示字作眎誤
以意奏示霸也
張禹傳祖父況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按前漢志常
山郡之縣十八其十二曰關後漢志無此縣世祖所省也
其地當即今之故關建武十五年從鴈門代郡上谷三郡
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來歷傳今陛下爲臣收丙天下收丙衛左氏傳所謂
國君含垢
李雲傳當有黃精代見注黃精謂魏氏將興也按雲本不
知是魏故下言陳項虞田許氏爾黃之代亦自是五運之
序王莽亦自以爲祖黃帝也
曹騰傳潁川堂谿趙典等按蔡邕傳作五官中郎將堂谿
典註堂谿姓也此文衍一趙字趙典本傳是成都人非潁川[illegible]
[illegible]傳云中常侍趙典名見而乃是後漢有兩趙典

文選註

阮嗣宗詠懷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註趙漢
成帝后趙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按成帝時自有趙李
陳書谷永傳言趙李從微賤專寵外戚便仰便仔近行者

[illegible]之山傳中者非御[illegible]李姓妤也又[illegible]他書者言見姓李[illegible]使之偏非仍服也

李平平得幸亦爲倢伃叙傳班倢伃供養東宮進侍者李
平爲倢伃而趙飛燕爲皇后自大將軍王鳳薨後富平定陵
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
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
史傳明白如此而以爲武帝之李夫人何哉

陶淵明詩註

西溪叢語載陶淵明詩云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漢書燕
王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說
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求事幸謁者張卿
諷高后立澤爲琅邪王荀灼曰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
非也此詩上文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下文云生有
高世名既沒傳無窮其爲田疇可知矣三國志田疇字子
泰右北平無終人也泰一作春若田生游說取金之人何
足有高世之名而爲靖節之所慕乎
逕謂介然分終死歸田里是用方望辭隗囂書雖懷介然
之節欲潔去就之分
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多謝者非一言之所能盡今人
亦有此語漢書趙廣漢爲京兆尹常記召湖都亭長西至
界上界上亭長戲曰爲我多問趙君註多問者言殷勤若
今人千萬問訊也

李太白詩註

李太白飛龍引雲愁海思令人嗟是用梁豫章王綜聽鐘

鳴髇雲悲海思徒掩抑口無人稱太白入月敵可摧是時北齊書宋景業傳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二語前人未註

太白詩有古朗月行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王伯厚引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是則然矣而又云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又曰海動山傾古月摧此所謂古月則胡字不得曲爲之解也然太白用此亦有所本晉書苻堅載記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此其本也或曰析字之體此當著之讖文豈可以入詩乎藥術今何在山上復有山古詩固有之矣晉書郭璞傳有姓崇者構璞於敦南史臣論曰竟斃山宗之謀

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昔人譏其以飛將軍翦截爲飛

將者然古人自有此語後漢書班勇傳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後魏唐永正光中爲北地太守數與賊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是以將軍爲將

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單于是地名通典麟德元年改雲中都護府爲單于大都護府領縣一曰金河有長城有金河李陵臺王昭君墓舊唐書突厥傳車鼻既破之後突厥盡爲封疆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單于都護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新書言磧以北蕃州悉隸瀚海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居也頡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爲之長衆稍盛仰建言願以諸王爲可汗遥統之帝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中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宗府然爲單于都護裴行儉傳突厥阿史德溫傅反單于管內二十四州並叛應之范希朝傳單于城中舊少樹希朝于他處市栽命軍人種之俄遂成林居人賴之奏請六胡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則天不許則絕之使北收單于兵馬倉廩通鑑註引宋白曰唐振武軍舊單于都護府即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唐平突厥於此置雲中都督府後改單于府新唐書地理志曰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徐九皋詩題曰送部四鎮人往單于崔顥詩題曰送單于裴都護赴西河岑參輪臺即事詩輪臺風物異地是古單于是也輪臺在西域與單于都護府無涉也參詩似指單于之舊言

杜子美詩註

舒臨邑舍弟詩徐關深水府注舍弟頻起濟州詩徐關東海西徐關在齊境今不可考左傳成公二年齊師敗于鞌齊侯自徐關入十七年齊侯與國佐盟于徐關而復之

行次昭陵詩風塵虎狼都註引燕泰傳秦虎狼之國甚爲無理此乃用秦本紀贊據狼狐蹈參伐參爲白虎秦之分野也

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謂武韋之禍指麾安率土盪滌撫洪鑪謂玄宗再造唐室也本於太宗之遺德在人故詩中及之錢氏謂此詩天寶亂後作而改鐵馬爲石馬以合李義山詠昭陵石馬之說非矣其朝享太廟賦曰弓劍皆鳴汗鑄金之風馬此亦未亂以前又將何說必亦記存此

事而今失之爾今朋傲大馬見從此日稱不爲氣上其如凸起非金石也乾陽石燧亦然

奉贈韋左丞丈詩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顏氏家訓古

來名士多所愛好惟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勲貴處之下坐

以取殘杯冷炙之辱

高都護驄馬行安西都護胡青驄魏書吐谷渾傳吐谷渾

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

驄者是也

送蔡希魯還隴右詩涼州白麥枯杜氏通典涼州貢白小

麥十石

天育驃騎歌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閱清峻遂令大

奴守天育別養驥子憐神駿按史言玄宗初即位牧馬有

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

順副之開元十三年玄宗東封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

是上嘉毛仲之功加開封儀同三司是景順特毛仲之副

爾今斥毛仲爲大奴而歸其功於景順殆以詩人之筆而

逃黜陟之權乎

哀王孫詩但道困苦乞爲奴南史齊明帝爲宣城王遣典

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

叩頭乞爲奴不許而死

朔方健兒好身手顏氏家訓頃世離亂衣冠之士雖無身

手或聚徒衆

大雲寺贊公房詩狺狺國多狗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夫國

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

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

也戰國策江乙以狗喻昭奚恤

晚行口號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劉辰翁評曰人知江

令自陳入隋不知其自梁時已達官矣自梁入陳自陳入

隋歸尚黑頭其人物心事可知若一梁字而不勝其愧矣

詩之妙如此豈待罵哉按陳書江總傳侯景寇京都詔以

總權兼太常卿守臺城臺城陷總避難崎嶇至會稽郡復往廣州

依蕭勃及元帝平侯景徵總爲明威將軍始興內史會江

陵陷不行總因此流寓嶺南積歲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

徵還朝以本傳總之年計之梁太清三年己巳臺城陷總

年三十一自此流離於外十四五年至陳天嘉四年癸未

還朝總年四十五即所謂還家尚黑頭也總集有詒孔中

丞奐詩曰我行五嶺表辭鄉二十年子美遭亂崎嶇略與

總同而自傷其年已老故發此歎劉何罵人哉傳又云

京城陷入隋爲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時年七十

六去禎明三年己酉陳亡之歲又已五年頭安得黑乎其

臺城陷而避亂本在梁時自不得蒙以陳氏何罵之有且

子美詩有云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有云官亭夕坐淨

江令錦袍鮮有云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興長亦已亟稱之

矣李義山贈杜牧之詩云前身應是梁江總此又仍亦後說

北征詩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漢書劉向傳引詩密勿

從事師古曰紛紛猶𪈁𪈁
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不言周不言妹喜此古人互文之妙自八股學興無人解此文法矣
晚出左掖詩騎馬欲雞棲蓋欲效古人飯車羸馬之意後漢書陳蕃傳朱震字伯厚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贓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語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雞棲言車小也余聞之張錦衣紀云 [illegible]
乘者初謁上黨杏園度亦難出門在井陘之東今 [illegible] 杏園度在衛州汲縣臨河而守以遏賊使不得度皆唐人控制河北之要地也舊唐書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史思明遣薛岌圍令狐彰于杏園李忠臣爲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今河南徙而故迹不可尋矣唐崔峒送馮將軍詩想到滑臺桑葉落黃河東注杏園秋
秦州雜詩西戎外甥國注引吐蕃表稱外甥爲證按冊府元龜載吐蕃書皆自稱外甥稱中國爲皇帝舅開元二十一年從公主言樹碑於赤嶺其碑文曰維大唐開元二十一年歲次壬申舅甥修其舊好同爲一家則盟書之文固之語已載之矣
胡舞白題斜按南史裴子野爲著作舍人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白題將一人服虔註云白題胡名也然則白題乃是國名梁武帝普通三年白題國遣使獻方物冊府元龜白題國亦作白題國來而此詩以爲白額矣亦同家所謂借用者乎
黃門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醪南史庾杲之傳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名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雒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
送鄭虔貶台州司戶詩酒後常稱老畫師舊唐書閻立本傳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召立本令寫焉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 [illegible]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詩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是用史記賈誼至長沙弔屈原事漢書藝文志嚴助賦三十五篇

古人經史皆是寫本久客四方未必能攜一時用事之誤自所不免後人不必曲爲之諱子美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詩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本用濟南伏生事伏生名勝非虔後漢有服虔非伏也示獠奴阿段詩曾驚陶侃胡奴異蓋謂士行有胡奴可比阿段胡奴侃子範小字非奴也 [illegible]
佐還山後寄詩分張素有則後魏高允徵士頌在者數子仍復分張北史儒林傳邢臧言老母在彼兄弟分張後周庾信傷心賦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

蜀相詩三顧頻繁天下計入衡州詩頻繁命屢及蜀志曾
晫傳以奉使稱旨頻繁至晉書刑法志詔旨使問頻繁
山濤傳手詔頻繁文選庾亮讓中書令表頻繁省闥出納
六年潘尼贈張正治詩張生英幽華頻繁登二宮陸實夏
府君誄頻繁帷幄答兄平原詩錫命頻繁唯晉書山濤傳作煩蓋後人誤書
題郭明府茅屋詩頻爲適小國左傳僖公七年楚文王戒
申侯無適小國
寄韓諫議詩色難腥腐餐楓香漢書彼孝傳太子諧辭而
色難之
送李卿詩上四句屬李卿下四句乃公自述晉山濤自乘

是用介之推入綿上山中事
傷春詩大角纏兵氣後漢書董卓傳贊矢延王輅兵纏魏
象
銅陳出南遙水經注紫微有銅陳之稱王闕公兵陳
晉書把大衣南齊書輿服志袞衣漢世出陳留襄邑所織
宋末用繡及織成齊建武中乃彩畫爲之加飾金銀薄世
亦謂天衣梁庾肩吾和皇太子重雲殿受戒詩天衣初拂
石火欲然綵唐姚元景光宅寺造佛像讚天服承歎飛
諸十二十四侍御詩女長裁彩縷男大卷書勾南齊書張
敬兒叙征北將軍本昔田世業滿嘗民生多待樣粟

裴修女贊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乞仕
不欲代耕何至此事
八哀詩長安米萬錢漢書高帝紀關中大饑米斛萬錢食
貨志米至石萬錢
解悶詩何人爲覓鄭瓜州公自註今鄭秘監審劉辰翁曰
因金陵有瓜州號鄭瓜州謬甚按瓜洲唐時屬潤州非金
陵別有考在第二十一卷且其字作洲非州也本文並無金陵郎令
融臨流爲金陵遂可以二百里外江中之一洲爲此君之
名號乎唐書地理志瓜州晉昌郡下都督府武德五年析
沙州之常樂置屬隴右道蕭嵩傳開元十五年吐蕃陷瓜
州執刺史田元獻以嵩爲兵部尚書河西節度使嵩奏以

命張守珪爲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復業張
守珪傳以戰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以瓜州爲都督府以
守珪爲都督岑參爲宇文判官詩君從萬里使聞已到瓜
州並必鄭審嘗官此州故以是稱之今不可考矣
夔府書懷詩蒼生可察眉列子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
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
器渾脫舊唐書郭山惲傳中宗引近臣宴集將作大匠宗
晉卿舞渾脫胡三省註通鑑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
氊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爲舞中宗神龍二
年三月并州清源縣尉呂元泰上疏言比見都邑坊市相

平爲渾脫駿馬口胹各爲稱奚遮非邪樂也

遣懷詩元和辭大鑪楊雄解嘲酌治大鑪

秋興詩直北關山金鼓震史記封禪書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

波漂菰米沈雲黑粱庾信吾奉和皇太子納涼梧下應令詩黑米生菰葉青花出稻苗

久居夔府將適江陵四十韻擺闔盤渦沸鬼谷子有捭闔篇捭擺古今字通

哭李尚書詩奉使失張騫傳唐書鄭王璥傳捭孫之芳幼有令譽頗善五言詩宗室推之開元末爲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祿山反自役歸西京授

右司郎中歷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元年遣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境上二年而歸除禮部尚書改太子賓客

秋色渦春草王孫若箇邊五臣註文選招隱士曰屈原與楚同姓故云王孫

宴王使君宅詩稍欲卜夜開開字當從門甫父名閑自不須諱此開字說文閑隙也閒暇之閒本從隙生義祇是一字至日遣興詩朱衣只在殿中閒音與字同

韓文公詩註

韓文公游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詩偏耳酸腸難濯澣是用詩柏舟如匪澣衣秋懷詩感慨抱志節是用楚士衛歎

賦飾猶虛而務立註皆不及

通鑑註

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賦於民而食者取之於民也人一鷄子者每人令出二鷄子也胡氏未註

幾能令臧三耳注云幾令人以爲實有三耳

漢武帝太初三年膠東太守延廣爲御史大夫註延廣史逸其姓按延篤姓也二十九卷內鄭人延岑註延姓岑名四十五卷有京兆尹南陽延篤

諸葛亮出師表云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所謂敗軍乃當陽長坂之敗其云奉命則求救於江東也註乃云事見上卷文帝黃初

四年非

虞翻作表示呂岱爲愛憎所白謗毀註曰譏佞之人有愛有憎而無公是非故謂之愛憎愚謂愛憎憎也言憎而並及愛古人之辭寬緩不迫故也又如得失失也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利害害也史記吳王濞傳擅兵而別多佗利害緩急急也史記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游俠傳緩急人之所時有也成敗敗也後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同異異也吳志孫皓傳註蕩異同如反掌晉書王彬傳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異同贏縮縮也吳志諸葛恪傳一朝贏縮人情萬端禍福福也晉歐陽建臨終詩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皆此類

庾亮出奔左右射賊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註曰言射不能殺賊而反射殺柂工自恨之辭也非也亮意謂若此善射之手使著賊身亦必應弦而倒所以解眾之惑也

宋明帝泰始二年沈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暠帝遣輔國將軍劉懷珍浮海救之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于洋水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註云洋水即巨洋水按不其城在今即墨縣西南而巨洋水乃今之巨蔑河在臨朐益都壽光三縣之境與黔陬不其相去三四百里安能以百騎而襲取之乎水經注云拒艾水出黔陬縣西南拒艾山又謂之洋

洋水膠州志曰洋河在州南三十里發源鐵橛山東流入于海此即懷珍所屯軍處耳

梁武帝大通二年魏尒朱榮欲討山東羣盜請勒蠕蠕主阿那瓌發兵東趨下口以躡其背註云下口蓋指飛狐口非也此即居庸下口一百八十六卷註曰幽州軍都縣西北有居庸關濕餘水出上谷沮陽縣之東南流出關謂之下口

周主從容問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註由此言也下云則言軌捋須事亦是譯害之也故帆見殺而孝伯亦賜死註以宇文孝伯爲下譯而云孝伯何爲出此言誤矣

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註云將倂之定揚州非也楊者隋煬下條云劉武周爲定楊天子郭子和爲平楊天子猶言定隋平隋爾楊字从木

武后永昌元年二月丁酉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后文水陵曰章德陵咸陽陵曰明義陵註云武氏之先葬文水士彠及其妻葬咸陽非也后父士彠葬文水母楊氏葬咸陽後章德改名昊陵明義改名順陵其碑文云然

劉肅大唐新語中宗宴興慶池侍宴者遞唱迴波詞給事中李景伯歌曰迴波詞持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首二句三言下三句六言蓋迴波詞

體也今通鑑作迴波爾時酒巵恐傳寫之誤

唐穆宗長慶元年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平薊嬀檀爲一道瀛莫爲一道註云營州治柳城道里絕遠劉總奏以爲一道必有說按唐書地理志營州柳城郡爲城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曆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意者中唐之世復僑治於幽薊之間而史家自天寶亂後於東北邊事略而不詳故今無所考耳

李茂貞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爲宮殿妻稱皇后註曰自爲岐王而妻稱皇后妻之貴踰於其夫矣竊謂此事理之必不然皇后乃王后之誤

後漢高祖紀吳越內牙指揮使諸温註漢書地理志琅邪

諸稽猶朱邑耶

郡有諸縣蓋以邑爲氏也非按越有大夫諸稽郢

周太祖廣順元年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今兄者太祖自謂也事已至此謂爲衆所推而即帝位也觀下文稱之爲弟語意朴野可知註以漢祖爲彥超之兄改作令兄者非

日知錄卷之二十七

[illegible]

日知錄卷之二十八

拜稽首

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則爲長跪首至手則爲拜手手至地則爲拜首至地則爲稽首此禮之等也君父之尊必用稽首拜而後稽首此禮之漸也必以稽首終此禮之成也今大明會典曰後一拜叩頭成禮此古之遺意也

古人以稽首爲敬之至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註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禮記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秦伯享晉公子重耳公賦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襄公三年盟于長樗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

懼矣二十四年鄭伯如晉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哀公十七年盟于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國語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上也替贄無鎮誣王無民可以見稽首之爲重也自敵者皆從頓首李陵報蘇武書稱頓首

陳氏禮書曰稽首者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禮也然君於臣亦有稽首書稱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周公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有稽首儀禮公勞賓賓再拜

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蓋君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則君稽首於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於非其君者尊主人也春秋之時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禮書以稽首爲首頓於手而已）

荀子言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似未然古惟喪禮始用稽顙蓋以頭觸地其與稽首乃不容無容之別

稽首頓首

今表文皆云稽首頓首蔡邕獨斷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

百拜

百拜字出樂記古人之拜如今之鞠躬故通計一席之間賓主交拜近至於百註云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是也（徐伯魯曰按鄉飲酒禮無百拜此特甚言之耳）若平禮止是一拜再拜卽人臣於君亦止再拜孟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禮至末世而繁自唐以下卽有四拜大明會典四拜者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其父母亦行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是四拜雖於父母得行之今人習狀動稱百拜何也

古人未有四拜之禮唐李涪刊誤曰夫郊天祭地止於再拜其禮至重尚不可加今代婦謁姑章其拜必四詳其所自初則再拜次則跪獻衣服文史承其筐篚則跪而受之當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耳

戰國策蘇秦路過洛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此四拜之始蓋因謝罪而加拜非禮之常也（貴[illegible]拜謁太上亦是加拜）

今人上父母書用百拜亦爲無理若以古人之拜乎則古人必稽首然後爲敬而百拜僅賓主一日之禮非所施於父母若以今人之拜乎則天子止於五拜而又安得百也此二者過猶不及明知其不然而書之此以僞事其親也

洪武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皆非實禮其定爲儀式令人遵守於是禮部定儀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則曰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則曰書付某人

九頓首三拜

九頓首出春秋傳然申包胥亦是三頓首未嘗九也杜註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每頓首必三此亡國之餘情至迫切而變其平日之禮者也七日夜哭於鄰國之庭古人有此禮乎七日哭也九頓首也皆亡國之禮也不可通用也

韓之戰秦獲晉侯晉大夫三拜稽首古但有再拜稽首無三拜也申包胥之九頓首晉大夫之三拜也

楚語湫舉遇蔡聲子降三拜納其乘馬亦亡人之禮也

周書宣帝紀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後代變而彌增

則有四拜不知天元自擬上帝凡冕服之數十二者皆將爲二十四而留極人亦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然未有四拜

東向坐

古人之坐以東向爲尊故宗廟之祭太祖之位東向即交際之禮亦賓東向而主人西向〔漢書註如淳曰君臣位南北面賓主位東西面〕新序楚昭奚恤爲東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是也史記盧綰傳言居東向而朝軍吏田單傳言引卒東鄉坐師事之淮陰侯傳言得廣武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王陵傳言項王東鄉坐陵母周勃傳言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田蚡傳言召客飲坐其兄

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南越傳言王太后置酒漢使者皆東鄉漢書蓋寬饒傳言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樓護傳言王邑父事護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向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後漢書鄧禹傳言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桓榮傳言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天子親自執業〔皆待以賓師之位〕此皆東向之見於史者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自西階而升故東鄉自東階而升故西鄉而南鄉者其旁位如廟中之昭穆故田蚡以處蓋侯也

孝文紀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註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是時羣臣至代邸上議則代王爲主人故西鄉

舊唐書盧簡求傳子汝弼爲河東節度副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制時手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爲亞帥每亭中讌集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而已是唐人亦以東向爲賓位也

坐

古人席地而坐西漢尚然漢書雋不疑傳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是也

古人之坐皆以兩膝著席有所敬引身而起則爲長跽矣史記范雎傳言秦王跽而請秦王復跽而請先生甫梁孝王世家帝與梁王俱侍坐太后前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

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命跪席舉身曰跽是也禮記坐皆謂跪三國志注引高士傳言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以此

土炕

北人以土爲牀而空其下以發火謂之炕古書不載〔[illegible]〕〔炕大日炙亦曰炕舉也亦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左傳宋寺人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新序宛春諫衞靈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漢書蘇武傳鑿地爲坎置熅火是皆近之而非炕也〔[illegible]〕舊唐書東夷高麗傳冬月皆作長坑下然熅火以取煖此即今之土炕也但作坑字

水經注土垠縣有觀雞寺内有大堂甚高廣可容千餘
下悉結石爲之上加塗墍基内疏通枝經脉散基側室外
四出爨火炎勢内流一堂盡溫此今人煖房之制形容盡
之矣

冠服

漢書五行志曰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
故有服妖余所見五六十年服飾之變亦已多矣故錄其
所聞以視後人焉

豫章漫鈔曰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簷如簡
閩憲副聞謂予言亦太祖所製若曰六合一統云爾楊維
楨廉夫以方巾見太祖問其製對曰四方平定巾上喜令
士人皆得戴之禰文敏用自編民亦以此巾見

太康縣志曰國初時衣衫褶前七後八弘治間上長下短
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長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則平頂
高尺餘士夫不減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長下短似弘治時
市井少年帽尖長俗云邊鼓帽弘治間婦女衣衫僅掩裙
腰富者用羅緞紗絹織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襴髻高寸
餘正德間衣衫漸大裙褶漸多衫唯用金彩補子髻漸高
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少髻高如官帽皆鐵絲胎高
六七寸口周圍尺二三寸餘

内丘縣志曰萬曆初童子髮長猶總角年二十餘始戴網
天啟間則十五六便戴網不使有總角之儀矣萬曆初庶
民穿腃靸儒生穿雙臉鞋非鄉先生首戴忠靖冠者不得
穿廂邊雲頭履俗呼朝鞋至近日而門快輿皁無非雲履醫卜
星相莫不方巾又有晉巾唐巾樂天巾東坡巾者先年婦
人非受封不敢戴梁冠披紅袍繫拖帶今富者皆服之又
或著白花袍不知創自何人萬曆間遼東興冶服五彩衩
襬不三十年而遼左殺戮花袍幾二十年矣服之不衷身
之災也兵荒之兆其能免歟

衩衣

通鑑唐僖宗乾符元年王凝崔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
嘗衩衣見彥昭彥昭戲之注廣雅楕襦裙謂之積衩一曰襯
衣李義山詩又誓作襦衩又曰裂衩芙蓉小

對襟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襟
衣惟騎馬許服以便於乘馬故也其不應服而服者罪之
今之罩甲即對襟衣也戒庵漫筆云罩甲之制比甲稍長
比襖減短正德間創自武宗近日士大夫有服者按說文
無袂衣謂之𧝓趙宧光曰半臂衣也武士謂之蔽甲方俗
謂之披襖小者曰背子即此製也魏志楊阜傳阜嘗見明
帝著帽被縹綾半袖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則當時已
有此製

左袵

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云陳益爲奉使金國屬官過滹沱

光武廟見塑像左衽吊珂㕚史云毛謙木宮聖殿像左衽潮州塔院設五百應眞像或塑或刻皆左衽此制蓋金人爲之迄於明初而未盡除其見於實錄者永樂八年撫安山東給事中王鐸之奏宣德七年河南彰德府林縣訓導杜本之奏正統十三年山西絳縣訓導張幹之奏屢奏明旨而未即改正

行幐

詩邪幅在下箋云邪幅如今行幐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左傳帶裳幅舄註同亦作偪禮記偪屨著綦釋名偪所以自偪束今謂之行幐言以裹脚可以跳騰輕便也戰國策蘇秦羸縢負書擔橐吳志呂蒙爲兵作絳衣行縢舊唐書

德宗入駱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東川節度使李叔明之子昇及郭子儀之子曙令狐建之子彰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著行縢釘鞋更控上馬以至梁州它人皆不得近及還京師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

古人之襪大抵以皮爲之春秋左氏傳註曰古者臣見君解襪既解襪則露其邪幅而人得見之采菽之詩所以爲詠今之村民往往行幐而不襪者古人之遺制也吳賀邵爲人美容止坐常著襪希見其足則漢魏之世不襪而見足者多矣

樂府

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徼漢書張放傳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霍光傳奏昌邑王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後漢書律曆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于樂府是也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即名之曰樂府誤矣 [illegible]

寺

寺字自秦至今凡三變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豎之名周禮寺人註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易之關寺詩之

婦寺左傳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張寺人惠牆伊戾寺人柳寺人羅皆此也 [illegible] 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職而官舍通謂之寺 [illegible] 漢人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爲九寺又御史所居亦謂之御史大夫寺漢書元帝紀 [illegible]

十三布政使司今人謂之十三省者沿元之舊而誤稱之也元時爲行中書省者十一曰遼陽等處曰鎮東曰陜西等處曰四川等處曰河南江北等處曰雲南等處曰江浙等處曰江西等處曰湖廣等處曰甘肅等處曰嶺北等處國初沿元制立行中書省洪武七年以京畿應天等府直隷六部改行中書省爲布政使司今節稱十三布政司不當稱省

職官受杖

搒郎之事始於漢明後代因之有杖屬官之法曹公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魏畧何夔以當受杖豫儲毒藥誓死無辱　宋劉道錫爲廣州刺史杖治中荀齊文垂死魏劉仁之監作晉陽城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隋文帝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燕榮爲幽州總管元弘嗣除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勑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乃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皆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北

美選高三十五許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唐時自簿尉以上即不加捶楚優於南北朝多矣

黃氏日抄讀韓文公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通鑑註唐謂州曹司參軍爲判司然則唐之判司簿尉類然與然唐人之待卑官雖嚴而卑官猶得以自申其法如劉仁軌爲陳倉尉搒殺折衝都尉魯寧是也我朝判司簿

尉以待新進士而竟廉監當不以辱心視唐重矣乃近日上官苛役苛責甚於奴僕官之辱法之廢也此事關繫世道

唐自兵興以後杖殺之行即不止於簿尉張鎬杖殺豪州刺史閭丘曉嚴武杖殺梓州刺史章彝韓皐杖殺安吉令孫澥柳仲郢杖殺南鄭令權奕劉晏爲觀察自刺史六品以下得杖而後奏則著之於令矣宋史理宗淳祐二年三月詔今後州縣官有罪帥司毋輒加杖責

晉書王濛傳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就則不獨外吏矣南齊書陸澄傳即官僚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并受千杖南史蕭琛傳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啓曰郎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士人多恥爲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止是空文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有被罰者別係犯忤主心非關常準泰始建元以來並未施行自奉敕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不人懷慙懼乞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此今日公議擬杖之所自始

世說桓公在荊州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

廻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閤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桓公曰我猶患其重是令史服朱衣而受杖也南史孔覬傳爲御史中丞覬令史爲有司所糾源不問

南齊書張融傳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梁書江蒨傳弟葺爲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郎官之杖虛杖也故至於千僮幹之杖實杖也不得過十然亦失中之法

訖統大明中爲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數百人統役僮過差有司奏免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不祗給主可量聽行杖得行幹杖自此始也

北朝政令比之南朝尤爲嚴切高允傳言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孝昭帝紀言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而及其末世則有如高陽王雍之以州牧而杖殺職官任城王澄傳唐邕之以錄尚書而撾撻朝士本傳者矣

押字

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畫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不知始於何代岳珂古冢盆杅記言得晉永寧元年甓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則晉已有之然不可考南齊書太祖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上手迹下名答報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陸僮戲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魏書崔玄伯尤善行押之書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神武乃指屋角令識之北齊書庫狄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陳書蕭引善隸書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唐書張昌儀位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之詩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今人亦謂之花字北齊後主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北史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黃伯思謂魏晉以來法書梁御府所藏皆是朱异唐懷克沈熾文姚

懷珍等題名于首尾紙縫間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後人花押蓋始于此又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檄後癸辛雜識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韋陟五雲體是也不知南北諸史言押字者如此之多而韓非子言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則戰國時已有之文不始於後世也

三國志少帝紀註世說及魏氏春秋並云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御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

按鴟者勅帝押諸書耳是則以親署爲押已見於三國時矣南北朝詔之畫勅

即報

宋史劉奉世傳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爲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呂溱傳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邸報字見于史書蓋始於此時然唐孫樵集中有讀開元雜報一篇則唐時已有之矣

酒禁

先王之於酒也禮以先之刑以後之周書酒誥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此刑亂國用重典也周官萍氏幾酒謹酒而司虣禁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此刑平國用中典也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則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禮也故成康以下天子無甘酒之失卿士無酣歌之愆至于幽王而天不湎爾之詩始作其教嚴矣漢興蕭何造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曹參代之自謂遵其約束乃園中聞吏醉歌呼而亦取酒張飲與相應和是并其畫一之法而亡之也坊民以禮酇侯既闕之於前糾民以刑乎勝復失之於後弘羊踵此從而榷酤夫亦開之有其漸乎

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用賢良文學之議罷之而猶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遂以爲利國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實濫觴於此困學紀聞謂榷酤之害甚於魯之初稅畝然史之所載自孝宣已後有時而禁有時而開至唐代宗廣德二年十二月詔天下州縣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之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自此名禁而實許之酤意在榷錢而不在酒矣宋仁宗乾興初言者以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禁羣飲節用之意孝宗淳熙中李燾奏謂設法勸飲以斂民財周輝雜志以爲惟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羨此榷酤之弊也至今代則既不榷緡而亦無禁令民間遂以酒爲日用之需比于饔飧之不可闕若水之流滔滔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論莫有起而持之者矣

邴原之游學未嘗飲酒大禹之疏儀狄也諸葛亮之治蜀路無醉人武王之化妹邦也

舊唐書楊惠元傳充神策京西兵馬使鎭奉天詔移京西戍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賜宴諸將列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爲都將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勳建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爲歡苟未戎捷無以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餼於道路唯惠元一軍缾罍不發上稱歎久之降璽書慰勞及田悅叛詔惠元領禁兵三

千與諸將討伐御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能以飲豐如此卽治國何難哉(沈括筆談言太宗朝禁私貿魚肉及酒入宮門者有罪)

魏文成帝大安四年釀酤飲者皆斬金海陵正隆五年朝官飲酒者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造酒者本身配役財產女子沒官可謂用重典者矣然立法太過故不久而弛也

水爲地險酒爲人險故易爻之言酒者無非坎卦而萍氏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黃氏貞作萍黃守說云齊滌太放六藝皆火舟存居)徐尚書石麒有云傳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爲烈於火而其親人甚於水有以夫世盡奴於酒而不覺也讀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叢雪叢說言頃年陳公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與同僚談舉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問之其人曰酒亦巖牆也陳因是有悟遂終身不飲頃者米醪不足而煙酒興焉則眞變而爲火矣

賭博

萬曆之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心間有相從賭博者至天啓中始行馬弔之戲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東幾於無人不爲此有如韋昭論所云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者吁可異也考之漢書安丘侯張拾邔(其已反)侯黃遂樊侯蔡辟方並坐搏揜免爲城旦(史記貨殖傳掘冢搏揜犯姦成富王符潛夫論以游博持掩爲事)師古曰搏或作博六博也揜意錢之屬也(後漢書梁冀傳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皆戲而賭取財物宋書王景文傳爲右衛將軍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蒱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劉康祖傳爲員外郎十年再坐摴蒱戲免南史王質傳爲司徒左長史坐招聚摴徒免官金史刑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法贓不滿五十貫者其法杖聽贖再犯者杖之上曰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爲職官當先廉恥既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罰之今律犯賭博者文官革職爲民武官革職隨舍餘食糧差操亦此意也但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罪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

晉陶侃勤於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於江將吏則加鞭扑卒成中興之業爲晉名臣唐宋璟爲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後爲開元賢相而史言文宗切於求理每至刺史面辭必殷勤戒敕曰無嗜博無飲酒內外聞之莫不悚息然則勤吏事而糾風愆乃救時之首務矣

唐書言楊國忠以善摴蒱得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蒱簿計算鈞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卒用之而敗玄宗末年荒佚遂以小人乘君子之器此亦國家之妖孽也今之士大夫不慕姚崇宋璟而學楊國忠亦終必亡而已矣

山堂考索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進士蕭玄之本名琉嘗因賭博抵杖刑今易名赴舉登第詔有司召玄之詰問引伏奪其敕牒贖銅四十斤遣之宋制之嚴如此今之進士有以不工賭博爲恥者矣

終日執之與在賊相對甚三省歟已矣

皆中興書載陶士行言樗蒱老子入口所作外國戲耳近日士大夫多爲之安得不當天下而爲外國乎

遼史穆宗應曆十九年正月甲午與羣臣爲葉格戲解曰宋錢僖公家有葉子揭格之戲按應曆十九年爲宋太祖之開寶二年是葉子先有此戲不知其所自來而其年二月己巳卽爲小哥等所弒君臣爲謔其禍乃不旋踵此不祥之物而今士大夫終日執之其能免於效尤之咎乎

宋史太宗紀淳化二年閏月己丑詔犯蒱博者斬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二年禁民間賭博犯者流之北地刑亂國用重典固當如此

今日致太平之道何繇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京債

赴銓守候京債之累於今爲甚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二月丙寅中書奏赴選官多京債到任塡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銓於前件州府河東鳳翔坊鄜邠寧等道得官者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備兩月加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淸廉從之蓋唐時有東選南選其在京銓授者止關內河東兩道採訪使所屬之官不出一千餘里之內而猶念其舉債之累先於戶部給與兩月料錢非惟恤下之仁亦有勸廉之法與今之職官到任先挪京債剋下不足而或借庫銀以償之者得失之數較然可知已

若夫聖主之所行有超出於前代者太祖實錄吳元年七月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賜知府知州知縣文綺四羅二夏布六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各半府州縣佐貳官視長官半之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又半之各府經歷知事同佐貳官州縣吏目典史視佐貳官又半之父母妻子皆如之其道里費知府賜白金五十兩知州三十五兩知縣三十兩同知視知府五之三治中半之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視府通判經歷及州判官視府同知半之縣丞主簿視知縣又半之知事吏目典史皆十兩著爲令上曰今新授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則他日不免侵漁百姓仰有以養其廉而責之奉公難矣洪武元年

二月詔中書省自今新除府州縣官給賜白金一十兩布六匹十年正月甲辰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卽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空乏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滯在京者資用既乏流爲醫卜使人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十七年七月癸丑北平税課司大使熊斯銘言仕者得祿養親此人子之所願也然有道遠而不得養其父母者乞令有司給以舟車俾得迎養以盡人子之情廷議以雲南兩廣四川福建官員家屬赴任者官爲給舟車已有定例自今凡一千五百里以外者

宜依例給之制可二十二年八月命收官婁子遷鄉者亦給車卹豈非愛民之仁先於恤吏者乎

居官負債

居官負債雖非君子之行似乎不干國法乃考之於古有以不償債而免列侯者漢書孝文三年河陽侯陳信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免（師古曰責讀曰債）是也有以不償債而貶官者舊唐書李晟子愿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沈湎酒色恣為豪侈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貸回鶻錢一萬餘貫不償為回鶻所訴文宗怒貶愿為定州司法參軍是也然此猶前代之事使在今日則回鶻當更貸之以錢而為之營其善缺矣

元史太宗十二年以官民貸回鶻金償官者歲加倍名羊羔息其害為甚詔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命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為令

日知錄卷之二十八

日知錄卷之二十九

騎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古者馬以駕車不可言走（蕭氏曰顧野王作來朝趨馬）曰走者單騎之稱古公之國鄰於戎翟其習尚有相同者（楊大年[illegible]錄曰古者乘車今已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為騎蓋避翟之遽不暇駕車）然則騎射之法不始於趙武靈王也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劉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illegible]）

（[illegible]謂之提正義曰先儒蓋[illegible]已有單騎[illegible]時皆乘車[illegible]輕騎法也王應麟謂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又引公羊傳齊侯唁公以[illegible]為几公羊亦周末之書也）

春秋之世戎翟之雜居於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間兵車之所不至齊桓晉文僅攘而卻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車故也中行穆子之敗翟於大鹵得之毀車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鐘以開其道其不利於車可知矣勢不得不變而為騎騎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騎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諫胡服而不諫騎射意騎射之法必有先武靈而用之者矣

騎利攻車利守故衛將軍之遇敵以武剛車自環為營

史記項羽本紀敘鴻門之會曰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

上言車騎則車駕之馬來歸所乘也下言獨騎則帶行之
馬去時所跨也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四人則皆步走也
樊噲傳曰沛公留車騎獨騎與樊噲等四人步從是也

驛

漢書高帝紀乘傳詣雒陽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
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竊疑此法春秋時當
已有之如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祁奚乘馹而見范宣子
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子木使馹謁諸王楚人謂游吉曰吾
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國語晉文公乘馹自下脫會秦
伯于王城呂氏春秋齊君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皆
事急不暇駕車或是單乘驛馬而註疏家未之及也臧傳云以

車曰傳以騎曰馹晉侯以傳召伯宗則是車也說文鄧處也左傳弦高且使遽告于鄭註遽傳車按韓非子言爲是公孫夸少海傳騎從中來謂則騎亦可以謂之傳
謝在杭五雜組曰古者乘傳皆驛車也史記田橫與客二
人乘傳詣雒陽註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
馬下足為乘傳然左傳言鄭子產乘遽而至則似單馬騎
矣釋文以車曰傳以馬曰遽子產時相鄭國豈乏車乎懼
不及故乘遽其為驛馬無疑矣漢初尚乘傳車如鄭當時
王溫舒皆私具驛馬後患其不速一槩乘馬矣

驢鸁

自秦以上傳記無言驢者意其雖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爾雅無驢而有鼮鼠身長須而賊秦人謂之小驢
逸周書伊尹為獻令正北空同
大夏莎車匈奴樓煩月氏諸國以橐駝野馬騊駼駃騠為
獻驢父馬母曰鸁馬父驢母曰駃騠古今注以牝馬牡驢所生謂之騾○呂氏春秋趙簡子
有兩白騾甚愛之李斯上秦王書言駿良駃騠鄒陽上梁
王書亦云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是以為貴重難得之
物也司馬相如上林賦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鸁王
褒僮約調治馬驢兼落三重其名始見於文而賈誼弔屈
原賦騰駕罷牛兮驂蹇驢日者列傳騏驥不能與罷驢為
駟東方朔七諫要褭奔亡兮騰駕橐駝劉向九歎卻騏驥
以轉運兮騰驢鸁以馳逐楊雄反離騷騁驊騮以曲囏兮
驢騾連蹇而齊足則又賤之為不堪用也嘗考驢之為物
至漢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靈而貴幸後漢書五行志靈帝

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為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軿以為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
然其種大抵出於塞外自趙武靈王騎射之後漸資
中國之用鹽鐵論鸁驢馲駝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為我
畜杜篤論都賦虜傲假驅騾驢馭宛馬鞭駃騠霍去病傳
單于遂乘六鸁匈奴傳其奇畜則橐駝驢鸁駃騠騊駼驒
奚西域傳鄯善國有驢馬多橐它烏秅國有驢無牛而龜
茲王學漢家儀外國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
謂鸁也可見外國之多產此種而漢人則以為奇畜耳又
亦有以父母異種為名者魏書鐵弗劉虎傳北人謂胡父
鮮卑母為鐵弗
羅行遲速

魏明帝遣司馬懿行遼東其時自雒陽出軍不過二千餘里而帝問往還幾日懿對以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猶是古人師行日三十里之遺意夏侯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軍中爲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可偶用之於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固兵家所忌也

木罌渡軍

史記淮陰侯傳從陽夏以木罌缻渡軍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缻以渡也古文傳不言縛術吳志孫靜傳策詐令軍中促具罌缶數百口分軍夜投查瀆亦此法也其狀圖於

喩龍德兵衡謂之甕筏

海師

海道用師古人蓋屢行之矣吳徐承率舟師自海入齊此蘇州下海至山東之路越王句踐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此浙東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強偉於劍南伐木造舟艦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此廣陵下海至山東之路漢武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討公孫淵秦苻堅遣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右徑襲和龍唐太宗伐高麗命張亮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趨平壤薛萬徹率甲士三萬自東萊渡海入鴨綠水此山東下海至遼東之路漢武帝遣中大夫嚴助發會稽兵浮海救東甌橫海將軍韓說自句章浮海擊東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劉裕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廣東之路隋伐陳吳州刺史蕭瓛遣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吳此又淮北下海而至蘇州也公孫度越海攻東萊諸縣侯希逸自平盧浮海據青州此又遼東下海而至山東也宋李寶自江陰率舟師敗金兵于膠西之石臼島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東也此皆古人海道用師之效

海運

唐時海運之事不詳於史蓋柳城陷沒之後至開元之初新立治所（舊唐書地理志營州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曆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乃轉東南之粟以餉之爾及其樹藝已成則不復資於轉運非若元時以此爲恒制也唐書宋（通典作宋）慶禮傳張

九齡駮謚議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爲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往緣趙翽作牧馭之非才自經隳廢便長寇孽大明臨下聖謀獨斷恢祖宗之將復大禹之迹以數千之役徒無甲兵之強衛指期遂往稟命而行於是量畚築執鼛鼓親總其役不逾所虞俾柳城爲金湯之險林胡生腹心之疾尋而罷海運收歲儲邊庭晏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爲利害此罷海運之一證

舊唐書懿宗紀咸通三年南蠻陷交阯徵諸道兵赴嶺南

時湘潭泝運功役艱難軍屯寡州之食潤州人陳磻石詣闕上書言江西湖南泝流運糧不濟軍師士卒食盡則散此宜深慮臣有奇計以饋南軍天子召見磻石因奏臣弟聽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隨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裝船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致三萬石至廣府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執政是之以磻石爲鹽鐵巡官往楊子院專督海運於是康承訓之軍皆不闕供

燒荒

守邊將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縱火謂之燒荒唐書契丹每入寇幽薊劉仁恭歲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馬多死契丹乃乞盟是也其法自七國時已有之戰國策公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

英宗實錄正統七年十一月錦衣衛指揮僉事王瑛言御虜莫善於燒荒蓋虜之所恃者馬馬之所恃者草近年燒荒遠者不過百里近者五六十里虜馬來侵半日可至乞敕邊將遇秋深率兵約日同出數百里外縱火焚燒使虜馬無水草可恃如此則在我雖有一時之勞而一冬坐臥可安矣翰林院編修徐珵(後改名有貞)亦請每年九月盡敕坐營將官巡邊分爲三路一出宣府抵赤城獨石一出大同抵萬全一出山海抵遼東各出塞三五百里燒荒哨探如遇邊寇出沒即相機剿殺此先朝燒荒舊制誠守邊之良

法也

家兵

古之爲將者必有素豢之卒春秋傳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後漢書朱儁傳交阯賊反拜儁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張燕寇河內逼近京師出儁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卻之三國志呂虔傳領泰山太守將家兵到郡郭祖公孫犢等皆降晉書王渾傳爲司徒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

少林僧兵

少林寺中有唐太宗爲秦王時賜寺僧敎其辭曰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逆天常法師等並能深悟幾變早識妙因擒彼兇孽廓玆淨土聞以欣尙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並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是將立功十有三人裴漼少林寺碑所稱志操惠瑒曇宗等惟曇宗拜大將軍餘不受官賜地四十頃此少林僧兵所起考之魏書孝武帝西奔以五千騎宿于瀍西楊王別舍沙門都維那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舊唐書元和十年嵩山僧圓淨與淄青節度使李師道謀反給勇士數百人伏于東都進奏院乘雒城無兵欲竊發焚燒宮殿小將楊進李再興告變留守呂元膺乃出兵圍之賊突圍而出入嵩嶽山棚盡擒之宋史范致虛以僧趙宗印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宗印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子行爲一軍號淨勝隊然則嵩

緇之間固世有異僧矣

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萬表檄禦倭於松江其徒三十餘人自爲部伍持鐵棒擊殺倭甚衆皆戰死嗚呼能執干戈以扞牧圉則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矣宋靖康時有五臺僧眞寶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命之還山聚兵拒金晝夜苦戰寺舍盡焚爲金所得誘勸百方終不顧曰吾法中有口過之罪吾旣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戮而德祐之末常州有萬安僧起義者作詩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其亦有屠羊說之遺意者哉

毛葫蘆兵

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三年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葫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爲軍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葫蘆軍故以名之朶兒直班傳金商義兵以獸皮爲矢房如瓠號毛葫蘆軍甚精銳大學衍義補今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而倒謂之毛葫蘆

成化三年國子監學錄黃明義言宋時多剛縣虜爲寇用白芬子兵破之白芬子者卽今之民壯也

方音

五方之語雖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鄉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喭夫子病之鴃舌之人孟子所斥而宋書謂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又謂長沙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爲多諸鄙拙世說言劉眞長見王丞相旣出人問見王公云何答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又言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又言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北史謂丹楊王劉昶呵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夫以創業之君中興之相不免時人之議而况於士大夫乎北齊楊愔稱裴讞之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無鄉音其所賤可知矣至於著書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齊言淮南多楚語若易傳論語何嘗有一字哉若乃講經授學彌重文言是以孫詳蔣顯曾習周官而音乖楚夏（左思魏都賦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則學徒不至（梁書儒林傳陸倕云）李業興學問深博而舊音不改則爲梁人所笑（北史本傳）鄴下人士音辭鄙陋風操蚩拙則顏之推不願以爲兒師（家訓）是則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哉必自其發言始也

金史國語解序曰今文尚書辭多奇澁蓋亦當世之方音也

荀子每言案楚辭每言羌皆方音劉勰文心雕龍云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鍾之正響也

國語

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本國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

陵以國語書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隋書經籍志
而隋志後魏北齊二書若高威以明解北人語敕在著作
以備推訪孫搴以能通鮮卑語宣傳號令祖珽以解鮮卑
語免罪復參相府劉世清以能通四夷語爲當時第一後
主命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並見選將王龍
絕羣倏然其官名制度無一不用漢語而魏孝文太和十
九年六月己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違者免所
居官魏書咸陽王禧傳孝文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禧贊成其事於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朕嘗與李沖論此沖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爲正矣何必改舊從新沖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沖曰卿實負社稷沖免冠陳謝北齊書高昂傳於時鮮卑共輕中華朝

日知錄　卷之二十九　十一

士唯憚服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列則
爲華言孝文用夏變夷之主齊神武亦英雄有大略者也
契丹偏居北陲始以本國之言爲官名號令而遼史別立
國語解一篇自是金元亦多循之而北俗之語遂載之史
書傳於後代矣
後魏平陽公丕傳丕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雒
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願帝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
令其不生同異變俗之難如此今則拓跋宇文之語不傳
於史冊者已蕩然無餘一時衆楚之咻固不能勝三纏遷
殷之化也
後唐康福善諸蕃語明宗聽政之暇每令人便殿咨訪時
事輒用以蕃語奏之樞密使安重誨恐爲嘗面戒之曰康
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

·外國風俗

歷九州之風俗攷前代之史書中國之不如外國者有之
矣遼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績毛飲湩以爲
衣食各安舊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
足戎備整完卒之虎視四方強朝弱附金史世宗嘗謂宰
臣曰朕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
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
恐異日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他日與臣下論及古今又
曰女直舊風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

日知錄　卷之二十九　十二

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
輩不可忘也乃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
者抵罪又曰女直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爲樂今則奕
棊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又曰遼不忘舊俗朕以爲是
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
無虞此長久之計也徐氏聞見錄言回紇風俗樸厚君臣
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自有功於唐賜遺豐
腆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室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
飾中國爲之虛耗而其俗亦壞昔者祭公謀父之言犬戎
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由余之對穆公言戎夷之俗
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

身之治其所以有國而長世用此道也及乎內居日久漸染華風不務詩書唯徵玩好服飾競於無窮財賄溢于府用驕淫矜侈浸以成習於是中行有變俗之議賈生有五餌之策又其末也則有如張耶蔑以單弟阜子喜俳優飾姬妾而卜沙陀之不永張舜民見太孫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而知契丹之將亡後之君子誠監於斯則知所以勝之之道矣

史記言匈奴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鹽鐵論言匈奴之俗略於文而敏於事宋鄧肅對高宗言外國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繁故遲遼史言朝廷之上事簡職專此遼之所以興也（又曰皇帝四時遷徙宰相已下於中京居守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權差俟行在所取旨出給誥敕文官縣令錄事已下更不奏聞聽中書銓選）然則外國之能勝於中國者惟其簡易而已若舍其所長而效人之短吾見其立弊也

金史食貨志言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與返古初入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曠閒遺黎惴惴何求不獲於斯時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產倣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所為經畫紛紛然與其國相終始邪其弊在於急一時之利踵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遼儉朴羨宋繁華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短也繁縟勝必至於傷財操切勝必至於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易匱民心易離豈不繇是與作法不慎厥初變法以救其弊祗益紛擾而已其論金時之弊至為明切

魏太武始制反逆殺人姦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無繁訊邀留之獄百姓安之宋余靖言燕薊之地陷入契丹且百年而民亡南顧心者以契丹之法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是則省刑薄斂之效無所分於中外矣

徙戎

武后時外國多遣子入侍其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充侍子得徧觀中國形勢其後竟為邊害先是天授三年左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誡蠻貊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前史所稱其

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有時朝謁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後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諭令解辮使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距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昔豈可不慮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主咸以戎翟入居必生事變晉帝不用二臣之遠策好慕向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黌門服改氈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覩衣冠之儀目覽朝章知經國之要

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盛衰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畧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戎人廣其縱橫之智雖有染化之美苟悅於當時而狼子野心旋生於異日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繇於此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况於寇戎乎謹按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陳使之叛楚吳於是伐楚取巢取駕克棘入州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又按漢書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幽州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

日知錄　卷之二十九　十四

漢書陳湯云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臣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敵人得法况處之中國而使之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本朝諸王尚不可與况外國乎臣竊嘗忝於天下及劉項之際累歲用兵人戶彫散以晉惠方之微弱當最勝冒頓之彊盛乘中國之虛弊高祖假乞平城八王之喪師輕於楚漢之割地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覆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勝於城邑以氈罽美於毳罽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生不習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但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人（謂民）響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名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曾內徙止當劫邊人繒綵麴糵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倡亂邪當今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效忠日磾盡節以臣愚慮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守不謹邊臣失圖則狡寇稱兵不在外方非所以肥中國削外蕃經營萬乘之業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爲願充侍子者一皆禁

日知錄　卷之二十九　十五

絕必若先在中國者亦不可更使歸蕃則戎人保疆邊邑無事矣

明永樂宣德間韃靼來降多乞留居京師授以指揮千百戶之職賜之俸祿及銀鈔衣服房屋什器安插居住名曰降人正統元年十二月行在吏部主事李賢言臣聞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蠻貊待黎民如赤子親之也待蠻貊如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自親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於禽獸況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爲之哉竊見京師降人不下萬餘較之編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在朝官員亦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

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而遣官所實支十七石五斗是賜京官十七員半矣夫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者連年荒旱五穀不登而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陸並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軍民勞瘁力竭寒暑月風霜苦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師者幸也若其運至中途食不足衣不蔽而有司督責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枕藉而亡者不可勝計其降人坐享俸祿施施自得嗚呼既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而又驅其力使餧之赤子卒至於饑困以死而禽獸則充實肥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在朝官員皆資關俸

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日況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為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降人臣愚以為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降人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省之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也贍邊軍之給則效死而守職也足京官之俸則知恥而守廉也得此三者利莫大焉臣又聞聖王之道貴乎消患於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臣竊見達人來降絡繹不絕朝廷授以官職足其俸祿使之久處不去脫纖藏內無益之費尚不足惜又有甚者夫番人貪而好利乍臣乍叛荒忽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降人在彼未必不自種而食自織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方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劉石之亂可不鑒哉是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其為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警數聞而降人群聚京師臣嘗恐懼而不安寢伏願陛下斷自宸衷為萬世長久之計乞敕兵部將降人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上是其言

土木之變達官達軍之編置近畿者一時蠢動肆掠村莊至有驅逐漢人以歸虜者戶科給事中王竑翰林院侍講劉定之並言宜設法遷徙俾居南土於是命左都督毛福壽充左副總兵選領河間東昌達軍往湖廣辰州等處征苗既撫江西刑部右侍郎楊寧奏請賊平之後就分布彼處各衛所守禦然其去者無多（天順元年七月丁丑兵部奏自正統七年至景泰七年調去雲南廣東廣西福建等處達官達軍共一千八百人）而天順初兵部尚書陳汝言附權倖盡令取回遂令齊欽得結其驍豪與之同反而河間東昌之間至今與馬不絕亦自達軍倡之也明初安置土達於寧夏甘涼等處承平日久種類蕃息至

成化四年遂有滿四之變

樓煩

樓煩乃趙西北邊之國其人強悍習騎射史記趙世家武靈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致云者致其人而用之也是以楚漢之際多用樓煩人別為一軍高祖功臣侯年表陽都侯丁復以趙將從起鄴至霸上為樓煩將而項羽本紀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按樓煩地大不止一縣之人則漢有樓煩之兵矣灌嬰傳擊破柘公王武斬樓煩將五人攻龍且生得樓煩將十人擊項籍軍陳下斬樓煩將二人攻黥布別將于相斬樓煩將三人功臣表平定侯齊受以驍騎都尉擊項籍得樓煩將則項王及

布亦各有樓煩之兵矣蓋自古用蕃兵攻中國者始自周武王牧野之師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而晉襄公敗秦于殽實用姜戎為犄角之勢大者王小者霸於是武靈王踵此用以謀秦而鮮卑突厥回紇沙陀自此不絕於中國矣

吐蕃回紇

大抵外國之音皆無正字唐之吐蕃即今之土魯番是也唐之回紇即今之回回是也唐書回紇一名回鶻元史有畏兀兒部畏即回兀即鶻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鶻之轉聲也遼史天祚紀有回回國王元史太祖紀以回鶻回回為二國恐非其曰畏吾兒者亦畏兀兒之轉聲也冊府元龜按回鶻叙鐵勒種類云伊吾以西焉耆以北有契苾烏護紇骨等部契苾羽契苾也烏護則烏紇也後為回鶻紇骨則紇扢斯也黠戛斯蓋夷音有緩急即傳譯語訛耳大明會典哈密古伊吾廬地在敦煌北大磧外為西域諸番往來要路其國部落與回回畏兀兒三種雜居則回回與畏兀兒又為二種矣鄭所南心史畏吾兒乃韃靼為一族亦即所謂畏吾兒者也自唐會昌中回紇衰弱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始雜居於中華而不變其本俗杜子美留花門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李衛公上尊號玉冊文種類繁盛縞衣如荼挾邪作蠱浸淫宇內今之遺風亦未衰於昔日也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紇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此即今禮拜寺之所從立也

新唐書党項傳言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戎性易驚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鬭奪

含光門魚契走城外然則自唐代以來回紇固已有居京師者矣

實錄正統元年六月乙卯徙甘州涼州寄居回回於江南各衛凡四百三十六戶一千七百四十九口其時西陲有警不得已為徙戎之策然其種類遂蕃於江左矣正統三年八月有歸附回回二百二人自涼州徙至浙江

明初於其來降者待之雖優而防之未嘗不至福建漳州衛指揮僉事楊榮因進表至京為回回之編置漳州者訴書於其同類令奮以交通外番黜為事官於大同立功正統四年七月辛卯其後文教漸濡戎心漸革而獯鬻之裔遂有登科第襲冠裳者惟回回自守其國俗終不肯變結成黨

殺為暴閭鬭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訓其頑獷之習所謂食桑葚而懷好音亦難言之矣

天子無故不殺牛而今之回子終日殺牛為膳宜先禁此則為風可以漸革唐時赦文每曰十惡五逆火光行劫持刃殺人官典犯贓屠牛鑄錢合造毒藥不在原赦之限可見古法以屠牛為重也若[illegible]之治江東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此又時識之士所宜豫防者矣

西域天文

西域人善天文自古已然唐書泥婆羅國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曆術天竺國善天文曆筭之術罽賓國遣使進天文經拂菻國其王城門樓中懸一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

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失蓋不始於回回西洋也元史張思明傳大德[illegible]擢左司都事有獻西域[illegible]拜[illegible]者思明以為[illegible]衆不用

王忠文禕集有阿都刺除回回司天少監誥曰天文之學其出於西域者約而能精雖其術不與中國古法同然以其參驗於近代多所中之別設官署以掌其職

冊府元龜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藝能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此與今之利瑪竇天主堂相似而不能行於玄宗之世者豈非其時在朝多學識之人哉

三韓

今人謂遼東為三韓者考之書序成王既伐東夷傳游東諸國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正義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馯馯即韓也音同而字異耳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十年東夷韓國人率衆詣樂浪內附東夷傳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弁辰晉書作弁韓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有十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為限皆古之辰國也馬

韓最大共立其種為辰王盡王三韓之地漢書朝鮮傳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illegible]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史記[illegible]作眞番旁衆國三國魏志齊王正始七年幽州刺史毌丘儉破高句驪濊貊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陳留王景元二年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其屬來朝貢晉書張華傳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杜氏通典三韓之地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此其封域與所貢之本末也劉熙釋名韓羊韓兎韓雞本法出韓國所為也後魏陽固演賾賦覩三韓之累累兮見卉服之悠悠此其風土也宋史天文志□□四星在建星東南主三韓鮮卑烏桓獫狁沃沮之屬此其占象也宋史高麗傳[illegible]崇寧後始

錫三韓通贊而遼史外紀有高麗王子三韓國公勳三韓國公顒三韓國公俁其地理志有高州三韓縣辰韓爲扶餘弁韓爲新羅北史以辰韓爲新羅馬韓爲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俘三國之遺人置縣據此乃俘三國之人置縣於內地而取三韓之名爾正如漢時上郡有龜茲縣不可便以爲西域之國今人乃謂遼東爲三韓是以內地而目之爲外國也原其故本於天啟初失遼陽以後章奏之文遂有謂遼人爲三韓者外之也今遼人乃以之自稱夫亦自外也已

北史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辰韓王常

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傳辰韓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爲馬韓所制辰韓之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此又與前史不同而唐書東夷傳顯慶五年平百濟分其地置五都督府其一曰馬韓

大秦

今之佛經皆題云大秦鳩摩羅什譯謂是姚興國號非也大秦乃西域國名後漢書西域傳言大秦國在海西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又云天竺國西與大秦通此其國名之偶同而傳以爲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固未必然而晉書載記石季龍時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稱佛太子謂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以中國爲小秦耶益爲夸誕矣

干陀利

韓文公廣州記有干陀利註家皆闕按梁書海南諸國傳干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畧同出斑布吉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最梁王僧孺有謝賜干陀利所獻檳榔啟周弘正傳有外國應流徙勑以賜干陀利國陳書世祖紀天嘉四年干陀利國遣使獻方物惟宋書孝武帝紀孝建二年斤陀利國遣使獻方物南史同以干爲斤疑誤

日知錄卷之二十九

天文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于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辰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若曆法則古人不及近代之密

樊深河間府志曰憲廟以前律禁私習天文者有禁後讀制書見仁廟諭楊士奇等曰此律自爲民間設耳卿等安得有禁遂以天元玉曆祥異賦賜群臣由律書之言觀之乃知舉人所慮者深由制書之言觀之乃知聖人之所見者大

日食

劉向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余所見崇禎之世十七年而八食 二年五月乙酉朔 四年十月辛丑朔 七年三月丁亥朔 九年七月癸卯朔 十年正月辛丑朔 十二月乙未朔 十四年十月癸卯朔 十七年八月丙辰朔 與漢成略同而稠急過之矣然則謂日食爲一定之數無關於人事者豈非溺於疇人之術而不覺其自蹈於邪臣之說乎

春秋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非也夫日月之在於天其非一定之數然天象見於上而人事應於下矣爲此言者殆於後世以天變不足畏之說進其君者也漢書五行志亦知其說之非而依違其間以爲食輕不爲大災水旱而已然則食重也如之何是故日食之𡨥無論分至

月食

日食月掩日也月食地掩月也今西洋天文說如此自其法未入中國而已有此論陸文裕金臺紀聞曰嘗聞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掩日輪則月爲之食南城萬貫月食辨曰凡黃道平分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對衝處必爲地所隔當月行適當黃道交處與日正相對則地隔日光而月爲之食矣按其說亦不始於近代漢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載後漢天文志中俗本地字有誤作他者遂疑別有所謂闇虛而致紛紛之說 宋史天文志曰大外明其對必有闇氣大小與日體同 非

靜樂李鑑習西洋之學述其言曰月本無光借日之照以爲光曜至望日與地日爲一線月見地不見日不得借光是以無光也或曰不然曾有一年月食之時當在日沒後乃日尚未沈而出地之月已食矣東月初升西日未沒人兩見之則地固未嘗遮日月也何以云見地不見日乎答曰子所見者非月也月之影也月與日相對地也何以驗

以丈逆丈而見食若干有二之故也夫日向時無當之說也地影之三甚為直徑五倍

之今試以一文錢置盂器中而却之至不見錢形矣卻所水令滿而錢見則知所見者非錢也乃錢之影也日將落時東方蒼蒼涼涼旁氣升騰猶大水然其映而外之亦日影也如必以東方之月為真月則是以水面之錢為真錢也然乎否乎又如漁者見魚浮水面而投叉刺之必稍下於魚乃能得魚其浮於水面者魚之影也舟人刺篙其半在水視之若曲焉此皆水之能影物也然則月之受隔於地又何疑哉

歲星

吳伐越歲在越故卒受其凶苻秦滅燕歲在燕故燕之復建不過一紀二者信矣慕容超之亡歲在齊而為劉裕所

破國遂以亡豈非天道有時而不驗邪是以天時不如地利

歲星固有居其國而不吉者其行有贏縮春秋傳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史記天官書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凶淮南子當居不居越而之他處以近事考之歲星當居不居其地必有殃咎考授時曆歲星本有遲疾之時但晨退四十六日夕退四十六日各有奇共止得九度七十六分有奇而十二宮大約各三十度以此當居不出宮所為災也

五星聚

史言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桓將伯五星聚箕宋均云天文志云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於房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唐天寶九載八月五星聚尾箕大曆三年七月五星聚東井宋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言五星聚而伏于觜大淳熙十三年閏七月五星聚軫元太祖二十一年十一月五星聚見於西南明嘉靖三年正月壬子五星聚營室天啓四年七月丙寅五星聚張丙寅月之十四日在張九度木十六度火七度土三度金三度水一度凡聚者四占曰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之前史所載惟天寶不吉爲玄宗之政荒矣或曰漢從歲宋從填唐從熒惑云

四星之聚占家不以為吉驗之前代于張光武帝漢蜀志劉豹等言建安二十二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于牛女中宗紹晉晉書元帝紀永嘉六年七月歲星熒惑太白聚于牛女天文志則云太白聚牛女之間紀則云永嘉中歲填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間一云四星一

云三星不同度五馬之南亦逐三星之東聚信哀江南賦值于觜參武王齊于危文宣代魏于東井肅宗復唐于張高祖王周皆為有國之祥也故漢獻帝初韓馥以四星會于箕尾欲立劉虞為帝唐咸通十年熒惑填星太白辰星會于畢昴詔王景崇被袞冕軍府稱臣以厭之然亦有不同者如慕容超之滅四星聚奎婁姚泓之滅四星聚東井至德二載四月壬寅四星聚鶉首後晉天福五年術士孫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勸南唐主巡東都宋靖康元年太白熒惑歲填四星合于張嘉熙元年太白歲辰熒惑合于斗詔避殿減膳以圖消弭此則天官家所謂四星若合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而不可泥於一家之占者矣

海中五星二十八宿

漢書藝文志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海中者中國也故天文志曰甲乙海外日月不占蓋天象所臨者廣而二十八宿專主中國故曰海中二十八宿

星名

今天官家所傳星名皆起於甘石如郎將羽林三代以下之官左更右更三代以下之爵王良造父三代以下之人巴蜀河間三代以下之國春秋時無此名也

人事感天

易傳言先天後天考之史書所載人事動於下而天象變於上有驗於頃刻之間而不容遲者宋武帝欲受晉禪乃集朝臣宴飲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叩扉入見請還都既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隋文帝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唐玄宗為臨淄王將誅韋氏與劉幽求等微服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道如此時不可失文宗以右軍中尉王守澄之言召鄭注對于浴堂門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然則荊軻為燕太子丹謀刺秦王而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昭王畫長平之事而太白食昴固理之所有孟子言氣壹則動志其此之謂與

黃河清

漢桓帝延熹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明年帝崩靈帝以解瀆亭侯入繼隋書言齊武成帝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後十餘歲隋有天下隋煬帝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十二年龍門河清後二歲唐受禪金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界黃河清臨洮人楊珪上書亦引襄楷之言後四歲宣宗立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戊辰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餘里皆清凡七日而明太祖興子先朝尤驗正德河清世宗以興王即位泰昌河清崇禎帝以信王即位

妖人闌入宮禁

自古國家中葉多有妖人闌入宮禁之事此氣運之變亦是法紀廢弛所致如漢武帝征和元年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渭水虒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尚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師古曰鄭縣之通里）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收縛考

閎褒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後漢靈帝光和元年五月壬午有人白衣入德陽門言梁伯夏教我上殿為天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劉外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落屋讙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晉惠帝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五行志干寶以為禁庭尊祕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上之妖也成帝咸康五年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止車門上列為聖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令命可為天下母奏聞即

伏誅并下晉陵誅可秦苻堅時有人入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陳後主為太子時有婦人突入東宮大言曰畢國主唐高宗永隆二年九月一日萬年縣女子劉凝靜乘白馬著白衣男子從者八九十人入太史局升令廳牀坐勘問比有何災異太史令姚玄辨執之以聞是夜彗見西方天市中長五尺武后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門至通天宮閽者及仗衛不之覺擒系太極元年征人段萬謙潛入承天門登太極殿升御牀自稱天子呼宿衛兵士令稱萬歲德宗貞元八年二月丁亥許州人李狗兒持杖入含元殿擊欄檻擒伏誅敬宗即長慶四年十二月戊辰狂人徐忠信闌入浴堂門杖四十配流天德文宗開成二年十一月癸亥新書作太和二年十月狂人劉德廣突入含元殿詔付京兆府杖殺之宋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帝在揚州郊祀後數日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携絳囊拜於行宮門外自言天遣我為官家兒書於囊紙刻於右臂皆是語詢之不得姓名帝以其狂釋不問孝宗淳熙十四年正月紹興府有狂人突入恩平郡王第升堂踐王坐曰我大上皇孫來赴郡牒訊終不語元順帝至正十年春京師麗正門樓斗拱內有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至遠近聚觀之有旨取付法司鞫問但云蓟州人詰其所從來皆惘若無知乃以不應之罪笞之忽不知所在史家并書之以為異先朝景

泰三年五月癸巳朔以明日立太子具香亭於奉天門有一人自外徑入執紅棍擊香亭曰先打東南甲子木丙使執之命付錦衣衛亦書於英宗實錄然未有若萬曆四十三年張差一事宮中府中幾成莫解之禍更歷五朝流言未息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之矣

周禮閽人職云奇服怪民不入宮註曰怪民狂易是先王固知其有此事而豫為之防矣

詐稱太子

建炎南渡有詐稱徐王棣者詐稱信王榛者詐稱越王偲次子者詐稱淵聖第二皇子者詐稱榮德帝姬者詐稱柔福帝姬者莫不伏法訖無異言乃弘光時王之明一事中

外流言洶洶不息藩鎮稱兵遂以耗亡至今民間尚有與
以爲真者此亦亡國之妖也已
衛太子自殺於湖武帝爲桀歸來望思之臺張狀明白十
年之後猶有如成方遂之乘黃犢車詣北闕史氏聚觀至
數萬人公卿莫敢發言者況値非常之變事未一年吾君
之子天下屬心衆口諠騰卒難徧喻者乎苟之中城餘舍
不加刑戮是爲科理不可以亡國之君臣而加之證訊也
晉會稽王道子爲桓玄所害以臨川王寶子修之爲道子
嗣尊妃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世子道子子秀熙避難
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於是修之歸於別第劉裕意
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勾小兒也竟坐棄市太妃

不爲哭之甚慟本傳近時之論多有似乎此者

外國天象

昔人言朔漠諸國唯占於昴北亦不盡然晉志云是時雖二石僭號而其彊弱常占於昴不關太微紫宮考之史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死熒惑守心
而石虎死孛星太微大角熒惑太白入東井而苻生誅彗
起尾箕掃東井而燕滅秦彗起奎婁掃虛危而慕容德有
齊地太白犯虛危而南燕亡熒惑在匏瓜中忽亡入東井
而姚泰亡熒惑守心而李勢亡熒惑犯帝座而呂隆滅月
掩心大星而魏宣武殺熒惑入南斗而孝武西奔月掩心
星而齊文宣死彗星見而武成傳位彗星歷虛危而齊亡
太白犯軒轅而周閔帝弒熒惑入軒轅而明帝弒歲星掩
太微上將而守文襄誅熒惑入太微而武帝死不令時明
太白入太微而海陵弒白氣貫紫微而高琪殺胡沙虎彗
星起大角而哀宗滅其他難以悉驗大中國之有都邑猶
人家之有宅舍星氣之占如宅舍之有妖祥主人在則主
人當之主人不在則居者當之此一定之理而以中外爲
限斷乃儒生之見不可語於天道也
魏明帝問黃權曰天下鼎立何地爲正對曰當驗天文往
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徵也晉康帝建元
二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
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
虎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皂白之徵

也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
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
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

星事多凶

淮南王安以客言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謀爲畔逆
而自剄國除眭孟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從匹夫爲
天子者而以祇言誅趙廣漢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
有戮死大臣即上書言丞相罪而身坐要斬甘忠可推漢
有再受命之運而以刑上惑衆下獄病死弟子夏賀良等
用其說以誅齊康侯知東萊有兵私語門人爲王莽所殺
卜者王況以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爲李焉作讖書十餘萬

世間未精之人無不世害史法先生亦而人自持當身不可推極往事錄

言莽當殺之國師公劉秀女愔言宮中當有白衣會乃以自殺西門君惠言王涉以國師公姓名當為天子遂謀以所部兵劫莽事發被誅王郎明星歷常以河北有天子氣而以僭位誅死襄楷言天文不利黃門常侍當族滅而卒陷王芬自殺劉焉聞董扶言益州有天子氣求為益州牧而以天火燒城憂懼而卒子璋降於昭烈孔熙先推宋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江州當出天子而卒與范曄等謀反棄市并害彭城王郭麐言代呂者王又言涼州分野有大兵故勸呂光推王詳後推王乞基而卒之代呂隆者王尚又言滅秦者晉遂南奔秦人追而殺之劉靈助占爾朱當滅又言三月末我必入定州遂舉兵以三月被擒

斬於定州苗昌裔言太祖後當再有天下趙子崧習聞其說靖康末起兵檄文頗涉不遜卒以貶死成祖永樂末欽天監官王射成言天象將有易主之變孟賢等信之謀立趙王高燧竟以伏誅是數子者之占不可謂不驗而適以自禍其身是故占事知來之術惟正人可以學

漢書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又曰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藝文志）蜀志杜瓊精於術學初不視天文無所論說譙周常問其意瓊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後魏高允精於天

世言有天文可以觀

我可推何必其

文游頗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琳乃止北齊權會明風角玄象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惟有一子亦不授此術

石虎之太史令趙攬以天文死苻生之太醫令程延以方脈死故淮南子曰好事者未嘗不中（注中傷也）

圖讖

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然則讖記之興實始於

秦人而盛於西京之末也（褚先生三代世表論引黃帝終始傳）始皇備胡奴而亡秦者少子胡亥漢武殺中都官詔獄繫者而即帝位者皇曾孫病已苻生殺魚遵而代生者東海王堅宋廢帝欲南巡湘中而代子業者湘東王彧齊神武忌見沙門而亡高者宇文周武殺亮豆陵而篡周者楊堅（見隋書王劭傳）隋煬族李渾而篡隋者李淵唐太宗誅李君羨而移唐者武后周世宗伐張永德而繼周者藝祖

孔子閉房記

自漢以後凡世人所傳帝王易姓受命之說一切附之孔子如沙丘之亡卯金之興皆謂夫子前知而預為之讖其書不一矣魏高祖太和九年詔自今圖讖秘緯及名為

凡如讖書等學者皆
主以鼓其聽者也矣

孔子閉房記者一偽撰之書者以大衍論偽居卦丁世充
傳世充將謀篡位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
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楊姓也干一
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世充大悅詳此
乃似今人所云推背圖者今則託之李淳風而不言孔子
隋書藝術傳臨孝恭著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

百刻

一日十二時計刻則以百刻為率今曆家每時有十刻則
一百二十刻矣何以謂之百刻乎曰曆家有大刻有小刻
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謂之大刻合一
日計之得九十六刻其不盡者散一初初於初一之上置

一正初於正一之上謂之小刻每刻止當大刻六分之一
合一日計之為初初者十二為正初者十二又得四大刻
合前為百刻
宋王逵蠡海集言百刻之說每刻分為六十分百刻共得
六千分散於十二時每時得五百分如此則一時占八刻
零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卻將二十分零數分
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困學紀聞所載易氏之說
亦同
周禮挈壺氏註漏箭晝夜共百刻刻字始見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詔曰前先帝見爾雅釋宮十有餘刻又且鸞鳳集長樂宮東闕樹上飛下止地留十餘刻禮記樂記百度得
數而有常註百度百刻也今按經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

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節隋書天文志昔黃帝創
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
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於晝夜梁天監六年武帝以
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為
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漢哀新莽以百二十刻為梁武以九十六刻為日是
知每辰得八刻仍有餘分者古法也五代史馬重績傳重
績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
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
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
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
司天監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為十二時每時有八

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為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五夜每
時初行一刻至四刻六分之一為時正終八刻二分之一
則交入次時國史志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一擊鼓八鼓
後進時牌餘二十分為雞唱唱絕擊一十五鼓為時正

雨水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始
雨水者謂天所雨者水而非雪也今曆去此一句嫌於雨
水為正月中氣也鄭康成月令註曰夏小正正月啟蟄漢
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疏引漢書律曆志云正月立春節
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曆
改驚蟄為二月節也然淮南子先雨水後驚蟄則漢初已

有此說（逸周書周月解春三中氣雨水春分穀雨）而蔡邕月令問答云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夏月令曰蟄蟲始震（今作振）在正月也仲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是則三統未嘗改雨水在驚蟄之前也改之者四分曆耳記疏謬也今二月閒尚有雨雪唯南方地煖有正月雨水者（南史宋孝武帝紀大明元年正月庚午都下雨水蔡以雨水爲異）左傳桓五年啟蟄而郊註啟蟄夏正建寅之月夏小正正月啟蟄（王應麟曰改啟爲驚蓋避景帝諱）則當依古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爲是（律歷志又先穀雨後淸明）

五行

淮南子五行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

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抱朴子引靈寶經謂支干上生下曰寶下生上曰義上克下曰制下克上曰伐上下同曰專以保爲寶以困爲伐今曆家承用之

建除

建除之名自斗而起始見於太公六韜云開牙門常背建向破越絕書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戶淮南子天文訓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午爲定未爲執申爲破酉爲危戌爲成亥爲收子爲開丑爲閉漢書王莽傳十一月壬子直建戊辰直定蓋是戰國後語史記日者傳有建除家

解縉封事言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仰瞻極之宜何用建除之說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說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 [illegible]

艮巽坤乾

曆家天盤二十四時有所謂艮巽坤乾者不知其所始按淮南子天文訓曰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蹏通之維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

則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蹏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

九日指天以施報德之祉常行之祉背鄉之祉弼道之祉即艮巽坤乾也後人作衍義以爲奇門之術

太一

太一之名不知始於何時呂東萊大事記曰古之醫書說八風之虛實邪正以治病因有太一九宮之說黃氏日抄註呂氏春秋太一日此時本鈔神符迸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爲太一常居引晉可只索久名太天上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

其方此太一之祠所自起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河圖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央從橫十五故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地神後漢作北辰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坤宮又自此而震宮既又自此而巽宮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乾宮自此而兌宮自此而艮宮自此而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終於離宮也後漢黃香作九宮賦南齊書高帝紀叅太一九宮占歷推自漢高帝五年至宋順帝昇明元年太一所在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九

宮者一爲天蓬以制冀州之野二爲天內以制荆州之野三爲天衝其應在青四爲天輔其應在徐五爲天禽其應在豫六爲天心七爲天柱八爲天任九爲天英其應在雍在梁何揚州說天衝者木也天輔者亦木也故木行太過不及其衍在青在徐天柱金也天心亦金也故金行太過不及其衍在梁在雍惟水無應宮也此篇以九宮制九分野也山堂考索漢立太一祠即甘泉泰畤也唐謂之太清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宋朝凡五太一之祠以太一飛在九宮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則兵疫不興水旱不作在太平興國中太宗立祠於東南郊而祀之則謂之東太一在天聖中仁宗立祠於西南郊而祀之則謂之西太

一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禧宮而祀之則謂之中太一宋史劉摯傳言西太一之徙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有福兆幾自吳發蜀信如所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酉當作西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禍飢荐耶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誕漸其悔之兆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

正五九月

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爲忌月令人相沿以爲不宜上任考唐書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得行刑禁屠殺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沖虛至德去其殘殺四時之禁無伐麛卵三驅之化不取前禽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斯道朕祗膺靈命撫遂群生言念亭育無忘鑒寐

遵前陰齋至將生禁不忍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白居易在杭州詩曰仲夏齋戒月三旬斷腥羶雲麓漫鈔曰釋氏智論云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唐太宗崇其教太宗當作高祖故正五九月不食葷百官不支羊錢其後因此遂不上官叔劉雜記謂新官上任應祭告神祇必須宰殺故忌之也愚按正五九月不上任自是五行家言不繫釋氏其傳已久亦不始於唐南齊書張融傳攝祠部倉部二曹倉曹以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爲可開不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北齊書宋景業傳顯祖將受魏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則豈得不終於其位乎顯祖大悅南史

王鎮惡傳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其祖猛曰昔孟嘗君以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又考左傳鄭僖公復公父定叔之位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而顏師古註漢書李廣數奇以爲命隻不耦段會宗傳亦足以復鴈門之踦應劭曰踦隻也會宗從旂部下爲鴈門又坐法是則奇爲踦隻不耦也霍去病傳諸宿將常留落不耦以雙月爲良隻月爲忌齋耦猶存古人已有之矣後漢書郎顗傳言卜數隻偶之數蓋古已有此術遼史正旦凡上於惡側擲木闕得隻數爲不利

冊府元龜德宗貞元十五年九月乙巳詔自今二月一日九月九日休節前放開假一日中和重陽二節唐人正五九月齋戒不禁節日白居易有閏九月九日獨飲詩云自從九月持齋戒不醉重陽十五年是閏九月可以飲酒也

冊府元龜載唐開元二十二年十月敕曰道家三元誠有科誡朕嘗精意禱亦久矣而初未蒙福念不在茲今月十四日十五日是下元齋日都內人應有屠殺令河南尹李適之句當總與贖取其百司諸厨日有肉料亦責數奏來并百姓間是日並停宰殺漁獵等兼肉料食自今以後兩都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斷又舊唐書武宗紀會昌四年春正月乙酉朔勅齋月斷屠出於釋氏國家創業猶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茲弊鼓刀者既獲厚利糺察者潛受請求正以萬物生植之初宜斷三日列聖忌斷一日仍准開元二十二年勅三元日各斷三日餘月不禁此則道家之說乃正七十月而非正五九月又與武德二年之詔不同今人所謂三官齋用此

後漢書南匈奴傳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此與三長月同

古今神祠

史記封禪書言秦雍有百數十祠而陳寶尤著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又云雍菅廟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自西京以下而秦時所奉之神絕無影響後漢劉盆子傳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與邪宗

傳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祀，神數下言，官中多不便。朴魏書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爲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到時爲濟南相，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應劭風俗通曰：自琅邪青州六郡及勃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爲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爲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曜，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然考之於史，晉時猶有其祠。晉書五行志：臨淄有大蛇，負二小蛇入漢城陽景王祠中。慕容德載記：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漢城陽景王廟，而今并無其廟。宋書元凶劭傳：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啟字郎稽顙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郡王，食邑萬戶，加節鉞；蘇侯爲驃騎將軍。胡三省通鑑注曰：蘇侯神，即蘇峻也。南齊書崔祖思傳：爲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崇之入堯廟，有蘇侯神偶坐，堯之日唐堯聖人，而與雜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illegible]除諸神像。禮志：明帝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群神，蔣侯加殿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鍾山王，蘇侯至驃騎大將軍。南史齊東昏侯紀：迎蔣侯神入宮，晝夜祈禱。帝誅始安王遙光，遂加位相國，末又號爲靈帝，車服羽儀一依王者。曹景宗傳：梁武帝時旱甚，詔祈蔣帝神，十旬不雨，帝怒，命載荻欲焚其廟，將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阼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

將朝臣修謁。陳書高祖紀：十月乙亥，即皇帝位，丙子，幸鍾山祀蔣帝廟。宋書孔季恭傳：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南齊書李安民傳：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廳事，又於廳上八關齋。俄而牛死，安民亦卒，世以神爲祟。今南京十廟猶有蔣侯，湖州亦有卞山王，而亦不聞[illegible]子文之廟[illegible]楚王既弘[illegible]釋[illegible]江而樓遷二閭。若城陽之類，以後出而反受世人之崇奉，關壯繆之祠，至徧於天下，封爲帝君，豈鬼神之道亦與時爲代謝者乎？應劭云：今帝非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祠，凡千七百所，今嘗甯夷氐宗器闕亡器物，器則知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而未經正引吳福說廬山神之言，謂神道之事亦有換轉。昔夫子答宰我黃帝之問，謂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黃帝三百年。烈山氏之子曰柱，食于稷，湯遷之而祀棄。以帝王神聖且然，則其他人鬼之屬，又可知矣。

春秋之世，猶知淫祀之非，故衛侯夢夏相，而甯子弗祀；晉侯卜桑林，而荀罃弗禱；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今所原之由，而沅州之間，多祀河伯，豈所謂楚人鬼而越人禨，亦皆起於戰國之際乎？夫以昭王之

所弗祭者而屈子歌之可以知風俗之所從來矣讖言自釋氏書入中國亦從玉之說而神仙無聞矣

洪武三年六月癸亥詔曰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宜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

際名正言順於禮為當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其東嶽祝文曰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詳之再三畏不敢效亦許卓絕千古之見乃永樂七年正月丙子進封漢秣陵尉蔣君之神為忠烈武順昭靈嘉佑王則何不考之聖祖之成憲也

佛寺

晉許榮上疏言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戒麁漏尚不能遵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洛陽伽藍記有比丘惠凝死去復活見閻羅王閱一比丘是寶明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棄官入道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付司送入黑門此雖寓言乃居官佞佛者之箴砭也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自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在彼齋中已有能為此言者

宋明帝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為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上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 [illegible]

泰山治鬼

嘗考泰山之故仙論起於周末鬼論起於漢末左氏國語未有封禪之文是三代以上無仙論也史記漢書未有考鬼之說是元成以上無鬼論也鹽鐵論云古者庶人魚菽之祭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於五祀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則出門進香之俗已自西京而有之矣自哀平之際而讖緯之書出然後有如遁甲開山圖所云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博物志所云泰山一曰天孫言為天帝之孫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長短者其見於史者則後漢書方術傳許峻自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神

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古辭怨詩行云齊度游四方各繫泰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陳思王驅車篇云魂神所繫屬逝者感斯征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應璩百一詩云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然則鬼論之興其在東京之世乎

或曰地獄之說本於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之倫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之寓言而意已近之矣於是魏晉以下之人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昔宋胡寅謂閻立本寫地獄變相而周興來俊臣

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實為之祖孔子謂為俑者不仁有以也夫

蕃俗信鬼 [illegible]

蕃俗信鬼匈奴欲殺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熟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慕容儁斬冉閔於龍城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人言閔為祟儁遣使祀之謚曰悼武天王其日大雪魏太祖殺和跋誅其家後世祖西巡五原回幸豺山校獵忽遇暴風雲霧四塞世祖怪而問之群下言跋世居此土祠冢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古弼祭以三牲霧即除散後世祖蒐狩之日必先祭之然何爲所理所有之而蕃俗之畏鬼神則又不可以常情論矣 [illegible]

日知錄卷之三十

河東山西

河東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師在關中。而其東則河。故謂之河東。元之京師在薊門。而其西則山。故謂之山西。各自其畿甸之所近而言之也。

古之所謂山西。即今關中。史記太史公自序。蕭何塡撫山西。方言。自山而東五國之郊。郭璞解曰。六國惟秦在山西。王伯厚地理通釋曰。秦漢之間稱山北山南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勢。正義以爲華山之西。非也。

陝西

後漢郡國志。陝縣有陝陌即今之陝州二伯所分。故有陝東陝西之稱。水經注。河水又東得七里澗。澗在陝西七里。宋書柳元景傳。龐季明率軍向陝西七里谷。北史魏孝武帝紀。高昂率勁騎及帝於陝西。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一年九月丁亥。河溢壞陝西河北縣今平陸縣。肅宗紀。乾元三年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將軍郭英乂爲陝州刺史陝西節度潼關防禦等使。肅宗諸子傳。杞王倕可充陝西節度大使。李渤傳。澤潞節度使郗士美卒。渤充弔祭使。路次陝西。疏數其已經閿鄉縣。回紇傳。廣平王副元帥郭子儀領回紇兵馬與賊戰於陝西。皆謂今陝州之西。後人遂以潼關以西通謂之陝西。於唐以關中爲陝西。晉書宣帝紀。西屯長安。天子命之曰。昔周公旦輔成王。有素雉之貢。今君受陝西之任。有白鹿之獻。張寔傳。愍帝末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張華祖道梁王彤應詔詩。二跡陝西。實在我王。是也。東晉則以荊州爲陝西。南齊書曰。江左大鎭。莫過荊揚。周世二伯總諸侯。周公主陝東。召公主陝西。故稱荊州爲陝西也。宋書荊州刺史下云。王敦治武昌。陶侃前治沔陽。後治武昌。王廙治江陵。庾亮治武昌。庾翼進襄陽。復還夏口。桓溫治江陵。桓沖治上明。王忱還江陵。此後遂治江陵。考之於史。桓沖爲荊州刺史。安帝詔曰。故太尉沖。昔藩陝西。忠誠王室。毛穆之傳。庾翼專威陝西。劉毅爲荊州刺史。安帝詔曰。劉毅推轂陝西。南史宋文帝紀。命王華知州府。留鎭陝西。宋書蔡興宗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荊州事。袁顗曰。舅今出居陝西。鄧琬傳。晉安王子勛檄曰。前將軍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練甲陝西。

亦有稱陝東者。晉書載記。劉聰署石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又加崇爲陝東伯慕容暐載記秦楊兵爲武運東陝東。唐太宗爲秦王時。拜使持節陝東道大行臺。

山東河內

古所謂山東者。華山以東。管子言。楚者山東之彊國也。史記引賈生言。秦幷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後漢陳元傳言。陛下不當都山東謂光武都洛陽。蓋自函谷關以東總謂之山東。而非若今之但以齊魯爲山東也。唐人則以太行山之東爲山東。

[illegible]

谿谷山東也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云自大河以北總謂之河內而非若今之但以懷州為河內也

吳會

宋施宿會稽志曰按三國志吳郡會稽為吳會二郡張紘謂孫策曰收兵吳會則荊揚可一孫賁傳云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云使部伍吳會二郡全琮傳云分丹陽吳會三郡險地為東安郡是也前輩讀為都會之會於本是錢康功曰今平江府署之南名吳會坊漢書吳王濞傳上患吳會稽輕悍按今本史記漢書並作上患吳會稽不知順帝時始分

二郡 順帝紀永建四年分會稽為吳郡 漢紀安得言吳會稽當是錢所見本未誤後人妄增之耳 本傳吳有豫章郡銅山 赤當作有字正與此同 魏文帝詩吹我東南行行至吳會陳思王求自試表曰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晉文王與孫皓書曰惠矜吳會施及中土魏元帝加晉文王九錫文曰埽平區宇信威吳會阮籍為鄭沖勸晉王箋曰朝服濟江埽除吳會陳壽上諸葛亮集曰身使孫權求援吳會羊祜上疏曰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傅玄食舉樂東西廂歌曰既禽庸蜀吳會是寧左思魏都賦曰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謀於吳會武帝問劉毅曰吾平吳會一同天下石崇奏惠帝曰吳會僭逆幾於

[illegible]

百年石勒表王浚曰晉祚淪夷遠播吳會慕容廆謂高瞻曰翦鯨豕於二京迎天子于吳會丁琪諫張祚曰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此不得以為會稽之會也蓋漢郡元有此名如曰吳郡 [illegible] 孫賁朱桓傳則後人之文偶合此二字不可以證吳王濞傳也

江西廣東廣西

江西之名殊不可曉全汴之地並在江南不得言西若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並在秦郡今六合縣 歷陽今和州 廬江今廬州 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 [illegible] 史記項羽本紀江西

皆反楊子法言楚分江西三國志魏武帝紀進軍屯江西郝谿吳王傳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今壽州 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孫瑜傳賓客諸縣多江西人晉書武帝紀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穆帝紀江西乞活郭敞等執陳留內史劉仕而叛 [illegible] 郗鑒傳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桓伊傳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今之所謂江北昔之所謂江西也故晉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 [illegible] 今人以江饒洪吉諸州為江西是因唐貞觀十年分天下為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為十

江道而江南為東西二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稱江東江西爾始見於唐書李峘傳乾元初拜御史大夫持節都統淮南江東江西節度宣慰觀察處置等使德宗紀建中三年十月辛亥以嗣曹王皐為洪州刺史江西節度使劉禹錫和吳方之詩今歲洪中無雨雪眼前風景是江西亦是中唐以後始有此稱今之作文者乃曰大江以西謬矣

今之廣東廣西亦廣南東路廣南西路之省文也文獻通考太宗至道三年分天下為十五路其後又增三路其十七曰廣南東路其十八曰廣南西路

四川

唐時劒南一道止分東西兩川而已至宋則為益州路後改為成都府路梓州路後改為潼川府路今潼川州利州路今保寧府廣元縣夔州路謂之川峽四路後遂省文名為四川

史記薛川國薛縣之誤

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公孫弘傳齊菑川國薛縣人也言齊又言菑川而薛並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以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未詳今考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弘是弘嘗為薛人上言齊菑川者誤耳

後漢郡國志薛本國注引地道記曰夏車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為孟嘗君食邑史記越世家蘇秦之說云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索隱曰常邑名蓋田文所封者魏書地形志薛縣彭城郡有奚公山奚仲廟孟嘗君冢水經注今薛縣故城側猶有文冢結石為郭作制嚴固瑩麗可尋而史記孟嘗君傳正義曰薛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今滕縣志據公孫弘傳之誤文而以為孟嘗君封邑失之矣路史云公孫弘生山今菑川南四十里亦誤

又按地理志菑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縣西南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一十九里樓鄉未詳所在又高五王傳武帝為悼惠王冢園在齊乃割臨菑東圜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然則菑川在臨菑之東矣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并非漢之菑川乃般陽縣耳以為漢之菑川而又以為孟嘗君之薛此誤而又誤也

曾子南武城人

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曾子獨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杜氏註云泰山南武城縣然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成縣屬東海郡後漢書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為南武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澹臺祠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史記平原君傳

郡東以其與定襄皆隸趙且定襄在趙故也若子游之武城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齊之北也故漢儒以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者殺加也子羽傳次曾子後即曰武城而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亦以見武城之即為南武城也孟子言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則云魯人攻鄪鄪字即費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毋使狗豕入吾舍仁山金氏言曾子書引此事以為人攻費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費則曾子所居之武城費邑也哀公八年傳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又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後漢志云南城有東陽城

引此為證今費縣西南七十里有關陽鎮又可以見南城之即為武城也南城之名見於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漢書但作南成孝武封城陽共王子貞為南城侯而後漢王符潛夫論云鄗畢之山南城之冢章懷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此又南成之即南城而在費之證也晉書南武城縣屬泰山郡費縣屬琅邪郡成化中或言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有漁者陷入其穴得石碣而封志之疑碣刻世本有石碣科斗古文亦非今人所識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顧鼎臣奏求曾氏後得裔孫質粹於吉安之永豐遷居嘉祥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大曹縣之內鄉孫家村侯邨之家史記正義侯

郡縣木窓在縣木父東遷泰州孫井家廟而近人之撰志者以為作乃如此之類蓋難以盡信也

漢書燕王傳

漢書燕王定國傳殺肥如令郢人按地理志肥如自屬遼西郡不屬燕武帝元朔元年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諸國自析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然則肥如令之從於燕必在元朔以前未析邊郡之時也燕王旦傳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其上云武帝時因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是文安已削不屬燕又云昭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昭帝本紀亦云始

元元年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戶然則文安縣之所以屬於燕必在益封萬三千戶之後也此皆史文之互見者可以參考而得之也

徐樂傳

漢書徐樂燕郡無終人也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屬右北平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為燕王而其時稱燕郡於下從而志略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以其時屬燕後改屬右北平耳

水經注大梁霸丘之誤

左傳桓九年梁伯伐曲沃注梁國在馮翊夏陽縣西北

梁近秦而幸殘是也及晉地理志入馮翊夏陽縣故少梁也水經注乃曰大梁周梁伯之居也梁伯好土功大其城號曰新里民疲而潰秦遂取焉後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於大梁是也是誤以少梁為大梁而不知大梁不近秦也後漢志[illegible]國自[illegible]後[illegible]漢書代郡靈丘[illegible]曰是武靈王葬其東南二十里故縣氏之水經注引史記趙敬侯二年敗齊于靈丘則名不因靈王也按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六國表及趙世家韓世家並同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十五年趙與韓魏燕共擊齊齊湣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

而孟子謂蚔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此別一靈丘必在齊境後入於趙[illegible]滕縣東三十里[illegible]未知何據[illegible]而孝成王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然則其不在代郡矣水經注云云是誤以趙之靈丘為齊之靈丘而不知齊境不得至代也[illegible]

三輔黃圖

漢西京宮殿甚多讀史殊不易曉三輔黃圖敘次頗悉以長樂未央建章北宮甘泉宮為綱而以其中宮室臺殿為目其得體要但其無所附麗者悉入北宮及甘泉宮下則紕矣[illegible]今當以明光宮太子宮二宮別為一條為長安城內諸殿承信宮中安宮養德宮別為一條為長安宮異名長門宮鉤弋宮儲元宮宜曲宮別為一條為長安城外離宮昭臺宮犬臺宮扶荔宮葡萄宮別為一條為上林苑內離宮宜春宮左右宮集靈宮鼎湖宮[illegible]思子宮黃山宮池陽宮步壽宮萬歲宮梁山宮回中宮首山宮別為一條為各郡縣離宮[illegible]別有明光宮不知其地附列於後而梁山宮當并入秦梁山宮下則區分各當矣

大明一統志

永樂中命儒臣纂天下輿地書至天順五年乃成賜名曰

大明一統志御製序文而前代相傳如括地志太平寰宇記之書皆廢今考其書舛謬特甚略摘數事以貽後人之改定云

一統志三河本漢臨朐縣地今考兩漢書並無臨朐縣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潞縣下云武德二年置臨朐縣貞觀元年省臨朐而薊州漁陽郡三河下云開元四年析潞縣置故知本是一地先分為臨朐後分為三河皆自唐非漢也

一統志引古事舛戾最多未有若密雲山之可笑者晉書石季龍載記段遼棄令支奔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使征東將軍麻秋迎之遼又遣使降于燕慕容皝曰彼貪而無謀

吾今請降求迎彼不疑也若伏重兵要之可以得志既遣
子將伏兵於密雲麻秋統兵三萬迎遼爲將所襲死者什
六七秋步遁而歸是役也與燕合謀而敗趙之衆也今一
統志云密雲山在密雲縣南一十五里亦名橫山昔燕趙
伏兵於此大敗趙衆是以爲趙與燕謀而敗遼之衆矣
不言役而曰遼然以遼爲趙亦遂修志諸臣並晉書而未
之見乎

一統志楊令公廟在密雲縣古北口祀宋楊業按宋史楊
業傳業本太原降將太宗以業老於邊事遷代州兼三交
令爲曲縣駐泊兵馬都部署會契丹入鴈門業領麾下數千騎
自西京而出由小陘至鴈門北口南嚮背擊之契丹大敗

日知錄　卷之三十一　十二

以功遷雲州觀察使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忠武軍節度
使潘美爲雲應路行營都部署命業副之以西上閤門使
蔚州刺史王侁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護其軍諸
軍連拔雲應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曹彬之師不利諸
路班師美等歸代州未幾詔遷四州之民於內地令美等
以所部兵護之時契丹復陷寰州侁令業趨鴈門北川業
以爲必敗不可侁沮之行業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
步兵強弩爲左右翼以援業即與侁領麾下兵陳於谷口
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
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
聞業敗即麾兵卻走業力戰至谷口望見無人即拊膺大
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
十人馬重傷不能進爲契丹所擒不食三日死是業生平
未嘗至燕況古北口又在燕東北二百餘里地屬契丹久
矣業安得而至此且史明言鴈門之北口而以爲密雲之
古北口是作志者東西尚不辨何論史傳哉又按遼史聖
宗紀統和四年七月丙子樞密使斜軫奏復朔州擒宋將
楊繼業耶律斜軫傳繼業敗走至狼牙村衆軍皆潰繼業
爲飛矢所中被擒與宋史略同密雲縣志威靈廟在古北
口北門外一里祀宋將太尉大同軍節度使楊公成化十
八年禮部尚書周洪謨記引宋史全文而不辨鴈門北口
之非其地豐潤縣志令公村在縣西十五里宋楊業屯兵

日知錄　卷之三十一　十二

拒遼於此有功故名並承一統志而誤

一統志遼章宗陵在三河縣北五十五里考遼無章宗其
一代諸帝亦無葬三河者

一統志金太祖陵世祖陵俱在房山縣西一十里三峯山
下睿宗陵章宗陵俱在房山縣西大房山東北按金史海
陵紀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爲山陵建
行宮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遷太
祖太宗梓宮十一月乙巳朔梓宮發丕承殿戊申山陵禮
成正隆元年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遷始祖以下
梓宮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視山陵十月乙酉葬始祖以
下十帝於大房山閏月己亥朝山陵禮成又大祀恐太祖

葬睿陵太宗紀大宗葬恭陵世宗紀世宗葬興陵章宗紀章宗葬道陵又熙宗紀帝被弒葬於皇后裴滿氏墓中貞元三年改葬於大房山蓼香甸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上謚號陵曰思陵二十八年改葬於峨眉谷仍號思陵又海陵紀葬於大房山鹿門谷後降爲庶人改葬於山陵西南四十里又睿宗紀大定二年改葬於大房山號景陵顯宗紀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寅葬於大房山章宗時號曰裕陵是則金代之陵自上京而遷者十二帝其陵曰光曰熙曰建曰輝曰安曰定曰永曰泰曰獻曰喬曰睿曰恭其崩於中都而葬者二帝其陵曰興曰道被弒者一帝其陵曰思追謚者二帝其陵曰景曰裕被弒而降爲庶人者一帝葬在兆域之外而宣宗則自即位之二年遷於南京三年五月中都爲蒙古所陷葬在大梁非房山矣今一統志止有四陵而誤列宣宗又葬於章宗之上諸臣不學之過也

漢書地理志樂浪郡之縣二十五其一曰朝鮮應劭曰故朝鮮國武王封箕子於此志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山海經曰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註朝鮮今樂浪縣箕子所封也在今高麗國境內慕容氏於營州之境立朝鮮縣魏又於平州之境立朝鮮縣但取其名與漢縣相去則千有餘里一統志乃曰朝鮮城在永平府境內箕子受封之地則是箕子封於今之永平矣當日儒臣令[illegible]

爲之何至於此爲之太息

一統志登州府名宦下云劉興居高祖孫齊悼惠王肥子誅諸呂有功封東牟侯惠澤及於邦人至今廟祀不絕考史記漢書本紀年表興居以高后六年四月丁酉封孝文帝二年冬十月始令列侯就國春二月乙卯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其明年秋以反誅是興居之侯於東牟僅三年其奉就國之令至立爲濟北王僅五月其曾到國與否不可知安得有惠澤及人之事而二千年而思之不絕者乎甚矣修志者之妄也

王文公虔州學記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以曠字絕爲一句谷字絕爲一句阻字絕爲一句文理甚明今一統志贛州府形勝條下摘其二語曰地最曠大山長谷荒何讀之不通而欲從事於九丘之書眞可爲千載笑端矣

交阯

大學衍義補曰交阯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秦爲象郡漢武帝平南越置交阯九眞日南三郡五代時爲劉隱所并至宋初始封爲郡王猶稱中國官爵勅賜如所謂特進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及功臣誠順化功臣皆如內地之臣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眞臘視之不復知其爲中國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爲

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冒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㕡詐稱陳氏絶嗣蒼爲甥求權署國事太宗皇帝從其請踰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逃至京愬其實季犛乃表請迎添平還國朝廷不逆其詐遣使送添平歸撫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太宗徧告於天地神祇發兵致討遣征夷將軍朱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將張輔總其兵生禽季犛及其子蒼獻俘京師詔求陳氏後爲立之國人咸稱季犛殺之盡無可繼者僉請復古郡縣遂如今制立交阯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黎利者乃彼中幺麽小醜耳中官庇之遂致猖獗上表請立陳氏後宣宗皇帝亦謂此皇祖意也遂聽之即棄其地俾復

爲國嗚呼自秦并百粤交阯之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阯與焉在唐中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公輔（唐書姜公輔愛州日南人）已仕中朝爲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柰何世歷五代爲土豪所據宋興不能討之遂使茲地淪於蠻裔之域而爲侏儒藍縷之俗三百餘年而不得與南海桂林等六郡同爲衣冠禮樂之區一何不幸哉按交阯自漢至唐爲中國之地在宋爲化外州雖貢賦版籍不上戶部然聲教所及皆遐州帥府領之永樂閒平定其地設交阯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各一衛十千戶所二府十五（六年十月自州陞爲州者二）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市舶提舉司一巡檢司

百稅課司局等衙門九十二而升遐之後上從廷議以復交阯郡縣於數千載之後驅殘北寇於數萬里之外爲言既遐武功之成亦後興國之廟後以兵力不及而棄之乃天順中修一統志竟以安南與占城暹羅等國同爲一卷（天順八年七月實錄寧遠州本中國地國初屬雲南布政司守臣怠忽黎利叛朝廷予之故地乃升寧遠州及廣西太平府之歸州以古當時有司失於撫綏今羣蠻附於交）嗟乎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封域之中而忘無外之規吾不能無議夫儒臣者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洪武十七年閏十月進其中如上都大寧遼東諸衛縣皆載前代沿革而云本朝未立內地如河間府之景州東寧會川樂蘇亦具前代沿革而云本朝未立不以一時郡縣之有無而去歷代相因之版籍甚

爲有體

薊

漢書薊故燕國召公所封後漢書薊本燕國刺史治自七國時燕都於此項羽立臧荼爲燕王都薊高帝因之爲燕國元鳳元年燕刺王旦自殺國除爲廣陽郡本始元年爲廣陽國建武十三年省屬上谷永平八年（一作永元六年）復爲廣陽郡晉復爲燕國魏爲燕郡隋開皇初廢大業初置涿郡唐天寶元年更名范陽郡並治薊水經㶟水過廣陽薊縣北又東至漁陽雍奴縣注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後漢書彭寵傳寵反漁陽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晉書載記魏圍中山清河王會（寶之庶子）自龍城遣兵赴救

張威將軍徐祟爲前鋒至漁陽遇魏千餘騎劫掠而過殺十餘人魏騎潰去祟亦引還會乃上道徐進始達薊城即此三事可見薊在漁陽之南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治薊開元十八年析置薊州漁陽郡治漁陽及遼改薊爲析津縣因此薊之名遂沒於此而存於彼今人乃以漁陽爲薊而忘其本矣史記樂毅書薊丘之植植於汶篁此即水經注所言薊丘

禮記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史記及水經注並作武王克殷疏云今涿郡薊縣是也即燕國之都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祖召公與周同姓按黃帝姓姬召公蓋其後也穀梁傳曰燕周之分子也穿由蓋因謂召公爲文王之庶子而堯實苗又且爲成王所封燕乎

日知錄 卷之三十一 十六

左傳富辰之言不叙及燕按此以薊燕爲一國而召公即黃帝之後史記周本紀武王封帝堯之後於薊封召公奭於北燕正義曰按周封以五等之爵薊燕二國俱武王立因燕山薊丘爲名其地足自立國後薊微燕盛乃并薊居之其說爲長

夏謙澤

晉書載記慕容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趣龍城魏石河頭引兵追及之于夏謙澤胡三省通鑑注夏謙澤在薊北二百餘里恐非按水經注鮑丘水東南流逕潞城南又東南入夏澤澤南紆曲渚一十餘里北佩謙澤眇望無垠也下云鮑丘水又東與泃河合三河志鮑丘河在縣西二十五里源自口外南流經九莊嶺過密雲合道人窦至通州之采北村合泃水入泃河今三河縣西三十里地名夏店舊有驛鮑丘水經其下而泃河自縣城南至寶坻下入於海疑夏店之名即古夏澤其東衛望皆波澤與水經注正合自薊至龍城此其孔道寶以丙辰行魏人以庚午及之相距二日適當其地也

石門

後漢書公孫瓚傳中平中張純與烏桓丘力居等入寇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大破之注石門山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水經注云濡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嶄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靈帝中平五年公孫瓚討張純戰于石門大破之今薊州東北六十里有石門驛即水經注之石門

日知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七

是也按史本紀但言石門而傳言屬國石門則存兩石門北齊書皮景和傳正光中因使明還世襲夷家廣寧之石門縣水經注所指乃漁陽之石門非遼東屬國之石門當以柳城爲是通典柳城有石門山

無終

玉田漢無終縣漢書地理志故無終子國浭水西至雍奴入海史記項羽封韓廣爲遼東王都無終後漢書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韋昭國語解無終山戎之國今爲縣在北平當作右水經注藍水出北山東屈而南流逕無終縣故城東故城無終子國也魏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西北百二十里有無終城無終之爲今玉田無可疑者然

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漢書樊噲傳擊陳豨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則去玉田千有餘里蓋無終之國本在大原代郡之境而後遷于[illegible]

柳城

史言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福德之地乃營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一統志柳城在永平府西二十里龍山在府西四十里永平府志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漢末爲烏桓所據晉時爲慕容氏父子所據

隋置遼西郡唐置營州元省入昌黎爲薛安都其說與史不同今府西二十里全無遺跡而[illegible]三十一年[illegible]然皆非柳城之舊也按唐書營州柳城郡下云西四百八十里有渝關守捉城又云西北接奚北接契丹通典柳城郡下云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七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東南到安東府二百七十里西南到北平郡七百里西北到契丹界七十里東北到契丹界九十里而平州北平郡下云東至柳城郡七百里西至漁陽郡三百里東北到柳城郡七百里是柳城在今永平之東北七百里而[illegible]氏之龍城[illegible]後之營州於其地[illegible]大

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曆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illegible]之府縣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昌黎名同而地異也

三國志魏武帝用田疇之言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徐無山在今玉田縣柳城在玉田之東北數百里也北齊書顯祖伐契丹以十月丁卯至平州從西道趨長塹辛丑至白狼城壬寅至昌黎城是昌黎在平州之東北齊主之行凡五日而後至也隋書漢王諒伐高麗軍出臨渝關至柳城唐書太宗

伐高麗還以十月丙午次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丙辰皇太子迎謁於臨渝關在今撫寧之東則柳城又在其東太宗之行凡十日而後至也

遼史載柳城曰興中府古孤竹國漢柳城縣地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德之地乃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而遷都之號曰和龍宮慕容垂復居焉垂子寶[illegible]後爲馮跋所滅高雲滅慕容氏馮跋代之[illegible]元魏取之爲遼西郡隋平高寶寧置營州煬帝改柳城郡唐武德初改營州總管府尋爲都督府萬歲通天元年陷李萬榮神龍元年徙府幽州開元四年復治柳城八年徙漁陽十年還

柳城請於柳城依舊置營州都督府從之後為奚所據
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將建城命韓知方擇其處乃完葺柳
城號霸州彰武軍節度重熙十年升興中府有太華山小
箕山香高山麝香崖天授皇帝刻石在焉駐龍峪神射泉
小靈河統州二縣四其一曰興中縣本漢柳城縣地太祖
掠漢民居此置霸城縣重熙中置府更名此又遼之柳城之
故頗為詳備元世祖至元七年十月己丑降興中府為州
以地圖考之當在今廢營州之北但唐書平州下云又有
柳城軍永泰元年置蓋唐府柳城之地屢被陷沒後徙無
常此其在平州者或即今之靜安社亦不可知
於然不可以永泰元年之柳城為古
此郡所移置之柳城

日知錄　卷之三十一　三二

之柳城也
一統志采輯諸書不出一人之手如柳城廢縣既云在府
城西二十里矣而於土產則云人參麝香豹尾俱出柳城
縣出今府西二十里乃灤河之西洞山之南沙土之地其
能出此三物乎按唐書營州柳城郡貢人葠麝香豹尾皮
骨骴志本引之而不知所指府西二十里廢柳城縣之誤
也

昌黎

按昌黎有五漢晉遼西郡之縣其入曰昌黎渝水首受塞
外南入海東部都尉治應劭曰今昌黎水經注白狼水又
東北逕昌黎縣故城西地理志曰交黎也通鑑注昌黎漢

交黎縣屬遼西郡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齊王正始五
年鮮卑內附復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後立昌黎
郡晉書武帝紀太康二年慕容廆寇昌黎三年安北將軍
嚴詢敗慕容廆於昌黎成帝咸康二年慕容皝自昌黎東
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是則在渝水下流近當
海口此一昌黎也晉書載記慕容皝徙昌黎郡又云破宇
文歸之衆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及慕容盛之世有
昌黎尹張順劉忠高雲以馮素弗為昌黎尹馮跋之世有
昌黎尹孫伯仁以史考之當去龍城不遠此又一昌黎也
魏併柳城昌黎棘城於龍城而立昌黎郡志云有堯祠
鶉城狼水而列傳如韓麒麟韓秀谷渾孫紹之後皆昌黎

日知錄　卷之三十一　三二

人前燕之舊都龍城此又一昌黎也齊以後昌黎之名廢
至唐太宗貞觀三年更崇州為北黎州治營州之東北廢
陽師鎮八年復為崇州置昌黎縣後淪於奚遼史建州永
康縣本唐昌黎縣地此又一昌黎也遼太祖以定州俘戶
置營州鄰海軍其縣一曰廣寧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改
為昌黎相沿以至於今在永平府城東南七十里此又一
昌黎也鄭進卿永平志併昌黎有二而不知其有五今序
而列之論古者可以無惑焉
韓文公多自稱昌黎唐書載韓氏世系則云漢弓高侯頹
當裔孫世居潁川徙安定武安常山九門而生安定桓王
茂為公之六世祖然昌黎之郡支派各別故先儒以為公

之自稱本其郡望宋元豐七年封公爲昌黎伯亦是從其本望宋封爵必取本望元和中朔方節天水閻巨源封邑太原乃自言非本郡上謂宰相李吉甫曰有司之誤不可再也宜使儒生條其源系考其郡望子孫職任所總輯之每加爵邑則令閱視乃命林寶撰次元和姓纂一卷明初亦如之太平忠臣嗣追封花雲東丘郡侯許瑗高陽郡侯王鼎太原郡侯是也如韓長鸞韓建封昌黎王韓擇木封昌黎伯韓偓封昌黎男之比若昌黎之韓被著於魏如麒麟顯宗史所言其爲昌黎棘城人又非今之昌黎也然則文公之沒二百六十年而始封昌黎伯又一百六十年而始立今之昌黎縣以金之縣而合唐之人遂謂文公爲此縣之人其亦未之考矣

石城

漢右北平郡之縣十六其三曰石城後漢無之蓋光武所

併省也至燕分置石城郡考之通鑑及晉載記得二事慕容寶宿廣都黃榆谷清河王會勒兵攻寶寶帥輕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是廣都去龍城二百里而石城在其中間也慕容熙敗于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尚方兵於後作亂註云高和本爲石城令時以大喪會於龍城是石城去龍城不遠也魏書地形志廣興下云有雞鳴山石城大都城此即漢之石城矣魏太平眞君八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領縣三其一曰石城有白鹿山祠其二曰廣都水經注石城川水出西南石城山東流逕石城縣故城南北屈逕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又東北入廣成縣東廣成即廣都城燕之石城在廣都之東北而此在廣都之西南是魏之石城非燕之石城矣隋書始無石城云北齊廢之而唐書平州石城下云本臨渝武德七年省貞觀十五年復置萬歲通天二年更名有臨渝關有大海有碣石山是武后所更名之石城又非魏之石城矣舊唐書同[illegible]追躡史朝義于平州石城縣梟其首遼史灤州統縣三其三曰石城下云唐貞觀中於此置臨渝縣萬歲通天元年改石城縣在灤州南三十里唐儀鳳石刻在焉今縣又在其南五十里遼徙置以就鹽官是遼之石城又非唐之石城矣今之開平中屯衛自永樂三年徙於石城廢縣在灤州西九十里乃遼之石城而一統志以爲漢舊縣何其謬與

木刀溝

新樂縣西南三十里有水名木刀溝新唐書地理志新樂

下云東南二十里有木刀溝有民於水居溝旁賜名之予至新樂林君䆮鴻見示所修縣志以木刀爲不典改爲木鐸因取篋中唐志示之林君爽然自失憲宗紀元和五年四月丁亥河東節度使范希朝義武軍節度使張茂昭及王承宗戰於木刀溝敗之范希朝傳同張茂昭傳承宗以騎二萬踰木刀溝與王師薄戰茂昭躬擐甲爲前鋒令其子克讓從子克儉與諸軍分左右翼繞戰大破之沙陀傳王承宗眾數萬伏木刀溝與朱邪執宜遇飛矢雨集執宜提軍橫貫賊陣鏖鬭李光顏等乘之斬首萬級而舊書李光進傳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爲步都虞候戰於木刀溝有功此溝在鎮定二節度之界古爲戰地

江乘

古時未有瓜洲蔡寬夫詩話潤州大江本與今揚子橋對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今與揚子橋相連矣以故自古南北之津上則由采石下則由京口不常往來之道史記秦始皇登會稽還從江乘渡正義云江乘故縣在今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吳徐盛作疑城自石頭至江乘晉孫謨自古由此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皆以沿江險守之要今其地在上元縣東北五十里唐肅宗上元元年李峘屯北固為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劉展軍于白沙設疑兵於瓜洲多張火鼓若將趨北固者如是累日峘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胡三省通

鑑註云此自白沙濟江也升州東北九十里至句容縣有下蜀戍在句容縣北近江津今江乘去江幾二十里以外皆為洲渚而渡口乃移于龍潭又瓜洲既連揚子橋江面益狹而隋唐之代復以丹陽郡移治丹徒於是渡者舍江乘而趨京口[illegible]之瓜洲[illegible]而[illegible]以江為界人甚便之宋乾道四年築瓜洲南北城而京口之渡至今因之

瓜洲得名本以瓜步山之尾生此一洲故舊唐書齊澣傳潤州北界隔江至瓜步尾紆匯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為風濤所損澣乃移漕路於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胡三省通鑑註今之揚子橋蓋是唐之揚子縣治所[illegible]自是免漂損之患歲減腳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收其課迄今利濟焉此京口漕路移瓜洲之始玄宗紀載此事則謂之瓜洲浦而五行志開元十四年七月潤州大風從東北海濤奔上沒瓜步洲損居人永王璘傳李承式使判官評事裴茂以步卒三千拒於瓜步洲伊婁埭則此洲本亦謂之瓜步洲也

郭璞墓

晉書郭璞傳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于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上柳集乃云金山西北大江中亂石間有叢薄鴉鵲棲集為郭璞墓按史文元謂去水百步許不在大江之中且當時即已沙漲為田而暨陽在今江陰縣界亦在京口又所葬者璞之母而非璞也世之所傳皆誤丁西載璞詩曰

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惟母與昆則璞又有一兄同葬

蟂磯

蕪湖縣西南七里大江中蟂磯相傳昭烈孫夫人自沈於此有廟在焉按水經注武陵孱陵縣故城王莽更名孱陸也劉備孫夫人權妹也又更修之則是隨昭烈而至荊州矣蜀志曰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又裴松之注引趙雲別傳曰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時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是孫夫人自此

州復歸于檇而後不知所終蠡儀之術耘云

胥門

史記吳王既殺子胥吳人為立祠於江上號曰胥山水經注引虞氏曰松江北去吳國五十里江側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廟絕哀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疇無餘謳陽等伐吳吳人敗之獲二大夫大夫死故立廟於山上號曰丞胥二王也胥山上今有壇石長老云胥神所治也一以為子胥一以為越大夫今蘇州城之西南門曰胥門陸廣微吳地記云本伍子胥宅因名非也趙樞生曰按吳越春秋吳王夫差十三年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則子胥未死已名為胥門愚考左傳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戰胥門

巢將上軍胥門氏巢名蓋居此門而以為氏者如東門遂桐門右師之類(周禮大司馬師以門名註古者軍將蓋為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為軍將者也)則是門之名又必在夫差以前矣淮南子句踐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越絕書吳王盍姑胥之臺五年乃成姑胥山名也不可知其所始其字亦為姑蘇國語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史記越伐吳敗之姑蘇伍被對淮南王言見麋鹿游姑蘇之臺古胥蘇二字多通用(戰國策以包胥為勃蘇詩山有扶蘇傳曰扶蘇扶胥)

潮信

白樂天詩早潮纔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回自是北人未諳潮候今杭州之潮每月朔日以子午二時到每日漸二刻有餘至望日則子潮降而為午午潮降而為夜子以後半月復然(西興江岸有候潮牌)故大月之潮一月五十八回小月則五十六回無六十回也水月皆陰之類月之麗天出東入西大月二十九回小月二十八回亦無三十回也所以然者陽有餘而陰不足自然之理也

晉國

晉自武公滅翼(今翼城縣)而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其時疆土未廣至獻公始大考之於傳滅楊(今洪洞縣)滅霍(今霍州)滅耿(在今河津縣)滅魏(在今芮城縣)滅虞(在今平陸縣)而重耳居蒲(在今隰州)夷吾居屈(在今吉州)太子居曲沃(在今聞喜縣)而公都絳(在今太平縣)不過今平陽一府之境([illegible])而滅虢(在今陝州)

(今陝州)則跨大河之南(史記晉世家言晉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惠公敗韓之後秦征河東則([illegible])內及解梁(在今臨晉縣)狄取狐廚(在今襄陵縣)涉汾而晉境稍蹙文公始啟南陽得今之懷慶襄公敗秦于殽自此惠公賂秦之地復為晉有而以河內為境若霍太山以北大都皆狄地不屬於晉文公作三行以禦狄襄公敗狄于箕而狄患始稀悼公用魏絳和戎之謀以貨易土(在文公六十年)後平公用荀吳敗狄于太原於是晉之北境至於洞渦雒陰之間而鄔祁(今祁縣)平陵梗陽(今清源縣)涂水(在今榆次縣)馬首盂(今盂縣)為祁氏之邑晉陽(今太原縣)為趙氏之邑夫若成公滅赤狄潞氏得今之潞安府公滅肥滅鼓而得今之真定皆一一可考

吾於杜氏之解綿上箕而不能無疑并唐叔之封晉陽亦未敢以爲然也

綿上

左傳僖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杜氏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綿上水經注石桐水即綿水出介休縣之綿山北流逕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袁崧郡國志曰界休縣有介山有綿上聚子推廟今其山南跨靈石東跨沁源世以爲之推所隱而漢魏以來傳有焚山之事太原上黨西河鴈門之民至寒食不敢舉火石勒禁之而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前史載之無異辭也然

考之於傳襄公十三年晉悼公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讓于荀偃此必在近國都之地又定公六年趙簡子逆宋樂祁飲之酒于綿上自宋如晉其路豈出於西河界休乎況文公之時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與晉都遠不相及今翼城縣西亦有綿山俗謂之小綿山近曲沃當必是簡子逆樂祁之地（襄公二十九年齊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綿而寘旃即綿山）今萬泉縣南二里有介山漢書武帝紀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地理志汾陰介山在南（今爲榮河縣）揚雄傳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群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雄作河東賦曰靈輿安步周流容與覽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水經注亦引此謂晉太康記及地道記與永初記並言子推隱於是山而辨之以爲非然可見漢時已有二說矣

箕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狄伐晉及箕杜解曰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非也陽邑在今之太谷縣襄公時未爲晉有傳言狄伐晉及箕猶之言齊伐我及淸也必其近國之地也成公十三年厲公使呂相絕秦曰入我河縣焚我箕郜（郜無）又必其遷郰之邑秦狄皆可以爭而文公八年有箕鄭父襄公二十一年有箕遺當亦以邑氏其人者矣

唐

左傳昭公元年遷實沈于大夏定公四年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閒杜氏則以爲太原晉陽縣按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成王滅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晉陽七百餘里即後世遷都亦遠不相及（竹書紀年康王九年唐遷于晉宣王十六年晉遷于絳）況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於翼史記屢言禹鑿龍門通大夏呂氏春秋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則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隰之閒書所云

維彼陶唐有此冀方而舜之命皐陶曰蠻夷猾夏者也晉以服氏之說為信又齊桓公伐晉之師僅及高梁（在今臨汾縣）而封禪書述桓公之言以為西伐大夏大夏之在平陽明矣

（漢書地理志注臣瓚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師古以瓚說為是按永安乃今之霍州亦非也）

晉都

春秋時晉國本都翼在今之翼城縣及昭侯封文侯之弟桓叔于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而代為晉侯都曲沃在今聞喜縣（漢志聞喜故曲沃）其子獻公城絳居之在今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今太平縣南二十五里城址尚存）歷惠懷文襄靈成六公至景公遷于新田在今曲沃縣（杜氏曰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後魏始名曲沃）當汾澮二水之間於是命新田為絳而以其故都之絳為故絳此晉國前後四都之故蹟也

晉自都絳之後遂以曲沃為下國（僖公十年狐突適下國）然其宗廟在焉考悼公之立（成公十八年）大夫逆于清原（杜氏曰河東聞喜縣有清原）是次郊外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是入曲沃而朝于廟二月乙酉朔即位于朝是至絳都而平公之立（襄公十六年）亦云改服修官烝于曲沃但不知其後何以遂為欒氏之邑而欒盈之入絳范宣子執魏獻子之手賂之以曲沃（襄公二十三年）夫以宗邑而與之其臣聽其所自為端氏之封也晉之微其所由來者漸矣

瑕

晉有二瑕其一左傳成公六年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杜氏曰郇瑕古國名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瑕城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是也（解一以郇瑕為二地）以為在今之臨晉縣境其一僖公三十年燭之武見秦伯曰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解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文公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解以河曲為河東蒲坂縣南則瑕必在河外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按漢書地理志湖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水經注河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酈氏注云晉書地道記太康記並言胡縣漢武帝改作湖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古瑕胡二字通用禮記引詩心乎愛矣瑕不謂矣鄭氏注云瑕之言胡也瑕胡音同故記用其字是瑕轉為胡又改為湖而瑕邑即桃林之塞也（書放牛于桃林之野注云在華山東）今為閿鄉縣治而成公十三年伐秦成肅公卒于瑕亦此地也道元以郇瑕之瑕為詹嘉之邑誤矣左傳（郇瑕不與焉桓公六年楚軍於瑕以待之注瑕隨地成公十六年楚師還及瑕注瑕楚地昭公二十四年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敗注瑕杏敬王邑）

僖公十五年晉侯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正義曰自華山之東盡虢之東界其間有五城也傳稱焦瑕蓋是其二（水經注陝縣故焦國竹書紀年幽王七年虢人滅焦）成公元年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瑕嘉即詹嘉以邑為氏僖公十五年瑕呂飴甥當亦同此（竹書紀年惠王十九年晉獻公滅魏命瑕父呂甥邑于瑕都尚謂之陰飴甥[illegible]）而解以瑕呂為姓恐非

九原

禮記檀弓趙文子與叔譽觀於九原水經注以為在京陵縣漢志太原郡京陵師古曰即九京因記文或作九京而傅會之爾文子曰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方氏曰九京即九原指其冢之高曰京指其地之廣曰原古者卿大夫之葬必在國都之北不得遠涉數百里而葬於今之平遙也志以為太平之西南二十五里有九原山近是

昔陽

左傳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臯歸杜氏謂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今新樂縣又謂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纍

城在今藁城縣西南七十里是也其曰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則非也疏載劉炫之言以為齊在晉東偽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也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按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既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為一安得以昔陽為肥國之都也昔陽既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纍之城疑是肥名取於彼也肥為小國境必不遠滅肥徙取鉅鹿之城建都於樂平之縣也二十二年荀吳伐鮮虞圍鼓杜云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炫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即是鼓都在鮮虞以東南也二十二年傳曰晉荀吳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為鼓都斷可知矣杜解昔陽故肥子所都其地已入晉晉何所修而以息其門外乎漢書地理志鉅鹿下曲陽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水經注泜水東逕肥纍縣之故城南又東逕昔陽城南本鼓聚十三州志曰今其城昔陽亭是矣京相璠曰白狄之別也下曲陽有鼓聚其說皆同水經注一卷中昔陽城兩見一在下曲陽一在沾蓋亦杜氏之誤也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十六年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夫昔陽在鉅鹿故屬之趙豈得越太行而有樂平乎正義亦謬

晉之滅狄其用兵有次第宣公十五年滅潞氏十六年滅甲氏及留吁成公十三年伐廧咎如而上黨為晉有矣昭

公元年敗無終及群狄於大鹵而太原為晉有矣然後出師以臨山東昭公十二年滅肥二十二年滅鼓於是太行以南之地謂之南陽太行以東之地謂之東陽水經注引馬季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為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為南陽而晉境東接於齊蓋先後之勤且八十年而鮮虞猶不服焉魏文侯始號中山下狄之難如此

太原

太原府在唐為北都唐書地理志曰晉陽宮在都之西北宮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都城左汾右晉潛丘在中潛丘在晉陽若太原晉陽縣今已不存志曰相傳宋修惠聊時斷土為兆用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萬五千一百

[illegible]

五十二步其崇四丈汾東曰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勣築兩城之間有中城武后時築以合東城（宋史太宗紀謂之連城）宮南有大明城故宮城也宮城東有起義堂倉城中有受瑞壇當日規模之閎壯可見自齊神武始建別都與鄴城東西並立隋煬繼修宮室唐高祖因以克關中有天下則失以後各爲北都五代李氏石氏劉氏三主皆興於此及劉繼元之降宋太宗以此地久爲創霸之府又宋主大火有參辰不兩盛之說於是一舉而焚之矣宋史太宗紀太平興國四年五月戊子以榆次縣爲新并州乙未築新城丙申幸城北御沙河門樓盡徙餘民於新城遣使督之既出即命縱火丁酉以行宮爲平晉寺陸游老學庵筆記曰太

平興國四年平太原降爲并州廢舊城徙州於榆次今太原則又并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舊城東北三十里亦形勝之地本名故軍又嘗爲唐明鎮有晉文公廟甚盛平太原後三年帥潘美奏乞以爲并州從之於是徙晉文公廟以廟之故址爲州治又徙陽曲縣於三交而榆次復爲縣然則今之太原府乃三交城而太原縣不過唐都城之一隅耳其遺文舊蹟一切不可得而見矣

舊唐書崔神慶傳曰則天時擢拜并州長史先是并州有東西二城隔汾水（唐□史送鄭錄事詩州人□□□城汾水□）神慶始築城相接每歲省防禦兵數千人邊州甚以爲便此即志所云兩城之間有中城者也（僖宗紀符六年河東軍亂焚掠汾三城以朱玫爲三城斬斫使）

水漲浮古人何以架橋立城如此之易如長安東中西三渭橋皆爲方舟而今則咸陽縣每至冬月乃設一版河陽縣村舟所在浮橋其蹟跡亦復泯然（魏書崔亮傳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汎長無恆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像閣道此即以柱爲橋今惟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illegible]人不可得[illegible]宋史方技傳）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illegible]者不如古人而已

代

春秋時代尚未通中國[illegible]乃言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岌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水經注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此即今之蔚州乃古代國項羽徙趙王歇爲代王歇更立陳餘爲代王漢高帝立兄劉仲爲代王皆此地也（[illegible]）十年陳豨反十一年破豨立子恒爲代王都晉陽（[illegible]）即今之太原縣矣孝文紀則云都中都（[illegible]）而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如淳以爲[illegible]）又立子武爲代王都中都即今之平遙縣矣（汾州[illegible]）又按衛綰代大陵人大陵今在文水縣北而屬代代都中都故也代凡三遷而皆非

今代州今代州之名自府始

闕里

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按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註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禮記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蓋闕門之下其里即名闕里而夫子之宅在焉亦謂之闕黨論語有闕黨童子荀子仲尼居於闕黨是也後人有以居為氏者漢書儒林傳有鄒人闕門慶忌注云姓闕門名慶忌後漢書獻帝紀下邳賊闕宣註闕黨童子之後漢文言代漢者當塗高當塗而高者闕也故闕宣自稱天子

杏壇

今夫子廟庭中有壇石刻曰杏壇闕里志杏壇在殿前夫子舊居非也杏壇之名出自莊子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又曰孔子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又曰客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司馬彪云緇帷黑林名也杏壇澤中高處也莊子書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漁父不必有其人杏壇不必有其地即有之亦在水上葦間依陂旁渚之地不在魯國之中也明矣今之杏壇乃宋乾興間四十五代孫道輔增修祖廟移大殿於後因以講堂舊基甃石為壇環植以杏取杏壇之名名之耳

徐州

史記齊太公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田敬仲完世家宣王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越世家威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伐齊敗之於徐州越世家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索隱曰徐音舒齊邑薛縣是也非九州之徐按後漢書郡國志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在今滕縣之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築也此與楚魏二國為境而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蓋與梁惠王言不欲斥魏更以燕趙夸之耳

索隱曰說文郳邾之下邑在魯東又竹書紀年云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遷于薛改名曰徐州則徐與郳並音舒也今讀為禹貢徐州之徐者誤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

春秋正作舒州

向

春秋隱二年莒人入向杜氏解曰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桓十六年城向無解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解曰向莒邑東海丞縣東南有向城遠

[illegible]

疑也。襄二十年，仲孫遬會莒人盟于向。杜氏曰：莒邑。按春秋向之名四見於經，而杜氏註為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為國，後并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以攝乎大國之間耳。不縣，今在嶧。杜氏以其遠而疑之，况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乎？水經注於承縣向城下引向姜不安於莒而歸尤謬。亦乘以為今沂州之向城鎮，州西南一百里，遠之矣。

小穀

春秋莊三十二年，城小穀。左氏傳曰：為管仲也。杜預見昭公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而又見僖二年經書城楚丘之出於諸侯，謂仲父得君之專，亦可勤諸侯以自封也。是不然。仲所封者穀也，此

所城者小穀也。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成三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則齊穀而一書小穀，別於穀也。范甯曰：小穀，魯邑。然則城小穀者，內城也，故不繫之齊，而與齊仲無與也。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羽于穀城，即此釋之小穀，而註引皇覽以為東郡之穀城，與留侯所葆之黃石同其地，其不然明矣。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泰山立石

岳頂無字碑，世傳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五尺，而銘文并二世詔書咸具，不當又立此

[illegible]

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及漢書之，知為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為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為秦耳。

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於鄒嶧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頌秦德；於泰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於之罘則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於瑯邪則

云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則云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於碣石則云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錄乎？

泰山都尉

後漢書桓帝紀：永興二年，泰山、琅邪賊公孫舉等反，殺長史。永壽元年七月，初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熹五年八月己卯，罷琅邪都尉官。八年五月壬申，罷泰山都尉官。金石錄載漢泰山都尉孔宙碑云：宙以延熹四年卒。後四年，官遂廢矣。然泰山都尉不始於此，光武時嘗置之。文苑傳：夏恭，光武時拜郎中，再遷泰山都尉。又按光武紀：建

武六年初罷郡國都尉官，恭之遷蓋在此年前也。泰山自公孫舉、東郭竇、勞丙、叔孫無忌相繼叛亂，以是置都尉之官。以後官雖不設，而郡兵領於太守，其力素厚，故何進使府掾泰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而應劭、夏侯淵亦以之破黃巾。可見漢代不廢郡兵之效。而建安中曹公表以泰山郡界曠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為嬴郡，則其時之習俗又可知矣。

濟南都尉

漢濟南郡太守治東平陵，而都尉治於陵者，以長白山也。今鄒平縣東有於陵城。後漢書齊侯國傳註：於陵故城在今淄川長山縣南。魏書辛子馥傳：長白山連接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馥受使檢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破罷。詔從之。朝廷善而從之。隋大業九年，齊人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以張須陀、王世充之力不能滅，訖于隋亡。觀此二事，則知漢人立都尉治於陵之意矣。

鄒平臺二縣

漢書濟南郡之縣十四：一曰東平陵，二曰鄒平，三曰臺，四曰梁鄒。功臣表則有臺定侯戴野、梁鄒孝侯武虎，是二縣並為侯國。後漢書續志濟南郡十城：其一曰東平陵，其四曰臺，其七曰梁鄒，其八曰鄒平。而安帝紀云：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濟南上言鳳皇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章懷太子註云：臺縣屬濟南郡，故城在今齊州平陵縣北。晏子春秋景公為晏子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水經注亦云：濟水又東北過臺縣北。尋其上下文，似本自了然。然後人讀漢書，誤從鄒字絕句，因以鄒為一縣，平臺為一縣。齊乘遂謂漢濟南郡有鄒縣，後漢改為鄒平，又以臺、平臺為二縣。此不得其句讀而妄為之說也。

漢以鄒名縣者五：魯國有騶，亦作鄒；膠東國有鄒盧；千乘郡有東鄒；與濟南之鄒平、梁鄒，凡五。其單稱鄒者，今兖州府之鄒縣也。亦有平臺縣，屬常山郡。外戚恩澤侯表平臺康侯史玄，後漢書郭伋傳尹緩封平臺侯是也。有鄒平，有臺，而亦有鄒，有平臺，不可不辨也。

晉時縣名多沿漢舊。按史何曾傳：曾孫機為鄒平令，是有鄒平矣。解系傳：炎修封梁鄒侯；劉頌傳：追封梁鄒縣侯，是有梁鄒矣。宋書志：晉太康六年三月戊辰，樂安梁鄒等八縣隕霜傷桑麥。文帝紀：元嘉二十八年五月乙酉，亡命司馬順則自號齊王，據梁鄒城。八月癸亥，梁鄒平，斬司馬順則。是宋有梁鄒矣。不知何故，晉書地理志於樂安國下單書一鄒字，此史之闕文。而齊乘乃云晉省梁鄒入鄒縣。夫晉以前此地本無鄒縣，而何從入之乎？蓋不知而妄作者矣。

夾谷

春秋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傳曰：公會齊侯于祝

莒地本與贛榆則可以及祝
其杜氏之說未以琅邪爲齊

其實夾谷杜預解及服虔註史記皆云在東海祝其縣劉昭志杜佑通典因之遂謂夾谷山在今贛榆縣西五十里按贛榆在春秋爲莒地與齊魯之都相去各五六百里何必若此之遠當時景公之觀不過曰遵海而南放於琅邪而已未聞越他國之境金史云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云夾谷山在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即齊魯會盟之處萌水發源於此水經注萌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是以甲山爲夾谷也而萊蕪縣志則又云夾谷在縣南三十里接新泰界未知其何所據然齊魯之境正在萊蕪東至淄川則已入齊地百餘里二說俱通又按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阻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

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是則會於此地故得作萊人非召之東萊千里之外也萊人遷此已久遂其故國爲鄉名歟不可泥矣其之谷而遠求之海上矣

濰水

濰水出琅邪郡箕屋山今在莒州西北九十里書禹貢濰淄其道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是也其字或省水作維或省糸作淮又或从心作惟總是一字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朱虛下箕下作維靈門下橫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貢惟淄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馬文煒曰漢書王子侯表城陽頃王子虞爲侯據北海郡別縣濰水書亦作維字之異文通鑑梁武帝紀魏李叔仁擊邢杲于惟水胡三省註惟當作濰古人之文或省或借其旁並从隹之隹則一爾後人誤讀爲淮亦其又之淮而呼此水爲濰河失之矣按隹字當从隹人之隹乃得聲今本說文亦誤

又如三國志吳主傳作棠邑涂塘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淩詐言吳人塞涂水武帝紀琅邪王伷出涂中海西公紀桓溫自山陽及會稽王昱會于涂中孝武紀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安帝紀譙王尚之衆潰逃于涂中並是滁字南史程文季傳秦郡前江浦通涂水是也古滁字作涂與濰省作淮正同韻書並不收此二字

勞山

勞山之名齊乘以爲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丘長春又改爲鰲皆鄙俗可笑按南史明僧紹隱于長廣郡之嶗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嶗山諸山則字本作嶗若魏書地形志唐書姜撫傳宋史甄棲眞傳並作牢乃傳寫之誤魏書高祖紀釋老志並仍作勞山

詩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云勞勞廣闊則此山或取其廣闊而名之鄭康成齊人勞勞齊語也

山海經西山經亦有勞山與此同名

寰宇記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即勞山盛即成山史記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漢書作盛山古字通用齊

之東偏環以大海海岸之山莫大於勞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記秦始皇紀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至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正義曰榮成山即成山也按史書及前代地理書並無榮成山予向疑之以為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勞字之誤後見王充論衡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昔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君亦未之詳考也遂使勞山併盛之名成山冒榮之號今特著之以正史書二千年之誤

楚丘

春秋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杜氏曰楚丘衛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大齊陰之成武此曹地也而言衛非也蓋為僖公二年城楚丘衛邑名而誤按衛國之封本在汲郡朝歌（晉公元年縣屬衛國在汲郡 朝歌縣今衛輝府淇縣）懿公為狄所滅渡河而東立戴公以廬于曹杜氏曰曹衛下邑詩所謂思須與漕廬者然城郭之辭而非曹國之曹也僖公二年城楚丘杜氏曰楚丘衛邑詩所謂作于楚宮而非戎伐凡伯之楚丘也但曰衛邑而不詳其地然必在今滑縣開州之間滑在河東故唐人有魏滑分河之說矣水經注乃曰楚丘在成武西南即衛文公所徙誤矣彼曹國之地豈有相安衛取之而封衛乎以曹名同楚丘之名又同遂附為一地耳今曹縣東南四十里有景山疑即商頌所云陟彼景山松柏丸丸而左傳昭公四年椒舉言商湯有景亳之命者也（商頌正義曰景為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鄘詩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則不在此也

東緡

漢陳留郡有東昏後漢志注云陳留志曰故戶牖鄉有陳平祠而山陽郡有東緡後漢志春秋時曰緡注云左傳僖公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前書音古曰緡音旻左傳解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攻爰戚東緡以往索隱曰山陽有東緡縣屬陳留者音昏屬山陽者音旻括地志云東緡故城在兗州金鄉縣界水經注引王莽誅翟義詔曰使司隱渦者山陽東昏司馬登是以緡為昏誤矣隸釋酸棗令劉熊碑陰故守東昏長蘇勝則陳留之東昏也（通鑑注李密攻金鄉郡東緡者故陽武戶牖鄉孰誤）

長城

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隨地可以設關而阡陌之間一縱一橫亦非戎車之利也觀國佐之對晉人則可知矣至於戰國井田始廢而車變為騎於是寇鈔易而防守難不得已而有長城之築史記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後漢志濟北國盧（今長清縣）有長城至東海泰山記泰山西有長城緣河經泰山一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此齊之長城也史記秦本紀魏築長城自鄭（今華州）濱洛以北有上郡蘇秦傳說魏襄王曰西有長城之界竹書紀年惠成王十

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此魏之長城也。後漢志：河南郡卷（絳侯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雍城也）有長城，經陽武到密。此韓之長城也。水經注：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比陽，南北數百里，號為方城，一謂之長城。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又越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鄧州內鄉縣東七十五里南入穰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為固楚襄王作霸南土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適華夏號為方城）此楚之長城也。若趙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又言：肅侯十七年，築長城。（劉伯莊云從雲中以北至代非武靈王時始有雲中正義曰此長城蓋在漳水之北趙南界）則趙與中山亦有長城矣。以此言之，中國多有長城，不但北邊也。

其在北邊者，史記匈奴傳：秦宣太后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此秦之長城也。

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固陽縣漢舊縣也在銀州銀城縣界秦固陽句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此魏之長城也。匈奴傳又言：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按水經云白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頹毀焉沿溪亘嶺東西無極蓋趙武靈王所築也）自代並陰山（曰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下，至高闕為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俗名為高闕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此趙之長城也。燕將秦開襲破東□，東□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韋昭曰地名在上谷）至襄平，（正義曰按上谷郡今媯州索隱曰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此燕之長城也。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索隱曰按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之盧陽東行終利賓山南漢陽西是也）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索隱曰蘇林云去長安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正義曰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縣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曰韋昭曰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索隱曰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 索隱曰應劭云北假在北地陽山北韋昭云北假地名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 [illegible] 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匈奴傳云五原北假膏腴殖穀）此秦并天下之後所築之長城也。自此以後，則漢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

魏明元帝泰常八年二月戊辰，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五月丙戌，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城（北史作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袤皆千里。北齊文宣帝天保三年十月乙未，起長城，自黃櫨嶺北至社干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通鑑註北齊城蓋起於與石州北境武州之境）六年，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恆州九百餘里。（通鑑註幽州夏口即居庸 [illegible]）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

百餘里而劉律茂傳云溪以北虜屢犯塞須備不虞自庸
堆戍東距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
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周
宣帝大象元年六月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立亭障西自
鴈門東至碣石隋文帝開皇元年四月發稽胡修築長城
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
東距黃河西至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六年二月
丁亥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
數十城七年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大業三年七月發
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踰榆林東至紫河四年七月辛巳
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東此又後史所載
繼築長城之事也

日知錄卷之三十一

而

孟子望道而未之見集註而讀爲如古字通用朱子答門
人引詩垂帶而厲春秋星隕如雨爲證詩垂帶而厲箋云而亦如也春秋莊七年夜中星隕如雨註如而也今考之又得二十餘事易君子以莅衆用
晦而明虞翻解而如也書顧命其能而亂四方傳釋爲如
孟子九一而助趙岐解而如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劉熙註而猶如也如今彼而王趙與侍人瘠環無義無命也而字亦當讀如左傳隱七年
歃如忘服虔曰如而也僖二十六年室如懸罄註如而也
昭四年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註而何如何也史記貨殖傳化
變而爲章昭曰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戰國策威王不應
而此者三韓非子嗣公知之故而駕鹿呂氏春秋靜郭君
泣而曰不可本爲不通者爲作泣而曰又曰而固貧者也用之未晚
也荀子雖然而魯擊之如牆厭之說苑越諸發曰意而安
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又曰而有用我者
吾其爲東周乎新序引鄒陽書白頭而新傾蓋而故後漢
書鄭興傳柔蕤而遯皆當作如戰國策昭奚恤曰請而不
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緜蠻曰是非反如何也大戴禮使
有司日省如時考之又曰然如曰禮云禮云又曰安如易
樂而湛又曰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又曰知一而不可以
解也春秋繁露竹林其功而成之亦其命如循之淮南子嘗
一哈水如甘苦知矣淡樂府艾如張後漢濟陰太守孟郁

修堯廟碑無爲如岩扃如不危微如不遜太尉劉寬碑夫
鞭扑如獲其情弗用刑如御其衆不揚其少也孝友而
悅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易工納善而去守以正非當
如何皆當作而漢書地理志遼西郡肥如莽曰肥而左傳
襄十二年夫婦所生若而人註云若如人說文需从雨而
聲蓋即讀而爲如也唐人詩多用而今亦作如今今江西
人言如何亦曰而何不尊襄一年齊侯與上句盟于邴如水經注亦作邴地理志曰如水又彭如聲相似古而字亦讀爲如故與字說文曰从大而聲
周禮旅師而用之以質劑注而讀爲若聲之誤也陸德明
音義云而音若儀禮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註如讀爲若

柰何

柰何二字始於五子之歌爲人上者柰何不敬左傳郤庾
腹疾柰何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大
夫曰柰何去宗廟也士曰柰何去墳墓也楚辭九歌大司
命愁人兮柰何九辯若不知兮可柰何此柰何二字之祖
左傳華元之歌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轉語之
曰那長言之曰柰何一也又書如五器鄭康成讀如爲乃
箇反論語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音亦與柰同按古人曰如曰若曰柰其義則一音不必同
六朝人多書柰爲那三國志註文欽與郭淮書曰所向全
勝要那後無繼何宋書劉敬宣傳牢之曰平玄之後令我
那驃騎何唐人詩多以無柰爲無那

語急

公羊傳隱元年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註如即
不如齊人語也按此不必齊人語左傳僖二十二年宋子
魚曰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成二年衛
孫良夫曰若知不能則如無出昭十三年蔡朝吳曰二三
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
濟所欲二十一年宋華多僚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定五
年楚子西曰不能如辭八年衛王孫賈曰然則如叛之漢
書翟義傳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左傳正義曰
古人語然猶不敢之言敢也莊二十二年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敢不敢也昭一年敢[illegible]
古人多以語急而省其文者詩亦不費懌下省一乎字
書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可上省一不字我生不有命在天
不上省一豈字孔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
非及人下刑下及下各省一乎字孟子雖褐寬博吾不惴
焉不上省一豈字禮記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
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
不亂者不在此位也幼上好上各省一詩字非字
公羊傳隱公七年母弟稱弟母兄稱兄註母弟同母弟母
兄同母兄不言同母言母弟者若謂不如言如矣齊人語
也

歲

天之行謂之歲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歲二月東巡狩是也人之行謂之年書維呂命王享國百年左傳季㓜曰我二十五年矣（僖公二十三年）絳縣人有與疑年使之年師曠曰七十三年矣（襄公三十年）於是昭公十九年矣（襄公三十一年）史記孟太公之卒百有餘年是也今人多謂年為歲

周禮太史註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歲也自今年正月朔至明年正月朔年也

古人但曰年幾何不言歲也自太史公始變之秦始皇本紀曰年十三歲

今人以歲初之日而增年古人以歲盡之日而後增之史記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月半

今人謂十五為月半蓋古經已有之儀禮士喪禮月半不殷奠禮記祭義朔月月半君巡牲周禮大司樂王大食三侑註大食朔月月半以樂侑食時也晉孟嘉與廟佩書執後月半大樂然亦有以上下弦為月半者劉熙釋名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施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是則所謂月半者弦也釋名之所謂月半者望也故曰半以月體而言之也望曰半以日數而言之也（岑參詩涼州三月半猶未脫寒衣韓愈李花詩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李商隱詩白日當天三月半）

己

吳才老韻補古己午之己亦讀如巳矣之巳漢律歷志振美於辰巳盛於巳史記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illegible]引歷書為證）

愚按古人讀巳為矣之證不止此淮南子斗指巳巳則生已定也說文巳巳也四月陽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為蛇象形釋名巳巳也陽氣畢布已也詩似續妣祖箋云似讀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五經文字起從辰巳之巳白虎通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也晉書樂志四月之辰謂之巳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畢盡而起也詩江有汜亦讀為矣釋名水決復入為汜汜巳也如出有所為畢巳復還而入也以享以祀亦讀為矣說文祭無巳也从示巳聲公羊傳何休註言祀者無巳長久之辭釋名商曰祀祀巳也新氣升故氣巳也今人以辰巳之巳讀為士音宋毛晃曰陽氣生於子終於巳巳者終巳也象陽氣既極回復之形故又為終巳之義今俗以有無為終巳之巳無終為辰巳之巳是未知字義也

季春之月辰為建巳為除故用三月上巳祓除不祥古人謂福愈為巳亦此意也（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於溱洧二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除不祥後漢書禮儀志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illegible]）

戊己之己篆作己辰巳之巳篆作巳象蛇形隸書則混而相類止以直筆上缺為己上滿為巳

王制云夫度今所謂步
知其尺多緣何在錢

里

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為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為里而尺又大於古四之一今之六十二里遂當古之百里穀梁傳載去國五百里今自歷城至臨淄僅三百二十里左傳貢人謂曰邾及我九百里今自江陵至光州僅七百里邾子謂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今自蘄州至鄒縣僅一千五百里孟子不遠千里而來千里而見王今自鄒至齊至梁亦不過方六百里又謂舜卒鳴條文王生岐周相去千有餘里今自安邑至岐山亦不過八百里史記張儀說魏王言從鄭至梁二百餘里今自鄭州至開封僅一百四十里戰夫人敢相離三千里當罷使告汝貢禹上書言自痛去家三

千里自今瑯邪至長安亦但二千餘里趙則二千里而近是則荀子所謂日中而趨百里者不過六十餘里而千里之馬亦日馳五六百里耳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殆未然

仞

說文仞伸臂一尋八尺家語孔子所謂舒肘知尋从人刃聲書為山九仞孔傳八尺曰仞正義曰考工記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左傳昭三十二年仞溝洫注度深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玄云七尺曰仞與孔義異王漢

一尺為仞周尺八寸詩仲
模上五尺六寸也賈月

詩[illegible]箋大[illegible]亦云七尺論語夫子之牆數仞註包云七尺孟子掘井九軔軔與仞同註八尺朱子乃兩從之堂高數仞趙註亦云八尺當以八尺為是小爾雅云四尺漢書應劭註云五尺六寸則益非

癸

不淑

人死謂之不淑禮記如何不淑是也生離亦謂之不淑詩中谷有蓷遇人之不淑矣是也失德亦謂之不淑詩君子偕老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是也國亡亦謂之不淑逸周書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曰嗚呼不淑是也

不弔

古人言不弔者猶曰不仁左傳成十三年穆為不弔襄十

三年君子以吳為不弔十四年有君不弔昭七年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二十六年帥群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皆是不仁之意襄二十三年敢告不弔及詩之不弔昊天不弔不祥書之弗弔天降喪于殷則以為哀閔之辭杜氏註皆以為不相弔恤而於群不弔之人則曰弔至也於義不通惟成七年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乃當謂大國無恤鄰之義耳

亡

亡有三義有以死而名之中庸事亡如事存是也有以出奔於外而名之晉公子稱亡人是也有但以不在而名之詩予美亡此論語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是也漢書表

齊傳不以在亡爲辭（謂託故而辭以不在亡對數實宋史高定子傳制置使未知在亡則以在亡爲辭亦古語書之意也）

乾沒

史記酷吏傳張湯始爲小吏乾沒徐廣曰乾沒隨勢沈浮也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三國志傅嘏傳豈敢寄命洪流以徼乾沒裴松之註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爲之也晉書潘岳傳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張駿傳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虞衍傳坊夫徐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魏書朱縱傳維見乂元龍勢日隆便至乾沒北史王劭傳贊爲河

朔清流而乾沒榮利梁書止足傳序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沒晉鼓舞歌明君篇昧死射乾沒覺露則滅族抱朴子志髮鳥之明戒請乾沒於難冀乾沒大抵是徼幸取利之意史記春申君傳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即此意

辱

儀禮註以白造緇曰辱故老子謂楊朱曰大白若辱

姦

廣韻姦古顏切私也詐也亦作姧今本誤以姧作奸非也奸音干犯也左氏僖公七年傳凡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曰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字各出而義不同釋名姦奸也言奸正法也以奸釋姦其爲兩字皆矣又奸字亦可訓爲干旍之干漢書荊燕吳傳齊人田生以畫奸澤史記作干然則奸與干通用而不可以爲姦也後人於案牘文移中以姦字畫多省作奸字此如類之爲頃衛之爲卫驛之爲駅臺之爲台皆借用之字

詭

詭字古作譎僞字古亦音詭詩小雅民之訛言箋云僞也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正義曰謂以善言爲惡以惡言爲善交而換易其辭爾雅）詁世以妖言爲詭太平御覽引武王之書銘曰忌謹守深察詭秦呂元年八月御史張敬言京師姦宄叢集游手成羣有謂之把棍者有謂之擎詭頭者（俱知一人作姦則尾隨其後陷人於罪從而嗜詐竝發謂之擎詭頭即漢律所謂恐猲受賕）請將延城改爲中差一年一代

誰何

詩室人交徧摧我韓詩作讁下篇作譴丁回切讁也六韜令我壘上誰何不絕史記賈誼過秦論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同傳錄其事而誰出而何之賈誼漢書五行志宇公中大誰卒（注大謂云其人云姓名是誰何也此辭本當然氏易林當年少寡獨與孤處雞鳴犬吠無敢誰者說苑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揚雄衛尉箴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闕樂嬌援戟者不誰

史記衛綰傳歲餘不譙呵綰漢書作不孰何綰雖賤而嬈譙

譏爲誰誰又轉爲譙也

周禮射人不敬者苛罰之註苛謂詰問之按此苛亦可字

信

累觀餘論引晉武帝王右軍陶隱居帖及謝宣城傳謂凡言信者皆謂使人楊用修又引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爲證是然此語起於東漢以下楊太尉夫人袁氏答曹公卞夫人書「不輕付往信」古詩爲焦仲卿妻作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魏杜摯贈毌丘儉詩聞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丸以使人爲信始見於此若古人所謂信者乃符驗之別名墨子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史記刺客傳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漢書石顯傳迺時歸誠取一信

以爲驗西域傳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送食後漢書齊武王傳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周禮掌節註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此如今人言印信信牌之信不得謂爲使人也故梁武帝賜到溉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豪以書信而今人遂有書信之名

出

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傳中凡言出者皆是外甥左氏莊二十二年陳厲公蔡出也僖七年申侯申出也成十三年康公我之自出註晉外甥襄二十五年我周之自出註陳周之甥又掇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二十九年晉平公杞出也三十一年莒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昭四年徐子吳出也公羊文十四年傳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史記秦本紀晉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漢書五行志王子鼂楚之出也而公羊襄五年傳蓋舅出也則以舅甥爲舅出矣後漢書光武十王傳贊大后及惡等東海出也

鰥寡

鰥者無妻之稱但有妻而于役者則亦可謂之鰥詩何草不玄何人不矜矜讀爲鰥是也寡者無夫之稱但有夫而獨守者則亦可謂之寡越絕書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徙寡婦獨山上以爲死士示得專一陳琳詩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是也鮑照有路鄰來詩問君婦閨中孀居獨宿有貞名亦是此義

婦人以夫亡爲寡夫亦以婦亡爲寡左傳襄二十七年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小爾雅曰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焦氏易林久鰥無偶思配織女求其非望自令寡處

丁中

唐高祖武德六年三月令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玄宗天寶三載十二月癸丑詔曰比者成童之歲即挂輕徭既冠之年便當正役憫其勞苦用軫於懷自今宜以十八已上爲中男二十三已上成丁杜子美新安吏詩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是十八以上皆役之也然史文多有言丁中者唐六典所以該黃小矣遼史耶律學古傳多張旗幟丁皆爲疑兵益中小皆集

北人自予四人自予何非
先有言者

用之而史文代以冀字莫者四歲以下何可殊之兵邪邪

阿

隸釋漢殺阬碑陰云其間四十人皆字其名而繫以阿字如劉興阿興潘京阿京之類必編戶民未嘗表其德書石者欲其聲音而强加之稱今閭巷之婦以阿挈其姓也成陽靈臺碑陰有王史仲東阿東又云惟仲阿東年在元冠幼有中質又可見其年少而不以字也抱朴子譏衛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衛刚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爲某兄三國志呂蒙傳孫權稱蒙皆曰非復吳下阿蒙世說阮籍謂王渾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戎[illegible]皆忠其小勝之稱也（亦有以阿字其字者世說桓公謂殷淵源爲阿源謝太傅謂王修齡爲阿齡謂王子敬爲阿敬）婦人以壻之姓則隋獨孤后謂雲昭訓爲阿雲唐蕭淑妃謂武后爲阿武韋后降爲庶人稱阿韋劉從諫妻裴氏稱阿裴吳湘娶顏悅女其母焦氏稱阿焦是也亦可以自稱其親焦仲卿妻詩堂上啓阿母阿母謂阿女是也亦可爲不定何人之辭古詩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三國志龐統傳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皆指沈克傳說作僞曰小人阿誰是也（[illegible]不知何誰最賢）阿者助語之辭古人以爲慢應舒老子唯之與阿相去幾何今南人讀爲入聲非（魏志東夷傳[illegible]大人名我爲阿）

幺

一爲數之本故可以大名之一年之稱元年長子之稱元

[illegible]

子是也又爲數之初故可以小名之骰子之謂一爲幺是也爾雅幺幼註曰豕子最後生者俗呼爲幺豚故後人存幺麼之稱說文幺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幼字從幺亦取此義漢書食貨志王莽作錢貨六品小錢幺錢幼錢中錢壯錢大錢又作貝貨五品大貝壯貝幺貝小貝及不盈寸二分者布貨十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隋書律曆志凡目不全爲餘積以成餘者曰秒度不全爲分積以成分者曰餘其有不成秒曰麼不成餘曰幺班彪王命論幺麼尚不及數子蔡邕短人賦其餘尪幺[illegible]陸機文賦猶絃幺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郭璞螢火贊熠熠宵行蟲之微幺盧諶蟋蟀賦畢神氣之幺蟲並用此字

唐書楊炎傳盧杞貌幺陋宋史岳飛傳楊幺本名楊太太年幼楚人謂小爲幺故曰楊幺俗作么非

元

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籍曰元籍本來曰元來唐宋人多此語後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原者再也（爾雅原再也）易原筮[illegible]禮記月令原蠶文王世子末有原漢原廟之類皆作再字解[illegible]與不來之義全不相同[illegible]元之官後改此字

古人亦有稱原任者從漢張衡應間數歷目令又原之延篤別曰原再也御爲太史令其官五載復爲太史令故

卜原之然則原官乃郎官之義也

寫

寫說文曰置物也詩駕言出游以寫我憂既見君子我心寫兮傳曰寫輸寫也周禮稻人以澮寫水儀禮特牲饋食禮主人出寫嗇于房禮記曲禮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illegible]）韓非子衛靈公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國語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史記秦始皇紀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蘇秦傳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新序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刑帷絡笠以寫天上林賦所靡布寫漢書賈捐之傳淮南王蕃寫虎符今人以書為寫蓋以此本傳於彼本猶之以此器傳於彼器也（書也徐氏曰謂寫之也）始自特牲饋食禮卒筮寫卦筮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漢書藝文志孝武置寫書之官河間獻王傳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路溫舒傳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霍光傳出又坐寫秘書師丹傳吏私寫其草淮南子說山訓竊簡而寫法律孔安國尚書序更以竹簡寫之至後漢而有傭寫（[illegible]）稱傳之至今矣

今人謂馬去鞍曰寫負物去舟車亦曰寫此器之稱者不知義即後漢書皇甫規傳旋車完封寫之權門晉書潘岳傳發槅寫鞍皆有所憩說文作卸舍車解馬也讀若汝南

人寫書之寫

行李

古者謂行人為行李亦曰行理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皆作李昭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作理國語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賈逵曰理吏也小行人也漢李翕析里橋郙閣頌行理咨嗟郡縣所苦官府樂從之久亦作行李唐書溫造傳左拾遺舒元褒言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敕曰憲官之職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豈其不敢稱國諱而別為是名邪

耗

今人以音問為耗起自後漢書章德竇皇后紀家既廢壞數呼相工問息耗注引薛氏韓詩章句曰耗惡也息耗猶言善惡也

量移

唐朝人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謂之量移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二十年十一月庚午祀后土于脽上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二十七年二月己巳加尊號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量移字始見於此李白贈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詩云潮水還歸海流人卻到吳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白居易貶江州司馬自題云一旦失恩先左降

三年赦例未量移（謂不錄）及流落多年應是命量移逐郡未成官故韓愈自潮州刺史量移袁州有遇赦移官罪未除之句而宋史尚多遷擢州詔曰繼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今人以稱遷職爲量移誤矣

罘罳

罘罳字雖从网其實屏也漢書文帝紀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崔豹古今注曰罘罳屏之遺象也臣朝君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惟罘罳復思也（釋名罘罳在門外罘復也罳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漢西京罘罳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於今郡國廳前亦樹之（今人謂之照壁）考工記匠人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注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廣雅罘罳謂之屏越絕書巫門外罘罳者春申君去吳假君所思處也（春申君相楚使其子爲假君治吳）參魏畧黃初三年築諸門闕外罘罳參考諸書皆從屏說又五行志劉向以爲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罘罳在其外諸侯之象也則其爲屏明矣而或在門內或在門外則制各不同耳鹽鐵論㓨堂屏閣垣闕罘罳蓮實僻外爲微道周匝數里門闕罘罳民盛土林傑道使壞潤陵延陵劇門罘罳只以使民復思也後漢書靈帝紀中平四年二月己亥南宮內殿罘罳自壞（杜子美大雲寺贊公房詩罘罳下霜）酉陽雜俎曰今人多呼殿榱桷護雀網爲罘罳誤也禮記

明堂位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注云屏謂之樹（爾雅釋宮文）今桴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正義曰漢時謂屏爲桴思者以爲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案匠人注云城隅謂角桴思也漢時東闕桴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桴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桴思）亦引廣雅及劉熙釋名爲證作書者段成式蓋唐時有呼護雀網爲罘罳之目故史言甘露之變宦者扶上升輿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而溫庭筠亦有罘罳晝捲閶闔夜關之句矣罘罳字亦作桴思者禮記明堂位注亦作浮思者考工記注並見上亦作罦罳者廣雅罦罳謂之屏亦作復思者水經注象魏之上加復思以易觀又云譙城南有曹嵩冢北有廟堂棱櫨及柱皆彫鏤雲矩上復思已碎有作罦思

者宋玉大言賦大笑至今摧罦思言一笑而其屏爲之傾倒也若摧護雀網亦不足大也

陳氏禮書曰古者門皆有屏天子設之於外諸侯設之於內禮臺門而旅樹旅道也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之屏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宁而立宁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屏也國語曰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內之屏也養廟疏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設于屏外此田防之屏也晉天文志屏四星在端門之內近右執法然則先王設屏非苟然也

塲屋

塲屋者於廣塲之中而爲屋不必皆歸科試士之地也唐

書音樂志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旦以縱觀之至晦而罷故戲場亦謂之場屋唐元微之連昌宮詞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

豆

戰國策張儀說韓王曰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姚宏注曰史記作飯菽而麥下文亦作菽古語但稱菽漢以後方謂之豆今按本草有赤小豆大豆之名本草不皆神農所著越絕書丙貨之戶曰赤豆爲下物石五十已貨之戶曰大豆爲下物石二十越絕書亦非子貢所作漢書楊惲傳種一頃豆落而爲萁

陘

今井陘之陘古書有作鈃者穆天子傳至於鈃山之下（今註在常山石邑縣鈃音邢）是也有作研者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有石研關是也有作岍者晉書石勒載記使石季龍擊託候部掘咄哪于岍北大破之是也有作硜者晉書胡奮傳頓軍硜北是也有作陘者揚子法言山陘之蹊是也有作徑者李尤函谷關賦於北則有飛狐天井鵲門石徑貫越代朔以臨北庭是也

豸

莊子在宥篇災及草木禍及止蟲止當作豸古止豸通用左傳宣十七年庶有豸乎豸止也

閾

閾者所以拒門之木說文閾以木橫持門戶也左傳臧孫紇斬鹿門之關呂氏春秋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賈誼新書豫讓曰我事中行之君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彌速了人若門關舉之以便則可以一指持中而舉之非便則兩手不能關非益加重手非加能也彼所起者非舉勢也皆謂扞門之木後人因之遂謂門爲關也（[illegible] 閾界上之門）史記謂扞門之木爲關後漢書楊倫傳有乘車抵殺門門關折馬死趙廣漢傳斬其門關而去宋書少帝紀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踣之王鎮惡傳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唐書李訓傳關者欲扃鏁之爲中人所叱執關而不能下

宙

說文宙舟輿所極覆也此解未明淮南子覽冥訓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高誘注宙棟梁也似合宙字從宀本是宮室之象後人借爲往古來今之號耳（說文 [illegible]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今來曰宙）

石炭

今人謂石炭爲煤按水經注冰井臺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謂之石炭是知石炭石墨一物也有稍繇附（史記外戚世家竇少君爲其主入山作炭後漢書黨錮傳夏馥入林慮山）

惟燒煤炭北人凡入聲字皆轉爲平故呼墨爲煤而俗告此物也竟作煤字非也玉篇煤炱煤也韻會煤炱灰集屋者呂氏春秋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炱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高誘曰煤炱煙塵之煤也素問黑如炲者死注炲謂炲煤也唐張祜詩古牆丹雘盡深棟黑煤生李商隱詩敵國軍營漂木柹方氏按說文當作柹削木札樸後漢書方術楊由傳風吹削札柹前朝神廟鎖煙煤盧庭藹詩熛煤朝與處風雨夜歸時是煤乃梁上熛煤之名非石炭也崔銑彰德志作㷱炭志曰安陽縣龍山出石炭入穴取之無窮取深數百丈必先見水水盡然後炭可取也炭有數品其堅者謂之石炭軟者謂之爛炭氣愈臭者然之愈難盡木可以煎煮終不若錄者乃晉 按玉篇廣韻並無煤字

日知錄　卷之三十二

終葵

考工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注終葵椎也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禮記玉藻終葵椎也方言齊人謂椎爲終葵馬融廣成頌翬終葵揚關斧傳椎作終揆蓋古人以椎逐鬼若大儺之爲耳今人於戶上畫鍾馗像云唐時人能捕鬼者玄宗嘗夢見之事載沈存中補筆談未必然也五代史吳越世家歲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魏書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則古人固以鍾葵爲辟邪之物矣又有淮南王花子名鍾葵有楊鍾葵丘鍾葵李鍾葵慕容鍾葵喬鍾葵北史燕人爲僞作喬鍾馗又恩倖傳末有鄭鍾葵隋書楊義臣傳仍作孫鍾葵段鍾葵于勁字鍾葵張白澤本字鍾葵唐書俗將張鍾葵通鑑作終葵則以此爲名者甚多豈以其形名之抑取辟邪之義與左傳定四年分康叔以殷民七族有終葵氏是又不可知其立名之意也

魁

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爲文章之府故立廟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爲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爲鬼舉足而起其斗不知奎爲北方玄武七宿之一魁爲北斗之第一星所主不同而二字之音亦異今以文而祀乃不于奎而于魁宜乎今之應試而獲中者皆不識字之人與又今人以榜前五名爲五魁漢書酷吏傳所置皆其

日知錄　卷之三十二

魁宿游俠傳閭里之俠原涉爲魁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淮南子注斗第一星至第四爲魁第五星至第七爲杓故言根本者皆云魁說文魁羹斗也趙宦光曰斗首曰魁因借凡首皆謂之魁其見於經者書徵征之殲厥渠魁記曲禮之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然則五魁之名豈任語哉或曰里有里魁市有市魁皆長帥之意要非雅俊之目呂氏春秋有魁士名人此用魁字之始國語王莽以爲魁陵較士濟南瞷氏宗人小吏曰魁別子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史記趙世家之子魁將大敗鬧人於范魁之西劉向白首青白鬻子楊維傳廿泉顧逵倫魁能陣勝丘貢魁隸之十岳圭體東荷白骰以爲筆李周翰曰大魁謂魁中也又僕魁相之說魁履蛤

近時人好以魁命名亦取五魁之義古人以魁命名者絕

少左傳有鄒魁壘處蒲就魎呂氏春秋齊王殺燕將張魁

桑梓

容齋隨筆謂小雅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並無鄉里之說而後人文字乃作鄉里事用愚考之張衡南都賦云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眞人南巡覩舊里焉蔡邕作光武濟陽宮碑云來在濟陽顧見神宮追惟桑梓褒述之義陳琳為袁紹檄云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肅恭蓋人之文必有所據齊魯韓三家之詩不傳不可知其說也胡三省通鑑注桑梓謂莫敢鄉里之戶稱為以從先人所植與將祖書桑梓之敬古今所敬晉左思魏都賦畢𦆵之所態庶夏之餘人先士之桑梓列聖之遺塵陸機思親賦悲桑梓之悠緬悅桑梓之恭晉贈弟士龍詩廻彼窈窕驅東路綿其桑梓肆力丘墓贈顧彥先詩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為魚百年歌辭官致祿歸桑梓潘尼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詩祁祁大邦惟桑與梓贈榮陽太守吳子仲詩乖復豈他綢迴光臨桑梓潘岳為賈謐作贈陸機詩旋反桑梓帝弟作弼陸雲答張士然詩感念桑梓域髣髴眼中人九歎之登龍門而覽鄉攀維桑而感歎故梓賦庶孝敬於師臣令結緘念於紛桑開式復羅尚書人懷桑梓劉琨上愍帝表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情未克袁宏三國名臣贊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宋武帝復彭沛下邳三郡租詔彭城桑梓本鄉加隆攸在文帝復丹徒租詔丹徒桑梓綢繆大業攸始齊書孝感賦戀丘墳而縈心憶桑梓而零淚曾吟行東方就旅逝越鴻去桑梓何承天鐃歌顧言桑梓思舊遊鮑照從過舊宮詩嚴恭履桑梓加敬覽枌榆梁武帝幸蘭陵詔朕自違桑梓五十餘載劉峻辨命論若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江淹擬陸平原詩明發辭桑梓永歎懷密親則又從南都賦之文而承用之矣按古人桑梓之說不過敬老之意說苑常摐謂老子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邪常摐曰嘻是已此於詩為興體言桑梓猶當養敬而況父母之人乎之所聯依

胡髯

說文胡牛頷垂也徐曰牛頷下垂皮也釋名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斂互物也詩狼跋其胡狼之老者頷下垂胡漢書郊祀志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師古曰胡頸下垂肉也金日磾傳捽胡投何羅殿下晉灼曰胡頸也張敖傳仰絕亢而死蘇林曰亢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也後漢書謠為諸君鼓嚨胡太玄經七為喉嚨范望解謂喉胡也古人讀侯為胡息夫躬傳師古曰咽喉嚨即今人言胡嚨耳

胡

說文胡牛頷垂也从肉古聲說文舊本胡也臣鉉等曰胡頷之垂者也亦取下垂為義後漢輿服志聖人見鳥獸有冠角頜胡之制是也詩曰狼跋其胡狼之老者頷下垂胡故以為壽考之稱詩曰胡考之寧傳曰耇及胡耇釋名胡者互也如雞胡也諡法彌年壽考曰胡保

民者艾曰胡陳有胡公而蔡仲及周厲王名胡似亦皆取此義（晉王胡之字修齡）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註戈鋒之曲而旁出者猶牛胡也周禮大行人侯伯七十步立當前疾註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禮記深衣袂圜以應規註謂胡下也下垂曰胡方言凡箭鏃胡合嬴者郭璞解胡鏑在於喉下則亦取象於牛胡也又國名今之胡姓以國爲氏或以謚爲氏者也又與何字義同如胡能有定胡然而天胡斯畏忌之類（箋云胡之言何也）見於經傳如此而已史記匈奴傳曰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蓋必時人因此名戎爲胡（趙世家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註林胡樓煩東胡爲三胡武靈王言襄子并戎取代以攘諸胡）胡者之諸胡此時之言皆舉而下文遂云築長城以拒胡是以二國之人而槩北方之種一時之號而蒙千載之呼也（胡本地名上黨武鄉縣有胡城匈奴別部入居之後因號羯胡）蓋北狄之名胡自此始而考工記亦曰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春秋北燕僅再見於經而於越千哀公時始盛以此知考工之篇亦必七國以後之人所增益矣又虜者俘獲之稱曲禮獻民虜者操右袂公羊傳閔公於此爲人如其言頗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仲連所謂虜使其民韓非所謂臣虜之勞（史記李斯傳嚴家無格虜索隱曰虜奴隸也）而戚夫人歌所謂子爲王母爲虜東方朔答客難所謂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者也故漢高帝言虜中吾指而馬援傲爲齊虜戾太子罵江充爲趙虜水經注論猶外郭世謂之虜城言齊將王伐燕燕王噲死虜其民實於郭因以名之見交阯而北朝以後其名遂以加之北狄亦猶而不察也

草馬

爾雅馬屬牡曰騭牝曰騇郭璞註以牡爲騭馬牝爲草馬魏志杜畿傳爲河東太守課民畜牸牛草馬晉書京武昭王傳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魏書蠕蠕傳賜阿那瓌父草馬五百匹吐谷渾傳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隋書許善心傳賜草馬二十匹（廣漢牝馬曰騲顏氏家訓有云騲騍今）人則以牡爲兒馬牝爲騍馬而唯牝驢乃言草驢

草驢女猫

今人謂牝驢爲草驢北齊書楊愔傳發人鬻漫讌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是北齊時已有此語山東河北人謂牝猫爲女猫隋書外戚獨孤陀傳猫女可來無住宮中是隋時已有此語

雌雄牝牡

飛曰雌雄走曰牝牡雉鳴求其牡詩人以爲不倫之刺然亦有不一者周禮疏引詩雄狐綏綏走亦曰雄書牝雞無晨飛亦曰牝今按經傳之文不止於此如詩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左傳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莊子獲猵狙以爲雌焦氏易林雄犬夜鳴雌鵶在後晉書五行志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木蘭詩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皆走而稱雌雄者也

爾雅鵽鳩其雄鶛牝痺山海經帶山有鳥焉其狀如烏五采而赤文名曰鵸鵌是自為牝牡陽山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采以文是自為牝牡名曰象蛇則飛而稱牝牡者也龍亦可稱雌雄左傳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是也蟲亦可稱雌雄列子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稺蜂是也介蟲亦可稱雌雄莊子註司馬云雄者龜類雌者鼈類是也人亦可稱雌雄管子楚人攻宋鄭令其人有喪雌雄莊子穆叔之言哀駘他曰且而雌雄合乎前是也虹亦可稱雌雄詩疏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蜺是也容齋三筆引宋玉賦雌蜺及顏師古有雄霓雌霓之說霓下交亦可稱雌雄史記索隱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

在訾日雄在甲雌在子是也金亦可稱雌雄王子年拾遺記禹鑄九鼎擇雌金為陰鼎雄金為陽鼎是也石亦可稱雌雄後漢郡國志夜郎出雄黃雌黃是也符契亦可稱雌雄隋書高祖紀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一唐六典太府寺置木契九十五隻雄付少府將作監雌留太府寺是也箭亦可稱雌雄遼史儀衛志木箭內箭為雄外箭為雌皇帝行幸則用之還宮勘箭官執雌箭東上閤門使執雄箭是也亦可稱牝牡宋沈括筆談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謂之雄牝謂之闕有杖箭本胡失也縣字中從之草木亦可稱牝牡周禮牡橭牡蘜不詳之樟芓牡麻爾雅牡菣牡蒿牡茅蕨藚註牡蘿史記封禪書牡荊本草牡桂是也車箱亦可稱牝服考工記牝服正義云車較即今人謂之平鬲皆有孔內於子於其中而又向下服故謂之牝服是也管籥亦可稱牝牡漢書五行志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月令註鍵牡閉牝也正義凡鏁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是也柁盜亦可稱牝牡禮記喪大記君蓋用漆正義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是也瓦亦可稱牝廣韻瓶牝瓦是也五藏亦可稱牝牡靈樞經肝心脾為牡藏肺腎為牝藏是也齒牙亦可稱牡說文牙牡齒是也余曰此於齒為牡也經字樣作牝牡為九病亦可稱牡史記倉公傳牡疝是也是亦可稱牝牡天文志太白有牝歲在北名曰牝牡是也法珠林廣宮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訾日雄在甲雌在子大抵以十干為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為歲陰故謂之雌但舉雄為月雌雄不可勝紀之言陽者未嘗用雌

謂傳引易雌雄經歷今亡此書五行亦可稱牝牡左傳水火之牡也是也銅亦可稱牝牡抱朴子灌銅當以在火中向赤時有凸起者牡銅凹陷者牝銅是也若淮南子云北斗之神有雌雄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而隋書經籍志有孝經雌雄圖三卷五代史四夷附錄高麗王建進孝經雌圖一卷載日食星變不經之說則近於誕矣後周有典牝典牡上士中士以牝牡名官

日知錄卷之三十二

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二十四江陰楊生農仲宗出其父文武舟
先生遺書示余乃知先生存日極好鈔書又善讎校有雜
詩一編皆取正舊文之誤者先生為文定公從弟名臣諸孫有
名於文有昔人風致聞其所為國子詩工於言情此又其才之兼
焉者已集中有寄戴東原書乃知校刊經史由東原之言而其
議則自先生發之惜乎不得置先生於館閣校勘之列以共成
其事所著書雖成尚未能無遺憾使先生及見之所當作正者
復不少矣 先生雜著從不降錄此雜詩亦能降錄之一顯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宣統建元己酉七月二十日燈下 [illegible]

東原錄一卷

（宋）龔鼎臣撰

明穴硯齋鈔本

東原錄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龔鼎臣撰。鼎臣字輔之，鄆州須城人。景祐元年進士。歷官諫議大夫、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太中大夫，提舉亳州太清宮，以正議大夫致仕。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多考論訓詁，亦兼及雜事。其說經多出新解。如謂書本無百篇，孔子存甘誓，欲以見父子相傳之義，存盤庚，欲以爲遷都之戒，併洪範錯簡之說亦自鼎臣發之。皆頗不可訓。其解杜甫今日起爲官句，謂今日爲金日之譌，以金日磾實之，尤爲穿鑿。然如解易之鼎金鉉即儀禮之鼎扃。解禮記升中於天爲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之中。解揚子如玉加瑩句，據唐類書證李軌註爲誤本。解後漢書註引潛夫論化國之日句爲章懷太子避高宗諱。解馬融較越三家句爲指三王。以及引說苑子桑伯子事，證王肅註之譌，引漢地理志有斋聚，證顏師古註之漏，引王弼解子弓爲朱張字，證楊倞荀子註之誤。引歷訓爲倒，證高誘呂覽註之誤。引殷仲堪天聖論解仁宗年號，證拆字爲二人聖之非。引汲冢記證隅基在河東，證劉向說之非。皆頗有考據。所記雜事，如太宗賜進士詩，御註藝祖批答趙普論王仁贍，及辛穀錦院箴戒、梁周翰事。鄭氏詩譜別有全本，歐陽修所得乃殘缺。文彥博家廟不作七間，乃用唐杜岐公家舊式之類，亦皆可資參考。惟所稱邵亢學士家作三代木主，不更畫影幀，蓋非古禮云云，其說最謬。以上下文義推之，當作蓋用古禮。傳寫誤用爲非，非其舊文，未可以是病鼎臣也。

龔鼎臣字輔之

舜典後有作汩作九共篇槀飫孔安國以為亡篇疑其非亡也乃孔子所刪去者爾況二典豈容此雜篇綴其後言百篇者獨安國而已孔子未嘗言也

尚書甘誓其中別無可以為後世法者但孔子之志以堯舜相繼即見其與賢無此一篇則不見禹之與子故載之以示父子傳授之法也

尚書本為舜故并錄堯詩之首本為文王故并錄先公費秦二誓係在書後者若只記文侯之命其誰不能編也蓋前此皆帝王之書所以人見其甚易用費秦者言典誥也孔子更於諸侯中取之有以勸諸侯之為善可繼帝王之書也

易鼎卦有金鉉按儀禮云食大夫禮曰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上設扃鼏注云扃鼎扛所以舉之者也凡鼏鼎蓋以茅為之今文扃作鉉釋文鉉胡犬反一音扃故周禮匠人廟門容大扃七箇是扃即鉉也說文乃以鉉為鼏莫狄切非也宜鼏本茅為以覆鼎鉉以木為以舉鼎其誤可見

易上繫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乃參伍錯綜之數爾故子夏易傳置於前段之末韓康伯以為後段之首非也

詩晨風云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毛傳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崔豹古今注云六駮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雜駮名曰六駮木爾雅云駮赤李子亦音剝馬色

周禮疾醫鄭康成注云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者凡十五字穀得其要於諸疾無不包括謂氣勝則過也當攻之氣負不及也當養之

世俗稱詩曰佳什或曰見贈見寄之什有以一篇為什者似以什為詩之別名殊失其旨据詩大小雅周頌凡於其始則曰某詩之什至其中間則曰某詩之什若于篇以上也周禮宮正會其什伍先儒以五人為五二五為什唯魯頌亦曰駉之什至其終以數不足故曰駉四篇然則謂一篇以上稱什可也

或問李鼎祚解易以聖人設卦為伏羲觀象繫辭焉為文王是否予曰伏羲設卦觀示其象於人文王演易繫

辭於卦下故孔子上曰繫辭焉者六皆不能有字著其上一曰繫辭焉而明吉凶二曰繫辭焉而斷其吉凶三曰繫辭焉所以吉也四曰繫辭焉以盡其言五曰繫辭焉之斷其吉凶六曰繫辭焉而命之然則豈容與設卦離其句哉

洪範九疇宜皆有所說獨八政獨載其八事其五紀亦然疑王省惟歲以下所說歲月日星及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當在曆數字下況有冬有夏乃似曆法其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當續以無偏無黨以下則大中之法備如斂時五福當在五福六極之後乃是說福極之意爾此漢儒所得錯亂不能細考以誣于伏生之類之人使後世為不完書皆漢儒之罪也

皇極以前四疇皆治法也皇極以後四疇皆治之有善惡也如三德之不善則臣僭而復凶民亦僭差稽疑亦有吉凶下二疇善則善應惡則惡應與前四疇之體法異也

前人有以贖爲探考之義者自爾人頗效之易且易有天下至賾及探賾索隱文二者舉謂賾者幽深難見唯荀爽謂賾測也其前人或取之乎皇甫泌右丞治易有紀師說一卷謂賾者所以域物情也斯得之矣

鄆州門樓其扁大中祥符初東封回賜升中延福之名

禮記曰升中於天注升上也中猶成也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周禮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又左氏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

命也當天下中和則是太平乃上其民中以告天也中自有義注者何必猶成也

董仲舒曰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卑賤不能致也在西漢鳳嘗見於潁川則是鳳鳥至魏晉間張掖出石圖則類乎河圖之出矣然未必皆聖人所致也

揚子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人之神潛天地則其德如天地矣書曰惟克天德故仲淹謂天隱地隱者此也又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精氣爲物天神之精也神而明之天明之粹也生而稟乎天死而復於天復者精復於神粹復於明嘉祐中予在國子監與監長錢象先進學官校定李軌注揚子法言後數年因於

唐人類書中見如玉加瑩一義惜其未改正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加瑩爰見丹青軌注云夫智者達天命如玉加瑩石而不磷涅而不知其誤遂改軌注以就文義爾

青社有白門士人多問其名据淮南子載八極其西北方曰白門高誘謂金氣白故曰白門蓋天下諸城西北門皆號白門後漢張衡思玄賦云躡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鄒志在高邈然亦自西徂東也又呂布在下邳郡與麾下登白門樓下邳城三重即大城之門也故水經謂南門爲白門今青社白門在北城而西偏南向則酈元所謂南門者其理亦通

唐高宗諱治當時改治書侍御史爲御史中丞復舊名也治禮郎爲奉禮郎迄今因之其後太子賢注後漢書至王符愛日篇曰治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促以短乃改治爲化曰夫以亂對治則化不若治要其語新則治不若化

仁宗嗣位踰年改元天聖舊說明肅后垂簾共政謂天爲二人聖也於時胡旦嘗言未曉其義蓋不知自有所出晉殷仲堪天聖論其略曰天者萬物之根本冥然而不言聖者承天之照用天之業此恐是眞宗爲天仁宗爲聖也

爾雅釋木曰樲酸棗郭璞云樹小實酢孟子曰養其樲棘其孟子本文云養其樲棘注樲棘小棘所謂酸棗也

荀子非相篇曰仲尼長子弓短揚倞解云子弓仲弓也

言子者著其爲師史記漢書有馯臂子弓其學唯受易而已韓文公亦曰子弓之事業不傳而荀子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作馯臂也常怪徐彦荀子其辭甚覈曰穿鑿之責於何可逃王弼解子弓乃朱張字也言荀卿以比孔子蓋其道與孔子同所以於逸民七人獨不論朱張之何如也然則讓道於人取益多矣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若春秋夏五夫人氏之類後人從之莫有補其缺者宜倣以巽辭而不敢逃責也

論語有子桑伯子王肅注謂書傳無見焉劉向說苑載其事甚備然說苑異書也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其質美而闕如也此無文也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然則肅在漢後不甚遠而不見此書何也亦可審其學問之有遺

歷代名臣法帖有山濤啟事云臣啟崔諒史曜陳准可補吏部郎三人皆衆論所稱諒尤質直少華可以敦教者漢武以儒者文多質少乃用萬石君二子以抑其文華之士雖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若崔諒者誠愈通儒咸以濤爲知言

世俗謂一錢爲金百金爲一鎰與古甚異漢時万錢比周時金重一斤其言百金者爲錢百萬矣然則一金猶古万錢之稱也孔安國注呂刑六兩曰鍰鍰黃鐵也一曰錢也今之百錢豈止六兩而已又或以鍰爲鍰尤無稽也

論語載蕭牆蕭肅也後人因惡事斥之遂若非禮可言者不究其始謂某事也周禮春官之屬有司設几筵後人因喪事設之若唯凶禮可言者不究其始謂某事也惟通者則不然各從其本而已

或問馬融云軼越三家馳騁五帝何也曰言三家論語三家者以雍徹漢書劉陶推三家尚書以雍徹尚書則易見唯見馬融軼越三家馳騁五帝以意求之則宜爲三代夏商周之家也

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若以下二患爛腸之食伐性之斧譜之當以蹷爲倒也又蹷逆寒疾也高氏注以招訓至蹷機門內之位者誤也

孟子謂人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者也若有能信之者不遠千里以求信之耻指之不若人也今之人心不若人而不耻是之謂不知類矣唐盧仝常爲擲銘蓋本於此

孔子不喜與人辯孟子好與人辯是非文中子復不喜與人辯其學孔子之道者歟或曰孟子之時亦其可與辯者即辯之其以明其教也文中子遭亂世而退河汾宜乎不爲之辯也

張衡東京賦李善注本云解罘放麟又曰慕天乙之弛

罘其五臣注本弛罘作弛罟故韓魏進嘉祐編勅表從罟然網罟可通施於捕禽名作弛罟則不重複於義爲當

呂氏春秋傳夏啓有鈞臺之享周康有酆宮之朝二事先儒皆未知其所出今傳於學者或得之可補古史之闕

汲冢書稱太甲殺伊尹唐李宗閔謂孟子教諸侯叛不別是非毀短賢聖甚可罪也

洛成之祭人久不行左氏傳曰楚子成章華之宮與諸侯落之

揚子曰聖人以不手爲聖人李軌注謂手者桎梏之屬賈誼新書云紂作梏數千睨天下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其注意以

文王聖而免桎梏則與揚子合矣

有問竹與松柏皆能貫霜雪而不衰竹虛而松柏堅貫其故何也或對曰竹則虛其心松柏則實其腹竹則弱其志松柏則堅其骨非道之自然乎

書康誥曰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荀子致仕篇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安國之注爲二解荀子并爲一解凡刑殺既義則當用但解勿庸以即爲即行斯與本文意異

四瀆尊於百川謂其發源而東不假他水直注於海也然人呼淮者止曰淮濟者止曰濟不以他水寄名於其上曰某淮某濟也惟淮雖有泰淮則泰非水名也其江河則不然凡水之相附通者必寄名於其上若沅漢則曰沅江漢江洛汶則曰洛河汶河之類是皆世俗之語不可不知

樊噲傳云從攻項籍屠煮棗顏師古輩皆未詳其處後漢地里志濟陰郡冤句有煮棗城

劉向曰湯無葬處顏師古謂不見傳注也按汲冢記後魏天賜中河東人盜發湯冢得誌云我死後二千年困於思思得古鐘磬皆投於河

書有亡本父逸詩者蓋孔子之所刪也不修春秋者孔子之所未改者也逸論語者殆載齊曾古三論篇章之所遺也唐明皇道德經序見君子傳注至公之辭也孔子所存書之逸篇皆因事而訓後世如盤庚三篇蓋

以五遷之勞民咨胥怨故錄其丁寧告民遷之之意欲後世凡遷都即知民之必怨用戒其不可輕遷也

地里新書志江淮間宅與墓則隨五音取向宅則皆須西北高東南下流水辰巳間出兼同用丙向爲上非也凡宮寺祠廟郵館皆無常主故用丙向宅舍則當各隨本音

邵亢學士家作三代木主大約依古制而規模小也仍各用一小木室安木主作一靜室置之不須更畫影幀蓋非古禮又木主久而壞可瘞而別製安祿山陷洛陽士庶奔逃窘迫獨崎危於矢石之間潛入家廟負木主以竄然則木主之制唐士人之家皆爲之也

孫構紹先言諸葛武侯夔州八陣圖用八以石壘漢州

八陣圖用六以砂壘皆近千年不泯或曰武侯擇吉日
為之故也用六在用八之後以其兵少不能足其數
晁文元公常約己立四海之海法而專習之謂無慾無
悕無慮無住無慮者息其攀慮無住者不住著於一物
晁公每自謂得則家智盖見賢思齊觸類而長此取象
中說所謂七無者然皆原於論語子絕四也
物有以類而名之曰者㸚曰舒鴈馬曰飛兎皆名之美
者也至於人則有曰鴈犬曰虎狼者豈不愧於鴈馬乎
史記蘇秦曰燕北有棗栗之利又樂毅傳曰蘇丘之植
植於汶篁釋者謂竹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
然則齊之閒棗栗殆自燕北而移植歟故青州圖經引
齊民要術曰青州有樂氏棗豐肥細好為天下第一經
云樂毅破齊時自燕齊來因種於此故以姓得名

物有善藏者是保其身也人若能藝藏志意待時而
動是保其神也保身則氣全保神則形全形與神不相
離也
文中子言董威輦大雅吟發於道威輦之詞不見於世
而見石崇大雅吟然亦無能歌者威輦晉董京字也京
與崇同時人其詩意異否未可知且存崇詞以質斯義
其節曰堂堂太祖淵弘其量三分有二周文是向於穆
武王奕世載聰蕩清吳會六合乃同大槩以司馬晉比
姬周大雅之意其在是乎
唐劉秩述政典三十五卷杜佑增之二百卷號通典通
典所載自書契以還迄唐德宗正元元年上下數千年

咸平中宋白等為續通典二百卷載二百年其卷秩亦
如之治與晉張輔論遷固書一也然秩書太畧白書太
煩不煩不畧最為適中者佑書也故冣行於世是知天
下鉅細事惟適中可以久而不廢豈特書抄哉
賦者緣物以成文必辭理稱則彬彬可觀唐楊遂賦太
極生兩儀有云品物流行聚作草木鳥獸不言善應散
為霜露風雲理雖長而辭不稱無足觀者王沂公賦有
物混成曰得我之小者散而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
為山川雖與前賦意合而其辭理彬彬然矣
高弁公儀种先生放之高弟也常著帝形三篇有張荷
若山亦與馬先生以友道待之著過非九篇先生皆稱
之復謂過非在帝形之上帝形今行于世而過非世所

罕見大旨謂過非非過也聖人作事於時有未足而末
非非聖人之過也盖後世增飾之過也陸魯望嘗因激
而為蠶賦以其貽禍於民遂欲伐桑滅蠶思古民衣皮
羽為無得民則不及過非之意遠矣
韓文公古詩曰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謂李杜也比
夢珙書載文公律詩曰天恐文章渾斷絕再生賈島在
人間又王黃州解梁官舍詩云上天於我心還厚只遣
文章道更尊此皆原孔子天未喪斯文之意
杜工部送楊六判官使西蕃詩云子雲清白守今日起
為官諸本皆然予以謂今作全蓋金日磾本休屠王太
子與母閼氏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武帝嘗奇之賜湯
沐衣冠拜為馬監唐中興特賛普必有相類者故甫用

之也
四六文字雖變古體其秀妥當者亦不減於古如梁李
崧論詩荅徐廵官其略曰詩者或適樂而興或悲哀而
作內經夫婦外正君臣雖孤憤必申雖興言必達懲惡
勸善之理於是乎明感新懷舊之情於是乎見乃知作
者豈徒然哉是以讀騶虞之章知岐周之盛德誦芍藥
之句識衛之淫聲如廵官送賓云蟾桂三春捷雞林一
國榮則知皇澤之被於遠人素風漸於殊俗又若貽友
生云詩道長來樂生來貧却閑則知尺璧輕於寸陰千
金賤於一字如崧所述豈必以古律爲別哉
五代和魯公凝長於歌詩初辟西征從事軍務之餘往
往爲歌篇詔使往來傳於都下當時籍籍以爲宮體後
生倣而時主知之遣中使馳驛索宮詞百首即日上焉
其間有云遙望青青河畔草幾多歸馬與休牛又云赤
子顒顒瞻父母已將仁德比乾坤又云越溪姝麗入深
宮儉素皆將后風盡道君王修聖德不勞辭華與當
熊使事中的有風人之作
和魯公上巳日修禊事於濟汶之上或曰長津之內游
舸甚繁擊鼓鳴榔之下必起飛綸而驚驪龍俄有漁者
獲一巨魚長丈餘其圍數尺斑首赤喙乃鬐骨鱗述賦
而放之或謂曰子欲望丞足乎魯公曰豫且之前篇
所遺但惜其救旱之功未展不可隨泥鰻沙鰌同鱠也
且爲放魚歌有云骨鱗骨　皆龍子時張昭遠稱之云
解束縛之鯉願登賢相蓋志形於詞也後爲右揆舊說

鯉魚滿三百六十歲蛟龍輒率而飛去若此者其處盡
亦深矣
賦亦文章雖號巧麗苟適其理則與傳注何異如李巽
土鼓賦土之靜靜乃陰之實土之動動乃陽之精陰以
質而濁陽以文而清將以質勝文而其理永固遂以土
爲鼓而其義有成斯造於無愧於理矣當時謂之李土
鼓後有絕當者著孤鴈詩甚精時亦號絕孤鴈
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六日太宗始御講武殿試進士賜
呂蒙正以下及第三年五年又賜胡旦蘇易簡以下及
第初京師期集未有題名石刻至七年馮起以贊善大
夫通判郢州蘇能以著作郎權知歙州乃刻賜詩七首
其賜呂蒙正詩有云帝澤雖寬異官榮莫忘貧賜胡旦
詩有云報言新進士知舉是官家御注云每相見但相
勸爲美是之事莫教朝野人笑道主文官家知舉不了
呂蒙正自僕射乞出得判河中府太宗曰卿狀元及第
朕用卿作宰相今日可謂榮歸鄉里因有詩曰滿朝鴛
鷺醉中別萬里煙霄達了歸太宗聞之曰呂蒙正似無
意再來既而三召方再入相
藝祖聆新丹鳳門梁周翰獻丹鳳門賦帝問左右何也
對曰周翰儒臣在文字職國家有所興建即爲歌頌帝
曰人家蓋一箇門樓措大家又獻言語即擲於地即今
宣德門也
劉仲芳上曹瑋水調歌頭第三句云六郡酒泉蘇子美
亦有此曲則云魚龍隱處尹師魯和之亦云吳王去後

其平仄與蘇同而音與劉異嘗問曉音者乃曰以平仄言之其文稍異然不脫律皆可用也律說本詞之指法余聞知師悟治易者各將所見尚不離道之方則不可論是非餘經皆然

王元之詠中條山嘗愛田告詩有洞黑吹狂雨峯青卓冷煙乃作書求之大槩言詩於茲山只欠是爾田諾焉故田詩集不復載

李文定公迪與夏侯鰈各題詩於濮州王驍郎中屋壁文定曰南芒蕭條北巷連君歸未得伴君閑郡樓獨上最高處盡日憑闌不爲山夏侯曰夜來飛夢到瑤池借得周王八駿騎宴罷却歸蓬島去五雲狂踏影參差明年文定第一人夏侯第二人及第

魏野詩曰雲好低頭望松宜側耳聽使堪爲導引誰信何延齡頃年杜岐公晚年揮扇或陰倚下即側身取之蓋亦欲略用力也

王欽若三司句當來亳州散食鹽鈸知州有詩一句云雪霜散處民心悅欽若對曰鼎鼐調時衆口知

龐籍爲黃州司理夏竦時知黃州龐嘗遊洪水山有詩云登臨不覺致身危夏頗異之後龐爲相而夏爲使相龐適當軸曰今日向司理筆下作使矣

吉州雙流詩云不知萬里爭流去那派先成潤下功向敏中與盛度分作一人是殿中丞一人是太傅後向爲相盛亦貴顯

康定中尹師魯過河陽見子廳事之壁有石記墨本題曰青州州學記師魯謂當云青州學記大抵文章增減字不可不思嘗觀韓文公文章無一字用不當者如藍田縣丞記其下主簿尉若常人止曰簿尉也且尉則官稱簿則簿書必曰主簿則名始完是雖文之小疵亦典刑不可不尚

齊桓公得愚公而管仲脩政故杜甫贈蕭郎中詩曰中散山陽鍛愚公野谷村徐鉉題雷公井亦曰檢覈愚公谷蕭條羽客家皆謂其蕭灑可愛也予守青社因旱禱雨於愚公山下即日而應噫公野人也生死有益於齊亦嘗以靈輿澤民求賞號於朝廷元封二年封隱利侯

景祐二年省試天子外屏賦是時國子監元黃庠者最有文稱問試問以所比證事庠曰可用疏屏內屏聞者

以皆有屛者謂庠不誠及庠程文第一其辭曰清廟之飾之用疏是殊彝制諸侯之設於內靡僭常尊其人見之始悅服時庠以疾不能就御試既愈陳述於貢院大畧言三月十一偶感寒疾蒙聖恩特降中使賜湯藥并酒遂得平愈近多士皆被榮恩而庠自胄筵登國庠既于南宮皆叨首薦以母老獨未能甄錄乞賜奏別賜一試主文章鄭公而下爲之進呈仁宗曰是亦三元也詢問欲如何鄭公曰乞出自聖恩處分仁宗許將來直就御試徐曰令奪狀元也宋公庠時亦預進呈退謂同列曰將來好狀元或問何以知之曰金口宣諭如此故知此狀元定矣宋丞相舊名郊第一人及第或以名譜之即更名庠時葉道卿猶外補寫書戲問曰其當年狀元名

郊令名庠何許人也宋公因以詩答曰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鷄書錄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時以謂劉向改名一事古今人未嘗用似昭與公庠也

眞廟朝汝州進茯苓一顆重三十斤宣示宰臣而下遂表謝其表王沂公代爲之有云事將符於難老効豈止於蠲痾又曰臣等用愧鹽梅言慙藥石乃知前輩文必引事相類雖涉小巧亦不可不然

葉道卿嘗帥貼職知秀州時狀元宋公庠及同榜鄭天休已修起居注道卿有詩寄二公曰相先一龍首對立兩螭頭世稱爲警句

宋丞相嘗曰皇朝狀首三十八相到吾家第四人謂呂蒙正王曾李迪與宋庠也

宋子京明道初召試學士院試珽圭賦其辭有曰爾功既昭則增圭之重彼績不建則貽王之羞是以上與虛授下靡妄求又曰爾公爾侯宜念吾王之厚報時翰林盛公度奏御日極褒稱之曰此文有作用有勸戒雖名爲賦實若詔誥詞也即授直史館頃之仁宗御製上皇太后恭謝太廟詩而子京次韻在諸公之右其詞云柔極深慈冠古先謝成宗祐秉齋栓欲知太姒徽音盛親見周王作雅年仁宗嘉之賜縑三百疋

劉侍郎夔皇祐中自汝上移守福唐子送以詩有云家經武夷住事與會稽鄭劉公云武夷山在建州北二百里崇安縣南三十里方圓二百二十里東南二方皆枕流水一水北至一水西來湊於大王峯前合而南流爲建溪公既請老燕息於其間想公當時過家之榮後日退居之樂良可羨也

景祐初禮部試觀象作服賦予愛其離合益稷篇又甚精當常效之以漢趙充國傳罷騎兵以萬人留田曰罷兵留田以試究州進士後有以韓安國傳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爲題曰就祖發政者離合之誤也

太宗詔徐鉉撰李璟誌文曰聖人在上雖善治者不能保其存時亦文過太甚和魯公比擬草書以鼠齒入物球弓黑梢玄鶴孤猿之類是形與色兼言也

嘉祐四年貶呂溱其誥詞劉敞行之溱當貶而褒嘉祐五年劉沆贈僕射侍中其誥詞張瓌行之沆當褒而貶

張舜民爲高遵裕幕客元豐辛酉歲隨遵裕至靈州廻題詩於下峽曰青岡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廻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休上望鄉臺又曰靈州城外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因爲李察劾之降爲承務郎郴州監酒

杜甫贈太常張卿詩云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鷿鵜張平子南都賦作鷿鵜方言曰野鳧甚小而好沒水中南楚之外謂之鷿鵜

南京法寶院有二墨蹟曼卿守道也雖精妙奧奇怪不同然皆近世所罕有

劉相沆爲臺官言後令裴煜代作章奏言雖三省之無他素群犬之已甚臺官吳中復上言劉相以犬斥言事

之官
潘佑曰齊人王達靈者高士也精窮九經該博諸子肥
遯邁俗目無全人予早聞達靈之名常恨未得見其所
長佑忠直人也其語固不謬後予守青社固訪其著述
記未能得而達靈去方百年其知名者尚少況著述焉
乎乃知姓名有道之士汨沒者何可紀哉
周世宗既定軍制左右有以刑名相犯取旨世宗曰一
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宜儀延令行之
藝祖嘗令內宣於密院取天下兵馬數及本院供到即
後批曰我自別為公事誰要你天下兵馬數却令還密
院
江南城破曹彬見李國主即放入宅言令打疊金銀京

師挂王難遍諸將皆言不可恐別有事彬曰此無英氣
不妨
范文正公嘗勉士人讀書通古今曰為臺諫官則遇事
敢言出當藩方則有事敢斷識者知公之事業有源深
矣
蔡君謨說藝祖嘗留王仁贍語趙普奏曰仁贍姦邪陛
下昨日召與語此人傾毀臣藝祖於奏劄後親翰大畧
言我留王仁贍說話見我教誰去喚來你莫腸肚兒窄
妒他我又不見是證見只教外人笑我君臣不和睦你
莫煩惱官家趙約家見存此文字
藝祖嘗以梁周翰補閤管綾錦院多決工匠不能處及
駕幸本院即欲決周翰周翰急曰臣天下名士既而宰

相救解藝祖言欲決教知滋味遂釋之
蘇易簡牓中有登庸者四人李沆向敏中寇準王旦其
為參預及兩禁以上者又數人時亦號龍虎牓
太宗嘗問寇萊公孰可備東宮公曰此社稷大計當自
擇之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此事陛下不可離御坐
臣亦不敢離此願一言決定之即言及真宗公乃賀曰
陛下知子矣後數日真宗因出有民竊語曰好箇小官
家太宗聞之頗不樂召公問之公又賀太宗曰何賀公
曰儲貳之立惟恐人不歸伏今人民有是言誠可賀也
太宗釋然
張乖崖在蜀聞寇萊公拜相乃謂僚佐曰寇有宰相之
器然富貴早讀書少

天禧中眞宗已不豫但患曹利用在西樞跋扈丁謂在
中書弄權一日召知制誥晏殊坐賜茶言曹利用與太
子太師丁謂與節度使並令出殊對曰是欲令臣作誥
詞上領之殊曰臣是知制誥除節度使並須學士院操
白麻乞召學士眞宗點湯既起即召翰林學士錢惟演
惟演遂救此二人來日却除曹利用使相依舊樞密使
丁謂拜相仍先露此意與二人云自有回天之力既而
惟演遂除樞密副使晏相嘗說與王晳學士
庚子正月二日予謁呂冲之因問三館祕閣所藏之書
多散落於士大夫之家客有對以所藏之書今存者有
三萬七千卷其實有萬餘卷爾惟祕閣與昭文集賢最
多存者蓋閣上有太宗御容非具朝服不可上以故存

者多矣及古士大夫以金帛購書者不少而書亦有人
不得見者且云景祐家藏舊鄭氏詩譜注人不見名氏
而歐陽永叔慶曆四年奉使河東嘗得鄭譜自周公致
太平以上不完遂用孔穎達正義所載詩譜補全之而
復爲之序景祐之本甚完嘗爲并州牛景勝借去今乃
亡吾之本矣

舊說翰林學士草制詔每爲宰相閣却令改謂之喫鞋
底

樞密學士孫公奎嘗言頃在疾告既愈朝參對於便殿
仁宗問因何得疾公曰因食饅頭豈是多食之物耶愚
聞其說爾後每食於氣血通暢時則無恙不如是則終
日不平和今漸入老境書以自戒

歐陽永叔與劉原甫言新定茶法不便乞別立法富鄭
公上前言近罷榷茶設二百餘年之弊法不能無些小
未退便康須畧與整可矣譬猶人大病方愈須用粥食
湯藥補理所便平復矣上頷之

丁謂嘗云唐明皇時異人言醮席中聞乳香靈祇皆去
至於今感之真宗時親稟聖訓況乳香所以奉高真上
帝百神不敢當今士大夫家祭多用濕香亦違前聞也

文相於西京宅旁建廟嘗云取長安杜岐公宅廟制度
仍減一尺高作四間兩徘徊宋公敏求學士知典故言
規模太逼窄可作七間文相因畫杜岐公家廟一本示
之古之制度惟存杜廟而已

治平中予守金陵至止數月因葺治所之西廡掘地數
尺得承盈缶詢其地乃南唐宮人梳洗樓故基也非棄
鉛華之水積而致耶

富鄭公嘗與余論治道富公曰大抵朝廷須用賢者多
小人少庶幾其治也譬諸疾病者元氣已虛邪氣已甚
姑以平和湯劑扶持之可也可進服疏轉之藥則安能
保其生耶俟元氣漸實邪氣漸退雖使服藥瞑眩亦無
所害耳元氣賢者也邪氣小人也使賢者多小人少然
後可力行其道也

鄭公又言人常勸弼不次進用賢士大夫及朝廷進用
偶未及已則復出議論余對以人往往必以一身休戚
觀朝廷不能以天下休戚觀朝廷鄭公以爲知言

士熙道建中嘗見人議條貫乃曰法令繁而君權卑又
見張宗誨上言白氣災異事乃曰此不經之語也

王素爲諫官言李淑姦邪范希文在政府云李淑少年
可惜以此名點污法官諫官惟務其深自以爲深則無
咎苟稍出之則恐人疑其有情也臺官言事惟務摭人
之惡不顧治體之如何爾自以爲若卹治體則僅乎不
舉職矣二者皆切於身謀而忘至公之道非國家之益
也

法官壞法律者三十年矣向之入法寺者皆外官不爲
上位所薦舉無由改官往往誦法書求試法律斷案幸
而中選無他才識惟泥其文而深其法耳自後朝廷既
寬失出之罪又稍用儒士始漸知法之弊矣

何剡待制兼門下封駁事嘉祐移事之後王逵復知金

州中官武繼隆復防禦使閤士良復鄜延兵馬鈐轄皆
留告勑繳納中書自來封駮之司名存而職不振今判
振職矣

千乘縣大王橋東北約一舍有野儒忘其姓名熙寧九
年稱九十九歲頎然其形康寧異常且言人皆可一百
二十歲是天與壽也予當天壽之外所得壽考乃予功
行之致將游西蜀江南觀山水之勝況筋力猶可日行
百里後二年果閒出遊

元豐元年春孔有長延貴年九十六歲有孫及曾孫俱
登進士科而元孫太亦肄進士業世所罕見也

待制張昷之爲河北都轉運使以保州部署下一將兵
士當更番守邊每遣行即請銀鞋錢而知州下一將兵
士未嘗差出故昷之皆互令差出庶乎均也其山輩因
此構造事端以叛用供奉官監務韋貴爲首領及田況
自真定來招降昷之貶令悉殺以戒後來

王沂公知大名府一日迎敕書有禁軍兩指揮相憎嫉
一指揮在左弄門閙者輪其閙因擘左右一指揮中兩
人皆斃沂公客令巾報判云令赴市曹處斬訖奏於時
坐客及人多不知至來日其在右指揮一名訴左指揮
更有他事沂公見其有酒即令驗之決脊配春州已而
兩軍方寧貼

張昇果卿嘉祐二年夏回虜聘求聖上儀容事昇見戎
主言前來皇帝曾將過御容在南朝蓋以代相見爾今
已稱姪須找主復闔儀容去即南朝必送聖範來蓋前

來是弟兄即弟先送今是伯姪姪宜先來即伯後答如
此先後順也詔從其議

當相言老人星見送史館不便乞依古制送學士院令
文武百寮賀

慶曆中文彥博與杜祁公俱在樞府彥博見祁公依條
例行事乃曰此是措大治身之道耳某雖晚輩亦不敢
不以天下爲慮

狄青善用不滿千人之法蓋擇銳敢死者而已

景思忠父歷都官員外郎景祐中在慶州撰邊臣要略
二十卷備言元昊必爲邊患康定元年其父知成州元
昊果與兵大寇延安於時父又進平戎議三卷換左藏
庫使

南京故奉龍圖紘雙生二子長曰黃中次曰象中嘉定
二年同登進士科三年象中以贓濫罷管於南時黃中
通判廣州亦有公累被劾數翻異朝廷遣御史丁翊往
制勘而黃中云占以此見雙生之時禍福亦不甚異也

陳恕爲三司使嘗言三司中惟起支爲難蓋一起支則
無由止也不可不慎

士熙道管三司商稅案言天下諸商稅錢每歲二千二
百萬貫自嘉祐三年後來只收得七百萬貫每歲虧一
千五百萬貫

度支外郎范祥作制置解鹽事舊曰沿邊令客人入斛
㪷或造櫓樓瓦木之屬凡直六貫即支解鹽一席祥遂
制置邊上客人入一色見數錢六貫依舊支與一席客

人得一席賣得十貫逾上卻用見錢糴物官中有利客
人亦便解鹽每歲三十四萬席得錢二百萬貫嘉祐四
年改作制置解鹽使
興州濟衆監每歲鑄錢七萬餘貫近張方平自益州入
作計相因減課程一半并嘉州監亦減半惟邛州監亦
依舊以兩川錢重物輕欲減半後錢漸少而貴物欲輕
故也川中三監鑄錢
嘉祐四年冬夏國諒祚之母為國人所殺即元昊妻也
其男没臧用事有漫咩者其官高於没臧然勢力反出
其下因殺没臧亮祚恐為不道淫佚遊畋無時少息復
侵犯鄰國有喃廝囉少子董氈最雄桀黠懼其侵己乃
與契丹結親亮祚懼其與虜夾攻遂來中朝求尚主欲

結援自固既不許乃出狂言欲與中國相敵及要熟戶
嘉祐七年賀正旦西人大首領祖儒嵬名聿正副首領
樞銘靳允中祖儒樞銘乃西夏之官稱大者姓嵬名聿
正其所貿易約八萬貫安息香玉金精石之類以估價
錢卻將迴其餘硇砂琥珀甘草之類雖賤亦售盡置羅
帛之舊價例太高皆由所管內臣并行人揰壓價例虧
損遠人其人至賀聖節即不帶安息香之類來只及六
萬貫
偃師縣有先朝上陵日民獻松二株上以金篦親栽於
驛舍兩廡之前因號雙松驛
麥六十禾三千謂之大有年凡一穟當有此數李言說
里巷細民有以是非相較忌人之不及己知己善者傍

有儕類曰爾之云云何必如此爾不聞在肆藥物乎其
藥性良其藥性毒其藥性寒其藥性熱然藥不能自言
而人既諳嘗之乃謂其良毒寒熱也爾但為善則人亦
稱你如稱藥矣其人黙而服敎予以其言鄙而有理故
錄之
元豐二年河朔京東歲歉時予守青社南山中土石化
為麫可作餅餌無甚沙磧日有數千人取之流殍因此
全活甚多乃聞於朝有詔許匣盛以進天救疲癃前古
罕聞
江南徐熙畫魚甚佳關中許道寧畫山水頗類青州李
成成乃李宥諫議之祖太宗時人也
館中有蜀人黃筌畫白兔甚佳蓋孟昶卯生每誕辰即

畫獻也
青州龍興寺天宮院石柱有韓熙載墨蹟王子融寧益
州都日將遣工刻其兄所公止之曰似墨蹟難得也元
豐中予假守是州推官汪衍恐其難久遂刊焉既而予
與汪同聞張擇賓郎中道沂中止之之因頗恨不模於
他石
徂徠山在泰山東南周環遠望廣袤如一謂有往來之
勢故名徂徠
海州朐山俗言朐山戴帽即雨蓋謂雲出覆冒其上為
雨候
飲食其熱之物如湯之類使人耳腦多鳴
邵良佐使夏國至昊賊處與一大臣言今茲用兵如富

者與貧者賭博貧者只宜常勝使富者勝貧者必償

東原録

右東原録范行可得之周公謹家公謹乃傳
上海莊氏本予與行可爲文字交故得録焉
乙巳九月十八日中隱山房識

文昌雜錄六卷補遺一卷

（宋）龐元英撰

清乾隆盧見曾刻雅雨堂叢書本

文昌雜錄七卷編修朱筠家藏本

宋龐元英撰。元英字懋賢，單州人，丞相籍之子，官朝散大夫。王士禎蠶尾集作文英者，誤也。元豐壬戌，元英官主客郎中，在省四年，時官制初行，所記一時聞見朝章典故爲多。通典載尚書省爲文昌天府，故以名書。其中所載如以堯舜對天地爲李矩問李演事，考范鎮東齋記事以爲此楊億校士時事，岳珂桯史以爲歐陽修知貢舉時事，珍席放談以爲南唐時湯悅妹婿問悅事，與各書互異。又以虎子爲出於李廣射虎事，不知孔安國爲侍中，以儒者不執虎子而執唾壺，其事已見李廣之先，未免稍有舛誤。至朝廷典禮，百官除拜，其時日之先後異同，多有可以證宋史之舛漏者。原本六卷，後有補遺六條，故宋史藝文志作七卷。又自爲啟，記其入省及作書歲月。首有宋衡傳序。自明以來僅鈔本流傳，近始有刻本。然其中如新定儀制宰相兩省侍郎尚書左右丞皆朱衣吏雙引一條，與下文膳部舊郎中言萬州南山一條，又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一條，與下文西京雜記玉搔頭一條，皆自爲條，今合而爲一。又書中註闕文者四條。卷二十三日以原廟奉安禮成宴百官於集英殿，酒九下註闕字；下一條經陳長文上註闕字。考卷三晏元獻一條，昔有相印下註闕字，即當接以經陳長文云云；下一條行龍敎坊上註闕字，即當接上酒九云云。是四條本未嘗闕，特鈔本刻本偶誤析爲四耳。王士禎稱此書爲說部之佳者。宋史入故事類，蓋以所記朝典爲多，然中間頗涉雜事雜論，今改隸雜家類焉。

乾隆丙子鐫

文昌雜錄

雅雨堂藏板

文昌雜錄序

吾鄉漁洋先生最喜說部書遇一僻秘世所罕見者往往于友人許展轉借錄譬校評泊儲之池北書庫當時風流好事輝映朝野先生于康熙己巳服闋入都至辛巳四月請急歸里官京師十年之間曾撰居易錄一書凡官方遷擢政事因革逐日記載歎其見聞周悉可爲史家取裹但未知其書體例創自何人及觀宋單父龐氏文昌雜錄始知先生倣懋賢之書而爲之蓋池北書庫有此書也前輩撰一書必有所本其不苟作如此懋賢爲丞相莊敏公籍之子元豐壬戌官主客郎中在省四年時官制初行記一時聞見及朝章典故頗可觀覽故先生稱爲說部之佳者此書刻本無多爲梓以行世懋賢名元英發尾集跋誤書文英當改正通典以尚書省乃文昌天府龐爲郎官記省中事故以名其書云

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撰

右文昌雜錄六卷龐元英懋賢之書也乾道丁亥良[illegible]
[illegible]方公刊置建康郡齋懋賢丞相莊敏公之子元豐官
[illegible]行入尚書爲主客郎醇懿有家法多識舊章援據同
[illegible]等貫今古當時大制作大典禮植髮盛之容進退揖遜
[illegible]不與從事故其書事信其著論確觀者如班雲龍之
[illegible]而登羣玉之府皆太史公父子紬金匱石室之書而
[illegible]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成補舊聞之闕後之學者殆將
有考於斯六月望左宣教郎新充樞密院編修官衛傅
[illegible]

文昌雜錄卷第一

南安　龐元英　懋賢

元豐壬戌五月朔上御文德殿視朝仗衛如式既退三省已下職事官各蒞新務蓋一時之榮遇也

初三日詔曰先王以道在天下列而爲事陳而爲法人各有分然後安官各有守然後治三代以降累世相仍寖迷本原遂亂名實餘弊斯積其流及今朕閔古弗還因時改造是正百職建復六聯先後重輕粗獲條次大小貴賤送相維持差擇羣材分委成憲佇觀來効共致丕平敢有弗欽將底厥罪新除省臺寺監官詳定官制

所已著所掌職事如被選之人不循分守敢有僭紊其申諭中外違是令者執政官委御史臺彈奏尚書已下聽長官糾劾以聞詔自内出非學士之辭也

尚書省官左僕射王公珪右僕射蔡公確左丞蒲公宗孟右丞王公安禮吏部尚書李清臣户部尚書安燾四曹闕吏部左選侍郎蘇頌右選侍郎何正臣尋出知潭州除李承之户部左曹侍郎陳安石右曹侍郎李定禮部侍郎謝景温兵部侍郎許將刑部侍郎崔台符工部侍郎熊本郎中員外互置不備員左司郎中吳雍右司員外郎王震吏部郎中曾肇員外郎劉奉世司封員外

郎王祖道司勲郎中穆珣考功員外郎范峋蔡京戶部郎中劉珵員外郎黄好謙王陟臣馬玹度支員外郎陳珣金部員外郎晁端彦倉部郎中韓正彦禮部郎中劉贄員外郎王子韶祠部郎中趙令鑠主客郎中元英柔冒馬膳部郎中曾有開兵部員外郎潘良器職方員外郎黄莘駕部郎中王欽臣庫部郎中林積刑部郎中胡授杜紘都官員外郎韓宗良比部員外郎宇文昌齡司門員外郎王諤工部郎中范子竒員外郎高遵惠屯田員外郎張叙虞部員外郎李閌水部郎中李文卿未逾月而兵部都官屯田三員外相繼以病卒於是杜常許

安世補兵部員外郎屯田闕六月勑吏部增員外郎一員除文及甫路公之子也

主客所掌諸番東方有四其一曰高麗出於夫餘氏殷道衰弱箕子去之朝鮮是其地也在漢爲樂浪郡其二曰日本倭奴國也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改之其三曰渤海靺鞨本高麗之別種其四曰女貞渤海之別種西方有九其一曰夏國世有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慶歷中冊命爲夏國其二曰董氊居青唐城與回鶻夏國于闐相接其三曰于闐西帶葱嶺與婆羅門接其四曰回鶻本匈奴別裔唐號回紇居甘沙西州其五曰龜茲住居延城回鶻之別種其國主自稱師子王其六曰天竺舊名身毒亦曰摩伽陀又曰婆羅門其七曰瓜沙門漢燉煌故地其八曰伊州漢伊吾郡也其九曰西州本高昌國漢車師前王之地有高昌城取其地勢高人昌盛以爲名正觀中平其地爲西州南方十有五其一曰交趾本南越之地唐交州總管也其二曰渤泥在京都之西南大海中其三曰拂菻一名大秦在西海之北其四曰住輦在廣州之南水行約四十萬里方至廣州其五曰真臘在海中本扶南之屬國也其六曰大食本波斯之別種在波斯國之西其人目深擧體皆黑其七曰占

城在眞臘北其八曰三佛齊蓋南蠻之別種與占城爲鄰其九曰闍婆在大食之北其十曰丹流眉在眞臘西其十一曰陀羅離南荒之國也其十二曰大理在海南亦接川界其十三曰層檀東至海西至胡盧沒國南至霞勿檀國北至利吉蠻國其十四曰勿巡舟船順風泛海二十晝夜至層檀其十五曰俞盧和地在海南又有西南五蕃曰羅龍方張石凡五姓本漢牂柯郡之地又有荆湖路溪峒及邛部黎雅等蠻徭北方曰契丹匈奴也別隷樞密院朝廷所以待遠人之禮甚厚皆著例錄付之有司而諸蕃入貢蓋亦無虛歲焉

尚書新省兵部未畢凡寓治四所一曰舊三司為僕丞都堂而吏部戸部寓焉二曰舊司農寺戸部右曹寓焉三曰舊尚書省兵部刑部工部寓焉四曰三司使廨舍禮部寓焉日給太官常膳湯茗薪炭有差

五月十二日左右僕射赴上於都堂是日郎中員外班迎僕射拜廳訖各判祥瑞等三紙遂引學士兩省官賀於廳上御史中丞尚書已下百官班於廷中東西相向引僕射降階就褥位直省官贊揖朱衣吏引御史中丞出班北向躬致辭賀復位贊拜百官皆拜僕射答拜班退尚書省侍郎已上兩省給舍已上御史中丞學士皆御賜寓百官就食幕次

七月勑職事官常膳許變料供應蓋異恩也

禮部王員外脩說文畢作進書表以示同舍僕因言前漢藝文志稗官之說亦自可用有一士人遽云富丞相曾用此故事衆人問如何乃曰食以敗官一坐皆笑此與坊州取杜若無以異

祠部休假歲凡七十有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天慶節上元節同天聖節夏至先天節中元節下元節降聖節臘各三日立春人日中和節春分社清明上巳天祺節立夏端午天貺節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社秋分授衣重陽立冬各一日上中下旬各一日大忌十五小忌四而天慶夏至先天中元下元降聖臘皆前後一日後殿視事其日不坐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七夕秋分授衣立冬大忌前一日亦後殿坐餘假皆不坐百司休務焉

大忌日百官集於相國寺先至齋院左右巡使御史兩赤令夾街宰相過百官立班於庭中宰相揖訖方行香既畢御史臺知班復傳呼立班而朱衣吏乃曰相公傳語請不立班遂退百官見宰相故事皆廢獨此僅存焉

禮部侍郎謝公言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圓潤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

之頻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月華玩此經兩秋即成眞珠矣

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神民不雜禮刑異制故治禮之官常得以治禮事神之官常得以事神如左氏所謂使名姓之後率舊典者為之宗自漢以來治禮事神之官不得其職始雜以他官故後漢志太尉掌郊祀亞獻光禄掌三獻太尉秦漢用以掌兵今為三公坐論道者也光禄本掌宮殿門戸皆非祠官之任勑今後南北郊執政官為初獻禮部尚書侍郎為亞獻太常少卿為終獻諸

祠祭禮部尚書侍郎太常卿迭為初獻太常少卿禮部祠部郎中員外郎為亞獻太常博士為終獻宗廟親王宗室使相節度使為初獻宗室正任以上為亞獻終獻若南郊宗廟即戶部兵部隨所用牲以尚書侍郎薦徹腥熟如常祀即戶部兵部郎中員外郎薦徹文宣王以國子祭酒司業丞博士為三獻武成王以祭酒司業為初獻亞獻終獻自如故事差官中祠即禮部祠部郎中員外郎為初亞獻太常博士為終獻小祠即禮部祠部郎中員外郎與太常博士牙差一獻祭馬者四皆以太僕卿少七祀皆以太廟令為獻官焉

七月五日迎氣西郊六日孟享太廟皆當差工部郎中薦徹而工部乃輪差水部郎中攝事既授誓於尚書省有司舉糾方改差工部員外郎不預誓成直赴祠所監祭使卻之彈劾以聞

祠部歲比天下僧尼道士凡二十四萬然死者亦常萬人按杜牧杭州南亭記文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武宗會昌五年出四御史按行天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并女冠二十六萬五百蓋自有唐以來數常如此何其盛哉

中書丞相蔡公太夫人康寧門下侍郎章公尊親以通議大夫致仕戶部尚書安公具慶重闈列卿可以言榮養矣

凡三省官假日唯接見賓客不許出謁新制也

七月二十八日以國史成曲宴於垂拱殿兩省給舍以上尚書省侍郎已上學士御史中丞觀察使並赴奏教坊樂酒七行皆供御杏仁蓋非常例也

禮部王員外言今謂面油為玉龍膏太宗皇帝始合此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又云昔於孫四皓家得七寶籠數尺皆以七寶縱橫編綴工巧不可名言也

右屯衛將軍孫守彬家富於財置酒樓於明德坊常有四老人飲其上俗有四皓之名

禮部劉郎中莘老言昔年鄆州進士李矩赴公試問同人李演云堯舜如何可以對天地否演對云似此疑惑事切不可用聞者無不大噱

余昔知安州見時丙推官言羅愷初及第鄭獬在翰林以詩賀之愷以公狀為謝具位詩一篇右伏蒙尊慈特有寵惠感荷之至但切下情鄭云賴此詩不是公用都下莫不傳以為笑也

八月壬子文德殿宣制授皇子彰武軍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進封延安郡王昭容朱氏進位賢妃三省及在京應職事官皆赴班集寄祿官不與焉

三佛齊注輦國朝貢見延和殿引至柱外跪撒金蓮花真珠龍腦於御坐前謂之撒殿初至闕先具陳請詔方許之

新定儀制宰相兩省侍郎尚書左右丞皆朱衣吏兩人雙引樞密院官紫衣吏一人前導御史中丞知雜御史亦朱衣吏兩人雙引尚書侍郎學士待制兩省給舍及太平大夫已上並朱衣吏一人引膳部魯郎中言昔知萬州南山甚秀去城三十里遠望如婦人簪花之狀州

中謂之真女石登山視之即一石背上有紫荆一枝州中女子至七八十不嫁者夫死義不再行蓋有真女之風焉

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有一士子為魚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餳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後知餳能治魚鯁也後見孫真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州通判郴應辰為余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即差亦嘗試之甚驗

禮部謝侍郎言乾山藥法刮去皮以厚紙裹掛於風中最良又置焙籠中下鋪茅數寸以微火烘之亦佳作湯點如新者乳香最難研先置壁罅中日許入鉢乃不粘祠部趙郎中亦云研乳香取指甲三兩片置鉢中尤易末爾

考功蔡員外超授起居郎其季卞方為右史兄弟並直螭堦士林竦美焉

舊三司勾院井泉最苦熙寧中三司火始引金水河注省中去井差近未逾年遂為甘泉名著都下品第一因知水脉流通者無不甘冽云

元微之詩云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有

唐宣政殿為正衙殿廷東西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猶存

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閤日次對官班退立於東堦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桉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為待對官立位六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詔曰自魏晉以降參用霸制虛儀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大信寘人心腹況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已後坐朝衆寮既

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

户部王員外言元昆駕部郎中北自長安歸携藥樹數株至京師其葉葱翠可愛于今闕右頗多人罕識者

漢制以侍中執虎子禮部王員外因讀西京雜記云漢朝以玉爲虎子以爲便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又知虎子以玉爲之也

李廣獵于冥山之北射虎斷其髑髏以爲枕示服猛也又鑄銅象形爲溲器示厭服之故謂之虎子云

禮部劉郎中借東京記云相國寺前有公子亭臨汴水

大中祥符七年徙近西北直景霞宮即魏公子無忌豚槃之地也天清寺繁臺梁孝王常按歌吹臺阮公詩云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呼爲繁臺芳林園太宗在藩邸特賜其地爲園或傳周世宗時已爲園太祖自陳橋入京駐於此范質等謁見焉開寶寺上方院即夷門山院有唐令狐綯讀書堂初令狐楚鎭宣武綯隨侍讀書於此後復爲節度使圖像今不復存也

膳部魯郎中言昔年陳州有女妖自云孔大娘每昏夜於鼓腔中與人語言尤知未來事時故相晏元獻公守陳方製小辭一闋修改未定而孔大娘已能歌矣又何怪也

九月一日法酒庫內酒坊詣內東門進新酒遂以頒近臣有差前數日膳部光禄寺皆嘗酒舉舊例也詔吏部增員外郎一員以豐稷充而稷以昨任臺官曾彈奏執政乞辭新命許之刑部增二員以韓晉卿爲郎中莫君陳爲員外郎以呂和卿爲考功員外郎補蔡京闕未幾胡援卒

禮部王員外言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然辭人罕用余讀唐韓偓詩有鶯兒唼啑雌黃蕊鳳子輕盈膩

粉腰正爲蝶也西京雜記漢武帝過李夫人以玉簪搔頭自投宮中搔頭皆以玉玉搔頭之名起於此

余奉使北遼至松子嶺舊例互置酒行三時方窮臘坐上有北京壓沙梨冰凍不可食接伴使耶律筠取冷水浸良久冰皆外結已而敲去梨已融釋自爾凡所攜柑橘之類皆用此法味即如故也

余本部掌朝貢錄見至道中大食國滿希密遣男進貢云彼國但出犀象詔問以何法可取對云象用象媒誘致以繩漸羈縛之犀則使人臥大樹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殺之其小者不須弓矢亦可捕獲于闐國城之東有

白玉河西有綠玉河次西有烏玉河其源同出崑崙山在其國西千三百餘里每歲至七八月水小之後取玉於河謂之撈玉闐與國方言謂真珠爲没爹蝦囉謂牙爲家凌謂玳瑁爲家囉謂香爲崑燉盧麻謂犀爲低密云

今歲時人家作餳蜜油煎花果之類蓋亦舊矣楚辭招魂云粔籹蜜餌有餦餭此粔籹以蜜和米麪煎熬餦餭餳也中書趙舍人云方言餌餻也今饊餻是

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議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

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携酒一樽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兵部杜員外言今關中有白鞋枝樸也芃芃叢生民家多採作薪且言煙與他木異嘗取試之其煙上直如線高五七丈不絶詩所謂薪之槱之物雖微可以升燎於上帝亦蘋蘩薀藻之謂邪

禮部謝侍郎因誦杜甫詩五夜漏聲催曉箭坐客言午夜子夜之義如何余因言顔之推家訓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辰間遼濶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故曰五更午夜子夜之義蓋亦如此

九月以工部郎中范子奇充陝西轉運使邊事畢如故以知湖州唐淑問爲吏部員外郎是月曾肇以憂去官

禮部謝侍郎言昨以諫議大夫知潭州歲正月家人迎

紫姑神爲戲是時官制未頒陛改之名莫有知者家人戲問紫姑將來遷何官乃畫地作太中字了不詳所以明年遂改太中大夫唐義問家事紫姑最靈在京南問得何差遣寫京西轉運四字已而果除京西轉運判官何其異邪

劉敬叔異苑曰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厠以迎之

文昌雜録卷第一

文昌雜錄卷第二

南安　龐元英　懋賢

十月以天章閣待制王克臣爲工部侍郎熊本知桂州故也以水部郎中李文卿爲司門郎中以司門員外郎王諤爲水部員外郎以曾伉爲吏部員外郎以太僕少卿吳安持爲駕部郎中仍專總牧租券馬事

尚書省凡六曹二十四司除告身帳目外一百六十八案吏額一千四十三人總五月六月文書一十二萬三千五百餘件天下之事莫不上於尚書宜其多之如此也

余讀唐會要貞觀十五年太祖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至倭國古倭奴國也在新羅東南居大海中表仁浮海數月方至自云路經地獄之門親見其上氣色蓊鬱又聞號叫鎚鍛之聲甚可畏懼世之言地獄者多矣信非妄邪

二十日國忌相國寺行香同集金部晁員外問殿上鴟吻義如何余因言唐開元十五年七月四日震興教門兩鴟吻欄檻及柱災蘇晃駮曰東海有魚虬尾似鴟因以爲名噴浪則降雨漢栢梁殿災越巫上厭勝之法及大起建章宮遂設鴟魚之像於屋脊又畫藻井於梁上用厭火祥今呼之爲鴟吻豈不謬哉鴟尾之説蓋如此

駕部王郎中言唐李肇國史補云宰相相謂爲堂老及元載與常袞唱和詩有堂老之稱信李肇之不妄也

禮部王員外因問唐宰相宿直否余言唐制宰相每日一人宿直開元二年姚崇爲紫微令崇年位已高時亦違其直次所由吏數持直簿詣之崇題其簿曰告直令史遣去又來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終不擬當諸官歡笑不復逼以直十一年停宰相宿直見會要此其證也

景靈宮神御殿成牓名皆上親製宣祖曰天元后殿曰太始太祖曰皇武后殿曰儷極太宗曰大定后殿曰輝

德眞宗曰熙文后殿曰衍慶仁宗曰美成后殿曰繼仁英宗曰治隆將以十一月五日奉安丞相執政官分充禮儀使仗衛如式

禮部王員外因言和詩最爲難唯唐賢尤工於此賈至早朝大明宮曰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囀流鶯遶建章劍珮聲隨赤墀步衣冠氣染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裏終朝染翰侍君王王維和云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

衮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向鳳池頭杜甫和云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烟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三篇皆用鳳池事唯工部尤出於二公昨建三省待漏院書此詩爲屏風焉

三省樞密院皆執政官一人脩時政記按唐永徽已後左右史唯得對仗承旨仗下已後謀議皆不參聞文昌左丞姚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遂無記述若不宣自宰相即史官疎遠無得而書之遂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

要即宰相一人撰録號爲時政記自璹始也

二十四司郎官各輪當本曹宿直凡假日若直夜四部文書皆得施行而用當直郎官印按唐故事除吏兵部外共用督省印至大歷二年二月九日初備文昌臺二十四司印本司郎官主之歸則收於家建中三年左丞趙涓始令納於直廳其假日及不入日即用當直郎官本司印餘印都不關此亦前事之比也

余讀江南録征孟陽有賦名嘗夢有一官人延入一第中具飲其傍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因展讀謂曰斯乃吾所述賦藁何至兹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之矣孟陽因就求之荅曰他日若至衡山必當奉還後官至衡州茶陵令乞致仕卒於衡州今世言焚故書必毀而後燔之蓋可信也

禮部謝侍郎言嘗遊廬山天池菩薩崖夜至亭上其下數十仞忽見兩燈閃閃相去數里許俄而燈自下而上漸傍崖口直外亭上數丈復下至崖分數星而散禮部王員外亦言昔見劉定說曾至此崖夜半白烟起於崖中旣明如水中月影滉漾不定彼人云現銀色世界顏之推所謂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生妙塔豈虛語哉

御史臺言文德視朝儀兵部侍郎與吏部侍郎東西相向對立搢笏出班簿置笏上蓋因唐制武選在兵部今吏部左選掌文官右選掌武官請今後視朝以吏部左右選侍郎分立殿廷詔可

禮部謝侍郎言昔有一軍校與趙韓王同甲月日時亦同韓王每遷拜此校亦略有轉補或大有錫賚亦須薄有霑賜然韓王微疾此校必劇病或薄譴必大受笞辱福常輕而災常重豈君子小人理固如此邪抑亦偶然邪

御史中丞知雜事禮上祥瑞案三道皆判記諾不見出

何故事駕部王郎中云諮亦諮之義如尚書省叅式郎中侍郎判六諮名示之類記未詳余以謂尚書省叅式至尚書亦曰依判諮注非通僕射判者不須諮至僕射但書依判而已然則記諮者恐是應記諮於上也亦未知果是否

鹵簿內皁纛蓋旄頭之遺象光武紀漢官儀曰舊選羽林爲旄頭被髮先驅魏文帝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使先驅旄頭之遺象蓋如此

十一月四日午時四刻殿中細仗金吾旗幡僧道威儀

教坊樂奏引列聖神御自天章閣出晨暉門赴集英殿上步出集英門每神御步至右承天門奉迎至慈聖光獻太皇太后上兩泣前導於時日景晏溫皆以謂恭孝所感初五日鑾駕儀衛太常鼓吹凡四千人奉引赴景靈宮上步出宣德門上香再拜仍卻拜辭初六日車駕詣宮行朝謁之禮至繼仁殿上出小次悲哽酌獻畢號慟久之在列莫不悽愴是日微有雲物前此芝產天元殿栱初八日宰相率百官詣東上閤門奉表稱賀故禮部王員外表辭云考宮之日靈芝秀於虹梁薦鬯之辰慶雲承於玉宇用此事也初八日文德殿宣赦文應神御殿繪像文武臣僚與子孫一人初品官續功臣之後聖澤無窮公卿之家何以爲報耶

十三日以原廟奉安禮成宴百官於紫宸殿酒九闕

闕經陳長文章仲將許允皆傳受此法允初拜鎮北將軍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廁又有鷹經鶴經牛經馬經今公卿家亦頗有此本

工部王侍郎言昔與先兄同官河內嘗借親書劉夢得集四冊後不復見還今尚在否余歸索於書橐中果有劉集一部細書小楷末有印記克臣二字侍郎名也因

以還之凡四十五年復歸王氏侍郎且言二十歲寫此書今七十年矣不惟不能復寫小字遠視亦已不見又可慨然也

工部范郎中出古畫一軸云是韓滉筆其畫作村夫子教學生夫子帶烏紗折上巾按幞頭起於周武帝蓋取便於軍容至唐始有巾子兩帶以繫巾兩帶垂以爲飾至僖宗時因伶人以銀線撚二帶帝曰亦與朕作一頂來自此方應折上後又以木刻頭圍裁烏紗爲之所謂與我斫一軍容頭之類是也方韓滉時未有此製恐非韓畫諸君皆以爲然

二月以金部員外郎晁端彥爲郎中以大理正賈種民爲吏部員外郎門下駁還改爲駕部員外郎

國朝故事誕聖節前兩月譯經院開堂宰相領潤文使叅知政事一員同潤文至日執政皆赴中使

張文昌寒食内宴詩云朝光瑞氣滿宫樓綵纛魚龍四面稠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騎逐飛毬千官盡醉猶教坐百戲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問行由有唐禁烟節亦宴百官廊下皆冷食又知夜燕多至夜而罷也

禮賓使管勾麟府路軍馬公事張世矩上言昨夏國捻

惡用師討蕩臣隨王中正出界行十餘程其夜苦寒被堅假寐而府州靈佑泰王見夢於臣言荷朝廷禱祭及御香之賜故來助戰若聞樂聲即是凱旋之兆及破宥州將校皆聞金石之音俄奉詔班師乞賜嘉號以答神休勑特封靈佑應順泰王泰王竟未知何神胕蠁之應亦可以言聽直矣

潞國文公守太尉皇弟雍王曹王守司空鄭國富公濟陽曹郡王皆守司徒三公官備近世未有也

十二月以著作佐郎林希爲禮部郎中以范百祿爲司門郎中以知建州王彭爲刑部郎中

禮部王員外言前知制誥李大臨西川人有門人背傴不能仰視一日因藥市罷見一道士云秀才有錢丐一二百爲酒資此書生云家貧無錢所居有薄釀同一醉可乎道士欣然便往酒半道士問何故背傴書生言不幸得此疾無如之何道士因出藥三十粒云來日五更面東以新汲水下覺微燥不足怪書生如所教既服藥燥不可勝展轉於榻上亦甚悔之然每一伸縮漸覺舒便比明身已直矣蜀人重藥市蓋常有神仙之遇焉

余表弟靳庠自河東來言石州定胡縣有趙相公廟神每降言災福事如嬰兒狀韓公絳知太原府經畧司勾

當公事張姓忘其名欲議毀此廟韓遣往視之既至祠下忽自空中飛甆盞一隻至香爐前自碎飛上張面血流不已張恐懼再拜而去劉永年病遣子焚香八兩已而神降云尊君無恙行且入朝矣劉疾果愈未數月召爲步軍副都指揮使何其異耶

十六日都省覆王詔已下謚議左僕射王公式假右僕射蔡公服藥傳宣名左僕射赴省左丞對席右丞獨坐于西偏尚書侍郎郎中員外分左右曹東西各重行考功郎中監儀御史坐北向酒九行僕射秉筆有司贊揖項筆故事廢矣

禮部林郎中言大門年三十五累舉未登科忽夢詣卜肆布卦甚久曰秀才及第晚須在五十一已後來年詔下固無所望已而五十一人解送五十二人過省五十三人及第異兆之前定如此邪

兵部杜員外言前年使熙河五月二十六日至岷州界黑松林寒甚換綿衣毛褐絮帽乃可過每歲四月七月常大雪三二尺至是林雪猶未消非目睹未必信然也

禮部王員外言登州有嘉鯕魚皮厚於羊味勝鱸鱖至春乃盛他處則無鮁魚亦出此州石決明是也褚彥回傳江南一枚直數千錢蓋重北地所有也余昔通判滑

州見太守光祿卿解賓王說登州每晴霽烟霧中有城闕樓閣人物車馬鷄犬往來之狀彼人謂之海市禮部作詩送王袞出守東牟用嘉鯕故事因爲余話海市與解光祿同

十九日國忌景靈宮輝德殿行香三省樞密院導從皆不得入殿門捧香合用閤門祗候八員從新勑也

國朝會要犦矟犦擊聲也一云象犦牛善鬭字從牛唐金吾將軍執之今制如節有袋上加碧油□□□置朝堂車駕鹵簿出則八枚前導又四枚夾金吾大將軍者名衛司犦矟音少府監欲修犦矟不知其制禮官曰犦矟棒也以黃金塗末執之以扈蹕余昔爲三司勾當公事嘗至儀仗庫季點見舊犦犦矟末刻牛以黃金飾之隋書大業元年三品已上給朐槊用瓜胂之朐玉篇亦作蒲交反未知孰是

余昔知安州見荊湘人家多以草竹爲卜楚辭云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卜之其注曰瓊茅靈草筳小破竹楚人名結草折竹而卜曰篿靈氛古明占吉凶者葢因遺俗之舊也

監察御史王柏言每國忌相國寺行香左右巡使與兩赤令相對立班俟宰相過揖訖退今國忌並赴景靈宮

行香集百官方儼恪以奉祖宗見宰相私禮謂宜寢罷勑特依夾街故事廢矣

二十八日臘前一日祭太社太稷質明御香不到監祭使以聞勑改用次日國朝以火德王故戌日臘建隆中禮官議唐正觀已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稷辰日饗宗廟非古也請三祭同用戌臘一日近儀酉日祭社稷蜡百神戌日饗宗廟社臺卿引禮運云仲尼與於蜡賓鄭康成曰蜡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明自古以蜡日祭廟也

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

是爲虎一居若水是爲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
庾善驚人小兒今歲暮大儺謂之逐疫是也
二十九日大慶殿習元會儀輿輦御馬皆在龍墀上新
制也

文昌雜録卷第二

文昌雜録卷第三

南安　龐元英　懋賢

上御大慶殿會朝始用新儀開大慶門張旗幟兵部設黄麾仗五千人夾門塡街太僕列五輅殿中省輿輦繖扇又復故事陳天下貢物百官冠服分爲七等皆有司新製不佩劍不脱履爲中書侍郎押方鎭表案中書令讀給事中押祥瑞表案門下侍郎讀户部尚書奏諸州貢物請付所司禮部尚書奏諸蕃貢物請付所司太史奏雲物祥瑞光禄卿請允羣臣上壽旣畢延王公升殿百官就坐酒三行罷所司承旨放仗舊儀宰臣兩省學士侍制至殿中侍御史先就丹墀位乘輿升御座方引諸司三品四品入大慶偏門正安之樂作按李德裕兩朝獻替録云每遇正至與兩省官侍立香案兩邊終朝會無拜賀之禮嘗奏請自今且立香案南俟扇開贊拜再拜出班致辭賀又再拜訖分香案東西侍立乃知唐儀丹墀祇是兩省供奉官侍立之地宰相一員攝太尉與一品二品三品四品列于殿門樂作就位蓋官架之樂本爲上公今元會新儀百官就位皇帝升坐禮官乃引宰相親王使相押文武三品等官分東西門入正安之樂作雖刊正謬誤而兩省供奉官猶班賀于丹墀未

復侍立之制詳定所上朝會儀注二卷令式四十卷其詳密如此然恐尚有未至者焉

元會門下侍郎奏祥瑞故事但讀有司所上名數今方用表禮部林郎中撰其辭曰聖人出而四海清帝命昭而萬靈集必致諸福之物以表太平之符伏惟皇帝陛下體堯之仁躬舜之孝力行勤儉而本以化物誠意惻怛而出於愛民是以指揮之間功業成就覆燾之內陰陽協和蒙被羣生既浹肌膚而淪骨髓函濡異類遂霑動植而洽飛翔仰而觀者景星慶雲俯而視者醴泉甘露扶踈偉瞻是爲嘉禾朱草三秀之英游泳服馴則有

赤鴈白麟一角之異謂宜作爲聲詩而奏於郊廟深詔太史而著之簡編以示無疆之休以昭特起之蹟考諸已往固可謂絶世之殊祥抑而弗宣猶以爲盛德之餘事自時所紀殆不絶書今者駕鸞輅以充明庭擁黄鍾而御太極典禮大備物容一新萬方駿奔重譯輻湊於是自昔辮髪卉裳羈縻之所未至踰沙軼漠言語之所未通咸奉玉帛而介九賓襲衣冠而獻萬壽烜赫德冠古超今巍巍煌煌傳示無極鋪張王會之衆美褒對皇家之盛儀臣等恭率有司伏尋故事稽參圖牒宜先象齒之珍敦道句臚敢上龍墀之奏歡呼抃蹈倍萬常情表既出羣公莫不傳寫焉

唐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在省太官局屬光禄寺而劉禹錫送令狐博士詩諫院過時榮棣萼張文昌寒食内宴詩廊下御厨分冷食已有諫院御厨之名其故何哉

初二日謁左僕射因言仁宗朝作新玉輅既成與舊輅同呈於崇政殿舊輅在後忽有大聲隱隱如海獸狀仁宗訝之乃令新輅在後遂無聲既出殿門舊輅復在後又有大聲如前吏部蘇侍郎云此輅唐高宗顯慶年造製作極工歷五代至皇朝今在太僕寺

勅景靈宫朝獻正月以十一日四月擇日七月以中元

十月以下元原廟之禮蓋用孟月焉

初十日立春賜三省官釆勝各有差謝于紫宸殿門杜臺卿説正月七日爲人日家家翦綵或鏤金薄爲人以帖屏風亦戴之頭鬢今世多刻爲華勝像瑞圖金勝之形引釋名華象草木華也勝言人形容止等一人著之則勝又引賈充李夫人典誡曰每見時人月旦花勝交相遺與謂正月旦也今俗用立春日亦近之然公卿家尤重此日莫不鏤金刻繒加飾珠翠或以金銀窮極工巧交相遺問焉

余昔年隨侍至定武見總管廳有唐叚文昌撰平淮西

碑石甚大不知何因而至此地也
鴻臚陳大卿言昔使高麗行大海中水深碧色常以鐵碣長繩沉水中爲候深及三十托巳上舟方可行既而覺水色黄白舟人驚號巳泊沙上水纔深八托凡一晝夜忽大風方得出去日五晝夜至高麗境上回日七晝夜方至定海風浪每散乃作浪花衮然赤色夜見海中如火龍無數不知涯際甚可怖也
以駕部郎中王欽臣爲陜西轉運副使
唐歲時節物元日則有屠蘇酒五辛盤咬牙餳人日則有煎餅上元則有絲籠二月二日則有迎富貴果子三

月三日則有鏤人寒食則有假花鷄毬鏤鷄子子推蒸餅餳粥四月八日則有餻糜五月五日則有百索糭子夏至則有結杏子七月七日則有金針織女臺乞巧果子八月一日則有點炙杖子九月九日則有茱萸菊花酒餻臘日則有口脂面藥澡豆立春則有綵勝鷄燕生菜今歲時遺問畧同但餻糜結杏子點炙杖子今不行爾杜甫春日詩云春日春盤細生菜又曰勝裏金花巧耐寒重陽詩云茱萸賜朝士臘日詩云口脂面藥隨恩澤如此之類甚多畧疏舉記當時所重也
夏英公家有阜綾標六典一部唐舊本也雖宋宣獻李邯鄲家藏書爲多亦無此本嘗問其孫朝請大夫伯孫書在何處云昨分書云不知誰院得之計已散失殊可惜也
工部王侍郎言昔年通判壽州知州光禄卿林洙因鼓角匠入州衙爲盗被傷而卒後一日其家女僕附語云名簽判吕水部既至云某不幸且死敢以後事爲托某之死非此兵之過宜問有公案五道要其照驗吕因問大卿附語使某何以爲信乃曰但看架上衣可知非妄家人遽往視之見一淺色汗衫裹未經着血痕滿襟又曰此非血某之淚爾家人以錢送佛寺撞鐘至五更鐘

竟不鳴又何怪也前此太白近月太史言南方主將不利未幾洙死焉
禮部林郎中言昔年爲禮官以朝命至豫章祭小龍既至祠下行禮之日數見異蟒皆金色口有火燄自梁棟間墜于祝歐陽生之肩遂入石合又舉首蜿蜒于花板間既而聳身直上高三五尺執事之人無不見者還朝亦圖上其事云
唐溆間前知宣州以避親嫌與集賢校理知湖州陳侗對移唐自湖州名爲吏部員外郎以疾乞補外復授宣州代陳還朝近時未有如此之比也

晏元獻家有相笏經占吉凶十可八九昔有相印缺

缺行罷教坊已下支賜凡絹一千一百餘疋錢四百餘千紅錦一端銀椀十四口用正旦例也

以禮部侍郎謝景溫依前通議大夫知洪州以翰林侍講學士黄履爲禮部尚書以右司員外郎王震爲起居舍人以禮部郎中劉摯爲右司郎中司門郎中李父卿出知晉州以考功員外郎范峋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

冬至假七日前後各三日宰相宅引百司雍務初包拯爲三司使上言每節假七日廢事頗多請令後祗給假五日自此始也舊儀宰相五鼓早朝朱衣吏不引午後

歸第方引假日遲明始赴中書朱衣吏自私第前導故謂之宅引六

淳化元年命正言直史館宋鎬右正言直史館王世則使交州黎相既至相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當治之爲饌以獻又覊送二虎以備縱觀外國之俗其陋惡乃至於爾邪

余奉使北遼過順州有黍谷坊伴副使王仲淵指以謂副使文供備云觀此可知其寒也劉向別傳曰燕地谷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召溫氣至五穀生至今名黍谷北遼士子多燕人故亦頗知學問也

賜筵尤爲盛集呂許公王沂公與羣公唱和詩刻石堂壁官制既行以禮部尚書兼譯經潤文宰相與執政官猶同赴開堂之會焉

禮部王員外言京師貴家多以酴醾漬酒獨有芬香而已近年方以榠樝花懸酒中不惟馥郁可愛又能使酒味辛冽始於戚里外人蓋所未知也

戶部馬員外言藩鎮之雄盛莫如吉州有解玉鑽真珠脩琵琶行他處未見此比余昔知安州歩石村種薑芋凡四十里城南有梔子村花開如瓔林香聞數十里他處亦無

禮部林郎中言兵部許侍郎昔爲翰林學士忽夢著綠心甚惡之未幾奪職以起居舍人知蘄州然未見著綠之應官制既行改朝散郎本階正合衣綠方悟前夢之可信也

太常寺言四時大祠自天地日月九宮貴神五帝其祝皆進書臣名謂宜如唐故事天地稱臣日月已下皆進祝書名禮部議曰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禮故宜有降請如太常所議

太常博士何洵直言春秋仲月朝拜諸陵於太常寺輪官一員餘並以吏部待次升朝官充攝謹按漢制丞相

以四時行園重如此唐顯慶中以太常卿少行陵事重人輕乃詔三公行事太常爲副率皆乘輅車備鹵簿謂之公卿巡陵令謂宜太常寺輪卿少外其餘差門下書尚書省清望官仍乞重脩春秋仲月遣官拜陵儀薦牙盤食訖應須灑掃及芟薙脩治皆隨事處分勑朝拜諸陵輪太常卿少外餘並以宗室遥郡防禦史充焉

二十二日遷寓治尚書都省入新省就令廳賜省官巳下御筵至都省守當官巳上六曹書令史巳上分坐兩廊遣入内供奉官劉瑗排辦及勾當翰林御厨儀鸞内臣分總諸司差教坊第四部一百五十人酒九行果肴

皆非常比再坐賜花内出金器遣御樂院近侍各傳宣勸酒至暮方罷羣臣慶親逢之幸莫不感恩霑醉焉

元豐五年七月始命皇城使慶州團練使宋用臣建尚書新省在大内之西廢殿前等三班以其地興造凡三千一百餘間都省在前總五百四十二間中曰令廳一百五十九門東曰左僕射廳九十六間次左丞廳五十五間次左司郎中廳二十間次員外郎廳二十間西曰右僕射廳九十六間次右丞廳五十五間次右司郎中廳二十間次員外郎廳二十間其後分列六曹每曹四百二十間東南曰吏部尚書廳在中六十四間次侍郎廳四十間其東曰郎中廳四十九間次員外郎廳三十四間後曰司勲郎中廳三十四間次員外郎廳三十四間其西曰司封郎中廳四十九間次員外郎廳三十四間後曰考功郎中廳三十四間次員外郎廳三十四間其北曰戸部度支金部倉部在焉又其北曰禮部祠部主客膳部在焉西南曰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在焉其北曰刑部都官比部司門在焉又其北曰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在焉並如吏部之制厨在都省之南東西一百間華麗壯觀蓋國朝官府未有如此之比也

太常博士何洵直言看詳舊禮太祀前七日平明太尉

誓百官於尚書省近制親祠南郊明堂太廟掌誓戒用左僕射闕即用右僕射以刑部尚書一員涖之今有司攝事大祠但初獻官即前期七日南嚮讀誓戒文無臨涖受誓之官謹按祭祀之有誓戒所以要之以刑重失禮也古者掌誓戒有專官欲人之聽於一也周有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謂其天官之長且佐王治故也以大司寇涖誓百官戒于百族蓋言失禮則入刑故也唐以太尉掌誓戒令以宰相親王執政官宗室使相郡王節度使以上爲獻即掌誓戒得其職矣蓋與周之冡宰唐之太尉同意自餘初獻止是禮部尚書巳下既不攝太尉

猶行太尉之事誤矣伏謂自今諸大祠降宰相親王執政官宗室使相郡王節度使以上爲初獻行事依舊掌誓戒外餘以吏部尚書或侍郎一員掌之蓋吏部天官之任也仍用刑部尚書一員涖誓關即以侍郎充所有親祠掌誓戒即合用左右僕射掌誓涖誓勑依所請

後唐同光三年洛京蕃漢馬步使朱守殷於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文曰順天元寶史不載何代鑄此錢以俟知者

唐宮中每有行幸即以龍腦鬱金布地至宣宗性尚儉素始命去之方唐盛時其侈麗如此國朝故事乘輿親

祠郊廟拂翟後以金合貯龍腦內侍捧之布於黃道重齊潔也

户部馬員外乞守明州既受命因閱昔年卦影見畫一豕其上日月相並下有舟一隻亥年明州之應豈不了然邪

尚書省舊有甲庫未詳是何名唐大和二年勑尚書省二十四司制勑及勑甲等近日檢報多稱斷裂宜各委本司郎中甲庫官並重粘皆及同書名印所斷裂縫跋尾後云某甲勑卷若干縫斷裂乃知甲者勑甲之謂也

三月以新江淮發運使呂嘉問爲吏部郎中

十八日集英殿大宴酒九行初有司預於殿庭設山樓排場爲羣仙隊仗六蕃進貢九龍五鳳之狀設鷄唱樓於其側殿上陳繡帘垂香毬設銀香獸於檻內布以文茵設御茶酒器於殿東北楹間羣官骨頭索粉白肉餬餅羣仙炙天花餅太平畢羅乾飯縷肉羹糖油餅再坐假圓魚蜜浮斯柰花肉鮓排炊羊炙金腸斂子饅頭肚羹水飯下飯教坊已下凡支賜絹二千四百餘疋綵百疋錢七百七十餘貫錦一端銀椀三十五口春秋常例也

國朝之制凡百官拜表稱賀詣東上閤門進名奉慰即

詣西上閤門蓋有故事唐天祐二年勑自今五月一日後常朝出入取東上閤門或遇奉慰即開西上閤門遂爲定制焉唯諸軍員寮每奉慰立班去杖子未詳所出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中書門下奏每日常朝百官皆拜獨兩省官不拜准依前朝故事朝退於廊下賜食謂之廊飡百官遂有謝食拜惟兩省官本省有厨不赴廊飡故不拜伏自僖宗幸蜀回以多事之後遂廢廊飡百官不拜儀至今未改將五十載禮恐難停惟兩省官獨尚不拜豈可終日趨朝曾不一拜獨於班列有所異同若言官是近臣於禮尤宜肅敬自今已後逐日常朝宣不坐

其兩省官與東西兩班並𪗇拜從之至明宗天成元年五月內出御札一封賜宰臣曉示文武百寮每日正衙常朝外五日一度赴內殿起居其後遂以爲常非故事也皇朝百餘年未遑刊正謬誤今上熙寧五年方講日朔文德殿視朝立仗之儀

殿廷東西左右面各金吾引駕官一名四色官二人各帶儀刀金甲天武官一名殿中省排列官一名扇二方繖一金吾仗碧襴一十一各執儀刀兵部儀仗排列職掌二人押隊員寮二人黃麾幡一告止幡一傳敎幡八信幡八龍頭竿五十戟五十判殿中省一員在左天武官東西共一百人門外東面青龍旗一五嶽旗五五龍旗十西面白虎旗一五星旗五五鳳旗十仗馬每面三疋每疋御龍官四人前一日有司供帳於文德又設御幄於文德殿之後門又設中書門下至文武百官等幕次於朝堂應宰臣親王使相樞密使帶平章事已上出赴外班叅知政事學士臺省官待制皇親及見任節度使兩使留後觀察防禦團練刺史文武百寮殿前馬步軍司諸

軍將校并皇親駙馬都尉合赴班者及外國蕃客合赴朔望起居者並赴立班其日左右金吾將軍常服押本衙仗判殿中省官押細仗先入殿廷東西對列諸軍將校分入殿庭北向立朝堂引贊官引彈奏御史二員入殿門內踏道下當殿向北立次催文武百官班至丞郎尚書次兩使留後觀察防禦團練刺史並歸本品序立次引兩省宣制侍御史中丞知雜三院御史入次引文班一品二品入次學士并節度使入立於右省班前通事舍人分引宰臣親王使相叅知政事入並東西相向對立皇帝鞾袍出拱殿坐內侍鳴鞭內侍都知押班供奉官已下帶御器械等其餘祗應諸司使副使等並公服繫鞵作一班四拜起居訖次呈進目客省閤門使副使次通喝對立覺察失儀通事舍人次宿衞諸班次殿前諸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次行門指揮使並依朔望常例殿前都指揮使已下起居畢換窄衣祗候引駕次通事舍人引樞密宣徽使三司使副使樞密直學士內客省

使已下諸司使已下至醫官待詔及脩起居注官二員大起居訖諸司使已下並先退其合係排立供奉官已下並先赴文德殿於文武百官班北東西排立有司進輦皇帝乘輦樞密使已下至閤門使殿前都指揮使已下並前導至文德殿門樞密宣徽使副樞密直學士内客省使至閤門副使樞密承旨至諸房副承旨各歸殿上侍立位脩起居注官夾香案分左右北向立於螭陛之下通事舍人二員殿庭北向對立其餘係祗候通事舍人

並於殿下稍東侍立天武官等各衣繡分東西排立司天監奏時刻閤門奏班齊皇帝自後閤出殿上索扇升坐内侍鳴鞭扇開簾捲儀鸞使焚香舍人喝天武官等拜奏聖躬萬福又喝拜再拜隨拜呼萬歲喝各祗候依舊排立鷄人唱時通事舍人一員就彈奏御史立位稍東西喝拜大起居喝各祗候訖彈奏御史分左右由文武班後轉至彈奏御史位對立次左右金吾將軍二人合班於奏事石位南躬泉南對立通事舍人喝拜大起居訖

班首奏軍國内外平安又喝拜再拜隨拜呼萬歲喝祗候分歸東西押伏位東西對立通事舍人進至宣制石位南北向立以後通班西面對立舍人退於西階次通事舍人分揖宰臣親王已下躬通事舍人通文武百寮臣某姓名已下起居舍人通訖退歸侍立位通事舍人分引宰相已下横行諸軍將校不横行閤門使喝拜大起居訖舍人引宰臣至奏事石位南俛伏跪致詞祝月其辭云文武百寮宰臣全銜臣某姓名等言仲春之吉伏惟

尊號皇帝陛下膺受時祉與天無窮臣等無任歡呼抃蹈之至俛伏興引歸位閤門使喝拜再拜搢笏舞蹈俛伏興再拜喝各祗候閤門使揖宰臣參知政事由東階升殿樞密使帶平章事已上由西階升殿侍立給事中一員復歸左省位立轉對官立給事中之南吏部侍郎及刑法官立於轉對官之南兵部侍郎立於右省官與吏部侍郎東西相向對立其吏部侍郎候到位搢笏各出班簿置笏上親王使相學士臺省官等並分班出次引轉

對官於奏事石位南宣徽使殿上承旨宣答
并失儀彈奏並如常儀如宰臣親王使相叅
知政事失儀並左右彈奏御史合班彈奏轉
事官奏事畢出次吏部兵部侍郎及刑法官
對揖出次彈奏御史對揖出次給事中右位
南躬通事舍人喝祗候出次起居注官合班
於奏事石南躬通事舍人喝各祗候分班出
次排立供奉官已下合班於奏事石位南舍
人喝各祗候分班出次通事舍人喝天武官
等門外祗候應喏出殿上索扇簾垂皇帝降

坐乘輦還內內侍鳴鞭通事舍人當殿承旨
放仗四色官敲韡急趨至宣制石位南稱奉
勑放仗金吾將軍并殿中省官對拜訖隨仗
出親王使相節度使至刺史學士臺省官文
武百寮諸軍將校等並敘班於朝堂喝賜茶
酒門謝畢退皇帝御垂拱殿坐中書樞密及
請對官奏事如常儀閤門更不引見謝辭班
崇政殿亦不視事如遇有德音制書御札俟
皇帝垂拱殿再坐制箱方出付外
元豐四年始罷正衙常叅

侍御史知雜滿中行劄子伏見本臺見行儀
制內兩省官文武百官日赴文德殿東西相
向對立宰臣一員押班聞傳不坐則再拜而
退謂之常朝遇休假併三日已上應內殿起
居官畢集謂之橫行自宰臣親王已下應見
謝辭者皆赴文德殿謂之過正衙然在京釐
務之官例以別勑免叅宰臣押班近年已罷
而武班諸衛本朝又不常置故今之赴常朝
者獨御史臺官與審官待次階官而已其武
班既無本品因令使臣十員假攝以實之臣

嘗紬始考求蓋以循乎唐制而失之者也按
唐制京司文武職事官省朔叅望叅有五日
叅唯職事官五品并供奉官八品已上及員
外郎監察御史太常博士則每旦叅蓋職彌
親者叅彌數也今垂拱內殿宰臣已下既已
每日叅矣而文德常朝仍復不廢又使待次
攝班之人數十員以應文武百官而冒常叅
之名舛謬倒置莫此為甚至於橫行叅假與
夫見謝辭官先過正衙雖沿唐之故事然必
俟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自唐室衰宣政

視朝之禮廢應謝辭者始與常參之官同至正衙敘班以應故事五代沿襲不復改正遇入閤日則正衙先拜而後喚仗五日内殿起居則見謝辭官先退而後入因陋習謬轉相傳承失之益遠持之益固是以歷數百年而未有以正其非也竊攷周官天子三朝内外異位燕治異儀宰夫掌治朝之法而司士正其位司寇掌外朝之政而朝士建其法至於燕朝則正位掌儐相者太僕而已朝儀詳略之辨可槩見於此矣唐因隋制大朝會御承

天門為外朝朔望御太極殿為中朝日朝事於兩儀殿為内朝而大明宮制亦以含元宣政紫宸三殿以當三朝之位而有正衙上閤之稱雖於古制未必盡合而内外有序隆殺有辨良有取焉伏覩陛下稽經攷古更定官制損益革因捴自聖學一代之典於斯為盛而文德正衙之制尚存常朝之虚名襲横行之謬例有司失於申請未能釐正誠恐不足以稱明詔示來世欲望特降指揮先次罷去若夫因今殿庭以分内外之朝隨今官品高

下以為進見疏數之節并其餘應干廢置事件即俟依近降朝旨本臺與閤門別具事目進呈取旨裁定奉聖旨送詳定官制所詳定聞奏檢會唐書百官志及儀制令文武職事官九品以上及二王後朝朔望文武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監察御史郎太常博士日參日參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者五日一朝號六參官長上折衝果毅若文武散官五品已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准職事參其常參

官遇假三日以上即横行參假竊詳唐制即是有職事要官朝見數而無職事及官品卑下朝見亦疎也今在京文武升朝官未有職事者每日常參官勑不坐再拜而退有職事者乃五日一赴起居其辭見謝恩皆先赴文德殿拜而退謂之正衙連遇朝假則百官詣文德殿立班謂之横行參假三者但知倣唐舊文而實與唐制甚異蓋唐制日御殿以見羣臣日常參不臨前殿而御便殿喚仗由閤門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見故謂之入

閤至其後世未曾日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閣傳不坐即退至明宗始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内殿謂之起居蓋非唐盛時之本制也唐之常參乃職事五品及供奉官臺省之官其後不御前殿又廢入閤之儀常參官至正衙聞傳不坐而退今天子聽政于垂拱殿以接執政官及内朝之臣而更於别殿宣勑不坐實爲因習之誤兼有職事升朝官五日一赴起居而未有職事者反日參疏數之節尤爲未當又辭見謝

自已入見天子則前殿正衙對拜自爲虚文其連遇朝假則百官自赴大起居不當復有横行參假其滿中行乞罷常朝及正衙横行委得允當

及官制既行又有日參望參朔參之制

門下省起居郎以上中書省起居舍人以上尚書省侍郎已上御史中丞已上爲日參官其知樞密院以上自如舊儀以三省及御史臺官寺監長貳以上爲六參寺監丞大理評事已上爲兩參官寄禄官通直郎以上爲月參官又今後除朔望參外每月定以五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爲參日遇假即罷如契丹使見辭曰並特起居其前後三日内合起居權罷

然則正衙常朝昔者省臺寺監應在京釐務官每日並集其後以妨廢職事乃罷之獨待次官赴耳初無疏數之别方唐盛時正衙立仗百官廊飡日以爲常五日起居雖始於明宗蓋亦喚仗入閤之遺意天子之朝莫先於正衙於禮羣臣無一日不朝者而唐朔參望參每日參六參九參之類並謂衙殿天子日御宣政殿中金吾

細仗兵部旂幡等設於廷朝官退皆賜食開元中以朔望宗廟上牙盤欲避正殿遂御紫宸喚仗入閤門自此始也如此則常衙常參果可廢邪

世説海外有燕子至秋社乃去仲春復來詩謂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昔年因京東開河岸崩見蟄燕無數晉郗鑒爲兗州刺史鎮鄒山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乃知燕去亦蟄耳驚蟄後中氣乃來非復度海也

唐通事舍人宣詔舊令拾遺團句把麻者蓋謁者不知書多失句度故用拾遺低聲摘句以助之及呂温爲拾遺被喚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遺不把麻自呂始時

郴宗元戲呂云幸識一文半字何不與他把國朝文德
殿宣麻案自東上閤門出閤門使押至當街横街北躬
云付門下宰相跪授詑歸位以授通事舍人折方揖殿
至宣制位揖笏宣讀兩舍人捧之然圍句每以爲韻也
内香藥庫在謻門内凡二十八庫眞宗皇帝賜御詩二
十八字以爲庫牌其詩曰每歳沉檀來逺裔累朝珠玉
實皇居今辰内府初開處充牣尤宜史筆書東庫内有
王燒金藥一鑪至今猶在又有辰砂一塊其上忽生新
砂二十二顆亦如火色嘗取之禁中還送本庫焉
昔見故老說有一朝士好爲諧謔嘗云近求得一對的

似有理躁因脩賀剌怒爲答空書聞者無不大噱
晉王戎妻語戎爲卿戎謂曰婦邪卿壻於禮不順答曰
我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戎笑遂聽
束晳亦曰婦皆卿夫子呼父字有一士人作詩謂婦曰
卿非也

文昌雜錄卷第三

文昌雜錄卷第四

南安　龎元英　懋賢

四月六日北遼賀同天節使副見望參官起居是日微
雨特放唯引對北遼使者於紫宸殿酒五行罷
戸部王員外言昔年作一夢甚奇一布牓大書云七元
均氣丁丑人作相後數年今右僕射蔡公拜公丁丑生
實契此夢乃知宰相固有默定如紗籠中人之類前書
所記者甚多也
國子朱司業言南方柑橘雖多然亦畏霜每霜時亦不
甚收唯洞庭霜雖多即無所損詢彼人云洞庭四面皆

水也水氣上騰尤能闢霜所以洞庭柑橘最佳歳收不
耗正爲此爾
元英昔隨侍太源見是年秋解進士正額外續解李霖
朝廷以故相曽有此比令禮部收試既而正額所送多
省下牓出有霖姓名遂及第今爲朝奉大夫及至育州
秋試進士已鎖院令太府寺丞王瑋以病在道久八月
半方到州牒試院亦令收試文在優等解送甚高明年
登科而歸信有命也
庫部林郎中說建州上春採茶時茶園人無數擊鼓闈
數十里然亦園中才間壟茶品高下已相遠又況山園

之異邪太府賈少卿云昔爲福建轉運使五月中朝旨
令上供龍茶數百斤已過時不復有此新芽有一老匠
言但如數買小銙入湯煑研二萬權以龍腦水灑之亦
可就遂依此製造既成頗如歲進者是年南郊大禮多
分賜宗室近臣然稍減常價猶足爲精品也
倉部韓郎中云叔父魏國公喜飲酒至數十大觴猶未
醉不甚喜茶無精麤共置一籠每盡即取碾亦不問新
舊嘗暑月曝茶於庭中見一小角上題襄字蔡端明所
寄也因取以歸貝王家白後見蔡說當時秖有九銙又
以葉園一餅充十數以獻魏公其難得如此

司門范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鎮近居許昌作高庵以待
司馬公累招未至庵極高在一臺基上司馬公居洛作
地室隧而入以避暑熱故蜀郡作高庵以爲戲也北京
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上起高樓更爲
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芘風雨又作地室常讀
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鑚天司馬家入地然而道德
之尊彼亦不知顏氏子之樂也
工部王侍郎云昨謫守單州後圃有宓子賤琴臺爲一
郡之勝獨此可以銷憂耳有詩云琴聲久逐秋雲去臺
勢空隨古堞高既名還見於垂拱殿與呂資政同班殿

盧因話琴臺後數日呂遂知單州甚可異也
祠部每歲祠祭大祠三十正月上辛祈穀上帝四月雩
祀上帝九月明堂祀上帝冬至祭昊天上帝夏至祭皇
地祇孟春孟夏孟秋孟冬臘五享太廟正月上辛祀感
生帝立春祀青帝立夏祀赤帝立秋祀白帝立冬祀黑
帝土王祀黃帝春分祀高禖春分朝日仲春仲秋臘祭
太稷仲春仲秋祀九宮貴神孟冬祭神州地祇秋分夕
月臘蜡百神立春祭東太一宮立夏立冬祭中太一宮
立秋祭西太一宮中祠十有四立春後亥祭先農立春
後丑祀風師仲春祀五龍季春享先蠶立夏後申祀雨

師雷師四立井土王祭嶽鎮海瀆仲春仲秋上戊釋奠
武成王小祠十有三立冬後亥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祿
秋分享壽星立秋後辰祀靈星孟冬祭司寒仲春祭馬
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立春祭尹司
命立夏祭竈季夏土王祭中霤立秋祭門及厲立冬祭
行皆有司行事焉
元英昨充元豐五年賀北朝正旦國信使行至神水驛
苦風眩昏亂不記省隨行小史輩皆環坐以泣通一昔
方稍安是年正旦接伴使杜刑部紘至深澤縣界中浴
殘不可救劉右司摯充賀同天節接伴使汾路病傷寒

至滑州增劇然艾數百肩輿以歸後累月方安一歲中
奉使者皆得疾危甚殊可怪也
禮部尚書黃公説丙申年秋試進士僅八千人國朝以
來未有如此之盛他試院不能容始命就開寶寺分數
場引試開寶爲試院自此始禮部林郎中以清微之風
養萬物賦爲第一人始可謂雄魁也
元豐三年高麗國遣使柳洪副朴寅亮朝貢且獻日本
國車一乘洪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非禮本國所以上
進者欲中朝見日本工拙爾朝廷爲留之高麗本箕子
之國其知禮如此

戸部劉郎中説雄州城南陂塘數十里芰荷極望以小
舫遊其閒鷗鷺往來紅香泛於樽俎雖江鄉亦無此景
四時有蟹暑月亦甚肥昔見謝通議言曾通判莫州有
戍卒溺塘水允州請覆驗既到彼尸不可得所司云水
中積蟹一窖莫知淺深尸在其下無由得也雄莫間蟹
多如此
右司郎中劉摯罷以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公事楊景略
爲右司郎中以知壽州兼温叟爲都官員外郎以提舉
荆湖北路常平倉李萃爲屯田員外郎
禮部尚書恩賜今年龍茶一斤析簡諭林郎中云欲以
五餅分送郎官如何林獻答云衆官叅詳委得允當遂
以分送五廳他則不然也
元豐五年五月官制始行兩省官但除給事中中書舍
人起居郎起居舍人而已六年四月方以監察御史王
桓爲右正言
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仗衛如式是日對于闐國進奉
使貢物充廷多白玉熙寧六年大食俞盧和地國亦貢
雲霞白玉圭一副今藏内帑
詳定禮文所上言臘蜡百神四方並就南郊一壇禮未
合古請蜡祭四郊各爲一壇東方日西方月各神農配

作大祀南方神農爲神主后稷配北方亦神農爲神主
后稷配係中祠其五官五田畯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
五嶽四鎮四海四瀆每方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井
泉水墉坊郵畷青龍朱雀麒麟白虎玄武於菟鱗羽介
毛贏貓昆蟲並如故事若其方有災害則闕而不祭詔
可
國子司業朱服上言惟先王之時燕飲必有射將祭擇
士於射宮能偶則又別之以射射武事也先王於進成
人材之際每不廢焉今養士之盛莫盛於大學而大學
之士鮮能知射竊見武學教場與國子監相去數十步

欲使太學諸生遇假有願射者聽往習焉不惟閑暇之時使游於藝又足以收其放心而不遷於異物狀下禮郎羣官皆以爲然上都省乞如所請云

元豐四年高麗國遣使崔思齊副李子威朝貢并獻樂器明年正月十四日車駕幸集禧觀詔思齊等侍從又令所遣樂工對御獻樂賜袍帶銀帛有差思齊言今高麗樂是新羅樂樂器有嘉配琴謂笛爲大吟舞有七十餘種止用兩人謂之攀花云

勑大忌日六曹諸司並不作假執政官早出官司不得隨出前此車駕遊幸及臨奠宗室若大臣戚爲之舉哀

及後苑觀麥觀稻觀穀觀橙及延和殿北遼禮物崇政殿疎決景靈宫朝謁北使見辭執政禮上皆早出故有是勑

資州上言資陽縣民支漸葬母於賴錫山漢中廬於墓側已經三年自負土成墳布素不食五味惟菽粟而已日三時號慟餘時即誦佛經有白黑雀各一對盤泊墳上松間每有野狸白蛇兎自山上來看土久之方去又有白鵶及五色雀計萬餘圍繞乞行旌賞勑特賜粟帛

熙寧中福建賊廖恩聚羣黨於山林招撫久之方出降朝廷赦其罪壯授右班殿直既至有司供脚色一項云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見者無不笑之

祥符中開寶寺福勝院舍利塔上光明或似水晶或似金色於相輪上或隱或顯又降下舍利於地面磚石上約五千餘粒僧俗虔心求覓必獲需足眞宗幸塔下焚香有舍利見大如拳色如水晶名從臣同觀洎賜食退舍利復見於西北鈴索上往來飛動臣庶莫不瞻覩今慶壽崇因閣慈聖光獻太皇太后所建即其地也

閤門舊儀大宴更衣降坐羣臣退再坐羣臣先升殿旣就坐御羣臣謝花拜於坐次天禧中司諫祖士衡上言

欲望每更衣再坐有司引羣臣班於殿廷俟升御坐謝花於廷乃分引上殿自此始也

禮部王員外説昔有一舉子恩澤牓授三班借職作歇後詩詩云官資得箇三班借請給全勝録事參從此罷稱鄉貢進道回走馬東西南唐宰相鄭棨好作歇後句此詩亦甚工也

元豐三年高麗國王王徽以疾表乞太醫朝廷遣閤門通事舍人王舜封押至彼國舜封上言十二月一日徽生辰北遼遣起居郎知制誥馬堯俊充使留仙賓館堯俊獻徽詩云始從鈎裂海東天世世英雄稟自然掌上

寶符鈐造化胸中神劒畫山川太宗莫取龍州道煬帝難乘鴨緑船眞是金輪長理國豈論八萬四千年獻以錦紬八百匹爲謝云

給事中徐禧歿於王事朝廷録其子弟十餘人以弟秘爲太廟齋郎秘自陳願閣此恩以待兄有嫡孫長日推援朝廷嘉而許之秘爲太學生有聲名而孝悌廉退之行又如此

開寶六年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放進士及諸科及第者凡三十八人下第進士徐士廉自陳屈抑即詔貢部以八等第進士并終經學人並親覆於殿廷内出未明求衣爵待士詩進士宋準等一百二十七人並放及第昉所放退落者十人責授昉太常少卿御試舉人自此始也

淳化中有司言油衣帟幕損弊者萬數欲毀棄詔令煮而浣之命尚方染以雜色刺爲旗幟焉

元豐元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祀天於地上圜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其牲幣器色歌詩奏樂亦皆不同凡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之以其類也漢元始間以祀樂旣各有合而禮又有夫婦共牢之文於是合祭天地以隆一體之義後漢魏晉及唐以來皆

因仍之本朝親祀上帝即設皇地祇位稽之典禮有所未合勑詳定更改禮文聞奏陳襄議曰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於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臣以謂旣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請每遇親祠之歲先以夏日祭地祇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圜丘李清臣議曰欲乞每遇親郊七日戒之後三日宿之時宿太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所以先太廟者告祖爲配也所以先北郊者先卑後尊也然雖自北郊至南郊相去爲遠則中道不可以無舍請爲帷宮止而後進王存議曰國家用冬夏至遣官攝事於二郊蓋周禮未嘗廢也其三年一有事於南郊實同漢制若因三歲之期漸輟郊丘之祀間有事於北郊如先朝親耕祫享之比則不失恭事天地之意陸佃議曰今或冬日至親祠昊天上帝因即圜丘之北别祠地祇不崇朝而天地之祠畢舉矣張璪議曰竊謂陽生於十一月陰生五月則陰陽之生天地致用之始故天神地祇可得而禮然當今萬乘儀衛加倍於古方盛夏之時不可以躬行臣以謂宜即郊祀之歲於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雖未能皆當於禮庶幾先王之遺意猶有存焉

勑如璪議其親祠南郊罷皇地祇并從祀位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夏至適當親祀之歲於是左相王公攝事禮部黄尚書太常李少卿爲亞終獻中書蔡舍人讀册文且用備樂愚以謂祠官當給本品鹵簿方可爲威禮容也

禮部黄尚書上言伏覩覆定臣寮謚議其法質明入内廢務一日假故既頻事易停壅欲乞自今集官覆謚午刻入省勑依乃罷酒食故事尚書省集請謚之家自設酹饌舊從官給今方罷之

吏部頒給印歷六曹尚書侍郎左右僕射左右丞批都

司郎官左右丞批二十四司郎中員外本曹尚書侍郎批以書考功過焉

六月二日三省官集於吏部寓治都聽講求奉上仁宗皇帝英宗皇帝徽號初四日兩省官與尚書省左右司郎已上又赴門下中書都堂再議執政官在中設羣官位重行皆北向焉

晉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則服之唐制三品以上紫褶五品已上緋褶通用細綾七品已上綠褶九品已上碧褶通用小綾玉篇云襌爲絅音扃引急也帛爲褶今袷也鄭云單爲絅有衣裳而無裏者也帛爲褶有表裏而無著者也周遷輿服雜事云趙武靈王緩胡之纓戎服有袴褶之制始有漢武近世服以從戎隋制續嚴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縳袴使不舒散皇朝導駕官袴褶蓋馬上之服也

太子太師張公昪大中祥符八年歲在乙卯登科熙寧九年丙辰終於許州陽翟縣里公起布衣致使相自初仕至薨謝歷一甲子近世所無也

真宗皇帝東封選次太平驛賜從臣辟寒丸仁宗每崇政殿親試進士亦賜大臣七寶茶至今以爲故事

以禮部尚書黄履爲御史中丞

詳定禮文所言謹按儀禮曰夫婦一體故昏禮則同牢而食合卺而飲終則同穴祭則同几同祝同饌明夫婦一體未有異廟者也恭惟孝惠皇后太祖皇帝元妃淑德皇后太宗皇帝元妃章懷皇后真宗皇帝元妃而孝章皇后實太祖皇帝繼后當時議者或以其未嘗正位中宫或以其繼而不許其配有司因循不究其實皆祭以別廟在禮未安伏請升祔太廟以時配享勑恭依仍於今年大禮前更不行孟冬薦享止俟升祔禮畢遍享太廟并祭七祀配享功臣其太廟祏室三省看詳合以配繼先後爲序云

以太常少卿李常為禮部侍郎以司勳郎中蘇均為秘書少監以戶部員外郎黄好謙為司勳員外郎以提㸃開封府界當平倉張詢為戶部員外郎

通典梁御史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降韝一人緗衣執鞭杖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喤音横至階一人執青儀囊不喤國朝故事御史中丞告官呵引至朝堂門兩朱衣吏告引入朝堂至文德殿門止蓋亦引喤之比也

長安隱士曰高繹有古人絕行慶歷中名至京師朝廷欲命以官固辭歸山特賜安素處士家甚貧妻子寒餒

終不以困故受鄉人財閉門讀書而已昔王霸憐其子蓬髪挍未愧臥不起前賢之所難而處士蹈之有餘裕也嘗見古老說种放隱終南山名拜起居舍人賜告西歸有一高士隱居三世以野蔌一盤詩一篇贈放云接得山人號舍人朱衣前引到蓬門莫嫌野菜無多味我是三追處士孫放國史有傳若夫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惟安素可以無愧矣

舊三司使廳屏風崔白畫蘆雁用意極工昨為僕丞都堂此屏在後閤及遷都省左僕射命移於尚書令廳後亦近世之奇筆也

閏六月以新差權知曹州井亮采為戶部員外郎

二十四日尚書令廳集三省官上仁宗皇帝英宗皇帝徽號奏議羣官雜壓非故事也愚以謂左僕射當坐東偏南向門下侍郎次之左省官列於東北壁下重行南向右僕射坐西偏南向中書侍郎次之右省官於西北壁下重行南向左丞東相對如學士太常卿皆赴即坐於正南北向雖未必盡合舊儀猶愈於雜壓也

七月十二日后升祔於太廟兵部黄履仗太常鼓吹一千八百餘人重翟車四乘是日五鼓神主自后廟升綵殿宗室正任已上步導進行直南沿城入太廟至南神

門外降綵殿入幄升腰輿各祔本室太祖室曰孝惠次孝明次孝章太宗室曰淑德次懿德次明德次元德真宗室曰章懷次章穆次章獻次章懿既升祔行遍享之禮雍王曹王濮陽郡王充三獻禮畢百官詣東上閤門奉表稱賀

以戶部尚書安燾為同知樞密院事以吏部侍郎李承之為戶部尚書以戶部侍郎陳安石為吏部侍郎以河北都轉運使蹇周輔為戶部侍郎以左司郎中吳雍為直龍圖閣河北轉運使以吏部員外郎曾伉為左司員外郎又以司勳員外郎黄好謙為郎中以戶部員外郎

井亮采爲金部員外郎
唐德宗正元十年七月賜故唐安公主謚莊穆蓋公主賜謚始於此也
韓文公永正行云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南史中天竺國說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輝別之則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又王子年拾遺記曰董偃嘗卧延清之室上設火齊屏風所謂磊落者亦珠琲之謂也
二十五日文武百官詣太廟奏請上仁宗徽宗號曰體大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皇帝左相行事

起居郎蔡京著作郎豐稷讀祝其祝言皇帝謹遣百官奏請徽號之意云
二十八日詔門下升祔禮畢宜覃慶澤以暨後昆四后之家各與最長者初等官已仕者改一官
乾德五年正月十六日詔以朝廷無事年穀屢豐上元觀燈可更增十七十八日兩夜自後每至十六日開封府以舊例奏聞皆詔更放兩夕雍熙二年十月下元節張燈賜近臣宴於樞密使王顯私第夜分命中使賜御製詩一章其後每燈夕皆命中書樞密分往大寺焚香就賜御筵遂爲故事自此始也

杜甫紫宸退朝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晚出左掖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亦種花柳今殿庭唯對植槐楸鬱鬱然有嚴毅之氣也
八月左丞蒲宗孟罷出知汝州以右丞王安禮爲左丞以吏部尚書李清臣爲右丞以端明殿學士知蘄州曾孝寬爲吏部尚書以都官員外郎葉溫叟爲郎中
禮部李侍郎說秘書少監孫莘老莊居在高郵新開湖邊嘗一夕陰晦莊客報湖中珠見與數同人行小草徑中至水際見微有光彩俄而光明如月陰霧中人面相

覩忽見蚌蛤如蘆席大一殼浮水上一殼如張帆狀其疾如風舟子飛小艇競逐之終不可及既遠乃沒
九月以吏部郎中呂嘉問爲光祿卿以司勳郎中黃好謙知揚州是月都官員外郎許安世以憂去官
皇祐二年大享明堂仁宗謂輔臣曰前代禮神有祭玉燔玉二品今獨燔玉無乃闕禮文邪輔臣等對曰唐大和中太常卿王起以當時祀事止有燔玉而無禮神美玉請下有司造蒼璧等七玉祭訖藏之燔玉即用珉唐末以來祀典廢闕禮神之玉不復備用以至於今勑其令有司議如典禮是時適回紇貢玉璞數十剖之命匠

者制爲蒼璧黃琮四圭有邸青圭赤璋白琥瑮璜尤温粹祭玉之備始復於此

十月以右司郎中楊景略爲起居郎以錢勰爲左司郎中以孫覽爲右司員外郎又以大理卿楊汲爲刑部侍郎

十一月十二日大慶殿遣上仁宗皇帝英宗皇帝玉册玉寶上服絳紗袍再拜廷中跪授册寶使既出大慶門禮儀使奏禮畢上猶立廷中册寶升輅既遠從官方前導歸御幄云

十五日遷寓治禮部入新省自尚書令列曹員外郎廳事

屏風皆書周官一篇在位何以稱上所以戒責之意邪

南郊大駕上乘舊玉輅戸部王員外說輅上有款識唐高宗顯慶年造高宗麟德三年玄宗開元十三年真宗皇帝祥符元年封禪此輅凡三至泰山開元十一年祥符四年亦兩至脽上真所謂萬乘之器也

司封員外郎王祖道出知汀州以禮部員外郎王子韶爲庫部員外郎以太常博士何洵直爲禮部員外郎以駕部郎中吳安持爲太府少卿以柯述爲司封郎中以蘇注爲司勲員外郎以王兟爲倉部員外郎以蒲宗閔爲都官郎中

十九日車駕詣萬壽觀恭謝畢由天波門幸尚書新省至令僕廳遂徧至六曹傳宣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各轉一官主事已下等第支賜凡二萬緡至禮部上顧謂侍郎李常曰唐尚書省亦止於四千楹又問吏額多少常具以對又宣諭云朝廷待遇責任之意非輕卿等各宜自勉雖千載難逢之期顧羣臣何以上報聖恩邪

十二月一日文德殿視朝仗衛如式是日大風詔移御紫宸殿百官起居正如唐喚仗入閤之儀也

右省趙諫議說王汾學士皆言夢中見人云君要如意須逢元公了不曉所謂後數年得知兗州其字即元公

方悟前夢之可信也

二十八日以魯國大長公主薨輟朝五日是日壯達賀正旦使副見於崇政殿賜茶而已上御靴袍自延和乘輦至崇政非後殿常儀也

文昌雜錄卷四終

文昌雜錄卷第五

南安　龐元英　懋賢

元豐甲子正月五日宴北遼國信使於紫宸殿酒七行不作樂以魯國大長公主在殯故也是時上元節有司已設山棚詔撤之罷御端閣魯國仁皇帝之女恩禮加隆焉

熙寧二年朝廷始命兩浙福建等路轉運司招接高麗入貢時舟人傅旋至彼國述朝廷之意王徽喜甚次年二月十五日然燈如中華上元旋適在彼見徽賦感天朝招接擬侍中華然燈夜述懷詩云宿罪應深近契丹

歷年徒貢事多般忽蒙舜日龍綸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艷似蓮裝闕焰月華如水浸雲寒夷身幸入華胥境甚惜今宵漏滴殘福建路轉運使張徽上其事云

以開封府推官祖無頗爲駕部郎中以開封府判官胡宗愈爲吏部郎中又以司勳員外郎蘇注爲郎中二月五日太師致仕文公自西京造朝修謝對於垂拱詔是日特開宴酒五行命御藥院內侍梁從政特以大觴酌御樽酒以賜之且命飲侍臣拭目以觀恩禮之隆遇焉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天聖中冊爲皇后其文丞相呂公夷簡之辭元豐二年奉上尊謚詔同知樞密院事呂公著撰冊文丞相之子也樞密公亦自陳遭遇中外莫不感異云

滕正議甫知安州苦風眩久不差有一道人贈藥方名筠遇丹因修合服之舊恙頓愈自此遂常服既罷官赴闕至都城久之未有除授因且服筠遇丹謂其門人云久服此藥豈非得筠州耶不數日遂知筠州禮部何員外正議子壻也質之信然

三月二日太師潞公西歸詔宰相執政官三省近臣學士待制宴餞於瓊林院賜御詩以寵行前此令有司不得收河東印節又令都水具舟由洛河以歸清明日特

宴於玉津園唯執政官得預太師以詩述感遇之意以遺丞相次日賜御詩俯同元韻恩數之隆蓋如此公卿皆羨云

十八日集英殿大宴再坐延安郡王侍立百官稱賀廷中既升殿上遣內侍引王揖宰相輔臣皆再拜以謝酒再行方還內在位瞻覩莫不悅懌抃蹈共釂賜觴焉

四月初五日禮部試饒州童子朱天錫年十一念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論語孟子凡七經各五道背全通無一字少誤者是日禮部侍郎名本曹郎官赴坐左右觀者數百人此童諷誦自若略無懾懼後數日名至睿

思殿賜五經出身昔晏元獻公名貫撫州近年何正臣名占臨江皆童子舉江南多奇偉亦山川之秀使然邪

以陜西轉運副使范純粹爲左司員外郎補曾伉致仕闕又以倉部員外郎王兢爲郎中以湖南轉運判官鄒極爲度支員外郎以司門郎中范百禄爲吏部郎中以太常丞呂升卿爲司門員外郎

杜甫爲左拾遺作紫宸殿退朝詩云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東省門下也鸞臺在焉鳳池在中書省杜詩不應有誤恐唐朝別有故事又恐是時政事堂適在右省耳

五月戶部尚書李承之以憂去官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王存爲兵部尚書尋改戶部以戶部侍郎蹇周輔爲寶文閣待制知開封以刑部侍郎楊汲爲戶部侍郎

景靈宮天元殿考宮之初靈芝產於殿栱今歲孟夏朔獻車駕詣宮前數日芝又產於殿門近臣賀於齋殿右僕射賦詩命禮曹郎官屬和焉

登聞鼓院未知起於何代因讀唐會要見顯慶五年有抱屈人齎鼓於朝堂訴遂令東西都各置登聞鼓自此始也

六月吏部侍郎蘇頌以憂去官以知桂州熊本爲吏部侍郎以庫部員外郎王子韶爲考功員外郎以路昌衡爲右司員外郎以左司員外郎范純粹爲河東轉運使以工部郎中范子奇爲左司郎中

禮部上言郊廟親祠儀注祭日皇帝並服靴袍至大次於禮意未協謹按禮記郊特牲曰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報謂小宗伯告時告備若今請中嚴奏外辦也韋彤五禮精義以通天冠猶古之皮弁齋服也伏請太廟閒正祭之日服通天冠絳紗袍自齋殿赴大次以應皮弁以聽祭報之儀勑依

新制寺監丞簿皆輪宿直長貳每五日一點宿有一御長每點宿亦令丞簿自依日赴直謂長貳點宿乃點檢之義按學士舍人新拜官有攝直舊官間數日乃點檢直欲新來者稍休也豈點檢之謂邪士大夫不可以不知故事一點字其誤如此

書奏之奏謂進也漢田蚡肴侈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注奏進也

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上言朝廷追封孟軻爲鄒國公竊謂春秋釋奠宜與顏子並配文宣王禮部看詳孟子於孔聖之門堂在顏子之列伏請自今春釋奠以鄒國

公孟子配食文宣王設位於兖國公顔子之次勑依禮部上言近年禮文屢經改定而正辭録其間尚有差誤如先農正座帝神農氏祝文云以后稷配神作主配座后稷云作主侑神謹按春秋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曰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然則古者作主配神之意本施於祖宗其間有雖非祖宗而施祝辭可以言作主配神者如五人帝之於五天帝是推人道以接天神句龍之於社后稷之於稷是推人道以接土穀之

祇其祝辭俱云作主可也若並爲外祭而正配座又皆人鬼則以正座爲主其配座但合食從祭而已禮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説者謂以先嗇從祭今儀享先農亦是以先嗇爲主以司嗇爲合食而配座祝辭乃云作主侑神於正座祝文亦曰以后稷配神作主伏緣先農爲外祭正配座均爲人鬼而以司嗇主先嗇蓋自唐以來失之伏請於神農祝文云以后稷配於后稷配云配食於神如此類數十條皆刪修改正協禮意

元豐令諸私忌給假一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樞密安公祖妣忌方二歲時祖妣已歿疑逮事以問禮部何員外答曰禮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説者曰子生所不見又曰子生之時祖父母已死故曰生不及祖父母元豐令所逮事祖父母逮及也謂生而及見祖父母者也夫生而及見祖父母者禮許其稅服則令於私忌給假不違禮意子之生未有不逮母者故鄭氏以逮爲及識也然則及識當以幾歲爲限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以其三月一時天氣變有所識別故也生三月之後可謂之及識耳事者爲成人言之也成人然後知事父母之道也

七月左丞王安禮罷以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范純粹

爲右司員外郎以右司員外郎孫覽爲河東轉運使

左僕射廳西貯廊右僕射正廳各産芝草一本繪圖以聞

禮部林郎中言昔見宋璟道説唐朝帝王帶錐犀玉然皆黑鞓五代始有紅鞓潞州明皇畫像黑鞓也其大臣亦然余昔通判滑州見州衙設廳東西有賈魏公祠堂皆黑鞓玉帶不知紅鞓起於何時也

八月膳部郎中魯有開罷爲提舉亳州明道官以通判延州吳安憲爲膳部員外郎

流蘇五采毛雜而垂之摯虞決疑要注曰凡下垂爲蘇

張衡東京賦飛流蘇之騷殺其注云騷殺垂皃蓋流蘇騷殺皆下垂也

宗室子㴋説書于秘書省特授通直郎服緋令雜士泥等數人應進士舉取解别試所衣白襴一時新事也

柳子厚作館驛使記云萬國之會四表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内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内尤望自萬年至於渭南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於櫟陽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於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於盩厔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而西至於

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於華原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其驛六其蔽曰汾州由四海之内總而合之以至於關由關之内東而會之以至於王都言唐都畿之制如此雖六典所在亦不得其詳今司門職方謂宜舉唐舊制而復京畿之壯觀焉

九月駕部郎中祖無頗知穎州

二十一日以立冬祀黑帝祠官受誓戒於尚書省始舉賀明故事從新勑也前此四鼓初羣官皆集多宿於近坊禮部上言以謂賀也明也仍請蠲其日朝謁勑依不准禮合經據而奉祠者免後至之彈劾焉

天下諸路文武職事官總四千一百一十八員開封府界約五十員京東路約三百七員京西路約三百八員河東路約二百七十員河北路約四百二十員陝西路約五百二十二員淮南路約三百五員兩浙路約三百一員江南東路約一百九十四員江南西路約一百六十四員荊湖南路約一百二十員荊湖北路約一百五十三員福建路約一百一十四員成都府路約一百五十八員梓州路約一百五十員利州路約一百四十二員夔州路約一百一十一員廣南東路約一百六十一

員廣南西路約一百六十八員蓋十九路總數大約如此幕職判司簿尉又在其外因須降擬舉陞陟人數式遂得見天下具員他處則無也

禮部郎中廳東直皇城其内即廣聖宮林子中云毎清旦風順聞澴香東來此宮三清閣晨炷也主客又在其北正對後苑春夏燕鵲無數飛翥往來上林喬木之所栖止也

起居郎楊景畧左司郎中錢勰奉使高麗七月二十四日同自密州發洋楊起居至大洋過東風飄回登州八月初二日再發洋十三日方至高麗境上錢左司郎八

月四日巳達彼國一海之中風𫝑如此又可異
開寶寺試國學進士景德寺又爲別試所既開院以車
營務驢車數十量載試卷赴禮部架閣數日方畢所落
人數可知也
十月四日禮部試饒州進士朱天申年十二念周易尚
書毛詩周禮禮記孝經論語孟子揚子老子凡十經各
有一百通前日所試童子天錫之再從兄也亦名至崇
思殿賜五經出身
以給事中韓忠彥爲禮部尚書以左司郎中錢勰爲中
書舍人以吏部郎中范百祿爲起居郎以直集賢院滿

中行爲左司郎中以太常丞呂希績爲吏部員外郎
世言市井市㕓未曉其義如何因讀風俗通曰市亦謂
之市井言人至市有鬻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潔然
後□市或曰古者二十畝爲井田因井爲市故云又市
中空地謂之㕓顏師古乃云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
井共汲之所總而言之也
余嘗見樞密都承旨張誠一說昔年使北虜因問耶律
蕭姓所起彼人云昔天皇王問大臣云自古帝王英武
爲誰耶其大臣對曰莫如漢高祖又問將相勳臣孰爲
優對以蕭何天皇王遂姓耶律氏譯云劉也其后亦錫
姓蕭氏歐陽少師作五代史乃曰天皇王阿保機以其
所居横帳地名爲姓
世里世里譯者謂耶律昔蕭翰爲契丹大族其號阿鉢
本無姓氏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姓蕭二者不知
孰是也
世謂胡餅者釋名云以胡麻著之也前趙錄曰石季龍
諱胡改胡餅曰麻餅今俗字增食非也齊書曰永明九
年詔太廟四時薦麪起餅豈今之蒸餅邪
二十七日禮部試撫州進士黄居仁年十二誦尚書毛
詩并正義禮記周禮孝經孟子老子及太玄經凡九經

合七十五通又試論語大義三道文理稍通勑賜五經
出身閤門送袍笏至禮部給賜焉
太師潞公歸開封府推官趙君錫作小詩二十篇紀恩
寵以送行其尤爲人傳誦者有若樂人都用教坊家席
上舉公換口誇內裏宣來蕉葉盞御前賜出縷金花全
上繞初佳句傳中官寫得便聞天聖人含笑搜尋了依
韻當時賜和篇西苑重排餞會時新篇御製降彤墀明
朝上巳無公事赴宴臣寮總進詩雖王建宮辭無以過
此也
十一月職方員外郎黄莘出知汝州以秘書省著作佐

郎邢恕守職方員外郎以司門員外郎呂升卿為兵部員外郎以祕書丞陳宗古為司門郎中又以曾肇為戶部郎中

十二月司勲郎中穆珣出知潤州以彭次雲為司勲員外郎以左司員外郎路昌衡為江淮發運副使以中散大夫李之純為右司郎中

急告寧皆休假名也釋名曰急及也言切之使相逮及也李斐漢書曰告請也言請休謁也寧安也吉曰告凶曰寧又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禮部投納試卷因國學至天下所解進士者諸科赴省試者約六千人辭場之盛未有今日之比也

昔年有一大臣留守北京方暑至上闢因得詩句云河上荷花何處好坐上幕客河朔人也應聲對云市中柿子是誰甜諸官莫不為之恐悚而大臣終不見怒也

文昌雜録卷第五終

文昌雜録卷第六

南安 龎元英 懋賢

元豐乙丑正月以司勲員外郎彭次雲為郎中

開寶寺為禮部貢院二月十八日火凡本部貢牋與夫所考試卷須臾灰燼畧無遺者自正月九日鎖院方定二十八日奏號至是火詔以太學為貢院再令引試前此未有也

元豐六年癸亥大慶殿元會初設五輅於廷除夜三更大風自北來拔幕屋壞新玉輅右輪入池數尺玉飾皆碎觀者莫不駭愕八年正月二日先帝不豫二月五日

遽宣遺制方悟為變之兆也

二月二十七日内出白麻丞相而下進官一等是日麻案在宗政殿門百官素服序班於門外南北相向通事舍人宣麻於正東西向示變禮也

元豐八年春太史奏熒惑守心是時太清宮道士王太初奏章於太一宮真室殿之中壇四云至九天門下有傳上章之命者曰已付南陵使者告行太初因敬問曰南陵使者謂誰答云見守心者是也已而又拜章於壇上四云復有傳上帝之命者云已再付南陵使者依命告行自此京師大火焚廬舍開寶寺為甚未幾宮車晏

駕太初方敢傳此事於人間也余昨充北朝賀同天節接伴使三月五日至深州安平縣前一夕大風是日寒甚雪深數尺林木多折至雄州泣覩遺制河朔人言雖極寒暮春未嘗有此異也

度支員外郎陳向權兼京西轉運使以修奉山陵增員也事畢如故云

四月以左司郎中范子奇爲直龍圖閣河北轉運使以右司員外郎范純粹爲直龍圖閣京東轉運使以吏部員外郎劉奉世爲京西北路提點刑獄以戶部郎中劉理爲京西轉運副使以金部郎中晁端彥爲利州路轉

運副使以都官郎中葉溫叟爲秦鳳路提點刑獄又以右司郎中李之純爲太僕卿以吏部郎中胡宗愈爲右司郎中以工部員外郎高遵惠爲左司員外郎以職方員外郎邢恕爲右司員外郎以知滑州劉摯新知信陽張汝賢並爲吏部郎中以潞州韓宗道爲戶部郎中以京西北路提點刑獄梁燾爲工部郎中以知密州范諤考功員外郎呂和卿並爲金部員外郎以太常博士盛陶爲考功員外郎以秘書省校書郎葉祖合爲職方員外郎以閤門通事舍人文貽慶爲都官員外郎

五月左僕射王公薨以右僕射蔡公確爲左僕射以知樞密院事韓公縝爲右僕射又以戶部尚書王存爲兵部尚書以翰林學士曾布爲戶部尚書以兵部侍郎許將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以吏部員外郎文及爲直龍圖閣知陝州以戶部郎中曾肇爲吏部郎以考功員外郎王子韶水部員外郎王諤並爲郎中

六月以通判穎昌府范純禮爲戶部郎中以右司諫蹇序辰爲司封員外郎

左僕射王公珪己未七月初九日生知樞密院韓公縝同甲月日皆同惟時差異五月十八日王公薨後數日韓公拜右僕射陰陽家之說果可信邪

余奉使至雄州五月二十二日次白溝驛是日晚雨雹其大如拳屋瓦多碎彼人云歲常如此尤有甚於此者目所未覩也

司馬公光拜門下侍郎辭避甚確累遣御藥院近侍召受告身隻日特垂簾促令告謝押赴門下歸即歸私第又遣入內都都知張茂則宣名供職國朝故事惟宰相或間遣御藥院近臣傳旨都知累朝未嘗遣也名受告身雙日特開延和又遣都都知宣名皆非舊例恩禮之隆今昔絕擬

北人謂住坐處曰捺鉢四時皆然如春捺鉢之類是也

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來修祭尊余充
接伴使因以問師儒答云是契丹家語猶言行在也
七月以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爲左丞自王安禮罷左
丞久闕至此方有除授
初五日詣南郊請大行皇帝尊謚曰英文烈武聖孝廟
曰神宗三省給諫侍郎已上學士待制御史中丞宗室
正任團練使寺監長貳祿中散大夫已上並預焉
七月十六日太皇太后生辰上節名曰坤成有司檢討
故事北朝當遣使人乾興元年章獻太后垂簾各遣生
辰使人亦曾致書嘉祐二年虜毋聽政真宗之妻於仁

宗皇帝爲弟婦即難通問是時每遣國信使即致書洪
基云請侍次聞達其回書亦洪基傳達毋后之辭使者
到彼國即洪基殿通書毋后殿傳達遣使之語及致禮
物當時以謂得禮今洪基英宗皇帝之弟也於太皇太
后亦難通問朝廷方采用嘉祐故事無以易焉
十四日北朝祭奠弔慰使副各素服詣皇儀殿行禮既
畢百官立班殿門外進名奉慰云
以戶部侍郎李定爲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以寶文閣
待制吳雍爲戶部侍郎
梁沈約有修竹彈甘蕉文其畧曰渭川長兼淇園貞幹

臣修竹稽首言切尋姑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
苒歲月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
今月某日巫岫歛雲秦樓開照乾光宏普罔幽不矚而
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鄣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
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蘺依源辨覆
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證據差非風聞妨賢敗政孰
過於此而不除殘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徙根翦葉斥出
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歷觀自昔文集未嘗有類
此製者雖曰新奇蓋亦有所寓託也
朝廷承五代之弊名式未正文德殿東西有上閤門而

無上閤按大唐宣政殿閤之中朝也是謂正衙紫宸殿
直其北是謂上閤蓋自晉太極殿有東西閤天子坐以
聽政閤之名起於此方唐盛時立仗於宣政天子坐紫
宸而金吾殿中細仗自東西上閤門入謂之喚仗今文
德殿唐宣政正衙也而垂拱直其北紫宸乃在東偏文
德殿東西但有上閤二門未審以何殿爲上閤謂宜衆
詳典故正上閤之名以復有唐盛事焉
以知蔡州黄好謙爲駕部郎中劉摯爲秘書少監以都
官郎中蒲宗閔爲利州路轉運副使以知明州馬珫爲
都官郎中以左司郎中胡宗愈爲起居郎以右司員外

郎邪恕爲起居舍人以吏部郎中張汝賢爲右郎中

元豐八年七月御史臺班簿銀青光禄大夫二員光禄大夫二員正議大夫六員通議大夫九員大中大夫四員中大夫六十員朝散大夫七十三員朝奏大夫八十七員朝請郎一百二十一員朝散郎二百一十四員朝奉郎二百八十四員承議郎三百六十七員奉議郎四百八十九員通直郎二百三十五員分司官四十員宣德郎二百三十八員宣義郎一百一十四員承事郎一百三員承奉郎一百五十七員承務郎一百一員内外共一千八百餘員近者登極覃恩各有遷改其多如此然舊數亦依約可見也

史記季布傳楚人曹丘生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漢書同作談司馬遷以父名故改之今人與父同名者改曰同爲是也

唐慈恩題名按劉公嘉話録起自進士張莒於長安慈恩寺閑遊題其姓名於塔下後書之於板遂爲故事本朝進士題名皆刻石於相國興國兩寺亦慈恩之比也

梁四公子一人姓蜀音擕名闖万禁反孫原人一人姓䫻音万名杰音傑天齊人一人姓㸑音蜀名䶂音㴾浩澧人一人姓仉音掌名䏁五阬人昭明太子曰蜀出揚雄蜀記闖出公羊傳䫻出世本字亦作簡出三齊記杰出竹書紀年㸑出索綽隴西人物志䶂出世本及廣雅仉出太乙符䏁出史記孫原㸑山名浩澧洮湟之間二水名五阬雁門也

浩音告澧音門今俗呼爲閤門河蓋疾言之告爲閤耳

吏部西選一曰尚書左選京朝官三千餘員二曰尚書右選大使臣一千九百餘員三曰侍郎左選䔧職令録判司簿尉四千餘員四曰侍郎右選小使臣一萬三千餘員四選除非次闕外例多待闕及二年者員多闕少之弊也

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杜甫詩云戸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坐引朝儀天祐二年十二月詔曰宮妃女職本備内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黄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内自此始罷也

今三省官諫議大夫司諫正言郎中方出入重戴蓋昔者門下中書省自侍郎常侍給舍諫議至起居遺補尚書省自尚書丞郎至正郎皆重戴是爲清望官唯員外郎不得預此御史臺至今自中丞監察皆重戴獨此爲是耳三省皆非故事也

周顯德六年高麗遣使獻別叙孝經一卷越五孝經新

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三卷別叙者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之事新義者以越王爲問目釋疏文之義皇靈者止說延年避災之事及符文乃道書也雌圖者止說日之環暈星之彗孛亦非奇書熙寧中王徽病詔醫官馬世長往治之歸得東觀漢記七册彼亦自無完本然俗好經書至於庶賤之家各於衢路造大屋謂之局堂子弟晝夜誦讀云

建隆三年班簿計二百二十四員南班在内元豐八年止階官計二千八百餘員然建隆時兩省凡二十七人蓋不專職本務分莅中外之任焉

神皇帝靈駕發引自福寧出垂拱殿由西上閤門文德殿端禮門出右昇龍門至德門而不由大慶殿平日輦路既葬吉仗即日東還到闕虞主自右掖門入由右長慶嘉肅錄臺承天門至集英殿奉安列聖故事也

中書舍人禮上有押角尚書八坐丞郎初拜並集都坐交禮還又解交六典載蘊位動位皆未詳其義以俟知者

押角解交已檢獲載後篇

梁均王晉天福中始葬故妃張氏獨存考功員外商鵬爲誌文曰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後唐武皇師還渭北不獲入覲幙客李龔吉作違離表云穴禽有翼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五代之季工翰墨者無以過此也

文昌雜錄卷第六終

文昌雜錄補遺

余記中書舍人禮上押角未詳何義按唐裴坦傳載令狐綯薦坦爲知制誥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咈然曰此令狐丞相之恩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出宋次道乃曰舍人上事必設紫褥於廷面北拜廳閣長立得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宋丞相作掖垣叢誌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爲是

唐國子祭酒李涪作刊誤云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牀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別施一牀連

上事官南坐於四隅謂之押角自常侍已下以南爲上差牙相承賓主禮敬何不爲丞相設位於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於丞相之下亦卑有序足以爲儀由此觀之不獨中書舍人凡兩省官禮上宰相皆壓角也至五代馮道爲宰相判狀尾詑之應目此閤長立於東北隅猶謂之押角如宋次道所記也

又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三月敕中書門下

五品已上於兩省上事宰臣押角之禮宜廢

余又記後唐同光三年洛京積善坊得古文錢曰得一元寶順天元寶史不載何代鑄此錢近見朝士王名曲儀家有錢氏錢譜云史思明再陷洛陽鑄得一錢賊黨以謂得一非佳號乃改順天蓋史思明所鑄錢也

余前記尚書省初拜並集都坐交禮遂又解交未詳其略曰漢制八坐及丞郎初拜官並集都坐交僕射八坐也又無不答之文又東宮禮事曰太子至承華門設位拜二傅二傅交禮畢不復登車又後漢養老儀天子與五更於門屏交禮即答拜詳此並以對拜爲交禮遂日又集對拜而去謂之解交也

余前記唐諫議遺補在左右省而劉禹錫送令狐博士詩云諫院過時榮棣萼已有諫院之名何哉按會要貞

元中薛元興爲諫議大夫奏云諫官所上封章事皆機密每進一封兩省印署凡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別鑄諫院印庶免漏泄乃知諫院之名舊矣

麈史不分卷

（宋）王得臣撰

明王氏鬱岡齋鈔本

塵史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王得臣撰。得臣字彥輔，自號鳳亭子，安陸人。嘉祐四年進士，官至司農少卿。陳振孫書錄解題以為王鞏之伯父。案書中神受門第七條稱王樂道幼子鞏，少而博學善持論。又詩話門第十九條稱王鞏性之實為予言，說詭門第三條稱王萃樂道奉議穎人也。則與鞏父子非一族，陳氏誤也。是書前有政和乙未自序，稱時年八十，追為之序。書中稱予在大晟忽得目疾，乞宮觀。已而挂冠年六十二。以政和五年乙未逆推至其六十二時，為紹聖四年丁丑，成書當在其後。是時紹述之說方盛，而書中於他人書官書字書諡，惟王安石獨書名，蓋亦耿介特立之士。考所自述，初受學於鄭獬，又受學於胡瑗。其明義一條，復與明道程子問答，疑為洛黨中人。然評詩論文，無一字及蘇黃，亦無一字攻蘇黃。其論詩小序，兩申蘇轍程子之說，而俱不出其名。蘇軾以杜甫同谷歌中黃獨為黃精，為後山詩話所駁者，得臣申軾之說，亦不出其名。知其無所偏附，故元祐黨碑獨不登其姓氏，亦可謂卓然不染者矣。所紀凡二百八十四事，分四十四門。凡朝廷掌故、耆舊遺聞、耳目所及，咸登編錄。其間參稽經典，辨別異同，亦深資考證，非他家說部惟載瑣事者比。中如論唐劉存誤以交交黃鳥止于棘為七言，不知為摯虞文章流別論之說。論王羲之蘭亭集，不知天朗氣清本張衡南都賦，絲竹管絃本漢書張禹傳。論潘岳閒居賦，謂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李善以周文房陵為未詳，因引王嘉拾遺記、述異記補之，不知善註於此二條引廣志註周文弱枝，引荊州記註房陵朱仲，疏解分明。得臣蓋偶見不全之本。（案李匡乂資暇集，李善註文選凡六七易槀，世所行者不一本。）其所補註，亦不知拾遺記所云北極下之岐峰斷非岐山。論王羲之書不諱偏旁，引韓愈石鼓歌為證，不知小篆隸書各為一體，其偏旁或同或不同，不能以彼律此。顏元孫干祿字書言之已明。雖不免於小有舛誤，而於當時制度及考究古蹟，特為精核。朱子語錄亦稱王彥輔塵史載幞頭之說甚詳云。

麈史

予年甫志學從學于京師凡十閱寒暑始竊一第已而轍環南北而逮歷三紀故自師友之餘論賓僚之燕談與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輒皆記之晚踰耳順□臣而歸閭扉養痾日益無事發取所記積藁頗多於是重加刊定得二百八十四事其間自朝廷至州里有可訓可法可鑒可誡者無不載又病其艱於討究遂類以相從別為四十四門捴成三卷名曰麈史蓋取出夫實録以其無溢美無隱惡而已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覽之者幸無我誚時行年八十皇宋政和歲在乙未中元日追為之序鳳臺子王得臣字彥輔

睿謨 國政 朝制 官制 國用 任人 禮儀
音樂 臺議 忠讜 惠政 利疚

睿謨

鄭毅夫嘗說藝祖朝撾登聞鼓求亡豬者上手詔忠獻趙公曰今日有人撾登聞鼓來問朕覓亡豬朕又何嘗見他豬耶然與卿共喜者知天下無冤民

治平初有州謙兵官以非白直禁卒録編敕既劾具牘以上英宗曰武臣寫勅是有意治官矣遂命釋之聞者莫不嘆服

慈聖園林來裕手詔略曰功隆德盛被于四海宜改園陵仍云朕于禁中實行三年之制蓋古所未有也中書許沖元嘗對客言熙寧末神宗欲改元近臣擬美成豐亨二名以進上指謂美成曰羊大帶戈不可又指亨字曰為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豐紀年內侍陳處約嘗與客言昔在宣仁聖烈殿執事言宣仁常儉服澣素蓋古之衣大練無以過或宴罷見浣濯食器戒其絜謹夫不出殿閣綵制天下於衽席之中十年天下晏然非仁儉何以至此可謂盛德矣神宗皇帝聖學淵遠莫窺涯涘黄安中履任崇政說書講詩至噫嘻振鷺豐年上問曰有祈則有報聞之以振鷺何也黄曰得四海之歡心以奉先王維其如此通豐年之意一日又至祈父之篇其卒章祈父亶不聰上問曰獨言聰而不言明何也黄曰臣未之思也上曰蓋聰

軍事尚謀聰作謀故邪侍臣莫不歎伏禁特正說

國政

得臣嘗幹京西漕司文字居洛與尚書郎寇譓往還因出其祖萊公景德初元閏九月奏藁乃被旨措置河朔邊事及評駕起與不起如起至何處者其狀蓋列三項首曰邊報大戎遊騎已至深祁以來緣大軍在定武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等處東路別無屯兵乞先發天雄軍兵騎萬人駐貝州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分部或不足即止發五千兵專委孫全照如虜在近使傳城求使捧擊仍令閤道移石普閻承翰相應對討殺及募壯士入虜境焚毀聚落討蕩生聚多遣探伺以彼動靜上聞無報天雄

軍一安人心二張軍勢以二敵三以震石普閻承翰軍威
四與邢洺相望足大犄角之勢又曰扈從衛士不當與犬
戎爭鋒原野以決勝負萬一犬戎之營見兵已南即發定
武兵馬三萬餘俾桑贊等結陣南趣鎮州及令河東雷有
終所部兵由土門會定武兵審量事勢那至邢洺閒方可
鑾輿順動更餙王超等在武翼城而陳以應魏能等作會
合之勢候抽移定州河東[illegible]騎附近始幸大名又曰萬一
大戎捆於鎮定之郊定武兵不可來須分定武三路精兵
就差將帥會合及令魏能等軍迤邐東下傍城牽制虜必
懷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深入若車駕不行益恐蕃賊陵暑
生靈或是車路親征亦須度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制

置會合兵馬應援津濟得臣切以為忠賢之臣抱道履節
孰不欲遭時奮取功業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而身享令名
哉然萊公非賴章聖淵謀神斷先發於中而獨以倚成又
何以施其力哉聖賢相際嗚呼盛矣。神文朝有議東南漕
粟兵夫舟舡與遞夫之費蓋十常三四欲募商賈令入中
以實中部三司使程文簡以為不可萬一所入不足必邀
增直是商賈得操其柄其議遂寢

神宗廣景靈宮為原廟遂朝帝后前後各一殿咸有名見
於國史元祐初神宗神御殿名曰宣光紹聖初內相林子
中言宣光乃元魏時殿[illegible]非所宜名詔易之議者以為祖
宗時凡建一事施一令必下侍臣博議益審處之也或曰

此執政寮閒之過也

韓魏公將等相躰時魯公為亞相趙悅道歐永叔為參
政凡事[illegible]政令則曰問集賢趙典故曰問東廳文學則問
西廳大事則自與決之矣

朝制

神宗留意軍器設監以侍臣董之前後講究制度無不精
緻卒著為式合一百一十卷蓋所謂辨材一卷軍器七十
四卷什物二十一卷雜物四卷添修及制造弓弩式一十
卷是也

宋次道東京記說入作司之外又有廣備攻城作今東西
廣備隸軍器監矣其作凡一十目所謂火藥青窰猛火油

金火大小木大小爐皮作麻作窰子作是也皆有制度作
用之法俾各誦其文而禁其傳

文德殿門外為朝堂常以殿前東廡設幕下置連榻冬氊
夏席謂之百官幕次凡朝會必集於此以待追班然後入
近年則不然多萃於文德殿後以至尚衣庫紫宸垂拱殿
門外南廡其坐于幕次不過十數人而已

予在開封南司會侍御史初入臺兩赤令皆赴公參開封
縣仍呈汴州杖其杖長三尺二寸五分上圭其半闊一寸
二分厚七分下殺而圓長一尺徑七分於圓處火印汴州
杖印四字大約與令之所謂小杖者不相遠凡決人未嘗
用常時於庫御史中丞侍御初入臺即呈之按梁開平元

年以汴州為開封府此枝殆唐所制也

官制

永裕建尚書省自令僕左右丞洎六曹尚書侍郎郎官廳於中辟省置素屏大書周官一篇自官制以來惟侍中中書令御史大夫左右散騎常侍宗正卿少卿殿中丞少監丞並未嘗命官制既行省曹郎官與寺監長貳率皆置不必備也如一部中均命郎中貳員外寺監均命二少之類始以寄祿之階高下序位後有旨以先後受者為次　祖宗以來選人磨勘者進士出身為著作佐郎餘人為大理寺丞謂之京官若佐郎再遷祕書丞寺丞再遷太子中舍謂之升朝官始奉朝請既行官制即無所謂京官者惟曰承務郎以上然承務至宣德若任七寺監主簿太學博士兩赤丞之類亦得奉朝請盖亦以職事官論也

舊尚書郎中皆重戴官制之後大夫皆不許重戴如朝請郎以下雖通直奉議之類職事為諸司郎中者並重戴

熈寜間既置撿正官初以館閣及閣任望官者充之未幾又以初入仕者為五房習學撿正官今幕職官多因唐藩鎮辟置之名所謂兩使職官者節度觀察判官是也然以選人充之者簽判則京朝以上故簽書判官廳公事又選人作縣曰某縣令京官以上知某縣事皆於未正名者也

元豐董正官制如武臣始議易將軍校尉之號竟獨依舊不復更

永裕董正官制易其稱呼元祐間議者以為無以甄別流品遂詞人加左字餘人加右字有犯贓墨者去之予始見法制詞人犯則去左稱右則餘人稱右者得無恥乎是時知黄州書有犯並去之不從

國用

紹聖初予備位金部切見户部支耒中合同司洎在京百官宗室諸軍并雜支錢以緡計之月率四十萬諸倉給食雅亦備是

任人

鄭内翰久游場屋辭瀑振時唱名之日問試進士皆憧曰好状元　神文為之慰悦後将召冨韓二公復相矣因問近侍所以召狀對曰顔密遣内侍以采外議上曰然借如鄭獬作狀元滿庭稱善况命相哉

熈寜間鄭館文約由御史知雜為中丞凡七年不遷唐丞相乘馬故詩人有沙堤新築馬行遅之句裴武之遺變而晋公獨以馬逸侍免至五代則乘檐子矣莊宗閒呵聲問之乃宰相檐子入内是也

本朝近年惟潞國文公落致仕以太師平章重事司馬温公始為門下侍郎尋卧疾於家就拜左相不可以騎二公並許乘檐子皆異恩也

禮儀

幞頭後周武王為四脚謂之折上巾隋大業中牛洪請著

巾子以桐木為之內外皆漆唐武德初置平頭小樣巾子武后賜百僚絲葛巾子中宗賜丞相內樣巾子蓋於某頭帛下著巾子耳然折上巾以餘帛折而上繫今謂之幞頭小脚其所垂兩脚稍屈而上曰朝天巾後又為兩閥脚短而銳者名牛耳幞頭唐謂之軟裹至中末以後浸為展脚者今所服是也然制度靡一出於人之私好而已其巾子先以結藤為之名曰藤巾子加楮皮數層為之裹亦有草巾子者以其價廉士人鮮服後取其輕便遂廢其楮作粘紗巾近年如藤巾草巾俱廢止以漆紗為之謂之紗巾而粘紗亦不復作矣其巾之樣始作前後謂之斂巾久之作微斂而已後為稍直者又變而後抑謂之偃巾已而又為直巾者又為上下差狹而中大者謂之梭巾今逦製為平直巾矣其兩脚始則全狹後而長稍變又闊而短今長短闊狹僅中矣

古人以紗帛冒其首因謂之帽然未聞其制也魏晉以來始有白紗烏紗等帽至唐汝陽王璡猶服砑絹帽後人遂有仙桃隱士之別今貴賤通為一樣但狥所尚而屢變耳始時惟以幞頭光紗為之名曰京紗帽其制甚質其簷有尖而如杏葉者後為短簷才二寸許者慶曆以來方服南紗者又曰翠紗帽者蓋前其頂與簷皆圓故也久之人增其身與簷俱抹上銳俗戲為筆帽然書生多戴之故為人嘲曰文章若在尖簷帽夫子當年合裹槍已而又為方簷者其制自頂上闊簷高七八寸有書生步於通衢過門為風折其簷者比年復作短簷者簷一二寸其身直高而不為銳勢今則漸為四直者

古以韋為帶反插垂頭至秦乃名腰帶唐高祖令下插垂頭今謂之撻尾是也今帶止用九銙四方五圓逦九環之遺制銙且留一眼號曰古眼古環象也通以黑韋為常服者金玉犀則用紅韋著令品制有差豪貴僭借雖非經賜亦多自服至和皇祐間為方銙無古眼其稀者目曰稀方密者目曰排方始於常服之比年士大夫朝服亦服撻尾始甚短後稍長浸有垂至膝者今則參用出於人之所好而已

笏衣緋紫者以象上詘下直服綠者以槐上拙下方其制無度象初短而厚俄易長闊皇祐閒栓大而差薄其勢向身微曲謂之把身後復用直而中者其木笏始亦甚厚今則薄又非槐

國朝　祖宗創金毬文方團帶亦名笏頭帶以賜二府乃佩魚又為御仙花帶亦名荔枝以賜禁從元豐四年董正官制自觀文殿大學士以上至三師並服毬文觀文殿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六曹尚書翰林學士御史中丞並給御仙花皆許佩魚歧嘉二王服玉佩金魚至賜玉魚以異之

舊制大宴百官通籍者人賜花兩枝正郎三枝故有詠外

[illegible]藏書

郎遷前行詩曰衣染三疋絹宴剩一枝花熙寧以來百給
四花郎官六枝自行官制若寄祿階雖未至大夫而職事
為郎中郎宴皆得六花
衣冠之制上下混一嘗聞杜岐公欲令人吏伎術等官少
為差別後韓康公又議改制如人吏公袍俾加襈俗所謂
黃義襴者是也幞頭合戴牛耳者然今之優人多為此服
大為群小所惡浮謗騰溢其議遂止傳曰惡紫之奪朱然
則紫之色可見矣嘉祐染者既入其色復漬以油故色重
而近黑曰油紫未幾、英宗入繼大統祕書丞甄履嘗為
繼聖圖著其說後有為黑紫 神宗詔禁止於是乃加鮮
赤矣世又目為順聖紫云蓋色得正

國朝舊制文臣京官方許乘馬出入皇城門其幕職官以
下悉自門外步入熙寧間選人既習學檢正又有領編
脩令式之類者或稟議中堂於是亦聽騎馬出入皇城門
國家朝祭百官冠服多用周制每大朝會侍祠則服之禮
有帶優用皂革袴衣中單勒帛裙蔽膝袍大帶革帶方心
曲領佩則用石以代珠玉冠有三梁五梁之別言官刑法
官則加獬豸所執各用其笏如導駕除御史大夫開封牧
開封令出各乘車外他官具冠服而騎 永泰紹聖乙亥
季秋大享明堂余時貳軍器從百官服朝服前一日 皇
帝致齋御史臺吏具行禮次第人印給一本至是日則曰
績其佩仍注云屈而結之在廷之臣亦有莫能音其績者

或請曰青曰菁余潛告曰當為爭有相顧而笑者按儀禮
作綪字音義與此同
婦人衣服塗飾增損用舍蓋不可名紀今略紀其首冠之
制始用以黃塗白金或鹿胎之革或玳瑁或綴綵羅為襆
髻五嶽之類既禁用鹿胎玳瑁乃為白角者又點角為假
玳瑁之者然猶出四角而長矣後至長三二尺許而登車
檐皆側首而入俄又編竹而為團者塗之以綠浸變而以
角為之謂之團冠復以長者屈四角而下至於肩謂之亸
肩又以團冠少裁其兩邊而高其前後謂之山口又以鞹
肩直其角而短謂之短冠今則一用大妃冠矣始者角冠
稜托以金或以金塗銀飾之今則皆以珠璣綴之其方尚

長冠也所傳兩角杭亦長七八寸習尚之盛在於皇祐至
和之間辟喝于黃晞曰此無他蓋大官龐陳耳
丁晉公三十六事載某氏女子嫁時之服而葬有襆衣一
襲問其故曰若歸夫家遇私忌服此慰謁舅姑耳今亡此禮
蓋晉公時已廢不用余謂婦變服而受慰者其服可知矣
切講之而未知所從在洛時聞富鄭公私忌果垂腳襆紗
幞頭襆布衫繫鐵帶此乃今之釋服襆禫服也余欲行
之余弟充輔曰不可聖人緣情制禮蓋有隆殺今歲服襆
禫是未嘗從吉也又在閣同官李世美文定之猶子也問
所服云何世美曰冠以帽衣白紵衫繫黑角帶訪士大夫
家鮮有知此者余以謂傳稱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

也是則其服少變常服為安
慈聖光獻上仙時禮院議曰所服冠用布四脚衣布衲背
經歷僾宗室及曹氏皆斬衰杖元祐癸酉余使闕秋遇
宣仁聖烈之變余令建州吏具如上服後問他郡皆服斬
衰時餘皋守鄱陽乃出所録庚申禮官議服為證遵已
欽聖憲肅遺吿到安州余急趣郡中見守相首問所服皆
曰斬衰余以為不可時生客亦有言癸酉中在金陵曾舍
人肇守郡亦服斬衰余以為大非也遺吿在京以日易月
十三日而除是朞服也令服斬衰義有所嫌遂用余說後
聞他處服斬衰者甚多士而不知禮安可以仕乎
都城内非執政大臣宗室並不許張蓋然宗室之家乘車

比至乳褓輦乘馬皆張之
熙寧間因内璫馬首以小扇障日從士大夫悉用夾青繖
為大扇或加以青囊盛之用范其景至從兵有不能持之
者紹聖中詔禁止遂不用

音樂

瓠巴鼓瑟而遊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古人精於
音者其感物如此況以舜之樂乎然則百獸率舞鳳凰來
儀不足怪矣故施於人則庶尹允諧於神則祖考來格嗚
呼非舜曷以至此
周相王朴既定樂本朝因用之　神文嘗詔和峴等修爲
又有和氏樂　神文復命李照別製然所用者惟王樂耳

永豊間　永裕遣知音者講繹是正遂廢王樂而用李樂
范蜀公以為宮商之不相比乃自制上之元祐初太常審
議卒用李樂協律郎陳沂聖與謂予曰王樂高二律是以
太蔟為黄鍾也范樂下二律以無射濁倍為黄鍾也其得
中聲之合惟李照樂云
蜀公素留心大樂既居許募工範銅為周釜漢斛各一枚
嘗示予曰此律度之祖也知此則可以議樂矣又以為今
樂之聲宮不足而商有餘故常大臣休戚伏于私而是
日天子或御便坐以按軍旅樂之應也遂改制音上之元
祐初下太常議其樂以為聲下而不用
予嘗閲聖與曰樂之高下不合中聲何以察之是以精黍
定寛生律而知耶聖與曰不然凡識樂者惟在於耳聰明
而已今高樂其歌者必至於焦咽而散下樂其歌者必至
於臉塞而不揚以此自可以察之又云今教坊樂聲太高
神宗因見絃者屢絶而易歌者噎塞而氣單遂問其然對
曰以太高故也上曰為下兩格可乎樂工拜而謝焉遂下
兩格乃兩律矣今教坊與京師悉以新樂從事他處或未
用之

臺諫

慶曆中衛士之變既誅矣而言事官乞禁中畜羅江犬
子羅江蓋蜀邑也産犬善嘷其章云仍舌班尾卷者善也
然世以為舌班尾卷者迺曹南犬也

御史入臺滿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用謂之辱臺
錢神文朝一御史供職餘九十日矣未嘗有所論列蓋
將行罰焉忽一日削藁拜囊封衆佇聽以爲所言必甚大
事乃斥御庖造膳誤有遺髮於間者其辭云是何穢若之
容忽覩卷然之狀御史皆以才舉所議如此而無責蓋朝
廷務廣言路耳
御史倖滂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食之語熈寧初程
灝伯淳入臺爲裏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廳向火

忠讜

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間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時千
餘士日講易余執經在諸生列先生每引當世之事明之

至小畜以謂畜止也以剛止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趙公相
藝祖日上令擇一諫臣中令具名以聞上却之弗用異日
又問中令復上前劄子亦却之如此者三仍碎其奏擲於
地中令懍慄歸他日復問中令仍補所碎劄子呈于上上
乃大悟卒用其人
富鄭公嘗爲予言 永熈討河東劉氏既下并州欲領師
乘勝侵收薊門始咨於衆叅知政事趙昌言對曰自此取
幽州猶熱鏊翻餅耳殿前都指揮使呼延贊爭曰書生之
言不足盡信此餅難翻 永熈竟趍幽燕捲甲而還卒如
贊言鄭公再三嘆獨予曰武臣中蓋亦有人矣
車駕每出至大慶殿前三館職事官就彼起居朝奉郎杜
球言 永熈幸佛寺廟塔禱雨至大慶三館起居因群輩
問曰天久不雨柰何或對天數或對以至誠必有應一綠
衣少年越次對曰刑政不修故也上頷之而行歸復群輩
召綠衣者問狀對曰某士守臣犯贓法當死宰相以親則
不死某士守臣犯贓不當死宰相矯卒死之翌日上爲罷
宰相天即大雨綠衣者寇萊公也
寇忠愍遭遇 永熈始未至大任然王躬國論率預謀斷
一日咨及儲貳寇辭以天下之本非臣所獨知頷博採廷
議已而 章聖既入春宮三日謁太廟上遣人伺之百姓
觀者皆合手叩額云新天子又一日萊公因對上謂曰建
儲本爲天下計前日還宮見有泣者及太子詣廟令人祭

之百姓乃云新天子便有去朕意萊公於是再拜曰臣賀
陛下得人此亦毅夫云
李文定同寇晉公相 章聖以剛介嫉惡議多不合一日
因奏對以笏擊晉公由是並罷相以本官歸班繼而中使
押晉公復入中書文定出知鄆州蓋天禧五年冬也明年
改元乾興二月十九日真宗晏駕神文即位章獻垂簾晉
公挾前憾三月貶文定衛州團練副使宣獻當行制誥稟
所以責者晉公曰此無他春秋之義君親無將漢法所謂
大不道耳宣獻退思之文定安至是耶遂命以別辭然晉
公常切齒焉覓增兩句云雖此震驚遂至沈隕未幾晉公
擅移永定皇堂貶崖州司戶復當宣獻行制於是首云無

將之戒深者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予與范兄之孫朝奉大夫孝廣世美同歎閹澧世美為予言范文正好論事　仁宗朝有內侍估勢作威傾動中外文正時尹京乃抗疏列其罪欲上凡數夕環步于庭以籌其事家有藏書預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純祐等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為業既奏　神文嘉納為罷黜內侍聖賢相遇千載矣毅夫云

神文時慶曆間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平日久守臣或有委城而去者事定朝廷議罪鄭公在樞密凡棄城請論如法范文正參預大政爭之以為不可令江淮郡縣徒有名耳城壁非如邊塞雖以責城守　神文眷德寬仁故棄城得城死鄭公忿謂文正曰六丈欲作佛耶范曰主上當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將以不容矣鄭公嘆服

鄭毅夫為三司鹽鐵判官時文禁頗寬時余常入省見之張伯玉公達與鄭同部余亟數聽二公持論張嘗謂鄭曰李邕當則天時面折庭爭眾甚危之李出笑謂人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張公達曰古人處己如此何有於富貴哉余嘗心記其說

惠政

鄂州諸邑皆有茶稅民苦之獨崇陽一縣不產茶而民間爭藝桑而稅以練人甚樂輸蓋興國初九河張公詠登進士第以大理評事知縣事禁民種茶而教以植桑易稅以練夫賢臣君子所至利民亡窮也

詠在崇陽登喜豐亭見人市菜歸呼問之乃田家子也曰若自有地豈力不足以藝蔬邪頓從邑而市之真游惰者於是笞而遣之以淺丈夫論之則為暴政決非罪人矣

范純仁於至和間宰汝之襄城民困徭役蓋籍家貲滿三百千則衙前之役民間至不敢藝桑者公遇吏民有小過則課本戶藝桑各有數人亦不欺而至今稱之後值營奉　永昭計司科買麻纆數萬期會既迫民間雖有金而莫能得縻公為科當歸鬻襄者稍增其直與之為約如期而辦又科材木甚衆公斂於五等戶優估以市之計里之遠近令以次輸送公乃設棚於縣寺之前致揭於棚上公據棚下狀使民聽唱名而前擁木以立遂令過人莫之曉蓋於棚楣滑有尋尺之度以視其長短由是吏胥無作弊一高下其手而民無所用賂當時識右諸邑民莫不歎羨獨襄城為不然

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貯水溺之謂之洗兒建劍尤甚四明俞伟仲寬宰劍之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諭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千計生子皆

以俞為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一官再任俊為立法推行一路後予奉使於閩與仲寬為婚家法當避仲寬去予嘗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人迎於郊古循吏也

利疫

事有變古而行之愈久必不廢者如趙武靈王因用胡服捨車而騎秦始皇以隸易篆武后詔父在母朞增為三年之制又有戾古而便特為特所須而不可去者如齊楠山煑海漢之榷酤六畜之租唐之間架竹木之稅是也若稽古執義而行行之有所不安如王莽之復井田蘇綽之建五等房琯之用車戰是也蓋徇名則失實放於利而忘義

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六路租茶通商以來歸減外歲計三十三萬八千六十八貫有畸湖北獨當十萬二千五百三十一貫有畸而鄂一州所斂無慮三萬九千緡諸邑之中咸寧又獨太重嘗試訪之其茶凡三名一曰供軍稅茶蓋江南李氏所取以助軍也二曰酒茶乃景德以前因撲買縣酒其課利計茶以納後因敗欠遂以其數敷出於民三曰市茶景德三年歲荒官許額外買茶以濟艱食所入既倍而監場官因亦被賞竟不復減議者數乞均此無名之額以入諸邑蓋非通論也夫以一邑之患而欲困諸邑尤無名矣

湖北一路惟安復漢陽三州軍無茶租蓋民不種以貿利耳嘗按茶之起謂之根稅茶蓋以茶株均數其多寡而已今水田湖澤之地無茶株而有茶稅矣又茶園户坐享厚息以自豐議者欲以所重均於所輕之邑以所有均於所無之州是大不知為政者也

安州在唐隸淮南入　本朝屬荊湖北路景祐間忽入京西民間既禁海鹽而食解鹽以輦販之遠頗病淡食方是時西鄙用師官料索驢黃牛皆非山川所出而俗所未嘗用者於是人情厭苦不安康定初左丞范雍自延安謫守乃會帑入之課以錢五萬緡歲輸京西漕司復還安州於湖北朝廷從之民既德公多立生祠然歲課僅足以支費而京西之輸是增賦也已而有司不勝其困議者不燭

本末或欲乞為京西以紓目前之急此非體恤民之論也予嘗為京西漕屬見架閣得劄安州為京西元音止以京西闕財用為言蓋出於一時苟簡之請而聽之者亦未嘗圖久計其歲輸錢率附漕舟轉江入汴然後至京西又發運司計兵梢等費凡受一萬五千緡而京西所得纔三萬五千耳抑畀歲未嘗得之切嘗籌之郡則王土也人則王民也何嘗有彼此之限初以五萬緡是買路分爾已為謬舉為今計莫若翻然蠲之則京西無受虛利而湖北當豪實惠也

占之圭田取圭潔之義今之職田豈其遺制耶視職高下以限頃畝者於今甲矣然郡縣始因其所有之田而占射

之故多寡未必如今今有職田處多貽民患歲有旱乾水溢官病失其所入往往不受民訴縱或受之災傷之十不過蠲其四五而已予切以歛職田之租入于常平會見州縣所得職田之數以所有均於所無以所多均於所少之處估其中直以常平之緡月隨俸以給如此庶幾養廉吏而息貪汙也

安陸郡城枕涢水惟州城基址皆紫石（不為水所冒由是安州於今賴者上下千年也無水患）毋夏潦漲集水道益東民廬十淪五六矣近歲水繞溢岍即行西壕識者以謂久必自郇津門由景陵門以去為正河道矣若自太安門外白兆蘇院以北石岍盡處為水約以殺湍鋭庶數保上下津居人及免入城之患張全公朝議與予洎士人僧俗同列狀以訴于州乞置水約州委安陸令而守令皆瞻遠圖而憚於有為第申漕司乞差濠寨漕司果以薦未嘗有此役為難遂寢其事

慶史卷之

賢德　志氣　度量　知人　不遇　治家　協屋

神受　脉分　學術　經義　詩話　論文　碑碣

書畫　辨誤　明義

賢德

寇忠愍范文正二公俱守鄧施設之迹雖不同而同為善政故去思在民至今不忘若忠愍則家家畫像事之止曰相公而不言姓其祠宇在州宅後民間祈禱無虚日大則刲牲獻樂小則焚紙幣酹酒而已百花洲中初未有主地文正在任令建廟兒匠者請神之像於公公曰即我是也乃從公為祠二公之祠不惟郡人神明之士大夫經過者亦多造焉賓為設醮二公與漢之召杜在其列嗚呼生澤其民歿刻于神可謂盛德

王侍郎中說元憲宋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橐中有不稅之物公問何緣而獲之吏言因其僕告公曰舉人應舉人孰無貲其情未可深罪若懲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曰以犯人乃言官之子也為其父嘗有章及元憲意欲激其報耳公曰弗可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以罪而遣之衆服之

牛李之黨唐之名卿才士大夫孰非其徒獨退之卓然無所附麗樂天以高退不近禍二公各行其所學可謂一代之偉人

令狐子先安陸鄉先生也巠仕齊安理掾歲滿還里卜築於郇溪之南耕釣之外著書彈琴而已時入城至集賢張君房之第借書布衣林逸善繪事乃擬摩詰寫浩然故事以為令狐狀掾雪中渡郇溪圖其序略曰張侯畜書萬卷掾嘗就閱或假輙以歸每出入跨羸馬頂戴華陽巾着墨穆布褐縧小童携書簏負琴以隨冬中復來假書時值微雪飄灑景物蕭索掾渡溪以歸常服外加以皂綈煖帽委轡長吟曰借書離近郭冒雪渡寒溪聞者骨毛寒聳是知主人操履倬越風韻體裁乃與天地四時之氣相參

馬先生諱控云

應山三連伯氏庠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為人脩清孤潔故當官人號為連底清元禮加以肅人號為連底凍其父處士舜賓字輔之為鄉里所說服歲飢出穀萬斛損價以糶及偏邑有盜其牛者嘗捕甚急盜窮自歸處士愧謝厚遺以遣之故歐陽文忠公表其墓具述其事二宋謂元憲景文

洛人李是景真熙寧初入臺為御史久而未有所言時鄧綰文約任南床謂李曰當亦有所言否李曰蓋將言爾然未知何等事鄧曰如某人皆可言也李乃曰願欲言人不善耶其長厚如此黄好謙幾道時同在臺後領京西憲嘗會予洛為予言

熙寧初荆公王安石秉政范蜀公議事不合自翰林學士致仕元祐初司馬温公既相太師文潞公落致仕平章軍國重事耆哲並進時蜀公居許亦預召竟辭不來其表有云六十三而引去蓋不待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合禮

志衆

令狐先生子先安陸名儒也與二宋同時常謂郡守值守出方歸三人遂立於戟門後騶騎傳呼而來二宋相顧嘆慕且曰我輩至此亦足矣令狐曰何其隘耶吾輩不出入將相皆不足道後元憲為丞相景文至八座令狐止於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監本州税而終命不副志可惜

度量

知義州盛大夫武仲安肅公度之孫也謂予曰某聞王公大臣須有襟量乃可以稱其位昔外戚李侯瑋徙以后族建節獨襟量容物亦人所難某常同張寺丞謹過南郡時李為留守以其姻家曲相留者數日餞以從兵乏食告別欲去李曰但今持狀來當為給半月食糧盛遣從兵裁狀尋判支半月有一通判李郎中東人也抹之曰不得支盛與張翌日又往告別李曰何苦遽行覆告以從兵乏食李曰昨日已支半月盛乃白其狀李大笑曰是不得耶殊無怪怒也盛張相謂曰此公月得俸錢四十萬正以此耳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讙趙濟畏之龍圖乖崖孫壻也嘗以此事告予歸魏公公曰當是時其亦不敢措置畏之常為予說

宋元憲繼母乃吾里朱氏也與仲氏景文未第因依外門就學安陸居貧冬至召同人飲元憲謂客曰至節無以為具獨有先人劍鞘上裹銀得一兩粗以辦節乃笑曰冬至喫劍鞘年節當喫劍耳時予先君年未冠處座下常語予曰觀二公居貧燕笑自若後享名位如此

范堯夫治平中為御史坐言事謫通判安州嘗言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遂褰帷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

西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夏國相張元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攜手首去其人曰某不忍循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詣撤繒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相兄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得體矣蓋行之則沮國威令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耳魏公握其手再三嘆服曰非某所及

知人

齊桓公行甚汙辱而為五霸之盛者蓋能用管仲耳仲死豎貂任事而卒於亂然則賢不肖之損益可知也夏英公謫守安陸有書表吏鄭生者鄭二宋情迹甚熟凡郡守所欲餞狀多謁二公為之英公怪而問之曰若嘗學而自為此耶對曰非也乃二宋秀才之文也英公他日見二宋得其所著大嘆賞英公守三月而罷謂元憲曰三人下不可就謂景文曰非詣甲不可居後卒如言

舉文忠薺大中祥符八年登進士第為狀元山東人賈同亦名士也與公同州部累往謁公值公飲酣不得見賈乃留詩一絕云聖君寵厚　選老母恩深白髮隨君寵毋恩俱未報酒如為患悔何追公因此戒酒

不遇

魏公少年巍科與宋景文同召試秘閣琥圭賦景文賦獨行于世魏公嘆服景文語客曰既賦琥圭又與韓氏少年同場意甚少之魏公聞之不平景文後修唐書久之魏公登唐遂請改命歐陽脩分授唐紀與志景文出知成都聰以書局自隨既成上之旌賞都畢已而景文召還故有罷郡將還先寄求興梁丞相詩曰留滯魚符素鎖垂十年方喜覲彤闈平臺賦罷鄙陽生宣室釐殘賈誼歸疲馬有情依輦嘆倦禽知困傍林飛相君門下餘塵在擁彗應容一叩扉至雍道中被命鄭州不得朝卒于外

治家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子[illegible]身之本在言行易家人之卦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是也張全翁朝議為予言曰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太宗討并門過其舍召其長詢之曰若何道而至此其長對曰臣無他惟忍耳太宗以為然

予昔官洛陽有外醫揾張氏公卿士人家無不到說富鄭公治家嚴整有二子舍凡使女僕輩皆不得[illegible]相往來闌門肅如也

場屋

宋景文應舉安陸試仲尼五十而學易賦次日試周成漢昭孰優論景文質其是非於令狐子先荅以兩可之說既出各舉程文令狐乃以孝昭覺上官桀謀為優於成王不榮四國之流言也景文由是不懌是年景文首薦令狐被黜故景文謝啓有曰言雖執於盈庭文不同而如面蓋謂是也

神文重於選士皇祐五年廷試旣考定前一日取首卷焚香祝之曰願得忠孝狀元洎唱名乃鄭獬也故鄭謝啓曰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

神夢

潞公嘗為予言廖淳推官從其兄入京師應舉一日於相國寺前得一物取而發其紙視之乃淳化錢其數十明日淳於王整下第十人及第是為天禧三年淳本南劒人後居安陸

鄉人傳說宋元憲母夢朱衣人畀一大珠受而懷之旣寤猶覺暖已而生元憲後叔夢前朱衣人携文選一部與之遂生景文故小字選哥二公文學詞藝冠世天下謂二宋

故相劉沆文忠公吉州人鄉薦數上不第年逾四十不欲復試鄉人共為投納文字迫期强之使就試已而又預首選明年禮部中選殿試前一夕夢遊天宇閶闔殿上唱云劉沆南斗下立又言北斗下立覺自占曰曆家南斗司生北斗注死我其死乎唱名狀元太師王拱壽賜名拱辰沆第二悟所夢天聖八年也

余少時同伯氏從學于里人鄭毅夫假館京師景德寺之白土院皇祐壬辰是歲秋賦鄭與余兄弟皆舉國學進士時已差考試官矣一日院僧德琳者言昨夢院內南忽有池水中一龍躍而起與空中龍鬭池龍勝而歸其時旁院書生有曰某當作狀元毅夫微笑曰狀元當出此院於是伯氏書僧夢與日月在于寢室門時八月也明年癸巳春殿試鄭公果狀元予自東華門迓鄭歸白土院坐定僧乃取所記夢貼予曰果驗矣

元豐末中書檢正官王陟臣希洲一夕輒夢東華門外有天部儀衛一金朱車訊云宋朝第四宰相再訊之云丁丑人希洲蓋生丁丑喜而前瞻見車上一金字牌乃清源蔡確持正也固生丁丑熙寧已未入參大政辛酉登右揆乙丑為首自元祐戊辰以謫官守安陸嘗吟詩言者以為謗訕貶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竟不還識者以本朝宰相南行者自盧寇丁至蔡乃第四矣

予嘉祐四年蒙賜第初行間歲取士第一牓也南省放合

格二百人殿試由考落三十五人比前後累牓最為人少後蒙朝廷甄擢亦累牓所罕故蔡持正劉莘老章子厚並拜相安厚卿兩至樞府一為門下侍郎胡完夫作右轄出守成都還為吏部尚書以卒如持正莘老並謫死新州子厚近自雷州司户得散官徙居桐廬亦卒厚卿以散官居沔又遷建昌後得還洛復太中大夫其次至侍從者亦數人若俞公達吳子中李奉世皆先亡張正甫姚辟中盛中舒亦以責死豐相之王明叟今俱貶竄豐居台王居南安蓋寵利保功名自古所難哉

王樂道幼子銍少而博學善持論嘗為予說李邦直作門下侍郎日忽夢一居室有石牀李披裘坐于上旁有人曰

此王陵舍也夢中因誦一詞既覺書之因示韓治循之其詞曰楊花落燕子穿高閣長恨春醪如水薄閑愁無處着去年今日王陵舍鼓角秋風千歲遼東回首人間萬事空後李出北都逾年而卒王陵舍乃近北都地名也

體分

蔡邕獨斷曰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群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段成式酉陽雜俎云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皇太子言殿下將言麾下使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長史言閤下父母言膝下通類相於言足下比蔡所言蓋已詳而有等矣然予觀秦漢間卑對尊者亦稱足下如史謂大王足下者是也則非特通類相於者之言也

朕古者上下通稱如皋陶對禹曰朕言惠可底績屈平曰故朕辭而不聽是也蔡中郎以謂至秦天子獨稱之予嘗以為漢以後臣之稱亦止施於君前而相與言猶或卿之若蔡邕謂顧雍曰卿必成遠致孫楚參石苞驃騎軍事初至長揖曰天子遣我參卿軍事陶淵明曰我醉欲眠卿且去矣如此之類甚衆隋以來不復相卿惟人主呼其臣則卿之分上下定矣

秦漢將人自稱猶曰臣天子呼公卿亦曰君後則不然惟對君則稱臣然今之人呼他人猶曰某君云者以君之稱加於人非不恭也今世人見稱公則以為重已見稱為君則為輕已不知何謂

古人有曰僕馬走者稱謙損也夫自況曰僕非不卑也稱人曰君又斥云足下非不恭也嘗觀唐賢如韓退之凡與人書遇尊者則曰閤下與在下者多云某君足下而又稱曰僕以退之之才識所言宜不苟者豈習俗之變不能易耶

舊制凡入兩府許薦館職試出身任監司者各一員樞相王公德用自圖田復召入長宥密有干薦館職者王曰以君進士登科所薦應格矣然某武人素不閱書若奉薦則色吽矣世以為知言蓋令人以事理不相當為色吽

學術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禹聞善言則拜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夫充季路喜過之心則可以為禹充拜言之心則可以為舜聖人何遠哉善充其所為而已矣

荀卿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故嘗以謂禮義出於聖人之偽能偽然後能為聖人能為君子嗚呼卿所論以治人者獨曰禮義是以偽教人也又使知性之本惡若怙於性而耻乎學偽則柰何是禍天下之言也至於非十二子則子思孟軻在焉此韓愈氏醇疵之辨與然可謂大疵小醇也

莊周號為達觀故能齊萬物一死生至於妻亡則鼓盆而歌夫哀樂均出於七情周未能忘情搖歌以遣之其累一

也奚為是紛紛欲揚子雲云蕩而不法信知言哉

歐陽文忠公荅李翊性書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或因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文忠雖有是說然大約謹所習與所感及率之者以孟荀揚之說皆為不悖此其大略也臨卭計都官用章謂予曰性學者之所當先聖人之所致言吾知永州宰貽後世之誚者其在此書矣

予幼時先君日課令誦文選甚熟其詞與字雖通也先君因曰我見小宋說手鈔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汝等安得不誦由是知前輩名公為學大率如此

集賢張君房字尹方壯始從學逐遊場屋甚有名時登第時年已四十餘以校道書得館職後知隨郢信陽三郡年六十三分司歸安陸年六十九致仕嘗撰乘異記三編幷名定分錄七卷儆戒會最五十事麗情集十二卷又潮說野語各三篇退居又撰脞說二十卷年七十六仍著詩賦雜文其子百藥嘗纂為慶曆集三十卷子性會昌麗情外普嘗見之富哉所聞也

令狐先生常讀書萬卷自有萬卷錄余常見之乃知先生於世間書無所不見先生所著易說精義皆平統緯世總樂要注默書謎隨琴譜兵途要轄余為兒童時先君令暴書見世總統緯等書後亦從同堂兄舉伯邑假所傳易說琴譜謎隨以觀焉自餘訪諸里人蓋鮮有知者

經義

書之為書也本諸君臣而已然治內之政存焉詩之為書也本諸夫婦而已然治外之事備焉周之興也始於太任太姒而已詩曰太姒嗣徽音又曰文王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及其亡也蔵於褒姒而已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曰赫赫宗周褒姒烕之方后妃之賢也莫不[illegible]臣下之勤勞求賢審官如此而已方豔妻之煽也上自卿士司徒下至于宰膳趣馬皆其黨也嗚呼治亂之来可不察哉

厲王之詩無小雅何也曰以監謗而民不敢作也何以知之今大雅所載四篇而已皆凡伯召穆衛武芮伯之作也當是時詩未亡也民畏監謗不敢作故也詩多識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諸身及詞說卦留不設矣而獨不言眉與領

傳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則二雅見王政之序也幽王之時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當是時也女謁内盛讒邪外興政教不行先王之澤殄息故于賓之初筵瓠葉作則鹿鳴廢矣頍弁角弓作則常棣廢矣谷風作則伐木廢矣桑扈作則天保廢矣漸漸之石何草不黄作則采薇出車杕杜廢矣無將大車作則南有嘉魚廢矣隰桑作則南山有臺廢矣鴛鴦作則由庚廢矣魚藻作則由儀廢矣菜菽作則湛露廢矣黍苗作則蓼蕭廢矣瞻彼洛矣作則彤弓廢矣苕之華作則六月采芑廢矣

大由作則鴻雁廢矣蓼莪北山作則南陔廢矣楚茨作則華黍廢矣若厲王則尤變其大者故予觀民勞作則公劉靈臺廢矣桑柔作則行葦廢矣瞻卬作則綿文王有聲廢矣召旻作則棫樸卷阿廢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予於幽厲見之文武先王之遺烈蓋掃地矣

世之說詩者以序子夏所為蓋始於毛公耳班固漢書曰晚有毛公者自以為子夏所傳河間王好之未得立是也則子夏序詩獨出於毛公而已後漢衛宏亦以為子夏序蓋襲毛說耳毛承秦火之餘去古道為近必有所本但今無以考焉或曰孔子言商賜可與言詩於子夏獨曰起予者商也是說者之所本與予以為序非出於子夏且聖人刪次風雅頌其所題曰美曰刺曰閔曰惡曰規曰誨曰誘曰懼之類蓋出於孔子非門弟子之所能與也然若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言耳詳於逐篇自可以見何以知之夫篇之下云有其義而亡其詞康成以為出於毛公之言此可以知矣故詩序止存一句者若召南則艸蟲邶風燕燕及式微王采葛檜之素冠小雅出車杕杜等二十九篇大雅文王大明等一十篇周頌維清等二十四篇魯頌泮水閟宮烈祖三篇商頌元鳥長發商武三篇皆止於元題下句益非孔子不能作也其餘篇序察其文勢支漫相明自是二公之作明矣抑予見於史傳齊魯韓詩以關雎本於衽席又曰佩玉不明關雎刺之若韓詩則以汝墳為思親之詩三家者蓋皆不得孔子真獨毛公得之其自以謂子夏所傳必有傳受之自惜乎世遠莫得而見也

野有死麕之詩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婦人服飾獨言帨何也曰案內則注云帨蓋婦人拭物之巾也故居則設於門右佩則分之於左常以自潔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則母結帨而戒之皇甫謐女怨詩曰婚禮臨成施衽結帨三命丁寧是也

易卦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孔穎達以為九為老陽七為少陽進陽之道也六為老陰八為少陰逆陰之謂也此乃不然夫大衍不虛一則四十九數不可用惟用四十九揲之則七八九六之數故以純者為老九六得純數以雜者為少七八得雜數此自然之理也唐李翱作易詮論八卦之性古今說易者未嘗及自古小人在上最為難去蓋得位得權而勢不能拄奪以四凶尚歷堯至舜而後能去嘗玩易之夬夬一陰在上五陽並進以剝決柔宜若易然然爻詞俱險而不肆蓋一小人在上故繇曰剝長乃終道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自道而下數至於三則天地人之道備矣聖人畫卦始止於三謂三才之道因而重之乃可以觀變予觀重卦之內至於三位則有小成變革之理如乾之九四則曰乾道乃革革之九三曰革言三就是也推此而求其變則可以思過半矣

泰山孫明復先生治春秋著尊王發微大攄聖人之微旨學者多宗之以謂凡經所書皆變古亂常則書之故曰春秋無褒蓋與穀梁氏所謂常事不書之義同

臨卭都官外郎計用章博學著有迂遺希通二編尤專於左氏春秋以謂凡傳所稱禮也者非禮之經乃禮之變也方春秋將當舍經而用變以權宜從事蓋左氏親授於聖人者如此密學陳襄常有書辨其非是云

詩話

梁鍾嶸作詩評掎摭本根揔核華實收昭明之所遺可謂至矣其序云夏歌曰鬱陶乎余心楚詞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予以為不然虞書載賡歌之辭曰元首叢脞哉至周詩三百篇其五字甚多不可悉舉如行露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小旻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誰通言是爭至於四月之篇其下三章率皆五字又十畝之間則全篇五字耳然則始於虞衍於周逮漢專為全體矣

劉氏傳記載煬帝既誅薛道衡乃云尚能道空梁落燕泥否楊文公談苑載詩僧希晝北宮書云花露盈蟲穴梁塵墮燕泥予以謂練句雖工而致思不遠辭也

杜審言子美父〔祖〕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問唱和有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又寄語洛城風與月明年春色倍還人子美林花著雨燕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脈蓋有家風矣

杜子美善於用事及常語多離析或倒句則語峻而體健意亦深穩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是也白樂天工於對屬寄元微之曰白頭吟處變青眼望中穿然不若杜云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尤佳古善詩者善用人語渾然若已出唯李杜頗(得之)顏延年赭白馬賦曰且刷幽燕晝秣荊越子美驄馬行曰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馬歌曰雞鳴刷燕晡秣越蓋皆出於顏賦也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信哉

莊子曰鵬之徙南溟也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爾雅釋風上下曰扶搖老杜下峽詩曰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摶扶恐別有出

逸史載唐李適之罷相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試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適之飲中八仙之一也子美詩曰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世賢蓋用其詩也

白傳自九江赴忠州過江夏有與盧侍御於黃鶴樓宴罷同望詩曰白花浪濺頭陀寺紅葉林籠鸚鵡洲句則美矣然頭陀寺在郡城之東絕頂處西去大江最遠風濤雖惡何由及之或曰甚之之辭如峻極于天之謂也予以謂世稱子美為詩史蓋實錄也

說文以瓊為赤玉比見人詠白物多用之韓愈雪詩曰君
非𤔡鵠鷺足是屑瓊瑰又馬蹄踏作瓊瑤蹴為有詩仙鳳
沼來將別有所稽邪豈用之不審也
僧贊寧為筍譜甚詳援據古人詩詠自梁元帝至唐楊師
道皆詩中言及笋者惟孟蜀時學士徐光溥等二人絶句
亦可為勤篤然未盡也如退之和侯協律詠笋二十六韻
不收何耶豈寧忽其排釋氏而私懷去取與抑文公集當
時未出乎不可知也
鄭工部文寶將漕陝西經畫靈武後謫監郢州京山縣稅
過信陽軍白雪驛作絶句久而湮沒莫有知者先君皇祐
間尉是邑重書於牌後亦亡郢刋工部詩集亦無之曰得

罪前朝出粉闈五原功業有誰知年餘放逐無人識白雪
閒題一望時
工部在京山又有寒食日經秀上人房詩云花時懶看花
來訪野僧家勞師擊新火勸我雨前茶其詩篆書刻石在
縣多寶寺中甘棠魏野亦有詩曰城裏爭看城外花獨來
城裏訪僧家辛勤旋覓新鑽火為我親烹嶽麓茶蓋詩人
寓興多同
仁宗嘉祐末晏群臣賦賞花釣魚詩群臣奉和丞相韓魏
公詩曰輕陰閣雨迎天仗寒色留春送壽盃唐羅鄴詩曰
春排北極迎仙馭日捧南山入壽盃
鄭武仲侍郎嘗從劉貢學習有父老善於詩嘗云人送別

滿經年去天向平蕪儘眼低鄭詩有江横塞外悠悠去天
落秋邊處處低語句驚人盖出於藍矣
慶曆間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之詩云太白仙才長
吉鬼才其餘不盡記也然長吉才力奔放不驚衆絶俗不
下筆有雁門太守詩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
開王安石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黑雲如此安得向日之
甲光乎
王安石作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
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詞意清拔高出古人
議者謂二世致齋望夷宮在鹿馬之後又長城之役在始
皇時似未盡善或曰槩言秦亂而已不以辭害意也

王安石集四家詩不取韓公符讀書城南何也予曰是詩
教子以取富貴宜荊公之不取也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
抱耶明獨不免子美之譏況示以取富貴哉樂道以為然
閩中鮮食最珍者所謂子魚者也長七八寸闊三二寸許
剖之子滿腹冬月正其佳時莆田迎仙鎮乃其出處予按
郡通之驛左有祠謂之通應祠下有水曰通應溪潮汐上
下土人以鹹淡水不相入處魚最美此見士人詩多曰通
印安石送元厚之知福州詩曰長魚俎上通三印新茗齋
中試一旗閩人謂茶芽未展為槍展則為旗至二旗則老
矣
王鞏性之嘗為予言曰王荊公嘗集四家詩蔡天啓嘗問

何爲下太白安石曰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蓋什八九

鼎州武陵縣北二十里有甘泉寺行人多謁焉寇萊公往雷州凡題三十字曰庚申年秋九月平仲南行至甘泉院僧以詩板視予征途不暇吟詠代記年月後丁晉公謫朱崖過寺題云翠影蹤蹤渡波光瑟瑟敵帝家金穿寮仙府玉壺氷曉鉢侵星汲霄廚向月澄豈惟甦肺渴灌頂助三乘因而至寺者多所賦詠如殿中丞范諷詩云平仲酌泉曾頓蓋謂之禮佛向南行山堂下瞰炎蒸路轉使高僧薄寵榮又刑部郎中崔嶧詩云二相南行至道初記名留詠在精廬甘泉不洗天涯恨留與行人鑒覆車可謂言婉而意遠矣

穆伯長爲巨盜詩序故相丁謂也予因舉于史與思遠思遠曰此於伯長之道有累矣

令狐先生曰唐白傳以丞相李德裕貶崖州爲三絶句使不見世人皆斅予以謂詩三百皆出聖賢發憤而爲又何傷哉後嘗語於客會安陸令李楚老趨吏在生上曰非白公之詩也白公卒于李貶之前予因按唐史會昌六年白公卒是歲宣宗即位明年改元大中又明年李貶蓋當時疾李者託名爲之附于集詩曰樂天嘗任蘇州日要勒須教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昨夜新生黃雀兒飛來直上紫藤枝摳頭擴腦花園裏將爲春光揔屬伊 田園不解栽桃李滿地唯聞種蒺藜爲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欲兇誰予觀其詞意鄙淺白爲雜律詩譏世人故人得以輕效之

慈聖光獻皇后以元豐庚申十月二十日上仙是夕永裕召執政近臣入侍聖容其年春上幸西池 慈聖以珠盤遺爲毬遺上上自池乘以歸 慈聖好植花多乘小輦遊苑中上常扶侍之所居殿曰慶壽在福寧之東是夜毀香閤垣爲百官入聽遺告庭中有二小亭金書牌曰觴蟠挑實大椿明年三月將奉山陵詔百官各進挽詞二首故相王珪曰誰知老臣淚曾注見珠襦王存特爲從官曰珠襦錫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空予亦例進曰春風三月暮寂寞大椿庭百官有云東朝蓋斥慶壽也

永叔早朝詩曰月在蒼龍闕角西書美然予按漢之四闕南曰朱雀北曰元武東曰蒼龍西曰白虎令永叔詩意蓋以當前門闕狀蒼龍故云月在西也蓋不用漢闕耳

南豐曾阜子山宰蘄之黄梅數十里有烏牙山甚高而上有僧舍堂宇宏壯梁間見小詩曰李太白也夜宿烏牙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布衣李白但不知其字太白所書耶取其牌歸于丞相吴正憲公李集中無之如安陸石巖寺詩亦不載

權文公多用州縣日辰之類爲詩近見人亦爲藥名詩者如訶子縮紗等語不唯直致兼是假借太不工耳里人史思遠善詩用藥名則析而用之如夜坐句曰坐來夜半天河轉挑盡寒燈心自知此

乃眷墀離合格也思遠幼孤從令狐先生學詩有唐人風格贈惠秀云生禪猿鳥看談易鬼神聽又題宋氏園云花分先後留春久地帶東南見月多故壽陽宋炎郎判嘗贈詩曰古人不到處吾子獨留心

吾友預隆師嘗言顏延年五君詠圭阮始平曰屢薦不入官一麾迺出守麾去也咸為山濤麾出杜牧之首把一麾江上去即旌也盖誤矣余以為麾即毛也子美亦曰持旌麾之句杜牧不合用一麾耳

朱元瑜長官好為詩予少時聞人誦嚼梅香馥爾攀柳綠歲巾手欲緊鄉人詩恨無朱詩廖献卿大夫謂予曰某少嘗同筆硯得其詩二百餘篇嘗錄以奉寄献卿列未幾不

存且卒自予還里屢訪諸廖所謂朱令詩者莫得之

世言七言詩肇於栢梁而盛於建安考之豈獨栢梁哉鄘風曰送我乎淇之上矣王風曰知我者謂我心憂鄭風曰還予授子之粲兮齊風曰遭我乎猛之間兮又曰尚之以瓊華乎而魏風曰胡取禾三百廛兮豳風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小雅曰以燕樂嘉賓之心又曰如彼築室于道謀大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昔也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頌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又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儀式刑文王之典又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楚狂接輿歌曰今之從政者殆而項籍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漢高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皆七字之濫觴也然則栢梁之作亦有所祖襲矣唐劉存乃以交交黃鳥止于棘七言之始盖合兩句以言誤也

予熙寧初調官泊都惠寺同院陽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忘名所為詩見其清苦平淡有古人風不能傳抄其過杜工部墳一詩曰未與汨羅接天心深有存遠移工部死來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

唐元微之何處春深好二十篇用家花車斜韻李得亦和為予亦和之寄黃雲叟以書古人用韻未盡如白樂天春深貧賤家荒凉三徑草冷落四鄰花又如妻愁出贅車之

語烏足稱哉

張循公美穎昌人舉進士不第嘗館于吾家義方齋畏謹自律讀書外口不及他事然好吟詩曰人散轍聲閑掛月露零蝴蝶冷眠風全不類其為人嘗詠唐君臣得失之迹與其治亂之辨可謂世鑒者凡百篇元豐末至京師欲上之會永裕不豫囊其書歸有志而不達

予弟元輔鄭臣卻以經行應詔元祐丁卯賜第歸未幾因出墜馬傷甚十一日而卒年四十八王公亮明道挽詞曰足數墮還驗占桑夢已靈衆咸推服

論文

楚詞招魂大招其末盛稱洞房翠帷之飾美顏秀頸之列

瓊樂哉斐之處新歌鄭衛之娛日夜沉湎與豪恭六博之
樂夫所以譽楚者深矣其卒云䰟兮歸來正始昆只言往
者既不可以正尚或以觧於後耳又曰賞罰當只尚進士
只國家為只尚三王只皆思其柬而反其政者也

王羲之蘭亭三日序世言昭明不以入選者以其天朗氣
清或曰楚詞秋之為氣也天高而氣清以非清明之時然
管絃絲竹之病語衍而複為逸少之累矣梁任昉集秦漢
以來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緣起自詩賦離騷至于勢約
八十五題可謂博矣既載相如喻蜀不録楊雄劇美録觧
嘲而不收解非説難取劉向烈女傳而遺陳壽三國志評
至韓柳元結孫樵又作原如原道原性之類又作讀如讀
儀禮讀鶡冠之類又作書如書段太尉逸事訟如訟風伯
訂如訂樂等篇嗚呼文之體可謂極矣今略疏之續彦昇
之志也任昉以三言詩起晉夏侯湛唐劉存以為始於驚
于飛辭言歸任以頌起漢之王褒劉以始於周公時邁任
以檄起漢陳琳檄曹操劉以始於張儀檄楚任以碑起於
漢惠帝作四皓碑劉以管子謂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
為碑任以銘起于始皇登會稽山劉以蔡邕銘論黃帝有
金几之銘甚始也若此者尚十餘條或討其事名之因或
其成篇而論雖有不同然不害其多聞之益

顔氏家訓亦足以為良至論文章以游夏孟荀枚乘張衡
左思為狂而又詆仵子雲吾不取焉

李善注文選最為詳洽然潘岳閑居賦曰周文弱枝之棗
房陵朱仲之李善以周文房陵朱許予嘗讀王子年拾遺
曰北極有岐峰之陰多棗木百尋其枝莖皆空其實長尺
核細而柔百歲一實夫岐乃周文所居又棗枝莖皆空核
細而柔任昉述異志曰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八所
李尤果賦云三十六園朱李是也由是知岳賦所用蓋出
此

吳興姚鉉集唐人所為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
表傳録書序凡百卷名文粹予在開封時長子渝遊相國
寺得唐漳州刺史張登文集一策六卷權文公為之序其
略曰所著詩賦之外書啓誌記序述銘誄合為一百二十
篇又曰如求居寄別懷人三賦與證相一篇意有所激辭
然王振偉有繼梁昭明之為者斯不可遺者也然所得書
肆鏤本纔六十六篇蓋已亡其半抑觀文粹並不編載由
是知姚亦有未見者予續文粹之外登之文以至金石所
傳裒而録之以廣前集今病矣不删其志

唐柳冕常言文章當以氣為主而世以謂賦者古詩之流
亦足以観其志如王沂公作狀元殿試有物混成賦甚閎
曰得我之小者散而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為山川此
有陶鎔品物之度後果為相范文正賦金在鎔曰若令區
別妍媸願為軒鑒儻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将人以謂有出
将入相之器果為名臣

里人傳宋景文未第時爲學于永陽僧舍連處士因問曰居好讀何書荅曰予最好大誥故景文率多謹嚴至修唐書其言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

宋景文公始獨撰史歲月雖久而書蓋將成後文忠分撰紀志令與景文所撰列傳共行于世是也然景文亦自撰唐紀與志家藏其稾世莫得見

范蜀公既謝事家居亦著東齋記事大意見序

王勃滕王閣序世以爲精絕如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予以謂唐初綴文襲尚南朝徐庾體故駱蜀王亦有如此等句庚子山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則知勃文蓋出於此

李覯泰伯盱川人以文學名於時晚年著李氏常語大序孟子以謂教諸侯叛君孔子猶不免莊周之論況孟子哉

嘉祐中海南貢一角獸高大如吳牛身皆肉鱗傍置一羊每擧其羊聞其聲則方飲齕彼蓋以麒麟進也神文目爲異獸然世謂山犀士有賦麒麟者以示鄭獬內相其詞曰挺一角於額上殺夫爲予曰此正如班固書張蒼脫牟口中無齒也

碑碣

安陸之東三十里乃唐許氏之塋域俗謂之相公林舊有孝昌公碑高六七尺闊三尺餘白石也吾聞石白者不泐村民輒異之或遇水旱則就禱焉治平中縣令張埜言於太守周君賁且以爲玉碑肇而視之非玉也委鄉校之南廡已而欲有用方礱去十餘字會鄭獬以內相還里卜葬遽止之得不盡滅其文字後余遊宦歸見其碑悉爲人磨治惟其額有書大唐孝昌公許君墓碑九字甚恨無墨本以藏親友朱氏殊見予屢嘆乃出一本以遺予所存者序四百字銘二百六十八字耳文多缺落於序爲甚其可讀者有曰先王定土秩爵親而建侯我后得人功闕河而作牧七年入朝加授太中大夫使持節冀州刺史云云優宜道於朱紱恩全刑於白壁抑畲競之俗恩決二天屏權右之門咸加重梳又曰行趂露冕之諸生列交僴之棘二年有詔遷太僕少卿又曰長史公以儀鳳三年正月日薨

於汾州之官舍春秋六十二又曰嗣孫崇藝易州司馬五回軍使英姿外袁內融又曰超毅棒之鄉閭用操幽埜何止帝孟之光緒祖德垂祐後昆劉寬之濤芳故吏式往烈崇藝崇述崇烈云云銘曰炎圖括地姜泓蹴天融斤爭火太岳飛煙緝諳帝若業冠參墟稱雍泚弥箕山韞寶儀刑邦幹經綸天造華陽啓國襄城訪道漢翅舒運周珪暎藻運移赤野咸懐楚望八翼飛正三刀集覗英彩早擧仁風曉暢丹水擢圖黃星昭亮恩伊聖齒續恭龍躍錦旆雲通寶畐天爵青蒲䕫牖赤野馳英陵劃柙兕水嘶奔鯨闕匪恩暴夏口先鳴晋俗康阜軒轡澄清全根援禁訐譟鶴省蘭錡畫嚴刻陳夜警軍容甚恭王功載靖地軸東

距天津南渡狠望云云得臣按唐書許紹唐初為峽州刺史封安陸郡公以破蕭銑功擢其子智仁為温州刺史智仁初以勲封孝昌縣公紹卒繼守夷陵終涼州都督用是致之此碑乃智仁之墓碑也

郝處俊安陸人也相唐高宗嘗為中書侍郎既終葬於州西南三十里慶曆中太守校理孫公甫之翰嘗命令狐子先為文將鑱石立于涓津之側以表之會温成張氏方以嬪媛寵貴之翰畏譏終不立議者或譏其太息元豐中滕甫元發守是邦特羅任又為文刋石以遺安陸令俾建諸道左未幾放相清源公蔡確謫知州事暇日有十絶云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没知何處嘆息思公俯碧湾是時宣仁聖烈皇后垂簾生是訕上竄嶺表以卒其滕公所刋之石今尚委於令廨之門

治平中予令岳州巴陵州有岳陽樓樓有石刻側謝仙火三字其序述慶曆中華容縣一日晦冥震雷已而殿柱有此太守滕公宗諒子京問永州何仙姑答以雷部中神昆弟二人並長三尺鐵筆書之然予在江湖間人多以仙為名又其字類世所開者孫載積中宰吳興德清新市鎮覺海寺殿宇宏壯其碑云皆唐時所建巨材緣滌積久剥落見倒書迹曰謝均李約牧刋火十餘字去地三二尺以紙墨搨之與岳陽字大小一同積中因曰夫伐木於山者其火隊既衆則各刻其名以為別耳凡記未必刻於木本營建法本在下故倒書由是知仙姑之妄也

岳陽西瀕大江夏秋洞庭水平望與天際而州歩無艤舟之所人甚病之慶曆間滕子京謫守是邦嘗欲起巨堤以捍怒濤使為舟檝之便先名曰偃虹堤求文於歐陽永叔故述之堤利詳且傳矣碑刻傳於世甚多治平末予宰巴陵首訪是堤郡人曰滕未及作而去

予元祐丁卯假守唐州唐時治今比陽縣後徙泌陽今治是也按開元間李適之嘗為唐州刺史既去有德政碑乃張九皐之文九皐盖九齡弟其碑先自比陽輦置今之郡廳予嘗閲之因求其新舊史皆不載適之為是州刺史不知何也適之其字也名適之宗室之賢者也

令狐先生既卒門人史驤思遠謂太子中允句諳信道點其壙又求屯田外郎阮逸天隱為文以表之天隱與令狐同年福唐林逸書襄陽孟逸篆額史號為三逸碑

書畫

王右軍書多不講偏旁此退之所謂羲之俗書趁姿媚者也

武功蘇泌進之子美子也任湖北運判按行至鄂子時守郡蘇出其曽王父國老所收杜牧之村舍門扉之墨迹隱然突起良可惟也其所書曰暮春因遊明月峽故留題前雩紀史杜牧從前劉說真仙景今日追遊始有因滿眼山川流水在古來靈迹必通神圖老云杜嚴牧吳興遊長興

桐木上書堂
郭實甦

之明月峽留宇於村居門扉至今二百年予壬子歲峯爲程闕此說託陳讓往彼得之字體遒婧隱出木間眞希世之墨寶也予按唐史牧之未嘗爲湖州暫郜潘鎮板授之官予奉使閩部建安北郊一吉祥寺前有軒東楹之柱應曆間蔡君謨題之其字隱然而起因思段成式說文身事有得髑髏涅文墨入骨者豈松樑所漬能然乎

鄂忠恕僑寓安陸郡守求其畫莫能得陰以繒屬所館之寺僧特俟其飲酣請之乃令濃爲墨汁悉以潑湛其上既捐訖㨿水漆之徐以筆隨其濃淡爲山水之形勢此與封氏聞見所記江南吳生畫同但彼尤怪耳

辯誤

論語子路從夫子而後遇荷蓧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爲而食之見其二子言此一句當在至則行矣之下簡編差誤而然也蓋子路旣不見其丈人因告二子以不仕無義云云也不然豈無人而與言哉孟子最爲全書然滕文公問爲國此篇疑有簡策之誤蓋與畢戰問井地參雜而然也若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當與國中什一使自賦爲相比若詩云雨我公田至雖周亦助也當與方里而井至所以別野人也爲相比若鄉田同井至百姓親睦當與設爲庠序至小民親于下爲相比若世祿滕固行之矣當與卿以下必有圭田爲相比而其間察其文義頗有脫略使三代之法不得全見于後世良可

惜哉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云云從許子之道則市價不二從字上蓋脫一曰字讀者可考而知也康章謂陳仲子爲廉士孟子曰充仲子之操蚓而後可又曰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繼之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子以謂黃泉字下當有脫句子弟請爲當詳考之

荀子仲尼篇曰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僓也楊氏注云炊與吹同僓當爲僵可以氣吹之則僵子以爲非也僓與竟同炊乃爨也以謂危辱之事可立而待也炊爨而盡猶之所謂一飯間耳

予守官洛中聞伊陽熊耳山在洛河南去數十里不知禹貢何以謂導洛自熊耳君實曰昔有孔子主簿虢州盧氏縣邑中自有熊耳山正洛水所出也予因考水經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東北過盧氏縣南酈善長注云路出冢領山東北經種興川又東經熊耳此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博物志曰洛出熊耳蓋開導其滯者是也按此即洛亦非正出於熊耳蓋禹始導於此爾予按伊陽之熊耳乃山同名者吏始歌赤眉積甲與熊耳齊者即此山也在洛矣

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川江漢其浸潁湛鄭氏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杜子春云湛或爲淮得臣按酈善長汝水注云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下爲湛浦春秋襄

公十六年晉伐楚取績遂侵方城之外今湛水之北有長坂即湛水以名也周禮荊州其浸穎湛鄭元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考地則不爭其土言水則有將經文矣汝水又東南經定陵縣水右則湛水左則濡水出焉自定陵北通穎水於襄城縣鎮穎盛則南播汝決則北注得臣以為九州之荊乃今襄陽也方城蓋其北境矣二水之泛溢其浸則在荊猶之江出於岷山漢源於嶓冢其川盛於楚也

吳松江有洞庭山常蘇州詩皮陸唱和所言洞庭及近時子美詩曰笠澤魚肥人鱠玉洞庭橘熟客分金皆在吳江矣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者即酈善長注水經云洞庭之陂乃湘水非江水蓋序此湖爾此見岳州集古今題詠刻石鑫於岳陽樓如蘇州皮陸子美之屬皆在爲乃知地志不可不考也

竟陵判渚間緣漢江築堤以障沉水彼人謂堤曰提說者以為自高氏據其地俗避其姓所諱故不曰堤爾予嘗疑其不然比見李肇國史補乃云今襄陽人呼堤為提關中人呼稻為討皆說謬所習也由是知諱姓之說為妄矣

今郢州地名石城乃晉石城戍也予按宋武帝孝建元季分荊州之江夏竟陵武陵天門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陽七郡立郢州治江夏南史孝建以來稱郢州者即江夏也今秦鳳憲校理張舜民芸叟先謫監郴州鹽稅過鄂書與通判吳子勉歷辭詩云但見石城多草木芸叟郢人博學有文蓋郢去鄂秦楚之異遂以鄂為今郢矣其詩併錄於此曰汀洲雲白葉番黃獨上南樓爲興長但見石城多草木足知江夏有興亡未紀只解悲流水黃鶴猶能返故鄉莫道楚魂招不得試將蕪累過三湘

京師謂人神識不稍者呼曰乾子因詢一書生厭義云何曰乾陽數九九者不滿足耳後予見楊子方言稱齊人謂瞂曰虔固知乾乃虔傳曰虔劉我邊郵蓋賊煞之義也然則世俗俚語多有所本但不能究譯耳

呂氏春秋白圭曰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以彊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有新取婦者孺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今惠子遇我尚新其說我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何事比我新婦乎按今之尊者斥卑者之婦曰新婦卑對尊稱其妻及婦人凡自稱者則否然則世人之語豈無所稽哉而不學者轍易之曰媳婦又曰室婦不知何也

凡言木之巨細者始曰拱把大曰圍引而增之曰合抱蓋拱把之間纔數寸耳圍則尺也合抱則五尺也莊子曰櫟社木其大蔽牛挈之百圍疏云以繩束之圍麁百尺是也今人以兩手指合而環之適周一尺杜子美武侯廟栢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是大四丈沈存中內翰云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也然沈精於筭數者不知何法以準之若徑七尺即圍當二丈一尺傳曰

孔子身大十圍夫以其大也故記之如沈之言約今之三尺七寸有畸耳何足以為異邪周之尺當今之七寸五分

陜州靈寶縣之西有澗曰洪溜自東南直注西北入于河平時可涉過漲湍暴不可以舟子頹惰本州役書洪溜澗水手四然不知其名之由也比見水經云按上洛有鴻臚澗池是水津渠沿注故謂斯川為鴻臚澗於是知洪溜語之訛也

白兆山最安陸之勝處郡西三十里岡多□道中有楷師嵒世傳楷師號維摩經有白氣之異山因得名故賦詠之士未嘗不為言若令狐子先請善光長老住白兆寺書曰高宗朝神楷師作維摩疏于嵒下感白氣之兆上屬于天因而得名亦習傳聞夫之討論也周書于巽傳建德二年出為安州總管屬大旱消水絕流舊俗亢暘禱白兆山祈雨巽遣主簿祭之即日注雨用是知白兆之名舊矣

安州應城縣有五茄山寰宇記與圖經並作茄字俗作加字切疑之訪居人其山起於平地褭可二里高可數仞無峰巒特地之勢皇甫子固謂予曰五當作伍伍蓋楚之著姓此山蓋伍氏所居當作伍家山今亦有伍落伍家聚落也孝昌東北有大伍小伍山寰宇記以為兩山疊嶂連望若行伍然恐亦俗傳也

予使閩自江西之建昌遂抵邵武乃隸閩部其所謂飛猿嶺者邵武之西北境也過是嶺即至於硝石鋪嘗按謝靈運詩曰朝發悲猿嶠暮宿落硝石謂其山高石落而消也今為飛猿峭石蓋歲久俗傳之訛耳

世多言唐以張萬歲久任牧馬之政故關人筆辯馬之老小不曰歲而以齒目之蓋避萬歲名也夫豈然哉按周禮馬質之書其齒毛與其價又曲禮曰齒路馬者有誅穀梁曰晉獻公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荀息牽馬曰齒加長矣戰國策曰夫驥之齒至矣由是知自古言馬歲必以齒非自唐有所諱也

禹貢曰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孔安國云亭淮出桐栢經陪尾班固地里志亦具此而顏師古乃曰陪尾在安陸東北今按安陸部石村之西俗號為横山者陪尾也自在郡西北一舍之外班固之言東北誤也

杜子美李潮八分歌曰苦縣光和尚骨立筆法瘦硬方通神按神仙傳老子苦縣瀨鄉人又謂漢書稱威帝夢見老子命中常侍左綰於瀨鄉致祭詔陳相邊韶立祠兼刻石即蔡邕書也今考威帝紀年乃建和其光和蓋靈帝時年號豈杜詩後人傳寫之誤耶或者以謂今亳有太清殘缺碑猶有光和二字又不知太清之名始於何代兼離去苦縣尚兩舍即非邊韶所刻石也

子美同谷七歌曰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或曰以黃精當作黃獨遂援本草赭魁注注釋以為正此皆惑於多聞好奇之過也藥錄云黃精止飢杜以窮冬采此無所獲必遷就黃獨耶又以山雪為春雪此尤為牽繆杜

自十月發秦州十一月至同谷十二月一日離同谷入蜀詩中歷可考蓋未嘗涉春也

世言子美卒於衡之耒陽故寰宇記亦載其墳在縣北二里不知何緣得此唐新書稱耒陽令遺白酒黃牛一夕而死予觀子美僑寄巴峽三歲大曆三年二月始下峽流寓荊南徙泊公安久之方次岳陽即四年冬末也既過洞庭入長沙乃五年之春四月遇臧玠之亂倉皇往衡陽至耒陽舟中伏枕又畏瘴復沿湘而下故有回棹之作末云舟師煩爾送朱夏及寒泉又登舟將適漢陽云春色壓汝去秋帆催客歸蓋回棹在夏末此篇已入秋矣繼之以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親友云北歸衝雨雪誰憫敝貂裘則子美北還之迹見此三篇安得卒於耒陽耶要其卒當在潭岳之間秋冬之際按元微之子美墓誌稱子美孫嗣業啓子美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于荊拜余為志辭不能絶其條略曰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荊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近時故丞相呂公為杜詩年譜云大曆五年辛亥是年還襄漢卒於岳陽以前詩及微之之志考之為不妄但言是年夏非也

退之有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此篇常病難讀蓋多脫漏予觀家季勉之收永州王原叔家子京三公所傳韓文晁為全本悉多是正於是知此篇乃脫八字知湜也用公安不自閑蓋閑下脫其閑二字又倚㨿養壞下脫一

閒字閒字下又脫養壞足三字其後豈有臧字下脫不臧二字讀之者可以考焉至於他詩亦多是正此不悉也

明義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人之於死也何以知可不可哉蓋古之人視義以為去就耳子嘗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程伯淳聞而謂子曰義無對

履齋卷之十

姓氏　古器　風俗　奇異　盛事　鑒戒

戚裁　真偽　諱諱　占驗　語讖　傳奕

諧謔　雜志　乖謬

姓氏

譜牒不修也久矣晉東渡五胡亂中原衣冠流離而數熱也夫京房之先李姓也牛洪之先寮姓也疎之後避患束氏之後避患為氏閩中人避王審知而沈氏去水而姓尤南中多危氏有惡其稱者或改為元如此類甚多況元魏據洛諸虜喜中原之姓擇而冒之者益衆則譜不可以不知也

古人凡著文集其末多載系世此一篇亦子長孟堅敘傳之比也唐時尚多姓譜之學今或罕言歐陽文忠公蘇洵明允各為世譜文忠依漢年表明允放禮大宗小宗為次雖例不同皆足以考其世次也切怪文忠以謂不知姓之所自而昧昭穆之叙則禽獸不若也其譏呵亦至矣然歐陽氏得姓凡幾年其間文學之士蓋亦多矣文忠公始為

之譜斯言恐未為得也

古器

應山平靖關之南澗水盤紆隨山而行一日瀑雨村民得小鼎於澗側銅為之色如塗金兩耳三趾趾皆空中可受五升甚輕民言山脇有鼎痕十數皆為水所漂止得此耳連處君錫得之甚愛以為華而不務質而不陋後婦來吐

予友郭惟濟君澤居孝昌之青林暑雨後[illegible]日射溪磧焰有光牧童拾取之得一陶硯體圓色白中虛徑六七寸一端隆起下生輪郭一端繞邊列以齒齒仍缺十六以為枕也不可用思得所安齒距地酌水於輪郭間隆起處可磨墨甚良方知古硯容有陶者君澤嘗為予曰抑公推云某州磁硯為最佳予時年少不能盡記今追憶書之

安陸石嵒村耕夫得宿藏一鏡光明瑩然不為土所蝕視之可見十餘里外草木人物三人者互欲得之遂破三跂猶照數里不知何世物雲夢縣楚王城左右人時得編鍾佩印刀斗鼎鏡之屬不可勝紀

風俗

仕非為貧有時為貧今不然為貧者多也予初仕閩仕宦者相與告語曰某所有職田某所供給厚可仕也後忝通籍朝堂之論亦然用是知為貧多也

洛人凡花不曰花獨牡丹曰花晋人凡果不言果獨林禽曰果蜀人獨橘亦曰果

朱亥墓在都城南過所謂四里橋之道左旁有祠垣宇甚全木亦茂呼為屠兒墓園清明則衆屠具酒肴祠之出於人情也

四方不同風甚者京師尤可笑古者昏禮合巹也以實盃絲絲連足夫婦傳飲謂之交盃娶氏祝之擲盃于地驗其俯仰以為男女多寡之卜謀卽像之而去喪事貧不能具服則賃以衣之家人之寡者當其送終卽假倩媼婦使服其服同哭諸塗聲甚悽惋仍時自言曰非預我事

閩中呼掃為陖陖階之訛也轎為腳腳橋之訛也世言閩蜀同風孫光憲作北夢瑣言以謂不同風略引蜀有不仕之類以為異孫蓋蜀人也故主其鄉風今讀書應舉為浮屠氏並多於他所一路雖不同相逢則曰鄉人情好倍密至於親在堂兄弟異爨民間好蠱毒者此其所同者則知古語之傳蓋不虛耳

閩中生子既多不舉下無後者則養他人子以為息異日族人或出嫁女爭訟其訟財無虛日予漕本路決其獄日不下數人夫殺已子至於後世獄訟不已豈非天戒欤

汶上多士族有雕黄人物會於州吏恭肆過者必有惡名以加之物佀相顧舉吻而已在仕者到任三日已得一名矣號曰諸嫩闕推其巧能名者為闕使次有判官斡當公事

奇異

冦萊公貶死雷州詔還洛陽過荆之公安民迎祭哭揷竹
掛紙錢竹盡活成林邦人神之號相公竹劉敞原父王陶
樂道各為文刻石志其事
安陸有念佛鳥小於鴝鵒色青黑常言一切諸佛張齊賢
相謫守郡日作古詩二篇元憲宋郊詩曰鳥觧佛経言予
少時聞之近時罕聞矣豈夫造物亦有時耶

盛事

國史補載苗夫人近代婦人無比今晏夫人丞相元憲公
之子富鄭公之室馮太尉之外姑馬夫人父尚書也夫丞
相司空申公呂端也四子長侍讀次樞密次丞相司空次
戸部尚書舂夫人父太師簡肅公也其男呂申公也夫丞
相司空也子希純中書舍人壻翰林學士范祖禹也蘇子
容言士大夫三世登科者盖有之未有一朝者獨劉沆天
聖八年其子侍制瑾皇祐五年其孫補治平元年並及第
皆在　仁宗朝安學卿言張文孝之孫保常銘應不第然
應舉時家狀内三代皆具慶亦世所無也
子里集賢張君房年六十三分司六十九致仕光禄卿張
君靖年六十六致仕其子朝請大夫璹任京東提刑年六
十九致仕三人皆康寧無疾
趙孝廉令晌景晛言皇祐元年同廖獻卿赴試春闈一日
獻卿謂孝廉曰某必不利於南宮昨夢榜出上有先人名
氏景晛賀曰獻卿必登科甲繼先君矣未幾省榜出獻卿
延第十人獻卿名子孟淳之長子也淳天禧三年第十人
及第令校理君正一乃獻卿第三子元豐戊午國學第十
人薦三世之間及第過省取解並同名次亦世罕有也

戒煞

予少時季妹末於艸際得一小蛺蝶惟其非時取視之則
斃於掌中久則栩栩然飛去盖其詐死以逃生也孝昌成
若冲天益江行岸際見小蝦蟆無數天益呼僕抱鷄令食
既而並無所見天益去蝦蟆複躍入水盖聞鷄聲率伏地
不動人莫見也

鑒戒

李廣之不侯史氏以為煞已降余謂非特此其煞霸陵尉
亦甚哉廣自抵陰譴豈止不侯而已哉至陵身臣虜而李
氏夷滅亦顯報矣
鄭屯田建中其先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貲鏹巨萬居人
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問有漏則補之若舍客
自為之屋亦為踏全隆冬苦寒放房緡盈月屯田君晚年
得一子即侍郎公紓也有五孫長曰獮皇祐元年登朝奉
太夫次侍讀轂夫也皇祐五年大魁三子與孫皆任官不
由選調世禄不絶
王文正沂公仕章獻朝發晋公竄海上天下稱之然卒以
嗣子不蕃暮年謂所知曰予行已無愧而獲此報何耶但
一事有恨初出守鄆為監司相推後秉政遷除本官略無

寧歲竟死於道路此必為報也

予同年黄靖國元弼劉直明決初調蜀中主簿卜其縣名令鈌攝縣事有巡卒宋貴嫚罵本官衆不忍聞元弼械之笞二百死後十五年元弼為　州軍事判官沿牒至寧州暴卒入冥與宋貴辯其事元弼具陳嫚罵之語冥官亦情之已而追閱案牘語元弼曰罪即當死終是死不以法元弼後生西州士人往往作傳亦多抵捂予屢詰其本末語及死不以法斯言有理可畏

安陸醫生宋氏視疾不問貧賤仍載藥囊之者遺之末二子曰應善論說好馳騁上下能冷熱人人多畏之後為醫博士謂之者貧困絕蓋弟肯繼矣未六十中風而卒三子長把盜流徒所得還卒于鄉次初學舉進士自放不返日遊市井間因判一婦人不着墜井死幼者終於凍餓歷之弟曰劾畏謹有常年踰七十而亡一孫習醫自足

真偽

予聞洛衣冠子弟不肖者鬻祖誥與右宗大胄冒以庇其族比年聞安陸亦有盖譜不明

劉夢得讀張曲江詩其序略曰世稱曲江為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今讀其文自內職牧始安有瘴癘之嘆自退相守荊門有拘囚之思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識胡雖有交相羞凡器與同列啓寵争雖古哲人不及而無罪無似終為餒魂豈忮心失恕陰譴最大雖二美莫贖耶故其詩云綵奠韶陽廟魂歸不見人按唐書曲江有子拯而不見其它子孫者近有朝請張君唐輔來守安州盖曲江人也自稱九齡十世孫皇祐間儂智高亂嶺南朝廷推恩凡名舉人者悉官之無慮七百人唐輔在其中後積遷至牧守當塗諸公往往以名相之後稱薦之夫以覃得去曲江纔五六十年乃言燕翼無嗣豈知數百年後有十世孫耶豈夢得困於遷謫有所激而言也是皆不可知也

山中人說獵者常取麝糞日乾之每得麝裁四肘皮剖臍香雜乾糞以實之最大所謂當門子者即搯抹飛蟲去首足翅曰乾以用之是一麝獲五臍之利蟲之性不良可知也醫者司徒生嘗言市藥肆宜置諸懷中以氣溫之久而視之手指按之柔軟者真也堅實者偽也

讒謗

蜀人龍昌期為禮論以為周公金縢之請以代武王蓋其詐也予謂方周公之時近則王不知遠則四國流言至於後世猶有仁智未盡之說蓋聖人誠為難知嗚呼不如是不足以為周公

元憲宋公始名郊字伯庠文價振天下既入翰林有惡於上者以姓名於朝廷非便　神文乃聞諭元憲令易之遂名庠字一日因具奏劄先書臣庠時李獻臣為翰長見奏指宋公名曰此何人耶吏具以對已而白宋宋乃書一絕

云紙尾何劣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欲知七略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元憲既忝大政朝廷無事廟堂之上日閱文史今觀紀年通譜揚文公談苑等序及峴山碑跋尾亦知其略矣元憲雍雍然有德之君子後既登庸天下承平日久尤務清淨無所作為有為者病之後為人言排詆出知河南改許及河陽歸京判都省久之卒於私第公嘗自謂時賢多以不才誚我因為詩曰我本無心士終非濟世才虛舟人莫怪疑虎石嘗開蚊蚋愁山重葵傾喜日來欲將嘲強解真意轉悠哉

張師正倦遊錄說穎上常夷甫處士自經而卒王荊樂道奉議穎人也從學於常具道處士得病而卒師正進士第後換西班官至諸司使守郡亦有才此倦遊乃褻漢開士人為託名以行

占驗

舜治天下彈五絃琴而歌南風之詩蓋長養之音也詩亦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令解梁盛夏以池水入畦謂之種鹽不得南風則鹽不成俗謂之鹽風荊湖間夏有大風朝起夕止連日如此土人曰颱風音諒有則旱故陂澤立涸稻田多裂又名杓風如杓勺水也

安陸地宜稻春雨不足則謂之打乾種蓋人牛種子倍費元符己卯大旱歲暮農夫告曰來年又打乾矣蓋臘日牛踐泥中則然明年果然京師槐放花盛則多河魚疾北人喬麥熟則早晚候霜降因有差焉江湖間人常於歲除汲江水秤與元日又秤重則大水。顏氏家訓曰何名五更曰正月建寅斗柄昏在寅中曉則午中矣歷五辰也更歷也予夜不寐問直宿兵夜如何曰幾更明日問何以知曰每轉更則棲鳥多動嘗出戍寧多用是為驗因遣人聽戍鼓皆然

熙寧初予為岳之巴陵令春月忽天雨白毛長二三尺許取而焚之臭如馬鬃是歲戊申也然京房亦有占上已見畦鳴則蠶善

安陸農視稻穗多者七八十粒少者五六十粒下有細白花叢出若十花以上則米貴花多則賤

大觀戊子仲夏安陸雁自北而南群燕委鶵而去不知何祥也

戊子五月五日夏至安陸老農相謂曰夏至連端午家家賣男女秋稼不登至冬艱食果賣子以自給至有委於路隅者明年己丑大旱人相食棄子不可勝數

傳曰元鳥春分至秋分去故世言燕往來不見社大觀己丑仲春社前數日燕已來

語讖

前廣西漕李朝奉湜江寧人言昔日內相葉清臣道卿守金陵為江南好十闋有云丞相有才裨造化聖皇寬詔養疎頑竊取十年閑意以為雖補郡不越十年必致仕矣去

金陵十年而卒
治平間李尉廣德錢公輔君倚守郡一日召李登城亭問
及郡事窮得服山川行樂昔葉道卿云贏得十年閑恭止
得五年亦足矣自謂不越五年後入至五年錢卒
予仲氏光輔元祐丁卯應詔李道輔餞於郊舉光輔舊詩
曰仲舒窺園三年廢東野看花一日多光輔笑曰我尚能
為此語耶明年失意會有詔經行士未得黜落具名以聞
於是有旨令與特奏名唱名第一賜同五經出身予時自
唐易守郊侍次光輔荥歸為學尚不輟八月末為往州北
視亡妻孫氏塋地還次近郊馬逸而墜內傷殊甚十日而
卒看花一日多遂成其讖耶

博奕

摴蒲經曰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塹近關及前一子謂之
坑落坑塹非貴采不出凡一馬打一馬如遇退六路馬則
一馬可踏五馬故世指不循理者謂之踏坑塹世之糾飾
滴博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摴蒲經一有賭苑兩人
已上酒置囊合休條檢文書乃投錢入囊家亦謂之錄事
鄭都官詩有錢鎖來日是摴蒲坑塹由來似宦塗之句蓋
所難者在過關以前後為坑塹也

諧謔

神文時京師旱上閔雨形於辭嘆宰相請下畿內遍禱祠
廟陳留有張子房廟縣尉亦才雅但好謔分命諧廟為二
十字詩題文成侯辭曰今人不如古肉身不如土我來漢
相廟為民祈霖雨石獅老說

元憲宋公應舉再上及第初任通判襄州景文一上第初
任復州推官元憲謂曰某多幸終入仕不識州縣況味景
文答曰某亦多幸終應舉便不知下第況味兄弟相與笑
謔而罷

長林尉石夷吾聲老嘗遊廬山為予言簡寂觀天尊銅像
制範精緻然本乃佛像唐會昌中廢毀浮圖有惜其像者
遂加冠於首衣以羽衣以為天尊夷吾作詩曰赤土披頭
一奇基天尊元是一牟尼特戴只得同香火莫聽閑人說
是非

熙寧間王拱辰即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
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光亦居洛於私居穿地丈餘作壤室
邵堯夫見富鄭公問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
遂以二公對富大笑

熙寧中遣使諸路察訪呂升卿明甫奉使京東身為職官
許為部吏改官者十員戲語人曰可較其半為身改官

龍圖閣學士世謂之大龍直龍圖為假龍直學士為小龍
或有得直閣久之不遷而卒因曰死龍

七寺關刺不同大府為忙卿司農為走卿光祿為飽卿鴻
臚為睡卿蓋忙卿所隸場務走卿倉廪飽卿祠祭數頒胙
醴睡卿掌四夷賓貢之事

百官赴政事堂議事謂之巡白侍從即堂吏至客次請某官既相見請曰槩廳請不拜就座則揖座又揖免笏茶湯乃退餘官則堂下引聲曰屈不啜湯耳若同從官則椅湯京官自下聲喏而徹立白事訖退或有久次無差遣者關堂吏聲屈乃曰不於此叫屈吏俟何所耶

官剳行將作監簿易為承務郎或曰還官則為迎霜兔矣又判大理寺崔諫議台符換太中大夫前呵曰太中來入不知皆笑曰大虫來

丞相呂大防性凝重寡言遝東政客多干祈但危坐相對終不發一談時人謂之鐵蛤蜊

禮有引年傳稱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則不然至於病耄猶不能去齡為貪而然或有一乞致仕者親戚相怪且痛其死矣予同年仇伯玉梓夫為戶部侍郎一日報乞致仕未幾達於朝路因詠之曰未嘗有疾亦未嘗告老不知何為也梓夫善詼諧乃告曰前日見子亦是馮翊奔而來以為死矣且來草閣辭踊一巡

都城相國寺最樹衢會每月朔望三八日即開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異之物悉萃其間因號相國寺破贓所

余長子渝嘗為壽春令邑有淮南王安廟春秋朝廷祀之邑人思劉仁贍之功德欲立廟不可得也遂共為劉令公像於淮南廟中歲時享焉傳舍有詩曰淮南據險逆西京仁贍輸忠保一城今日鄉人聊合祭未應同食便同情

淮南廟有八仙公洎梅福等像守臣或被旨祈禱邑人說往時有姓梅為守見廟像泣而祭之云其祖也回郡至郡家猶伶人卻生叠嶺大慟守怪問之對曰此嶺乃祖先之冢也守怒杖之

異時執政在私第皆就居熙寧初徹南北作坊起東西二府八位又廢捧日一營建武學隙地創小宅數十收僦以充學費號兒八位

雜志

神宗既大原廟取祖宗以來將相功臣像各繪於兩廡因推恩官其後予在闕封南司閱牘見党進家狀云私家無祖像令城南什物庫土地像乃是遂取圖之

哲宗陵曰永泰京師永泰門福州永泰縣皆以他名避之龍圖閣待制豐稷亦曰四明有永泰神乞改廟額奏改之

狄梁公墓在洛陽東白馬寺後予遊寺見其像在廡舍下僧云其裔孫倚禁自陜右葬置欲建祠堂于此不果

盛武仲知晟州過江夏予宴之其祖天聖間為翰林學士宰相丁謂去不附己者十人盛其一也落學士工部郎中知光州到任未幾又責和州團練副使宦者押去行一日使者不少止食盛苦之夜問左右曰使者何不食耶曰五更食訖盛市裂餅十餘枚置以絡貯水一胡蘆掛於鞍行則啖之餘十里使者忽見驚問曰何從得此物答以早令

市之使者撫掌大笑蓋盛善餅常熱數人欲以困之也

應山縣連慶士舜賓命二子從二宋學二子庠及庠也請二公居於邑之法興寺今尚有二公手植松栢有縣令經主者念二公不出謁屢形言色連勸二公強謁之已而令恚尤甚連特詢其情令怒不以禮鄉也二公緩如言而往明年元憲狀元景文第十人南歸令馳謁道左

唐僧能詩者如畫字皎然之類甚多古人生子三日父名之二十而冠父字之所以表德也今僧顱童而不櫛不可冠何字之有爲緇亦從而呼之何也

熙寧初予官陝郊時初復十鑄錢監兵閙錫氣久而病瘖以至不起惟以藥脉咲之可以銷釋所支率分致内嵬胃均給援予所至多令如此給肉惟建州豐國監役兵仍多病手弱之疾

近特士大夫多因病篤下致仕予在大農忽得目疾乞宮觀已而掛冠年六十二矣恐四方親交驚嘆乃自削奏牘叙致頗詳其末云乞骸以去敢希漢傅之高風鼓腹而嬉猶逐先民之至樂

老璧以卜老取其閑少取其決鄭穀夫内相再然於有司已而病傷寒忽一夢化爲龍而無角浴於池中鱗甲皆水出盖汗也尾轉間張大夫問曰君已安否曰我不是龍張以爲讝言既覺猶若曳尾不收夢中但闘池上人皆曰白龍公來也士大夫於内相挽詞多用白龍公者盖本此耳

古人一飯之恩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者後世不然報恩略而報讐必詳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孔子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退之贈劉師命詩云往取將相酬恩讐得時得位無不如意

著月沸子雖蛤粉陳粟塗之不差豫章黄元明曰止用經久熟水濯灌之即愈果然

京師胥醫塗之人相逢無非驢也熙寧以來皆乘馬也按古今之驛亦給驢物之用舍亦有時

乖謬

元憲宋公留守西都同年爲河南令好述利便以農家氣麥費耕耨改用長錐刺地下種以一畝試之自且暮不能遍又值蝗災判民畜一鷄云不惟去蝗之害亦可孳養令民悉呈所畜鷄既集紛然而闘莫能閤止邑前百姓喧閙塞路共觀闘鷄而罷

安陸雖號節鎮當南北一統實僻左無事之地往者守臣或以遷謫而來率多特之閑人歲久皆吏部擬授往往厚重而無作爲者熙寧間一太守頗檢清酒務較量請酒數少怒甚監官對曰陶器滲漏又校一缸亦然太守作色曰君子居之何漏之有遂不復問元祐中民家晝日火作先是數日前太守令盡閉子城南門不得救民負賊也已而火作居者不得出救者不得入民屋盡焚余詰守對曰某以久旱用仲舒閉縱之術耳

人有言曰良田畏七月蓋百穀秀實之際正湏雨也安陸
郡一歲禾稼甚茂而七月不雨一日見當職者告以祈雨
但言佗而不荅八月又見之乃召日者占雨期日皆以將
雨其人乃曰是不用率爾當有次第豈至八月尚可為之
有一卿列任京西憲按行一邑尉蔡人張伯豪也始迓於
郊憲令步從又數其所為至邑入傳舍吏來庭候白提刑
適罵者是中丞壻憲嬰然曰何不早道於是召尉生謂曰
聞君有才聊相沮爾君辭色不變豈易量耶為發薦章而
去
諫議大夫賈昌衡尹洛日予嘗幹文字賈會[illegible]
生未賈因言一相知任憲至一郡有護戎年[illegible]
護戎老不任事何可容也太守黙然戎乃拄[illegible]
欲來為小兒子所強今果受辱憲問小兒子為[illegible]
復問為誰曰章得象也蓋卿公方為丞相憲曰雖年高精
神不減不知何餌戎曰無餌憲曰好箇健老兒患酒而去

塵史終

東坡先生仇池筆記二卷

題（宋）蘇軾撰

明萬曆二十九年至三十年趙開美刻東坡雜著五種本

仇池筆記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舊本題宋蘇軾撰。今勘驗其文，疑好事者集其雜帖爲之，未必出軾之手著。如下卷杜甫詩一條，云杜甫詩固無敵，然自致遠以下句甚村陋也。絶不標其本題，又不舉其全句，其爲偶閱杜詩，批於致遠終恐泥句上之語，顯然無疑。他可以類推矣。又如蒸豚詩一條，記醉僧事。及解杜鵑詩一條，解杜鵑有無義，亦皆不類軾語。疑併有所附會竄入。然相傳引用已久，亦閒可以備考證也。此書陶宗儀說郛亦收之，而刪節不完。明萬歷壬寅趙進美嘗刊其全本，版已久佚。此本前有進美序，蓋卽從趙本錄出。書中與志林互見者，皆但存標題，而下註見志林字。疑亦進美所改竄云。

仇池筆記引言

筆記於志林表裏書也先大夫既已序志林而刻之矣茲於曾公類說中復得此兩卷其與志林並見者得三十六則去其文而存其題庶無複辭亦不廢若原書此余刻筆記意也竊謂長公寸具七斗游戲翰墨皆成文章故片紙隻字無非斷圭折璧才既高而節復峻此足以起忮矣況復呶呶不勝其眦睨一世則側目而揶揄之者固將甘心焉而相公厮壞殆以柄國者為鼈矣士固可殺不可辱也議新法未必傷柄人之心然此等譏不足以徵釁耶夫荊公固士也學雖偏而奈何辱之哉烏臺之獄豈盡人尤也矣刻筆記

萬曆壬寅孟夏日海虞清常道人趙開美識

東坡先生仇池筆記目錄

卷上

論文選　三殤
日月蝕　中宮太乙
八陣圖詩　不悅之誠信於異類
陽關三疊　摩竭為身宮
治齒治目　老子解
三豪詩　萬花會
弄胡孫　治大風方

酒名　論詩
禁同省往來　劉原父語
谿洞畫李中師像
韓玉汝李金吾　舒公封荊公
以意改書　書秋雨詩
杜子美詩　子美詩外有事在
歸去來詞　孟郊詩
白樂天詩　成相
擬作　食蟹肖智
石墨　桃笙
池魚　耳白於面
如夢詞　論物理
木蠹　小兒吸蟾蜍氣
奴為祟　門語
晉人書　隱者楊朴
古鏡　剖桃核得雄黃
研光帽　戴嵩鬬牛
鵞有二能　戒殺

論醫　黎檬子
服井花水　費孝先卦影
看茶啜墨　正獻公焚聖語
賈婆婆　世有顯人
論柳宗元　論金土同價
青苗錢　巫蠱
字謎　論墨
佛菩薩語　李赤詩
論茶　曾直詩

論滌 二紅飯
大禹周公
卷下
論設醴 服松脂
孔北海 梁賈
雜唱 王晉卿墨
徐仲車二反 論漢武帝
硬黃臨二王書 魯直詩
寶應民 佛受戒平寃

君謨書 張子野詩
林檎詩 鳳咮研
李十八草書 楊凝式書
杜甫詩 與曇秀唱和
文與可詩 論董秦
樂天燒丹 盤遊飯谷董羹
參寥詩 煑猪頭頌
蘋草詩 揉艾
治內障眼 潘谷墨
雪堂義墨 顏魯公論送字
歐公書 荆公書
真人之心 搬運法
勸倩善果 衆狗不悅
三老人問年 書韓魏公
在一酒 法報化三身
茯脉詩 儋耳地獄
五穀耗地氣 論菊
本秀二僧 梅詢非君子

吳育不相 時無英雄豎子成名
永樂之役 二李優劣
太尉足香 兩征途中詩
招高麗 易書論語說
太極真人 論金鹽
放生池碑 三賤馬
誦金剛經 神清洞
論杜甫杜牧 鰊釜
論淳于髡 竹雌雄

戒殺

廣利王召

東坡先生仇池筆記目録終

東坡先生仇池筆記卷上

論文選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字衰陋蕭統尤為卑弱如李陵五言皆偽今日觀淵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篇淵明作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原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小兒強作解事也

三殤

李善註文選本末詳備所謂五臣者真俚儒之陋者也謝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三殤言秦無道戮及幼穉而注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夫吾子皆死謂夫謂父為殤此類甚多

日月蝕

玉川子月蝕詩以蝕者月中蝦蟇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食日者三足烏也此因俚說以寓意也戰國策曰月輝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當

中宮太乙

杜子美詩云自平中宮呂太乙世不曉其義而
妄者以爲唐有王中宮[illegible]偶見玄宗實錄有中宮
太乙叛於廣南杜詩蓋云自平中宮呂太乙下文
又有南海收珠之句見書不廣而輕改文字鮮不
爲笑

八陣圖詩

予嘗夢杜子美云世人誤會八陣圖詩云江流
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以爲先主武侯欲與關羽
復仇故恨不滅吳非也我意本爲吳蜀唇齒之
國不當相圖晉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
爲恨耳

不忮之誠信於異類

予少時書室前竹柏雜花叢生衆鳥巢於上武陽君
惡殺生婢僕不得捕取數年間鳥有巢於低枝
其巢可俯而窺也此無它不忮之誠信於異類

陽關三疊

舊傳陽關三疊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
首又是四疊皆非是每句三唱以應三疊則叢
然無復節奏有文勛者得古本陽關每句皆再
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疊如此樂天詩
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勸君更
盡一杯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爲第
五聲今爲第四則一句不疊審矣

磨蝎爲身宮 見志林一卷

治齒治目 見志林一卷

老子解

子由寄老子新解使戰國時有此書則無商鞅
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晉宋間有此
書則佛老不爲二

三豪詩

石介作三豪詩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詞師
雄豪於歌永叔亦贈杜默師雄詩云贈之三豪
篇而我濫一名默歌少見於世有云學海波中
老龍夫子門前大蟲皆此類語永叔不許者此

公惡爭名且為介諱也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

萬花會

揚州芍藥為天下冠蔡京為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十餘萬枝既困諸邑吏緣為姦乎首罷之[illegible]花本洛帥故事亦為民害錢惟演作留守始置驛貢洛花有識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

弄胡孫見志林四卷

治大風方見志林三卷

酒名

退之詩云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裴鉶傳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

論詩

唐末五代文物衰盡詩有貫休書有亞棲村俗之氣大率相似蘇子美家收長史書云隔簾歌已俊對坐貌彌精語既凡惡而字法真亞栖之流曾子固編李太白集而有贈懷素草書歌及笑已乎數首皆貫休以下格調卑陋子固號有知識者故存可怪如白樂天贈徐凝退之贈賈島皆世俗無知者所託不足多怪

禁同省往來見志林二卷

劉原父語見志林一卷

谿洞畫李中師像

郭祥正嘗從章惇入梅山谿洞中見洞主蘇甘家有畫像事之甚謹云桂府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叩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云考其年月則李中師誠之也嘗為提刑權桂府耳夷獠乃爾畏信之

韓玉汝李金吾

韓縝為秦州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韓玉汝孫臨頗滑稽戲問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曰可怕李金吾

舒公封荊公

王介甫先封舒公改封荊公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識者曰宰相不學之過也

以意改書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賤之人好惡多同從而和之遂使古書日就舛訛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于陽禮使人疑女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

之次偶見南山境與意會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蓋滅沒於煙波間而宋敏求云鷗不解沒改作波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書秋雨詩

杞人馬正卿作太學生有氣節學生不喜博士亦忌之予偶至齋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正卿即日辭歸不復至今白首固窮守節

杜子美詩

予在岐山見秦州進一馬騣如牛項下垂胡側立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騣乃知鄧公驄馬行肉騣碨礌連錢動當作肉騣也陳陶云四方義士同日死此房琯之敗也唐書作陳濤未知孰是琯既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促戰遂大敗故後篇云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謂陳玄禮也佐玄宗平內難又從幸蜀建誅國忠之策

洗兵馬云張公一生江海客此張鎬也明皇雖誅蕭至忠常懷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耶故杜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後出塞詩云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躍馬三十年恐負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荒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有脫身歸國而祿山殺其妻孥不出姓名可恨也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

不樂上為忙謂肅宗張皇后也爲留猛士守未
央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

子美詩外有事在

杜子美自許稷與契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
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
此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
促商山翁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
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
也

歸去來詞見志林三卷

孟郊詩見志林三卷一條並見論貧士

白樂天詩

白樂天為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
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衫獨往時
不知者以為幸亡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
之也

成相

孫卿子書有韻語者其言鄙近多云成相莫曉
其義前漢藝文志詩賦類中有成相雜詞十一
篇則成相乃俚語之名也疑所謂喪春不相者
又樂記云治亂以相亦恐由此得名

擬作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並非漢文
士擬作子因悟陵與武五言亦後人擬作
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類木蘭詩東京
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蓄不盡發見況伯喈
女乎琰之流離必在父歿之後董卓既誅伯喈
乃遭禍此詩乃云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
真也蓋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

食薑損智

王介甫多思而言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
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嘗與劉貢父
食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言薑多食
多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
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
乃悟其戲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

石墨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甕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宮中以蛾綠畫眉亦石墨之類也沈存中帥鄜延以石燭作墨堅重而墨在松烟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

桃笙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因閱方言宋魏之間簟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

池魚 見志林三卷

耳白於面 見志林三卷

如夢詞

泗州雍熙塔下余戲作如夢令兩闋云水垢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揮肘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 又云自淨方能洗彼我自汗流呀氣寄語澡浴人且共肉身遊戲但洗但洗本爲人間一切唐莊宗製名憶仙姿嫌其不雅馴改爲如夢莊宗詞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名云

論物理

舒州醫人李惟熙善論物理云菱芡皆水物菱寒而芡煖者菱花開背日芡花開向日故也又曰桃杏雙仁輒殺人者其花本五出六出必雙草木花皆五出惟雪花六出此殆陰陽之理今桃杏六出雙仁皆殺人者失常故也

木蝨

木實之蝨者必不沙爛爛者必不蝨而能浮不浮者亦殺人常考其理既沙爛散則不能蘊蓄

而生蟲瓜至井而不蝨者以其沙也

小兒吸蠶絲氣 見志林三卷

奴爲祟 見志林三卷

附語 見志林二卷

晉人書

唐太宗購晉人書有二王以下僅千軸皆在秘府武后時爲張易之兄弟所攘竊遂流落人間多在王涯張延賞家涯敗軍人劫奪金玉軸而

棄其書余於李瑋都尉家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為王氏物也有謝尚謝鯤王衍等字皆奇衷甫獨超然若群鶴聳翅欲飛而未起也

隱者楊朴見志林二卷

古鏡

元豐中余自齊安過古黄州獲一鏡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為鏡清而明左龍右虎輔之其字如薤大篆款甚精妙白陽疑白水之陽也其銅黑色如漆照人微小古鏡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剖蚌核得雄黄見志林三卷

研光帽

徐倅李陶有子年十七八忽詠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者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曲未終花皆落去

戴松鬬牛

有藏戴松鬬牛者以錦囊系肘後隨出與客觀旁有牧童曰鬬牛力在前尾入兩股間今晝鬬而尾掉何也黄荃畫飛鳥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

鵝有二能

錢塘人喜殺日屠百鵝有人言湖上夜歸屠者之門百鵝皆號鼓翼振衛路若有所訴鵝能警盜亦能卻蛇其糞殺蛇蜀人園池養鵝蛇即遠去所有二能而不能免死又有技倆之厄也悲夫安得人如逸少乎

戒殺

水族凝暗人輕殺之或云不能償冤是乃欺善怕惡李公擢云雖有雛而卵者抱之雖能破殼而出不數日輙死此卵可食非殺也予曰凡能動者皆佛子也竹鼠初如塗榆竹葉上炙乃能動百千為輩無非佛子粱獻水陸畫像我道外者以淡墨作人畜禽魚等形圍圍然於螢中乃

是佛弟子流浪隨劣之極至於濕生如竹而
不可得但若存若亡於冥間耳而謂水族雞卵
可殺乎但一起殺念地獄已具不必在其能許
與不能許也

論醫

醫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
羸狀疑似之間便有死生之異士大夫多秘所
患以求診驗醫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
實冷煖於疑似之際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

仇池筆記一　十四

失也巧飾遂非以全其名間有謹愿者雖或主
人言之亦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吾平生求醫
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有疾求療必盡告以所
患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然後診之虛實冷煖
先定于中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
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黎稼子　見志林一卷

服井花水　見志林一卷

費孝先卦影　見志林三卷

看茶啜墨

真松煤遠煙自有龍麝氣世之嗜者如滕達道
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晴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
餘乃啜飲之蔡君謨嗜茶老病不能飲但把玩
而已看茶啜墨亦事之可咲者也

正獻公焚聖語

杜正獻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
仁宗曰卿等進欲得鄉郡當具所欲奏來於是蔡
除福州孫除安州正獻公曰諫官無故出終非

仇池筆記上　十五

美事乞且依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為
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
罷相議者謂正獻當明日奏審不當遽焚此書
也

賈婆婆　見志林三卷

世有顯人

李士衡之父豪恣不法誅死士衡進用王欽若
欲言之而未有路會真宗論作文之敝因言路
文人也然不識體上曰何也曰李士衡父誅

可否振為贈諧曰世有顯人上領之士衡以故
不大用

論柳宗元見志林四卷

論金土同價

齊高帝曰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為之哉孟子亦自忘此言為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不可賤如土猶土不可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若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徧四海也

青苗錢見志林二卷

巫蠱

漢武帝惡巫蠱如仇讐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洛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巳且為巫蠱何以責臣下此最可笑

字謎

鮑明遠詩有字謎三首飛泉仰流者舊說是井

字又乾之一九隻立無偶坤之六二宛然雙宿云是桑字又頭如刀尾如鉤中間橫四角六抽右面負兩刃左邊雙屬牛乃龜字也

論墨

今世論墨惟取其光而不黑是為棄墨黑而不光索然無神氣亦復安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一作浮）湛湛然如小兒目睛乃佳

佛菩薩語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其所集王荊公華嚴解余曰華嚴有八十一卷今獨解其一何也曰公謂我此佛語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曰予於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子能識其是非乎曰不能也曰非獨子不能荊公亦不能也予昔在岐下聞河陽猪肉美使人往致之使者醉猪夜逸買他猪以償吾不知也客皆大詫以為非他産所及已而事敗客皆大慙今荊公之猪未敗耳屠者賣肉倡者唱歌或因以悟子若一念清淨墻壁瓦礫皆

說無上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語不及豈非夢
中語乎保國曰唯

李赤詩

姑熟堂下詠丞其語不類太白王平甫云此李
赤詩也赤自比李白故名赤後為廁鬼所惑死
今觀其詩止於此以太白自比其心疾久矣豈
廁鬼之罪耶

論茶

除煩去膩不可缺茶然暗中損人不少吾有一

法每食畢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出而脾胃不知
肉在齒間消縮脫去不煩挑刺而齒性便若緣
此堅密率皆用中下茶其上者亦不常有數日
一啜不為害也此大有理

魯直詩文

黃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飧盡
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

論漆

漆畏蟹予嘗使工作漆器工以蒸餅潔手而食
之宛轉如中毒狀急以蟹黃食之乃蘇墨入漆
亦善然以少蟹黃敗之乃可不爾即堅頑不可
用也

二紅飯

今年東坡收大麥二十餘石賣之價甚賤而粳
米適盡故日夜課奴婢以為飯嚼之嘖嘖有聲
小兒女相調云是嚼虱子然日中腹飢用漿水
淘食之自然甘酸浮滑有西北村落氣味今日
復令庖人雜小豆作飯尤有味老妻大笑曰此

新樣二紅飯也

大禹周公

東坡將別乞一言於徐仲車仲車曰古皆有功獨
稱大禹之功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以其
有德以將之故耳

東坡先生仇池筆記卷上

論設醴

楚元王爲穆生設醴王戊即位忘設穆生遂謝病去申公白公留戊稍淫暴二人諫不聽赭衣樵舂于市申公愧之歸魯而趙綰王臧言於武帝以蒲輪召卒坐綰臧事病免穆生遠引於未然之前申公眷戀於既然之後謂禍福皆天不可避絕者未必然也

服松脂

松脂以鎮定者爲良細布袋盛漬水中沸湯煮之浮水面者罩籬掠取投新水中久煮不出者不用入白茯苓末拌勻爲末每日取三錢匕著口中用少熟水漱仍如常法揩齒更啜少熟水嚥之仍漱齒牢牙駐顏烏髭也

孔北海

王箪云張安道說蘇子瞻比予孔北海諸葛孔明孔明吾豈敢望北海或似之然不至若是之憨也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與曹操相軒輊決非兩立者北海以一死捍漢豈所謂輕於鴻毛者何名爲憨哉

梁賈 見志林三卷

雞唱

光黃人二三月羣聚謳歌不中音律宛轉如雞鳴耳與宮人唱漏微相似但極鄙野漢官儀宮中不畜雞汝南出長鳴雞衛士候於朱雀門外專傳雞唱又應劭曰令雞鳴歌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雞唱是也顏師古不考本古妄破此說今余所聞豈雞唱之遺音乎今土人謂之山歌云

王晉卿墨

王晉卿造墨用黄金丹砂墨成價與金等三衢蔡瑫自烟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殆不減晉卿胡人謂犀黑暗象白暗可以名墨亦可以名茶

徐仲車二反

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

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聞畫地
為字乃始通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
無不知此二反也
論漢武帝 見志林四卷
硬黃臨二王書
王會稽父子書存於世者蓋一二數唐人諸臨
之流硬黃臨倣亦足爲貴
魯直詩
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
雖若不入用不無補於世也
寶應民 見志林二卷
佛受戒乎寃
李如損之妹既笄發病見前世寃對日月皆之
遂歸誠佛法夢中見佛與受戒乎遣寃者李因
蔬食不嫁
君謨書
僕嘗論蔡君謨書爲本朝第一議者多以爲不
然或謂君謨書爲弱殊非知書者若江南李主

外險而中寬無有此真可謂弱者以李主為之
則宜以君謨爲弱
張子野詩
張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餘波耳華州西溪云
浮萍破處見山影野艇歸一作横來聞棹聲和愁
詩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若此
之類皆可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昔周
昉畫人物入神世亦但知有周昉侍女可謂未
見好德如好色者歟
林檎詩
兒子邁幼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落半腮
迎日鬬鮮紅於等輩殊有思致者又詩云葉隨
流水歸何處牛帶寒鴉過晚村此亦可人
鳳咮研
僕好用鳳咮石研論者多異同蓋少得真者時
淺灘石亂之耳
李十八草書
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嬌意謂鸚鵡

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後稍進以
書問僕近日比舊何如僕荅曰可作秦吉了矣

楊凝式書

唐末五代文章卑泥字畫從之而楊凝式筆跡雄强往往與顔柳相上下今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此二人書僕所不觧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耳惟蔡君謨書姿格既高而學亦至當爲本朝第一

杜甫詩

杜甫詩固無敵然自致遠已下句甚村陋也世人雷同不復譏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美也

與曇秀倡和

余在廣陵送客山光寺曇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古寺臨流勝氣藏慚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予和云鬧裏清遊借隙光醉時真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来句十里南風草木香

文與可詩

余昔對歐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曰世間元有此句與可拾得耳

論董秦

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禄官爵奉董秦詳味此語當是羈功而享厚禄者秦本忠臣天寶末屢立戰功亦頗知義代宗時吐蕃犯闕徵兵秦即日赴難或勸擇日荅曰君父在難乃擇日耶後汙朱泚偽命誅考其終始非無功而享禄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

樂天燒丹 見志林二卷

盤遊飯谷董羹

江南人好作盤遊飯鮓脯膾炙無不有埋在飯中里諺曰掘得窖子羅浮頴老取凡飲食雜烹之名谷董羹詩人陸道士出一聯云投醪谷董羹鍋内掘窖盤遊飯盌中

參寥詩 見志林一卷

煑猪頭頌

淨洗鍋淺着水深壓柴頭莫教起黄豕賤如土

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有時自家打一碗自飽自知君莫管

菝草詩

杜子美有除菝草一篇蜀中謂之毛菝毛芒可畏觸之如蜂蠆治風疹以此草點之一身失去葉背紫者入藥杜詩注云菝音潛山韭也

採艾

端午日日未出時以意求艾似人者採之以灸殊效一書中見之忘其為何書也艾未有真似人者於明暗間以意命之而已萬法皆妄無一真者此何疑也

治內障眼

本草云熟地黃麥門冬車前子相雜治內障眼有效屢試信然其法細擣羅蜜丸如桐子大三藥皆難擣羅和合異常甘香真奇藥也露蜂房蛇退皮亂髮各燒灰存性取一錢匕酒服治瘡久不合

潘谷墨

潘谷墨既精妙而價不二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赴井死人下視之趺坐井中尚持數珠也

雪堂義尊

元祐中駙馬都尉王詵晉卿置墨數十品雜研作數十字以觀色之淺深若果佳當擣為一昔在黃州鄰近四五州送酒合置一器謂之雪堂義樽今又為雪堂義墨耶

顏魯公論逸少字

顏真卿寫碑唯東方朔畫贊最為清雄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臨此雖大小相懸而意良是非自得於書未易為言之也

歐公書

歐公用尖筆作方濶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後人見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裕如也

荊公書

王荊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學之則無法故常作意為之頗似蔡君謨行得意則似楊凝

言更放則似言法華

真人之心

道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又云真人之心若珠在淵衆人之心若瓢在水

搬運法

揚州有武官侍其者官於二廣十餘年終不染瘴面紅膩腰足輕快初不服藥每日五更起坐兩足相向熱摩湧泉穴無數以汗出為度歐公平日不信仙佛笑人行氣晚年云數年來足瘡

一點痛不可忍近有人傳一法用之三日不覺失去其法垂足坐閉目握固縮谷道搖颭兩足如氣毬狀氣極則休氣平復為之日八九度得暇即為乃搬運捷法也文忠痛已即廢若不廢當有益

勤修善果

佛云三千大千世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而況我在空華起滅之中寄此須臾貴賤壽夭得失憂喜所計幾何惟有勤修善果以升神明照遣虛妄以誠知本性最為吾身要事也

衆狗不悅

惠州市寥落然每日殺一羊不敢與在官者爭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間亦有微肉熟煮熱漉者不熟則泡水不除隨意用酒薄點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摘剔得微肉於牙綮間如食蟹螯率三五日一食甚覺有補子由三年堂庖所食芻豢滅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此雖戲笑極可施用用此法則衆狗不悅矣

三老人問年 見志林二卷

夢韓魏公

夜夢登合江樓月色如水韓魏公跨鶴來曰被命同領劇曹故來相報他日北歸中原當不久也

真一酒

余在白鶴新居鄧道士忽叩門時已三鼓家人盡寢月色如霜其後有偉人衣桄榔葉手攜斗酒丰神英發如呂洞賓曰子嘗真一酒乎就坐

三人各飲數杯擊節高歌合江樓下海風振水
大魚皆出袖出一書授予乃真一法及脩養九
事其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書既去恍然

法報化三身 見志林二卷

蒸豚詩

王中令既平蜀飢甚入一村寺主僧醉甚箕踞
公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之公求蔬食云有
肉無蔬饋蒸猪頭甚美公喜問止能飯酒肉耶
尚有他技也僧云能詩公令賦蒸豚立成云嘴

長毛短淺含膘一作臕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
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
熟軟真堪玉筯挑若把羶根來比並羶根自合
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

僧耳地獄 見志林二卷

五穀耗地氣

吾昔有田在蘄水僅種一麥得稻十斛問其故
云遠山皆野草散木不生五穀地氣不耗故發
如此以是知五穀耗地氣為最莊王莽末天下
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斗至漢光武六年間
成繭被於山澤至五年漸少而野蠶稀條盡矣
不生穀地氣無所耗蘊蓄日久發而為野蠶旅
穀其理甚明凡地不生草木者多產金錫亦其
理也書此以為衛生之方

論菊

菊中黃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藥也
北方隨秋早晚大略至菊有黃華乃開嶺南至
冬乃盛地煖百卉造化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

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然
南嘗以冬至微霜也仙卉高潔如此宜其通仙
靈也

本秀二僧 見志林二卷

梅詢非君子 見志林四卷

吳育不相親 見志林四卷在上條見 真宗仁宗以任內

時無英雄豎子成名 見志林一卷

永樂之役

外氏云永樂之役李舜舉徐禧李稷皆在圍

中上以手詔賜四人云若能保全吏士官□
侵地詔未至而舜舉等已死聖意可謂重一士
而輕千里惜此詔不稱其賜也哀哉

二李優劣

中官李舜舉死於永樂將死以故紙半幅書曰
臣舜舉死無所恨但願陛下勿輕西賊使一使
黠者聞走以聞時李稷亦將死書紙尾曰臣與
十萬屈上為一慟然二人優劣賢不肖已可
見矣

太尉足香

方李憲用事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孫路至為
執袍帶王中正盛時俞充令妻執板以侑酒彭
孫本一劫盜招出氣陵公卿韓持國至諂其[illegible]
出妓飲酒酣慢持國持國不敢對然嘗為李憲
濯足曰太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
不太甚乎孫在許下私捉逃軍三百人役之子
時將乞許至郡斬訖乃奏會除頡乃止

西征途中詩

舜民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回途
中作詩曰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
他日玉關歸去後將何攀折贈行人青岡峽裏
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山山似雪將
軍莫上望鄉臺為李察一作密所奏貶郴州一作州監
稅舜民云官軍圍靈州不下乏盡而返西人城
上問官軍漢人兀捺一作捺否答曰兀捺城上皆
笑兀捺者慚愧也

招高麗 見志林三卷

易書論語說

孔壁汲冢竹簡科斗皆漆書也終於蠹壞編鍾
石鼓益堅古人為不朽之計至矣然其妙意所
以不墜者特以人傳之耳易言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吾作易書傳論語說亦粗備矣嗚呼又何
以多為

太極真人 見志林二卷

論金鹽

王莽敗時省中黃金三十萬斤陳平用四萬斤

閩越董卓眉塢金亦多其餘賜三五十斤者不可勝數近世金不以斤計雖人主亦未有以百金予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鑿山披沙無虛日金為何往哉頗疑寶貨神變不可知復歸山澤耶嘗聞鹽亦然峽中大寧監煎鹽日有定數若大商覆舟則鹽泉頓增乃知尋常便液之出不拘遠近皆歸本原也

放生池碑

湖州有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魯

公知肅宗有愧於此乎孰謂公區區於放生哉

三騣馬

唐李將軍思訓作明皇摘瓜圖嘉陵山水乘赤驃起三騣馬與諸王嬪御數十騎出飛仙嶺下初見平陸馬皆若驚而帝馬見小橋不進正作此狀不知三騣為何今見岑參詩有衛節度赤驃歌云赤髯胡雛無剪刀平時剪出三騣高乃知唐御馬多剪治而三騣其飾也

誦金剛經 見志林二卷

神清洞

曹煥遊嵩山中途遇道士盤礴石上揖曰汝非蘇轍之婿曹煥乎顧其侶曰何人曰老劉道士寓此未嘗與人語道士曰蘇轍歐陽永叔門人汝以永叔為何等人曰文章忠義為天下第一道士曰汝所知者如是而已我永叔同年也此袍得之永叔蓋嘗破而不補未嘗垢而不洗也近得書甚安汝豈不知神清洞事乎汝與我以某年某月某日同集其處我當以月日化于石

上後坐不復語煥亦行入山果如期化於石上

論杜甫杜鵑詩

南都王誼伯謂杜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且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題目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為首句誼伯誤矣子美詩備諸家體豈可以文害詞詞害意耶原其意類皆有感亦詩之比興離騷之法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飼

之胡江東所謂杜宇昔為蜀帝王化禽飛去精城荒蜀鳥至微知有尊故子美云重是古帝魂又曰禮若奉至尊識當時刺史有不禽鳥若也明皇以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君者可數也嚴武在蜀雖橫歛刻剥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廢王命擅軍旅絶貢賦如克遜在梓州為朝廷憂是東川無杜鵑耳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承君者為有也懷二者為無也諠伯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古疊韻何害於為詩

轅釜 見志林四卷

論淳于髡

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閭之間男女雜坐幾於亂矣何諷之有蓋有微意以多少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託於放蕩之言而能規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識其趣者

竹雌雄

竹有雌雄者多筍故種竹當種雌雄自根以上至稍一節發者為雄二節發者為雌物無逃於陰陽信哉

戒殺

余少喜不殺未能斷也近年始能不殺昔年性嗜蟹每見餉者皆放之江中雖在江無活理庶求一活使不活亦愈於烹煎也親遭患難不異鷄鴨之在庖廚不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

廣利王召

予一日醉卧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端明予被褐履草黃冠而去亦不知身去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晶宮殿也其上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不可仰視珊瑚琥珀不知幾多也廣利被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予曰海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真人南溟夫人造焉出鮫綃丈餘命余題詩余賦曰天地雖虛廓惟海為最大聖王皆

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為異號恍惚聚百怪。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雨快靈旗搖虹蠡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無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過者咸稱妙獨廣利傍一冠簪者謂之禁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犯王諱王大怒乎退而歎曰到處被相公厮壞。

海虞趙開美校梓

東坡先生仇池筆記卷下

東坡嘗云余在潁川夢至一官舍人物與俗舉異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余何為居之。明日以問客客有趙令時德麟者曰何為問之此乃福地之小者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蓋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相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茆屋送老白雲邊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予曰吾嘗奉使嶍過仇池有九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唐書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州

接壤識此以備名書之由壬寅孟夏日趙開美題